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一二八册目次

鄒子願學集八卷　（明）鄒元標撰　明萬曆四十七年龍遇奇郭一鶚刻本　〇〇一

學古緒言二十五卷　（明）婁堅撰　明崇禎刻清雍正陸廷燦重修本　三二九

鄒子願學集八卷

（明）鄒元標撰

明萬曆四十七年龍遇奇郭一鶚刻本

願學集八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鄒元標撰。元標字爾瞻，別號南臯，吉水人。萬歷丁丑進士。官至左都御史。謚忠介。事蹟具明史本傳。元標有祭諸儒文自稱甲戌聞道。蓋是時年方弱冠，即從泰和胡直遊也。其學亦陽明支派，而規矩準繩持之甚嚴，不墮二王流弊。初刻有太平山房集，後重訂爲此本。凡詩一卷，文七卷。其鄉人龍遇奇巡視淮鹽時爲之鋟版，序者無慮十數人。雖題萬歷丁未庚戌甲寅己未等年，考元標起用在天啟壬戌。此集刻於己未以前，故所載無非講學之語。而後來奏議等乃別行云。

題鄒子頤學集序

余與鄒爾贍先生志相合道相許數十年于兹矣爾贍以真人品發而為真氣節由真氣節溢而為真文章人見其詩文醇深踔絕動中軌度莫不欲爭覩之

為快而爾贍初無意也惟知詮道而已蓋欲以詮道故不容于無言惟不容于無言斯言出而道之明晦因之非苟而已也世之眛于道而因以眛于言即巧枉人偽以爭須臾之譽而揣篇捫燭去之愈遠此余謂爾贍非能為之為工以不能不為之為工也爾贍縱翼聖真振起絕學堅挺於嶔崎歷落之場而洞豁於身心性命之故余別之垂三十年詣益深而養益邃

解黏去縛觸處靈通直指橫發妙投機鋒余近以老病方欲刻除枝葉獨證本根而爾贍乃能於語言文字之中宣無上義則敏與鈍之別也侍御龍公覃精理學闡發弘深褒自纂

聖學啓關一書嘉惠後學頃視
鹾之暇復刻爾瞻願學集以衍
于世葢深憫學道者之迷津
而樹此以為司南為意甚盛讀
是編者誠能神而明之因其言
以會其所為道始知爾瞻之千

言萬語總屬無言斯無負爾
瞻之心侍御公之心也已
萬曆己未季春吉瑯琊友弟
焦竑拜譔

題鄒子願學集序

南臯鄒子舊有太平山房集刻
業多家珍户誦矣頃其學益邃
而撰著日益富海內無繇窺其
大全也侍御紫海龍公視鹾淮
海以理學道其士類既以自所

製啓關察旨略布之又謂其鄉
達鄒子理學所宗請其素所撰
述篇什梓行以惠一方而及天
下鄒子慨然以願學一集授之
夫不曰文而曰學其意甚微乃
侍御公之請梓其心良苦哉夫

其所以命名者何也文與學不得分爲二旨要本之六經論孟六經無文法而道之所載天地爲昭論語尋常答問講學而已精求之則在兹之文即是而寓淺求之則雖謂志學篇爲自壽之章侍坐篇爲叙事之記可也孟子與列國諸侯及門弟子談仁義稱孝弟自吐胸中所學何嘗有意爲文而蘇老泉氏於其章法句法丹而乙之奉爲文軌即學即文即文即學聖賢所以

爲文者如此後世學不傳而文亦遂喪是故起敝興衰以文師百世者莫如昌黎而或者譏之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真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傳文與學之離也昌黎且然他可知矣有宋星聚聖典重昭四篇文字是其最著者遠至我

朝斯道益昌陽明子以萬死一生之力從事問學既徹千聖之心遂開千聖之口宏篇積語具

聖賢皆為覺悟牖蒙故文稱有補絕學之餘乃有陽明然其時文與學分可明辨也今不數十年弊殆轉甚為講學語者若合學于文然而意見強持門庭妄設似是惑真多指亂視不徒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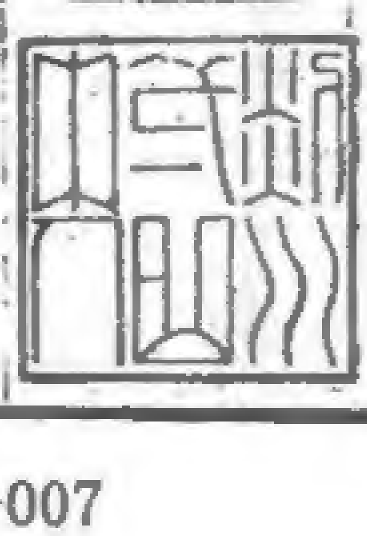
補而且將有害於斯時也必有人主持而旋轉之侍御公蓋已屬之鄒子是以表章其語言若曰循其名讀其文而究其微是可以遡陽明而達鄒魯矣衛道之念何切吾所謂苦心者以此足貽垂一時門士作述相承文興學始合為一耳繼陽明而起令則又有南皋鄒子鄒子由困衡而喻其脉正其眼明平生所學學者在學而不在文然而感遇瞻遺時為宣洩法度從容旨

趨深遠或明言道理如開門見山滿前洋溢或不涉道理如水中鹽味咀吸自存其文也即其所為學也故以學命集而且曰願學所願何人所學何事穆然可思豈不甚微矣乎余惟自古

嗟乎侍御公身窺道奥而又以斯取斯何魯國之多賢而一時之偶值也吾道永賴寧不稱隆興之盛事也哉梓事告成侍御公以序見屬謂予與鄒子莫逆也鄒子之文豈待人言者哉吾聞陽明子論學人初未肯推仰其勁節殊勳遂不敢置喙枝葉亦本根之藉也鄒子凜凜之氣節磋磋之修精肫肫之心地海內方且稜識而一信無所不信其所自為藉良多也人言何有

哉顧惟侍御公之命不可屑而予且樂附於應求之誼故強為之言而論次如左云

萬曆己未春仲之吉東越年弟周汝登頓首拜撰



南臯鄒先生願學集序

學貴明宗宗安在在識仁仁無體以天地萬物爲其體孔聖曰克己復禮爲仁夫己克則見一見一則知體矣一者何也仁也仁于天地爲生物心于人爲立命根其體一其用弘其道合而靡貳而最害仁爲知有己夫蠡

生於禾蠹禾者蠡也火生於木燔木者火也仁逆人生亦以人滅多諸戕見長與安窮蓋執而難破惟己閡而難通亦惟己其役於己也動則紛紛靜則憧憧掃之忽積撤之旋蒙夫如是雖日夕營厥體焉而一膜之外遂成胡越仁於何有孔氏罕言仁而直

以立達與俱之謂仁天下同歸家邦無怨之謂仁至於見賓承祭造次顛沛即終食而不違仁也何兢兢也它日曰仁吾豈敢弟爲無厭誨無倦云爾諦思之所爲所誨者何事不厭不倦者何心誠于斯識取仁全聖安歸哉顏曾以後獨軻氏承宗而直揭之

曰仁人心也以尊爵名以安宅名而謂求其放心盡學問之道夫學至存其心則情不離性物不離則安所弗仁乎哉

明興自新會姚江直尋本際二溪盧山共聳斯旨爾瞻鄒先生宗而大之其意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匪仁奚

則匪學奚仁不卽且為曠為邪可憂孰大焉故講必貴衆衆必有會會必有所歲集士紳於青原山或白鷺洲有田有舍為規為約所檢飭身心甚勤章闡名理甚晰其間大言小言瀴言巽言蘗之以聖為鵠以仁為根獨露真常全彰至體曾無纖毫剩瀴與

人為知為解者而又因緣吐蘗隨機引導猶之老農言稼皆嘉種也老圃言蔬皆嘉茹也卽未嘗以意湊泊用識摶量而勦寧於名理中者決若蘗塘令人卽之也意消而聽之者溟涬心析若乃曠玄闢竅實域衆縣真衆悟縣真悟先生所為錄性治身者塵

掃而膩郤其闇脩穆行可質神明學仁至此庶幾哉有指歸矣余恒謂功業之士易浮文章之士易蕩氣節之士易忿何者心未仁也三者類從仁出則為無為事無事若行空之月處處分輝過樹之風塵塵絕跡邊融際廓渾成一體其為仁也如水之必寒

火之必熱其不為不仁也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斯豈依稀彷彿倖易臻此古人信道篤見理明操心密立志遠始焉頹學聖人而究也一念萬年至於無頭無學無聖亦無凡跡形喪我莫可蹤跡若是而後仁體徹也先生道見其大學稟於宗厥行不

為嵬崖嶄巖以示異厥言不為要渺浮澗以明高所著義語合編太平山房等集無不覬孔武孟而又脫畧見聞要以自性自靈之所出恬如澹如卽眉睫之間帶衽之上躍躍乎杏壇宗旨其頓學之心不在子輿下矣世謂先生出若懸曜處若收雲風節矯

然日逾日上烏知其道廣心恢達不愉遯無悶帶緣弁顒以鎮流俗而解歲杜機以全聖真由由夷夷出六虛而含九有歸乎大學也哉夫士也戴圜履方不識仁不成其為人不學聖不成其為大有能收攝精神併歸一路讀先生之書不患無省又何必尚

二氏之虛寂蠶百家之綢繆悠悠逐逐視仁體茫如也嗟乎宇宙萬世任重途康五十無聞聖人弗畏矧余又倍焉者乎故過時而耕雖種不粟老至而懈靡哲不愚物之先得日者梅常侵臘後淂日者桃踵失春時乎時乎盍觀于遷喬之鳥在陰之鶴而信

求友之亟也廿年前余曾啓蒙於新建喚醒於盱江久之瀘侶漸稀各雲散烟消以去歸來深懼大事未明良朋鮮獲時一猛裝佗可小休俟河之清老冉冉至矣里有仁賢如先生者而又以川途間之無從縮地蕪葭白露余甚思之語曰君子蘭芳無之而

非好也則以懿德在也雖然甘辛異
味而同和黼黻異采而同章東西異
海而同性緬惟天壤此事何物堪偶
要以明明自地密密歸根象罔玄珠
無煩多索若因有言而悟所以無言
祛假己而尋所為真己是謂不負本
靈不沒先德洙泗可以接廉閩洛可

以聯據上聖之宗風千古之仁脈藉
斯以隆然而先生已肩之矣即吾儕
願學儻在斯乎儻在斯乎山人握筆
覼縷未免重下註脚頓于異日把臂
入林相視嗒然而笑先生以為何如

旹

萬曆己未歲仲春朔旦西昌春侍弟
蕭雲擧頓首拜撰

題鄒南皋先生願學集序

毋所稱文士家言類鉤棘其詞軋茁其句以為藝林之藻繢不復求之理窟閒有譚及理道者往往拾支離之餘唾借影響之附言而心體性真瀉無省悟亦何貴于立言哉余年友鄒爾瞻氏少稟奇姿負偉氣甫登籍侃

侃封事扶翼綱常觸忌冒諱竄謫遐荒余筮仕稽陽寓書相訊大畧謂陽明先生昔貶官龍場犀狖狸侶豺狼不惟富貴侶慮不入於衷而節義高標亦無處倚著後來勛業道德悉從一寂霧明發之兄令所立之志不愧先喆所居之地是即龍場弟將拭目

大成等語公欣然會心以余年為有契也居夷困頓者且七載嘿悟本心洞見道體攄所自得發之篇章形之歌咏不出儒者矩矱之中而亦不著儒者事理之障不脫烈士英傑之氣而亦不齒烈士憤激之腸蓋節義文章道德性命渾融合一真足維風而

立教者乎余觀風江右行役安城邂逅公以一小艇晤語文江舟次楚蘭臭味種種愜衷亟索公所為撰著頗有吝色東懇數四而後出笥中藏藁示余余展誦賞心携之行篋晨夕玩味究如坐春風飲醇醪也京國晤余少原侍御譚公意氣問學蓋晋令永新

時莫逆於心者謂茲集不可以無傳慨然捐貲付匠手余即不文何得無言以寫胸臆彰懿美耶夫以言傳世終不若以學經世公身雖退譽望益崇

聖天子念忠藎舊臣不宜久寘嵒穴旦晚

綸音左右密勿論道宣猷維繇立極掀揭事業東越先生不得擅昭代之美稱斯不孤余先年貴竹一函之期待我併書此爲它年左券又不獨以文鳴已也

年弟吳達可頓首拜撰

鄒南皋先生願學集序

是集也吉水鄒君爾瞻所譔著而侍

御婺源余君爲梓以傳者也君自登仕版輒論斜權相之戀位奪情者是時氣曀蔽

日被重譴謫戍夜郎居七年

天日開霽

賜環易玦矣先後掄諫省改銓曹皆弗獲安厥位非

明主初意也君優游留署尋退棲南皐之野而道日尊名日重海內士無論識與不識咸稱之曰南皐先生云余曩與留雍時曾晤君于講席比君赴銓司之

命甫詣閩而余釋春書歸君就行色
中一晤語焉蓋自是而余跧伏荆扉
者凡十七載魚筒雁足好音屢屢頒
得君集讀之如炙手容聆譚吐奚啻
講席旅邸時景象也夫古昔才士多
好自誇詡又常嘆知己之難逢陳孔
璋善書檄不閑詞賦而自附於司馬

長卿丁敬禮鐵中錚錚耳乃其自譽
曰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
定吾文者曹子建一彈一許遂欲定
千古月旦顧敬禮之文今安在哉蓋
以信誤著之難如是君潛心性學遠
則周程朱陸近則河東餘姚遡索論
難於宗傳一脉卓有實契不屑以詞

章鳴者惟是陶寫性靈與懷成詠藹
然若春冷然若秋而世之鄉慕君者
咸覬得片言為重君特用聲氣之同
應之無飾語亦無避忌豈與夫騷人
墨客競麗爭奇又豈規規然為之較
量曰待後世相知而吾文始定也大
都君心事如青天白日出處如行雲

止水所為詩章亦似之由今誦其集
處遐荒無賈生賦鵩之感遂
清朝無韓子慶雲之頌諸所酬答謏
述無李賀嘔心之苦詞贍而逸氣雄
而典有道之言信足傳也余老且衰
學殖落矣宜擲筆裘研以畢餘生特
以一念景企私衷僭弁君集端如此

萬曆丁未仲秋朔日晉江侍生黄鳳翔拜手譔

鄒南皋先生願學集序

余往與胡廬山先生同釋褐廬兄一見以遠器目之引之使學余謂學非講說爲也必由悟入人性各有悟因悟而修修而悟修悟相尋不已庶幾自得而學在是矣能學則無道德政事節氣之名而兼有之况於文哉况文以載道道則文非道則不文而徒以雕琢藻繪相高是則技而已雖工何補廬兄不以爲不可南皋鄒公志真氣銳唯務自得不隨人口吻不徇人脚跟不以顯晦置意中觀集中所載謝蕭先隅東友人荅近溪見羅東周山泉徐魯源馮望山荅李養愚諸

作其得正學之宗可少槩見矣至於
文奏議得體不必論巳他詩文皆無
意於文而自文辟之言詩者宗盛唐
以其先神韻而不先格律故也公得
其先矣况有不可以徒文言者在又
奚論工不工哉吁使廬山兒尚在必
首相印可矣然其進猶未可量也二

侍御其授之梓誠有益於道與世也
余雖學未有得然覩此集義不可無
一言故書之簡端

萬曆庚戌歲春仲㓜吉通家侍教生
蔡國珍頓首撰

鄒南臯先生願學集序

昔人以立德立言岐之為兩余謂不
然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而韓愈亦
曰仁義之人其言藹如則言為心聲
猶山川之出雲氣草木之吐華實不
可禦亦不容假也世人妄作名字自
相刻畫而烏知其非有蓋有二焉詞

人墨客雕龍繡虎懸河倒峽非不謂
足藏名山纇以象為楮葉莖柯豪芒
鋒澤亂之楮葉而莫别而于真體何
居否則借竺乾柱下之餘瀝以恣洸
洋非不諫聞而動衆顧于大道則茫
如捕風而終蹈于荒唐謬悠之弊二
者不同亡羊均也南臯鄒公髮未燥

已負奇骨比釋褐抗疏斥柄臣扶倫
紀流離夜郎蓋夷狄患難之鄉也七
年困楚不慍不沮其學日益邃而性
體日益徵後
詔起掖垣補銓司出入承明陳誼侃
侃故或一歲歸或二歲歸而大要山
林迴翔之日為多公于世故人才無

所不凝注尤刻意于聖賢之學其為
文章英風傑氣時露毫端而盡絕叫
號亢厲之習與人談性命不求為同
亦不求為異要以抒所自得不者即
金屑亦翳也其作詩歌無煩繩削而
自合矩矱羈臣逐客全不掛口而時
吟風弄月有康節空曠之致若其趺

宕豪邁則幾與青蓮相上下夫詩文
如金玉自有定價覽者當自得之余
令禾川久得從公遊不淺每訪公廬
但見山窗水瀠老屋數椽比鄰學宮
問奇者屨恒滿則不待見公而已遊
于廣莫之鄉及聆公言則泠然清風
觧我燥暍後得公集數卷藏之奚囊

以資展玩則塵滌而竅開猶未及覩
集選侍御吳安節公夙與公為金蘭
好自按江表還朝手出集選示余余
愛而卒業種種皆天機流動性靈融
液非務華而絕根任達而課虛者也
付之梓以公同志而吳公為之序序
核矣余之為此贅也以吳公頻促姑

漫衍而置諸末簡

侍教弟余懋衡頓首拜撰

太平山房願學集序

通人之言曰善觀人者不觀其人而觀其人之天相千里馬者取其精遺其粗見其內而忘其外以此謂之天機子言之矣富貴貧賤不以其道得之君子有所不去不處以成名于其仁蓋造次必於是而顛沛必於是是

不有天機存焉者乎不然而曰必於是是固有不可得而必者何也其外而粗焉者耳故曰言語者仁之文也行事者仁之施也行莫大乎節行而言莫大乎文章二者皆所以顯仁而藏其用於世固非以成名也而名不厭成　國朝制天下常以此厲臣子

忠孝之節吉之羅公彝正倫大臣起
復非是後百餘年爾瞻鄒公繼之羅
公止于賤貧公顛沛殆甚前後公而
必於是者固亦有人焉而公之名以
成何也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
而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中庸者天
機也仁也去仁則其智不清知不清

則天機不神乃至有顛沛可必造次
不可必貧賤富貴之際終其身有可
以為名不可得而成名者公於其際
固屢矣仁存其心如將造次而弗離
然則公其天機勝與何以知之以其
文知之公所為奏議傳贊書論詩歌
無慮若干卷大抵皆言均天下國家

蹈白刃辭爵祿之事而未嘗不出乎
道中庸之意正而不羈旁而不離發
憤譏切大臣之事詘然而止餘多以
大雅寬然之思感動
主上所傳記悲羨多以表發道術感
慨烈行幽憂所不能平與學道人酬
荅常治其偏至言修曰必有以悟言

悟曰必有以修言悟修曰必其中有
真而後可盖學道人言多出乎是獨
公言之如氷玉之清以明如芝蘭之
馨如英英乎其出雲而昭昭乎其發
春也令人挹而愛之不可忘受而禮
之不可易緒為詩歌滲然以和公其
天機勝者與盖予童子時從明德夫

子遊或穆然而咨嗟或熏然而與言或歌詩或鼓琴予天機泠如也後乃畔去爲激發推蕩歌舞誦數自娛積數十年中庸絕而大機焱盖晩而得見公文乃始憬然嘆曰是何仁者之心而智者之言如相馬者吾今猶未能定其色知其人之天而已公固爲

予曰弁子莫爲序吾文者因爲欣言之如此固將有事乎此而就正焉非如世所云以托公千秋之名而已也

友人臨川湯顯祖撰

太平山房願學集敘

蓋余讀鄒爾瞻先生太平山房續集而三嘆立言之難也夫言非難也使人思得其言而誦之則難又使人得其言繹其所繇言不能釋去則難思得其言而誦之必其人脩身淑世光明俊偉矯然拔於流俗其高風俊韻

直可爲世貞教天下爭慕俠睹願爲執鞭未甚以人人思得其言得其言繹其所繇言不能釋去必其言本於閱歷之熟習於討論之深於古今賢聖微詞隱誼窺其要眇明其根宗不斵有文而文自動發淺深之而厚風俗淡惟之而見性命夫是以人人喜

得其言如是而後言重言不亦難乎
爾瞻先生蒞有太平山房集傳於世
該其續著爲好事者梓行集有古近
體詩有赤牘叙記傳誌表有襍著凡
如干卷先生少舉進士時
主上沖年執政驕恣道路以目先生
不難出萬死一生抗言

廷爭以爲綱常天下𨵿而壯之曰是
何偉男子而忠讜若此尋起爲諫官
爲天官郎秉正如初後爲當事所忌
先生遂力謝蕭然田間天下惜智無
問識不識望以大用爲時中砥廼顧
相屬山公之啓歲不下數十上先生
揆耳不欲𨵿日偕諸同社及四方從

學之士相與講業太平山房口不譚
當時之務逾二十年一日也天下𨵿
而益壯之曰是非少年忠讜抗當宰
者乎第謂是礪砥英多或不屑於𨵿
道而發憤纏學老而彌堅又若此是
以先生用則爲
廟堂楨榦不用則爲斯道金湯宗學
者奉其面命耳提信於蓍蔡𨵿風者
獲其單詞隻語寶於球琳先生雖欲
無以文章爲重於天下不得也是編
諸體詩不蹈纂鑊直攄性靈間襍偈
語以示難影諸叙記崇論竑議獨造
㴱心傳然作者傳誌表不爲溢美犂
然信牒裨於

國史諸赤牘則與友人商學爲多即
娓娓言之皆宗門見性而狂解決防
之憲飭躬維教之指每爲諄復先生
毅然以斯道自任班班可考顧善讀
者謂何耳夫學道之有関於文章家
非淺尠也不學則宕於才情而蕩不
若學亦局於封識而錮藉非亦通四

闢閫所不闚務所獨諭上之無羽翼
之功下之無匡扶之效身殫平生之
力極詞人之致其究卒歸於楊子所
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者而已曩余
諸生時與先生讀書青原山中先生
故不憚攻苦制舉家言意所獨到銛
筆伸諸淋漓滿目初不經意殘殘笑

余輩澄滷耽意以爲自實靈樓鼎弟
娓謂是才不才之不相及鮮今觀先
生所爲詩若文而後知子墨客卿之
言獨擅宣以餘力收之乃所深採而力
爲之者固淵源於鄒魯蒭證於宗儒
非淺學可造次語也夫舞劍得書山
林香冥海水洞瀉而得水僊之操彼

故超然自悟於點畫之外絲桐之表
豁達不存言象假過事跡有進於技
也者先生之於詩若文夫亦若此矣
余不量固陋書之簡端令世之尊慕
先生者知循其本肆力於學固所爲
不朽大業云
萬曆甲寅季春朔旦眷弟廬陵劉

日升頓首識

太平山房願學集序

夫文章性道一致也乃端木賜氏兩聞不可聞一似岐而二之或者謂其頴悟終隔顏曾一塵見地性有差殊而不知此政端木悟到語意當在聞天何言哉以後光景夫子文章何往非性道其不可聞卽可聞中妙境賜

殆益矣文章不根性道如夢裡散花雖極豔麗覺來蘧然何在不知性道妄語文章亦如以盲繪天以蛙測海儘其後口風雲月露抵掌汪洋澎湃卽恍然如親見之竟是扣槃捫燭以語于日愈近愈遠故嘗怪今之作者動敝帚宋儒文字曰語錄訓詁爾爾

嗟乎語録訓詁何非至文哉宋當五季濁亂正學榛蕪非諸君子廓然以性學振三百年如綫之緒滔滔江流莫知所止今諸君子制作具在誰非發抒性靈根極理要洋洋灑灑直升周孔之堂而造顏思之室安在性道之非文章耶吾師鄒先生之學人但

知其從千折萬磨困心衡慮來而不知先生帶來原自炯炯照徹萬古乃其所歷諸艱復隨時變易以通于易以自參考則凡先生逆境一皆順境是以其文思入玄寘吐出崚嶒而又絕無斧痕舉手應心自成佳妙政先儒所謂真積力久而豁然貫通者故

人有千萬想不得徹千萬語不能了先生常以片言破之令人解不解都胸次開霽不肖每造先生先生無不以近作見示如陟羣玉峯坐萬花叢眼花不定神色欲飛弟子日孳孳求師于語言文字間政恐時行物生覿面錯過日墮不言何述障則聞與不

聞都成夢幻顧猶記髫年時一日家大人携去見先生先生取手中扇題之曰人能通性命人欲卽是天理不能明性命天理亦是人欲吾子留此疑團胸中二三十年參之未晚壽示一尺素曰世間有一件事有世間極聰明男子讀盡萬卷書下筆滚滚萬

餘言郤被人瞞過噫先生之授弟子也早已露其大端而憒憒者今二十年一日猶芒然若是也曉蠅觸窓不知何由窺見一隙夫不明于先生性命之旨將并其文而失之寧惟弟子不習是懼千古而下未易任耳矣日宣過太平山房讀諸生所梓先生續

集先生命弟子可能贊一詞弟子主臣忘其固陋爰攄草昧以識請事云

萬曆甲寅歲中秋春門生李日宣頓首拜撰

刻鄒南皐先生願學集序

明興道化翔洽人文蔚起海內巋然負物望與脩古文詞以自表樹者固不乏人頃合口膾炙而盡人尊信者指亦不多屈獨我南皐鄒先生宇內人士無問識不識望之咸若威鳳祥麟目為希有之瑞而得其片言只

牘又不啻若靈蛇珠夜光璧何以故毋亦以先生抗史汲之直負由夷之潔高其品故重其言慕其氣節故珍其文章爾乃先生純脩極詣粹然理學真儒為斯世斯道倚重者則或未之悉也即有悉先生直承正學牛耳斯文者第亦曰及其登壇除帳闡道

淑人則信為傳宗明道之書而從常
集文疑止於因人賦象隨事班形不
必皆與道合真爾乃先生五德五言
蓄極而流無言非道即文即學之
完養又或未之悉也夫先生淵源正
學之鄉稟負超穎之資自燥髮便
以性命為依歸以孔孟為家法惜分

扃戶體認獨至困衡拂鬱磨鍊益
精居常集六先生要語以自勗悟門
日闢惟其洞徹性體卓有攔柄故夷
險一致無之非是龍鱗可批權奸可
忤懸斧三黜可聽流離夜郎可赴
清風一榻蕭然環堵可安而不磷不
淄一念則千古一息萬死一生必不可

磨滅先生之淵懿與詣未可窺而卒
業先生集按槩亦自可覩其論學以
闡道也不隨前人口吻不落俗學窠
臼獨抒心得自印道妙直截透露一
陛獨詣聽之者不啻披霧見天震
霆破聵開左藏以貸貧也其論人以
證道也如臨大方銅鏡寫我形骸皮

髮毛孔秋毫畢照即有器局偏至
瑕瑜不掩者咸為箴砭誘掖借之大
道無忌避諫飾之嫌也其論事以詮
道也贊其銛芬其理即有難顯難
狀者而引經質典揮灑道之爕然
星漢流沛然江河決誦之者靡不
饜飫自得心曠而神怡也蘇子云行

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先生詩而蘭若皆迫於真性之盎溢故其言如乎其心其明白洞達輸寫肺肝與顯乎其人所謂無言非道即文即學者非耶慨自三代以還性術不明理學事功氣節文章分曹而議遂至人品亦因之大成之學闕缺如

矣乃如先生以遂性為宗以心行俱真皜皜皓皓為實際以即體即用默識貫通為自然以萬物一體俱立俱達為究竟言脈支離行渾名相如太和元氣周盎無端任時行物生機趣自暢故有繼性開來之真事功而無朱陸同異之徑有鳳鳴朝陽之真氣節而無龍門標榜之號有吐詞為經之真文章而無風雲月露之名要以統翼聖真振起絕學則庶幾集此學大成無間耶從明並陽明而先生一堂即謂直接魯尼之傳而班思孟之科誰曰不宜縣比竊先生之文而謂文章即性道稱在茲之文

者即生而是讀先生集者宜證覓洙泗宮墻毋徒慕昌黎山斗則善矣說者謂先生道全德備獨揚於賜環致并溧難高久鬱不食為先生憾不知通來

聖明以彰揚致釜鬵即使先生徹亞旅弓旌非無至誠格心之忠難扶

納牖遇巷之會先生密徒舍所學狗
之則何如待價而沽擁皐青原白鷺
之權輿天下萬世人同歸於善之爲
大也雲龍風虎都俞吁咈取以於行
義達道者自古難之此孔子所以轍
環徧天下未嘗終三年淹委吏乘
田可仕隱可公養可仕而接淅不脫

冕之行終難自禁先賢有言曰窮則
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此賢人分也
達則兼善天下窮則兼善萬世此聖
人分也亞心齋亦曰仲尼之爲不厭誨
不倦即仲尼之位天地育萬物達乎
此先生頤學之意可以深長思矣
學者以先生之頤學頤學先生可乎

詩曰高山仰止又曰維桑與梓必恭
敬止余也鄙吝私蘭揚先生獨距先
生居甚邇薦荷先生教甚深習先生
學之大風之廣甚親切姑以刻先
生集次紀歲月期與四方人士共識
高山之仰云爾
己未春仲月眷晚生龍遇奇頓首書

鄒子願學集目錄

卷之一

詩

三言古

簡會中同志

四言古

別友　仁文書院四首
題象圖十首　家訓
黙菴和尚　書劉生卷

示昆弟　勗從子

五言古

題許給諫廣易通　別曾舜徵儀部二首
復眞書院覩雪逢舊隱處
涉沅湘歌
有儒生思南胡精邵堯夫數學持李同野大叅書謁予贈之以詩
叅知棠山陳先生八十　示鄭天台山人
獨對亭書懷次王陽明先生韻
雪中偶坐四首　雜興簡同志十首
閒居雜興三首
舟中寄懷張明成學士鄧以德太史涂汝高侍御三先生二首
紀慈訓
出都門宿大覺菴遇二僧時僧曾職方徐尚寶
贈但友孟梟
安節吳公之還朝也情不能已再爲詩十章

楊如石孝廉二首　過楊椒山墓碑

五言絕句

遊石蓮洞十首　柬王夢峰
觀瀾軒次謝虛亭韻二首
題覺今堂二首　朋來亭
問泉亭　大意亭
舍身巖　贈郭生善篆圖書者
偶占七首　別楊如石四首
龍華寺坐　漫坐二首

感事三首
同賀汝定偕諸宋曾二文學登韓相嶺二首
五言排律
太常王塘南先生八十
五言律
禾川別母　夜坐
觀音寺襍興　偶成
諸生天壇歌咏盈野　寫照口占
東羅公廓給諫

別朱鑑塘老師郊外口占二律
太平山房四首
章衡陽省文赴謫羅定州道文江宿小齋二首
文昌書院東諸秀才是日校文
清明登先江安人隴有感二首
冬至展先母羅太安人漕坪隴有感三首
藍豫陽國學赴選兼柬孟我疆尚寶二首
別依仁山館　別孟我疆尚寶

劉調文國子應召　贈汝光太史
甘子明雪中過山居二首
春日赴白鷺洲
六言古風
題徐柳川樹德堂
六言絕句
偶興十二首
七言古風
歸禾川酬諸同志歌

題南臯小隱處
登九華山歌
荆谿吳節母貞裕輓詩二首
乙巳秋會青原山有懷
七言律詩
禾川別太哥　草堂襍興
書室初成　讀書
寄大哥　奉簡朱座師四首
訪朱鑑翁座師　玄潭次羅文恭韻

玄潭觀　謁周元公祠
玄潭觀次曾司空韻
王塘南少卿會講龍華
同仁書院東諸同盟　次汪靜峯使君
同諸友集講太雲寺
少原余明府集通邑士紳會講坐上有懷
昔年赴戍道出禾川有懷
陽明先生祠有感
清原偶感　贈劉述亭郎中

同鄧博羅登雞鳴山　理舊稿偶成
謝親知見存　寄陳光庭効堯夫體
看月懷陳光庭　別少原余明府
鷺洲勝會二首　訪劉靜之光祿
桐江晤徐獻和　少白先生歸三吳
寄謝李廉訪題仁文書院
七言絕句
題陽明先生像六首　自儆二首
仁文席上有破甕者　送龍侍御之泰二首
龍華寺舊譚道處四首
贈唐仁卿三首　贈謝磐谷山人二首
馬上吟二首　出都門漫吟
漫吟六首　薛欽宇督學二首
俞定所同年赴大名道二首
楊如石任仁堂二首　示宇初同年
天池寺次楊明先生韻四首
有友以居閒事謁者作此示之二首
和周吏部海門韻七首
丁酉元旦口占

沈慎菴父母雪中赴瀧江書院投贈
文昌諸友共集投贈
偶懷簡瀧江同社　題焚香圖
題枯木圖　偶吟四首
信斯軒偶似曾文螺　紫極觀夢先太安人
偶占與廖紹松　贈果清上人三首
同虞汝薇遊太雲寺　再遊靈谷寺二首
題無學卷三首　奉易惟賢弟

藍生擴之常慮予召毁故作此解之四首
黃儀部庭翠四首　瑚梁紹東畫士二首
觀音巖　文江八景八首
胡瑞之廉憲過訪　別無念禪師四首
題無念禪師像二首　勉明卿
遊青原山翠屏
譚文山先生事有懷四首
別吳自觀　別江汝脩
別新安友人二首

卷之二

書

上宋金翁　謝蕭兗隅
啓鄧定宇二　柬友人
復羊嵩原侍御　答方鳳軒民部
答賴泉翁　答羅近溪
答李見羅中丞三　答文谷宗兄二
答尤鑑峯民部　柬吳安節侍御四
答呂新吾少司寇四　答趙心堂中丞
柬周山泉總漕二　答金存菴少司冦
答周友山司農　答陳心谷中丞二
上宋鑑翁三　答顏冲宇侍御
柬徐魯源太常　答徐魯源太常
答宋桐崗都憲　答鍾文陸侍御
答楊貫齋方伯　答丁勺原叅知
答史忠蜺比部　答李心湖儀部
柬馮文所督學　答蕭漢顏太守
答王豐輿方伯　柬李元冲司封二

柬徐匡岳督學二　柬呂叔簡中丞
柬馮瑩山孝廉二　答祝無功明府
答周中岳進士　答傅楚築方伯
答錢繼忠　柬陸五臺
柬汪登原督學　柬孟雲浦文選
答田竹山太守　答江纘石中丞
答沈鏡宇少司空　答馮慕岡僉憲三
答劉瀞峯給諫　答馮兼川太僕
答吳念虚太守　答劉淳寰廉訪

荅宋正吾民部　荅周海門吏部
荅陸時來孝廉　荅劉貞州吏部
荅劉開卿吉卿茂才二荅朱汝虞大理
荅李養愚中丞二　荅蔡鳳池明府
啓盛平寰主政　荅楊淮舉謝汝敬
啓曾植齋宗伯　荅許敬菴中丞
荅劉奎陽　荅余鏡源中丞
謝沈銘績太史　謝袁玉蟠太史
柬劉雲嶠太史　六科公書

柬余少原　荅錢啓新侍御
柬郭青螺司馬　荅友人
荅曾敦吾二守　荅曾東溟僉憲
柬蔡虛台禮部　賀李本悔進士
柬劉斗墟憲副　賀蕭拙脩進士
賀郭章陂進士　賀蕭如成進士
荅高景逸大行　荅張鷄山明府
荅劉君東孝廉　柬于景素儀部
柬唐凝菴太常　荅馮少墟侍御

荅胡翹微侍御　荅楊晉菴都諫
荅余鳴雷鳴盛　荅李用行
荅趙乾所吏部二　荅徐蓋夫尚璽
柬吳玄水儀部　荅高景逸大行
荅錢梅谷侍御　荅汪登原中丞
荅新安會中諸友　荅馮少墟侍御
荅錢肇陽明府二　荅錢緒山太史
荅蕭思之孝廉　荅劉石閭中丞

卷之三

書
荅萬思默光祿　荅錢肇陽孝廉
荅孫月峰總督　荅陸海門明府
荅陸鍾陽孝廉　柬文時甫明府
荅粤中友　柬許敬菴司馬
荅錢肇陽孝廉　荅唐凝菴太僕
荅孫竢居比部　荅雒少隱廷評
柬馮可大僉憲　荅喻養初司理
荅錢肇陽孝廉　柬馮可大僉憲

柬朱玉槎司封
柬徐鏡源中丞
柬孫月峰總督
柬鄒孚如光祿
柬馮慕岡僉憲
荅劉雲嶠太史二
柬俞定所觀察
荅吳安節侍御
柬顧涇陽光祿
柬馮慕岡僉憲
荅劉宿之
柬孟連珠通政
柬王洪陽中丞
柬徐鏡源廷尉
荅李夢霖
荅蕭昆陽比部
荅但孟臬
柬王塘南太常二

柬汪登源中丞
荅徐石樓中丞
柬陸仰峯明府
柬李見羅中丞
荅文時甫明府
柬余少源侍御
柬劉雲嶠太史
柬李見羅中丞
荅周耿西中丞
荅趙儕鶴銓部
荅陸開仲司理
荅錢肇陽明府
柬孫月峰司馬
荅郭青螺司馬
荅諸景陽儀部
荅友人
柬朱座師內閣
荅徐魯源太常

柬東林書院諸同盟
荅李復臺
荅西國利瑪竇
荅宋繹田侍御
荅吳安節侍御
荅楊明府
荅李懋明明府
荅新安書院諸同盟
荅孫月峯司馬
荅沈繼山司馬
荅余瑆圃給諫
荅周海門少參
柬方本菴
荅吳觀我
荅余瑆圃給諫
荅周海門少參
荅于景素儀部
荅蒙獨山土司

荅汪君疇
荅李夢霖
柬王洪陽中丞
柬錢肇陽明府
荅史纘占憲副
荅賀儕吾
荅徐丕承
荅鄧敬中弟
荅彭茂先弟
柬祝南山二守
荅祝南山二守
荅顧涇陽光祿
荅錢啓新侍御
荅王豐輿方伯
荅錢繼脩太僕
寄孫月峰司馬
荅顧涇陽光祿
柬朱玉槎文選二

荅徐鏡源中丞　荅吳徹如光祿
荅于景素儀部　荅薛欽宇方伯
荅馬沖六二首　荅文別駕
荅劉學博　荅曾先醒

卷之四

序

四書大全纂序　學庸或問選序
孝經序　聖學宗傳序
聖學彙敎圖序　聖學啟關臆說序

易象序　像象管見序
宗儒語略序　月川錄粹序
讀書全錄序　康齋先生語略序
文簡先生語略序　仁孝訓全書序
胡敬齋先生粹言序　羅一峰先生集序
李谷平先生粹言序　羅東川先生語錄序
王門宗旨序　石蓮洞全集序
羅念菴先生文要序　歐陽文莊公年譜序
胡盧山先生全歸稿序
何善山先生文錄序　黃洛村先生集序
鄧文潔先生集序　識仁編序
東越證學序　王塘南先生全集序
友慶堂稿序　王夢峰先生語錄序
紀善新編序　同野先生先行錄序
王塘南先生語錄序　張陽和先生文選序
處惺堂集序　日省編序
亦定軒稿序　四山先生全集序
廣易通序　孟我疆先生集序

貸脊館集序　荊南稿序
四書蠡義序　四書五經疑問序
易原序　師模錄序
東遊草序　少墟馮先生集序
閏湖誌序　龍泉文明會約序
仁文會記簿序　仁里斯文會簿序
仁文會約序　湛源集序
侍御鑑翁朱老師還朝序
大僕少卿王洪陽先生之滁州序

焦弱侯太史還朝序
送文臺陳先生謁選序
別文臺陳先生序
別劉扶生先生之南太僕少卿序
別甘子開憲副序
知天問送玉槎先生典銓序
別謝叔兆先生之嘉善令序
送陸仰峰明府赴調序
壽大宗伯金翁朱老師六十序

壽鑑翁朱老師五十序
壽焦弱侯太史七十序
壽海門周公七十序
別郭通宇序　　別李君闇序
別李贊卿序　　別李本聘序
贈吳明水序　　但孟泉百說小序
知新錄序　　龍沙學錄序

卷之五

記

聖像記　　文江證道記
太平府重修儒學記
弋陽縣新建文廟并修儒學記
南康星子縣新建儒學記
星子縣新遷儒學記
新復鞏昌府隴西縣儒學記
景東府新遷儒學記
許州新修儒學記
新淦縣重修儒學記

重修袁州府儒學記
安遠縣新修儒學記
廬陵縣學新建文塔記
臨湘縣新修櫺星門記
泰和縣重修明倫堂記
清江公署新刻六經正義記
仁文書院記
崇儒書院記
匡山陽明先生書院記

鄭溪書院記
重新嶽麓書院記　正學書院記
明新書院記　鳳池書院記
同仁書院記　瀧江書院記
黟縣中天書院記　興安岑陽書院碑記
重修陽明先生祠記　歸仁書院記
依庸堂記　覺軒記
滁州太僕寺丞厲愼獨軒記
操存軒記

重修臨汝書院增祀五賢祠記
明學書院五先生祠記
前雲南左布政　詔贈光祿卿波石徐公前
給事中尚寶司卿兼監察御史穉東徐公
祠堂記
兵部左侍郎　誥贈南京工部尚書許敬菴
先生祠堂記
南溪蕭氏總祠記　經德堂記
思親軒記　彭澤艤丹記
池州競渡記
明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員外郎顯考雙崖公
壙記
明勑贈顯妣羅氏太安人壙記
明勑贈安人贒妻江氏壙記
三節坊記
問津書院記
正宗會館記
碑

澹臺祠碑
奉政大夫吏部文選郎中雲浦孟公墓碑
卷之六
行狀
明南京刑部尚書敬吾魏先生行狀
誌銘
明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潔定宇鄧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湖廣提學副使冲宇顏先生墓誌

銘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我疆孟先生墓誌銘
朝列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墓誌
銘
誥徵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瀘蕭劉公墓
誌銘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覘軒陳公墓誌銘
故孝廉贈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晉
贈福建右布政白谷徐公墓誌銘
明雪蓬彭先生墓誌銘
明潛菴李先生墓誌銘
布衣儲山李公墓誌銘
明大學生子明甘君墓誌銘
詔旌貞節喬母令狐氏墓誌銘
明大中大夫雲南叅政近溪羅先生墓碑
明先考雙崖府君改葬白沙墓碑
三孝友處士大叔東源公細叔龍橋公七哥
鯉洲君墓誌銘

吳解元鋌墓誌銘
明勑封文林郎　道御史筆峰余公墓
誌銘
墓表
南京刑部侍郎贈尚書謚文端疎山吳公墓
表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公
墓表
明純孝篤學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簡
菴湯先生墓表
明承德郎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中岑曠先
生墓表
明居節婦吳母貞裕墓表
明歐陽康節婦墓表
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謚文定
平泉陸公傳
書平泉陸公傳後

刑部尚書鑑塘朱公傳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貞復楊公傳
大理寺左少卿徤齋曾公傳
文臺陳公傳
盧貞父傳
卷之七
祭文
告諸儒文　盧溪祭濂溪先生文
奠朱鑑翁師文　奠定宇鄧先生文
祭張陽和文　祭胡盧山師文
祭萬思默先生文　祭袁玉蟠宮允文
祭曾徤齋大理文
承德郎雙崖府君入鄉賢祠文
承德郎雙崖府君入鄉賢祠昭告
顯妣羅太安人焚黃昭告
先妻江安人焚黃昭告
卷之八

雜著
書明道先生語略後　書陽明先生語略後
書象山先生語略後　書慈湖先生語略後
書白沙先生語略後　書心齋先生語略後
書王夢峰先生贊　書天下善士卷
書無涯公卷　書太和卷
書胡黃溪扇　書上國勝遊卷
逍遙樓銘有序　瀧江講義題辭
仁文會約語

仁文瀧江兩書院增定藍田呂氏鄉約題辭
書同心之言別劉抑之使君
白鷺會荅問復
書白鷺會語後
乾城紀遊引
圓塘錢氏輿文會條件
書刻汪子手持孝經贊

鄒子願學集卷之一

吉州鄒元標爾瞻父著
東越年弟周汝登編訂
同郡後學郭一鶚
龍遇奇校梓

三言古

簡會中同志

急開眼謹貼身乾坤內做箇人學不疑功不真疑不問氣不振際嘉會乘青春魚有水德有鄰宜黽勉莫因循年年會日日新

四言古

別友

迢迢覓道與道背馳歸而求之自有餘師朋友切切兄弟怡怡大心體物敬以自持實有諸己信予匪欺

仁文書院

父母生我耳聰目明能思能索手持足行至道難聞寧虛此生乘時勉學敢告同盟

其二

先立其大在識本心時時默識海裏尋針把柄在手點鐵爲金有鶴在林遺我好音

其三

大明中天千載一時無豸意見無涉支離卓彼先覺示我艮規上帝臨汝心實嚴師

其四

英賢濟濟聚首一堂商確疑義剖晰毫芒鳳毛麟趾規圓矩方日新月盛篤實輝光

客有惠予菜圃者予懸之齋頭日夕愛之書俚言自勗

咬得菜根百事可成不負天子不愧蒼生其一

咬得菜根可以躬耕無忝庭訓貽親令名其二

咬得菜根進退惟輕舍我斯退用我斯行其三

咬得菜根物不能攖如霆斯震我心不驚其四

咬得菜根與世無爭所至虛舟坦坦平平其五

咬得菜根高臥柴荊何必崇膴布衣也榮其六

咬得菜根義利嚴明爲世之瑞爲國之禎其七

咬得菜根萬善皆誠塞于天地心跡雙清　其八
咬得菜根扶危定傾首陽人遠匪弟伊兄　其九
咬得菜根順事無情味雖濟薄其中有精　其十

家訓

詩詠多福易言餘慶積善之家罔不繁盛耿予小子厠名士紳愧無實德裨補君民未能治國願教吾家敦誠布衷寂聽無譁凡我宗人無忽予言洗心滌慮培根達源敬奉天地孝養雙親與共濁富寧守清貧勿利貨賄囑託上官小民吁宪爾心何

安輸賦無訟跡絕公室尊憲守約終鮮差失里閈姻黨情宜無涯富貴輪流轉眼虛花出入以度惟公惟平夜半叩門爾心不驚不言孝思世德作求我語諄諄我心悠悠毫釐不差神明臨汝良心不昧三復斯語

默菴和尚

莽莽譚禪誰否誰得有喙三尺橫恣胸臆真學道者先須一默甘苦自嘗無徒耳食

書劉生卷

手開斯卷剖晰玄微芝蘭並馥珠玉聯輝愧我不學啓口知非實心實心尚杜德機

聖遠言湮渾澆浮漓意真詞繁道德背馳問予痛癢予必自知曰孝曰弟歸有餘師

示昆弟

告我諸弟予獵浮名憶昔貫遭萬死一生

聖主恩深歸臥溪衡蕭蕭華髮絕知屛營人間毀譽羽毛斯輕惟此黃鼓世比蛙鳴水田之麓可以躬耕豈無好我示我周行

勗從子

勗哉諸子無汨爾真詵詵輪輪難得者身脩身維何蹈道履淳彼佻者子自墮沉淪耽于酒色比于匪人時移運失受此艱辛光陰駒隙黽勉青春縱爾不恩當念爾親

五言古

題許給諫廣易通

歸善楊少宰卓哉百世賢一從觀化後南望幾嗚咽挺然賴夫君研易續新編易道通三才誰能得

其全明珠並瓦礫隨地有真詮達者須識取一勺即深泉矯揉非大道神聖以天然寄語會心人素琴本無絃

復真書院覩雪蓬舊隱處

不見雪蓬久今見雪蓬屋圖書留四壁白駒賁空谷高風人去遠遺響振林木

別曾舜徵儀部

結髮爲兄弟恩愛永不離羽翮既差池幾度長相思一見一回老悲喜不自持所嗟津途遠問道何

多岐前驅日已暮策足可遲遲

君處衡之南我處湖之西悠悠一水間邈闊淵與泥言咲方術術征馬苦長嘶一鬨苦未達猶墜千劫迷莫年戒在得聖訓豈無稽

涉沅湘歌

浩浩湘江水終朝不斷流天地有窮處水流無時休東沒千頃田西蕩百沙洲桑田曾幾換歷盡幾春秋青青紅顏子忽忽盡白頭問之何能爾光陰不整留試看臂鷹手力能取公侯一朝忽傾否白

骨委荒丘俛仰天地間身世如蜉蝣堪憐昏昏者拘拘如楚囚所以洙泗叟恥爲寢食謀逝者嘆如斯川上坐相求所以碧玉老一生陽春樓背汗雖未收木綿被重裘先哲開我蒙惟有濂溪濤漢唐不知此思之仍含羞學術苦未力終夜猶多愁萬物皆備我汲汲當猛修典籍如汗海役役如倒牛吐辭即爲經莫把六經拘白雲滿關戶歸袂風颼颼順理爲窮達無心羨勳猷撒手玄崖坐海岱一腔收可生亦可死身外復何憂

有儒生愚南胡精卻堯夫數學持李同野大參書辭予贈之以詩

聖學本無言言者即不知大道本無思有思屬外馳榮華詎常耳今古更共之貧賤信所遭富貴亦有時鷗鵬元萬里鷦鷯自一枝萬里元非遠一枝亦非卑嗟哉寰中士擾擾竟何爲跼蹐一生耳徒令達者嗤置身五行外庶不負男兒君更勿念我久矣玩庖羲

恭知蒙山陳先生八十

金玉爲公資松栢爲公質少年謁金門端笏扶天日未老先懸車半榻齋金粟道容穆以晬洗心藏於密忘道復忘名世味悉蕩滌士林瞻北斗泰山何崒嵂望雲空遥祝疇能入公室

示鄭天台山人

身在三才中學超象數先有相終爲幻無爲本自然問予何所事饑餐與倦眠流雲閑出岫棲鳥倦飛還萬物皆如此誰能悟其詮我欲杜吾口忘言玄更玄

獨對亭書懷次王陽明先生韻

幾從江上過危峰坐中見清秋披蒙茸始得陟崇巘諸賢聚一堂圖書已識面憶昔迷岐路因衡不善變博文幷格物留情經與傳於今兩寘之深荷聖衷眷古人棄糟粕用爲來者勸素琴本無絃了心何足辯

雪中偶唫四首

人皆笑拙宦我獨樂有餘浮氣日以斂性天日以舒名者不祥器況復竊高眷洗心力澄汰庶不負居諸

其二

職業白雲司乃在玄武濱湖中有佳果四時常鮮新昔年產明珠灼爍光四隣今乃伏泥滓一望常悲辛隄上松愈好日暮隱龍鱗

其三

予性本剛方子度甚汪洋片言切名理服膺詎敢忘泰華難尺度滄溟豈斗量嗟彼誇毘子咄咄徒剛腸

其四

我欽鄭宗伯高齋絕輪鞅貧難供菽水潛身臥草莽一朝膺特命賢關振部響遊跡夔龍間游心羲皇上學問窺天人玄珠得象罔念予性孤貞高軒時來往擬臥西山曲疑義共欣賞予本澹蕩者一見心惝怳

襍興簡同志

予性本跌宕投閒性所宜濟濟青衿上設禮強爲師憶昔文中子抗顔年少時予學本蹇淺模範無

足儀古有青藍語辭讓亦何爲斅學元相長矢心共提撕

其二

大道茫茫爾孝友是根荄利欲戕賊之正路成蒿萊濯足滄浪水軒舉泰山隈高卑皆自取孺子得予懷人生多陷溺平旦良心開良心雖幾希達之貫三才

其三

洙泗微言絕濂洛揚其徽我明諸大儒脅暘戈正

揮世儒紛口耳中心柴是非泰山予仞岡予其欲振衣蓊魚察上下至理無顯微寘心復寘心誰其杜德機

其四

大鏞列東序橫擊乃有聲彼物爲妖者不叩而斯鳴孔門稱善問覚以大儒名有疑斯有問有問斯乃成教然後知困予任艮匪輕

其五

肯謁廬山師一見相提攜嗜利蔽天性（師告予云嘗予慮泊予見好利者如下地獄不得出頭）斯言予誦之父母同天地因利失孝慈兄弟本同氣因利失和怡貧乃士之常顏憲有艮規願言二三子冰霜慎自持

其六

彼美池中魚隊隊何活潑彼美林間鹿一草相呼擬宇宙原同胞八荒皆我闥矧我同心人忍自相秦越迢迢千里道得侶斯不甦爲語同心人斯道相濡沫長唫伐木詩慰我中情豁

其七

澗水何瑩徹仁峰何巃嵸絃誦比鄒魯先輩多淳風處則躬孝友出則懋清忠史書揚其烈高風激予衷年來古道喪隨俗而圓通我資稟庸愚耐可守顓蒙藩籬須自固一德以初終

其八

諸生事呫嗶朝夕聖賢書六經何浩瀚汗牛與充車古人骨已朽言語皆土苴吾能得其得經史糟粕餘斲輪解我意請觀無極初年華如流水勿自負居諸

其九

文章千古事壯夫比彫蟲彫蟲雖小技斯文豈易工今人競詞藻古人性靈通性靈既以通源泉滋不窮六經文章伯無語不鴻濛筆可參造化誰與領春風

其十

聖賢亦有過此心在自知但能洗心改便是得師時昔爲屠沽子撒手證菩提昔日蒙不潔沐浴帝監茲仲由喜聞過卒爲百世師人心良炯炯無爲蹈自欺

閒居襍興

塵途爭捧檄皇皇曰爲親苟遂犬馬事而墜百年身曾子能養志顏生重歸仁豈無負米者揚親億萬春家有聖善母七十共艱辛容我衡門老朝夕共鑪尊

其二

禹稷原非重一芥不爲輕茅茨即廣廈瀟濆亦滄浪翮翮復翩翩振衣我何嘗至理已躍如豈必證無生

其三

遯觀塵途士黨與紛懽呼世無師曠耳亦獲珪璋替轉盼骨已朽人與年俱徂廓落乾坤內萬古皆吾徒

舟中寄懷張明成學士鄧以德太史涂汝高侍御三先生二首

維舟章江上江門多故知念我成遠別朝夕數追隨維佩各持贈伐木有餘悲憖余雖駑馬敢復背

良規長風催彩鷁佷佷不能移招手成南北永夜徒相思

其二

學士富經綸四海擬伊周太史性寂莫雅志競玄修侍御溫如玉澄清志已酬我本淡蕩者千時誠足羞我性非干時我志在千秋所志如未偶長揖謝王侯爲語寅寮士異派終同流

紀慈訓

爾上金陵去何事淚浪浪阿耶聽吾訓朝夕慎莫

志爾心雖慈善爾性何太剛半生瀕九死天度幸汪洋古人佩韋弦國手審溫涼良玉比君子何事不易方罔發他人隱罔恃自己長揚善不揚惡崗頻有餘芳循循身有德汪汪度難量和氣蒸閨闈子嗣自繁昌勉哉崇令德古語戒垂堂阿兒聽我訓朝夕愼莫忘

出都門宿大覺菴遇二僧時偕曾職方徐尚寶

我志在烟霞肝腸常皎皎言辭鴛鷺班振衣尋窮窕偶逢識面僧高臥白雲杪譚宗振空谷羽翼還二妙我本素心人久絕塵寰擾不藉金篦力一晤能百了

贈但友孟臯

父母生我身聖賢覺我仁毫釐如有差愛敬皆非眞彼美名家子意氣凌蒼旻浩瀚破千卷揮毫若有神明月千古珍灼爍光四隣用之彈鳥雀嘆息道旁人顏生尊四勿張也敬書紳美玉藉山石盤銘在日新

安節吳公之還朝也情不能已再爲詩十章

有客揚青驄銜　命報君王撫枕不能寐起坐意徬徨徬徨意何許美人天一方

其二

老去空山裡同心覺漸稀江河方滔滔世故日以非脉脉不能語淚落沾我衣

其三

四海論交日結髮稱弟兄出處雖殊致相期良匪輕送君從此別歸臥掩柴荆

其四

會面知何時望君崇明德明德旨惟微不大聲以色純一以不已無爲見天則

其五

會心人已遠世儒苦支離葛藤還自縛蒼蒼以管窺不如兩忘之日星自昭垂

其六

寒灰應六律萬卉自春風堪咲夸毗子人力奪天

工玄珠得象罔忘言意自融

其七

莫謂人身小巍巍可配天廓落復廓落匠心誰與傳庭前有奇樹莫負此因緣

其八

百年瞬息耳至難得者人我心非一掬我性豈識神二曜昭昭在各各自天真

其九

勺水卽深泉我心萬古心一唯卽一貫不用苦搜

尋試看望影者長嘯振空林

其十

少年不省事憶昔徒奔波金屑還翳目知音豈在多休心復休心爾我勿虛過

楊如石孝廉計偕

相見温如玉相交情斷金君登青雲去何處寄吾琴泰山千仞高龍門百尺深高深會有極莫負百年心玄珠藏草澤誰識象罔尋

大道惟率性至人無飾說聖門貴皜皜行誼常高潔世網久淪亡邈矣媿前哲回首長安道朔風苦栗烈慇懃欲有贈對杯氣已結

過楊椒山墓碑 其碑爲孫玄亭開府題曰明忠臣楊某之墓

高碑揷穹窿瞻拜心震驚今日泰華重當年一羽輕勉哉岩廊士勿願有斯名

宿塋多青草黃雲莽莽垂欲別不忍別令人有遺忠毒死忠良士奚獨一分宜

五言絕句

遊石蓮洞

洞是何年闢尋幽我乍來撥雲餐石髓朶朶蓮花開 其一

下榻萬緣空泠然欲御風真人不可作誰與論參同 其二

束髮誦遺篇生遲五十年焚香端不媿心跡可青天 其三

前輩風流在後來漸不如江河無計挽深媿彥方居 其四

經宵卽出洞留偈付藤蘿時有松風至爲僧發浩

歌其五

是誰爲洞主非我亦非伊承前須直領不用轉頭
思其六

豈是鬼神營幻出瓊花奇月照黃金屋雪留白玉
枝其七

遙指巖頭桂先生親手栽蒲團趺坐穩時有暗香
來其八

開士叩禪關朗公已出山題詩巖竇裏未許落人
間其九

直上懷廉闊愁深虎豹闞九重天浩蕩贏得老僧
閑其十

東王夢峰

掀飜塵見解推倒舊河山謝絕寰中擾親身見孔
顏

觀瀾軒次謝虛亭韻

消磨豪氣盡蹤跡任浮沉有地堪逃暑無人可會
心

芙蓉我獨宿君自思江來爲結同心友禪關日日
開

題覺今堂

大道元無定如何說覺今須知覺了後不減原初
心

借問覺者誰未許落言思向日華堂下寒溫祇自
知

朋來亭

聖賢久寂莫六籍總荒蕪夜夜庭前月相看自不
孤

聞泉亭

瀝瀝泉聲響因風襟澗篁仲尼觀逝水孺子咏滄
浪

大意亭

笑兀群峰聳憑欄多大意道人何所見心境還俱
棄

舍身巖

萬法皆應舍何論泡影身豈因禪定力久已度迷
津

贈郭生善篆圖書者

平生無所好所好在圖書藉此傳心印千秋意不虛

偶占 七首

賦性本顓蒙崎嶇一線通萬緣隨分了撒手大從容 其一

初學苦支離閒心自得師纖毫皆帝力無語付天倪 其二

人笑我癡愚胸藏明月珠萬方都照徹隨處得真如 其三

聖學失其真由人認識神識神生死本仇怨結交親 其四

生涯惟白業心事只青山花落雲深處牧童自往還 其五

少日冒虛名蹉跎百不成無成真我學倍覺去來輕 其六

手種千桃樹扶疎向日紅須教時雨露歲歲領春風 其七

別楊如石孝廉

我欲江邊石君棹渡頭船船去幾千里問君何日還 其一

問君何日還衷情頓汝宣極目天邊鴈頻將尺素傳 其二

秋江有芙蓉朵朵贈夫君朵之不盈把聊以慰亭雲 其三

聊以慰亭雲跂足聽芳聞怪殺江邊水流影照離羣 其四

龍華寺坐

華堂聞鳥語隔林送雞聲悟證無生理空門掉臂行

漫唫

多病宜逃世浮名合斂蹤杜門安偃蹇自性本愚慵

千句竟成閒片言如泰山欲知語與默意在合離間

感事

慷慨當官易蹉跎林下難齋心期白首敢負
主恩寬
傳家惟食力筆札當躬耕酌水漱殘齒優游度此
生
鉛華會久謝老去能依人脉脉繩床坐情偏水石
親

同賀汝定偕諸宋曾二文學登韓相嶺

何年韓相嶺此日共攀躋爾我投閒意相看路不
迷

石如獅子吼山作石頭城剩有蓮花座雲深可結
盟

五言排律

太常王塘南先生八十

白首盟心日祇園獨坐時鵬摶三萬里椿壽八千
期海宇儀公望吾邦頌魯尼游神本淡漠賦性自
希夷常灌門前李深編戶外籬春風拂客座時雨
潤枯枝東海為仙體廬山作壽巵獨憐多病客無
路一探奇

五言律詩

禾川別母

問歸情更切駐馬復遲遲淚盡長川逝心懸寸草
知平離終是恨重慶豈難期會有金雞詔遐方酹
酒時

夜坐

跏趺聊獨坐高枕憶王孫雨滴堦前樹雞鳴塞外
村真空憐我獨妙用向誰論四大都零落還餘一
息存

觀音寺雜興

予僦居湫隘僅能容膝都勻觀音古刹余
每旦同二三子往焉靜坐中偶興到不覺
成詠題為寺中雜興云

病骨淹旬久乏裁還爾思殘經談去遠香積到來
稀獸識同尼叟忘言憶惠施未須嫌寂莫吾學貴
心期

偶成

家徒四壁在短鬢坐黃昏微月臨周幌清風拂杜

軒開來忘業障靜極見天根俛仰乾坤裡誰人知
我尊

諸生天壇歌咏盈野

撥草天壇坐偹然似習忘雨餘千嶂靜春老百花
香玄論驚潭渚狂歌鬧夕陽依稀童冠樂不讓舞
雩鄉

寫照口占

暫寄鏡中影誰知物外身本來無色相何處着纖
塵事業從飄泊生涯付隱淪千秋誰隻眼彷彿見

吾真

東羅公廓給諫

老去交情重懷君意轉深廿年青瑣客同賦白頭
吟突兀千秋意蹉跎萬古心嚶嚶聞好鳥相喚出
幽林

別朱鑑塘老師郊外口占二律情見于辭

停車郊外寺重會是何年數仞宮牆峻千秋情義
偏聆音今几席判袂各風烟出處真無計回思亦
愴然 師惓惓教予出處事故云

三吳雄鎮地斧鉞下青霄簡命先臣牧綸音切帝
堯戈船雲裏集樓閣鏡中飄籌策多公暇坐看海
氣消

太平山房

鑿石臨青嶂開門俯碧流生涯聊自適世網復何
求睥睨千峰曉藤蘿萬木秋牛羊三徑裏樵唱好
賡酬

其二

出郭才半里小構兩三間禾黍平高下牛羊任往
還穿林尋窈窕移步弄潺湲架上書千卷閒居取

次刪

其三

鄰曲兩三家晨昏共歲華春來烹細笋雨後試新
茶蝸虎成朝市林蜂散午衙居然寂莫意靜景得
無譁

其四

一榻掛樓居入牕玦碧虛觀空騰埜馬縱目數遊
魚懶慢身堪寄登臨眼獨舒門前花鳥亂疑枉故

人事

章衡陽省文赴謫羅定州道文江宿小齋

十載知名久初看是夢中坐來人似玉譚去氣成虹百粤風烟壯于山道路窮願言頻受護朝論倚山公

其二

英雄俱失路聚首倍堪憐把臂風塵絕停杯意氣偏驅車君似隱面壁我疑禪細雨分離處無言亦黯然

文昌書院東諸秀才是日校文

運當明盛際芸館傍江開濟濟名家彥泠泠白雪才賦堪雲漢麗劍拂斗牛回百里賢人聚精光絢草萊

清明登先江安人壠有感

艱危曾共爾舍我竟仙遊雲珮飄何處鸞臺黯不收乾坤難寄恨日月此堪愁却憶鼓盆者何心得自由

萬里方伊始修途遽失君百年悲短髮四望莽愁雲月落鴛鴦夢風高急鴈羣重泉應念否無語對斜曛

冬至展先母羅太安人漕坪壠有感

邈遠慈容久新冬始一過有身成病楚無淚不滂沱草木蒙茸濕雲山變幻多重泉真隔世心折此烟蘿

其二

矗矗雲山壯陰陰草木稠昔年曾瑞鶴此地見眠牛地勝疑天意人和豈力謀先慈多隱德王氣正

千秋

其三

狂愚南竄地我母淚千行寸草方承日萱親竟萎霜斷機聲在耳尊足戒垂堂多少君花意無言倍黯傷

藍豫陽國學赴選兼東孟我疆尚寶

臥病衡門下愁聞一葉飛霜添征士鋏淚濕故人衣燈火憐吾黨交游憶帝畿除書如已下早爲報庭闈

北海孟夫子風流迥不羣經綸齊董賈著述擬河
汾玉樹曾頻夢尺書久未聞翩翩南鴈至何日慰
停雲

別依仁山館

為厭城西地郊墟別業開山光臨戶牖水色浸樓
臺座有譚經侶庭懸問字杯秋深芳桂吐帶月我
重來

寧陽別孟我疆尚寶有懷

燕市論交日空門共被時見來何大喜別去鬱成

悲月迥雲階草風迴鳥樹枝郵亭客店晚銀燭兩
相思

劉調父國子應召

幾年龍臥穩此日上征軺官以橫經重名因射策
饒言辭猨鶴侶重聽鳳凰韶吾道須公等愁聞叢
桂招

與汝光太史聯舟投贈 日復真衹安成

青雲附驥年形影共相憐世態烟雲變交情金石
堅憂時頻擊楫弔古更譚天應律春長在吾家寧
可傳

荅子明雪中過山居

荷我故窮交相過藉白茅嘶非楊子宅聊比野人
巢地僻天疑迥情深俗可拋濁醪長日共寂莫任
君嘲
學道共年深俄驚莫境臨青山原不厭白雪故相
侵聽鳥便幽意看雲協素心但期肝膽在那復問
知音

春日赴白鷺洲

春水引行舟桃花夾岸流沙明羣鷺白雨過萬峰
幽濁酒澆孤興青山咲晚愁萋萋芳草綠無語對
江洲

六言古風

題徐柳川樹德堂

終歲謀生樹穀百年之計惟德種穀時有豐歉樹
德性無通啇俯仰不愧不怍今古可法可則知者
休心忘念宇宙山河一息直下仁為已任千聖俟
之不惑

六言絕句

偶興

是處亭臺有月誰家院落無春直下勸君薦取東山滿目嶙峋

聚泉譚來卽有退後閒居說無動分有無二見斯人永墮迷塗

饑餐渴飲倦眯春煖夏熱秋涼若是英雄男子平常儘可承當

峩冠博帶名流舉目揚眉可羞處處人人本分兄

兄弟弟眞脩

少小浸淫譚道老來一竅難通自詫邊知半見可憐萬紫千紅

嗟爾藏名隱姓休哉忘世忘年布履依然平地危冠高戴青天

問我何由杜口雙眸炯炯逼人萬刼良緣難遇千秋骨骼誰眞

人憐滿腹危機彼負一生入微病在膏肓難洗誰哉伯玉知非

隱隱層巒鬼魅恢恢千仞鸞凰試看入窗洞達始知虛室生涼

生來眉秀口橫一任手持足行自咲田夫不異難逢詩禮先生

百尺竿頭進步千層浪裏安身慣向虛空跳斗翻然直脫迷津

不忮不求不怨何思何慮何營欲界誰人滿願脩然與物無爭

七言古風

歸禾川酬諸同志歌

六載之前禾川去六載之後禾川歸記得扁舟江上來士民相聚牽征衣長沙一去何時返相顧不禁淚自揮贈之驪歌飲我酒如斯高誼古今稀恭際 聖時得歸期故人道旁迎嬉嬉咲我不殊麋鹿性依然還恰丘壑姿去時正值桃花放歸來亦在初春時重指桃花固堪喜憶昔艱危益可悲擬共山中結歲盟只因新命自 丹墀篋中短劒難分贈聊寫長歌慰相知借問何以慰相知重此江

門千古身重此堂堂千古人廊廟江湖俱有事神
交切莫負青春

題南皐小隱處

昔云大隱隱城市我今小隱隱招提招提半在山之曲水之涯識破萬事等浮漚殘生從此托一枝憶昔射策黄金榜英風凜凜逼斗維誓策功勲報天子笑殺管晏何卑卑于今老去巖壑裏日月不居雙鬢絲床頭一劒蒯緱盡聞雞起問夜何其壯心只今已銷磨側足空門有所思半榻時枉明月

照短衣不禁松風吹野僧終日問姓字笑指白雲莽莽垂我生無姓亦無字跡遍名山號無爲有時散髮解天弢有時放歌和天倪有時醉酌花間酒有時閒題壁上詩無修無證亦無持但教名姓不出山那管世人知不知

登九華山歌

扁舟胙日過匡廬沐浴焚香謁五老今朝乘興上青陽九華蒼蒼色更好歷歷星辰皆可捫迢迢直上青天道青蓮居士何大奇江上看山便題詩朐蟠珠璣何磊落於今巖壑光陸離新建生平直好遊獻俘重來十八秋心印只今誰直領乾坤俯仰空悠悠空悠悠淚雙流識得一萬事休悟來只在剎那間山僧含笑虎溪頭石火光陰轉瞬過文章道德莫蹉跎古今不少奇遊者幾人山色共嵯峨

荆谿吳節母貞裕輓詩

結褵自昔期偕老琴瑟雝媖百年好詎知莫敓所天稱未亡人何太早欲將此身殉夜臺誰爲宗祏薦蘋藻矢節吾胙肩一心氷雪稜稜日杲杲簣

鼓可耐帷檣口操刀刈髮盟穹昊季公有子猶之子煦煦晝夕躬文織機聲軋軋霜始凝烏啼慘慘天未皓百折不迴百酸嘗兒能搦管長虹攜鵬搏九萬程如只節母頓破憂心禱帝旌節義綸命下六珈錫來恩波浩女貞樹自向冬榮雨露栽培真宰造真宰造福福無垠世德繩繩懷遠抱一門三葉式詒穀始信善慶自有種榮名不在玉爲寶

其二

堪憐黄鵠歌早寡身外榮華付土苴獨抱一片金

石心羞彼溱洧何爲者憀憀揆室對孤㷀形影相
弔呼不膺歟得仙兒能咲語悅壓羣音度迦陵丸
熊畫荻不辭倦難貞百倍誰爲援天惆節烈篤世
胙公侯復始眞才見綽楔遥臨玉女潭龍綷輝煌
煥斗南母德君恩兩不朽節孝門第瑞氣藹君不
見杞婦殉夫宗祊殄魏婁鞠子孫乃顯何如節母
殖慶長朝陽鳴處鳳毛騏慧龍驤首尾宗伯忠犯
逆鱗稱蹇蹇詵詵曾孫世濟美文章秀發一時選
殘膏賸馥覆後昇千秋不媿貞裕圖

乙巳秋會青原有懷

憶昔少年來問道忝逢名碩聚一堂空林歌聲裂
金石德音孔昭奏宮商轉眼韶光三十載可堪耆
舊半消亡嚴頭只見白雲飛巍巍古道成榛荒今
年天氣倍清明虛堂秋色來蕭爽賴有濟濟諸年
少開將彝義共欣賞一木豈能支大廈媿我無端
成獨往但使耳根聲不斷不嫌孤峰獨拍掌君不
見老僧鑿石寄巖阿朝朝苾芻念彌陀吾儕空負
纓冠志竟將歲月苦蹉跎夜來檢點平生事俛仰

先賢媿已多寄語同心齊努力莫將古洞挂薜蘿

七言律詩

禾川別大哥

驅馳萬里旅魂驚爲別相看淚滿纓去國諼懷鄉
土念臨岐更愴弟兄情書傳絕域秋鴻遠夢入荒
山夜月明歸到文江春色好逢人莫說二難名

草堂襍興

寂寂寥寥揚子居悟來那用五車書春凝池畔蓮
將茂綠滿窻前草不除得意舉杯邀去鳥會心東

手伴遊魚惺惺正屬吾家事未忍無成歲月虛

書室初成

不禁歲月苦相侵細雨開窗祇樹林趺坐高隨山
石並投蹤潛擬海雲深魚鱗萍沼傳眞印鶯過楊
園送好音謝客豈緣求靜果從茲欲了百年心

讀書

紅塵玉案休相侵爲愛名山卽道林殘卷開題珠
影過空齋長掩白雲深眼看大易原非晝彈到朱
絃別有音何處更尋糟粕句斲輪先已得吾心

寄大哥

長擬求歸竟未歸幾逢佳節戀春暉爭傳荆樹庭前秀忍看鶺鴒江上飛季子古來遭墮落元方應不羨輕肥太丘曾頌難兄教好向江門娛彩衣

禾川把袂二年期鄉報長聞歌白屑緼被幾悲同睡處殘經却記舊題時但覩明道識仁何勝賦惠連春草詩離別不須多悵望夢樓旋擬奏塤箎

奉簡朱侍御座師 時巡吉安未敢躬謁

天王簡命重南巡獨斧遙臨法象新荒郡何緣重

拜覩菲才有賴再陶甄一封慷慨憂民計十載間關報主身章貢水澌流欲盡共言驄馬早行春

聖主恩深賈誼才風流又上豫章臺峩冠掩映雲霄迥彩筆憑陵日月開鈴響堂空疑乍至烏棲鶴唳喜重來人傳郡閣梅花瘦夜夜精光燭斗台

曾持三尺駐江城野鳥山花識姓名白鷺應同貞節白青螺能及使君清蹔寬郊甸埋輪意須記郵亭臥轍情寂寞侯葩難載酒殷勤想見舊諸生

北望齊東眼欲穿相傳擊壤獨歸田河山搖動拳帷色父老攉騰攬轡年棣棣威儀今不減稜稜手骨尚依然桃花未識朝天急隔岸深深絡畫船

訪朱鑑翁座師

不辭蹁蹻遠尋師廿載襟懷始一披幾向南中瞻海岱今從座上挹瓊芝設言濂洛陰風日願學屏營立雪時溢厠門墻成底事樞趨惟有淚雙垂

玄潭次羅文恭韻

玄都風境尚依然陳跡回看已十年漁唱淺深來渡口桃花爛熳放溪邊魚龍隱見澄潭窟松柏高

參古殿前勝地清光容易得同遊切莫負良緣

玄潭觀

扁舟古渡正清秋寶閣凌空翠欲流騎鶴仙人詩可在焚魚學士榻空留長松乍乳蒼虬動疊浪初翻白雪浮霜劍磨崖千古色振衣還上最高頭

謁周元公祠

水漫平田綠樹滋野塘孤浦散遺祠春融砌草年年長雲擁圖書片片垂未拜匡廬猶仰止坐聽彭湖亦流澌乾坤負荷者誰子獨立庭堦有所思

玄潭觀次曾司空韻是日祀二劉文學

俎豆堂開繫所思丹楓露冷正秋時昔年立雪人如在此日吟風客自知渺渺長川迷古渡悠悠世路共心期庭堦不盡遲回意千載真傳爲語誰

王塘南少卿會講龍華

記得髫年此舊遊重來說法使人愁天留故老傳宗教人向空門悟實脩野鳥有情憑檻語碧雲無恙傍簷流諸君不用多惆悵試看青山自點頭

同仁書院柬諸同盟

同仁麗館枕山隈有客翩翩暮雨來我里衣冠原不忝此鄉文物更多才虛窗盡裊桐雲色曲檻斜通玉澗迴最是傳心難寄語春風習習到江梅

次汪靜峰使君見懷韻

獨向牕前抱膝吟春來偏覺 主恩深懸崖忽墮仙人露碧水遥聞慾子琴斷去葛藤時杜口坐穿木榻解忘心青青栢樹緣非偶請聽流鶯送好音公來詩有此時欲說無生話何事良朋空好音之句

同諸友集講太雲寺

倦鳥投林意已閑何期招我入雲山新硎自媿無全枝寸管敢云窺一班風送泉聲使佛幌日將樹色擁禪關詠歸儘有沂雩意春在巖前指顧間

少原余明府集通邑士紳會講坐上有懷

一別禾川二十年歸來此日共譚天鹿鳴似解懷人思時有歌鹿鳴者鶯韻如聞出谷篇浪跡不堪追往事虛名猶自媿前賢春風滿座還誰領庭草交加意已傳

昔年赴戍道出禾川承龍袍溪帶湖賀吳東修吾昆仲及龍生作霖高雅感念今昔悵

然有懷

細雨泥塗行戍時多君高誼共相期危樓尊酒看雄劍野渡扁舟聽子規仕路蹉跎羞短鬢林臯慵慢負深知悠悠禾水潭千尺照我肝腸有所思

陽明祠有感

元化曾將赤手扶名賢高廟映寰區先朝勳業誰能並此地宮牆半欲蕪簷際閒雲昧掛網松梢明月鶴呼雛巖前空對蘋蘩色幾向庭階薦束芻

青原偶感

少年曾此問迷津荏苒韶光及此晨大藥不教頑石變春風難遣鬢毛新遥憑麋鹿山中性來結烟霞物外身丘壑盟心吾敢負翠屏千古自嶙峋

贈劉述亭郎中

劉向傳經事已違歸來仍掩白柴扉空門似待幽人往蓮社誰令靜者依澹蕩久便麋鹿性疎狂新製芰荷衣閒看不盡泠然意彼我何時杜德機

同鄧傅羅登雞鳴山時孜德司成同登

雞鳴樓閣倚層霄我輩同登未寂寥曾向羅浮尋五嶺今從白下憶諸朝鍾山雲氣當窗裊冊府鶯聲傍柳嬌不禁鄉思春爛熳紫荆花下聽鳴韶

理舊稿偶成

少年奇氣頗崢嶸中歲蹉跎短鬢生著述漫言窺二酉譚玄空自守長庚雕蟲篆刻非吾事覆瓿藏山亦世情從宅欲巢衡霍頂春來驅犢帶雲耕

謝親知見存

沼許巢由作遠臣衡門吾亦愛吾真極知城市逢迎苦肯受親朋禮數嗔野鶴青霄承沆瀣寘鴻天末遠風塵不妨裘仲時相顧容我山中自在身

寄陳光庭效堯夫體

濟濟衣冠聚一堂須憐道脉類亡羊綱常萬古天難泯師友千秋誼不忘弱草紛紛隨逝水寒松鬱鬱自嚴霜振衣直上高臺望駘蕩春風遍八荒

看月懷陳光庭

皓魄凌霄夜睡遲科頭松下漫支頤光涵天地堪誰說影動魚龍祇自知露下風高看斗轉庭空木

落聽蛩悲會心人遠空陳跡千載悠然憶惠施

別少原余明府

春風澹蕩送行舟花滿禾陽得勝遊闔邑桑麻沾雨露鄰封童叟起歌謳家傳安道源流遠政類中牟惠澤稠下榻不禁明發去壯心欲折大江頭

鷺洲勝會以病阻赴漫占二首

懶慢山中學耦耕丁丁伐木憶同聲天開章貢千年會人卧衡廬百感生未許春風分半席獨將明月擁孤城從來鷺水澄澄綠好向江門共濯纓

東風吹動萬回青夜送花香撲滿庭野鳥間關還解語青山突兀對傳經少年碣石高譚塵老去江湖是客星獨往獨來無一事大夫不是醉爲醒

訪劉靜之光祿

怪來何事不相容久別那堪意氣慵春到鶯聲求友切麻懸榻影帶雲封蕭蕭華髮還同社渺渺蒼波任去蹤松竹歲寒吾敢負不妨時醉酒家儂

桐江晤徐獻和廉訪使

三十餘年老弟兄相思幾度夢魂驚忽聞青雀雲

間至不覺幽懷座上傾世味嘗來偏磊磈人情閱處大縱横匡廬乞得閒身地歲晚相期共耦耕

少白先生歸三吳

原是清朝執戟臣飄然孤艇度迷津乍看紫氣神偏王久聽玄譚意自真筆底青山堪寄老囊間寳劍未爲貧懸知別後遥相憶江草江花入夢頻

寄謝李廉訪題仁文書院

西山疑望聳岩嶤憲府中開爽氣摇歷亂鵷鸞隨綵筆蹁躚鳳翥下青霄河濱豈合當題品院宇真看動斗杓千載蚌膽從此始况堪棠蔭見文饒李文饒唐代名臣有文饒集行于世

七言絕句

題陽明先生像六首

登壇濟濟說良知不着絲毫更數誰拋却語言諸伎倆日星千古自昭垂

羣賢列聖無它語惟一惟精只此中臘底雪消山盡處柴門夜夜領春風

辛苦平生幾問津遅回岐路倍傷神于今識得先

生面野草閒花一樣春

吾心宇宙有同然却道金谿是學禪不是先生勤指點誰令吾道日中天

吾鄉先輩盛流傳疑信相參苦未堅踏破草鞋無覓處始知吾道有真詮

人疑此道大圓通規矩方圓妙不窮效地法天無兩事員神方知總吾宗

仁文席上有破疑者

斯道天開萬象陳根荄枝葉總吾真諸君欲問傳

心者請聽街前擊窕人

自警二首

收斂精神入太虛終朝兀兀總如愚老來不識原頭路只恐青山也咲予

今朝不知明朝事肯效人間壽者癡若要了時卽便了乾坤伶俐幾男兒

送龍巒海侍御之秦二首

秦川自古帝王州此日乘驄亦壯遊莫道匈奴今遠避黃沙莽莽使人愁

三月鶯花江上行胡兒萬馬自逢迎驪歌不唱陽關曲鷺水悠悠萬里情

龍華寺舊[illegible]遊處也歸來不覺憮然輒成四絕情見于辭特自都句聚歸

十年不到龍華寺歸臥山僧舊草亭笑予漂泊西南久消得楞嚴幾卷經

眼前事業豈爲眞世上浮名幾誤人寄語芸窻年少者莫將章句送青春

當年碣石謁天友白雪冷冷一代才長望青霄人去遠孤身獨遶法王臺

擬向山中學耦畊歸來猶自急王程莫將猿鶴移文誚須鑒當年報主情

范民部持冊索別仁卿予於仁卿非燕游之好故其行也以規仁卿其有意乎

贈唐仁卿 仁卿以彈王陽明先生祀事被謫

知君試政數年前把臂金陵豈偶然此別應須各努力莫將閒語負前賢

千聖相傳只此心夫君何事外頭尋雷風霽雨無

非教休向沙頭只漫吟

誰道文編是學陳陳王學脈定誰眞停軺如過江門里碧玉樓前春草新 君有白沙文編故云

贈謝磐谷山人 山人係蕭州人年八十餘足馬入鄒門講學其祖父四世受業於諸君子

稜稜手骨自天成老向長安覓友生座上不須彈法指庭前菉竹已同聲

堪憐四世老箕裘白髮蕭蕭亦壯遊塵世相看成獨往幾人端不爲身謀

馬上吟

時逢閒處練元神過眼浮榮未是真雨散雲消渾不礙山河大地露全身

忘思忘慮意閒閒莫道風塵老客顏獨往獨來無一事垂鞭馬首看西山

出都門謾吟

蕭蕭行李去匆匆人擬前身是晦翁還少當年十二考氷壺秋月此心同

平生蹤跡使人疑一片丹心祇自知雪攪長空人語少且攜妻子共流離

自咲逢迎百不能人閒好漢亦相憎萍蹤到處會飄泊遊宦恰如行脚僧

謾吟六首

浮雲抉破青天開撒手玄崖萬丈臺悟後渾然無一事無修原自有修來

廿年蹤跡過窮途到處人閒費淚呼今日猛然無可道不妨人笑是癡愚

無古無今無顯微千年賢聖竟同歸庭前草色青青長未許人閒說是非

腰閒三尺龍泉劒付與人閒斬葛藤未斷葛藤紛淚語須知斯道在人弘

紛紛譚道何多岐道聽途聞也自欺縱說良知無覔處誰知吾道在希夷

有意搜尋終道遠安排着意亦成魔魚龍高臥澄渾徹莫以無風更起波

薛欽宇督學楚中

翩翩文彩邁時流擁傳俄看出帝州大別山前春色滿還誰同眺岳陽樓

濂溪溪上草綢繆月色嚴光逈不侔寂莫河東風詠後沅蘭湘芷憶前修

俞定所同年赴大名道

久別相看慰所思送君惟有淚臨岐黃沙莽莽無窮意不爲尊前感別離

赤水玄珠何處尋覔來大地悉黃金金陵紫塞迢迢道碧海青天夜夜心

揚如石任仁堂

巨海浮漚浪得身還誰一竅見天眞東風吹動江門樹一夜寒花遍地新

蕭條陋巷可希顏今古何人解訂頑爲語故人楊伯子工夫只在舞雩間

示宇初同年

浮雲不礙水中天翠竹亭亭大士禪江上漁翁高臥穩隨風吹去渡頭船

天池寺次陽明先生韻

嵯峨峭壁有高臺太乙誰將混沌開見說遠公曾

說法空中紛墜雨花來

問道山僧誰是主山僧指點空中取空中無相亦無色龍過山頭行落雨

是處青山能作主年來無住亦無取瓊漿一掬正泠泠飜手爲雲覆手雨

趺坐凌空並鳥宿雷聲隱隱來東麓須臾雨散銀河淨月滿巖頭雲滿屋

友有以居間事謁者作此示之

四壁蕭然未是貧清齋聊寄水雲身請君試看巖前鶴刷羽千峰有半塵

嶺外桃花深幾許庭前松竹自青青江頭幾遇紉蘭者也向漁翁詠獨醒

和周吏部海門公韻

記得瀕行倒玉卮春風繫纜已多時別來幾度增惆悵只向人前說項斯

文水縈回遶故城幾呼漁父盍同傾醉來搔首忘機事獨上岡頭看月明

璧間時挂不絃琴風度泠泠萬古心我欲一彈山

水調卻嫌人擬大高深

閑眠飽食只尋常不用人間費忖量欲向虛空彈一指卻疑傀儡似登場

紛紛異說總縱橫春到園林萬木生簷角風傳天籟處有聲誰聽到無聲

每臨秋水情偏淡興攬千山跡不孤欲贈夫君難寄取臨風倍覺一言無

江門漁父老漁磯筍蕨山中生事微莫道小臣忘報 主春風時舞芰荷衣

丁酉元旦口占

春色先苞映太玄梅花吾意共相傳年來心事渾如水也共兒童逐世緣

沈慎菴父母雪中赴瀧岡書院投贈

春風堂下集諸生一日能開萬古盟莫道壺漿迎父老千山飛雪逐行旌 是日大雪

文昌諸友共集投贈

爾鄉先輩著千秋動帛名高第一流俎豆堂開如在日願將忠孝答前修

偶懷簡瀧岡同社

瀧水瀧岡天下奇翠微深處竟誰知我來欲傍漁翁宿鷗鷺閒隨釣艇移

題焚香圖

先生檢點已多年不待焚香始告虔却笑紛紛欺暗室猶將底事賴蒼天

題枯木圖

鐵幹銅柯聳碧霄凌霜傲雪過前朝生來不是嬌頭柳恥向東風舞細腰

偶吟

塵埋寶鏡已多年一旦光輝徹萬千不是主人勤拂拭淤泥那得吐青蓮

當年我愛薛夫子日日焚香可告天復性功深濂洛秘誰云書録是言詮

流水何曾與物爭只緣造物忌高名閑觀世態心如水幾爲浮名誤此生

避世無難涉世難人情反覆幾波瀾從今卷却絲綸手不着羊裘不釣竿

信斯軒偶似曾文螺

鏗然含瑟春風裡弄月吟歸得我情千載眞傳誰會得好將一唯振家聲

紫極觀夢先太安人

夜闌紫極雲深處夢裡分明見母顏起聽簷雞催曙色兩行血淚對青山

偶占與廖紹松

蹔借禪林一夜眠悠悠細雨到牕前空門即在人間世泥吐蓮花色更鮮

予獨宿太平山房果清上人遠顧云欲復歸宗寺予再三難之渠心甚堅予熟察其願力學力必有合也漫書三絕贈之

踏破匡廬百萬重不知何處是歸宗堂開可結東林社來聽閒黎半夜鐘

我向青山學懶慵君還古寺振高蹤他年法雨諸天集驚起潭中久臥龍

寶地久無獅子吼野狐時復出蒿萊回看佛骨青霄上照徹寒山萬劫灰

同虞汝薇遊太雲寺

僧依水竹情偏寂客到空庭念亦休爾我相看無片語心隨明月大江流

再游靈谷寺時鄧定宇少宰孟蓮渚通參楊止菴符卿同游

題詩曾記昔年游一別俄看已十秋松檜參天人境靜會心無語萬緣休

寺在鍾陵最僻處千年香火誌公開無心更覓空王法何日吟詩此再來

題無學卷兼柬三懷上人時同寓匡廬

見說棲霞曾辭世忽聞飛錫在匡廬非生非死應須識莫向巖頭又著書

持經爲母到西臺五兩風輕一篷開月照蒲團猿鶴靜好騎白鹿再歸來

乞歸久作青山主飽食閒眠學懶慵春來準擬巖前臥瀑布還當第幾峰

柳渠翁與先大夫雙崖公爲儒連蹇世皆笑之而二老自喜今後人猶世儒業不廢誰謂儒可笑哉惟賢世兄過我感今追昔口

占奉易

與君數世是通家仁厚詩書澤未涯天意茫茫那可問相逢且自惜年華

藍生擴之常慮予召毀故作此解之

一入雲山百念輕蒲團坐破覓無生碧潭深處藏名好縱是孤寒夢亦清

看來萬事羽毛輕氷玉泠泠出世情不逐衆生留口業祗將心事托神明

怪得叔孫毁仲尼憂心悄悄亦何爲死生進退
忘却無恙青天祗自知
人間毁譽尋常耳定脚江門我最真千古真人千
古眼尭仁跖恭總纖塵

黄儀部庭翠

江頭繫艇苦句餘無奈前旌望竟虚春鳥嚶嚶春
水綠與君相見更何如
君依珠斗侍明君我傍巖頭領白雲心境纖毫原
不二年年風月自平分

懶慵高臥釣臺深白鶴飛鳴遁好音無限心情難
寄語獨將長嘯振空林
年來白業事如何駒隙光陰荏苒過莫道心齋無
箇事懸崖險峻誤人多

贈梁紹東書士

問君能不繪予心只在青天月下尋莫怪病骸還
偎塞試看野鶴在松林
蓮花綽約淤泥裡肯逐東風逞豔姿外直中通元
不染漫將彩筆寄予思

觀音岩

觀音妙相原非相洞裏觀音不是真若向此中參
得透觀音處處現全身

文江八景

壘潭澄鏡

潭水澄澄清且沚心源不動湛如水一波才動萬
波隨觀象吾今悟至理

弢峰卓筆

峰頭有筆大如椽一掃東南半壁天縱倒銀河題

不盡時噓灝氣欲凌烟

仁山擁翠

仁山萬仞揷芙蓉中有高人伴赤松我欲從之不
可得它年結屋最高峰

宇水拖藍

風行水上宇如雲秀擷千山韻不羣豈是地靈呈
象數故開寶篆兆人文

金灘春漲

春來江上鵓鴣鳴夜雨蕭蕭卷浪聲無限中流頻

擊楫和風相送片帆輕

劒石晴雲

當年劈石自天成秀削芙蓉夾岸明雲護風雷時作吼中宵隱隱似龍鳴

白沙晚照

水碧沙明兩岸分斜陽摧照麗江濆山頭倍有松楸暮風送漁歌不忍聞

桐江夜月

桐江江上水悠悠一派青山天際浮最是無情深

夜月相看不盡古今愁

胡瑞之廉憲過訪

十年抱病臥柴門過我頻煩使者軒道在不須論出處坐穿木榻久忘言

別無念禪師

廿年白下憶相逢爾自西兮我自東神劒元來終會合夜看斗氣貫長虹

穩把漁竿坐釣磯咯然不辯是和非問予消息尋常事且向山中飽蕨薇

半生皮骨走紅塵回首楊朱倍愴神老去垂髫今巳晚出門有路卽通津

歸來兀兀坐空山耦斷絲連意未閒夜半天風吹鐵甕千門萬戶破重關

客有繪無念禪師像者戲贈二絕

誰寫雲烟枯木容觀來箇箇呼無念我知無念元無相想是靈光常現見

金陵過我嘴巴巴于今老去寂無譁持珠合口銜

頭坐拍手兒童呼佛爺

勉明卿

明卿始以孝旌旣而以忌者抑不知抑所以旌也

古來操行畏人知丘壑藏蹤正所宜男兒無限平生事炯炯良心敢自欺

遊青原翠屏

翠屏千古自嶙峋此日來游意獨親忽聽歌聲林木起始知天地屬閒身

謁文山先生事有懷

宋室不少冠裳輩落日中原獨見公千古首陽人
易得不禁淸淚灑蒼穹
從來忠孝苦勞生慷慨艱虞意不平怪得風雷時
作吼知公深意屬　皇明
先生靈氣竟何之湛湛靑天星斗垂瞻拜無窮千
古思幾人端不愧鬚眉
宋室諸儒隆盛日紛持門戶競譚天斯文元氣非
公在縱是淸譚亦惘然

別吳自靚

高懸明月照迷塗老去悠悠豈丈夫此日揮戈猶
未晚相期莫負舊頭顱

別江汝修

學道之人莫厭貧懸崖峭壁可藏身當年洙泗傳
心者竟屬簞瓢陋巷人

別新安友人幷柬徐魯源太常

處處梅花放早春十分春色倍宜人歸驄馬上嘗
聲好莫向江頭再問津
扁舟何日度蘭陰兩地悠悠共此心欲採瑤華難
寄語高山流水幾知音

鄒子願學集卷之一終

鄒子願學集卷之二

吉州鄒元標爾瞻父著
東越年弟周汝登編訂
同郡後學郭一鶚
龍遇奇校梓

書上

上朱金翁

竊常論相天下者事業不在既拜之後而在未拜之先何者其道貴先自重也自重而後人重之近

時不無因依於人而始進勢不無所因依則雖有炳煌之業其誰與我吾師身雖未進而得自重之道今雖不相又何慽焉且近時風俗愈下而議論横溢太阿倒置而機漸內移無論其尤者卽一美事而甲可乙否以小人之心揣君子之腹道旁之議何事無之卽一端士而朝夷暮蹠以忌妒之心肆不根之謗萋菲之口何人無之此最今所當寒心者人心至此極矣握世道者譬之撑巨筏洪濤中亦戞戞乎難哉邇之風恬浪息利涉大川天其有意我師乎惟自重以待不肖又聞士君子齊三才靈萬物匪堇堇以爵位自表見也陳剩夫胡敬齋彼一布衣也而千秋不磨師以正學示我弟子則師之所貽與弟子之所企期者又奚論相不相也友道相知不爲貌言矧不肖於師何如惟師督誨之

謝蕭兌嵎

大都不肖之學務在自信自得夫依人譚說非中藏之珍也隨人脚跟非堅貞之守也元標寧甘遯

世不敢附會以自欺寧守固窮不敢波流以逐世此則不肖任與學者如此

啓鄧定宇

世綱淪廢極矣匪有至人難語至學匪有至學亦難與至道歸根以靜太史公養邃矣至道非公疑而誰

其二

白雲居士金帶懸腰我本無心富貴怎奈富貴偎人莊定山老翰家樓三十年赴部補官李西崖閣

老曰定山衙門出色人物當優之丘仲深曰我不知所謂定山也仍補南郎中丘又曰引天下士叛君父者此人倪文毅復計之先朝號稱隆盛特如此羅文恭晚年私與門人曰官家以國師禮處我我當一出乃嚴分宜徒每得文恭書把翰回環曰達夫達夫老夫不曾用得你巳又曰名高了嘉靖時如此章文懿數起不赴國師必赴文懿官雖尊然半生國學稍有施爲餘不過大官中夜思量君父之義文懿必有怛然不自安者毛義亦是不聞

道的人細想他色喜眞是不慮而知的眞性不肯先年以出處之義商之諸老及先生與念兒僉云當出弟亦以老慈年高七十餘乘時得沾一命人子心稍慰遂無復留滯即播弄不悔今亦甚喜白雲菽水駢背戍時所得良多太君年八十餘書勅相將江魚竹笋進則撫鐸歸則戲綵何所不得惟先生圖之熟計之清靜之士特優於躁進者若能德正中大人則有聞不加不損知性者出處視之一也惟有以教我是祝

東友人

吾鄉學問極能纏縛英豪三尺豎兒口能談陽明問其所以爲陽明白頭不知也言及此令人厭甚吾兄直當擺脫諸陳言舊見直求自得苟能自得毋羨可采剟先正乎未能自得孔孟且不信剟陽明乎眞正大英雄决不隨人口吻决不隨人脚跟至於學問中一段機權詭譎之術先賢决無此家法弟初年隨人術中不覺近始識破未得其學先

得其術如入千層囹圄永無卭首之期此古今學術所繇分也吾兄以弟言爲然乎吾輩千態萬狀有過失不妨使人看破惟是遮護不可有耳

復羊嵩原侍御

吾儕樹立乾坤全在此學學術既明如滄溟之無所不容不然濤瀹皆盈縱有微長亦如服烏頭毒終有時發也丈在案牘中無非學術拋却尋春之說則似學有方所矣烏臺之職在振風紀邇年政尚操切民其若焦存寬大弘博之意是即所以振風紀也且丈手稜整峻一望巳儼然可畏即恩如

春盲下吏罔不奉法矣

答方鳳軒民部

近世之士卑者亡足論卽高明者亦有任看處行者未聞道故也足下來云肩頭要樹得起脚跟要站得定口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淨弟則以爲只在一處作功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個心心腸一淨肩頭自樹脚跟自定言語自定孟軻氏曰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之謂矣不然千泒萬路應酧之所撼震亡窮而功夫之所料

理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乎此集義義襲之所由分惟足下教之弟入長安亦已三月在稠人中不善作便佞趨承之狀衆皆木石視之又其下佻雠視之矣弟恬不以爲意時而用我必竭盡駑力以答清朝時不用我芒鞵簑笠匡廬彭蠡何處不投足也獨弟見今時士氣太卑無論大關係大節目閃爍萬狀卽纖若毛髮色動神疲國家氣運全係此輩今若此殊可憫心

答顔泉翁

維持正學與充塞正氣原無分別夫學而無益於世則玄虛之譚也氣而不本之學則血氣之剛也吾輩學無可見見之於事事無可考反之於心世豈有扶正學者而無正氣耶亦豈有正氣者而無正學耶太山巖巖歷陳仁義所如不合浩然不屈孟氏之正氣孟氏之學也一生歷朝不滿期年患難死生講而不輟晦翁之正氣晦翁之學也使當時謂孟子朱子而不足以維持正學則三尺童子所不信矣古人身任天下之重無一事可少而今

人視事有躱閃者必其學之未有至也翁以爲何如

答羅近溪

不肖年來亦漸有路妄謂此學一得卽得不得卽終身不得夫所謂卽得者非影響襲取先儒所謂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之謂也吾學貫通矣直是與天地同流廓然無涯更復何物可以易此先生以爲然否望裁教之

答李見羅

不肖自總角時誓此心無愧天日卽觸染性回首提撕卽得本心自有志大人之學妄謂此心無愧卽是當下聖人此心牽絆縱譚王說伯如拖泥帶水永無叩首之期故常於獨知處人雖不知已獨知之不謂翁一見而洞燭不肖之肺肝也雖然行百里者半九十所恃以夾持箴規恃有翁在不肖亦不敢不勉焉以無負此生以無負台教耳

其二

邇來正人頗難用世然正人亦不必於盡用吾學

苟明吾心無愧卽終身泉寶吾丗也所願先生以身任斯文之重攻之者愈堅而執之者愈力繼往開來舍此更無功課

其三

老先生眠食自愛

皇仁如天必不使老勳臣抱向隅之泣正法眼藏正當此時尋繹出而一爲千古吐氣吾道有遭乎

萬里寄心

答文谷宗兄

弟竊觀士君子在仕途君子有君子病小人有小人病小人病在卑汚或乘機而射利或與時而競進此如面上之瘢有口者見之君子之病病在高明如澡躬自持過於刻厲則汚者忌中立不倚過於激昂則懦者慙且人情之遲速異宜強之以不堪則過天理之隆殺異宜責之以大難則甚此皆高明之士所自以爲是者猶人骨之瘡非有國手鮮克用瘳丈得無類君子之病歟一或類是今日正動心忍性之地衰多益寡之時未必非丈之助

而弟之所深慶也聖人於知及仁守猶曰動必以禮則聖人經世之猷槩可識矣敢以是與丈共勗焉弟性資愚魯自登仕籍荏幾十年而貶而謫十居其九竊嘗沉潛磨勘自知病根種種前之云云者正欲揭病根祈丈之不病以藥我之病病也若謂屢經多難解安心誠愧之矣

其二

門下抱玄黄之學具千古之眼往往以不可抑之氣爲世厭日林棲數年果浩然獨存耶亦返之恬

淡寂莫之鄉耶恬淡者道之都宅而三才之樞紐也元公提衡有宋無欲二字即恬淡之義願與門下共鏡之不肖在家別無伎倆惟從困衡中煞於此學稍有入處非復往者襲別藏以爲已珍誇都市以爲家寶可進亦可退可抑亦可伸而世山鬼挾伎倆以撓山僧者亦大駭矣苟此志之無忤誓將奉以終身

答尤鑑峯民部

兄前來中意大都嫉世之虛談而害道者夫虛談者世間儘有總之實學者鮮不足以轉移之若實學者多則虛者自消孔門一時仁賢彙集豈皆顏曾之徒惟在涵養而薰陶之故人才濟濟兄只當於自已身上整頓起來世之種種自欺者亦自有所覩感而興起也學問固以躬行爲是然未可便以躬行是頭腦若以躬行爲頭腦不知所行者何事如行孝所以行孝者何物行忠所以行忠者何物今人激昂慷慨外沽忠直之名而中藏惡垢有許多在果可謂行忠耶即此一事餘可類推孟子

曰行不著不著處便謂之不知道不然行足矣何以曰不著又何以曰不知道聖賢言亦不可不玩味之也兄云人之求爲聖賢如人之求却病延年必質之盧扁考之素問等書然弟意竊謂病必有根善醫者必察其病之所自來若不惟其根之求而惟其標之治旋治旋發扁鵲無爲也世無良吏總之緣上無良觀察上無良觀察緣上無激勸人才之實兄來教眞切大都風俗愈下滔滔江河挽之不止同志者亦畧救得一二分便是好手段吾兄志眞才高不可不任其責也集事以才成事以志志立學則爲眞儒治則爲良吏願與兄共勉之

東吳安節

弟在患難中於近世講學脚跟不能無感總之發根未眞徒逐人講說故不得不因世變爲盛衰覩宋儒精神爲分相遠願與兄發憤矢心寧爲眞小人無爲僞道學須從隱微處鞫審無令查滓未盡不患不到光大地步也

共二

弟年來知臺下功深志篤無從請教今天幸請正有日待仙舟過文江時弟掃徑奉迓爲萬古之盟荆川先生二語正此老稿藤處山中念念不放過此從念盤桓者居官事事不放過此從事料理者是則心事俱是非則心事俱非此須覿面商量廼可耳

其三

舟中相對自與孟我彊鄧文潔相友後今日重見之海內於此學心心念念須臾不舍如臺下者不

多得薛文清是樸實路頭從此學決不誤事久之灑然處則一而已弟年來深山寡侶常認無分別處即學日以咲譚親俗子爲事非知此學路頭者決不開口然自省畢竟是討便宜心腸自與臺下别後又自有入處乃知學問無盡友眞不可不會也山中去撫州數日敬持一書代候臨書綣切

其四

青去數日即得手教謂神相感非耶臺下若果再照白鷺青原弟當負琴前驅何止掃石蓮洞片石待耶寡欲之說昔文潔數數勗弟至人之言不約而同佩服佩服雖然此義甚細若以世間行言欲則又易見矣何如今年新中諸君逢人感臺下德愛乃知善教得民心如是附聞文潔集成乞多賜數冊諸同志索之者多也此老學問甚渾深即文亦高厚惟同志者知之耳

答吕新吾少司冦

老兄家食時弟胸中屈指海內同心至中州首必新吾先生恨無由一請正耳茲幸同舍覩老兄精

神凝定氣象端嚴心服曰眞有道君子也已在公會聽雖促膝片晌然老兄意旨總能窺其一二晚復承過我亹亹辯論弟言雖激自謂未嘗有過老兄安得有一過耶而自署三過弟不敢以爲然長空皎潔自生障礙耳老兄終日省過弟竊謂吾儒之學有大頭腦頭腦既定譬之大將威望有素小小奸宄亦自滅息若終日過上盤桓是破屋止賊滅於東而生於西終不能禦賊枉費精神耳過因過也省過者又誰也識此而道思過半矣老兄恐

弟高明之資易於豪雄超脫之識樂於徑頓意氏
良厚未復云明善先於誠身知止後於能得正恐
弟愚見夫曰知止止者何物曰明善明者何事必
未有從事枝葉終日牽纏而曰知曰明也釋氏諸
書弟亦未嘗泛觀然其語未易道陸子陽明白沙
三先生弟方奉之爲指南老兄欲弟束之高閣是
欲弟適越而北轅也不敢聞命三先生書商量處
頗有而欲棄之弟不得其故老兄夜云極喜明道
周濂溪先生書弟竊謂三先生直接列聖之統而

與周程比肩者也若於三先生未信必其於周程
未深信耳老兄思之弟自幼時不知者目之爲清
狂之士既登第後人目之爲氣節之士然弟蚤夜
惶愧不敢自以爲是者誠有見於道無窮性無窮
故耳往年終日紀過終日書學正與省心紀相類
也復有南皐日程敢以呈覽弟雖愚鈍必不敢視
此身爲贅疣而慢不加檢顧弟所檢者與時人不
相似葢不在粧點間者鄉中問省傷楮札難悉也
我疆兄之學弟竊謂北方之學未能或之先至內

方之學亦莫有過之者老兄不妨細細切磋他日
知弟言不虛也吾儕路頭不妨不同惟此志亘乎
萬古則不容不同弟後生小子何見何聞辱老兄
教愛不得不披肝以聞諸圖冊謹領外具記一通
疏一通請教并新刻三種仝上塵老兄終教之正
來草歸得無又謂弟紀過薄乎統希再示

其二

寄到呻吟語畧一冊如獲面承大學無窮盡欲書
之卽罄南山之竹不足悉其蘊奧惟於無可著言

處煞有理會始信六經皆我註腳真所謂塵編一
字無也不知門下能徹地信此一步否弟初擬春
初乞歸不謂量移不允跡涉怨望優游雲司收斂
恬淡實見得無可怨尤者在非勉而能之也何時
得同門下一共淬礪念之念之

其三

山西之書曾拜於家以南都人寄至遲亦無便使
脩謝未幾覩丈人爲中執法矣弟深爲社稷慶幸
亡何覩邸報有彈射呻吟語畧弟不覺呀然大笑

夫呂先生之所殫精繼往開來者在此而乃爲廿年老友所借口昔宋氏諸老亦曾有此書不患不傳之古今矣旣覩丈無一字辯駁又服呂先生之定昔日當呻吟今日不當呻吟此俱有天則惜乎呂先生不明告此義於朝以開其竅也今世士習眩惑極矣昔爲鑽穴則又跳而之乎此如鬼如蜮不可方物由當事者一様葫蘆故士巧有所避後有所覬丈其知之乎人品眞識屈指可數丈須大開胸襟勿爲世界所惑也至囑至囑

其四

違教日久讀丈疏可泣鬼神聞誣丈事令人膽寒竊竒饕餮之徒不相容于朝則可廼欲爲人以家族之慨此等心術鬼神有知寧食其餘念之可爲髮豎目裂吾輩所可自信者惟天理二字人力終不能勝天也丈幸自寛常思與丈相處丈若謂弟不善藏身以沉蓄厚德如丈今亦遭此此俱可付之一遇矣孟叔龍往其餘稿幸一收拾之鄧定宇先生辭世天地閉賢人隱今不但隱矣念之可爲世運扼腕想丈同此懷抱也昔士不得志於朝則山林而已今山林何如境象惴惴然惟祖宗墳宅是懼所至愁慼卽高臥得乎如弟連遭先母先妻之變百苦醆心兩鬢已斑以心知如丈不得一把臂開顏毎南望中州令人神逞因夏邑敝同年會兄便附布鄙况書不盡苦情萬一也不盡

答趙心堂中丞

學之不明於世久矣卑者墮落聲色利達固無足辯卽高者搏空捫籥觸處成障如先生彼已無礙

此非幾無我之學者能之乎雖然其幾始於無欲無欲則明明則公公則溥公溥視人猶已無復窒礙之患矣元標初擬先生學雖力踐然一意潛藏恐於斯世斯民痌瘝不甚關切今試之何如禹稷思天下饑溺猶已饑溺孔孟遑遑成已成物此眞無礙之學不然恐流於世之所謂無礙者其於吾儒似稍間先生以爲然否

柬周山泉總漕

近時以情識爲仁體豈但非仁體卽亦非眞情識

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以丈夫作妾婦態可羞也願先生特行一意無使隻眼者窺我德不孤必有隣何必混混逐逐而後稱仁恕也不肖近在桥皋磨勘先天一步之說無可言說有可言說者皆後天時事若涉教門卽道路不同然不害其為一總在發根處要皜皜潔白若根緣不潔白到老迄無成功肖氣疑根卽聖賢不能無一眞百眞一不眞百不眞不可不辨

其二

少宰歸來麟閣生色然察此裏有加損否朝堂更鼎轉眼滄桑人生飄萍孰為不變嗟乎孰染世味動附儒流此今學者之大病也我輩安敢不勉不肖竊窺神明臨爾眞是可畏纖毫未淨無少隱匿道心濃魔軍長從古然矣我輩可不嚴愼

答金存菴少司寇

蓋嘗慨道之明顯莫盛於今之世而學之不甚取信於人亦莫盛於今之世下焉者固無足論而高明者憑其意識揣摩彷彿成章無復體認深力故

其入人也不深讀日錄種種心得井井有條昔人謂繭絲牛毛良工心獨苦今於老先生見之矣欽服欽服不肖總角妄意先哲銳意向往初入仕途年少氣盛自干用罔講處荒塞良心不死頗加磨勘孤陋無侶自謂有得及出而涉世故吾猶在根淺易提頃復歸家幸初志不墜覺此學眞如菽粟布帛甚於水火恨未能坐春風聽法誨耳

答周友山司農

宇宙雖廣同心之士寥寥無幾奚以面不面為親疎爲間亦有號為同心者然發根隱微查滓未盡千古之下猶可窺覘矧生同時乎若先生則固挺然南服者也長安傾對半朝別來不勝企想先生之學豈非所謂千萬人吾往者歟夫學貴直入直入千蹊萬途總屬囊括而實無纖毫之不盡也雖然能信實難來教肖氣疑根時相擾病良是良是先正云大疑則大進小疑則小進不但信為功德毋疑亦指迷之津疑亦未可少者惟是性氣從有生來消磨不盡孟氏之巖巖程伊川之稜角朱晦

翁之屢爲人攻總之習氣未了别吾輩乎惟是不肯覺吾輩學不長進只緣精神有滲漏處井下全力終難廓徹不肖近一切抹搬願終身請事惟先生廸我於成過必告善必聞是千萬古知己不肖敢不奉以爲指南望之望之

答陳心谷中丞

先年曾貢蕘語請質退而自愧狂誕已而思臺下端人也休休者也容人盡言者也必不以我爲迂爲誕茲奉鼎翰洋洋若將誘不肖盡言而惟恐其

言之不盡令人領服奚勝細繹玄旨臺下已闖聖學之窔而卓然先立其大前所瞽陳者是何異捧土而塞河也雖然臺下示我以聖學之鵠不肖有俗學請質諸前臺下云其功在勿忘勿助而吃緊在慎獨元標嘗用勿忘勿助之功矣勿忘勿助在持志而養氣一日忽悟曰暴氣固不是而持志亦未爲全是夫志即心之神也神無方而易無體非如一物拘拘然執之爲已有也故惟恐其忘者非眞忘也若眞忘則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忘雖忘

而未嘗忘也元標亦嘗用慎獨之功矣以獨爲在心從而反求諸心盤桓數年猶自浩灃逾年來始知獨非內也心意知慮罔獨也而鳶飛魚躍亦獨也戒慎恐懼慎也而優游涵泳亦慎也兀坐一室之內慎獨也即兵戈搶攘千萬人吾往亦此慎獨也而庶幾孔門慎獨之旨雖然元標成其頰舌銑若臺下恂恂躬行之爲愈乎然元標亦不敢不勉矣臺下徵色發聲察言觀色之語此自聖門視履考祥家法前不肖所陳者蓋見今世風會日流忌

嫉成風鄉評不足據而官聲不足以徵故常謂士君子眞有掀翻宇宙之思自信自考雖一國非之不顧也天下非之不顧也蓋若有懲於今之時而不覺其言之過激耳望臺下終裁之

其二

不肖常云吾儕心腸直要建諸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百世若必以當時口吻驗自已得失恐諧俗者多調停而凌特者多拂逆亦將以是爲準乎望老公祖自信老公祖身係一方重鎮其不能無冗

無滯無窒者其跡也而實無冗無滯無窒者其體也本體自如不動不搖未可便謂之遂心若必以是為遂心則孔孟之汲汲皇皇周公三吐哺三握髮其冗且滯如此可謂之遂心乎惟是邇來虛文勝而實意衰議論繁而成功尠此在老公祖所深痛也當此頹靡之日靜以制動簡以御煩和而勿倡亦足以少濟望老公祖教之

上朱鑑翁師

門生回思年華忽明年四十矣往摳趨函丈時英

氣勃勃今伎倆已盡木落天空無能光衍師訓中夜慚惶惟是不染不取克遵矩矱此生誓不敢負我師也夫學道發志易耐久難苟能耐久精神與聖賢相為揖讓語云不變塞焉強哉矯有味哉言之也學誠有得用世而非強世愛物而無尤物古聖賢無不可處之人無不可仕之國有一毫憤世意在與道較遠師其以為然否

其二

不肖竊惟人在世法門料理功夫有蹤有咨惟從了心處印證無有歇空時南中舊遊多為大貴人惟王洪陽道氣相為煦沫奈此君夫為醉翁主人今亦甚寥寥有道心者有道態有世心者有俗態此不足異也承師問及敢以此復若不肖半生經歷功案頗有萬邦陳於前聽之而已師與為老先生昕夕聚首亦一時間氣願師徹明心體無泥經書無參意見此處得有轉身地便是了心時願師無二心可也

其三

自師入都曾兩奉書一自鄧定老一自敝邑劉上舍不知何時先後入覽獻歲元旦祝師萬福今年師奏最計在四月間良足欣悅願師收心內觀得再生世兄一二人此門生祝師者如此學不可執見夫子焉不學一執見所入便有限性海無窮經刼難明於離意誠思想處容容參印殊覺見之不可執也焦從吾周友山楊復所劉明白師與之朝夕必有心得望以教門生門生年華老大師恩未報惟徹明心地一事止報師門萬一不敢退惰師

特加鞭勉茫茫宇宙眞志眞行至虚至謙願矢此
於吾師終身世間行未足賞師聽也

答顔冲宇侍御

不肯於此學煞有入處不作疑不起障此不肯實
得力處安得就正我翁世道茫茫同心者寡高官
者自恥至尊無對卑小者以富貴利達爲卑不肖
誓奉此志終身無改有便幸督我於成先覺之責
斷不容諉不肖能受大爐錘也

柬徐魯源太常

學之不明久矣言孔者率本於二氏元標自綰髮
來聞江門餘姚之旨尊如蓍蔡近頗不能無疑焉
餘姚直指良知其說晝一而江門之說則緜矣語
錄中禪伯偈語時時備陳此蓋由方外而超然自
得者就其中以無念爲宗與聖人老安少懷之旨
亦自懸隔何者彼所謂宗者猶未免有意之也聖
人則無意無必無固無我曷知有宗而未嘗不宗
也由之忘物回之忘者其所謂忘與今人之規規
焉以聲色名勢爲物以好爲人師爲已則又遠矣
先生既已窺無念之路愚意曷不以孔氏之仁爲
宗斯眞正孔氏家法何如雖然江門精神如僊鶴
摶空飄飄然不可得而羈囿仰而思之吾師也焉
敢緩頰元標學未成章而隨人口吻則吾豈敢

其二

來教云久乏良友則意孤不假提醒則緣境逢人
勢利則好遁習有重墜則難反其意與文成同一
懇惻敢不欽服雖然先生云覺惟此性無窮無染
無累無伐夫覺矣則居斗室而不爲寂應百折而

不屢遷處匹夫匹婦而不爲少處王公大人而不
爲貴洞三光齊萬有皆是物也

答宋都憲桐岡

大學之爲世諱久矣自非獨往之士誰肯以身任
之又誰肯以身發揮之讀往製良工苦心眞爲獨
得學在得悟得悟則忠恕卽一貫也明德明此親
民親此更無他岐不肖居鄉惟此一味功課

答鍾文陛侍御

大學非可以意氣承當非可以知識揣摩日推月

握自有光融要難以言傳也

答楊貫齋方伯

大學貴有要得要則一齊俱了如明道定性識仁二書千古樣子示學者作聖階梯二程諸書似太少愚意當於二程語錄內增入不知高見以爲然否弟數年棲身閒地於此學頗有入處學須從自己磨練默識出來乃爲自得乃爲深造一切從聞見從意想得者終是勦說

答丁勺原叅知

學在得悟終日講說還是畫餅終日躬行還是添足然欲入悟須從收斂退藏入語云收斂退藏乃見性情之實收斂退藏不是將形跡做假模樣夜半而起見得此身種種濃釅計較滿身過惡方才有虛受境象出來此收斂退藏入路也人年四十譬牽居年者愈入愈近思及此少年盛氣伎倆一切抛撇

答史忠嶼比部

學問與政事原無兩事以爲有兩事者自生障礙如文移迎送皆是實學隨事於人有濟隨各官於彼有省發此是眞學若舍却諸事别去尋道理孔孟復生亦無能爲丈試察之弟近在寒寂中看民生不遂只是吏治不精吏治不精上課吏治或以交情或以鄉曲或喜其逢迎一點虛靈遂爲其所蔽而不覺故貽害於人長且遠丈於此等處切勿放過考人所以自考也

答李心湖儀部

夫道無鉅細學無精麤眞脩眞學慥慥皜皜此是

終身依據

柬馮文所督學

來教云任事有休任仁無休之語具審近來體認實功但不佞意分事與仁爲二者世儒之見也夫事即仁也仁外無事事外無仁任事者無休任仁者則有休不休不足以爲仁易曰休復吉此不佞年來麤入處幸出與東溟丈正之

答蕭漢顛太守

翰教云非我者不難于破而難於絕在我者不難

於覺而難於完非實研究延褢何能爲此語不肖久從先輩浪習無所得年來從百死一生中探究實有見於萬物皆我之旨夫有見於萬物皆我本無可破可絕亦無可完可嫌可取願老丈細究深信無落二見幸甚移風易俗儒者常譚然我惟因之則可順之亦可無故取斯人而日忿疾之整斧之是驅馬而燒之刻之也

答王豐輿方伯

教云須當下受用打成一片方爲實證實悟夫所

謂打成一片者非强而合之以已合彼之謂孟氏曰仁也者人也又曰形色天性也識得仁即是人人即爲仁自本自根無思無爲更有何事雖然理有頓悟事以漸脩古先聖賢兢兢業業至違不休者何哉除卻此段未免以欲爲理認賊爲子奔潰衝決莫知底止弟與兄丈咸有世道之責可不愼與

柬李元冲司馬

兄志甚確人甚眞願力持之不變蹇蹇者不通之義此所以爲强世間多少同志到仕途上以閒家爲功課以情欲爲仁體一片滚滚到老何曾有成立兄勉之弟不棄祝也

其二

年來講學先生在仕途人皆不信其不信之處亦當自反總在塵途上躁進罔世狥俗夫旣已冒講學之名而又官必美俗必諧非不佞所敢知也

柬徐匡岳督學

世之任道者須先開眼若眼未開所任者意興氣

魄又則兆兄以爲然否近來同志入仕途八字定脚者甚少故於吾兄不能不悵思

其二

得來益稱讚之服丈信道之篤任道之勇尊師之誠吾榜中得丈眞增光九鼎吾道中得丈眞豎立萬仞但覺丈譚道如貧子暴富成一家當丈若將辛苦所起家當一手打破手裹起得手裹散得作一窮漢便成眞匡岳不知丈以弟爲戲言乎亦以爲蕘爲可采乎學問只到此則脩在其中若更覺

脩是二之止不容易匪脩何能得止丈若眞知止
則仕與學無兩事出與處無兩心何必以潔身爲
高從官爲汚哉宜乘精力從朔報荅明世爲覞

柬呂叔簡中丞

願弟與兄所蒿目千古者不以一時升沉榮辱之
跡而在萬世學術之的兄苦心拮据亦既有年今
澄然無事乎日休乎未能日休譬之負土塡海力
盡而斃先正云千休千處得孟氏云行所無事明
道云內外兩忘此正學眼藏一差毫釐迷繆千里

弟自去年後豁然一醒非復向時吳下阿蒙敬食
芹而美遠以薦兄勿入口而辣也何當執手相聆
一笑

柬馮望山孝廉

夫子論仁守矣必先曰知及之蓋知及則所守者
不錯孟氏論治條理爲知之事蓋知則入聖有基
孔孟之所謂知卽所謂悟也道丈悟耶未悟耶曰
捱月磨水盡山窮始知仁知合一之旨良非欺我
形色卽天性無氣質之可祛萬物皆備我無物累
之可融天自運川自流本無蔽錮亦難粉飾信此
而後爲達天德若徒規規較量名色器數先賢語
言淺深正所謂貧子譚金與沉溺欲界者淸濁何
後先爲不肖年來頗有契於此一語如虛甘伏妄
言之愆祈明其鑒我心不二矣

其二

大學一書全在知止知止則脩齊治平物格誠正
一以貫之心齋先生云斯止無止斯所無所若以
爲有所若子莫執中也木落藤枯水盡山窮門下

必恍然無疑於此不肖受家師提直之恩生平心
口不敢自負近歸來閉關自省足不敢履根關近
刻二冊幷祠記一通請教門下索我於語黙中亦
見一班矣

答硯鑣功明府

夫士患無眞志眞學耳眞志眞學愈練愈光世間
行豈聖虛襟哉兄丈晩登一第苦心爲令而上人
不盡知其爲儒下人不盡信其爲難遇此足以見
兄丈之眞能從此勘得明哲吃然不變亦可小歇

際矣若彼攻作用以酧世者僞儒也不願同志有此

答周中岳進士

吾輩有挺然不拔之志要有汪汪千頃之量故曰士不可不弘毅近士喜譚奇氣勁節皆是氣習之病究竟與委靡功名者一耳一心近裏便自平常安穩

答傅楚築方伯

臺下今當雄藩孜孜知人安民是眞悟也舍此而

索之窈冥昏默是盻悟爲空心與事爲二矣昔象山點慈湖於訟扇時而趙清獻則於坐堂上有省此從事磨練而入不以思索爲悟境明矣

答錢繼忠

夫君子不必之人而所必者此心吾心眞誠則凡毀譽計較之私方盻之爲蟻鬬爲蜂戲而眞定自若老丈其確信無惑瞿塘灔澦維檝既固所向無復迷津矣

東陸五臺

吾輩立朝庸人有庸人病好人有好人病庸人病在好利好名好人病在情識夫情識不去則雖朗如秋鑑終是查滓夫查滓不能爲太虛之障亦能爲太虛之累常愛先輩因女婿求官擲卓碎食器於地一事思之冷面寒鐵令人髮豎

東汪登原督學

先輩謂此官須渾身是天理孟軻氏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身而曲儒則認一身爲身認檢制防閑爲反身無惑乎其未能樂

東孟雲浦文選

人與人也官假官也吏曹假之所從出乎假者居其地客情縟儀送往迎來厚同鄉同年舊僚舊交預報陞除曲爲應援此感其小惠彼稱其厚德是人亦得微名仕途仕途亦誤採而用之弟嘗竊觀之譬之藤蘿左纏右絆非大斧利刃不能割斷大丈夫寧爲轅駒無爲社鼠寧爲蒼松無爲藤蘿多少英雄誤入此坑塹矣若吾兄昂首何似易曰過涉滅頂顚三復其言弟願兄無迷本眞若曰本無

眞假無作眞假觀則弟當三緘矣

答田竹山太守

赤子之心無中國無夷狄盡同此心若謂大人者爲赤子時其心獨異則亦非天命之性矣大人爲赤子時此啼哭此乳抱凡民惡人爲赤子時亦此啼哭此乳抱不增不減無凡無聖大人者特順此心凡人迷此心惡人逆此心凡人不迷而悟則大人矣惡人不逆而順亦大人矣人於此處看得親切眞是人皆可以爲堯舜直是超凡入聖願門下

徹地信此若謂又須格物格物格其迷而逆者非多其聞識之謂若多其聞識適足爲此心之障耳陽明之良知乃乾以易知之知非有對待之知也旣曰無對卽中心卽性卽中卽道卽行卽天理實無有二義後儒之所謂良知去陽明又遠乃知識之知夫識非不可謂自知來而實不可認賊爲子雖然陽明語有爲上達語者亦有爲下學入門語者曰其言語正當快意時便翕然收斂得下又曰如猫捕鼠如鷄伏卵那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此等語亦自警策舍其心性諸語而取其警策者亦自有受用處似不必有異同也予獨怪今之譚良知者以識爲知不知尚有無知之知夫無知之知不落擬議不落情識此不肖有志未之能也願與門下共竟之

答江纘石中丞

世肩天下之重任者須是明天下之學夫學非一人之學天下之公學也此心生生之機流盎宇宙不作見解不起測度便是羲皇氣象人皆可爲堯

舜者以此弟癡儒一心以報國爲事爲世齟齬此自有任其責者於已何傷移官南來良朋亦不少蕭寺名園趺坐譚心與門下建牙聽政其心一也感念同心之雅輒布悃愊不盡

答沈鏡宇少司空

夫上之朝講及東宮事此雖第一義然難以口爭調和而默護之可矣後進出位言者雖有亦不可病之篤恭不顯萬古消沉何此中惟翁與諸君子留意不肖來南實覺無可增減者憶昔年自貴竹

茀艱屢窘百死一生自謂於學有進既涉官省垣
私覺未也幸謫南刑幕一年餘不肖不敢退墮一
日年餘轉銓曹自謂再謫之力居多已自銓曹歸
家五年一朝稍有所入自謂庶幾矣已之都下又
覺未也蓋以血氣爲德性以知識爲性體以鹵莽
爲直捷從恣尤種種認賊爲子幸復來南動而知悔
始知道無窮盡功無間斷從性氣發揚日放日息
從性氣練磨無時無功則天所以成不肖者意良
深厚不肖惟不敢以名位爲軒輕也翁再勿爲念

不肖不敢請告者見左遷者便悻悻不安其位不
肖不敢躁急以逆
君又方奉母南來遠奉之歸亦非子道不肖不敢
薄親兩推不允遽欲辭官是遺佚而怨阨窮而憫
聖賢決不如此不肖不敢拂造化惟聽大計後瓜
期且近或可徼一命報親從容而去於臣子之義
不悖如是而已

答焉嵩岡僉憲

近時學術龐雜入門宜慎夫學未有不從磨練經
歷而能有得者足下久當知之不敢多瀆也

其二

頃承寄念知道念精進憂世心切但未見示近日
用何功得以知客何客語處方有商量倘未有實
落親證雖日近名友相處成話柄耳世之淪胥固
可憂然未有學不親切而能以意見用世者此不
孝孤折肱而來非虛語也不孝孤頃覲 廷推
命竊爲世道加額乃復不果何說要自有數存靜
以俟之

其三

足下入楚鄙意疑其與時不相合今果如此足下
安之世間言語不復爲足下道惟是從萬死一生
中勘校多囪多懼千苦萬楚中鬧吾性安在明得
性體方不負此番受用若要熟須從這裏過不然
縱說向道未免從世間語言粧點意氣撐持語言
粧點終露色莊意氣撐持終有消歇足下勉之
上聰明同堯舜好生同天地心知足下爲國爲民
一點眞心但恐吾輩負

君負國不愁　君與國負吾輩臣子勉之勉之處困而亨亨字了心之謂能了心始是亨通吾豈望足下以一世人哉臨書不盡肝腸語仰乞台照自愛自寬

答劉澹峰給諫

不佞再入金陵無可爲梓里道惟是不怨不尤近裏著已不敢不勉恭嘗論今之學者動喜稱奇氣勁飾其流弊與沉溺欲海者則一夫士固自有眞願與門下交鏡之

夫道原自平坦中流出自可久可大一切少年英華剛銳之氣宜剝蝕消鑠

答吳念虛太守

吾道於忙處辱處難處能鎮靜寬裕此卽入道之門

答劉淳寰廉訪

承諭衙齋坐對烟雲魚鳥不減林臯知丈趣自別但學如有見溥書紛挐亦烟雲魚鳥也不然恐成玩弄隆萬間同志濟濟求如近溪先生能作個了事漢煞難其人丈取識仁篇從後閱起一次至十次他日兄教吾輩生既知嚮學再無得作不生不死人無得作半間半界人無得將聰明來倩無得將意見抵無得將平生行誼算數將身是個一無知無能恐人得轉身路方謂首出庶物

答宋正吾吏部

標伏在林臯於同心之友未嘗不睠然有懷忽承台翰胸中添我宋先生也何時得一奉色笑以完

心願此道如水至淡無味輕重隨人自取足下在濃豔中獨索之淡然之味又加意於寬閑病夫此其趣操元標謹拜而藏之中心并承尊指發揮一篇付盛從以行盛從至止小庵三日筆澁詞不足道心中萬一養之不到故言之不茂負足下來意矣鄧定老有太夫人之喪恐未能執筆馮丈古心古行幸勗之以闇然自飭愛身所以報國也

答周海門吏部

得扇中語知兄於斯道撫身研窮但中云欲中亦

有禮不行中亦有非禮二句似有未瑩欲即理也不行再無有不行時性猶水也水豈有不流時節原憲是未識性將來把捉故夫子但許其難不許其仁再具答別幅請教

答陸時乘孝廉

足下偉姿時入夢思大鵬宜翔寥廓猶滯丘樊此何以故得讀佳作多贅牙屈曲豈襲鉤棘之體忘雅馴之度乎夫祖莊列瞿曇氏口沫以文聖賢之精神此近世之陋習非大英豪不能回首足下宜

無所事此夫理無得於心而妄爲穿鑿者舛也學無徹於見而妄爲附會者繆也不佞常謂今秀才家譚天說地試問渠自家性命何似則茫然罔對何者學未有見也足下欲有見乎試掀番案曰自闢一乾坤一生受用不盡豈獨一生即夙世良因皆於今生植之足下勉之不佞二毛恭差無補清朝徒負浮名爲造物忌歸來懸一榻白雲之隈時有知已或以爲師或以爲友或在師友之閒亦時有嚮往處不敢負光陰耳草草布謝書不寫心

答劉直州吏部

門下歸未得走一介請益頃有僧傳門下逍遥匡阜聞恨不得侍杖屨來往白雲爲即證千古然心嚮往矣以門下之才之志何堅不穿何微不入滿載由已解纜亦由已更不從他家托鉢惟是吾輩終身結果係於最初一念最初一念即是配天地並日月質鬼神稍有查滓終身必現古人形著動變之語豈欺我哉門下三樂俱全天縱頗篤更無一毫足以芥冲抱者易之蹇爻蹇惟其時如不肖

多難灰心年幾老大精神非復故吾惟有休心以堅末路無足仰裨高明門下不以腐物見棄竊願虛心有聞焉佳詩冲然大雅捧咏如披清風時值木寢東足泥塗未能酬和空有愧赧惟高明照亮不盡引企

答劉開卿吉卿茂才

吾儕有志於道宜出身擔當大開田地更不沿門持鉢一心開荒牛具種子齊來得見大意即當發誓度人更不向竹籬茅舍藏身足下勉之

其二

昨冐病走雪中百餘里上文昌書院梁歸從與中思及賢昆仲蓋謂吾邑如巨室必須有人撑持其所撑持必須有人承當此學此學豈易承當乎未開眼千古雖屬大儒亦名影響可不懼乎來教云僻性難除客氣易動近於難除時十分磨刮於易動時十分把捉愚竊謂僻性客氣未足爲學累惟十分磨刮十分把捉則其爲病不小賢昆仲欲寒徹骨乎每相見時能向我終日開口使賢昆仲開

不得一口是其徹骨時矣今尚早在他日必知之

答朱汝虞大理

久不得吾兄教殊仰殊仰得來教云道理無涯究竟匪易誠然誠然吾輩發根處眞工夫日子深春杵竟成鍼未知學人㧞要發憤旣知學人非全放下終難轃消起爐作竈把捉意念自以爲實得力不知去道愈遠何啻霄壤吾兄以爲何如

答李養愚中丞

黄友來具審道候萬福貴邑兩名儒挺出非丈一表章其開先正流風幾於剝落乃知地方不可無端人也感應之理今古不爽他日必有傳丈之學者丈眞脩容詣弟何敢贊一辭但招引初學欲其脚根穩固不東走西馳必以實踐爲言若眞正工力完客之人直當以徹性命爲了手來教云心無停機學無止法夫無停機者造化生生之妙也吾輩又欲施人力其閒似乎與造物爭衡故曰率性之謂道世儒以意念纏縛妄謂實功終無得力之日不知丈以爲然否弟亦實無所得徒一時贋見

然亦自師友困苦磨練出來故不覺縷縷且與丈廿載生死之交敢有隱情伏乞斥正

其二

囊承重委不肖細批善山公卷覺此老儘入細微故謾揭其入處揚之簡端譬之井鼃窺天天雖小不可謂非天也得來教洋洋滿紙具仞丈苦心實功孔曰習違而曰愼習孟曰惻隱而在擴充丈身任繼述之責握孔孟之印即此二語足以質往聖開來學何必一一談良知而後爲學乎敝郡人談二

字者甚多居官禔身有能如丈之不愧孔孟否雖然弟有請焉曰背逺不知所逺者亦算得性否若謂不由於性則所習者誰爲習之曰四端在擴充不知擴充還假人力否既曰眞心亦不俟擴充而自彌滿六合也風便幸批教來教云今主教當用一轉語夫道一而已矣精神不眞轉語成虛吾輩惟當息心罝辯務底自得道在天地原無病也何君歸愧無以發之實而來虛而歸空有赧顏

答蔡鳳池明府

逺承台諭知門下勃然有至於道至未云脩道以仁仁者人也道即爲身身即爲道門下闖斯道之奥矣雖然此非可以億度言非實透徹則身是身道是道邈然其不相涉昔楊慈湖問如何是本心象山指點斷扇訟是本心慈湖遂廓然大悟門下今猶聽訟際試一一印正果與慈湖當下無間否若疑猜未斷身與道猶二之也不肯生平實從夷狄患難屈辱寂寞磨練而來不敢誑語門下宜辦堅定必往之志無以二三之見襍之斯道幸甚敬謝

逺存不盡仰止

啟盛平寰主政

不肯裁尺一謝夙愛而乞丈不鄙夷我累累數百言皆近世末學之膏肓老丈似亦有槩於中誠哉其言也夫既稱爲學道人矣而復落聲色貨利進取坑臼彼雖得一世浮名利一世進取然君子覩之如見肺肝其與不學者卒同歸於煙滅腐朽而已此不足憂也惟是弟觀世之憤人之假者多棄已之眞夫彼之假可嫉也我之眞可棄也我精神若逼眞亘日月通華夷流萬古矧今世之人不可以感動乎弟願丈且愛已之眞實從子臣弟友志情聲色名利豎起脊梁務達天德不負此生斯弟所効忠者如此貴鄉先哲如尤西川先生近世醇儒丈取其書而究之必有以復我臨書不任依切伏惟炳鑒外小刻二冊爲受教地幸正之

答楊惟㬥謝汝敬孝廉

未知足下歸息時時有懷忽捧翰教次於面炙貴邑崛起二公人人拭目以觀豎立夫豎立科第者

一時之計豎立道德者百千年之計足下雅志柔辦願更努力蓋人生世上如石火電光直當與人爲善與人爲善不在嘵嘵爭同異惟在獨知處密證自脩衆人所欲者我能不欲衆人所爲者我能不爲久之人亦自化於善矣今之人不爲不欲良心豈不昭揭只爲欲根一萌天地爲昏轉眼滄桑并所欲者無纖毫受用祇見不學者之愚也足下登高招臂共見必遠竊聽佳響以慰同心敬謝遠存諸不悉

啟曾植齋宗伯

先年以鄙見請正辱長箴娓娓惟懼弟之落坑塹而欲拯之非丈衛道之篤何能有此弟心服心感予輩學最怕執見以爲家舍弟若執止無所止以爲是則亦有所止也丈若不執有所止以爲是則亦無所止也弟所奉告者兩人以此密證而丈所告者則謂啟廸後學不可以此立教誠然然弟猶有請質焉弟讀大學常謂啟後儒紛紛異同之辯實此一書蓋以其多落階級若中庸只一性字便自包括身心意知物包括國家天下陽明先生只提一知字以包之誠善讀大學者也我輩認得性字透卽大學且爲註脚彼儒者若何爲異若何爲同可一笑而置矣文王之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豈如今人一一而求之蓋文王之德之純純者純是德性也爲君自仁爲臣自敬爲父自慈爲子自孝與國人自信故誦文王曰於乎不顯若一一以求所謂孝敬仁慈信而止之則亦顯矣且弟所謂知止者卽易所謂休復學問不得受用只爲不得休無論情溺利欲爲不得休卽終日兢兢天理亦爲未休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必知此謂之窮神謂之盡性至命舍此而學不過以意見纏縛道理而已非自得也弟愚見如此老兄弟不妨時相商確宇宙內同心能幾人也謹此請正伏惟批教

答許敬菴中丞

先生起家時滯跡周南方欲脩訊而棨戟遥指八閩矣一中丞不足爲先生喜惟是紫陽後遺風猶

落山川寂寞得潛脩實儒提衡其上此足爲世道
喜也竊謂民生不遂由官紀不淸小臣不廉由大
臣不法此其機若轉圜匪言語能喻先生勉之世
號爲儒者口譚性命身墮欲界一入仕轍乘機伺
便輒攘臂爭先吾輩今日惟願以身發揮之悟貴
透徹脩在慥慥諸聖復生無以易此門下其謂何
不肖束髮嗜學苦困有年庚寅値四十初度日日
思年華老大寂無所聞幸天靈偶有所入翻然出
山思欲乘壯時爲國家效一割而忌者黨者相鬬

捷其中至今
今上有三黜之疑實非
上意先年請告未允今已發乞休疏盍進退禮義
用行舍藏視身要領不敢壞先賢軌度卽以此得
重譴所不辭謹因汪存申謝并布近況如此臨楮
瞻遡不任

答劉奎陽

讀足下來教知用功良深但云覺此中時有空明
境界此段境界儒者執之爲人間洞天知學者目
之爲陰山鬼窟若不從此鬼窟度日始知眞學足
下欲功夫無間斷所以間斷欲主宰歸一所以不
歸一請道不欲無間斷不欲無歸一作何調停此
處卽子不能得之親也弟昨日自文昌上梁冒雪
而歸正思邑中無有擔當此學者得來教慰我心
期望丈教之學志不可不成此當事者之責不然
他日有不可知者惟丈倡之

答余鏡原中丞

吾輩旣知此學此皇極之福學無用以事爲用道

無體以事爲體日間於事事物物無放過處卽此
便是實學更不必羨入山也惟是不孝覺生平麤
志於此浮氣爲祟未能入裏處事自家庭以及衆
務皆從刻薄一邊此最害道不淺傷造化之元氣
昔人稱孔子曰太和元氣流行近而悔之無及門
下旣志此道願以不孝爲戒寧心跡不見亮于人
而吾身之元氣決不可傷不孝孤折肱於此故首
以是言卽此是深造卽此是自得卽此是心傳門
下以爲何如劉淳寰丈眞脩眞品服官不孝孤亦

欲進此語世間好人蹈此二字以爲家當者不少
以是知吾輩宜學也

答沈銘縝太史

荒牘冒干典記遡辱門下推老先生愛徧蒙復答兼辱賜奠高誼冷冷寸心難泯不孝於門下未面然門下心事卓犖才猷宏鉅則時於老先生所悉之今有斯世斯道之寄者患無才將之有才者患無誠門下才誠養之有素將來何鉅不肩不獨通家之私願也竊嘗窺孟子登東山而小魯是教人

開見地一著登高一步則見大一步故先儒曰內重見外之輕今之重外輕內者彼無所見之也孟子惟開千古之見故屣萬鍾藐王侯世儒漫讀過只云所見既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者果何物耶若只在名相義理上恐便不能輕小外物門下以爲何如望進而教之不孝褁先慈大事外即結茅深山之濱與樵夫木石爲侶慷我先覺此心悠悠如之何久欲申謝津梁阻絕敬因入賀楊使君布所請正如此臨風仰止

謝袁玉蟠太史

不孝過不自揣冒干名賢乃辱不鄙爰賜之教言洞肝決腸兼賜奠啻更辱雄文曉而告之先靈九原有耀元標益信此心無內外無人我無遠近無古今纖毫不隔也年來海內於此學有窺者不孝方期之爲仕路津梁乃皆垂翅而歸世遂以爲詬病豈天忌其開眼而堅其成乎亦保任之功尚疎耶夫學猶不離保任此不得已爲癡人面前解嘲若眞正開眼保任更何復言門下亦以不保任爲

保任耶亦未離保任耶亦保任猶不害爲不保任耶昔吾邑先正末年單提收攝保聚四字不孝竊疑其神識用事今拘儒猶以此爲救命靈符門下將孰之從

柬劉雲嶠太史

小力歸備述丈雅誼此自丈錫類之仁念不孝孤千幸萬苦無能報亡人萬一故必欲底于成弟何脩而得此於大賢惟有感篆而已先慈復荷丈雄文厚奠九原生色感極欲涕久欲申謝緣隻身躬

襄事之後積憂積苦積勞積病且家無可遺之童遂成稽遲丈必不謂不孝弟爲不知德人矣茲敬專人布下悦丈歸而養高此自千古定著即欲負天下之重未有不自艱難靜觀出來無論諸賢而嚴分宜先生黔山之養十年詩云元無蔡澤輕肥志不向唐生更問年此何等志氣世皆以大任器丈不孝弟則云大任今古無限惟真心爲大人則不以彼易此定宇先生往矣此老我輩矜式奚以名位論軒輕哉西江譚學令人掩耳直謎聖脩不

孝不能不望丈爲前驅幸有以振之不孝孤襄事畢已結茅山中檻帖云居深山之中隨俗所便生聖明之世與天者游其二野興還來群鹿豕庸才端合老山林其三新闢山門徑躬耕隴上田丈肯駕雪夜之舟不孝弟當開蔣詡之徑無言掃周益公雪矣臨書引睇

六科公書

不孝腐儒也握髮從諸先達游今二毛種種矣竊窺吾儒之學別無奇特惟親其親及人之親子其子及人之子如是而已故孟氏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夫天下平至難事而不外親親長長非孟氏眼高千古安能道此不孝自先母先室之變茹痛忍死以孝滿事辱我門下哀逝閔生翼我於成俾不孝得曉告先亡者則誰之賜哉所謂親其親及人之親子其子及人之子於門下見之即此便是善與人同門下更無他讓不孝更不以世語謝矣

東余少原

自門下別文江後頃過禾川令人親遺祠而興思耳

聖旨未下在門下必不爲苦有志作人有心世道者正是磨礲處受苦一翻則進益一翻心細一翻始知世間不得意人亦有不自由處方能以己及人方能恕以待物方能忍人所不能忍學非從困衡中縱聰明伶俐極終成話柄歷觀古名賢不孝不能無疑心耳以其未困也門下勉之世間可語者甚少有志者甚少易之睽曰君子以同而異日

間與人同者跡也默默進脩體認則同而異也不
孝務家深山中萬不得已甚苦難言處亦自知得
近日體貼靜後觀喜怒哀樂未發前作何氣象乃
知宋儒亦深入此正著實用功處門下試之必不
誣各項參來學方不錯始有歸一處日間與友朋
相處還當敬而靜此正近日對證功課心懸懸左
右附此譚心惟自愛

答錢啟新侍御

吳中使便多是匆匆無從寄候知門下杜跡深山

與世相忘嘗念世無眞正爲國家擔當之人有眞
正擔當之人又群起而忌之門下是也門下何負
於國哉每從友人熟數門下巡每兩狀過則有之
不及則未也竊爲斂衽門下近功何似吾輩學學
其同于人者非學其異於人者與漁樵牧豎匹夫
匹婦同體是眞正學問千言萬語俱從自家身上
體貼方爲實學不然以爲天地間一塲好事一塲
好話無異兒戲弟所謂管先生末一條路者煞難
言不孝知丈之一條路又微與不孝不同須聯榻

而後知之世路嶮崎合併艮難南望令人脉脉向
往矣不孝積憂積苦言難宣心三小刻請教丈未
忘我再望嗣音學脈關繫千古周父母使源源來
也臨書惓惓

東郭青螺司馬

李兄羅公脩身爲本此艮背功夫此老必不言大
旨不越此劉雲嶠兄淨土此生死功夫李則凝神
一竅劉則結念一處凝神者不欲使神外走結念
者不欲使念分散淨土功夫閒時貨急時用也兩

家道路各不相妨能兩兼之亦可能兩忘之更妙
翁丈今日能兩兼之兩忘之乎愚意翁丈於生平
竭力一二不朽之圖畢精竭知亦已盡矣日間無
事宜一味休歇將去不思善不思惡平平坦坦懕
懕穆穆自有好消息相應易曰休復吉此弟請正
鄙意幸批教之

答前人

足下高明但沉涵收斂之極便自穩當久而知不
肯言有味也起滅不易持循此處難商量欲持循

即自起滅而又欲持循無起滅乎幸叅之

答曾敦吾二守

足下引諸賢世德爲言此猶落見解足下知漁樵
畊牧家世業卽世德乎過信此一步則不敢卑今
而尊古矣

答管東溟僉憲

初丈寄七九錄劉野儒者到了年兄者未到弟披
讀之中間不但如前批駁且有許多可疑處動輒
說夢說應感說道統有歸說轉輪王令人大生疑

丈心夫使學者竭蹷而不止者誰之過歟弟年來
覺無可說得丈書動輒萬餘言究竟必欲合三教
爲一卽此是妄心卽此是多事今日弟不苦口與
丈說破誰復爲此言者弟叨庇襄先慈後事已結
屋深山中楹銘云居深山之中隨俗所便生聖明
之世與天者游卽此是弟一部問辨錄蘇老云但
願生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弟云但得生人
寡且陋不儒不佛不聖人丈之病在多若無若虛
是丈今日受用處附此謝併布欲言書不盡結萬
一

東蔡虛台選部

頃從青原山中匆匆奉謝中間不記云何是時楮
筆不恪計知已垂亮丈金玉君子近精進此學行
且一日千里惟是學以培養天地元氣爲主則自
不差若自已身上做得光潔於他人身上全然不
管此於世間稱好人而元氣亦薄矣說明德便卽
說親民一民失所引爲已責古人往往如此丈有
志世道有天下國家重責者幸進此一步則福氣

更無量以丈仁心爲質於此學更有根基弟不望
丈誰望哉弟在農間十年無開顏事近聞
上冊立爰立二事喜極欲狂江湖小臣難道無心
廊廟但中間機括不知
上自轉乎亦有斡旋者乎幸示弟敬此候起居幷
布欲言如此臨書不盡心中萬一仰千心照

東劉斗墟憲副

信友爲君子已亦君子矣信友爲聖賢已亦聖賢
矣有一毫逆度心損已莫甚學仙者扶持一人升

仙即是一仙吾輩須如此乃能處末世之局促者
浩浩其天也

賀李本瞻進士

羅儒士行曾匆匆布悅書行後思足下孝友置之古人中不過而一段慈爽至性則又天地神鬼之所鑒昭也居嘗謂繪神者必先以沉檀爲質未聞其以溝瀆朽材此貴質之說也足下有其質矣從此以至性而一鄉一國而天下俾世覩眞儒明德親民之學以吾里爲鵠則足下之明德遠哉不佞

老矣望足下以衣被吾文江者猶落第二義惟足下勗之萬里發仞政自今日始此學如入海無以望洋自沮不備

賀蕭拙脩進士

觀人者觀其細微細者巨之微也不佞孰足下居里細行至詳備今足下第是天以儀我邦人士也有不爲也可以有爲軻氏明言眉山氏發揮最詳盡足下其必大有爲于明世若區區以一第賀不堪足下一瞬吾里先輩徹始徹終光明俊偉孜孜

求友以故出處皆有章程惟是不佞老而懶亡能爲亡山之助然談及足下有會心矣

賀郭章弢進士

足下第爲足下喜爲曾舜徵喜而里中人傳有賀客奏集慶堂者甫翁曰此何大事與族中親友相約一茗而別此之清風譚之有生氣咸曰非是翁不生是子足下資本金玉虛已下人又加以家庭恭又培養之自臻廣大高明與古人爲徒竟甫翁所謂大事者于日望之且以鞭末後着矣

賀蕭如城進士

君家少師之所貽者何濃郁而深厚哉宜足下之挺然清特也足下有今日自肯矜向閤夫弟數道之此不必爲足下賀少師舊書在秘閣中可取而讀之吾郡數年黎閣不入豈有待耶幸勉之仕路危道學入微始不爲危所使謹同維楲親正人爲切砥幸毋少置念不宜

答高景逸大行

人有一種眞精神相感通處有終日相對眉面南

北者有一面未交萬里几席者有日坐臯皮終日譚而人不入者有口不譚一字人折肝相信者門下冰心玉骨入微造室不肖神相感乎幾三十年如一日如連袵常恨無由一登堂請正得奉手教宛如面承乾坤許大譚道頗有然非入義理則入揣摩非落意想則墮神識不肖束髮志道轉折益不知其幾近老而越知其難年來覺種種罪過自懺自悔自以爲悟矣不知隔千山萬山自以爲脩矣不知造千魔萬障建天地質鬼神考前聖俟百

世處尚遠中夜起坐真有皇皇不欲生者恐迷涙而返如之何門下其無忘我老而時督教之羽便郎附八行也遂見門下初間道時撈入商量十度叢中無足以助發門下高明今想看破徹此迷雲矣涇兄已往東林主席惟門下是任萬古在前萬古在後幸無怖苦以忍耐心樹鐵脊梁作東南砥柱是望

答張鷄山明府

河山異域真心千古相照況生同時乎竊常思西地諸君子有一人挺然而起即千聖賴之以重光門下今其人矣細繹來教是不暖暖姝姝學一先生之言自足者益直欲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故無險不穿無家不參宋時諸儒濂溪明道象山慈湖尚已我明學有兩派河東薛儒也新會餘姚則直抉聖學之宗矣諸家語曰靜中養出端倪曰致良知總是止啼法夫道一而已矣惟一一此惟精精此辨必了性命之志徹聞見支離之障頹然穆然若不識一字人如是者久忽然日開月朗先聖

言皆我心所已言者若何爲良知若何爲天理若何爲端倪可不言而喻矣學非從粧點聲色可成者如食本以求飽如衣本以禦寒如講學原以完吾明命明命未徹縱模擬極工隔千山萬山不肖束髮有志今老矣念及全歸一着汗皇欲死然路頭曾經踏破故遠承教愛披肝奉復門下以爲然否便中望教之肅肅如對

答劉君東孝廉

承教知道況萬福弁諭近來靜中學力精進見與

區侍御書翁丈見地的確不但吾里曾多君子醞釀之功亦年深諗驗之力所論陽明先生生知不但陽明是生知人人是生知無一人不生知翁丈試觀孩提愛戀父毋果學而知乎亦生而知乎若生而不待學則人人是生知矣體到此處始是人皆可爲堯舜所云無善無惡心之體是到家語未到家者語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鮮不驚駭玕江歸善如陸子之於慈湖豈容輕測翁丈謂然否大都學人只一味自參自悟既到家如人飲水冷煖

自知不必先横是非異同之心在胸中此意畧存爲毒最烈鄙見請教幸財之賢郎相處數日知其練達老成令孫玉立翁全福人殊可喜册中捉筆八行殊不盡鄙悰倘未嘗翁丈爾武夷君數碗一洗之一笑

柬于景素儀部

常念今之學者欲學古之人如翁兄儀刑中外信服令人有餘師矣約情歸性權不離經此二語誠千古正論諸走而之它道者是自昧其性也弟看來聞道還要愚人愚人得即能守顔子默識顔子之愚又曰參也竟以魯得之處今日時不自託于愚曾不可得也弟與翁兄並錮山林亦天以成吾兩人之志作大官轉眼空花山林原不負人也志山脚底不知走何處佳音未到不知委作何文字弟於翁兄何敢辭惟所命耳顧弟今下半年病瘧精神未復聞翁兄精神如六十歲人羡之敬附教諸不盡

柬唐凝菴大常

久不問翁起居中間有便非翁相知故不敢託年老大越甚前一班朋友得講嘉靖間先輩行事安得不翁是思哉憲時編是大著作幸早成之宋儒謂孔子傳顔子者另一道是麻語若然是眞有隱乎爾此道如大海能飲一杯者能飲杯盂者各充其量各得性之所近孟子秋殺亦是孟子性之所近明道伊川兩兄弟便自不同均不害爲道惟乾元統天乃爲全學保合太和乃爲實功和不本于元則流于情元不發爲和則流于寂顯微無間體

用一原翁窺其全矣弟愚庸之資閉守山中無可
請政因來教敬布所欲言此生從豈遂得無日乎
心時時如對也月峰公爲諸少年口角此老不覺
其用可惜可惜近聞澹生公編吏部書觀其竭力
闡此老無聽人言也翁謂若何

答馮少墟侍御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不佞于門下應求非一日矣
乃今春偶于張鄒陵得聞其槩今得親承手教神
情會合針芥相投何幸何幸捧讀大集宛侍几席

聆金玉之音而令人醉心起舞也門下一段冲襟
愜愜不以既至自足不以成章病人猶于格顯外
悉之門下入無涯矣拙序聊當請事亦以志神交
萬一此生如有晤時乎則道緣未了剝心有日此
生如竟無晤期乎則數語訂盟亦永千秋惟門下
大加斤斧無貽同志咲也不肖年已老大今秋初
病瘧大半年精神未復門下年甚少似河之清有
日兩地悠悠所恃者眞性流貫不作纖毫間隔即
時時如見也拙刻頗有道長行人隻身難携容得

當星上

答胡趨徵侍御

常竊疑海以內播遷幾三百人豈無申隻手闢已
眼爲吾道一吐氣者偶從李君所得讀碑詩四首
予驚而起曰此開眼先覺也急欲通姓名左右而
李君行迫遥望中州一星斗懸夜望斗極心亦與
俱懸門下其有以自重矣自重者而後能重天下
萬世今日舉動後日榜樣越嚴越微吾道倚賴是
觀是望不肖生平從生生死死千起萬折稍通一

隙舉目寥寥難相告語懷我良朋何日覿面相看
也承台函敬此復去秋七月病瘧至今皮骨僅存
杜門謝客伐木有懷惟深心相照是禱

答楊晉菴都諫

不聞問者又幾二十年懷我同心豈竟無緣一把
手耶不然是于心吾雲浦二兄有緣而于翁兄竟
相左也必不然矣中州之學雲浦可與語上而從
大集中知自得之深匪膚儒所能窺從此直達天
德日宏日邃作千古正宗望之望之弟生平從百

折磨鍊而入匪從順境中來安得與老兄訖正一
楊是此生之幸也李君來承台教隹集敬附謝不
盡言兩地脉脉弟此時因病瘧八月未能霍然難
以細布惟台亮

答余鳴雷鳴盛

別教二十年來教云毅如戟不佞老可知也爲之
悵然書中有急急承家學之意具爲足下喜以僕
覩甫翁居官禾川垂澤甚遠泰中功最高近晉大
察公而恕其所貽者良厚足下輩當盡人事以承

天之眷佑不佞學無它長惟望世之學者從規矩
準繩澹泊立定脚跟卽學脉不同然巳先立其大
不然縱聰明才華此如無根之花立見其萎人家
處勢盛能澹泊家範嚴肅自守未有不長遠光大
者也尊翁居官良苦制行亦苦惟僕知之足下輩
居官時始知之僕病自去秋瘧起至今皮骨僅存
杜門謝客偶逢盛從至謹口授以請教楮短情長
惟心體力行之不宜

答李用行

足下傳經中州尊母夫人教良是學問卽淺近處
神化舍近而慕高遠舍家庭而離親遊俱非正理
足下學有入而性又敏但願從規矩準繩萬不失
一至道之凝以至德敦厚之謂凝藏密之謂令人
不及古正少此一着足下勉之得暇過我彼此一
切究之是所望也

答趙乾所吏部

承教中多奮世激烈之語世間人品不齊賢而售
者多亦天意也吾輩學惟法天則兼容併包無不

在覆幬中足下如璞玉望味古人切磋琢磨之義
已精益精已密益密自能慮以下人不見世間過
於斯道方能堅凝不肯語折肱而來不敢以虛語
事足下益所望者長且遠也萬勿以爲狂言得覩
尊容堂堂正正陽明用事宜其表表偉偉妄題數
語不知有當高明否

又

正氣之伸有日望大着心胸寬以待人嚴以自待
世間人不必着一惡心豈但作大官者假卽得美

譎亦傚者衆世間事往往如此世界原無定準本心自有定向惟不昧本心即是爲巳之學一切世間升沉毁譽得失如浮雲往來太虚無加損也恃此亘布少攄先生既相信望細細商量日求所未至

答徐盡夫尚璽

賤生荷隆愛愧無以當嗣無從中謝然心中時懷仰不置兹復勞遠存知門下留心大業家學重光甚爲助喜不肖自去孟秋病瘧至今皮骨如削杜

門謝客久踈筆硯念門下孜孜爲道之意兼所選者精而核令後學易讀曉故病餘不辭執筆謹具稿請正幸斤削爲望學問不論脉絡只要精神遍眞精神眞千條萬派同歸於海不然縱譚王說伯何用令人動輙議晦翁去晦翁精神何啻天淵門下之見卓矣敬謝教

東吳玄水儀部

往承教存嗣有入都門者即裁書奉復持書者至而門下巳捧 命出國門矣常怏怏無從請教記

從一遊學者會道此意想亦浮沉矣心相映照世間形跡不必論也舍親李文源兄歸始知門下移官白下舍攘攘紛華之境趨恬淡寂寞之鄉此天所以堅門下道緣即此越過學人多矣吾輩學無別諡世皆進從退處安得世皆濃從澹處耐得此正學之受用眞爲致知格物望門下以身發揮之

答錢肇陽明府

昔人云顔子没聖人之學亡愚見聖人之學千古千今人人本有未嘗亡也在人悟不何如曾子之

學猶有可傳者故人得而祖述顔子四空懸崖無可倚靠故曰末由學者未能悟徹徹曾氏家法亦是遊于彀中晦翁格物一解雖有異同然精神建天地質鬼神有功後學甚大不得以其註解而少之愚見如此高明財之

答高景逸大行

正病危中得手扎及會語三小幅時不能作字命穉奴曰此同心之言宜謹藏之近稍甦欲附請正報翁兄而穉奴從故簏中搜不可得始而怒既而

思曰此天以啟吾兩人不在文字中卜度過日子記得札中有自誠明二句分疏語又謂從崔後渠集有所悟格物夫後渠非知學者翁兄取其言虛而可知誠明兩字要活看學開眼卽誠卽明卽明卽誠分疏不得初未嘗內顧胸中此時是誠此時是明若將先儒語言較長競短再無有了期又記得三札內錄出會語恐有不妥翁兄一段中襟儼然聖胚學問先立其大橫說豎說正說偏說逆說順說俱是又不在言下說是非日前可璒拈出正

宗與千聖相印正者惟翁兄實賴至道非至德不凝以其人足以勝之翁兄是已久而知不肖語語血誠也滿眼風波正藉之爲切磋砥礪之資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江門定脚人白頭高帽頂青天是其時矣直布知心寒暄不凟

答錢梅谷侍御

讀黽記穩老先生學問淵宏與世儒大不同語語提唱曰仁曰生生則其造詣可知此之謂效天法地之學從此路殊可以參天兩地方謂之聖胚不肖老矣學之未能故于同志不憚饒舌知臺下與太虛同度也

答汪登原中丞

久不得臺教意者弟無足以受教耶常念之如在目前承翰示喜不可言弟卽當趨教老年兄弟聚首此宇宙間快心事顧鄙情具復會衆札中大以名德元老如翁兄篤實光輝一彈指群山动響諸君豈日對岱宗而不知乎弟竊以爲嗣會卽以貴郡諸士紳爲盟主卽有餘師毅然行之自貴邑始

燈頭有火起抱薪叩隣家門求殘燼語云早知燈是火飯熟已多時願翁兄力任之敬此謝臺翰之辱諸不具

答新安會中諸友

道鄉佳盟下招腐儒誼當竭蹶以趨遂夙慕眞心顧歸耕二十餘年杜門一壑遂成孤性而去歲一病元神未復坐失良晤豈不佐道緣之慳乎雖然以不佞未來乎思諸君子濟濟鏘鏘聚會一堂金石迭奏不佞神未嘗不進也常謂有一方區宇必

有一方勝槩有一方勝槩必有一代元夫窈柷鄉
有元夫僎儒而日溺于見聞者非忌則忽輒不知
景而効之是猶家有夜光而羨人之抱一珠一璣
以爲奇也夫貴郡之黄山白岳代有名儒卽近代
諸老以予所欵交或秉斧鉞或司諫諍或持憲紀
或理民社皆烈烈大儒名賢芳猷此必有根荄潛
脩未易語人者世不之深求而別有所索是道在
邇而求諸遠也是家貴山白岳下不知其奥而別
宗孤峰半岫以爲雄也諸君子一降心揖志舉目

有餘范矣諸君子生長紫陽里意謂紫陽學似今
日稍晦不知晦翁精神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
百世誰能淆之彼之持說稍異者正所以與晦翁
末墜之緒而光大之皆紫陽血胤异同不足計也
又以二家學並馳域中乎不知道一而已晦翁云
新安無朱元晦青田無陸子靜以二家並馳者是
二之也通此則紛紛藉藉不足較矣惟思天之與
我者自成自道爲仁由己當仁不讓千古以前千
古以後誰能禦之語云縱不識一字終是還我堂

堂大人願與諸君子交勉之不佞近又理會晦翁
釋至善云事理當然之極無一毫人欲之私此語
直接唐虞精一眞傳若以此小見地理欲交襍去
至善天淵卽起陳王二先生言亦卒不能越此敢
以此畢請正之私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惠而好我
示我周行元某九頓日望之矣

答馮少墟侍御

拙作聊定千古之盟而翁丈冲襟與進皇皇恐恐
弟自先秋感瘧至今春大劇幾與天遊幸稍愈杜

門謝事始知了死生一路此路一提不知事者硬
以爲佛氏之學不知易曰原始返終故知死生之
說吾夫子先道之矣不然未有不流入見聞覺知
生滅路去也開示後學少不得與之拄杖若吾輩
年俱老大歸根復命是鄙根下事謹以請政同心
千古兄弟惜道路遠無由數請教明月在天有懷
如結

答肇陽明府

先是曾有近刻三冊托太和王父母呈上得來教

似尚未到門下學日新月盛吾道之福來教引諸先儒具份遠心但吾輩老年脚跟下事要明白一切名號俱是色相倘自己本命元辰受用不來即千萬世名我輩以大聖大賢皆是虛假的然闇然處正在於此願與門下共竟之太史歸來共竟大事父子師友天倫真樂它日出而任天下之重始知家學淵源良為苦心愚不肖先秋病瘧至今春劇幾與天遊近杜門謝客日有鞭策不敢放過辱門下愛敬以謝

答錢機山太史

聞門下以大老先生初度請歸門下以為壽宗事而覩者羨庭闈樂事仁孝完福儒紳中近見者昔孟氏所稱三樂人輒漫讀過不知所樂何事不愧不怍實有用心處倘非如尊公及門下夙常根究則世之父母存而育英才者豈少哉竊常思文貞先生一生入細微處真不可及故臨事種種有致門下乘時一尋先輩遺軌此分內事不必遜也幹大事肩大任未有不自窮廬始不肖老矣與世何求念同心之求故敢請政一切世間語不敢瀆塵努力明德以光家學不宣

答蕭畏之孝廉

足下枉教知神情凝定得來教又知於學脉尋究僕晚年得此良友喜幸何其諸老云云如藥方隨人用用得一方着久久自能開悟悟開如人飲水本地風光受享無疑不待人告語矣揔只在發念真真一生結果無量足下勉之

答劉石閭中丞

翁德學日新浙人誦清淨寧一之妙不容口今始知篤恭不顯之說聖賢切實語不欺我也弟年來覺惟有聞道一路再無別事愈收斂愈真切愈真切愈進步一切聲色俱屬幻泡弟嘗私念云廚前火杖能得幾時不自猛省真為枉生惟翁無棄我昔之成是祝山林朝市相對此心纖毫不二耳敬謝不宣

鄒子願學集卷之二終

鄒子願學集卷之三

吉州鄒元標爾瞻父著
東越年弟周汝登編訂
同郡後學郭一鶚
龍遇奇校梓

書下

答萬思默光祿

文潔長逝心益孤矣翹首豫章門望翁何啻大華之昂霄心不歸依實同滉子不肯滉子耶顧台歸

鄉來西江使稀即有使村使不知問台宅是以疎逹翁猶記存末學具感厚德竊嘗言吾輩在天壤間一段真精神照映精神通真千萬年不言而喻不然即終日相對二之也翁沉毅清邃精神在吾几席未嘗疎矣歸家十年家園外不敢窺左足閫翁秋到桐江幸先期我當挐舟走侍

答錢肇陽孝廉

春來百卉敷榮伏首田間不勝求友之想忽拜琅函美人之心先我同然昔人云千百世之上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元某于今益信矣至讀詔義肯揭時習章至人知有意之習不知無意之習與不肯所說格致誠正之義相印證一時亟盡上論同處儘多門下見地已到佳處從此日積月累融而化之吾不知其止也門下勉之榮名有盡此理無窮吾置身無窮中覷世之浮名一吷耳不肯萎颯半生髮白且老聞門下之風亦從此不敢自退墮

答孫月峰總督

朱金翁書道翁語云爲相在結 主心又在不失

天下之望疑不失天下之望必不能結 主心結主心又安能副天下之望不肯則謂此二者原不相妨此一段精神在茅廬中果是不失天下之望精神即結 主心人不疑我翁謂若何翁語默動靜成象成爻猶欿然謂舉足有錯具佛冲度翁信聖人舉足有錯乎只宜信聖人不從錯處追咎從無錯源頭處理會此一着不錯則無之非是此一着錯即舉足皆是亦錯矣是集義所生者一着不錯之謂也義襲而取者舉足不錯之謂也慈湖

是貴鄉具隻眼的漢子荅渠每夜披衣靜坐忽然
露出此一着精彩故有言即峻譬之即泰山絕頂
者見日出只言日出光境再不顧世間有從山內
盤旋未信世間未登絕頂者此濂溪誠通誠復之
說為其落階級一掃無疑也學問大有大益小有
小益生有生益死有死益不盡在事業上見若盡
在事業上見則孔孟何嘗事業只護持堯舜禹湯
文武家法俟來學足矣翁謂宋義利之辨甚明故
今天下雖有逆民卒無附和今之諸儒媛媛無妹

只是守此義利之辨待來學足矣義利之辨甚細
微非如世儒所謂義利者必欲求事業軒轟即為
出位即為妄想即為多事即當大任而夫必有所
樹立亦無損于此學蓋此學屬性地邊事而功業
則屬才情近日敝里王塘老云陽明先生長于兵
事亦屬才帶來即無功業可見亦無害翁宇宙間
氣當代先覺元某謹剖愚衷請正翁不以為然再
批教元某又當求進也

荅陸海門明府

得手教知吾弟服官畿輔少年入仕而又為人師
非老成端重不能取信于人願吾弟一切從規矩
準繩中立腳不但居官為人亦當如此僕看來近
世學問敦厚崇禮一步決少不得古人說知崇即
說禮卑高明英爽多易脫畧禮法之場總之無大
人之志大人以萬世為度敢薄待其身乎吾弟細
心勉之他日涉世乂知僕言有味也

荅陸鍾陽孝廉

吾弟青年英英宜以古人為必可學願取胸中所

寂喜若上嘉下樂若只從今世人眼目過日雖容
易過亦可謂負天之與我矣世間科名不少究竟
與草木同朽吾弟開此眼目衆足再無了期貴地
孫淮海李同野當時在人爭易之今為貴州人品
吾弟肯有一人向此路行吾志遂矣自愛自立

柬文時甫明府

足下學見大意切須珍重蓋畧見頭面恐遂流于
放蕩還當終日乾乾白沙云終日乾乾只是收拾
此而已僕往庚寅年畧有所入既入都眼空鄒

李再謫金陵與鄧先生相處始逐漸入于細微今覺猶未細微在古人說智崇禮卑煞有味願與足下終身共勉之

答粵中友

復所兄置之文苑不如兩置之以似後來論定弟與此兄跡甚疎然庚寅一處于都下數日兩晤于文江知此兄真正不落世儒窠穴非世間眼孔所能窺也來教謂其宗佛老後孔孟此世間學者祖述常譚象山抱此冤于宋白沙陽明抱此冤于明

世之學者一稍知向上便自以爲佛老不知諸老即于佛亦苦向上鑽研故能知儒未知佛必不能知儒如今人未知佛之道何若一聞佛名便自硬排强非譬如有司聽訟只聽一邊說判斷恐未足服其心也來教又謂復兄寬縱此兄寬縱誠有之然寬縱彼意有在蓋心不見世間過不墮分別想不落揀擇障以無剏吾道元氣非如世儒兢兢尺寸從名根起念以結果一生之謂也即寬縱亦正其仁處君子過于愛過于厚觀過知仁夫子常有言矣又謂其受門生之累夫夫子不聞以聚歛之冉求短喪之宰我貶聖奈何門生能累我復兄門生千百人中有一人眼目明延此緒不泯即爲千百人受累所甘心也世間與人爲善者少忌善者多明善之脉絡者少不明乎善者多復兄生平文事任情不攻則置之文苑生平竭歷于道有聞則嚴爲責備吾兄嶺南一丈夫名儒與不肖相處三十年知心老友猶相信此語不過更誰復有信者弟老婆心切故敢縷縷夫此道此學平平鋪鋪無

大奇特越精脩越渾成越不入世人眼惟吾兄信之不盡心期尚俟再請

柬許敬菴司馬

聞常聞四方友人論翁與楊少宰學不同大不相能然耶否耶學術不同又不能得之于師不能得之弟有學而得性之所近者我之所見安能必其質之千聖不惑耶人之所見亦安能必其無一是耶故世之論學惡異黨同者皆起于有我我心未除惡乎已之是人之非耶此不肖愚恍翁以爲何

吾貴里有周海門者不肖心友也相劇留都覲覺寒含不肖兩人似無異同見所謂九諦二公良工苦心矣此君貴里一隻眼人翁幸廓然共之昔人云建安亦無朱元晦青田亦無陸子靜今浙中寧有許與周乎吾儕今日學術流弊爲整頓法門則括皮帶骨無之不可若欲躋聖域開一脉以俟千聖則神髓處有人理會者可輕置之乎謹此奉候并請正僞翁不拒不肖種種欲請正望翁教之

答錢肇陽孝廉

此道四通六闢非朱家所能盡譬之射有中于上有中于下有中于左右人悶其箭聲在的旨以爲中然中紅心者自别不上不下不左不右始爲妙技聖賢懸的示人豈一弓所能盡苟于此心未信吾直求自信信心所以信功令也天命之謂性命猶令也維皇降衷厥有常性不自尊從是爲背功令今人所謂尊功令者盲引羣盲相率入火坑衆頭天外望者始知惟自性是尊卽性卽功令矣門下謂何門下著述既富卻宜空諸所有陶朱能手致數萬金亦能散數萬金是眞漢子門下俯鑒愚言

簡唐凝菴太僕

近世譚學以爲世間一美事置身其中不肖常云人有眞精神不可掩吾輩惟求所謂眞精神者卽與古人相揖讓矣門下謂何

答孫蝬居比部

吾輩在山中老態浸浸且至惟相期壽不與世凋殘者共相勉厲斯可進可退不以世間行爲重輕

不肖心灰體憊足下行且一日千里願有以振我

答雒少隱廷評

門下資本淳龎志追先達年來玄探邃詣知月異而歲不同無由縮地一聆玄提柰何柰何先正云東西南北此心此理無弗同者能特特不起纖毫意念卽與域比隣然不起處煞難非學見大意未易臻此願門下深心究竟道一而巳無二法門也不佞學未得力日長足短系心同志不惮饒舌

柬馮可大僉憲詔獄

日望足下早膺　特恩竟不果　帝恩有在但恐
臣子辜負耳願足下以日爲年時時惜寸陰斯爲
不負禰堂光景項編　楊斛山劉晴川周都峯三
先生集知三先生當時在獄中切劘可幾古人今
相處有如昔人風味否學問要着身受用意典承
當終有消煞惟實見性者自不容已自無消歇若
不知學人便自以爲足望足下百尺竿頭更進步
也

荅喻養初司理

簿書即道惟在信得深厭與不厭總任之有心除
厭又增一厭厭厭相尋再無了期知學者忙裏偷
閒厭處即休臺下微此無之非佳境矣

荅錢肇陽孝廉

貴鄉諸君高者沉酣文史及烟雲諸藝足下獨究
儒先所用心處眞可謂有志元夫先儒謂千百年
幾人有志志是志箇甚既不着跡亦不落空近世
儒者高明悟入根宗于倫常鄉黨中多所脫畧不
知倫常鄉黨即性即命篤恭不顯慥慥篤實越學

哉入細越渾成不見與衆人崖異而相悅以化不
言而信者浸浸如魚之入水此眞有得僕學之未
能足下勉之㫰翁學豈容輕議僕看來是儒者大
數主如人有本錢開南北貨店任君自取若執寸
班而輕議不肖心未敢未盡則可謂其不是則不
可此老晚年有獨至處定論可按也惟細繹愚言
足下祀卬一節學行于家惟將身挫在萬物之下
則學行于鄉志超于萬物之表則學行于天下昜
哉讀話義者人人拭目矣若不肖曲士目長足短

何足云云

柬馮可大僉憲詔獄

昔不肖過長沙一先輩教之云日間宜以經濟爲
心庶不冷澹不肖告云如是是猶不能割斷意今
而知其言之有味也悔當時錯過時光
主上豈忍終舍足下純臣願留心世道庶不寂寞
學問與經濟原非兩事留心學問即是經濟留心
經濟即是學問看得是一非二始無礙同事諸君
子勸之乘時脩悟若以爲好光景便是好光景境

無好惡皆起於心心既安樂卽是福堂三忠邇可
時玩也

東朱玉槎司封

出而爲國掄材入而戲綵此儒者榮遇且門下溫然玉潤卽之也令人鄙吝心消不言欲人以和門下之謂矣吾輩學從闇然處證處同寅無得崖異近學成者成一我相故物不能入此不肖學而未能回首無及者門下天賦春姿默與道合必無此弊矣何如

東涂鏡宇中丞

晉中一奉教後無從起居林阜人又僻處深山無眞信使荷門下念我再辱瑤華昔人謂年相若道相似故聲應氣求不佞于門下同志年而道則敢望儒蹤益步趨不違矣匪徒匪徒脩身爲本之說近從見老集中始知此老根宗傳曾子一派學問一向得其書卽散聖門宗派惟顏子卓爾地步難言不如曾子學問足繼往開來宜門下服膺之不忘也

東孫月峯總督

翁書蒞今年春初廼至年暮始到通問之難如是捧翁書受教良深以明德純誠大老如翁猶自省有錯欲循循階級卽此二語百代後學典刑矧下根劣士敢嘵嘵自取罪戾惟有默默虛受耳益嘗論學有宗門有教門易首乾坤乾天也宗也坤地也教也自誠明謂之性自然是誠明的非由人力强勉湊合而來由强勉湊合而來終是斷續終是造作易復之諸爻不違復祇曰無悔頻復曰厲惟

休復曰吉休復者休心一處千休萬休之謂白沙公云非全放下終難湊泊若從冊子理會欲從聞見上撐持欲從形跡上比擬欲從識神上照應終是一間未達乾之諸爻曰羣龍無首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盡矣昔清獻趙公聞雷鳴書柱礎曰兀坐虛堂空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醒從前自家的歸休題高齋曰腰佩黃金已退藏個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止是柯村趙四郎尋常二字卻當玩味翁今之清獻

生乎理會此一段功課必有說倘兄者以此段爲禪而抹摋之若夾天下無二道天下無二學世間眞正出類拔萃人一眼照徹乾坤肯以疑情自生阻隔乎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別人品上之上者乎天民先覺匪翁誰望一覺萬覺即心即聖矣

東鄒孚如光祿

兄年來學問何似著述意宜輕蓋世聰明人宜于性命上討分曉無爲隻眼者所瞞方不負此番出世愈肯入入一次知世間人知學者瞞我多少兄

與濟園丈時相過否此兄世知學者兄細心叩之知弟望兄意眞弟庚寅年有人處心粗盤桓至去冬又覺疑情稍斷然尚未在此時正參求之切敬以請教兄惟兄留意書中惟此切務

柬馮慕岡僉憲詔獄

得書慰我懸仰春初聞解網之息既而旋沮風霜雨露無非恩也只當順受之義詳于易易困聖人繫之曰亨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曰致命遂志何以曰亨了心之謂心中無死生無是非無毀譽之謂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只一味致命遂志矣字有從性地初言者有以氣言者初學且從凝氣入則性地一齊俱到凝氣一分致命一分凝氣十分致命十分收斂精神眞見世間小而我有與天地無對者在上之恩所賜者大矣萬苦千苦臣子本等不爲足下解足下無錯過好時光也

荅劉雲嶠太史

世間學問不明策身王家欲托隱爲高此其心不忍又有欲在家作學問者此皆看仕與處道理作

兩樣出也無損處也無加道理平平坦坦在外朋友多夾持衆身子躱閃不得精神退避不得只要自家火候眞耳且南都與家鄉一水奉大君往江魚竹笋足供菽水如轉大司成及少宗伯少宰俱在南中得便大君誠妙即不然內轉亦奉大君往今古聖賢在世間各有模樣不能盡同鄧文潔精神不能勞吾輩所知號年一出弟實從臾倘渠晚年不一出門下謂當渠老夫人後彼無追悔乎此處眞心眞道理更無回互處且門下骨氣精神力

豈學問皆能擔當世道萬無墮世儒窠臼

又

鷲洲問荅爲人所逼信口說出正欲露醜請教然從今又愧未到處甚多幸教之紫山先生是篤實先輩脩福地生人天者晚年謝客安閒問亦有見處是邊明邊暗輩無大開眼目劉述亭見地似過之陳思峒語未然豈以在北都爲佹耶既轉官便去知此等形跡切不可有亦不必形之言門下久而知此言妥當世間人成人美忘形跡者少郎文

潔先生昔時亦非必要南都當時事體難言只今知此門下何所罣礙南北一也思之

東俞定所觀察

得兄教猶有規矩以爲規矩世間規矩豈人爲得大自圓地自方聖賢去後聖賢來我輩惟自成自道可也無作葛藤想葛藤語安老冥正背立學者但其學素肯用功拋舍不下觀其序近溪先生語畧曰學把捉不定不知以何爲把捉又曰學者未能從矩先學從心不知以何爲矩從心即矩也此

二見地正有商量處昔人謂得力處在此受病處亦在此兄閱而知之得暇出此書與安兄商量透此二關始知弟老婆心切弟有一記一序十詩贈此兄行老婆舌頭乾矣兄取而閱之有見教處千萬見教

荅吳安節侍御

拙稿本無足觀以臺下心交故只得獻醜臺下欲布之萬萬不可弟學未成章去冬所入眎前語爲敝帚其不可傳一弟年尚未一生浮名爲祟患不

闇不患不章患不幽不患不顯無實盜名鬼神所惡人理所厭其不可傳二弟生平欲學藏身以恕猶不免於忌者書傳必憎茲口其不可傳三昔先師盧山先生集欲刻潮州其友王朱菴力爭之是時先師年六十五猶爲友所爭師教當尊其不可傳四千古聖賢相傳只此心心未明書集何有弟于心尚未透雖有微明亦多管窺天假數年更有進步望寬以俟弟進機何似其不可傳五弟屏跡山間與世無營無故而勞有司公祖刻書彼口雖

不言心鄙弟爲好名小人其不可傳六望臺下受弟以德弟知廉耻人也如必以弟爲可教待臺下持斧日或賢公孫及賢郎儀部兄大行日圖之未晩有此一册在德門弟亦增榮耀弟有可觀者多在外集也嘔心奉告神明鑒之

柬顧涇陽光祿

海內同心眞脩如兄不得促滕時時商量我懷如何兄學卓然成章要須徹地會見吾人精神與天地同體萬物同情纖毫無與愚夫愚婦異者方爲

眞爲巳方能闇然稍加矜飾色相莊嚴卽落世儒巢穴兄謂何如弟今無別念但得諸兄弟聚首一翻便成好世界

柬馮慕岡僉憲詔獄

客冬滿眼風波故持書者望國門却步此亦天理人情之至未敢歸咎宅人也足下經濟書成此書從苦中過與耳食者不同容圖請教令人吃飯求飽穿衣禦寒學道緣何事爲有甚于饑飽者在無終身之間違仁衣食不知道則其違禽獸不遠古人學道覺自巳身上受用得力足下今日在死生患難中非平素志學何由得此但今從此得萬古不變的灑然氷釋起古今諸名賢相對不疑不惑始爲眞學得力足下勉之恐虛過此好光景也

荅劉宿之

久別荷來教甚喜首不得干心總之未知心體若知心體乎且與鄉瘠一戒懼卽不覩不聞不覩不聞卽戒懼把持與不把持不必言矣後二不得于心恐意屬妄想說得明白是周公孔子事與身子

何干只脈脈參求何者是我本心心體父母未生前何似參得謹精神向裏有日天光發更不向古人蹤跡處比擬跡不同其致一也敬復持此爲後驗

柬孟連珠通政

南都一別遂成陳跡翁玄脩何似曾有仙仙遊者至乎弟亦曾細參此終未遇其人學有脩有爲俱屬幻跡惟天之所與我者無脩而無不脩無爲而無不爲弟願學之未能也翁丈以爲何如弟自靖

林阜多難灰心毋妻舍我長逝寄家萬山中孑然
與世相忘翹首五雲念我心知在黃石山中與叢
皇遊不能不動伐木之想敬因敝同年劉斗墟入
賀敬裁短箋用鳴別悰書不旣心

柬王洪陽中丞

山中無別念每念及翁丈數千里如見良朋悠邈
切磋鮮儔獨處山中竟成孤往安得不知已是思
也翁丈近作何功課儒者學若執一家以爲家當
東何望不見西鵲南向望不見北方須是六通四

辟旁通曲暢各路俱走一過而後能折衷不然如
人果腹卽有天廚玉饌彼有所不受翁丈謂何再
上小刻四冊伏乞嚴批弟得聞所未聞也

柬徐鏡原廷尉

聞丈拜廷尉爲吾道喜丈有味于平之義久矣今
進而爲天下平衡平而輕重取法總之無意今天
下所以不平者人各懷其意見以自封彼求多于
此此求多于彼求之不得則兩相勝不相下而惟
學人爲猶甚彼曰吾學然此曰彼學不然不知道

有同耶異耶一而已矣宋儒云靑田無墜子靜亦
安無失元物此語煞有致弟敢以四小冊請教山
農心行畧具一斑丈幸無人我相爲批駁幸甚

荅李夢霖

來教以看庸言庸行與神化作兩件夫物有兩件
卽有先後庸言庸行卽神化先儒云灑掃應對便
是形而上者此語最精當去心上瘫翳合靈府光
明亦是兩截語肯信良知原不昧從他外物豈能
攖又曰心性何形得有塵此先正眞血脉語若不

明白未免墮落世儒窠臼知足下有志斯道一切
攏朧陳見與明眼者商之若日與鄉里學究參研
再無有出頭日子眞切

荅蕭崑陽比部

祠堂建矣譜牒葺矣生平功勳榮華滋味嘗矣人
生世間必有一大事茲能從無滋味中特地尋出
自家寶藏來方名眞正英雄翁丈直信此一段始
知千聖萬賢路頭君嘗思崑老大江東猶帥射牛
貫斗如之何臨老不作了事漢九頓致意常參如

何了手自不容已

答但孟阜

讀扇頭所書細語足仞與兄閒外篇則又微有瑜足下年方茂著述念宜且遲一味涵養沉蓄之極久之迫于不得已則機不可遏未晚也近來稱悟而以蕩滌繩矩者不少僕近嘗稱引吳康齋先生格物雖明無補日用二語吾輩有悟須宜于日用事事中規中矩始算得數不然口譚說而已願吾弟共勉之夏邑君事此公書至當不敢負所托不

肖廢棄林臯久所恃者無求硜硜之節若併此硜硜廢之所學何事年來惟有謹束再不敢放鬆也

東王塘南大常

宛陵王生特學陳光庭先生門人來稟學望翁指其迷教之不肖不覺老矣生平蔦邦數年苦心亦不敢錯過其拙見小刻中一句藏醜徒向無志人說法不肯有知人前斫頭今忽忽忘其我兄一一請正翁翁幸一一批駁之不肖又嘗洗心以進求不負翁王生坐守而歸不肖渴中以俟

東汪登源中丞

兄誠完福更復何事惟有孚問一事是兄一生要緊事此皇極之福未易承當兄已闖宋儒門庭此外有聖人室奧在望兄一洗昔人窠臼掀天揭地直見本來面目始知鄒生爲有情人也據前兄與周海門兄會時畧聞兄一二語則猶與舊時一樣居安地步兄已到資深逢源地步兄自省何如生平心知舍兄無多兄愛弟不啻肉骨言之涕零無能報兄惟有此耳

答徐石樓中丞

臺下責愈重望愈衆願益慈飭小心翼翼如初仕文水時弟爲至願一日二日有萬幾焉世儒以爲人君不肖則謂不獨人君幾之言微也即一常人誰無萬幾而上之人至微而顯一不入細按之者衆願臺下欽之若虛若無取古名臣傳熟玩之即貴邑唐貞襄先輩其風度可思也貞襄開府所至肖像而尸祝之以其有惠澤利民故臺下之才之度何減貞襄先以是爲祝賀更有進于是者則以

侯宅日弟蕎日侯之矣

東王塘南大常

不肖具拙見請正盡出一腔血誠翁不爲塗抹豈以不肖無受教地耶亦或以成事不說不肖悼彈射耶不然矣翁來教云悟即事即理者恐成玩弄放蕩不肖則謂若玩弄放蕩人縱說即事即理事到手終是隔礙筭不得數既悟即事即理未有不自困心衡慮百般磨練出來朱子云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之語不肖常深服其言以爲極至未

有無所用力從口嘴參和而謂之用力者既以困苦而得必不以玩弄放蕩而放而廢創業之子千辛萬苦雖極富裕與庸衆同操作若世之玩弄放蕩畢竟入手悟者未悟以爲悟眼不明者爲其所蔽耳不肖一生從生死夷狄患難升沉憔悴百折中而來三十年前承先覺之訓服膺于心未得時不敢輕出一語稍見時不敢自以爲是汲汲皇皇惟恐負天負師負先覺至自負早夜參求不爲不潛數年始悟識神之害事又越近年而有悟心性之旨此昔面正于翁者翁來教云父母未生前朝夕賴此一件不肖近于此句大有省發父母未生前此引人語實到家語肯安心時時是父母未生前越妄搜求越參證時時是父母既生後翁所謂一件者是有一物乎有一物即不中無一物即落空有一物無一物之間即是調停學問無調停法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此語誑人奔走一生深入鬼窟猶自以爲仙都天堂此學之極弊也不肖敬九頓以謝教并以爲受荆地常恨世

法束人不得時侍翁左右得求砭劑故不覺饒舌

東陸仰峰明府

得來教知門下以學爲政神情閒雅喜不可量李先生學自得不可知其開發提示處宛然曾氏家法即欲不信其可得乎夫今所可與人告語者惟此一段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難下語能者從之吾輩勿論李論張論孔論曾惟日間當下體驗自己受用何若有不煩告語者看破此孰孔孰曾孰張孰李一咲無餘事矣看破煞難非實

下功夫未易透透此更無葛藤語何如

柬李見羅中丞

自陳縲曾歸無時不仰思翁然跡雖踈而心神嘗時時對越翁嘗與友語云李先生在七閩雖不必吐一字度一人而二十餘年囹圄及戍所規度即起宋儒與之較孰古孰今即此有餘師矣使人知學之不爲患難沮更患難愈久而愈光者翁也不肖火候無當鑄人無術偷閒萬山中作懶漢無可就正翁者

荅文時甫明府

覩臨湘命竊恨西江不得借我慈父又恨僕早廢林皋且久仕路滿目新貴人無能爲吾友道地恐明珠不無按劒且將奈何既而思吾友骨氣學力有目者自能物色未必風塵中俱眯目人也願吾友以古道褆躬以世法待人褆躬貴嚴待人貴恕既恕示世間種種責備我者皆情所必至常見學道者遇上司及地方枘鑿不相入此皆起于學問未周彼此無蓋未可盡歸咎于人且近世學者先有一箇學問樣模在身見世間人作惡意重已不能容人人亦不能容已古人盛德容貌若愚一味闇然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不肖近爲朝夕功課學問本體無可説只在親民上見若臨民處事上有滲漏説甚本體説甚功夫近世学不得力正坐此與吾友共日間體此數語事上接下有多少不周貫處即此是學之切要也

柬余少源侍御

不肖常意高忽畧近讀一日二日有萬幾焉匹夫匹婦若勝予焉以爲不獨人君凡爲人者皆有萬幾能時時謹幾人人切勝予之懼近世學者才高意廣蕩而無制皆坐幾之不愼願以此二語奉報門下一么麽小官覩之即勝予如是心才入細不肖無補世道只爲心粗世故不覺言之有味又不肖昔承周山泉公教謂人得意中能收斂是大福氣人望門下時時收斂無以得意中錯過好光境正好以作縣之心行繡衣事福氣大何如之敬此

亦聞老婆心切耳

柬劉雲嶠司成

門下學成行尊德風廣被爲父兄者恨不令子弟早依法席此豈可強致天之生物因才而篤父母愛其子不以愚不肖賢知異惟知一團春風和藹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方爲天地之仁弟近有味範圍天地之化曲成萬物不遺二語天地之化吾儕範圍之賢知者多流于過曲成之則罔有遺致曲之學自至誠以下即當從事然至誠在今日亦當

致曲趨所以盡性也門下以爲然否弟在山中十二年近深知道理無窮得少爲多強迷爲悟終不濟事如之何不負今生謹此請正

柬李見羅中丞

先正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今世儒亦云然利達者從一生順境中強排道理遮人眼目曰儒品如是足矣世亦從而儒之元某常以隻眼拂拭宇内無當觀者或以爲狂爲剗不知元某非狂也剗也千古大事豈脆骨柔顏人可承當翁往謂學但江上從者如雲不肖未敢以爲然未免落世間一達中儒品今翁廿年間又回首前翻江上何如語云非至德至道不凝天地之于物風霜剝落而後萬物嚴凝儒者于道百苦備嘗而後至德以備翁于死千生萬死萬生熟矣凝矣昔伊川先生自涪州歸曰世學皆變獨楊謝二子長進今翁門楊謝爲誰有變者有不變者愚竊謂非諸人之變諸人本相自在趣伊川未之涪陵眼不清耳附以賀翁亦以爲　清朝天助吾黨賀始知昔之弃翁禁翁

者皆嚴師也何時拏舟中道一爲請正

荅周耿西中丞

今人日從擾擾中迷惑有一人焉從冷淡處靜覷覷世間人何啻闘蟻儒門自少爲之乎也者所迷惑既入仕高者爲立德立言所迷惑稍知檢束者又爲名相所迷惑功入細者爲識神所迷惑有告之曰道有正宗有法眼輒曰此禪也此異端也或著書流布世尊以爲正學有識者從而竊笑之儒門冷淡千古含宛翁直信海内只此一宗再無二

宗更有何事雖然斯道無思無爲其體也有思有爲其用也思思此不思也爲爲此不爲也翁今有思乎無思乎有爲乎無爲乎卽思卽無思卽爲卽無爲乎明知體本如是未能瞥然一下咎在何處不肯所以日夜盤桓者以此惟翁裁之來教淨土之說近時從此甚衆夫譚宗者撥淨土天下無不淨土之宗譚淨土者撥宗天下無不宗之淨土眞實無二在人自信吾儒安土敦仁之說與此大相類不肯常又語諸學佛者曰有相功德智公止能

撥梁武帝劾學道者當以此爲定脚一心心從濟人利物起念則道根穩固翁幸以此度世秘藏難入人口也謹布直心攄謝遠存亦心如對不盡歸依

答趙儕鶴銓部

得手教及佳稿弟喜不置常惟世間聰明男子信學不過知信學而又從門面非嚴丈直從源頭理會此豈尋常小儒所則憶壬辰弟寓數詩正于丈丈卽復書有許弟詩無脩原自有脩來語弟亦以丈沒言不謂眞有所入天挺眞儒豈偶然哉世之知丈信丈者未知皮毛之百一耳願爲萬古自立自愛丈文甚卓絕近來作者遠拜下風輿王開作者自别受教良深弟賦性極愚庸生平恭此道不敢退墮容竭蹶請教人不可無年越老一年越進一年多少曲折多少闇奥與丈爲千古之友從今日心心相對也

答陸開仲司理

居常思門下度州一行去百年不可拔之營垂億

萬年無窮之澤神天同證賦役一書澤及全省無不行之理未嘗無同心之人諸瑣瑣吸吸總不能齊此般津中不足計也得披傳襲眞從本地風光参來卽謂斯道正脉亦可讀數篇已自印心客再細詳領新得世間有大道有大學非異人任仲翁曾留心此門下復世其學世不易得望攝心一味歸根此道此學世間諸聲色俱有消歇惟從不可磨滅者貫下承當凡眞正本分事知心愛不啻貢布

答錢肇陽明府

乆未奉教殊仰得承證義合編累披一二眞是良工苦心陽明先生之學及晦翁之學從此合併門下有功斯道甚大門下半生矻矻殫精斯道力已竭矣未由地步門下謂有事耶無事耶先正云大段着力不得白沙先生云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慾當理會支離說得極細渣滓未化亦是支離人生天地間只是一副眞骨頭眞精神傑特三才世間有形有象盡屬作爲夫道與學一

有名相猶隔千山萬山老年人僥僥脇脇更復何事願與門下揮魯陽之戈爲望不肖心無世外想門下來教領悉

柬孫月峯司馬

近世學者動輒辨駁性命而愈譚愈支離多增色相辨駁者聞翁此語亦當心服子貢雖云不可得而聞正子貢入室處離文章無性命離聞無不聞此子貢巧語非聞惡知不可得而聞但子貢一語當今人千萬語現前實用工夫眞性命也灑掃應對卽形而上搬柴運火無非眞如舍素位更何有性命故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晦翁卽物而窮其理甚精細粗言之每事而窮其理深言之人墮地來一靈物也窮其何來歸何處何以不虛生不虛死何以謂朝聞夕死必如是始不負晦翁此窮理第一步不然卽每事盡善理是理事是事合併不來翁以爲然否

答郭青螺司馬

承示的闇之教足仞翁學虛而嚴密不知翁所謂

闇者何指豈退然穆然一無事事而爲闇然乎不肖自謂浮名當體究于此矣吾輩心如海涵春育生生不已此眞闇也若外托靜默中涵殺機迹闇而實的也翁入仕四十年來所至不爲不欲曾處蹈人窮極之地乎曾陰害一物乎曾果以私意殺一人乎今雖以功學懸的天下正翁篤實輝光處弟嘗謂無意無我心常生生卽的而眞闇陽噓陰吸閃爍萬狀卽闇而實的陽明先生宸濠之蕩此自少不得文章家不頻挫則光欲不長可以類推

李見羅公今日事世眼以爲禍造物或以爲福晉
此老學執我相耳不肯老矣其章其亡虛舟視之
願與翁暮年所交淬砥一段與人爲善眞心一有
不然當呼天誓曰天成我如是不含弘光大是爲
負天此則不肖愚見惟翁裁之

答諸景陽儀部

門下學識其大猶孜孜汲汲反求諸儒先實功未
能而欲勉至君子之域卽此一念其造聖域何難
夫聖人君子諸儒皆隨人品題自古至人各留一

影落人間夷之淸不能如惠之和惠之和不能如
尹之任較彼度此徒勞卜度惟於自己眞性命討
得消息不被古人瞞過方爲實受用門下以爲何
如弟老而髮白目長足短懷我同心旦夕爲勞聚
首譚心此生不知有緣否精白此心願交勉之

答友

元某資本庸愚少日有志今忽髮白且老惟覺吾
輩學問眞切視愚夫愚婦皆吾同體一有壓倒人
之心實滔彌天之惡彼教家以一大本度不成正
覺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學必學此
教必教此如是期畢吾生焉聖人君子名色亦自
後人品題夫子在周末亦自安人道本分未嘗以
聖自命若當時知爲聖豈止三千之徒故學以聖
人自命者皆狂妄也性海無窮惟以無窮心當之
若執定君子聖人品級未免落階梯門下大力量
褰裳而涉何之不可致血心爲萬里之助

柬朱相公座師

皆肅書托閩中丞使候台福未久卽聞 師臺端

揆之報此天所以相 社稷也語云登高招臂其
望益遠順風而呼其聞必速師登高而招順風而
呼矣雖然今日事體招而未必師聽呼而未必師
應 九重遼客師且柰之何哉門生所恃者以師
生平之德與福徵之嘗竊凡人有隱行者天必陰
祚之以相其成師醇德慈心必沐天監無疑而數
十年間相臣之福有如師者否則回天轉日豁然
使世道一解順者定在師矣夫志道者但辦肯心
大必不負師肯心生平一轍不忍傷一人害一物

今必不忍以巳之私喜私怒而進退乎天下天下又安能以巳之私喜私怒而寃吾師之倪也人心聖神且遍海內不知其幾萬耳萬目一日二日有萬幾焉匹夫匹婦若勝予焉門生敢以此語助師幾之爲言微也道心惟微是微未有不顯匹夫匹婦且勝予㦲冠側弁而日叅侍左右者何止匹夫匹婦師爲千萬世救世名相乎門生嘗欲洗腸之木磨東山之石頌師功德無紀極叅在弟子籍亦借世世光榮矣言不能悉鄙衷惟師垂鑒焉

答徐曾源大常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木鐸體虛無心而感人開之而動亦虛心而應顧世之滯名相者其知彌狷其學彌違聖賢與愚夫愚婦千古同體聖賢即知視愚夫愚婦無加愚夫愚婦即不知視聖賢亦無損觀此自不容不洗心藏密本分之外不加毫末即欲求異於人不可得故曰堯舜與人同耳此孟子實言

柬東林書院諸同盟

不肖西江腐儒半生漂泊壯而歸耕束髮有志于道從事諸先達長者遊今老矣屏跡水田之坳與樵牧爲伍忽承涇兄及諸老先生委作依庸堂記不肖不知學妄以鄙見請正道公道也學公學也倘有未當老先生不妨直教元標刳心以受文發後偶得依庸堂二楹聯其一云坐間譚論人可賢可聖日用尋常事即性即天又一云光天下做箇人須循着規規矩矩落地來有場事要識得髜髜巍巍益既獻其醜又不避至再至三眞所謂面披

鐵甲不知廉恥譬之喝囉連者人雖不佳其言可采有心者聞之亦悚然有起色乎貴地四方之表從此普天皆鄒魯矣吾黨皆見逐于清時者不肖常自體德薄寡積不能見用于世即用于世亦無可用從生黨端吾黨皆從青山白石良朋勝地尋繹千古眞脉方幸錮之不早不怨不尤下學上達是吾輩今日事故凡爲人所錮必其自錮者也

答李復臺

吾里言學者多眞正求適道者寡一旦得來教讀

之喜不自勝如大哉乾元一章足下學見其大矣
復何說吾儕學不濟事只是不肯出身擔當若出
身擔當卽是首出庶物首出庶物自然大明終始
大明終始自然乘六龍御天合而言之首出卽始
也御天卽終也此之謂統天之學諸章或涉牽合
吾儕胸中要空空如不識一字如此得路行自然
益天益地東西昔合似涉道理障餘或涉閱世嫉
俗之意須要知天地間種種色色一一如吾輩意
思不得因之亦可忘之亦可大賢能隨時一點移
之亦可非言語所能悉也敬此謝來教之辱千萬
珍愛以有餘者公之後進俾火傳無盡也

荅西國利瑪竇

得接郭仰老已出望外又得門下手敎眞不啻之
海島而見異人也喜次于函門下二三兄弟欲以
天主學行中國此其意良厚僕嘗窺其奧與吾國
聖人語不異吾國聖人及諸儒發揮更詳盡無餘
門下肯信其無異乎中微有不同者則習尚之不
同耳門下取易經讀之乾卽曰統天敝邦人未嘗
不知天不知門下以爲然否

荅宋縡田侍御

甲申年同貴里孟尚寶我疆先生謁　岱宗郎門
下梓里乃二十年間有門下巍然而起爲當今第
一流品業從士紳中心識之不謂門下爲有心人
而若鄒生胸中耶鄒生回首前緣眞如漁人覓桃
源情况十五年從一丘一壑中以供蔗境無事從
一榻上悟古人精神猶窺萬分一具拙稿中奉上
請正門下幸忘其醜而斤正之昔不肖與我疆先

生遊岱我疆曰吾與鄒兄遊非爲岱爲證學也元
來今想此老一段爲不肖意眞成虛負門下年甚
青宇宙無窮事業倚賴且又博綜典墳其于古人
用心處自得必深其何以振不肖三吳如入萬花
谷中氷心人苦其有代謝者時時於無代謝處立
脚今天下非一手一足所能斡旋如西臺諸君子
在差上盡可爲相天下根本手足康强無恙亦衛
腹心之一道若腹心之責非言語所能轉古人經
濟重實事門下其留意知人安民卽救世之良[illegible]

也

荅吳安節侍御

吾儕同心兄弟時時如對老丈近來何若世間人墮落欲海固非然落道理安排障與沉溺欲海者一也不問孔顔諸賢何若只要自得其得自得其得在透心體心體一透更有何事只是保任而已老丈入朝愚意出外開府在外儘可行志在內一涉言語便有人我異同之路且世事旣如此即言之無益拜上徵如兄儀部若未轉不如討一差歸

亦可出位無濟易曰盥而不薦是吾輩今日事老丈謂何彼此老冉冉至只是收拾頭顱爲未後一着彼此共勉之玉體何似幸倍加珍愛執齋先生委不敢不承大都文中帶學不得不頭巾全待大作爲前茅蓋弟醜中有當損益者老丈貞也仰峯公君子與正學者不安其位可知老丈立朝必得爭之從此人望匑江屏跡矣見羅公謝世此老力氣吾道責有失此先輩吾道益孤知兄同此念

荅楊明府

台教復臨具荷記存不肖誓藏身丘壑爲待盡計一切世人道理語門面語俱栝盡沒齒焉已矣語云道不同不相爲謀自古然矣前來教云今人無論月至即日至亦少不肖則謂夫子語要活看曰我欲仁斯仁至欲仁即至則此至即一日千古一息萬年何論日月若論大究竟處且無已仁安在我且無至又安有不至有仁便有不仁有至便有不至此不肖之愚見也又近來教云謂　盧師後學脉自先生斬此等語不肖不敢啓口先生不肖

所師者衡齋書具在若以學脉自先生斬則乙酉後吉安人從夢寐中如驢挨磨不但負人且自負且負天地生人生物之心亦大忍矣不肖云聖人即愚夫愚婦愚夫愚婦即聖人惟道理自持名相自縛則自遠矣鳶飛魚躍先儒指點化工與人看惟活潑潑地而後能知鳶之飛魚之躍若又從鳶飛魚躍下註腳又成一話柄矣不肖村落腐儒無可爲復極知無當大觀因二教懇懇敢布腹心

荅李懋明明府

君常思與吾弟投分莫逆然與吾弟有未盡言者吾弟世道之柄日重一日吾輩所恃以擔荷者全憑此學人知貴里二曾宦達不知仲氏篤信此學而伯氏亦依仲氏與鄉里人眼孔大不同人品品萬世宦品品一朝吾弟深夜澄思即都三事如何了得自家事自有不容已處思與谷平先生相映照此不佞惓惓吾弟者幸留意吉中前者已老後者在吾弟幸以身任之

答新安書院諸同盟

伏以道原有待而傳不孤以孚神自無媒而合一氣相求久慕名邦夙雄列郡山岳晴空欲滴川原秀色可餐世毓耆儒代鍾元士邇承紫陽心印益慕濂洛宗傳大闢講帷人恥獨爲君子高懸鐸帳言必尊乎先民道韻彌深門戶何殊鄒魯仁聲遠播閭閻坐挽唐虞簪纓盡皆投誠童稚猶爲頂禮與東南秉禮之國信畿甸首善之宗頃以主盟濫及曲士元某握蘭有志伐木興思夙慕黃山白岳之奇兄承瑤函華幣之召敢不擔簦而赴相期潦[illegible]以蘄不有益於人必有裨於我頁離追其往事可冀其來此係初心亦誠深願顧杜門久擅一丘之僻而削跡曾無百里之遊自念與寡身危戢身廢幾寡過亦且德薄名浮藏名似可愆愆縱有管窺終成蠡測未能自度焉能度人敬望空而遥辭壁來儀以稽首伏願念神交于秋比席思道符萬古同堂何聖何凡直承即是曰性曰天起信惟艱來頭便是青天那容點染開眼無非白日不着纖毫確行所知父子兄弟足法無替初念國家天下

可通丕承正學高風盡洗虛譚流弊它年榜樣此日箕裘

答孫月峯司馬

翁生平篤實光輝儼然濂洛家法來教娓娓蓋有感于近世空譚流弊今日得翁言正救世良劑周程張朱與陽明白沙誠高先正云自古聖賢各留一影落人間不必同不必不同象山工夫從管庫日進難道實踐力少但人生于中古視上古氣習不同生于末切與中古氣習又不同生于上古者

譬居遠村深山無文物浮華以撓其習亦不必費滌蕩洗滌之功世間能有大帽子者甚少有大帽子者衣冠自然濟楚還足以竹笠爲大帽故有夥閃此不肖愚見也翁以爲何如

荅沈繼山司馬

翁留心正宗此莫大因緣弟嘗論天下古今蓋世聰明蘇文忠第一其碑文公曰天之與我者豈偶然哉不依形而立不待生而存不待死而亡者此等語說得何等親切豈諸文人所能到蓋緣文忠

從嶺海崎嶇嶺海明珠大海諸靈攸萃故斗鍾于遷客翁從靈地而來宜其聰明徹此一件若弟雖從崎嶇中過資性本頑又在多山中故頑皮到底然此心終不以頑皮自限近來惟發願以慈心處世與䘏世間種種皆吾師也方幸錮之不早敢有出位尤人之念從荒山中四面皆盜日與有道先生爲侶一榻外無宅思矣

荅余瑤圃給諫

今有溝中之斷繪者刻以爲像朝夕虔誠肅心而禱有禱必應皆神感神應故門下之愛不佞類此不佞束髮向道今二毛森森矣屢經多難眞覺學難言昔老僧云大悟多少小悟不記其數夫悟非懸空而悟以境而入悟心本無以境而有古人于境上行有不得反求諸己此眞入悟法門不肖所行皆逆境所賴同志提撕能知反求今尚覺虛負在門下於此道志甚真功甚密但願于境上磨練深入則入德堅固近世妙悟之士眼界高遠脚底空濶害道不少吾輩惟黙黙自身從篤實收斂起

不患不到光輝地步曰知及必曰仁守曰知崇必曰禮卑始爲全學

荅周海門少叅

闊兄長玉體平復甚慰弟今年杜關數月覺學問道體提撕得明然須是享用得若眼界高遠脚底空濶終無濟事寂然不動性之體也感而遂通性之用也用卽是體然須是發而中節若未中節畢竟是寂然不動處有不清楚故卽浮雲卽天此等處能令學者放蕩忘返兄當加意珍重千古學術

畢竟有所持循始不差弟嘗謂龍溪翁若再小心翼翼更復何說兄等與同志一商之

東方本菴

惟翁行方學粹不倖得之耳剽者久埧荷翰教及佳刻儼然濂洛家法竊爲浣服昔先輩執名象而拘器數有洞徹道源者一爲點破葢閔其勞而罔功今道體旣明末學未嘗致力一旦以小聰明揣和旨認其賊吾道不淺致令人疑而沮向道之心此救世之君子有深憂焉宜翁之有同心也文臺

兄過我相期力挽前轍寧爲未悟人品敢以悟而引人之深坑長塹規矩準繩之死靡他望翁有便教之小刻五冊請教殊無當大觀今求所未能此其端矣

荅吳觀我

明水來荷手教喜次于面明水其人可敬但若早來諸書可無著述吾輩學惟光天化日匹夫匹婦可由不是闢奇逞異今一陟竺乾家便自以爲了生死吾儒如糟粕然不知此糟粕世藉之以生生足下謂何

荅余瑤圃給諫

僕心不忘門下即門下不忘僕也顧僕無信使未敢奉托耳門下家學淵源培植已深而又惓惓浸進世道無量之福來教云世有脩而悟悟而脩者由脩而悟則其脩不迷繇由悟肯脩則其悟不虛妄前輩學問有成皆從澹無一毫濃釅相皆從苦無一毫富貴相皆從寂莫無一毫熱鬧相今人多濃釅富貴熱鬧中譚悟能有成者鮮矣故今日學

者肯苦脩卓豎便是真正學者兄今之譚悟而自誣者不少也龍溪先生見地若能小心翼翼斷世間行豈不照天照地吾輩願加意交勉之

荅周海門少參

弟日望兄起家豫章廸尚遲遲豈蒼生福緣未到耶兄精神何似弟則兩足大不如前益舊瘡杖傷臨老氣血不足始難支持吾輩相期越老越精神無得放寬弟近有堅曉之誓事事言言留好樣與後人作模楷不可爲模楷者切勿萌之思矧言與

行乎以龍溪先生見地能小心翼翼不墮世間行
豈不照天照地以近溪先生若再謹飭一下後學
誰得而議之望兄與後學言褆飭脩行一路再不
可忽不然縱說得伶俐與世與身子無干與切與
切

荅于景素儀部

翁丈萬福讀佳刻學淳語正與近世之津梁吾儕
於此學如衣之必暖食之必飽苟煖矣即布與綺
羅一飽矣即脫粟與膏粱一未能煖與飽區區較

同異者迂儒無當之見淸虛之見誣人不淺實腳
踏地亦自穩當願與翁丈交勉之世局似說破然
爲憂正長遠在杜門誦洗心藏密之章明進退存
亡之幾是吾輩今日事弟偶得二句云但得靑山
無恙在相逢不必問彈冠幷以此致請教之私

荅蒙獨山土司

僕昔在省垣曾記令尊簡問原儀曾托陳給諫壁
上諒不浮沉茲復勞記存僕不德何足勞賢僑梓
厚情至此感謝公厚意當領願僕昔在貴地 於各
州司不敢領一蔬一米僕今旣叨宦數年後且筆
耕力耕不至凍餒足矣何敢當公等惠敬用璧上
幸照入僕亦有靴不敢不自愛公意良不薄無以
爲報願公念先世承此土以待公等掌握亦可謂
安富尊榮矣惟願公等體天地好生之心思人之
性命如己之性命地方百姓有罪只照大明律治
之自妥無輕殺戮蓋佛家論業報以殺爲首戒近
江南士大夫家屢世不殺一牲以爲功行第一義
公等如念及夙業因果宜發大慈善心或者以上

司地方不殺則不威不知威不在殺處置得宜發
糧早完親賢守法上司稱某州司守禮恭順威莫
大焉播州自作孽報亦只是殺機大盛故
上帝不佑僕欲公之土地人民傳之子孫千萬世
故不憚苦口幸留此言傳之子孫曰吉水鄒先生
諭處此土惓惓教我家者其言足采賢者聞之奮
愚者聞之惕亦它日作一塲佳話僕如受百朋之
賜矣僕居家與人講爲學不外好生二字惟公其
聽我原儀或以之脩橋布施作功德即如不佞拜

公陽也

答汪君疇

來教心性公案此非元其所知世必有知者它日或知以告足下愚意且如今步步踏着實地一念一事將此心此身與天地鬼神相質對精神逼眞久之心與性一及不一不待告語了然明白無疑不佞郎與足下言一與不一何益人謂性善同而心則有不同此有眞消息者才說得此話不可以我意見抵住他留在胸中它日知不佞不敢負知

已勉之

答李夢霖

别久得來教云除去妄想未幾妄復萌焉隨而又着力援除又復萌焉此自初學本等足下志學有年矣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足下從惡處檢點不在從仁處默識若從仁處默識則始知此妄念皆自作自受願足下默默識此妄從何來又從何處消則中間本無妄消息不煩人告語矣

東王洪陽中丞

另精神便覺衰颯翁精神何似吾輩相期精白一心以堅末路諸世緣無足道近覺晦翁格物一說被新建一口推倒豈大聰明如晦翁不知萬物皆備於我而先自物格起遺落自性乎此弟今日會堂中逼出一段精神來敢以請正學問不可執一遺百隨處默識貫通始知先輩苦心翁謂然否弟欲往山東哭先師必期翁一晤然舉目觸足畏途惟有相時而動耳

東錢肇陽明府

自盛從歸無從請教惟有馳慕㡯常君歸知家庭間自相切磋必有餘師學須從澹泊眞實越穩當越光輝世間浮華眞如爍火如電光凡種種濃艶我者皆魔君也門下其以不佞言爲然乎

答史纘占憲副

來教有鈍根習氣之說具徵實際鈍莫如不肖習氣自大賢皆所不免惟是一點眞精神落地來果不昧的然在萬疊波濤中自能驤首吾輩所恃一生千生此眞精神耳來教有懼鬼神陰殛之說非

共欲不能爲是語不肖常與友云二十年來只信得報應二字親切知遠知近之語聖賢何等苦心如是自然兢兢業業足踏實地說實話行實事存實心願與門下交勉曰乎各天永矢此心耳不肖老而多病世路絕無夢寐辱厚望并謝

答賀脩吾

承教知丈留心此學甚爲欣慰初學人從一念之欲即當克去此初入門法既學人善念當擴此是進一步法若論究竟法何欲何善何克何擴非眞

徹性體者未易言矣丈老年且覺自已從何路入從生至熟從熟至化有非人之所得而致力者惟在精神逼眞耳精神逼眞金石爲開願與丈交勉之

答徐丕承

吾弟欲遠行尊翁止之此父之情吾弟俯而就館此束身斂性之道來教知生發有機如所云前在俗情中錯過大非謙語信師不篤一俗酒朋舊友難以面皮拋舍二俗怕人譏議三俗再不思量老來何以結局四俗如此脊梁只溷過光陰去到老未免空過一生僕亦有俗情開眼看世間人無道緣一俗因世間人意不篤遂結口不言二俗不汲汲皇皇求人任其自取三俗隨順衆生自以爲道宜如是四俗恪信匪我求童蒙之道五俗如此俗情元某亦老去一生空過此生耳念及此淚欲死今年山中日子多思回首末路一着旦夕皇皇得來教遂不覺忉忉第所云須樂有着實下落處足見不任光景公若求着實處欲僕語曆山飯能令

僕飽即以來告若公食飯自飽更不它求也前五講義欲爲題數語後人知吾師生情可總括來敎謝教

答鄧敬中弟

吾弟篤信此道無量之福世間人咲迂濶咲道學此等人如沙何足算數吾弟有疑說悟說脩脩悟是一是二又疑意知物是二件如何是一件心性命是三件如何是一處欲僕有所開發僕若言恐成話柄知者冷咲吾弟云每日靜坐返照此正好

消息且從此二年三年又十年耳邊自有人來告吾弟始知不肯未嘗孤負人也珍重珍重

荅彭茂先弟

茂先落地來有一至寶不與物對者久失一旦欲尋究此正好消息僕又欲為足下作招帖今肯鳴鑼必有報信者至不患至寶終失之也嘿而識之定報信引子幸無忽

柬祝南山二守

簿書叢劇處是大法門無當而錯過我輩必不利

於仕途惟當以聞道為第一義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固可惜而功虧一簣者其致一也兄果聞道耶亦半明半晴耶半明半晴是今日學者通弊以悠悠為功課最是害事同儕中一副心腸拿出與人看能得幾人兄誠有物我無間之脈但須深入徹底研求不徹底研求如彼良玉不斲削難為國寶此弟苦口吾兄更將何以教弟倘有新得不妨直示弟近歸數年覺林阜不解錯過人只是錯過山林何時與吾兄披襟匡廬之巔一訂千古學脉耶

荅祝南山二守

閱王麟泉疏云中有不在期會簿書之間弟甚不喜此語作官期會簿書是實學如周茂叔吏事甚精程明道莞庫必親嗣望長兄留意當以此自反弟嘗反發言太易思長兄發言更易今當彼此更勉此皆欠涵養沉潛之故德盛者發言自中節也年華漸入佳境此件大事當徹底理會弟為一官在身歸來五年不敢一出門庭畢竟不是翻飛漢

子伶俐漢子若是古人直當尚友四方那能左顧右避何時得與長兄相看一翻猶勝靜坐三年念之念之

荅顧涇陽光祿

冊陽書至知丈入南都今得台函似尚未到任此是正當道理吾輩老矣入隊叢中為官乎為國乎為官非吾輩事為國不能弟嘗思念菴先生再三勸荊川公出山亦當任其責丈謂若何丈于此學機將露當下繹容當細繹終少放下一着放下而

後能知源頭關頭除却當下更何處討源頭關頭丈又而知老友心頭熱也季時兄以丈入官故不敢寄奠爲世道傷正人弟豈無心附具見一糿惟魔蝢致之奠春四詩此等題目考倒秀才容當具上記得元旦日已有又忽忘可知老矣敬此復諸不盡祠記弟當作丈不知弟世系與南都共泒也此自後人之責幸致聲

荅錢啓新侍御

弟云未發時善耶惡耶諸語似有意來教云遺下

未發之中似又添一層註脚此時欲討未發之中何處討大力量大聰明如門下向諸人譚書義非弟所望揔在精神真真則萬泒千流同歸于海鏡中生妍媸影子來教誠然誠然吾輩在山林世路一切抹下不必問除目也拜意賢郎世兄一入臺省且歸向家庭靜脩一番今日言路有言與無言則一相機而動可也

荅王豐輿方伯

門下來教洞徹無礙之體吾輩既徹此體又能小心與真乃爲究學蓋習俗浸淫五濁交攻不免爲識神所使今誓堅末路惟門下教而拯之至于世路念頭弟又已抹撥山開亦有功課與門下出處一心即時時如面也

荅錢繼脩太僕

吾輩冉冉老矣不論在外在家各各收拾舊頭顱求不愧天之與我者自成自道一真百真一實百實口嘴說得明筆下寫得開濟得甚事悟後以心宰事事無不妥未悟與半悟少不得因事求事亦

致知之一道强而求心與事合未免湊泊仁兄諸條從體驗力行中來可救近世徑情空蕩之弊弟受教多矣

寄孫月峯司馬

劉瀘瀟敉理同志其開眼處亦畧涉彼教入而此兄初生時夢龐居士入其家此兄遂生不肖一日與之坐語曰龐居士此轉身却折了本渠咲曰還添了些豈至折本又此兄最不信因果曰人去即去形聲俱無予曰君以春秋經發家左傳所載彭

學不一而足何言無輪回跳頭者再予啓之曰
君甲鄉試曾有夢否曰有曰奈何又不信輪廻不
肯指諸糞語之曰去穀爲食出腹爲糞糞或于田
爲嘉穀于園爲佳果果食于人又復爲糞糞生生不
巳人生之脩持于生之報應皆如此此學不透此
其脩地必不眞此兄眞心粹行今巳矣敢述其言
以告于翁翁葢不知精薰幾千刧來生忠孝之門
作清朝名鄉豈龐居士可比再于此畧參一番始
知鄒生受翁教愛不敢負翁耳陸平湖亦豈漫漫

人君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又曰原始要終故知死
生之說儒者多忽畧而不講故不覺饒舌

荅顧涇陽光祿

弟犬馬之年杜門自省勞大端以學相商弟不敢
復教惟審而教之
來教云學到知天命至矣由知命而耳順還隔十
年豈知命時尚有未順耶愚見知命者知性也吾
輩初入門父入門於性地難道無窺處惟覺隱隱
疑情未斷則亦有不順處至耳順則于知性處無
順無逆耳
來教云孩提之童知愛親知敬兄此不慮而知良
知不學而能良能所謂從心不踰矩者也葢自墮
地巳然乃由耳順而從心豈耳順時尚有未從耶
愚見孩提知愛知敬揔是心發竅處此孩提之矩
夫子不踰矩者親其親及人之親不獨親其親長
其長及人之長不獨長其長故平天下只在絜矩
孩提親長是平天下端倪聖人從發竅處指點是
聖凡見人皆可聖夫子不踰矩則巳直入聖域學

至不踰矩如中秋之月大圓明鏡界知愛知敬則
初升之月耳
來教云說者謂耳目口鼻以精氣曰惟耳以神用
耳順聽以神也作如是分別見然歟否歟又曰耳
順無復好醜揀擇也試思好醜是同是異同則何
庸揀擇異則何嫌揀擇作如是斷預見然歟否歟
愚見此語似無可疑惟以神用則好者是好醜者
是醜有同異無同異見有揀擇無揀擇想若以爲
無揀擇無好醜無同異則所謂神者是頑而不靈

不謂之神矣
來教云耳奚而順乎知命之果奚而結乎從心之因奚而起乎有漸次乎無漸次乎無漸次何以遞列而爲三有漸次精粗難易不近倒置乎
愚見結果原于發因發因即是結果發因地摠不外一志志小善人即結小善人果志善士即結善士果志眞在聞道則有漸次也要走過走過然後無漸次處自然透得穿透得穿如白沙先生云一齊穿紐一齊收拾者自然理會倒置與不倒置無

可言說海中皓月撈者知之耳夫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時時提醒此志志學即知命也耳順也從心也吾輩今日萬分苦心筭不得夫子志學處願各勉之昔有一鄉老年六十從劉獅泉問耳順旨獅泉笑曰今日勸爾當耳逆諸人愕然請獅泉曰你好飲酒以後衆人勸爾吃酒你逆勿飲你好客氣兒子勸你與人打官事你逆而勿動氣是即耳順諸人皆大笑吾輩今日於世間種種習光習鬧順處一逆丟得下得力處舍得下然後於古先賢聖性命處換得着即逆一下正所謂耳順也弟與老丈並處林皐境以逆爲順論學彼此商確以順爲逆逆乎順乎聊勉末路取日虞淵願兩地同心焉

柬朱玉槎文選

江閣相對大足快心覩計藉見所未有已自暢意而每覩啓事眞令人喜而不寐昔人云時當可出寧須我今始見之門下功在社稷甚偉大不但桑梓之光也至于未竟拂衣猶仍門下濯濯無欲眞

脉此一段即是仁爲已任何微不入僕老而慶斯世斯道之有人也竊常窺世間一欲字顛倒多少豪傑縱譚王說伯言與聲盡以是心服門下之得請里中數十年間無此高議僕有餘師矣九頓稱賀匪爲其私惟恕不弱而麾頓之

荅涂鏡源中丞

自奉教後覩奏凱時聞俱學塞上又定 封事眞眞實實皆 社稷偉代名碩經綸吾里人何負君父而以科名論軒輊也翁丈胸中光霽故所至

袞袞偉偉敬服敬服弟以翁丈今在謙三爻矣謊
者曰謙者有而不居之義夫知其有而不居則猶
有居之意未化知其功而不伐則猶有功之意未
化謙者只見其無見其虛夫安得不謙翁丈膚功
不有弟所深信若滿腔子知止脩二字未化得無
似之語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此道之
極也翁丈計日必有殊恩所云善刀之義亦當不
作套語弟嘗與青螺翁兄云爲國家不可不作官
爲自己討不當出又與郭氏諸子云有餘不敢盡

此切至語敢奉聞見道友不作貌言遲數年再出
領百官未晚造化忌盈忌之思之及其老也血氣
既衰戒之在得謂學有所見有所得即得也山農
直布惟翁丈亮之

答吳徹如光祿

見 上賜環足下白雲司以足下仍在家山不謂
足下之任矣僕喜而可知僕在此處照磨歷俸一
年員外歷俸兩年半親歷無一日空閒嘗自念不
肖生平氣高心粗得此以降心抑眉始知人間[illegible]
不必美能降心抑眉即美常念 今上吾師也吾
師也吾何敢忘之僕嘗時有魏敬吾再謫有鄧文
潔朱鑑師相朂勉足下今友誰氏餘不敢知弱疾
僕畏友也足下幸信而與之切磋直諒多聞今人
誰伍足下無錯過僕在刑曹三年半不少一日足
下肯以此爲練魔場望耐心處之僕之能是部者
亦有由乙酉僕轉銓曹人儀部拜汪登原槪主客
趙名吾宗文莊公尚爲郎中不肯屈指文莊公辛
亥生辛未鼎甲尚爲郎官我何人斯而之北耶涙

數行下故嘗有言曰世人之患患官小吾儒之患
患官大足下勉之郎中非小徹如先生自大無忽
鄙言不盡

答于景素儀部

又未請事殊仰殊仰頃友人有傳翁君里事弟心
喜可爲未流師法吾輩立朝有立朝道理居鄉有
居鄉道理孔子立朝侃侃居里恂恂是聖賢家法
學無可見見之于行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
見之行也翁丈見之行矣弟心喜者以此來教似

有厭博求約之意一段沖襟令人可挹自以爲不歸宗卽歸宗矣自以心未願息背息卽息矣夫所謂約者非外博而求約也翁知攬緣者乎千派萬絡約而之一處故經之緯之亡不如意聖賢千言萬語只是約到自家身上來將以反說約也反者反到自身也脩齊治平約到脩身身卽約也何待言說故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節目何等不一只約于親義序別信親義序別信必有所從出之原聖賢曰心曰性曰命又提之曰知此約之至精至妙處而實總知止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約且不得名之此學之極功也夫子教子貢曰恕終身可行恕雖爲約然吾亦無加諸人非爾所及則恕非約之至處可見夫子一呼曾子一唯至此名言兩忘聲色俱泯卽博卽約卽約卽博夫子曰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畔者無然畔援之謂非有邊際非有一物捧而持循之謂翁丈尋究此向上一路必有恍然自得處白沙先生云如今老去無筋力獨坐江槎看水流敬以此請正若云學有着岸處學海無崖回頭卽岸議有異同處理會自家異者自異此弟一得異見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

荅薛欽宇方伯

學問先在見性性體一物不容而近來諸公見地大高是以舌見性也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願與門下交勉之門下今挽錢穀之司濯濯無欲弟處林皐之下兢兢自守此眞見性也高見謂何末路難持神明難欺言及此令人懔懔

荅馬冲六貳守

承教漸覺知放心矣足仞學力不知者謂爲放逸之放知者則謂不從神識中認心雖然放心則彌六合語體也卷之退藏于密語功也門下一言一動一飲一食士民觀望同寅左右窺伺豈能放得兢兢業業小心翼翼乃眞放也先正云心能大亦能小知大而不知小會流于狂路承問及敬復幸教之

荅文別駕

學問因不在任情識然人情物理未磨練亦未可謂從性中流出性中有節文有條理白沙先生謂分殊處須理會正理會此先儒謂儱侗佛性正此意吾弟一副骨骼任道之器既在仕途願從人情物理處一加意所惡於上一節請以此致愛助之私不盡

答劉學博

常念門下服官虔中竟不得一聞耿耿來教具份學問大進水落天根見信然觀法是學佛者初入

門無桼此心何故教之觀十八觀其總萃也然上根中根者亦無用此兄謂聖門不以觀教人誣矣默而識之觀入細矣父在觀志父沒觀行觀其所由無非教人觀法但被世措大錯解兄既信此一步日消月融自有時節不消言說也吾輩老冉冉至不大發憤非男子願各努力

答曾先醒

世間事故俱假然見道假亦眞不見道眞亦假眞假無二若不從悟道入未免厭棄世故忽畧庸常足下叅之衆醉獨醒四字不佞不忍書此未知隣者醒乎醒者醉乎聖賢惟思覺天下不忍自居已于醒居天下一節雖孟夫子語亦不敢書中云不得志獨行其道語亦未瑩吾輩不得志生平何止數千萬人鄉黨夫婦父子兄弟朋友終日如魚在水相咏相游難道是獨行足下謂何

鄒子願學集卷之四

吉州鄒元標爾瞻父著
東越年弟周汝登編訂
同郡後學郭一鶚
龍遇奇校梓

序

四書大全纂序

聖人心如明鏡學庸語孟皆從大鏡知中吐辭為經昭哉爍乎不可尚已歷代以來家執錐鑿人健私見聖人之旨始晦子朱子憂之於諸聖賢語句尋字繹凡大儒有一言足抉先聖閫奥者必采以證如步天者日月星辰左右次舍毫釐不爽如注水經者溝港斷流源委必悉聖賢道昭如指掌名曰集註我

成祖詔諸儒臣胡廣等校定賜名曰大全集註惟懼學者溺于異指令童習家學見之躬行厝之政事以翊戴　皇圖無疆之治而近時學者因陋就簡至不知朱註何物且有操戈向者懷古陳公復

憂之慮大全浩瀚繁衍學者不能徧觀盡識則取大全集註刪其繁冗名曰纂註約而精之可謂紫陽功臣矣書藏篋笥久而公嗣侍御君思公一生沉埋茲道蓋欲鏡今傳後豈可令之飽蠹魚來巡豫章遂鋟以傳蓋曰前是書成皆吉州豫章諸大儒為政諸大儒護紫陽如護要領引人者於其素習則人之從之也常易入此侍御君意也以尊制則忠以闡揚家學則孝以承前啓後則仁一舉數善備焉陳氏明德遠矣侍御君屬元某一言綴之簡端予惟道布濩天地間如日月經天江河流地亡弗明也亡弗行也有弗行弗明者私見害之也以紫陽之精神光天地質鬼神豈其不能晰至道之精蓋慮學者躐等而進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古今幾人故其言之切說之詳叮嚀告戒不遺餘力世偶有管窺者輒織公格物窮理一言為疑城物非在外格物非逐物紫陽豈不了了且其釋明德曰虛靈不昧不昧者何物釋時習曰明善復初何者為善何者為初如釋學思曰勞心以必求不如

遜志而自得知釋知性知天曰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致知之謂此豈從逐物上起者有能悉心忘見始知紫陽之學必不從註腳下盤旋精而一之是在纂註中矣嗟乎時當凶歲有貸東海之粟者輒奔而赴即有袖明珠者光爍燭天人跳而不顧以無當於饑餒紫陽之註吾道菽粟也懷古之纂註擇稻黍稷麥以爲菽粟助也膚學小生井窺蛙鳴以熒火概太陽此侍御父子之所閔而欲援之也

學庸或問選序

學庸一書本文自明顧無柰後儒之溺其旨也子朱子憂之作或問予讀其語大學曰學大小不同其道則一而已中庸曰庸惟其平常故可常而不可易若驚世駭俗事可暫而不得爲常此二語足以概學庸之閫奧千載而下洞若觀火竊其憂時之心大切覺世之心大重慮時之人不深惟聖賢所以故千言萬語勤勤懇懇不嫌于反覆叮嚀譬之嚴父貞母憂其子無成也大言之小言之深言之淺言之隨其子耳入或一有得焉可以爲人子朱子意蓋類此迺後世觀者苦其浩瀚終年白首竟未入目又如蕩子以父母規爲塡也者且格物一訓爲後儒所異同新安之學遂少晦嗟乎繼往開來慥慥皜皜今有新安其人乎予執鞭所欣願焉蓋夫氏約而傳之不但有功朱子且有功斯道甚大語云多聞守之以約多見守之以卓蓋夫之謂歟昔文貞公在 穆廟時集海宇冠裳訂學懸識仁定性二書以爲士鵠明道新安旨雖不同至

其精神直欲接孔顏眞傳則一今欲上長安有俻而至者有逶迤至者遲速不同其至則一有志斯道精神而眞何論程之與朱孰異孰同哉蓋夫氏丕承烈祖纘緒有耀予爲斯道慶敬拜而弁之首簡

孝經序

太史貞復楊子學悟性宗一見與余論合聯榻信宿而別一日出所編孝經徵予序予卒業遲回者久之經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予之足

已毀矣又曰愛親者不敢侮人敬親者不敢慢人予生平取世忌嫉不少必予愛敬之未至矣雖然吾有尊足者存卒不敢以世忌嫉弛吾愛人敬人眞心敬斂衽而序之序曰大哉經乎千聖之道之總萃咸備於是無所容吾贅矣古今稱孝舜曰大孝武王曰達孝下此者即不得謂孝子請繼言之可乎乞人賤行也丐者行食於道得食飲即遺母母食且爲之歌數闋盡懽而止彼不得不丐者遇也丐而娛親者眞性也苗夷異族也有苗泣親繼

以殞命彼淪於夷者族也不以夷忘親者眞性也禽獸無知也而跪食而返哺禽獸未始不知有親也夫大者謂其彌綸六合有一物不孝者非大也達者謂其達之天下有一物不順者非孝也呼途之人曰來吾語汝以大道彼未必不四顧踟躕惟語之以孝親三尺豎兒必動神怡覺世君子從人所常有者提撕之則人不沮於其難而吾言之入也常易此楊子惓惓於是經不忘也或曰集靈引證何居予曰草木微物必有以鼓動之始甲而折

折而條達子輿氏曰樂則生生則惡可已此集靈引證意也羅子宗旨何居予曰鵠誠設射者至之軌道誠立行者由之羅子宗旨孝道之軌鵠也一切揣摩意識思慮懸想儀章度數盭宗旨遠甚且斯道也吾不知其所自來也窮之無原執之無端用之不可既洞焉通焉廣大無際窮天蟠地無弗周浹以之事君以之事長無二道也仁曰仁宜曰義履曰禮知曰知樂曰樂所謂不敢毀傷不敢侮人不敢慢人者皆是物也皆人所固有羅子非能

爲人加益之也必明乎斯而後可以言孝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不然事父母且不知父母矧曰天地嗟乎安得起羅子而質之予聞陸象山氏曰孝經十八章夫子從曾子篤實處說出來學者必踐履篤實久則恍然無疑斯語晦菴年方七歲即題其上曰不如是非人嗚呼思先儒格言繹羅子微旨而後楊子之志不孤

聖學宗傳序

大道一而已矣昔者聖人仰觀俯察形容模擬此

一不可得于是系以一畫畫之陽者曰乾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此宗統所自來也夫子曰文不在玆乎輿氏曰見而知之曰玆與知雖不明言所以而萬古斯文之統卒不越此寥寥數千餘載唐昌黎氏云堯舜禹湯文武以是遞相傳授宋周子所謂太極程子曰識仁我明新會曰自然新建曰良知皆是物也隨人所指而名之譬之天一也東南西北之人各隨俗而名之而仰觀太虛昭昭日月星辰則無不一然難言矣予友紹輿周

子早志眞宗學有本原慮前聖以一脉相傳恐後之人不曙斯義乃遡自羲軒及我朝諸儒先有關斯學者名曰聖學宗傳蓋其意曰帝之與王聖之與賢隱之與顯微之與彰雖異位而人同人同而此心同此心同通之千百萬世無弗同獨柰何不求者旣委至寶于草莽而求之者又横以意見意見穿鑿是取至寶而付之裂熖又不如隱于草莽之爲完璞也其意良苦矣予讀是書因有感于昔儒曰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今於玆書亦云讀虞夏商周之語如身遊渾渾灝灝噩噩之天未嘗不神游心醉厭後源遠泒分辯駁愈多心愈戚心愈戚視渾渾之風益遠雖然此亦諸儒先不得已也滔滔東注其何已時長天永日恃有此眞性在眞性不昧直息諸見排唐虞周孔羹墻開玆傳也吾不知其盡也

聖學象教圖序

夫今以註易名者蓋亡慮數十家大都憔悴枯槁山林間發憤于世者所爲可以觀世矣予曰作易

者其有憂患乎憂者幽也跡不濟則神不幽患者幻也跡不幻則神不化易化書也非近心粗心淺心者能入乾初九曰潛龍勿用勿用乃潛潛乃化鄒子沉埋半生矣亦常手一編稿形深菁然生平醉心慈湖氏已易常覩諸君子於卦爻象變各有所主茫然自失雖有管窺徒藏之腹笥而已至于圖書猶不敢註一語近閱岳大夫某所註諸圖如木難波斯百寶雜陳光怪奪目私恨曰安得促席從公指點以畢殘生一水非遥徒自悵惘一日公

以範圍象教圖見示欲予一弁其端予一生從老頭巾度日半明半暗於易也淺公徹上徹下於易也深其何能復公惟是覺公恐釋與玄之亂吾儒欲納之範圍中其憂患深矣憶昔有友欲折三教者予曰虛空之中何所不有各自為宗虛空不可剖也又有友欲合三教者予曰天下之道原貞夫一一分為三三歸于一此自然之理太虛原自合也友唯唯否否公之意得無同友人之悲乎不佞與公皆在潛之初爻矣不易乎世不成乎名即欲

易世成名其誰與我惟在確乎其不可拔釋者曰確如石聲堅確然予謂石聲猶有消隕堅石亦可磨磷學惟休心忘見則無我無我乃能遯世世乃能不見是無悶凡人得一爻即足以畢世明夷一卦文王得之內文明而外柔順箕子得之蒙難正志文明而曰內艱貞而曰晦明潛之義可窺矣夫子于易曰終身焉爾已願與公共請事焉

聖學啓關臆說序

夫道在天下猶水在地中地無之非水人無之非道所恃提衡斯道者則系乎人古我先王慮民未若于訓也時有省方之舉察民剛柔遲速異宜立之軌則操而化之故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而後天下服後世輿圖日廣人主端拱深宮以巡方付綉衣使者問其所以報

天子曰糾吏治察民隱懲姦宄聿栽凝峻使人不敢邛視如是焉止觀民設教之意微矣龍侍御紫海自少志大人學資敏行醇筮仕金華鼓吹六先生遺緒攬轡三秦又續橫渠先生流風而見之行

事政暇偕巡茶張使君同過關中書院院故有少虛馮公為里中祭酒率諸鄉紳子弟肅聽教指者幾千人侍御為之剖晰疑義者竟日已復條敎目示諸生馮先生曰此後學津筏惡可弗傳君又續諸先正語錄于後總名曰聖學啓關臆說予得而卒業廣大悉備大都復性足以該之雖然性未易復也復性必先于透性透性者悟也軻氏曰盡心由于知性知性斯知天夫此非落言詮非入意識非有等待非有加損透之可濃可淡可窮可達可

生可死即剝即復即聖即凡何內何外何異何同
何安何勉一以貫之無餘蘊矣然透豈易言哉病
寒者汗一息不流風邪隱隱流于腠理故神醫以
汗必透體始甦侍御云諸生試觀一堂何嘗外却
一人一人何嘗離却一刻此心運用此道現前即
易簡即神化灑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可謂傾槖
抉腸有能於此直下承領不作纖毫疑情者于開
關啓鑰之志不孤矣世欲拒人不得入也則爲之
關以禦之欲人之循塗而入也則爲啓關以導之

此需人爲啓閉者也性吾性也堅自拒也機自關
也能議自闢自闔之機則不以有人而作無人而
輟而又誰能禦之諸君勉矣世秉傳四方者何限
獨侍御一舉足使關中數百年道脉光大有耀歸
而報
命　九重四方且則而象之所鼓暢仁風助流
皇化者豈淺鮮哉予故樂而序之首簡

易叅序

從海門周公而得知養初喻公公以陪巡偶過田
間譚學娓娓去未幾入爲諫垣以射輙備兵嶺表
人謂公以日月近臣拮据簿書必拂其出入補闕
拾遺之心侘傺抑鬱又不然攀雲弄石消其磊磈
亦情所必致者而公脉內外夷險澹如也一日寄
所易叅示予曰不佞半生偕諸薦紳譚易苦無入
幸官五羊無事垂簾焚香直探四聖之秘至坎惟
心亨一語頗有會心處偶筆之名曰易叅子爲我
證之予首披乾坤二卦以元亨利貞皆屬乾乾陽
爲大爲明自始至終流行變化莫非乾道所統曰

未有庶物先有乾元此易道之總萃也大象曰自
者不息之眞源明曰自明道曰自道成曰自成得
曰自得舍自別無所爲天是不以易視易而以身
爲易也坤曰乾之所至坤亦至焉乾資始坤則順
承其始乾主覆坤即載其所覆是斯乾坤合德之
原也大象曰厚德載物非離物以爲自成物所以
成巳即實其自強之學而巳此皆直抉前聖之秘
摧乾坤之蘊乾坤明六子無餘蘊矣入卦微六十
四卦無遁情矣公曰叅者蓋不知默識體認者若

而年眞有寢不安席食不知味身依殿陛也不知其爲華出鎮藩服也不知其爲詘蓋與易若將終身焉爾矣易繫曰叅伍以變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睹之在前恍然心目曰叅而曰叅伍以變又不滯于心目間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公曰變者自變中有不變者存不變者天則也非人力私知能安排也此非眞知變化實叅實悟者未易至惟心之亨公殆非虛語耳海門子見之嘉樂何似予故揭之首令讀茲書者共叅究焉

嗟乎易出于太虛太虛以前馮馮翼翼何象何卦何圖何書而聖人象之卦之圖之書之此皆不得已而有所寄其思于不寄學者復從卦象圖書下盤桓馮其意以穿鑿而聖人之易亡善叅者淨乃心黜乃意不以易會易而以身會易始知易叅語語自體驗中來可以證自心斯可以證四聖之心倘不灑濯乃心而屏知去意叅何易言哉

像象管見序

此名侍御啓新錢公撰也予自庚寅別公公時將巡粵衆方以公必爲時鎮臣不謂公以蹇諤與予等同錮矣聞公杜門謝客顓顓易學予恨不得覩公大全一日公家嗣侍御君巡三楚以一冊貺予且屬敘予拜而卒業公蓋慮世之譚易者茫唐龎雜令學者貿貿然莫知所之也故極深研幾而作像象管見公學窺其大管見者謙辭也公之意悟聖人一畫卽人之像不成像則無以成位其中實見得卽人卽像卽像卽理無一人無一事無一息不有像存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亹亹咸此像基之

頤象亦不一有錯象有綜象有正象有偶象象有卦情有卦畫有大象有中象有爻變象有占中象公皆一一求其指歸焉每卦每爻本其象必求所以像求所以像而又歸根于象所以像不可見而公闡可見者垂之篇始知盈天地間皆象也皆像象也彼滯象者泥于有而眈于像象者淪于空是二之也公之所深閔也若以像爲理之近似是彷彿假借之見公謂易無是也聊諸譚易家眞所謂良工苦心矣昔聖有言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夫

以聰明睿知如諸大聖是書猶必本憂患而來益憂患則困心衡慮其跡幽跡幽則神潛神潛斯窮無窮極無極故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其與民同患也亦自洗心藏密始非以意識推測揣摩而得之也後學易者處逸樂之境加以不專之功欲以探聖人之閫奧此與射覆奚異公戢影巖扃茹荼堅忍者二十餘年才可濟挺核斂而不試道足包九有秘而不用困矣幽矣潛矣天完公與公自完者其在斯乎公曰始于屯仍

爲屯終于未濟仍爲未濟公慮至矣予謂屯者乾坤絪縕之氣所凝也未濟者乾坤生生之意不以既濟而遂已也倘終于屯終于未濟是剝復不相乘乾坤不幾於毀而何以成易哉道不終晦公以此學日見之行爲復頑果爲泰拔茅端有望於公公幸無容自諉三十年前公以白面書生出宰吉州批却導窾片時而決偕諸耆宿嘐嘐譚古昔今公卓爾如是借乎不令諸先生見之予夙叨愛雅猶得序公鴻撰竊爲斯道幸安得公再臨鷺水一彈指間共窺無象之像俾鷺水含光螺山助響人人坐公太極中世錢氏易無涯也

宗儒語略序

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海水之宗也子孫枝葉繁碩有大宗有小宗而後其統系不淆謂道有宗乎神無方易無體何有宗也謂道無宗乎濟濟三千獨一唯曾氏得其宗未始無宗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帝王也軻氏顯學孔子宗孔子也蓋道一而已矣一則天二則人天則亘萬古而攸同二

則涉末流而多岐道無岐也學之者岐也惟多岐而百家罷襍莫知攸宗甚矣道之難明也予夙荷明師良友指點夾輔年來偶有隙明於先聖一脉眞傳似無所蔽諸儒最有契於衷者在宋則明道象山慈湖在明則白沙陽明心齋六先生於是手抄其語與道相發明者名曰宗儒語略其言淺近詳略不同不謬於孔氏之傳則一而已夫名臣巨閥必有宗譜孝子慈孫一展卷孝思悠然而生是書雖謂儒之宗譜可也學者由茲直證本心頓息

諸見揖唐虞周孔在斯須間若復辨儒釋較同異取予所編者爲辨駁地是人也意之爲害其去道也遠起諸六先生與之同堂合席何益乎邑侯袁黃侯愛是書捐俸授梓敬拜手引其端

月川錄粹序

余體孱弱好閱方書遇名方輒手錄心注之有告余曰人生在神與氣神與氣隨勝理密而康強無恙雖有禁方無所用之余近味其語此治未病之說也憶余十年前勃然師古而最慕用河津凡有

憶見悉錄之以紀吾學若劾讀書錄也者而最後又慕新建江門若以爲聖道非從此不入口念心維然盤回十餘年來身心互持未有得力幸返林皐至庚寅歲差有所入始知先儒之語皆言已之得非我之得也而我持其咳唾求道是不亦貧子拾貸冊稱富翁乎故凡儒先語錄以爲此特名醫良方而無病則方可置不甚省閱既入都門余友叔龍氏持月川錄粹一卷命余引其端余匆匆別叔龍叔龍亦未竟余之學乃數以書促余言夫以余之所未請事者而欲學人學精於是是欺來學也雖然叔龍表彰先賢加惠來學意良殷勤余故識其首若先生篤行沉修歸然醇儒直遡濂洛而開我朝道統之原則固不俟余言也錄中云心非血氣之謂先生之見卓矣世號宿儒以血肉爲心者豈少哉即此隻辭亦足以抉世儒之一膜也夫

讀書全錄序

文清先生大儒也醇儒也讀書全錄微之而神化性命鉅之而修齊治平廣大悉備譬彼良醫禁方

名品備載無遺嗚呼盛矣某髫年即知慕用先生每讀茲錄如天鑒在茲如神明臨汝悚悚乎神爲之加悚心爲之加清脩爲之加謹間有所窺期師先生萬一然幾成帙而散于火遂棄去已而泛濫於他家竟無所得譚及先生輒不敢措一辭今年春虔南中丞李公刻全錄以惠後學命小子引其端鄒子敬拜手言曰道不在言言者麤也道不著見見者虛也道離卜度卜度者意也夫道雖不可以言言而匪言道亦無由寄雖不可以見見而匪

見道亦無由入雖不可以意卜度而亦可以意會日積月累久之羣言亡眾見消意解氷融雖言而無言也雖見而無見也雖意而未嘗意也此先生之學也後儒輩出其趣操與先生不同蓋先生學以復性爲宗謂必閑邪而後可以存誠謂必去念而後可以入道後儒以見性爲宗謂性在復禮萬物皆巳惟在知仁萬念皆融此其說誠聖學之宗傳但語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又曰深造以道欲其自得夫中人以上深造以道不可易得而遽直

達天德則千里得一士如比肩焉且世之駕言了悟卒至藩籬撤大防潰不忍見聞者始知先生誠上遡鄒魯之軌轍而繼往開來之正鵠也善學者請事斯錄履繩蹈矩日融月化意言兩忘其達天德也何有中丞公重新是書以貽來學其有所思也夫

康齋先生語略序

丁巳秋舉青原會少參吳公持新編康齋先生集略言於眾曰我

國朝以學倡者康齋先生先生一傳新會再傳餘干俱易名從祀吾道吐氣顧其師寥落似於報稱之義未當特或以先生有爭田訟不宜見知石亨爲疑不知先生於諸弟子來從學者率之力耕而食未有田也而奚訟好是懿德凡人皆有石亨知先生薦先生未嘗有求於世何於大儒過之深也鄒子曰公以陳胡二先生謚與從祀也于陳王二公有加乎而吳先生之不謚不祀嘖有煩言也亦有損乎曰無曰然則予等當從不加不損處理會

更不必從世法上度長挈短一從世法論俾世之學聖者於形跡上比擬而聖人之旨荒矣且予自幼聞先生訟田也以弟竊祭田故夫士大夫無故不竊祭田禮也先生秉禮者也即訟非過而文淸在大理一內使不薦曰南京好官惟薛卿可以是病文淸乎夫人之精神映照百世者百世千萬世者千萬世故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學如先生俟不惑者可矣二程從祀後舂陵繼之朱新安祀久李延平近始舉行禮樂必待人而舉公無爲吳

先生過計也

文簡先生語略序

文簡先生集流行域中亦既哀矣讀其書者曰大儒也醇儒也横渠之後先生中興顧集中有語略數卷同志仲好氏擇而鍥之以傳其心蓋曰世之學者凌高厲空志非不遠言談斐然非不腴聞然索其實履與言頗不相符契爲吾道蟊賊不小吾夫子揭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之旨何諄摯也夫跬步未發而謾言神聖是白日而羽化也予弗

敢信寧使學者履繩蹈矩足縮縮有循雖則沿洄實不泛駕若先生慥慥皜皜其言彰彰如是眞吾道金湯且語中大言小言顯言微言天地鬼神身心性命之奧亦既備矣道在邇而求諸遠非適北而南轅哉此仲好氏刻以公來學欲鄒子弁一言以告邦人士意也憶先生與吾宗文莊公俱以文魁天下以言事謫州倅同爲留都郎署同比屋而居顧兩人各斷斷自信文莊公受學新建守師說不變先生稟濂洛旨繩檢自如席間辨論有差而意色自如退而各相服也今士林譚兩先生有不興起者乎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神孚言先者在又讀先生集者所當知也

仁孝訓全書序

有嬰兒于此投之搏黍欣然喜或與以鴆毒長者勑而止之曰此殺人不可食童子擲之地有人於此情識既開機知橫至語以大人之學則眺弗信而或其所學者黨同伐異飾巳自便至矜一知飾一能以自莊嚴驕世之人無與我同之人也命之

曰天之戮民所謂驅而納諸罟擭陷穽之中者也長者復詔之此非大人之學亦封而不肯舍豈知不童子若耶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盱江近溪先生亦心爲道絕無它念其尊信新建良知白首不移顧世之譚良知者或索之隱微杳冥先生揭仁孝之旨本赤子不學不慮之眞即義大聖神之基令人易知易從可久可大事業亦不越此宜門人楊子并董司寇廣而傳之而全學博某重鍥以振鐸于庠序也歟先儒曰勿以學術殺

天下後世仁孝者生世之嘉穀也易道首乾坤乾曰大生坤曰廣生故曰生生之謂易嗚呼先生之學本于易質之千聖吾知其不惑矣

胡敬齋先生粹言序

敬齋先生以布衣從祀

廟廷而學益光盖先生學與文清公皆昭代鼻祖文清業從祀會請祀陳王二先生而

上以先生並陳王從祀盖

上重先生篤行沉修淵懿

聖衷匪夷所思臣元某竊以爲昭代第一盛事開先生散步長吟鬼爲倡和質鬼神無疑俟聖人不惑先生以之先生有語錄爲西粤吳獻臣所編者恩江明府吳覺生載以出入拳拳服膺欲刻此爲多士鵠屬予弁其首夫獻臣得先生學顛沛造次未嘗少離卒謚清惠

世宗朝名臣令君世先生學又欲以公之多士學道而後愛人于令君益信矣

羅一峰先生集序

往捫羅東山羣峰矗矗磅礴蜿蜒亘百餘里龍蛇生焉羣峰中獨一峰撐雲凌霄如偉丈人端笏朝堂凜不可犯因悟曰士之錚錚昂霄者猶是也又常涉溪澗清沼明燭鬚眉泊遵青齊覩渤海排雲凌霄莫可涯涘因嘆曰昔人以風行水上爲文而茲猶有至文焉吾鄉先達羅文毅足以當之然先生進于道矣我朝理學河東餘干並樹標的獨陳新會以自然爲宗先生雖與陳稱石交乎然學非陳之學紫陽之矩矱也巧力不同矩矱則一迺近

儒一稟新學譚及先生輒以未闢性天之奧爲疑不知性不離倫物之常進退取與是已先生有一不盡道其間乎盖世儒之所謂性也者如以指標月先生之所謂性也者如以足履地標月者指即有象履地者身在忘言則先生之所韜者固也德清吳侯自幼庭訓心師先生政暇敬奉先生集刪論增遺鍥之以惠來學而問序於余余惟聖門之學傳失其宗曾子以皜皜發明道體迨宋周子提衡無欲一言爲入聖之要先生之學雖不得而測

其涯然皜皜無欲可建天地質鬼神考三王俟百
世天假以年遡周曾而上之無難矣先是有
詔廷議諸從祀名賢他唯唯否否獨先生翕口同
歸不可徵良心之同哉此雖不能即得之今日然
有待也嗚呼登凌霄之峰培塿爲卑瞰巨海之濤
涓流爲隘學者如有景行之思乎巍然沛然在吾
心目者果何物哉悟玆而先生之學可窺矣苟不
究其所以然而徦隨俗之譽言是觀山忘本觀海
忘源必無以得其高深予特著篇端俾願學者有
所覽鏡焉

谷平先生粹言序

谷平先生學以求仁爲本以闢邪爲功以直任天
命流行無事安排爲實際予幼時聞長老述先生
居常齊明盛服如對上帝族子及諸門人侍坐至
竟日不輕發一語穆如也蓋是時新建學興整菴
羅公猶往復辨難先生不復與辨惟期實有諸已
文恭羅公云晚年漸次以知及仁守爲難能未嘗
襲世人弊以爲高奇此善言先生者也世或疑文
恭爲先生高足顓顓發揮新建餘旨似與先生學
分道而馳不知文恭一步一趨宛然先生家法安
在其以言尊先生也世皆知先生養邃不知先生
丞通衢十年讀易梅亭所得于動靜消長之機與
造化俱生俱凝未易以語人者境至幽而仁至熟
矣予每讀先生語錄謂爲濂洛餘半敬語諸先生
家子弟曰夫先世有良田在後之人植而耘之先
生言吾黨之嘉穀也播而殖之是在二三子諸君
躍然刻以傳敬拜而引其首以識仰止

羅東川先生語錄序

吾吉正嘉間有名儒東川先生者慥慥篤實君子
也初新建從劒江聞宸濠變歸艤牂先生而得倡
義之說先生偕新建夜叩郡門太守踉蹌出迎旣
百務總總先生至代郡守檄各道兵餉及新建屢
推功先生爲當路所忌即以先生崇望守二千石
特宴享爲郡國冠冕轉叅知竟掛冠歸先輩出處
不苟如是先生故交新建而學則斷斷自信後新
建說盛行而先生學稍掩先生孫某某從子遊子

語諸孫曰先公之學布帛菽粟濂洛鍼羊宜爲世凖粱諸孫是予言謀而刻之予題其端如此刻旣成鄧徵君皇明書出及吳郡矦載公三祀志俱列公名臣且知公學沉抑巳久曷爽一朝誠不可掩如是

王門宗旨序

陳督學長卿謁新建公祠以正學訓諸生娓娓旣思曰先生功在西江顯著學以西江人傳且信顧海宇于先生學疑情未斷則不旨于味之過敬托

少參周公繼元大司成陶公周望于先生學撮其大旨令諸人士望的而趨德意甚盛二公竭日夜力于先生片言有關學脉者必錄如徐曰仁王汝止汝中錢德洪爲先生高足者言必載書成名曰王門宗旨山陰令余君有志斯道走使屬元某一言引其端元某謹拜手言曰夫今以良知爲出自王先生者誣也夫子及門之士如由非所稱聞善必行者乎呼而告之曰知之爲知不知爲不知曰知德者鮮孟子在戰國一則曰不慮而知者良知曰見知聞知以知爲教是自孔孟時巳然最後諸大儒出曰學在知其所有朱考亭氏釋格物亦曰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諸儒先何嘗不諄諄以知開示人哉顧當訓詁沉溺之後先生抉此二字以覺羣迷若謂先生獨創也者不知非先生臆言聖賢所巳言也古有單方久塵故牒有倦得之持以活人者羣醫輒詫以爲我輩百方試之良苦柰何一匕有餘有聞而喻之曰方以治病病巳方可除識者以爲名言良知者度世之一筏旣度無事筏矣

竊嘗謂先生之學直接陸子或者又謂陸子與先生學皆禪不知知禪者然後知先生學知先生之學斯能知禪倘未嘗以身研兩家情狀先以意見横入曰此禪此儒以自閼閡人禪與儒兩究亦并以自究于先生學無損元某生也晚猶得聞及先生門者謦欬竊竊然疑之廼任其僻愚自尋徑竇叨天之靈庚數十餘年始知先生言備嘗艱阻直證天德與近世剿譚者霄淵故嘗有言曰予初不信良知者乃所以信良知也言良知卽乾知大始之

謂本自皜皜本自慥慥不以識識不以知知非剛健必墮于欲非篤實必二三其德體乾之健法恒之久殊可與入而世以詭譎辨博圓融遷就沉溺欲海爲家舍是良知蟊賊先生而起掩耳何疑嗟乎學無門可入則茫茫蕩蕩有門可守亦屬藩籬予不云乎曰無知也由茲門至于六通四闢無宗而無不宗斯又善會王門之旨而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行且分孔氏庭何論王門天下萬世寧無其人乎予與前諸君子日望之矣是亦長卿使君傳宗旨意也

石蓮洞全集序

耕莘氏有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語予嘗謂知覺寧有先後以先覺後似二之也久而思先知先覺者作者之聖也後知後覺者述者之明也先而匪後其流不遠後而匪先其傳不真天不忍斯世斯民之罔覺也必先命世之賢以尋繹其端倪又不忍端倪之不可不衍而弗光也必挺闢世之賢以接續其統緒此斯世斯道晦明之機自古至今不容誣者當新建之說一倡海內羣而疑疑而攻者十之九獨吾吉諸君子起而信之諸君子非信新建也信自心也而所傳有通有塞有全有偏亦各隨其寓之所値力之所到至我文恭羅公信而愈堅然於諸君子言有從有違世或有據識神以爲知者公曰世間無現成良知新建公從龍場萬死下生得來曾之祖父辛勤立門戶拮据茹荼不知幾朝夕子若孫享膏腴不知祖父之苦辛必至蕩覆無餘卒未能世其家也與諸君子往復言甚辨信者唯唯否否然公遯世無悶平生作苦林泉

者真有寢不安枕食不下咽意故大節細行光昭日月海宇人言曰新建學得吉州起得公而尊然後知公無現成良知語乃所以深信良知也漆雕開有聖人依歸猶曰吾斯之未能信蓋疑其所信而後信其所疑倘以耳根入不復深究其旨是漆雕開所難者今之人反易矣孔門之學從遊者甚衆顏曾而外惟孟軻氏起紹衍而光大之讀其七篇夫子之道昭如日星軻氏私淑孔子者而以

見知自任公於新建亦在私淑之列一言一畫皆心傳所宗謂公爲新建之見知可也與世之掞藻揚芬者倫哉予又因是而備論之世無見成良知一語公爲以情識當良知者藥也顧良知全體不見而章無爲而成渾然各足無欠無缺先天地而不爲始後天地而不爲終時人既未窺其全體而復以情識當之曰此見成事物是認賊作子以狗尾續貂也公惡得無辨愚嘗爲之說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良知也業已蔽矣惡得無慮故慮也

者所以復其不慮之知也人之所不學而能者良能也業已失矣惡得無學故學也者所以復其不學之能也庶幾世之莽蕩者既不敢認情識爲見成必求之寂然不動之真世之止修者亦將由學慮大路以全本然良知之體或亦文恭公之意乎故因侍御公重新公集而并識之石蓮公舊隱地公自題曰初平一去惟留石茂叔從來只愛蓮系集玆名其堅介清淨之意可想見有能不淄不涤從石罅中吐青蓮一瓣爲公者乎予且下拜心師之矣侍御名于庭字孟諤號中湛起家乙未進士宜興人先是安節吳公巡豫章刻公文要風世今復刻全集與吳公後先振道盛心嬿美先知先覺有作之先必有繼之後者嘗多君子予於陽羨益信矣

羅念菴先生文要序

善言天者孰晰于易乎資始流形形色色可謂大通矣然必曰利貞貞正也固也蓋惟收斂歸藏而後能亭毒萬有乾坤以六子爲用六子受成於艮不艮則雷動風散雨潤日晅兌說有時窮矣故

曰成言乎艮夫天道至紘以大無以尚矣猶節其章光愛其心神矧吾儒學以法天尚安能弊弊然復其精神久藁勞不息馳騁而不旣乎故惟聖人能以此洗心退藏于密曰洗心則蕩滌無餘而非有形聲可擬曰藏密則其端無倪而非有聲臭可即嗟乎微矣元某生也晚未獲從里文恭先生游然得侍從游先生者剽竊餘咳最喫緊語曰世無現成良知曰收攝保聚元某參究十餘年曰孩提

知愛非不慮而知乎曰收攝收於何處曰保聚聚者何物竊不能無疑恨未起先生九原請質之又十餘年覩世未嘗憤悱自認識影以爲知體而稍窺端倪者輒蕩踰繩檢廼知先生言眞末世津梁有所激而云然非過而諸刿心捐形直達天德語類頗衆門人未能盡殫其藴與先生之學本于易成于艮傳之無弊也固宜人知先生宗依新建不知其初蓋稟承邑先達李中丞公而李公默受玉齋楊公於所謂澹然無欲者既已淵源楊李而又

壁立于尋仰止金牛齊莊寬裕切磋西昌安成兩文莊海內有片長小善先生沖然有以自下宜其集諸儒之大成也彼津津新建殘唾謂道止此外有可以開覆抉翳扱之輒縮武不敢入眎先生何如也先生有集十餘卷先是嘗與同志曾大理于健郭中丞相奎劉光祿靜之謂宜稍約以貽來茲而竟未就侍御安節吳公神交先生有年觀風螺川擷江莊爲先生祠下謂先生語末學正鵠託塘南王先生删訂數卷題曰文要公曰子同邑後進不可無言元某拜手引其端如此用志私淑敢謂窺先生突奥萬一哉

歐陽文莊公年譜序

凡名儒公卿沒門人子弟譜其平生德履千百世讀者猶有興起焉而自善譜生平者莫踰吾夫子志學章先儒謂夫子自立而至不踰矩亦此志歸宿處蓋終身學術始於一念一念根荄終身樞紐予今于文莊歐陽公亦云世嘗見公立朝以道佐人主三十餘年不動聲色所至承式不知公年方

弱冠謝計偕躬田而謁新建初志何壯也公學見其大好惡俱泯偏黨盡融所稱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惟公有焉視彼世儒顓顓學一先生言無當於世用者惡能得公之大全也公年譜成冢孫鍒事君宗翰謂予里中後進有志者屬引其端敬爲識公之大者如此

胡廬山先生全歸稿序

先生既沒之明年同門督學郭相奎氏與令子順搜秘牘中得所爲閉關小錄及補過困學翊全諸

錄寢室警語總名曰全歸稿珠璧錯陳隨地流輝順等不忍捐置謀鑴之以傳或問予曰先生以盡性至命爲宗以存神過化爲功學已闖聖奧矣詎錄得無贅乎予曰學以悟爲入門以修爲實際悟而不修是爲虛見修而不悟是爲罔修先生已洞然聖學之大而復與困學同功茲所以全而歸也曰日錄揭稿諸家報何曰灑掃應對罔非精義出處進退人道大端先生雖倦遊聞　君命則懇辭中途不得請則單車赴任委曲懇惻用意忠厚其仕進亦何以禮也曰先生臨終也而手筆詞何曰昔曾子臨終啓手足以示門人庶幾無忝所生先生生平戰兢而終猶惓惓三極之眞百聖之宗則易簀之志也披卷者可以興矣予嘗覩良農之畊也播之美種矣然必深畊易耨然後莠稗不生乃惰農復從而姍之先生銖銖而積寸寸而累其心良苦適世之學者爲其荒唐揣摩之私漫無所用心過計先生之苦難豈不左歟詩曰是穮是蔉必有豐年凡我同志共勗之

何善山先生文錄序

予友中丞李公自吳歸泳游溪衡日惟明道覺人爲事一日致書予曰邑先哲何公善山稱新建公高足弟子著述雖刻而逸予懼先哲風流緜邈近剞其副以公來學庶幾邑人士有所師承乎子爲我弁其端予敬受而卒業而知先生之學非膚儒所能測也蓋良知之說予幼而聞之長而不能竟其義近始覺世儒之談良知者謬也夫學從外入者必非家寶非家寶斯有所得有所得斯可得而守也先生曰心性既無形聲何從而得既無定體何從而守知無所得即有所悟知無定守即有定主彼躭躭欲捕風捉影者可醒矣世儒有窺見性無定體者又不免滯空先生曰本體固無聲臭然不可認定一認定未免爲聲臭所滲彼詹詹欲沉空守寂者可思矣先生之學予不得而測其涯焉予向聞先生言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務有情緣情起釁不識本心二者皆病之語留滯胸中二十餘年近益信先生之所謂識本心者即程伯子

之所謂識仁識仁言有亦可言無亦可不識仁言有滯跡言無落空無一可者也惜生也晚不得侍先生以竟緒論敬推臆見先生學術崖略與同志就正焉中丞公衎先生有隱行沒也邑人有思祠祀其鄉又孫勁幼而孤其母復以節著先生之學雖沒世遺範猶存此不可觀先生之大哉中丞公與先生家世姻清真雅素進退不負所學惓惓茲刻尚友可知虔人士讀先生書聞中丞風可以興矣

黃洛村先生集序

先是善山何先生集成元某序而傳矣中丞李公折簡予曰子柰何以已見而槩何先生學大都中丞公槩近世聘虛見耻實際者其言誠救世良劑然古今學術無二耻實際者必無真知道無二也今年夏公復以洛村先生集命予序予既不能闢何先生大旨復欲序黃先生拜命欽冰不知所屑既乃披先生集讀之曰以意念之善爲良者知爲有意之知覺爲有意之覺臭腐元氣同爲本領鄒子慢然起曰世儒以有意知覺爲良知者開目如是安得起先生九原而質之曰精于用力莫慈湖若所謂絕四不起意者其用力處也鄒子曰當時以學爲赤幟者詆慈湖如淫聲美色然著書闢之先生見何卓也曰良知一而已嘶之離合之贅渾然天成燦然條理使擬議依違其間非毫釐千里乎夫當時譚良知者而嘶之而合之而擬議之者衆未有親切著明如先生者惜乎見之晚也謹撮其要題之首世必有以予爲知先生學者若復加

擬議依違其間先生謂我何嗟乎斗大雩城名儒疊出山川雄瑰鍾靈如是予將一葬拜先生祠拜聆中丞公侃規焉

鄧文潔先生集序

當正嘉朝浙有楓山先生以著儒爲海內宗盟惇尚恬退屢起屢上書辭免每印家强起積官至大宗伯考其施爲惟一見成均愚常恩之必有不靳言而言不靳信而信昭天地光日月而質鬼神者在不然何永終有譽如是乃隆萬間吾西江又有

定宇先生科名出處大略與楓山先生同官國子
領銓曹亦以在家強起至再至三乃拜海內尊之
也若威鳳祥麟共目爲希世之瑞韓子云青天白
日奴隸知其淸明先生以之蓋嘗考較二先生學
術章則步趨濂洛言動一尊先程矩矱鄧則澄神
內照洞徹性體當西江諸儒祖述良知後旣不落
其蹊徑而亦不遺其精詣務求自得而已元標盖
孱先生莫逆常窺先生退然陋巷中純誠孺慕外
即几案床榻塵埃滿坐而容凝然而神穆然而心

窅然有友問曰道何似曰難言再問之急曰知而
言未晩絕不得窺其涯涘先天而天弗違先生殆
其志于斯乎先生棄海宇不勝梁木之嗟侍御安
節吳公知先生最深當先生隱約時嘗特薦於朝
頃按郡江右愴然念九原之不可作也已崇其廟
貌風勵後學而又欲表章其遺言予乃搜求諸門
人私相抄錄以應命微言片語神情畢露達者自
取要難口舌傳也謹爲述其崖略如此先生恥爲
纂述絕不作應酬文字萬不得已亦經十餘年始
應與人接終日不輕吐單詞先生如有知乎得無
曰吾欲無言爾曹柰何以言求我以言求我卒不
見我雖然世求見先生不可姑從其徙可見以窺
其不可見者夫此惡足知先生

識仁編序

此近溪先生論學語太史楊子彙而梓之名曰識
仁編以傳同志者也憶丁丑歲先生入賀至都予
侍先生榻月餘夜半請益先生曰子騎乎予曰然
登高何居予曰執轡身仰而前下坂何若予曰執

轡身俯而後先生大叫曰公他日無忘我予不省
先生行乃草書呈先生曰學有宗旨有功夫有入
門有結果先生卒詳教我先生折簡曰孔門之學
求仁爲宗求仁莫先於恕自名乎仁也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名乎恕也曰己所不欲
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長吾長以及人之
長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之掌以言其體
則不慮而知不學而能體此於己學而不厭推此
於人教而弗倦本體即功夫功夫即本體入門處

卽結果結果處卽入門功夫宗旨可一言而盡也予領之遲回至今始知先生所以醒予者甚篤且切惜當時資愚質鈍未能直領無疑方欲請質先生而先生已爲古人今從簡冊中識先生亦晚矣夫仁者何卽人之心也識仁者卽識人之眞心也是心也古今聖愚人人本具而必竢識者何蓋赤子之時見父而愛見兄而敬無作惡無作好和之至也順之極也識萌而情動情動而欲熾遞相牽引而眞心亡矣故先儒立敎欲人識其眞心蓋於

其潰敗處拯之東支西吾未免滅東生西惟直指其本有則一正百正領端裘理斯聖學之宗傳而昏衢之寶燭乎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入乎仁則出乎不仁悟則識不悟則迷未有立仁不仁之界而處乎迷悟之間者也雖然豈易言哉仁固仁也識亦仁也以仁識仁不幾執柯伐柯乎在學者證之而已羅先生汲汲一生與物爲徒中所載諸語蓋有契於大易生生之旨故其言包括萬古綜統乾坤生而不益生非以意識承當之謂也譬

書以痿痺者爲不仁先儒謂其最善名狀今之嗜利者輒曰不仁不知嗜利不仁者譬之痿痺疾在四肢可瘳也嗟嗟不落意識者誰乎或曰識仁矣其功何居予曰巨室之子幼而播蕩於外長而有知思其祖父廬舍潸然出涕知者引之歸舍曰此爾祖也爾父也爾廬舍也彼旣識祖父廬舍矣其無所解于心者天性也而由人乎哉軻氏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反身卽識仁之謂反身未誠猶是二物以巳合彼又安能樂故人患不識仁矣識

仁則生生則惡可已而何事之與有同志諸君子刻是編銓司屬予引其端予敬序之并述先生之所以訓我者引于首蓋與是編相發明且志予負先生之教也

東越證學序

東越證學周子繼元譔也或問曰學何證爲鄒子曰學斯證證斯學周子自學自證亦欲人共學共證也證者明也誠也誠明人人本有然或蔽一隅或局聲聞聲聞者如人譚山水之勝聞者據以爲

實不知陟巔窮源者不以譚也蔽一隅者如從隙中覩日以爲日體如是不知日之體光周九有而不滞一隅也今末學媛媛姝姝總不越此兩途緣至有直窺性命自然而告之又如蜀犬吠日茲周子證學之所由傳乎鄒子故與周子同籍初周子拜南部人謂其奕擅國手者久而又謂其通象數者更十餘年周子從謫籍起復與鄒子聚首南都旦夕惟以學相切劘予訝其變而之道一日大會中觥籌交錯周子復持論娓娓鄒子中以小言歸而周子與諸同志大并心神一旦恍然無就既持憲東越過鄒子茅庵相對旬餘始知周子剗心於無窮之途不匱之源忘能所泯色相覛彼弄影搏空者方且悲憐之無及真可謂大勇矣或曰新建傳習諸錄所稱存理遏欲諄諄詳摯天津證道初語如花欲吐尚含其蕚後龍谿氏稍稍拈出聞者多不開悟周子復揚其波何耶鄒子曰學必知性體而後爲眞學證必徹性地而後爲實證山盡水窮能者從之龍谿見地非不了義者所能究竟繼元

後龍谿而出者也雙目炯炯横衝直撞所至能令人膽落心驚亦能使人神怡情曠東越之學從今益顯益光者非繼元氏乎雖然語上語下吾夫子蓋並言之望鞭影而行者千里得一士如此有焉繼元其謹護世法堅持末路世不自證以繼元之身爲證者重且周矣

王塘南先生全集序

憶吾吉正嘉前宗鄒魯嫡濂洛家相踵也新建懸鈐耳目一新諸前輩斷斷自信載在困知録猶可攷記而羅念菴先生起尊信其説然以潔履凝操足取信天下新建學得先生始信先生後有塘南王先生言必曰文恭文恭而靜定幽探者年如一新建學又得先生一行元某自棺髮泰海内諸同志總其途有二端有謂學在透性透性別無餘事此即程伯子識仁之旨然于伯子所謂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之語使以爲落第二義王先生獨不然曰未悟爲悟盲引衆盲卒墮坑塹言甚辨有謂大德曰生孔生機在轍環易世欲易世機在轉當

事者以易千萬人然子視未轉法華竟爲法華轉者兩者俱自敗之道也王先生年未艾懸一榻金牛鷺渚上口不掛當時事堅志熟仁不易乎世世未有不易者夫學有規矩惟靜與無欲爲正猶衣之有幅也衣而無幅卽不裘先生泊乎無營淡乎無欲步而步趨而趨夫非吾道規矩正宗耶易曰立不易方先生以之回視海宇所稱透性易世者何如予不無遐思矣舊故有孝友堂稿數種傳世叅知蕭損之氏并刻金華致書鄒子引其首謹識

先生大者簡端叅知爲先生高足淡凝雅尚步武師門先生學其有托而海內因叅知得覩先生大全又因先生遡吾吉鄒胥餘風叅知功在斯道者遠哉

友慶堂稿序

友慶堂稿侍御桐栢顧公彰教鶩渚日屬塘南王先生門人賀汝定氏編也侍御公曰先生一代耆儒語錄諸文宜精覈者宜删汝定尊命惟謹而公刻於豫章致書鄒子曰先生於本體未嘗不贊引而未學妄認虛譚流弊諄諄針砭不少假貸似今日救世良劑予一言序諸簡端予憶先生語錄及集序凡至再其何以復惟是公謂王先生痛懲妄認虛譚者言爲有當此眞衞道盛心元某謂此俱無足憂者昔有私挾田父幼子之楚者田父數年待而之楚目它人子歸面目相肖也語言相似也歸而情若楚越何者天親不可人爲也老農果腹咏游山澗羽客向之譚天饌仙厨甚具乃其腹枵然又欲從農家持鉢世之妄認虛譚何以异此人

心至神也耳目至衆也三尺豎兒晶晶瑩瑩欺人者祇以自欺無論虛譚與冒認者卽身都講席賓賓學子纖毫疑情未徹後之人洞若肺肝劖此戔戔者乎使道而可假借也宋至今數百年何獨濂洛關閩我明二百餘年又何獨薛陳胡王諸君子以道鳴也元某謂無足憂者此也道非一人之道也千聖之所總萃也天地日月之所昭鑒也鬼神之所炳靈也考三王俟百世一以眞精神爲之流貫千古在前千古在後非人所得與予不得獻之

父臣不得獻之君弟子不得獻之師以誠而基以靜與無欲而入世儒非不譚生生矣不知天地大德生於春長於夏秘於秋冬卦至十月剝落極矣復始見天地之心乃以轍環濟世爲夫子家法口譚生生身落世間行言與人俱盡王先生學從誠靜與無欲入五十掛冠八十四而化精凝神一何深不極何機不研讀先生集者貴知所源本焉先生同時有衡廬胡先師及盱江羅先生文潔鄧先生皆側身巖穴濯濯風塵之表用能通微致大九

原可作吾將誰依予因先生又思及諸先生求眞儒豫章若酌水于河鑽火于燧有餘師矣敬以是毋侍御公澄清斯道表章前哲盛心而于王先生語終不敢下一註脚或者曰聖道易簡王先生語未免令末學望洋而返不知直下承當廓然無聖寥寥有幾王先生所謂風急天寒儒門定脚者也

王夢峰先生語錄序

蓋予自孝廉僕被侍王先生切砥後計偕請亥步窮處叨起家碌碌南北與王先生跡稍疎然心神映照時時在王先生左右近歸耕先生已爲古人徒得其子印所刻語錄讀之如聆先生謦欬讀先生言者當知先生從萬古磨礱一點眞精神有臥薪嘗膽之意豈聲音笑貌爲哉或曰王先生學何如曰藉用白茅愼之至也愼斯術以往無所失矣此王先生之學也

紀善新編序

此予鄉夢峰王君所撰者初名績爲善陰隲予以聖製未敢紹述故更茲名君爲羅文恭先生弟子

先生在君穎敏視高足者稍遜先生沒後使人不疑于學則君是已君樂道人善最好道古先哲節烈孝義事隱微者彰之顯揚者頌述之如徒步拜六一文山之墓澹菴之閭又嘗廬墓三年君是編上自大聖以及諸儒碩名臣故閭有一善必紀見爲善一脉自堯舜至今日其心一也嗟乎聖人之道大虛者其體也體無不善有不善者則意之動也善學者悟無善無不善之體致謹于善不善之動斯庶幾哉可以語爲善矣蓋善不善之幾猶之

河堤然始之滲淫也如蟻穴其卒至於滔天懷山不可收拾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眞知也眞知者眞體也惟知則未嘗復行迺世儒誤以知先行後若兩持然而善之旨不明易曰知至至之傳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安得明善者而語之聖功哉茲予所以觸目而思撫卷而懷也君孜孜一生老而手是書寄予予故捐俸刻之齋閣冀吾邑士人有所觀感焉君老矣覩是書成其可幸也夫

李同野先生先行錄序

予昔與友譚學友箴予曰學豈在譊譊爲哉躬行足矣曰子知適燕者乎先諷道里寥廓山川紆迴然後可以適燕不然其不至於擿植塞途者幾希學之不講徒曰躬行亦奚異於是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非耶曰此夫子告子貢問君子意也子貢墮在聞識故藥其病而告之且聖人與君子有辨曰聖人吾不得而見欲得見君子者此可以見矣他日又告之曰予一以貫之此希聖極功也未幾同野先生以先行錄命予弁卷端余嘆曰韙哉先生之心乎古之學者學之爲君臣焉學之爲父子焉學之爲夫婦昆弟朋友焉言理便是實理言事便是實事近學者譚杳眇之論高入青冥忽庸行之常眞若跛躄其爲不學子譏笑而譏議者甚矣嗚呼共是天下今之天下卽古之天下吾之人心卽古之人心彼譏笑而譏議者亦吾躬行之未至歟先生論學而以躬行名錄誠末世之瞑眩也友曰子今左躬行何居曰知行一體識得語知而行在其中語行而知在其中語先而後在其中先

生昔嘗以毋意爲宗觀其言曰學貴修行若不知德與不修等如入暗室有目不見以手扶壁有足不前子可以觀矣予知先生之學則予昔之未以子躬行爲是今以先生躬行爲正蓋各有攸當未可以臆說爲也萬里聖途卽之則是凡我同盟請繹斯語庶幾爲適燕之指南也夫

王塘南先生語錄序

此塘南王先生語錄也或問曰先生學在是乎鄒子曰得道者忘言先生可以忘言其有言者先生

生平潛脩密證之所書也入燕者身經吳越齊魯曹滕之墟道路險夷風俗美惡丘壑瑰奇觀宮闕宗廟百官美富輒識不忘老于都門睎前所經者若固有耳先生自得非斯語所能盡先生斯語兩忘之矣且夫人有語者有所以語者語者人皆得襲跡也所以語者巳不得隱人不得欺神也予侍先生三十餘年窺先生神萬一矣先生結髮入朝皓首爲儒家數空而一介不茍詔三命而堅卧不移和而介幽而貞漸上九象曰

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海以內惟先生以之此先生所以語也苟徒規規然執是語爲先生學而不得先生神焉在爲善學先生予嘗疑良知之學流而浸假圓通之說文巧宦之習甚至使世人以學爲詬病之人也譬若瓊屑未落口響隨聲消先生秉氣寒凝初終若一使世知儒之必有眞學必有的則茲語惡可弗傳耶予友郭相奎轄楚析簡予曰王先生吾與子嚴事者茲刻其語鏡來學子曷一語爲前茅予謹拜書用引其端若復從先生語錄中下一註腳是爲剩語且負先生

張陽和先生文選序

淛江令張肅之氏抱其先宮諭牘過泣曰此先大夫生平心神所寄簡袠煩重願更定以傳予與先大夫辱在心期惟無讓予思與公度星沙公先一日登嶽麓去予後公一日宿古寺覩公詩淋漓壁間次韻急歸慰吾母意謂劒合有期廼公再出元標乞歸舊隱公遂爲古人兩人徒書牘往來今復從故牘中檢公嗟哉元標杜門旬月凡公所譚學

者碎語尺牘亟收之而所闡揚忠孝節烈事亦並收不遺公志也昔人有巨魁者曰志不在溫飽然史不載其學術鑽研何自公自登第後所至求友汲汲皇皇若擊鼓求亡子聞一言當于心也拜而受之里民有疾痛也引爲巳辜不難以其身爲百姓請命公何心哉其以斯道爲巳任而任道者必以明明德於天下爲極致此公學之崖略也蓋嘗論譚學華亭時易譚學江陵時難華亭時右名理卯以理學爲窟宅朝登講堂夕賂華要江陵時禁

鋤斥逐殆盡世且爲波流且爲茅靡公亭亭孤騫至目江陵詣不辟易公勇矣或者以公未大行天下爲憾不知古人不得志獨行其道道無窮達也昔有大臣善鑑人者覩舒文節未第時曰子今之文毅既文節魁天下再過之問曰止此乎曰忠孝狀元子小之耶假令起羅舒二先生與得意者論必不以彼易此先生爲秀才時作賦弔楊忠愍登仕未幾上書危言而扶掖太僕公崎嶇羊腸鳥道萬餘里兩上書叩閽鳴太僕公冤心可剖血可枯

命可捐以報親九泉卽古忠孝何加焉先儒云學之爲言孝也忠孝立百善從之先生之學其必傳也無疑往予聞先輩論學謂夫子言仁子輿言義橫渠言禮新建言知今當提信字此皆謎語也夫道猶水然溟渤汪洋不測一勺之水亦具全海言仁而義禮知信畢具語一德而四德渾然天下寧有無仁義禮信之良知乎顧譚良知者多憑神識爲家舍王汝中氏發揮詳明公羽翼汝中如兩驂然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汝中以之不言而信則公其人矣嗟乎予自立朝覩紹興多貞純不二心之儒與公輩同心同德以闡繹聖眞近復名儒班班輩出如公冢嗣肅之兩令劇邑以循良著行見新建之學浚明浚昌夫孰謂種佳穀於地而弗生生也者新建之傳藉公等無涯哉

處惺堂集序

賀汝定予嚴友也步趨王奉常不難棄一官衞奉常莫年此其志豈今人哉一日抱其尊先人遺稿曰處惺堂集過而曰先子爲令與教兢兢官下而

阨塞也實以學故從水邊林下得與諸耆宿互相切劘也則以阨塞故茲集故一敘何司寇一敘劉太守沚以久漫患遂再鋟于家塾令先子學世世不墜子爲我一言弁之予因得聞先生之概持身敬養民惠范上端稍行志卽卷而懷之出處正矣諸譚學者惟拾人殘瀋以爲家舍先生學以反觀爲主深究密恭未嘗一涉人履跡其功密矣元某捥髮逐隊譚蹤至年四十始有所入妄擬諸先輩語義容有問靜後喜怒未發氣象者卽拒之曰看

則巳發矣如是者庚十餘年近讀易至復卦曰復亨剛反剛反則亨語忽悟曰人心之神屬陽陽必剛剛爲果決爲直遂不反則神不入神不入滔滔東注何日之與有于是始信古聖人靜專靜翕之語爲極當不易之論反則專而翕專而翕則所謂不遠復休復敦復獨復者自有條理而宋諸大儒爲後學深切著明非末學影響所可推測先生反觀之旨即復之義三復斯集命我深矣嗟乎元某使不叨天之靈幾如以一葦入颶風中且至滅頂

安望有濟此予讀先生集而深有當也先生伯子某由給諫官憲副奉常謂其收功一源可爲全歸而汝定復力任斯道純粹凝定夫不知先生之學覛先生子而知淵源之宏且遠不知先生之官視先生行于家而可知先生之政矣瞻彼先覺悠悠我思九原不作吾將疇依

吳安節侍御日省編序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者覺也詩曰有覺德行學而曰覺信在言前乾也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知眞知也眞知眞體也問仁夫子以克巳復禮告之宋儒以克巳復禮爲乾道知言哉然乾豈獨爲乾匪坤弗運坤豈獨爲坤匪乾弗宰故曰乾坤合德廼世以一落爻象擬議輒以爲未窺乾體嗟乎二之矣故非後天則先天無自而見非擬議則言動無由以成變化茲安節先生日有省時有訟而惓惓不忘斯義也洗心退藏於密先生有焉或曰心神物也何所容洗心無住着何密可言鄒子曰此惟首出庶物時乘六龍

御天之聖者能之不遠復無祗悔顏氏學其庶幾乎學顏氏學沉潛默識不顯亦臨此篇其嚆矢矣先生在豫章德風廣被白鷺諸生沐先生篤敎偶窺先生密藏抄錄幾于腕脫郡邑侯敬爲流布其將以爲甘棠以爲盤銘也者先生語將與鷺水千秋同濯濯哉

亦定軒稿序

昔有友呈靜功長者前曰習靜危樓此心之定如水之澄如鏡之瑩乃稍稍應務而茫無所之若何

而可長者曰夫是執一境爲定也衆罔測其旨予
詔之曰性無動靜危樓之定是水之流而過之也
鏡之明而匪之也惟常流常鑑而不失其明且順
此眞定也侍御中素陳公奉
聖天子命攬轡泰晉豫章所彈壓閭臣救閭閻扶
植綱紀最煩劇矣而公不動聲色羣吏嚮風四境
晏如大綱小紀提挈若新至于豫章年來旱沴水
災無歲不有民賴公出之水火宗藩劫奪汝謀不
軌賴公一疏明嫡庶之分功在

宗社此又其鉅者人服公卓識偉抱不知其得于
定力者深宜公之表表偉偉爲使臣冠冕也眡世
局儒執凋沚之淸逅鑑索照其于定何如也
聖天子習公復
簡命東魯亦以公于泰晉西江皆頻年饑荒之餘
而能爲國撫流移恤死亡無量故東魯殘傷之後
上以畀公公如神醫所至尫瘵得之而起三省不
幸無年猶幸有公在今日之才遺皆公之雲仍而
望亦定軒以爲神臯以爲奥區者豈少哉公勉哉

一人定國咸于巡方覘之矣元某耕東山下幾三
十年穢蕪圃久勞公以道情煦沫因公刖讀公亦
定軒集敢拜序簡端使世知定之旨非墮空相斯
世斯民被其麻澤乃眞定也

宮洗四山先生全集序

此宗友汝光氏集也首泰交錄汝光在交戟中覩
上不眡朝久卽心膂臣無由一覲
天顏乃輯泰交錄進具切要含諷
上爲留神省覽次講義汝光以學行簡爲

儲傳每入講及陳說治要
青宮霽顏次
誥勅汝光以文鳴一代海內沐
皇綸必思徼鄒先生一言爲榮而汝光絕不蹈舊
語語爾雅次職官志汝光與修
國史典斯志鎔諸職司而括著之詞類周官經制
燗焉次酬應諸作世作者多摹擬不則恣逞耳汝
光獨匠意力追邃古然迼迼抒心得揚権竑義詞
林得汝光一振予嘗謂吾吉館閣宋自歐陽子周

益國我明解大紳楊東里諸先生後汝光其表表者也予與汝光締石交者垂四十餘年兩人以予古相切劘然予鹿鹿半生文質無所底汝光乃不獨文事卓絕學亦深沉詣極藉汝光鐽礪而成者比比矣予心期汝光爲世舟楫乃無端中人言歸盖汝光待直久衆所尊信中者與忌者交鬬捷而汝光一意内脩不習世間行故卒罹媒蘖耳劉徵君調甫劉太僕扶生羅給諫公鄺嘗相向語鄒子曰汝光吾黨神龍一隊田間驤首何日鄒子曰夫

果神龍也可潛可見奮之乎九天而非亢也韜之乎九淵而非詘也故曰見羣龍無首吉惟無首乃爲天則吾黨與汝光究極乎乾元之微而獨所爲無首者九淵非九天乎雖然龍不需世世不能不需龍後之讀茲集者必憮然而慨曰汝光蓋代史才當爲國寶而忍令抱璞自老不能不爲世諱曰也

廣易通序

往從楊少宰賀文昌習給諫許子倡道海南心竊向之願許子舟過文江者再亦急予而終以予謝客深山相左近致書以廣易通質予而復相左予得書惆悵者久之謂許子且遡洄去乃客有謂許子采藥螺醫者予急買舟問許子病許子聞予至喜甚雪風栗烈持爐炙酒譚咲甚驩别去讀許子所謂易通者時方元旦謝客焚香肅衣冠而卒業許子以其所學者通數聖人之心有得予心同然者有得予未發者盖易之道六通四闢如大海水酌者自取許子遂于易矣予家世易年來有會心

處輒欲勒成管窺以俟來禩終以易道廣大閣筆久之獨時時與友羅給諫有得郎譚譚而復忘却許子自罷諫官而燕而齊魯而吳而楊得之帆檣烟霧中睇世之升沉得喪無足以芥其靈襟也者夫　上之賜逐臣者遠哉回視作賦弔湘以自廣者大相徑庭而士之不可不聞道聞道不可不勇也如是乎予敬校畢以付許子并致聲曰吾聞瓊州在大海南其山川所鍾爲瑰奇者代有異人如丘文莊之文學海忠介之節義俱彪炳宇内所謂

道德有于身化文學節義而一之者必有其人許子勉矣夫續予友楊少宰如綫之緒也

孟我疆先生集序

余與孟子成先生交者蓋十餘年初交于都門講舍再晤于張秋鎭遞相詰難相勸相規則無如今更久也先生賦性端凝一見知爲古人幼畢志六經已從宏山公學宏山公蓋北方學得其宗者先生始而疑中而信又終而恍然有得已已膺恩選庚午辛未聯第南宮仕爲昌黎令陞廷評從職方

主事出鎭山海關爲忌者所中以計事謫官先生決志言歸簞瓢陋巷敝衣縕袍泊如也近以言者薦起比部郎浮沉仕途蓋十餘年因得以盡交海內同志海內同志亦人人慕用先生乃眞知先生者寥寥焉先生學以無欲爲宗纖而一介視若萬乘故世見先生與世澹然也輒以清節目之不知先生所謂無欲者乃直透性體至無而有至虛如神日躋乎聖域者也先生才與誠合爲今直追古循良在山海關巨帥掣肘譚邊事纏纏頃刻千餘言令得時而駕其功用與今人不可同日語適世見先生之與時齟齬也輒以優于德名之不知局儒者先生之所鄙也嘗自言曰學貴透性又曰學須學通儒先生之學可見矣先生有集數卷蓋脩辭立誠明學致用具載無餘者余與同志友孟叔龍氏謀鍥之以公同志余揭先生之大者列之簡端無使今知先生者希而令先生私擅其貴也雖然學如孔子猶曰假我數年又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先生年方六旬其進固未見其止也憶

甲申歲扁舟訪先生蓬門因譚學娓娓各未有契余曰爲泰山之遊可乎先生欣然隻身同余遊者旬日而返時有開發既別去始知先生所以畐余者不在登臨間也先生屬望余者意甚殷厚將何以報知己努力千古矣志聖津侍有先生前驅云

質督館集序

甲戌秋于健會公自燕市歸過予曰頃覩制秇知子才也今儀子知子心也未墜之緒是在于子勉之與子論心數日不忍別既過君別業即所謂質

霅山房者萬竹蕭森羅絡經史相對旬日夜半兩人披衣起坐論甚且余謝而歸公乃以竹兆予別予十里執手曰白駒難縶其將奈何時時覩面不負久要爲祝既幸附驥尾公曰遲相見時神孚默契天啓之耶予出入必晰君爲度顧予初涉世僻性又好執事有不合者見之辭色公必諄諄開示曰吾輩豈能必一一如意者予時時冷面嚮人人豈能堪諸友間多從予公曰予期爾聽非淺諸君無以世交待之予務必易辭色後已世之愛我者有

如公乎既予以狂謫公挺身赴護六七年間諸交不無二三其意鄉里小兒調咲譏誚不少公備銜以告予曰子即死亦不死乃癸未幸與公同起家拜臺省兩人喜賦詩爲紀未幾公謫海州予亦謫留都公自匡廬來泊舟秦淮夜月相對亾何公拜職方予亦徙銓曹明年余請急歸數年間予於都門無隻字往還即君家伯氏亦然獨於公無間庚寅予再起家未幾調南公扼腕曰宵家處子大不情事予曰世以無情處我我不作無情想南北屈

信臣子雨露亦皆學人醍醐公並伯一光祿舊嘗同予被逐者祖道十里許予不覺失言光祿色變公徐曰子歷多艱猶爾爾予謝而別不謂從此與公竟別矣常語公家子侄曰大理世父我輩傑楚片語隻字皆脈絡所係惡可弗傳會徹如與公觀察湖西念公與其尊人安節公爲心膂交乃搜其遺集寄予編摩予略爲校其次第觀察公刻而布之屬予序予憶此可見者公言也公初遊文恭公門勇往無前廿年間石蓮芳規藉公猶存生平絕無

泛交與人語諄深粹穆不輕吐單詞人不能窺其涯際遇同志未嘗不傾肝抉腸強年入仕始悔晨者露崖角分齊見一意埋光斂采不求同世亦不求异世不磷不淄之守隱顯如一憂國急才自其天性每遇一秕政相對無好顏者竟日不得竟其用也亦以觸時宰故嗚呼公已矣公正氣元神所彌漫天壤間者豈與公俱往不藉兹籍有無也雖然當時諸夙學媛媛姝姝學一先生言眛人自眛公自第後時悔晨學之滯于色相也欲正之于時

亦封于見以公之中新學也今覩公之諸書大半皆非近儒所及語曰君子上達公有焉安得起公與吾黨並聚一堂印證于古哉此予所以反覆思公不能起於夢寐也亦安節公父子之同心也

荆南稿序

夫子傳乾九三曰脩辭立誠所以居業釋者曰脩者脩省之謂又曰脩者飾也如是則言與誠二之矣愚謂誠者吾性本然之真渾渾噩噩蓋不知有言可脩有業可居言不在先誠不在後率爲真言

言可自傳居爲大業業可自久此顯微合一之旨也故曰誠者自成予蓋于荆南稿而有徵焉荆南安節先生別業也先生自幼奉宗伯文肅公家學長而樞趨周都峰萬履菴兩先生門灌溉封囿所植者苑以故往哲典硎熟于耳目浹于心神其所厝注于民牧省方者一惟哲範是硎于世所謂機刻巧媚之習非惟不爲亦且不知以故有所譚吐皆惟其性所欲爲欲言者絕無一毫安排纂組其間先生之言即先生之人先生豈好爲言以傳世而不能不傳者先生誠所著也嘉隆年間昆陵太史以文與何李相旗鼓黜世間餖飣模擬之習先生于昆陵庶幾近之矣門人刻荆南稿成予謹書之首節結髮弟兄自謂貌先生萬一不知有當否蓋嘗思先生老矣其精神志氣猶能爲國家默調元化今先生蕭傲荆南之側亦非盛世事易曰王明並享其福王之福也必自天申之也非予所能必也

四書證義序

鄒子曰性猶海然知性者猶之觀海歸而詫奇觀於家河者拒不信彼習見者河也又有臨河譚河事于濱江者拒之不信彼習見者江也夫斯語一綫匪深匪淺無高無下無隱無顯不難不易能者從之耳自尼山振鐸後由漢及宋至今以來家持一錐人具一幟其見有偏有蔽有得有否吾不得而悉數獨有一二力探本原之士出其間世輒詆之爲禪金谿先立其大與孟氏何殊新建發揮一本金谿時又從而禪之世所謂禪者非真能知儒

釋異同不過隨聲附和曰吾尊朱吾不溺新學彷詰以天之所命何物儒釋之命脉若何彼茫無置對嗟乎可哀矣予讀錢肇陽孝廉諸證義蓋不隨衆聲響直究所謂元初者與古人相爲揖讓于一堂之上可謂深造自得矣肇陽之言曰視仁文約中三語而有取焉故以名吾義蓋肇陽不知予方愧悔無故拈出此三語亦屬影譚今且忘之予願肇陽亦置之乎夫學有二妙悟者眇實際地證在虛必參著乃固篤實者未開見地證在實須蘇秦

乃暢智崇禮卑則今日證之證也證義後附諸條肇陽得無有懲於此觀者無葛藤視之矣嗟乎以肇陽才取一第而掇之爾廼投牒禮部不遇蠖屈者廿年卒能光紹一綫之緒夫使肇陽第而偃仰簿書風塵中即黽勉不落墟埃相安能并力鑽研爾爾乃知天之所以與肇陽者非一世區區榮名已也謹題數語于首見者得無曰錢君世海濱見地宜然而予家在楊子柰何亦作海觀

四書五經疑問序

昔吾夫子振鐸洙泗濟濟雲從後儒推漆雕開已見大意開一生學術在吾斯未能信一語曰斯雖不明言所指者何似後儒釋之曰理又曰心牽合附會汗牛充棟超然自信今古無幾既不自信當求所以信欲求所以信必先有所疑而後能入道世儒從少小受句讀長飽飣爲文章取顯仕曰如是足矣此無異予獨怪業迻隊登壇以道自任者耳根所入軒然自以爲有得于道視昔人所謂大疑大進小疑小進者又鮮其人此承菴先生所以

爲難也先生於四書五經皆有疑問雖以疑問名然其疑者廼先生之所信信愈篤則疑愈深疑愈深則信益徹即諸儒先復起未必不爲首肯先生于斯道也勤矣漢儒諸註疏人一其說當時掌故並存不廢故得以流傳至今今守一家自鳴者無論言之破的與否輒以爲悖

詔令欲請有司絕勿進嗚呼性海無盡覺路難窮諸儒先在今日有一言幾乎道必虛衷而受必以昔儒言足以敵聖真則吾何敢吾安知是書不知

藏之太史請著爲功令者乎王子雅化尊人與先生莫逆請予序先生諸書予謹括數語附王生往王生爲我致聲先生曰鄒生昔頗有志于道今老矣一榻巖居寧復知有文字近覺學從言語文字疑者亦自言語文字而悟從言語文字悟者亦自言語文字而止八卦未作龍馬未呈時先生疑從何起倘先生翻然置諸舉疑如雨雪見晛當與先生歌天何言哉春風沂水之章

易原序

鄒子曰六經文章之祖易猶六經之祖三才之撰神明之奧咸賅而存焉蓋難言矣鄒子雖以易起家乎然不過拾遺唾倪一第倘先覺詰以奧旨目瞋舌撟張而不能闔非不欲言繪天者難爲工測海者難爲度不能言也迴吏大戚二毛漸宿勃勃畸纍之悔乃挈舊易結讀易窩萬松深處滴露研硃朞居而觀樂而玩焉忽溆陽門人蕭子來鳳鳴鳳張子祖延叩我玄室貺易原數冊曰此我邑侯甫翁南衡陳公所著公故名進士官儀部郎以忤

時宰拂衣歸里著述滿家而易原其猶著者溆陽人士欲世陳氏易我邪願師引其端俾溆人士有所觸而興焉鄒子拜而卒業連句卦爻象數或以理顯事或以事證理或理事雙標即一字一義咸鑿鑿有據若探河流者必極源委乃止思深哉公乎且釋咸九四貞吉曰人心本正出於天命自然順其自然則無往不吉取證于繼善恒性反身而誠諸語公于聖學蓋恢恢乎闖其奥與非如世之托鴻損以竊名標羹閒云也古今著易者星見踵出無慮百餘家鄒子得沾其餘瀝雖學有巖窬不同大都不遇于時退而抑鬱發憤所爲蓋其遇困故其身潛身潛故跡幽跡幽則神人微語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昔夫子曰假我數年卒易可無大過夷考大過象曰澤滅木木而浸木木在水中亭亭孤立不撓何大過如之獨立不懼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非賭于大過之旨不能也易體貞于一而用或窮或通皆隨所用而用之以善困者十而九即我夫子猶善用困之聖子獨怪天生聖賢俾

之不用易以開泰財成輔相左右吾民而徙使之熟儉德避難之旨席為藏身之資則世道否泰之機可鏡矣三生曰易原絜古作者孰優鄒子曰公不云乎有伏羲易有文王周孔易有諸儒易蓋人各有情情不能不動動而後易生焉情境不同伏羲不得之文周文周不得之孔子及諸儒各以其所身至者為易然易亦隨其所至而即在故曰隨世變易以從道又曰為道屢遷倘必一一為度長挈短彼易此非易彼是此非是則易亦滯而不通

矣其為言人人殊一致未始不同乾之三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又曰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嗟乎通何思何慮之旨可貫百家可知易原矣慨自六籍以秦焰俱蝕惟易與神農書並存不廢然其學皆有顓門弟子往往不敢悖其師說有詔襍問皆曰吾師所傳如此兢兢不敢失尺寸易學傳于家庭父子間者洛下為盛易哉侯案在蠱之初爻矣有子考无咎意承考也神明默識使陳氏易有聞世世哉三生其以予言告侯并以諗

爾邦人士

師模錄序

羅君以良輯師模錄成數過山房求序予念其年已七十孜孜是書何心哉蓋嘗論一事一職皆可自效惟師則戛戛難言哉聖人繫卦曰師譚者皆歸於用兵予竊謂亦寓師道焉師而容衆即有教無類之旨師而不律則道不立師而或貿貿學子何為軍不丈人敗績是懼與學術不得宗殺天下是懼故彖曰以此毒天下未學被其毒者豈少哉

公門桃李如羣兒拍肩入市至暮而散而師道亡間有以師道自任者而垣墻之外堅壁深壘師道又亡惟夫以心相印如顏曾氏於夫子彬彬洙泗之濱眞有天下不與氣象外是而漢而唐而宋及我 明諸君子猶存餼羊詳載籍中為人師者研究有得乃所稱模而模矣

東遊草序

曾舜徵端凝深造余四十年畏友也兩年過我玄亭班荆累月相視莫逆於心徂秋辭我汎舟南海

予送江干語曰子其遊乎歸來爲爾序遊草迺今歲夏歸睨予遊稿一帙曰東遊記予披閱之所至會友切劘名理不知者曰舜徵爲禪伯知者曰理無二致悟者自取舜徵貌甚樸眉目隱隱有烟霞氣海宇名勝履跡迨半予自還山足不越步武卽此一事媿舜徵已多而況其它幸有茲篇在時時箕踞長松下讀之足當臥遊矣

少墟馮先生集序

予生平所藉以切砥者北地自吾師青州朱鑑塘

先生外則有我彊孟公洪陽王公中州心吾呂公雲浦孟公此五君子者大儒也我彊常挾被過舍中人皆迂之孟先生曰予不知鄒君爲吏部郎也吾師及兩孟王公俱爲泉下人常念之潸然不禁歸而離索日久曰安得此師友以摩切予朝夕聞秦中少墟馮公繼五先生力肩正學心嘗儀之會友人周鶴㟂觀察貺其集曰子不可無一言以諗同志予拜而卒業大都謂學必有宗吾儒學以理爲宗理必操而存孳孳屹屹如寒求衣饑求食其誘入也如春風煦物其拒諸說不使闌入也若操戈禦巨寇夫使闢閩學晦而復明者公也此世儒皆能知之然公之入微人未易知也公示曲阜諸生曰舉躅盈眸皆是鳶飛魚躍現前篤信聖人能無出入篤信自家始爲不離卓乎淵矣以詹一家學名者非所以觀道也道非一人之道也必六通四闢始無所不入無所不受公學雖有宗然於新建亦極篤信曰致良知二字洩千載聖學之秘有功吾道甚大雖不免疑無善無惡一語又曰非無

善無惡之說并非致良知之說者俱不是蓋公不欲以虛無寂滅令後學步趨無據非虛而公明而溥者安能之彼世儒入主出奴妄築垣塹者眎公何如哉易之上爻潛見惕功亦密矣四曰或躍在淵者或之者疑之也疑則淵之與天上下懸殊不疑則位乎天德天德不可爲首惟吾夫子足以當之其餘卽顏子猶一間未達元某束髮問學九折羊腸褰裳凡幾而隱隱疑情未斷夫一絲未斷對面河山敢自以爲質往詔來無疑公疑思錄曰吾

斯之未能疑卽夫子啓漆雕開亦何以過此夫吾
儒患不能疑耳一息尚存此疑不懈九天九地何
之不入願與公終身請事焉嗟乎華嶽崒嵂造天
黃河澒洞無涯代有巨儒橫渠之後明仲木今有
仲好可稱鼎足可以張泰亦可以張明矣余與公
天假之緣得一合并其所請事者有在顧余老矣
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知公有同然也

聞湖誌序

憶丁丑春余與沈太史茂仁陳儀部伯符同宴伯

符咨嗟竟席茂仁默不語予豪飮向伯符曰君最
少我與茂仁登第亦稱早老儒鬱鬱者何限而君
不足所乎伯符曰非也政慮年少折腰風塵爲家
大人憂耳余醉與二君別亾何茂仁選庶常第一
人伯符　詔歸娶予是冬竄夜郎二君不相見者
七八年甲申予起家謫南比部遭茂仁濟上聯舟
論心出其子數人頭角嶷嶷今麟禎其一也茂仁
謝世予時時問其家亡恙前數年有傳麟禎業魁
北畿忽中斷去又未幾得其著作予曰置館閣中
脉乃翁不知雌雄以浮言置之忍矣今年觀察祝
公持生書一欲予序聞湖誌蓋生念其大父石雲
父受學王新建與予邑羅文恭切砥莫逆剏祠祀
其師亦吾邑周侍御佐之成更數世恐前徽冷落
緒志永傳以周羅二公皆文水人欲余一言引其
端余拜而卒業嘆曰人尊師非尊師也尊道也尊
道所以尊生也人不有其身始弁髦其師弁髦其
師卽所以棄置其身世之人逞逞迷不悟者當新
建倡道時仄目者衆惟吾吉諸君子生則師事沒

則私淑紀載太常爲百世師夫事師衆所共尊時
易於衆所共毁時難石雲公尊信如是宜其著聲
瑣闥爲名諫議樹績薇垣爲名方岳令子聞孫明
德奕世永永不替此非公善于遺後者哉元某遡
常語于人曰欲明此道當思畏天畏知炯炯天之
命也褻天褻天知不畏矣善畏天者當法祖祖功
宗德昭昭耳目棄先不恤身不修矣今以觀于麟
禎茲舉盖于法祖畏天尊師之義三善備焉可以
傳矣雖然曉鐘旣撞長夜不醒者何限麟禎其思

爾先大父大父太史禔身宅心者亦步亦趨里人必有聞風興者相聚合併其間俾曾大父之嘉惠無涯而新建流風與湖光相爲摩盪郡人指而曰此沈氏世澤也麟禎之孝思遠矣嗟乎之姑胥歸者誇大湖之虎林歸者誇西湖勝不絕口予謂大湖一片石峭峰青翠置几席不過供一清翫西湖烟柳花月笙歌之聲竟歸消殞有能分間湖一席繼石雲公起者是余所願聞也

龍泉文明會約序

元某之棲跡山中於世法踽踽凉凉惟是賴二三子切砥焉而淑陽諸子亦時時過我其行誼卓然文藻蔚然如蕭生來鳳鳴鳳彭生承芳日星之麒張生延祖謝生亨升皆偉人也予嘗語之曰世法束人讀書人以科第足概一生科第人以顯官竟一生享祖父世業以飽食美衣良田華屋斷送一生念之眞可哀憐諸君其無負此天聰天明全在此學學非多聞多見華言亮語之謂惟在希天命之性一語明得盡處而孝友稱善一鄉出而善天下始不負諸君之顧余也一日九邑有青原盟諸長者曰龍泉學者少宜以人代諸友聞而奮曰此吾鄉輩繼往開來衣鉢非人能任吾黨自任之于是醵金爲費辛勤者廿餘日長者嘖嘖曰學在人倡于今益信鄒子語之曰仁爲己任卽此其倪願諸君時時如此日也於是諸君歸而舉文明會章章有紀鄒子爲之約行見眞儒挺出爲是邑重予亦藉以火傳矣

仁文會記簿序

昔老僧有不貪香餌味始是碧潭龍語予自少誦之爲心銘常自惟曰龍必不餌餌非龍矣睽之九三見豕負塗載鬼一車鄒子嘗曰豕負塗者賄于財也鬼一車者入市攫金者而不見人也故曰見金夫不有躬嗟乎躬吾躬也千劫萬生稟靈毓粹而來奈何一見金遂不有躬爲父母兄弟妻子僇辱哉先正以破除名利關爲小歇脚小之不除大者安在予闢仁文館與一國人所砥刮者先自義利關始此冊雖小小出入人品心行攸關願諸君

子高欣眉目爲碧潭龍不願一失足爲負塗豕

仁里斯文會簿序

里故有會會祀諸縉紳先生自嘉靖初年始往業舉者即會後更議非諸生不得與即諸生中徙他道者黜它有襍祀者里非從科第明經及奉褒崇者不得與類聚嚴而祀與明備故爲四方鵠它來取法者俱不得肖似吾里之風俗雍淳人才彬彬有以也夫會舊有籍久而墨渝諸君子重新之屬元某一言弁其端元某聞之長者恒言曰吾邑以

簪弁甲海內若吾里四五姓壤地偪仄而賢碩瀹起項背相望倘一邑俱如吾里盛當何如又曰吾里闢一邑氣候吾里盛則一邑盛往諸先輩結社論文者七人起家爲顯人者六人一人雖逐末爲生事乎亦膺辟薦爲國博其盛如此又曰里樸茂先輩爲顯臣與庸衆講敵禮酒食相招搖直書其名爲里人敬憚走避者共詫爲異事淳厚如此予與李汝順同年舉於鄉猶記諸先輩呼其名而勞之故足術也今有老成私憂者曰俗與才之不競也滔滔東注柰何鄒子曰四時春而冬造化元而貞者數之窮也而貞必起元冬以基春者亦理之常也天不能有春無冬時不得不貞而復元所可自盡者人亦有元德焉仁是已子曰里仁爲美吾里自昔曰仁里仁者人也仁遠乎哉此雖自少熟其語白首不能殫其旨歸難以口舌傳也其在人哉嗟乎醲醢玉酶雖糟粕稍洩醲而不失爲佳醴也者剛方淳直雖間有襍揉望而知爲里人也者則何憂不復還先進之盛際哉謹爲述前聞如此亦恂恂不能言餘意也

仁文會約序

逖思邃古有操行無論議何彬彬也正學荒榛人心汩溺宋諸大儒闡明聖眞學者如秉燭昏衢知有墜緒可尋吾邑在宋元班班史冊者不暇悉數況修隱約若劉南甫胡敬之羅融齋王充耘張道山周以立諸先輩羽翼斯道功在六經我　明如臥廬劉先生學遵考亭一第即隱居求志谷平李先生學在存誠官中丞澹若寒素愼獨侍御袁先

生經歷兼素張先生篤信正學壁立萬仞陳公甫於袁有不負平生袁御史於張有夫君只比廬山高之句没而先生爲位哭之參知東川羅先生議論在朝言行慥慥近太史文恭羅先生學主歸靜深脩密證他若以儒行著聞者如解觀我劉章江楊玉齋張兼素郎中夏貞齋貳府周七泉明府尹求菴文學趙子良諸先輩幾數十人海內宗吾邑不啻星之辰山之岱宗耳矣前哲既遠周行猶在江陽龍華聚會歲無虛日蓋皆以承前啓後翊

國運而熈昌祚輔學政所未逮云龍華爲城古剎石棲徐矦始剏仁文書院以居吾黨諸君恐無以詔來茲謂余宜有言余不敏敬矢心與諸君子約或曰神明默識存乎其人羣居並處嘐嘐焉擊鼓如求亡子何居余曰夫默識存乎德行然脩德其功在講學學之不講聖且有憂豈曰吾儕或曰會非古也余曰羣居終日宴遊徵逐古耶諸君子幸自約厲道貴超悟學貴真脩諸先進流風未泯里有善俗世有真儒余私心厚幸苟入闈斯道而悅出以紛華隕志是又與宴遊徵逐者奚異余之所大懼矣

湛源集序

子輿氏以入孝出弟爲士功予嘗佯其言眞千古巨觀未嘗不三嘆曰守何易言哉婺婦栢舟矢志茹荼吞炭不知經幾風霜而始完節子輿生當戰國權謀捭闔之徒横放無忌獨以仁義孝弟砥柱狂瀾說者曰功不在禹下余竊謂與禹同功亦與禹同苦故言守也亦自艱關百折而始能知之此

未可與庸人道也

世宗朝新建氏起鼓吹金谿之説益昌而明惟時尊信者有宗伯文莊公新建說賴公以衍而信子又嘗思公以弱冠登玉堂取公孤如轉瞚公寧甘寂寞五六十年蹤影丘壑守師説不變今海以内知有新建即知有公公没而有太常公父子以衍公傳知文莊公又知有太常公父子而最後又有今侍御汝聖汝聖早孤念及先尊人及貞母履霜事未嘗不簌簌淚數行下起家進士爲大行爲名

御史自歸里日又討公庭訓曰與里中父老子弟闡明之如公所稱庸德庸言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語數數奉爲蓍蔡不少變脈世所稱引者絕不復進侍御之學蓋根苑孝弟中來所謂守先德迪來玆者非耶嗟乎以汝聖才猷乘驄皇路何之不監亦同予等沉錮廿餘年日所自得方正宏博盡載湛源集湛源者侍御隱處宅日有知侍御功在斯道亦知侍御拮据數十年之苦辛乎倘世以湛源爲東山復古一壇終非侍御有矣

侍御鑑翁朱老師還朝序

萬曆丙戌秋江西按臣當瓜代臺長謂直指青州朱公故嘗爲西江李官以廉能著又簪筆南牀以骨鯁著請以公往從事

上念公初起田間當內徙不得已以地借公

命至環百城屬公者曰是嘗治文書若操豪曹刈管薪者是嘗敝衣緼袍衙如禪室者是嘗出入挾麥餅一飽者是嘗不御史二月而以謇諤爲既者是嘗在田間躬畚鍤以自給者公古人也我輩何能奉公百一知者曰不然溝瀆雨集皆盈海則萬川歸之不知何時而止公深於學者廉也能也直也公有之耶公至適水潦後所在荐蒼公曰起凋殘者在百有位顧文具已成未可旦夕移也乃頒條教纚纚千百餘言可著爲絜令察吏治也不以一能見知而督過也不以片瑕見棄下之人亦不以虛文沮色事公咸內𡨥其志慮外束其躬行以求當公會李文彪餘孽作亂當辟者若而人公孳孳求生比髮白者半賴公以全活者甚衆歲大祲

悉心賑恤賴公以炊者無算又清故尺籍利垂世世勿絕岩碩老叟謂弊絕風清百餘年所未有獨見公公既得代去向所凜凜者乃私相謂曰吾儕小人也曩以貌貌公今觀公海也而莫可端倪矣鄒子於公爲門下弟子乃述而告曰吾師乎吾師乎先儒謂唐虞事業如浮雲升沉太虛彼非爲是哆言也繫珠於空空豈能受金寶雖珍置之日則爲之蠹昏夫吾性之體亦若是矣師其有得於盡性之學而然者耶曩吾見師之泠然氷也則慄然

服又見吾師之凛然節也則又慢然畏今師示我以廓然大也不覺瞠乎其難從矣雖然性體至大而實難言詩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未易語也師其爲我前驅乎元標敢不竭蹷從事而步一步趨一趨也

太僕少卿王洪陽先生之滁州序

余嘗云學人譚道如素士繪佛必沉檀爲質百和爲繪金寶爲采而後佛尊未聞其以薪斵爲質糞土爲繪藍縷爲采也者則貴質之說也蓋有感於

世士陰依附重跡同市井襲聖賢口吻號爲儒若重懲世之人也非過余常取友四方多精純潔白之士比地則茌平孟我疆寧陵呂新吾新安孟雲浦聊城王洪陽先生余在銓曹與此四五君子者俱相勸相靡昕夕無斁丙戌余請告去呂以世忌出爲外吏我疆化去雲浦今爲司勲郎王先生以言事左遷南大理余亦調南刑曹相見先生若魚依于水鳥棲于林非如煦沫卵翼之私已也先生爲大理著平反聲世俗仄目不計余日無事事惟騎瘦馬同先生再續講會而未幾先生徙南太僕去同志依依不忍別相率徂于江滸咸有言贈屬余爲序余與先生相安無言者久矣卽言能有加哉聊爲述平昔質言可乎憶余兩人會中先生論口之於味諸語予與氏何以分性命爲二余曰性命無二知性則知命二之者非也又論養氣持志余曰志神物也非如物可摶之爲已有也論勿忘勿助余曰是調絃之說大音自然不調而合也論七十不踰矩余曰志卽志此矩特工有生熟非二

理也先生則謂聖人之言櫛比絲聯不容踰越同志心佩其言余則謂聖人之道貴得其門而入孔孟以後諸君子拮据辛苦其門亦既闢矣譬之行路有徑至者有紆回至者徑者已至猶曰未盡紆回狀不亦惑哉若曰孔子必七十不踰矩顏子年未三十何以未達一間先生其以爲然乎滁多佳山水名賢遊蹤所至如是以學爲百年津梁今推轂伯安氏願先生率諸人士詳究之也先生學成行潔不言而予信之海內有不潔而譚道者請以

先生爲鵠并爲余薦繪佛之説

焦弱侯太史還朝序

弱侯以文行爲士林祭酒者二十餘年年五十始魁天下天下士聞而欣喜習其文者曰羅絡經史貫穿百家無堅不討無微不究與之處如遊瓊林武庫探之無盡藏也服其行者曰齠齡慕古貧不變塞館登第來矢志一德未嘗以温飽動念斯誠儒行中之踔絶者也而予謂不足以概弱侯也蓋自予友海内同志來高者檢束其身眎天下人無

一可語者不知醫家謂之痿痺而孔門則謂之不仁哆譚説者廣著述嚴辨駁以爲紹聖真開來學知者譬之貧子數巨室寶藏身受其餒而彼不知也又篤志自信者望影爲月以識爲知自謂得三教之宗無極之旨不知生滅相續毫釐千里其孰能覺之余觀弱侯不尚談説不執意見渾渾乎若無知也若無見也眎世儒之珍見健言直將土苴之弁髦之斯豈得而探其奧與耶蓋自得者真矣今天下士習譸張人心變幻憂世君子患無正己物正之大人嗟乎世無正己物正之大人非學術不明之故歟弱侯殫心明學亦既有年其所謂正己之義將安所在予謂大人者惟明己而後可語正己正己則天地萬物莫非己也故先儒曰認得爲己何所不至然認豈易語哉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夫曰不言而信必有不齗言而言不齗信而信者在和以天倪神感神應此非予所得而知也弱侯勉矣夫

送文臺陳先生謁選序

盖余自别先生者七年每寘心郊坰曰楞腹欲盡者人施一菽粟輒有起色迺世嘐嘐談天者詰其素履貧人脣吻不淺吾道非耶因悟曰先正資學眎今人什百此豈其不能如今人之談鋒也者邃巡言不過物蓋寧使人遊於彀之内不欲使人跳于彀之外蓋彀之内力也可得而步趨也而彀之外巧也不可得而言也故傳之千載無弊迺今薄眎先輩爲無當至今末學溥而自恣此詎可令先輩見耶迺今先生過我與予所悶世者同情曰學

貴端嚴余欣然曰先生命我矣語曰師嚴然後道尊又曰師出以律不臧凶臧不臧系律不律奈何以口給爲實際地則所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者聖人欺余哉先生且謂遐人世所賴陶冶者無窮有質美而欲聞斯道者幸以此言進之

別文臺先生序

夫匹夫而爲世師則以其握世之同然者始有不言而契神動而天隨者焉而世之據高享尊名位足以號召人羣世從而師之坐擁皐皮居然先覺

叩其學非揣摩意識則微纏名相依稀義理以瞽道瞽迷而罔覺可哀也余往在白下得友陳先生文臺蓋先生常遊盱江門墻學悟其大一見語合予歸明者八年先生始挈九經翼過我雲廬晰夕相對神孚意解先生造日邃功益篤周遊匡廬五羊間從遊者衆先生得一士欣欣然喜動顏色謂千古之托于是焉寄汲汲皇皇惟恐一人不入於道惟先生可以覺世師世先生忽念新安宛陵諸士辭予行予送先生江介頗爲鄒生致語同志曰

道非可以識取可以理縛可以相求千古之前百世之下無不同然在人自信耳泰州以師道與君道提衡而論聞泰州之風而興起者今亦不乏先生勉之火傳也吾不知其盡也

別劉扶生先生之南太僕少卿序

昔予友王洪陽中丞由南大理之滁州少卿諸同志屬余爲序予以繪佛之說進蓋言繪佛者必金玉其相而後佛尊喻學之貴質也王中丞質有其行卒奠安江左爲名臣雖歸臥東魯天下信之迺

世非無穎悟過中丞者據其言津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而神情隱約識者憐之予友扶生今三十年來扶生爲諸生爲司李爲駕部入銓曹尚璽十餘年不謟天下信扶生無異中丞者以扶生質勝也今扶生徙爲南冏卿去鄒子送之白沙之滸執手告曰扶生吾與若三十年挾策談心朝市山林不爲不久雖然予聞昔友聯轡都門者乎崎嶇風塵沐風櫛雨將弛擔一友以岐路迷甚哉末路貴愼也吾與若冉冉老矣生平經歷轉目陳跡今談

者非不了了然墮坑塹者不少子行戒之哉二十年前予過滁州飲醉翁亭不勝先達之思充者以爲吾里此老風流人豪予竊以爲此老知宋事將不可支托之乎酒今天下事尚可爲世有求重厚少文屬大事者舍扶生誰屬亭畔老人有問鄒生無恙者爲報曰鄒生挾舊易宿白雲深處泉廿士洌不減豐樂恨知己如扶生者去爲醉翁主人鄒生能無獨往之嗟乎

別甘子開憲副序

往予與子開　見各以心相許予宿青原山好爲朱眞遊獨子開莫逆既同舉進士入試中秘選子開忽腹痛作楚予走視欲索筆隨子開不試既稍愈子開與選而予以十月上書　闕下子開百方左右予得不死用是忤權貴人出爲御史御史復不容出憲入閩子開上書致仕歸予幸起家又四年丙戌子開郎家起浙僉憲明年又以忤權貴人得適庚寅予起家選郎調南比部子開亦至予哂曰主事敢與老員外衡子開曰此如以蘆蓆着地所高幾何予開忽從兵部陞儀郎予開復嘲曰新郎中可衡老員外否予曰蘆蓆語尚在相傳人人胡盧癸巳予入計即乞歸明年子開亦以粵督學請歸兩人爲水邊林下遊者十餘年山林中子開多爽達自喜予時于子開似喜似慍子開于予言有從有違跡時合時離離亦合也慍亦喜也違亦從也此予兩人自知之子開再起家貴州晉閩憲副予走而送江之滸祝子開曰吾兩人白面書生老冉冉至矣君嘗譬仕途如舟有巨舫阻於沙瀨

者有隨時而駕者予竊謂舟無大小不溺于波即是予又譬人之涉世如行旅渡關今談道者譬坐一室談篙師不善維檝此以言試者也夫居嘗談名義事髮上指冠稍涉利害縮舌却足則有利害關在津津熱途味若含飴稍不如意沒齒有餘憾則有得失關在聞人譽言如枯骨傳肉聞人毀恨不剌刃其腹則有毀譽關在君不難以身犯重人怒而護視子于死生中三十挂冠婆娑林泉幽石者幾二十餘年君惟灑然自喜聞人毀與譽若飄

風過耳於此三者君身備歷諸關而一無所于變嘗論乎之不動也得之于逆君之不動也得之于順予質如鍾山之銅數經火鍛而始銷其滓滓君殆如岷山之玉溫潤而栗豈其得之天者厚亦稟大父廉平先生家訓而培植者深耶雖然猶未也昔余侍諸長者講席西昌陳兩湖符卿年八十餘涕而語諸君子曰未路難持諸長者曰先生才名一世意尚爾爾吾師乎吾師乎是時未知其言之痛今老而益知言之有味也夫松栢之亭亭也恭

天浴日非飽霜露其不爲風雨飄搖者幾希予生乎有志于性學而子開邇志玄脩年來謝絕諸好專脩篤志道雖不同慥慥皜皜則一而已夫透性諸有皆空脩命精神長存然從有未有不入無者吾不敢必子開所至而知子開其終必返轅也宋有二友臨別割所同宿氈去酸儒謂其儉德予謂盍寓勉旃之意敢以此當兩人半氈

知天間送玉槎先生典銓序

玉槎先生恬棲巖谷者五年所

聖天子念銓事至重藉清公粹白者一振之乃

特詔起先生田間鄒子謹送于江之滸客有在座者曰典銓洵在知人而昔賢以知人必歸知天天可知耶鄒子曰天有顯道付之于人曰性惟知性則知天矣曰何謂知性曰默而識之入性之門也何有于我知性之實地也雖然難言矣今老師宿儒遞相祖述以識爲性以推測爲知不知識之與性何啻天淵而以推測爲知何啻莛之與楹顧識而非識推測而非推測斯可語知性者曰知其性

則知天然則知性後乃知天耶曰性卽天也知性卽知天性與天無二離性無天離知性別無知天非可以次第先後言也曰知性斯知天然則于知人何所與耶曰昔軻氏語之詳矣堯以天下與舜曰天與之故天子能薦人于天諸侯大夫能薦人而皆不能必此非知天者不能爲此語世握進退之柄進一人以爲德自已出退一人以必快已意此皆欲以人力奪天工者嗟乎欲以人事君享拔茅之吉朋比之害得乎玉槎先生生平志學盖不

以世儒之所膚測者爲是而必欲造古人自得之域以無負知天之實予辱道義之知故書以就正焉

別謝叔兆先生之嘉善令序

乙酉歲予從禮部得讀吉州諸制義而獨題劉謝二君文卽過汝光太史曰二君必以文鳴天下已劉果取上第官翰苑而謝連蹇春官不第予竊怪之今年謝果爲有司所録予聞之喜走而賀其家二子肅予居不蔽風雨泊如也予低回而嘆者久

之近時上一第名禮部歸而鮮衣怒馬華田美宅飽僮僕樂妻子凌轢里中有司不敢聞而君獨退然陋巷偃庭絶跡此何爲哉志有所不爲故也漢時有孝廉科今士試於禮部者卽曰孝廉然名不稱實者十而九若君者與古之孝廉者有異耶卽在漢時亦且尊顯以爲世鵠君今往爲嘉善令或曰地華靡多蕩心駴目之屬君子攻於文而士民熟於機知非君所宜予竊以君之淡然無欲太樸不斲者處其間譬彼方炎熇濯之淸泠之淵未有不骨爲之竦而神爲之清也余與君相契者吾吉先輩以學爲其表而近稍稍退廢者此不難知理與欲不並馳而眞與贋不兩立精神一眞足以貫金石孚豚魚非可聲音象貌爲也君眞矣願求眞之眞歷萬古而常存者是予與君相期之素心也君勉矣夫

送陸仰峰明府赴調序

仰峰先生令虔中余得接于文江談吐竟日居然寬博長者私計安得借先生爲吉人士楷模廼聞

先生移劒江客有在座者爲先生憂余曰先生難劒江耶劒江難先生耶客曰昔大儒如周濂溪竟以議辟與上官左欲拂衣去矧曰今人而劒江在豫章所稱難治非一塗徑卽素稱强知有力者四顧躊躕其間矧先生誠不逆人之詐予蓋謂兩難也予曰非也劒江提脩身之學幾于風動而先生周旋其師於縲絏中證止脩之旨以師倡之于先先生提鈴振鐸其後其治更易客曰公迂矣夫今實止實脩者幾何人不皆止脩廼公教窮矣且龔

黃輿濂洛提封而治世無孔孟右冀黃而左濂洛何疑予曰有是哉亡何先生果中忌者言得謫鄒子曰巖谷鄙儒不知世情如是宜三用而逐逐而錮之巳晚然予竊幸以篤學渾樸不受塵滓如陸先生從風波中陶汰堅定是天以堅先生之忍性吾知先生且欣然從震撼中臻凝定境必不以此易彼先生行敬遣門弟子護之前津爲相勗者如此

壽大宗伯金翁朱老師六十序

往元標偕計入南宮私計得一當先生已放榜果出先生門下喜而後可知也先生得元標卷即以骨鯁臣署卷尾比入見先生先生目撫者三次目先生往過敝邸曰予讀子卷知子非羣而造予不問知其爲予也子亦知古人大有爲於世者乎爲也當而後爲非未事而爲也言也當而後言非未任而言也予將奠耶善自韜矣先生始勗元標者如此既元標狂言被
詔獄先生造獄中者四執手相勞苦曰予忘我初語乎然予遂予志我亦稱得士矣不愛身矣柰何愛官余終不以子累我而有二志乃爲文千餘言手書以畀元標又捐俸佐行李費元標在戍時時折簡遺勞有曰我里新建公以貴竹爲進脩地
天王聖明子終不爲夜郎鬼其無以憤懣抑鬱貴失時日先生繼勗元標如此巳元標蒙
恩賜環給事掖垣是時言者發紓江陵私事絕無顧忌先生語元標曰子隻字倘及道往非子素矣元標遵先生教不敢違間覩元標言事頻數則又

曰白髮在堂始脫關閣就養京邸日以其身供宵人耽耽而聊老親憂非計元標聞而懼然先生終勗元標者如此嗟乎世所稱曰師曰弟子云者有如先生之於元標乎哉元標庚寅再入京先生巳忍去云今年甲午秋先生屆六十初度之辰同門讀禮家居矣每過先生旅邸輒爲之低徊嗟咨不哀子壽氏覩祭吾吉兩人共謀所以祝先生者予壽曰予冗不及文子爲先生祝元標不敢辭語云凡爲弟子者於其師無不學也元標炙先生久竊

先生閑家禔身操慮存心蓋晰於微矣先生爲彭
澤翁仲子翁廉而貧先生爲貴近臣而取與最嚴
自處儉約有寒素所不及者入先生庭聞夫人躬
自紡績先生旦夕惟手一經伊吾不絕二三僮僕
亦不知其爲先生僕其閑家一何嚴也先生每吐
詞下筆宿學大儒辟易不敢敵而誾誾循循身若
不勝衣帶言若不出諸口未嘗聞先生一語摘人
微纇天性固然其操心積慮亦何粹以白也江陵
柄政時先生左右不肯有詗而報江陵者江陵不

能無望然卒不能加先生者以先生不能淄也既
江陵敗後人人皆自述其昔時見侮狀而先生絕
口不言當時事予間以先生厚德宣于人先生固
屬予勿言夫始而不嫌其異卒不自言其所以異
所謂立朝正直忠厚於先生有焉蓋不肯深究先
生之學矣世之士人或吊詭以樹奇或標名理以
自炫異而先生憒然若谷淵然若冲韜乎其事心
之大元標卒不得而名焉夫壽者受也謂有所受
之也以先生之養茲六十者如川之始至耳不肯

何足以祝先生子壽曰予咏游山澤久知今日事
乎先生在林皐天下所需以爲霖雨鹽梅者
今上留意舊講帷不二心之臣
詔起行且及先生矣元標曰願先生出其緒餘以
壽天下以壽蒼生是元標所深願也古之大儒名
臣如司馬君實范文正歐陽六一雖其人之不朽
乎皆有門下明德士以爲之傳播其微懿其人言
語足以取重當時文彩足以照映後世元標淹蹇
淪落士文辭言語無足重輕又筆蕪學疎徒知逑

先生瑣屑萬一若先生講筵啓沃
掌禮敷奏則藏之石室元標不敢輕言讀元標文
者知淹蹇淪落士出先生門墻亦足以慶元標之
所遭也乎

鑑翁朱老師五十序

先生爲太僕少卿時佞幸璫張忠邪倒置先生力
辨白其間與當路齟齬遂拂衣歸未幾洮河虜沸
羽書告急
上撫髀思昇鎻鑰者廷臣推轂先生甚衆門人鄒

子元標省先生山中先生方食牛罷茅茨數椽蕭葭十里呼吾其間陶如也臨行風先生仕先生曰鳳凰不與鴟鴞爭食余與佞幸立交戟中微升斗哉余曰奈貧何先生指木奴百餘章曰此娛朝夕耳即不給吾且甘之余退而服先生之高又半年大臣多更置乃起先生大理少卿先生特疏乞身相知沮弗得上尋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軍務蓋是時許劉孛賊鬨關中而倭奴闞白息彌警

上不難先生之南蓋以南爲豐鎬遺跡欲先生坐

鎮之馬至之日素甲玄幕雲屯魚麗軍容甚都天桂飄香秋月揚輝正先生五十初度之辰余走拜先生函丈下先生滋不悅曰余自髫年見背慈母是日即親友亦不敢面小子無溷我余乃舉酌晉先生曰先生忘丁丑時事耶憶丁丑余被械以南先生歸田以北穿布衣跨蹇驢出石城門雨雪飄蕭朋從星散獨余與先生沽酒葫蘆中灑別耳先生解古劍贈我夜郎北海魚雁沉寥是時寧知有今日哉小子雖不能光大師訓而師重登烏府新頒節鉞獨不當爲清朝慶耶先生曰此君恩也余兩人終身願無忘此日再酌而進曰今南都非昔南都矣戊己兩歲大祲行伍空虛士不能飽卒歲萬一倭奴鬭我門庭蹂我疆里虔劉我赤子將何處之夫將之道決勝數千里之外者上也兩軍對壘俘馘凱旋者次也嬰城重閉觀望自全又其下矣先生雅善將將願奠我南服爲文士吐氣先生曰予敢愛髮膚乎

天子明命又酌而進曰先儒云四十五十無聞夫

所謂聞者謂聞道也蓋嘗味詩云鐘鼓于宮聲聞于外之語鐘之體空故叩之即鳴聲之應亦空故逐之無跡此聞道之說也寂兮廓兮鴻洞無涯休心自然之場恬淡無爲之鄉悟則萬里聖途舉足即是不悟則北面冥山愈馳愈遠此眞聞道者而儒者以名聞爲聞以聲色爲道斯於聞道愈遠先生謂然乎先生正色曰百家罷黜學無全力予厭聞久矣孔子大聖也自志學至從心何歷年所也衛武公所稱至聖也至耄猶不忘國士交儆何老

而彌篤也若然則夫子七十從心之訓衛武九十交儆之說欺予哉小子更無復進可封劉生曰升者亦先生門人也對余曰予知千仞之臺乎積基纍土積土成丘自小成高而臺成焉亦知百川之赴海乎由江入河由河入海而海成爲臺之峻也不可仰而探也海之廣也不可泳而遊也此可喻先生之學矣蓋先生之學已立其大意不欲使學者哆譚說而眇躬行慕知崇而忽禮卑意其在斯乎余兩人具聞先生大指退而共繪柢柱中流濟

川舟檝圖爲先生百年祝砥柱者志先生之崇高舟檝者期先生爲世津梁也並用紀先生之學于篇俾來學有所師承焉

焦弱侯太史七十序

子思子括天地一言曰爲物不二不二者何物乎之物也先天地而獨存後天地而不朽先儒謂漢唐諸儒不識此義非不識也擇不精語不詳猶未識也有宋諸大儒尋繹墜緒至我 朝而始大明國初諸儒即有窺明此脉者未敢張言至姚江始一提嗣後傳者各以其推測所至感人亦隨其所至而止嗣是羅盱江起學者聞其說始奮然各各自信然未有我友弱侯先生之超然獨詣者先生弱冠即舉孝廉博及羣書爲文步武諸代取一第猶掇之爾迺先生不得與諸少年分席而入及艾登上第人望先生計日領縉紳迺先生又以方枘取忌復不得偕同事聯袂而仕人始謂先生困諸生今謂先生困銅籍不知天所以成先生也蓋斯道至潛非歷憔悴困苦之味則不入斯道至難非

歷毀譽榮辱之境則不疑斯道至微非堅清靜寧一之域則不研先生爲孝廉陋巷簞瓢至不能具饘粥驅馳南北飄泊二十餘年憔悴苦困極矣此恂恂一書生也倏而登玉堂譽騰九霄倏而歸故園毀生求全先生不知其所自起人亦莫測其所自至毀譽無端至矣處四國之中謝客一室兀然穆然手一經看飛鳥數遊魚庭草蓊鬱絕鮮世趣清靜寧一極矣夫非所以堅先生之操之定之微耶故先生言一吐學者聞之若聽金石破蟋蟀之

鳴文一出世爭布之若懸夜光以照於市先生不以世用舍爲重輕而世之尊先生亦不以世之用舍豚先生先生今七十矣吉郡諸同志謂鄒子與先生莫逆屬鄒子爲祝辭予何以祝先生億先生嘗有言曰吾夫子十五志學三十則舍志學矣四十舍立矣七十從心則舍耳順矣此千古獨到語予嘗欲問先生云使夫子而在七十以往舍從心何似元某今願有請于先生夫天之穿斯世也必生博大淳固之儒以翼道統使後學有所稟承而

又不以世間所稱爵位者苦其身形前己丑魁天下者吾邑文恭羅公文恭澹泊寧靜當時與諸得意者較文恭似不得與之比有今以文恭爲何如人而玆己丑先生復步文恭後塵孰謂天無意斯文哉謹函詞獻先生先生其愼眠食爲斯道自愛昔人謂子雲容貌爵位不能動人故不好其文予謂今人于先生亦云它日始知吉州人士不以爵位容貌視先生者蓋吉州學術根林者遠矣

壽海門周公七十序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天性之性也生生不息者也文王緝熙敬止詩詠之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釋之者曰純則無二無襍不已則無間斷先後無二無雜卽惟精惟一之旨無間斷卽允執厥中之謂然此俱非人力可致也天之付我者本自至純本自不已在人覺不耳人妄以己意穿鑿其間愈馳愈遠堯舜周孔之傳不續於是天不忍斯道之晦而弗明也則挺生諸大人以覺之宋時諸賢如濂溪周子明道程子象山陸子我明有白沙

陳子至陽明王子而大宏學亦淩昌淩明莫盛于西江猶莫盛吾吉自王公沒後紹興賴龍溪王子衍其傳然海內疑信者過半龍溪氏逝予嘗以失傳爲憂乃天復挺吾年友嵊縣周子繼元周子於仕在時詘時信之間視龍溪遇則過之於學則與年俱進豚龍溪不敢向人開口道者又過之周子蓋非特有功龍溪實有功新建不但有功新建斯道果有正鵠且有功斯世周子年七十矣先是奉上命晉太僕少卿例得引年周子宜必有疏予謂

今郡三事者皆八十餘三輔者偕周子卽疏不得請宜尊　君命於禮爲恭祁太守　公門人也率諸同門爲祝屬予致辭予思一別公計廿未得促膝問君心得然吾輩向道者躭年華遲速則惕然懼知道者躭百年如晝夜浮雲往來太虛何能爲公祝惟是昔文成一爲南鴻臚卿一爲滁少卿皆以學與諸人士提唱至今餘響流布人間公常一爲南尚寶焦翰撰致書曰周衍卿在留都如李光弼臨軍中旌旗改色其鼓鑄人如此今復之滁

州曾記文成在滁語門人曰予近遭謗實覺前者皆鄉愿意思今自入滁實無鄉愿意思在所至得謗陽明先是多以爲善去惡一語接引人至無善無惡一語透徹殆盡今南中闢無善無惡一語不遺餘力予嘗不量螳臂拒之曰一到家語一發例語此兩塗也今公之所以引人者將如何爲計還復有鄉愿意思在否今去能溪之年尚遠天不忍使斯世斯道之憎無所屬也壽公一人乃所以壽千萬人俾人知天命本自不已日躋於純吾知公之壽無涯矣詩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請以是歌於醉翁豐樂間君得無南望曰吾友爾瞻遠在青螺白鷺間未知予等之樂只也

別郭通宇序

余昔赴黔竹微服飄蕭人莫余知郭君通宇索予泥濘中邮諸生祖予郊垌談學者竟日盖其鄉先正道林先生倡學里中里中賀松澗先生爲其高足流風餘韻所至成俗予居嘗念之意郭君且躍然起乃連蹇三入彀不遇貢入太學訪予山椒與

之語古今成敗道理若燭照數計倒囊珠而丸走坂也又最好節義予友馮僉憲慕岡爲楚而下詔獄君周旋左右談及輒流數行下君盖烈丈夫哉君且別去予執手語曰吾兩人昔面如渥丹今冉冉老矣然有不老者在君知乎卽吾兩人覿面相對者是已其勉之哉君歸而訪桃岡里有種桃其人者爲我聞之

別李君闇序

君闇附諸生中削跡衡門予語之曰子知觀道乎

初六童觀君子則吝六二闚觀女貞斯利丈夫桑弧蓬矢射四方予得無伐木思乎君閒惕然束裝爲吳越游已爲粵游予進之曰何觀曰吾覩昔人陳跡則潸然志感覩宇內境物繁庶覺吾身不啻太倉一粟而所經洞心駴目者曰未嘗少駒心志未嘗少變焉予曰似矣未幾以壁經魁省闈待其尊人計偕辭予北征予告之曰子今且觀國光矣予水見黃河之變于山見岱宗之高于陳跡見齊魯曹滕韓魏之廣于宮闕覩百官之富

帝王之盛不可謂不遇矣予何所謂太倉一粟者眇乎小哉然知所謂眇乎小者而不知心志未嘗少變非謷乎大哉者爲之君耶知吾身小則惝然思有以自下知大者爲之君雖欲不首出庶物不可得也易道總萃三才莫過於生故曰生生之謂易觀之六爻三曰觀我生進退五曰觀我生上九曰觀其生五君道以民爲生故曰觀民三與九爲臣曰觀生所生者何在進者闢也來者伸也退者闔也往者屈也故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屈伸相感而利生焉宋儒發其義觀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陳公甫以靜中養出端倪爲要此其義卽默識識仁之旨不觀則孰從而窺其端知端則知生故曰性者生也子之先有谷平先生者其於生道至深且與但吾里先輩多有餘不敢盡一傳而石蓮石蓮後或光或晦或斷或續予不得知子行矣力肩正學有孚顒若篤養也下觀而化德之盛也天下觀子者且無量不佞藉子鞭予後矣

別李質卿序

今學士憂世者曰以制義取士士一得意棄如芻狗不復知昔所自談許者何欲世隆盛莫若復鄉舉里選賢良方正科殊足得士或者又曰今諸爲名公卿者盡皆制義起家而曲學阿世夫孰不由里選賢良科進耶予曰諸爲名公卿者必其素賢良方正曲學阿世必其老而不學者也曰何若予曰賢良者情勝方正者骨勝彼其初得天之和而介歷歷勉強盎氣方新既老而惰骨柔情柰何不

阿世所好哉孟氏七篇仁義所如不合卒不少貶由仁義行浩然者養之素定卽欲以賢良方正名不可得也予友李質卿自爲諸生里人推遜頂客有談其隱德種種予聞而神悚心服恨不如昔人里選法以質卿進乃今年質卿偕其姪孺德並舉于鄉鄉之人無不色喜凡事關閎鉅者曰有質卿在嗟乎啓 卿得此于鄉亦難矣質卿行且爲天下用天下人有不信吾質卿如里人者哉軻氏曰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予曰進不變塞故達不離道

塞者不隨時求通之謂質卿先世谷平先生爲比部爲僉憲中丞所至與世忤道卒不少變屹然爲世大儒此不變塞不離道之極則也質卿近師之有餘學焉

別李本晦序

本晦才志士也胸中開霽眞吞雲夢八九而孝友醇篤卽古人中不易見今年以文偕其叔質卿魁省闈余聞而喜乃跡前益韜而藏則又喜以本晦目寧復有今人在而本晦欲然思有以自下其必有懲于中眞見學無駐足者然歟元某入仕路年與本晦相似諸先輩皆以藏之義相勗勉未知言之有味也屢經百折自以爲藏矣如草覆于石石去草復萌芽叨天之靈年來讀易而有所得也易之艮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聖人因地下艮止名之曰謙坤在下六畫皆偶偶象心體之虛也艮下畫皆偶上畫爲奇奇止也非虛不止惟止乃虛而吾猶有所藏焉去心體何啻天淵大學首章曰止至善如是始爲至善本晦必不以今世人自待而必

求至聖賢所躬造者幸一叅究之始知予望本晦者遠且大也它日予藉本晦鞭所未至焉

贈吳明水序

昔有老農以力田致饒其子長而嫉農之不文也有方外誘以仙術曰如是則吟風飲露霞舉可計日待父曉譬之曰兒彼可吟風飲露霞舉寧能偕吾子猶食我田間粟而落人間耶兒曰彼亦暫游戲人間而以我爲寄者久而鸞鶴無聞老農復呼兒曰我家一犂自上世相傳無負兒昔過矣予嘗

思吾夫子之道天敘天秩自唐虞至今不隕隊派洛諸大儒益光以衍近有厭棄吾儒曰糟粕曰不足了死生然詰其所爲彼教家清規所不載其與方外士大言不殊夫吾儒學足以治天下國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未嘗不了死生特諸儒不深言以滋人惑耳此流弊吳中爲甚故吾于明水之行不能忘言明水行篤博極羣書其撰著猶奇聞予言未知能廓然無封滯否倘未能堅決予言有來問者幸告之一水田老農而已別無奇也

但孟皐百說小序

孟皐昔從予游予服其博雅淩淩期之入道別幾何時孟皐所惠百說二冊予披閱之有發先儒所未發者有發近儒所同發者見地亦甚分明昔人謂大哥煞聰明孟皐有之但不知孟皐從用苦磨礲中入亦聰明涉獵而入耶孟皐年來讀禮家居不可謂不困苦矣夫見地所入有二由涉獵而入不能持久古人所以貴仁守也語曰固聰明聖知而後能達天德固者聰明聖知固而不有之謂種樹者其根欲深其土欲固孟皐年甚少去奇黜聰穎然淡然深根寧極含章以貞即無一說吾知孟皐終日言之不盡也是義也孟皐發於潛說蒙說中何似予贅再爲拈出不獨勖孟皐藉孟皐勖予矣

知新錄序

南豐季子汝虞篤志嗜古於諸儒先若發明學庸語孟者輯而刻于芸林館過而就正予題曰知新錄生瞿然曰世一語异先民指歟曰日新學悵不

操戈逐之先生顏其名益恣其怒恐不暇細叅先動其盛氣矣于斯道何益予曰世云操戈者亦以言操耳彼而以身操戈必入室入室必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方且術術樂而忘返方且搏顙投戈不暇何暇逐人性天性也命天命也考亭氏云命猶令也令出于天即三皇五帝誰能越之而近一有與道抗者輒以功令格之不知書曰維皇降衷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又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最靈靈性萬古常新更千萬世不能殫

其闕與聖賢既去聖賢復生有能直闖聖域足以
副
聖天子新標之化昭大明之盛彼耳聽膚末者謂
之以盡先聖蘊是以壘空盡大澤我朝曰大明豈
無有哉雖然諸儒先語亦鏡中影耳明鏡人人本
有須從不識一字鞘空屋漏中叅研十年至數十
年一旦恍然則諸儒已言皆吾所欲言若未有得
徒以是書爲津梁祗益之障耳故且不知新于何
有敬以是題其端隻眼者其謂我何季生盱江里

人曾無君子斯焉取斯豈虛語哉

龍沙學錄序

龍沙學錄岵雲王公官豫章纂也前系大儒學案
後附已意蓋公身體心融有與諸儒同者與諸异
者有發前聖未發者孜孜屹屹如寒求衣飢求食
人覩公胸弢二酉筆總萬衆日總總機務中游刃
有餘以爲公博學宏猷得之天授孰知晰于道而
出之有本如是也元某卒業亦妄以管見請質道
公道也學公學也遇嗜學者而不求以互證是自
蒙也蓋嘗論世學其涂有二有從宗入者從屏除
見聞歛神匿影日叅夜尋求所謂本心者一旦恍
然親見孔顏此所謂得其宗而入也從教入者謂
學必由師傳諸儒先繭絲牛毛皆我師也于凡所
彰教者一一體驗之無少牴牾而後敢自信是所
謂由其教而知歸也由宗者不涉程塗提刀直入
如入無人之境由教者尋源問津如入百花之谷
各從其質之所近及其至則一也公大半守先儒
塗轍卽資稟卓穎惟恐其與先儒异指而于所自

得者時超然破的年來宋氏門庭幾至蕭索賴公
提唱學者曉然知學之不可鹵莽如是有功來學
大矣雖然人若不知學知學矣須不知有學知有
學則必有見有見則必執執必有言而是非紛然
同异蠭然無見何异何同何宋何明一以貫之無
餘事矣夫凡情易脫聖解難舍一落聖解與凡情
何異敢以是贅學錄之末公謂何如世以沙高于
城爲豫章聖徵此謎語也夫大江以西戴天履地
員首方趾庭儕鄉習人人具有聖體不著不察遂

覩聖大高公斯錄出豫章人士得稽金覓龍沙從此若增而高矣

鄒子願學集卷之五

吉州鄒元標爾瞻父著
東越年弟周汝登編訂
同郡後學郭一鶚
龍遇奇校梓

記

聖像記

太和郭使君相奎督學蜀中寄余聖像一幅余肅將刻于邑學宮蓋余見名家子蕩析離披說以眇論卒莫能化長老乃懸其祖父像于庭南面臨之其人潛然淚下愴然悔悟卒爲善士今之學宮經義造士冀得醇儒闡明聖真乃視爲青紫榮祿之資既得志若刻氷鏤脂無當于用聖訓謂何意欲使學者仰止而興思也夫孝子慈孫覩先世遺容必思其啓處思其操存亡無忝箕裘洋洋茲像如在其上讀其書淑其教當何如無愧聖門矩矱聖門矩矱莫先於仁夫子自名曰爲之不厭不厭者仁也仁自孝弟始孟氏以孝弟括

堯舜之道決機在為不為之間人患不為爾為也而良心發越火燃泉達誰得而禦之幼讀贊聖諸詞有以聖為天縱者我非生而知之之說僞乎有謂生民未有者祖述堯舜之說誣乎有以聖為絕德者聖人可學而至之說非乎心竊疑之長聞大人之學至江漢秋陽之喻以為此足貌聖萬一近窺聖道本無染也何所於濯本無污也何待於潔滓然無跡未始有潔白之見也夫子自名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曰空空如也憤故樂樂故空空此

聖功奧竅後人以為謙辭誣矣聖門得其宗者惟顏子仰鑽瞻忽亦既竭才卒嘆曰從之末由學至於末由是豈以形像窺聖與者哉故曰顏氏之子其庶幾乎又曰回也庶乎屢空是謂見孔於卓學者從斯體究羹墻如見不然即起夫子同堂比室其室則邇其人則遠

文江證道記

戊寅予寓貴陽有郁丞父過會稽曰令宜與吳公子同籍一言為吾兒地予謝曰流人為世忌諱不佞敢愛言請益堅不得已肅一書往云何得公報意直而壯貶世間巧宦陰陽其辭色者天壤予自遭貶後書可傳者公與南海王唯吾氏二人王名學曾官侍御光祿兩以諫罷予心嚴二君異衆人言不足知人哉予起家公適起調豐城往返江上得接公教公儀度豐碩望之知為鉅人言間鑿鑿先民風度雖在簿書中神超遂古往來論心者吾師廬山先生吾友定宇先生二先生器公甚遠以治行

召入為御史一巡而歸臥陽羨山中者十餘年邇奉詔起家予私心安得借公為西江福利無幾何果得公予聞公至玉峽以小漁舲逆公江上坐談甚具姑記其大者公曰羅盱江作官皂隷亦講學余曰此公精神無處不到又曰聞盱江庫不鑰官錢無紀任其散漫予曰此傳者過此老作郡縣作兩司所至民綰結如慈父予嘗見海內諸公為政亦身無世間相者此公一人新建後發揮良知不落邊見者亦此公一人世無知其學路故妄傳人

耳此天人師也安可測量公曰然但今學之流弊認欲爲理以情爲性以防檢爲桎梏以禮法爲戲場滔滔江河莫知底止所以語悟者害人不淺若不重脩無有是處予稽首曰公言誠末世津梁中流砥柱學誠當重脩盤桓數日將別予告公曰後會難期敢愛一言昨公語脩悟雙提世不可無此言若在公自度再當有請公愕然曰何居予曰公行履篤實慥慥皜皜若終日如此教人自有升堂者世間伶俐漢望鞭影者不少夫天地間天自信

天地自信地我自信我耳聰目明手持足行心思睿知更有何事自墮地來何物不備無故提一悟字已屬謎語又提一脩字亦屬矯情夫道不可造作也強造作之不可脩持也強脩持之世間有造作有脩持者即屬形象有形象即有生滅凡人之審音也必調絃之緩急而後音乎能知無音之音琴可置又奚調之有夫以調停之術爲究竟實際則予不敢敢布腹心同里俞定所公同年同盟幸出此證之鄒生言有當萬一否姑爲記以俟異日

太平府重脩儒學記

高皇帝廓清乾坤功冠隆古實肇基太平郡郡錢穀甲兵疆域形勢差殺各郡然風氣淳龐
聖善首及撰之漢事則三輔股肱之邑云郡故有學刱自青田劉公制頗稱善嗣鑿池通橋地氣宣洩規畫加隆而歲久不無少圮剌史陳公以名給諫出守是邦下車謁廟眺諸形勢慨然思復其舊苦力不支久之得窖中金若干公斥之治城城完迺以羨庚治黌宮實池夷窪隆左伏右後廓前舒

廟廡翼翼齊閣巍巍邦人士詠斯遊斯歌曰我陳公力也公欲詔諸人士以余罔陋夙嘗究心儒先糟粕乃遣教官劉廷綬謁記於予予惟孔子至聖憲章文武從周之訓何娓娓言之不置蓋忠質兼用周家道法最爲詳盛故聖而孔子亦不能舍周他適余輩生當盛世涵育
聖化最久太平且爲
聖祖興王之都余何庸援引古誼樹眇論以相高哉嘗思我

聖祖當戢戈橐矢之後即以六諭訓民曰孝曰敬
曰睦曰訓後曰安業曰無爲非大哉
皇謨與往聖達德九經三物之旨相爲彪炳即詩
書所稱何加焉雖然達道有五行之者一也
聖諭淵涵蘊而未發至
肅皇始闡敬一之訓揭之學宮實與六諭相表裏
蓋謂人心馳蕩六飛難馭敬則定定則一一則渾
親自孝遇長自敬遇鄰自睦而訓後安業無非爲
一以貫之若網在綱珠在繩咸有條理非一一強

而致之也道化漸摩碩儒並出河東主復性新會
尚自然新建以致良知爲的而餘干則一於居敬
窮理雖入門頓漸不同要以朱尋道脉上無負
列聖菁莪之化遠可遡六經語孟之傳則一今諸
賢並列兩廡元標嘗恭誦
今上從祀之詔曰操脩經濟皆是實學夫非示人
以爲學之的耶而世之學者尚操履恥性命爲幻
妄譚性命鄙倫常爲贅疣家持堅白喜騁詼然不
相下不知聖人之道如天如地無物不有亦無一

物能爲太虛之障顧動於意則昏耳若規規彼爲
得此爲失安知僞得之中不有真失乎彼爲是此
爲非安之僞是之中不有真非乎諸士兹誦其中
宜思
祖宗六諭之訓敬一之旨先儒未墜之緒一稟自
然無動於意尊
大明學術以翼我　國家鴻厖景祚於億萬斯年
豈不休哉郡舊爲太平路我
朝乃更置府宋儒云教人致郡太平後某亦願爲

太平民諸人士顧名思義得無意是乎若曰吾言
無甚高論而弁髦之是孔不必從周而憲章爲虛
語也登孔之堂倍孔之訓是曰異學異學有
高皇憲令在則吾豈敢陳公名璧莆田人丁丑進
士政追循良兹學政其大者

弋陽縣新建文廟并脩儒學記

弋陽在西江故縮閩越之交主峰攢蹙溪水回環
毓靈挺秀代有奇碩蓋居然文明勝區也邑學自
嘉靖戊子重脩久且弗飭　今上戊戌夏　文廟

忽頹諸學博屢請當事者不得會司理江陵陳公以署篆至顧瞻廟宇鞠爲茂草不勝咨嗟乃召學博洎諸生熟籌之而終以詘于力苦父老爲過計會公弃署郡篆廉郡藏羨金若干乃意授諸生諸生請于守道汪公中丞夏公直指馮公僉報曰可公遂領其事費不足則益以俸及鍰金爲役凡五月而　文廟告成事諸堂廡齋舍敗者易舊者飭巍巍巖巖民悅子來士歌棫樸盛矣予姻友胡君裘以孝廉署邑教事及訓導朱君某諸生某等請

抵鄒子曰裘不敏無能以家學開銘多士賴我陳公以教以式泮宮且用是聿新諸青衿荷公德不敢忘願子大夫記之予竊聞古者建學不但導士以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祭祀鄉射養老之禮即政刑于是焉出蓋民有兩造成于斯質成詩曰在泮獻囚正此之謂公典司府石而先德禮其亦有取于古人明刑弼教之餘意耶公可謂達治本矣記曰刑者成也謂一成不可變又欲以成人德達人才之謂也成周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曰六德六行六藝故當時兔罝武夫足爲王國腹心何其都也我　朝造士一倣成周懿範雖取士以言德行道藝之士彬彬史冊無論海宇即弋之先輩可覩記已蓋弋之先賢名碩淳深渾厚行即言言即行學即政政即學兢兢一稟先民矩矱不敢越尺寸邇今時士所稱茂穎者洸洋變幻溺先聖之道爲無當跳而越經常之外彼自詭以爲神奇使孟夫子而在其所謂詖淫邪遁生心害政者不知何如或者謂爲異教所亂徐取其言繹

之彼教家所不載大都從剽竊餖飣而入故處不足以繕性出不足以致用所學謂何良足慨矣居今之時公私告匱所至焦沸變時之士不勝婁恤予竊謂此不足憂惟士習靡樑文詞剌繆亂吾夫子之道政足憂耳夫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庸德庸言無他奇也愚夫愚婦知能即察乎天地赤子不慮不學即美大聖神知爲入門止爲實地信之則不隔纖毫意之即相阻閡今之學以識爲知者有矣而晰于止之意者則寥寥焉陳公勗諸士者

得無有慯於是乎宮墻荒蕪守土者之責今廟貌蔚然聖道猶然榛塞縱其浸淫異說而莫之隄防則誰之咎乎書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是撻記恐後不在是者騁異奇亂常典之謂即曰讒說占之人教專用嚴無非欲人並生並育而近以一切苟倫為務即士浸讒說上下相蒙恬不為異提吾道之正衡納諸士于皇路則胡君司教者之責也其尚強勉率先諸士廸乃典常順乃天則實體愚夫愚婦知能何以察乎天地赤子不學不慮何以即美

大聖神優焉游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所謂大人之學一旦恍然萬物備我質千聖而不作似千禩而不忒庶幾無負公德意元標雖伏山澤乎夙仰三十二峯名勝欲覽葛溪餘風而諸士濟濟恂恂有能明先聖之道無愧文節役進者豈獨弋人士之幸亦斯世斯道之福也哉用記以俟

南康星子縣新建儒學記

星子故有學而近於市不稱

朝廷尊師養士至意刺史閩中田公下車痛之乃捐俸謀更茲地學使汝虞朱公聞而助洞租相其成廟堂齋閣聿然一新刺史日偕諸士詠歌其中呼諸士曰士來夫自新建以揄濠功拂拭茲土元勳詎不爛然宇宙哉顧其以良知樹旌爾鄉士浸溺而不自覺斯不可無辨元晦山斗大儒包羅六經披剔百氏世稟承如蓍龜王氏一切弁髦之是操戈入室也且知行兩者譬之兩輪闕一則轂不運耑耑曰知是轂可無兩輪也言甚辨諸士子膴布之余適赴南曹公觴余開先寺理前說余質于

公曰公以學者遵王離朱之患哉顧世遵王者內難揣摩外緣見聞詰以良知真宰茫然罔措彼所以學者非其真也使志而真誠一稟良知不變晦翁復起當為揖讓而世亦且賴之公是余言余別登舟去邑令吳君某仰贊公志力任其事率諸博士某諸生某儼然具衣冠謁余為記余少有志斯道今跛躄不能跬步其何以詔諸生終公衛道盛心第余觀今之志道者家珍素見人健私聞見聞不能協一者羣起攻之彼曰此異端此曰彼異端

不知聖人之道廓然大公此是乎彼非乎果且有是非乎聖人之道無是也孟氏欲正人心曰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非有言息之放之距之之謂也在明先聖之道故直指其要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夫大人巍巍蕩蕩人望而震焉而赤子之心盡之蓋赤子之心無思無爲盎然天機不事雕琢順此者爲大人爲聖人存此者爲君子爲賢人悖此者則其違禽獸不遠程子曰人須是識其真心赤子之心真心也學有得於真心千派萬條若有

川赴壑惡乎同惡乎不同苟未明真心欲起而息之以言止言譬抱薪止火亡益耳嗟乎真心豈外爍我哉一覺有餘師焉諸士勉之無負刺史公猷念刺史性淳實而行端確惓惓學校可謂急先務者昔田公錫出守睦州下車建先聖祠與學造士請頒國學群籍給諸生有詔褒荅史載以爲美談公豈其苗裔耶何政相類也

星子縣新遷儒學記

星子學故脩於萬曆庚寅時方落成予以迂南比部舟至田刺史率諸生請記去今廿餘年矣先是測景者謂基弗宜諸生屢以聞當事者當事慮役重非得其人不可遽回久之會楚王侯至諸生復申前請侯曰砥礪德材諸生事也新植之責寔在司牧者昔文翁何如人乎而不佞敢自菲薄遂身其事相地得余家嶺源自廬阜蜿蜒而入前挹鼉州後枕五老皇祠郡庠峙于左右二水滮滮滙入泮池由巽折而西崇塔巨浸適當其前居然一奇觀也地故屬余太史舊宅後爲陶司寇別業而余

聞盛舉遂舉以易舊址議成侯以聞郡大夫費公力贊其成而守道葛公毗贍遂捐二百金爲倡工始于癸丑冬至乙卯冬告成事自樂助外悉公捐俸并贖鍰爲殿堂齋廡煥然一新諸生來遊來詠曰匪我師侯不及此則復相率遣予門人但孟阜等請記予憶昔記斯學特因刺史剽剝新建甚酷而予以大人不失赤子一語發之是時謂足以闡聖蘊萬一近年老矣而覺不失之義未盡詳也夫不思不慮特其指其天然之妙然長而情識參焉

亦可語不失手孟氏指四端在擴而充之始足以
保四海擴充者毫無情識之謂也故曰天地變化
草木蕃不然其不流爲狂憚無忌者不少此不可
爲訓而矧曰治天下國家夫金出于沙經幾爐冶
始爲精金玉出于璞經幾雕琢始爲良玉吾人真
心經幾動忍始現全體指赤子發端則可而謂足
以盡大人全體則世有指一勺一抹以爲全潮者
不少此不可不釋也茲地爲周朱王三先生過化
地予每入其境渾厚純一之氣烱然心目故家遺

俗衣冠在望西江求古之道茲郡其選矣諸生之
志于道本自天性而矧又有名賢醞釀之者既深
且久夫世每以科名多寡爲盛衰此倒見也胡不
觀俎豆兩廡豈盡由科名起者倘有能植身繕性
明吾夫子性與天道合一之旨文藝廼其餘耳豫
章方藉以爲重奚論一邑登斯堂者開千古之目
庶不負葛使君費太守及令公德意始知予所告
語者今昔無二意不知有當否令公自劭服古有
鄉行起而服今官度田興廢追古循良難更僕數
茲學政其大者湖廣麻城人

新復鞏昌府隴西縣儒學記

南安郡邑學剏者三百餘年會劉觀營卑舊制湫
隘乃更萬壽寺爽塏者時急於趨事郡獄蔽前鼓
樓踞右不暇深計以故自移學來無論科名寥寥
即辟薦者不竟用郡邑紳衿僉以爲請先是聞于
直指林公公欲從諸士紳請而瀕行會安成周觀
營至林公曰吾有念而特不暇及易獄與鼓樓以
新學使君責也亡何直指吉公又臨諸生如前請

吉公又以屬觀營觀營與諸郡邑守相斯夕卜度
獄可移而鼓樓事重難遽議一日率諸屬雩于故
學宮改爲萬壽寺者址故吉登高而望諸峯參差
而稍易向則羣峯聳秀意固决聞西安曾元卿者
諸形家言機而致幕下卜舊學果吉啻易其向前
把樺林珠聯星燦渭水漳流並滙襟裾諸人士咸
謂地靈昔閟而今開豈天以相其成乎觀營于是
命官庀材鳩工以院道及部堂諸所捐助者爲倡
而復蠲俸裹其成工始於萬曆　年　月中爲聖

緞左府學右爲縣學言言翌翼宮墻數仞諸生來遊歌棫樸薪槱者踵相接也觀昝以事不可無記乃致書以屬友人鄒子鄒子曰夫今以科名多寡慨學盛衰者非也十室之邑有一士昂昂顒顒不可謂非盛而世之巍科膴仕聯袂接踵爲世指名者亦可謂盛乎予聞古聖神繼天立極不但後學著蔡郎千聖亦且上師之蓋宓犧是已夫非茲郡邑所鍾靈耶其精蘊洩于圖畫先儒曰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予懸于齋閣者數十年餘以

求所謂精蘊者一言且不可得矧曰終日蓋以象求之不得以畫求之不得以奇偶求之不得之以奇偶間求不得一日思聖人仰觀俯昝後又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通聖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夫然後歸而反求諸身始覺奇偶動靜陰陽不在畫而在我乾之健者我自健也坤之順者我自順也坎陷艮止震動巽入離離兑悅悉自性顯見聖人不過模寫此性使後人深思而自得耳後之聖人始從而卦之彖之象之辭之皆後天語先天而天弗違天且弗違而況于人乎況于鬼神乎後天去先天已遠而世有探古聖人之蘊又從後天言辭下上使其去周孔時又遠伏羲之精蘊日之所幸天之明命人人具足反求諸身揖伏羲几席間是諸使君新學望諸生之德意也古聖人精蘊已明出而治天下國家將無所不辨諸生勉乎哉觀昝攬轡滇南以一身全閩省生靈令通國士女尸而祝之口碑具在茲復爲孝人士覃敷文教如營家舍此國之純臣世之真儒也部使侍御諸公力襃其

成絃聲四沸要荒鄒嘗昇曰　必有歌文或爲憲章以昭德意是役也提督則知府某效勞于下某某例得升書

景東府新遷儒學記

尹子學孔匹馬爲貴州幕時余方坐戍徙　還甚浹析簡尹子曰子無司稅無踈篆善事上官　無以夷方故有厭心尹子具如旨官聲大振三年

上用御史疏尹從事賢升景東別駕余時方

召入爲給事中復屬尹子曰六詔夙稱雄藩五馬

亦從大夫願無自滿尹子至益用淬勵既已度田得民和乃周遊覽庠視舊制獘陋旁皇咨嗟曰余雖不類業荷

上命有帥師之寄邦人文無論不得企中州萬一即且出滇諸郡下百步之內必有芳妍吾敢以不敏辱多士乃爲諸士擇師訓誨又躬自相視得偃武亭隙地一區坦夷周曠襟山抱流遂捐俸脩啓聖祠土守陶淞指揮陶仁焉欽詔鄉紳及諸生皆聞而嘆曰此故盛典而辱使君使君倅入幾何

遂庀材鳩工殿門齋閣刱建一新學成尹子升王官去諸士子有泣送數千里者尹子歸道文江執幣告曰小子官雖浮于貧職事實不浮于官余利東土者惟度田與學二事最久遠度田業有紀惟先生一言爲我記學政使遐方士有所與慕焉余聞夫子欲居九夷而以何陋荅或人之疑說者謂君子所居則化余竊謂九夷不同者地也無中國無夷狄皆同者此真性也同此父子同此慈愛同此夫婦同此和睦同此兄弟同此友于未見與中國異也若欲以文明之習化之是璞而琢之絲而染之搉其性也夫賁豈不稱至文哉夫子繫賁曰白賁無咎聖人之心槩可想見矣景東古柘南地純白有賁之餘意完爾璞無務而新之全爾素無務而染之庶幾哉無負尹子作新至意彼蒙樂瀾滄聳峙渟滀諸士沐浴日月泳涵聖澤已久亦有悟聖人何陋之旨乎悟則見孔子卓予所深願也夫蜀僻在蠶叢自文翁過化鬱爲名區尹子志不減文翁不知景人有庶幾蜀士應運而興者乎必

有記斯典無涯余言特爲之前驅云

許州新脩儒學記

許之稱名職方氏者自春秋時然哉漢有事兹土以功名顯著者曰長公次公則稱循吏矣宋則司馬先生及吾家忠公是皆明德大儒不覼覼以吏事名者我朝則有文莊邵公邵公以宿學名儒出典方州所勞畫不爲一世計澤皆可垂久遠碑李長沙記中今數十年而又有鄭大夫公臨大夫文莊里人諳美政一一如文莊故事朔日坐諸生明

倫堂商畧秩文引之于道問集諸縉紳問桑麻訂道術大不落時趨其志遠矣一日覩學舍殿堂齋廡不治且久遂捐俸斥所自理贖羨以義民某等董其事自甲寅春正月鳩工至三月告成財出于公役不繁民稱煥然矣大夫朱臨州先有學正蘇君州倅常以學與諸士人會而吾門人蕭鳴鳳梁克勤佐之茲三君覩大夫嘉志于學也益不勝感奮以大夫德意不可諼也率諸生安業盧觀禮盧成德王民化等持幣走使求記予惟世非無嘉意

學政者然其志大半為諸生青紫計此自父兄子弟所爭趨不暇無待於人大夫自少志大人學蓋欲推所自得者以迪諸生俾履茲地興羹墻之思耳善言夫子莫如子貢以夫子道譬之宮墻謂不得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今諸生濟濟鏘鏘由門而入祭禮射讀之儀講誦歌舞之容一俛思問果得門入耶所謂美與富何物耶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豈性與天道即所謂美與富者耶性天而離文章則為虛幻文章而外性天則為粗跡隱即顯顯即微此子貢悟後語欲使學者黙識而自得之非終不可得而聞也聖門善學夫子者惟一顏子曰卓爾曰末由不可尚已繼顏氏者惟孟子以不慮而知為良知不學而能為良能是皆抉千聖之統緒以似千百世不惑者天祚有宋河洛程夫子起予最佩服識仁一書直入聖域曰識得此體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夫以防檢而存必以不防檢而亡以窮索而得必以不窮索而失發聖人之蘊者伯子也諸生由伯子所謂識仁者一

究心焉始知美富非外爍我也天之與我者本自具足焉始得其門羹墻見聖不然日泳游其中去吾夫子何啻千里此非大夫公所望諸人士德意耶多士勉之常思爾鄉仲弓潛身頳中能動天象能感瑞應能化盜賊此必有精脩密行為之感格流貫不然盛服先生所不能得者而仲弓爾爾或者又謂其不聞道嗟乎不聞道如是聞道者又何如予敢謂之末學哉

上廣厲學官　璽書時時下顧三十年前奉行德

意者失之刻至士人不敢卬首信肩兢兢救過不暇近者亦失之大寬學使數年不一臨至有不尊執訓而泛駕者説者曰謹庠序之教大寬則廢予謂謹者非以法整齊之必有深入其心使之漸漬其中不自覺者此救世之善物也大夫與諸學博圖之大夫名某某無錫人庚戌進士學博蘇州俊起家孝廉山西曲沃人蕭鳴鳳江西龍泉人梁克勤山西武鄉人俱恩貢敬系之銘曰

新澤宮　繼往聖　前有邵　後有鄭　集鴻鳳

民攸定　新樵廣　身所令　帝鑒茲　霈嘉命
碑嵬峩　標美盛　告于禩　式仁政

新淦縣重脩儒學記

新淦與吉州俱屬湖西而其邑羣峰卓詭川光明媚君子勤禮惇信義小人淳龐蓋亦名邦也予嘗登其金川館與諸士游問淦之義諸言人人殊或曰茲地故有紫淦山又相傳爲僊人煉丹　而沙有金色遂名然皆不可考詰學故在邑城左其原自中阜山迤邐而爲東山又蜿蜒而爲學宮前峰鬱鬱青青秀色可餐形家謂邑故勝而學猶勝顧學自脩于宣德間將作不供頹敗日甚有司者輒相向嚄唶若無可詭何會番禺曾公以名進士來令茲土公故慈祥政惇大體民安士誦日晉諸生訓之覩其狀乃呼諸生曰行之不脩二三子責學之不治有司者治之遂奏記當道當道報可乃捐俸及贖鍰數百緡一不以煩民君門君堂君殿閣齋舍廢者與敗者飾煥然維新諸民驚而告曰吾儕小人子弟肄業其中成茲鉅工民君罔聞知不

義而諸士議于校者曰吾師成我所不齋心負師教者如日于是教諭鄧子宗故與予同戚里遣門人某以告鄒子爲記鄒子曰侯可謂端政本矣夫今有司多傳舍其邑惟期會簿書是急得旦夕釋去爲幸侯新乃學既厥心力爲永遠計此非有志與古人之學者未易能也古人之學詳在大學在明明德一語天下有一人不明其德引爲已責阿衡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故惟欲以斯道覺斯民阿衡之覺卽大學之所謂明夫明匪於明德之外別

有增益也卽從其日用所由者而覺之耳古之爲教籩豆簠簋之有儀鄉射飲酒之有度周旋折旋之有則非故繁爲器數正欲使士由之而悟其所不可使知者夫不可使知惟民則然非所望於士者迨今惟訓詁制義是急俗學業已蔽錮而旣登仕籍輒爲名場羈紲心目不開一聞是語輒迂而譏笑之由之不知甘與凡民同科夫士而無志天下國家則已有志天下國家者不知大人之學是欲適北而南轅也必無幸矣大人之學人人咸備

物物各足譬之杲日麗天蔀屋畢照反身而誠明德自在顧不知從事者溺于習俗不肯以身爲世嶲而知從事者又柴于意識以見與世閡夫與世閡也而又安能與世有濟也大人者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不知人之我我之人通天下國家爲一身夫是之謂明明德是謂聖學之極侯爲爾多士願者意在斯乎侯爲陳公甫先生里人又爲予友楊少宰貞復同志褆躬清眞篤實興利剔蠹可與名令伯仲諸懿行未敘茲特記學政云鄒君惓惓不忘侯美又不以予腐言爲無當欲討而訓多士此其意皆非今人所能及也訓導某某皆襄厥成事例得並書

重脩袁州府儒學記

予昔過袁覩其山川秀鬱泮宮宏遠入其堂一讀盱江記竊嘆曰譚泮宮者卒豔稱盱江一記未至其宮若神遊其庭焉此地後先彪炳未必非盱江一擊之力入我　明來凡幾脩矣而以年久殿堂齋廡頹圮日甚諸生某等上狀太守汪公公慨然

曰是吾責也復上狀當道諸使君而捐所自贖鍰計百有餘緡于是頹者起舊者新學宮煥然學博林子若金偕諸生某等將汪使君命謁記於鄒子鄒子惟盱江一文卽善爲辭者亦多披靡矧元某腐儒其何能爲役惟是憶盱江昔所諷諭多士以治與亂衡言欲諸生直亂而死忠死孝陳誼非不甚高或有所激云然予竊謂良師帥訓子弟也如姆母愛其女然姆母訓其子也居常限以重關飾以佩玉卽寢則絓結其身旣字于人惟告之曰無

逮夫子及采繁采蘋諸事而已必未嘗教以截髮割鼻斬指之事蓋父母愛其子也道其常常者天地之常經也萬一事窮時危蓋出于情之所不容已而勢之莫可如何雖秉大義者特揚榷一二以厲世磨鈍然亦非貞軌彰教者所忍言也故上古曰校曰序曰庠總歸于明倫倫有五君子惟道其常以故歌咏有章進退有度鈎鎔有方藩籬維結何周以密旨所以輿其志意束其觔骨鎔其躁心歸于中和內而脩身繕性由家而鄉而國而天下

斯學之實也夫以節自見歷世而不覩一焉顧近世之所以爲學者平日覘澤宮爲贅扉足終年不一至號穎敏者多拮据以博青紫既得青紫晞前語如芻狗不知生平所期許者謂何間有知吾之所業者徒爲利祿計覘古人明德親民之旨未萬分之一欲竊有志焉則又從而姍笑之而古人之學日荒袁代有聞人無華麗以蕩心娛志其之于道也直反掌耳學而聞道則不虛生不虛生必不虛死臨難而不可奪乃餘事耳多士勖之哉刺史以學爲政欲元某一言其志欲復古不汲汲籌書期會間可知元某言得無有概萬分一乎君請與盱江言稍异指以元某有怯志則吾不知矣汪公名若水例得並書

安遠縣新脩儒學記

濂江在章貢雖僻遠然自宋陳公剛中我明宋公濂過化後稱名邑也先大夫傳經于茲最久常語予曰是邦峰巒霞標澤流清曠詩禮雲仍故家濟濟青衿濡毫舐筆豪於文者不少諸瑰奇慕古名

儒可肩鴻劇者亦不少顧其與有日小子識之已又曰學校之設倣古黌序術序遺意而重在明倫今以科名詞章爲軒輊古稱三德六德九德者非歟予習與諸人士游悖廸典常追古名德比肩接跡夫道所重者在此不在彼小子辨之先大夫逝且久口澤如新予每見邑人士如見先大夫焉一日博士羅慶陽徐崇正遣都講杜弘遇杜漸謝梁杜弘秸賴孔教謝寵賴孔傳郭日璋持狀來請曰邑學故圮廢而測景者謂丑未向非宜欲更坐癸

抱丁諸士屢請而委典廢于不知者衆幸天以區
侯至敦崇聖緒力從新詩堂廟齋閣門廬庖湢之
屬盡更舊向計費金錢數百緡侯捐俸與諸義助
者各半役不煩民營不經時言言翼翼江山爲麗
惟先生一言以詔來茲予觀今世列聖涵育薰陶
文教宣鬯
上以經術陶埴海宇雖遐陬僻壤罔不以造士爲
名高也者然有勤有怠難以強同在昔蜀本樸陋
獨文翁以刀錢布幣遣子弟授學京師故蜀鬱爲

名邦文翁之化至今不衰倘在齊魯何以稱焉子
產一霸國之臣輿人誦曰我有子弟子產教之夫
不以士駢士而以子弟駢士振彼頹業還之視聽
故曰子產古之遺愛侯庶幾與古人比烈矣憶歐
文忠記吉州學喜李侯學之立惜其以不久任未
覩學之成予竊謂植才者猶種樹然手而種之且
且撫之非不勤渠顧茹其實未必其所手植者其
勢然也今吉州人文甲于海內李侯之休蠑鶩增
崇侯治邑且四年所

特簡伊邇無論今師友鐘鼓和鳴咏歌憲矩即它
日雲蒸鴻漸踵吉州鵲起孰能忘侯之大澤哉諸
士勉之學者植也以植世而植人也上焉者心通
性命直紹聖統其次爲國樹駿流鴻又其次側身
脩行化單鄉邦斯于侯志不負夫元氣旁魄天壤
間停蓄久一發也橫而不可禦先大夫言久而必
驗予雖老欲扁舟聽侯絃誦并同諸士歌薪樵闕
官章吝侯明德侯名大樞字□號瑤圃廣東高
明人世以名進士起家

廬陵縣學新建文塔記

廬陵多士卜舊學吉冈卿劉公謀之先令漳浦胡
公復之而今建寧陳公至又相其成業有記三公
又以學左爲下流宜樹之鎮乃爲塔金幾千緡民
罔聞知皆二令公拮据贖鍰羨金及覲察寧波丁
公太守雲臺張公司理毛公佐之而冈卿心學孳
爲一國計俱良苦矣塔成強記鄒子鄒子未習青
烏家然窺其術于學有可取譬焉曰龍龍者隆也
若隱若約或見或伏突然而一脉貫通始可議基

吾儒自千聖至今一脉相傳流衍者何異是曰堂必蔓衍寬平四山環抱而後可言止吾儒學聚問辨寬居仁行恬以知止一言何異是曰下流宜高即竪塔意旨吾儒之障頹波柱中流千萬人吾往者何異是斯義也易備言之矣聖人作易俯以察于地理曰觀地之宜即乾繇可繹思焉乾六龍潛見飛躍惕亢歸于羣龍無首羣龍無首變化無餘矣又曰時乘六龍御天又曰首出庶物蓋惟首出而後庶物盡出其下庶物出其下而後能乘六龍

御天不然者以眇眇之躬當庶物交攻其孰能不波波斯流流斯蕩蕩斯罔制今之士不蕩而首出者幾人繙其槩悅諭諭訛訛惟懼不諧俗韻則孤立之難既得志華涂在前吏議在後毀觚刓方以逢世資則不變塞之難間有一二慕古道者聲聞意識遁相纏縛則獨往之難聖人之于民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可生可死可貧賤可夷狄患難不以死生榮辱毀譽動念而後可言首出茲或二侯及冏卿望一國人士意乎蓋嘗思堂堂有宋三百年文物禮樂天下匪我信國回天浴日三百年養士及諸儒峩冠博帶居常譚說者咸厄詞矣又嘗思使濂洛諸君子丁其季當何處豈亦效今儒曰聖人無死地竊明哲保身義鼠服鳥竄偷生幸免者爲知殺身成仁者爲矯激爲沽名爲不通性命乎此其說蕩而爲禍猶非淺鮮故性命一也首出者是謂御天若信國是已嗚呼多士不信予言請觀今學左屹屹昂昂壁立萬仞干霄拂雲不爲不撓亘千百年不變者何物乎故曰可以驗學矣與

冏卿公不以爲狂言請碑于塔之陰丁公名繼嗣浙江人癸未進士張公名鳴鶚杭州人己丑進士毛公名堪蘇州人戊戌進士胡公名廷宴漳浦人乙未進士陳公名圭建寧人戊戌進士冏卿劉公名日升邑人庚辰進士

臨湘縣新脩儒星門記

臨湘學門重新蓋邑令文君尚賓經紀其事觀察某公爲金佐之成者令君走使數千里屬元某爲記予惟令君敦厲篤實津津嚮道所以詔邑人士

者必許乎可無言啻其意良厚乎不能無言乎惟聖人之道有室有堂有門室言與有精微之義堂言中有高明之象而門則有從入之義勇如子路聞善必行夫子但許之升堂而以所立卓爾之顏子猶云未達一間則室槪可想見矣知足以知聖人之子貢曰得門者或寡故不覩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然不指美與富者何物它日但曰文章可得而聞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豈所謂美與富者卽文章而不可得聞者卽不得其門者耶夫子貢得

聖人爲依歸猶致外望之嘆乎儕去聖人數千百年徒于典籍宮墻間見聖亦末矣其必有慨然而興思者顏賜後願學孔子者惟一孟子其言曰遊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元某謂善發聖人之蘊者惟孟子乎欲一言以復令君乎不可得而言非不欲言不容言也諸君覩斯門一闔一闢進之而堂又進之而室回思孰啓之而孰由之可使由之亦可使知之歟有知之者見吾夫子羹墻間矣

泰和縣重脩明倫堂記

西昌故吉儒邑無論文獻甲海以內卽明德巨儒代不乏人豈非巍然名區哉學故有堂舊額曰明德文信國手澤存焉後更爲明倫堂久圮弗治會司李寧波劉公來署邑篆裴徊堂序嘆曰是惡足居多士所得贖金悉出鳩工更爲新計明年寧國張侯覲歸復嘆曰此固司牧事而屢使君猷念惡用令爲又復斥贖金佐之先後約費五百餘金未幾刺史杭州張公至復捐半年俸以助帑不由公役不煩民蓋迄五月而告成事諸博士及諸青衿

走吉木謁記鄒子鄒子曰公與侯德意有目者見之無似緩頰顧汲汲新斯堂者其義可繹思焉書曰天序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勑我五禮五庸哉曰典與禮惇與庸與生俱生非外爍我也明倫者明德在身我固有之也明庶物察人倫至舜極矣軻氏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夫順性而動由仁義行者也作而致其情行仁義者也明倫者明所謂順性而行者耳蓋夫子常云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知卽明也然聖人不以其不可使知遂

已也黨庠術序教之有地司徒宗伯教之有人勞來匡直輔翼教之有方禮履之樂和之刑成之其義歸于使人自得而已蓋善教者如春風披拂物不知其然而然然後足以使人繼其志而矯其偏夫聖人豈故好爲是不自逸哉聖人爲子孝矣天下人有一未能孝聖人曰是子不孝也乎兄人性本自孝也聖人爲臣忠矣天下人有一不忠聖人曰是子不忠也乎矧人性本自忠也聖人爲弟恭交友信矣天下人有一不恭不信曰是子不恭不

信也乎矧人性本自恭與信也衆人以巳爲身而聖人以萬物爲身衆人以一腔爲心而聖人以天下爲心故曰聖人人倫之至也倫性也聖人知性者也有一人之不協于極皆性之餘歉也有世道之責者夫獨能已于憂乎嗟乎是道也天地以之位日月以之明江河以之流星辰以之麗鬼神以之幽而其義本庸庸常也又經也上自天子以及庶人內自中國以及蠻貊率未能有越是道者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心衆人由之爲道聖人脩之

爲教皆是物也乎獨怪夫聖人之教庸德是程太經是經而世之學者往往跳于經常之外遊情溟涬脫畧名教自以爲逃世網解天弢知者謂之亂常謂之拂經夫拂經亂常者是曰邪慝聖教所不容而德之賊也茲公與侯之所憂而新斯堂之義也或曰愛親敬兄蓋自孩提之知巳然果可爲明倫乎鄒子曰赤子之心真性也長而因物有遷矣蓋不與物遷者聖人之盡性也緣情起識者衆人之罔覺也今而有明所謂不因物有遷者乎予所

願學焉元標幼而肄業斯堂長媿未踐厥旨敬本父師生平之所訓傳者以復博士諸生之命而司李公與侯之屬望諸士人或有當萬一云爾是役也董其事者邑楚府紀善郭君尚璘淮府教授曾君文光思院副使陳學聰縣尉鄢尚卿巡司郭天仁而相其成者學諭應君某文君某桂君某諸生康敏劉純臣劉若庚胡坤蕭景紹歐陽一舉劉公名某浙江寧波人張公名某涇縣人俱壬辰進士諸德政別紀茲特載學政云

清江公署新刻六經正義記

聖人盡性者也六經聖人盡性之書也性有體用體微而用顯微則動靜往來之神未易以研幾顯則萬事萬物之理未易以成務聖人通神明之德成天下之亹亹得之心宣之口筆之書後世述之爲經經常道也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由之爲道脩之爲教父子親君臣義夫婦别長幼序朋友信愛曰仁宜曰義履曰禮知曰知信曰信皆是物也如日月麗天無所不照如江河行地無所不流

煥乎備矣聖真既遠後儒輩出不得聖人之心各以其意測聖人之言而聖人之道益晦山東民部宋某氏篤志正學曾訂學乎鄉李子某李子告之曰聖人之道至平至易至簡爲註疏所晦惟刻六經正文誦之其義自見今縉紳崇信異學至委吾道草莽反經謂何宋君感其言敦請金陵同志李子某考訂精覈遂捐俸盡付剞劂流傳海宇學者朝夕于斯始知聖人之言至平也無務以險測之至易也無務以難阻之至淺也無務以深求之超然自得書言象意之表凡父兄所不能詔師友所不能授者豁然貫通如氷之融無復窒礙之患矣宋君將代事去板留公署懼久而佚致書同子友馮子某問記鄒子俾後人無忘茲意鄒子赧然者久之六經炳若丹青子言又安能爲後人地況世有勒金石名琬琰者久且與草木澌滅殆盡竹簡非有加于金石琬琰而欲長存難矣凡天地間有形有象物也物則有成有壞無形無象性也性則無生無滅貫六經流行萬古惟此性爾吾黨欲六

經常明乎惟自明其性常存不息而已聞先正云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全經夫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吾倏而視倏而聽倏而言動思慮孰爲之哉即易之變化也書言政事詩詠歌三禮之敬春秋之褒貶其義雖宏演奧深然友于兄弟是亦爲政思而無邪可概三百吾心之肅即爲禮吾心之是非即爲春秋所謂具有全經者非耶故曰夫婦愚不肖可與知與能者性也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不知不能者性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學者

以經疏六經開卷茫然以身疏六經萬理咸備凡鼓如雷霆潤如風雨代明如日月錯行如四時鳶飛魚躍花卉瓦礫皆六經也皆我也顧人日用不知耳日用不知經未常亡乎獨怪寥寥數千餘載一穢于註疏再奪于制義中有欲尋墜緒于萬一者則又横之以意見夫道爲公道學爲公學執一意見以概道是何異從戶牖而窺二曜之明執盆甕而欲汲江河之深哉軻氏惡執一害道此又讀六經者所當知也宋君當舟車輻輳錢穀宂沓間

加意正學其趨操誠遠生平師友切劘者愚言有當于心否乎宋君名某山東鎮海衛人己丑進士

仁文書院記

縣庠水流而東滙爲鑑湖汪洋停蓄左有地隆然高阜相傳爲鹽倉嶺續名東義倉倉徙入官剏文江書院萬曆庚辰江陵盡毀天下書院市地歸民間海寧陳侯令茲邑謂余居湫隘以倅易而歸余癸未余濫塵省垣以復書院請

上報曰可余折簡歸其地於侯已侯陞比部去廨溪石樓徐侯至余申之曰此故辱名禮讓之場新莽蒙蕪久矣開茲堂奥以待來學其侯今日事乎幸無讓侯乃簽日庀材鳩工以義官婁世潔董其事爲屋三層繚以周垣翼以重廊視昔倍加宏麗名曰仁文書院謂吾邑仁峯崒嵂文水瀠迴館介其間又取曾子輔仁會文之旨今多士知所取裁侯甚盛美余謹握管爲之記記曰粤稽上古學校庠序上無異教下無異學樵釣居販即人而道在即地而學寓書院古未有也有宋諸大儒出闡明

聖緒如白鹿鵞湖石鼓嶽麓皆其過化名區後踵其跡者書院遂遍域中亦倣黨庠塾序餘意輔學政之所未逮云蓋學政廢弛士師之所督責父兄之所期勗子弟之所傳頌惟佔嗶是習稍一譚正學相聳詆譁以爲是不利進取至書院非齊明盛服不臨非仁義不譚泳斯游斯有不赧然內媿勃然神悚回心嚮道者非夫也夫學難言矣夫子以正學爲七十子依歸得其宗者莫如顏子觀其問仁曰克己復禮爲仁其自叙曰夫子循循善誘博

我以文曰言仁則未嘗及文曰博文則未嘗及仁茲得無岐而二之乎雖然夫子所謂仁者非枯槁寂滅之謂義禮知信皆仁也宇宙之至文在焉所謂文者非泛濫詞章之謂視聽言動皆文也吾心之至仁生焉仁也者即性也禮也文之樞紐也三代而下善學顏子者莫如程伯子曰學者先須識仁又曰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存得便合有得而世之識仁者以窮索為妙悟以防檢為戒慎而仁逾遠嗟乎非神明默識之君子仁未易言矣漢高祖

圍魯魯諸儒講誦絃歌不輟故曰齊魯文學自其天性余吉彬彬海內稱為鄒魯往學禁方熾獨余吉不少變仁為己任繼往開來吾於諸君子有厚望焉元標進未得行斯學於朝退願得行斯道於埜俾鄉子弟孝友忠信雝雝翼翼庶上不負
聖天子明盛之世下不負良有司振作之美余聡聡欲開斯地之意庶幾其不孤也歟

崇儒書院記

撫州海內名郡也其先多明德大儒如王荊國曾文定陸文安伯仲吳草廬康齋諸先生者醇學粹行斯文岱宗遐荒遠裔且私淑而俎豆之矧其鄉乎先是明水陳公以學為郡人士倡曾祀象山二吳于臨汝已盱江近溪羅公至每會講禪剎月餘別去諸縉紳繼峯舒公愚所陳公儆默曾公若士湯公後先議曰吾撫在宋黃勉齋氏剏有南湖書院以開來學是時人材彬彬家有絃誦今吾等寄跡招提謂先訓何屢圖恢復而議弗克就頃侍御督學懷魯周公歸讀禮暇時集諸耆碩究心名理

學博李公惟本布衣周子某徐子吉甫告于公曰昔人謂工必有肆書院吾儒之肆也南湖淤塞不可復矣臨汝稍遠東城闉下橋禪林方圯其東隅隙地背峴臺而面青雲鹽谷汝水金堤百雉回環左右几席間跡左偶而官之庶幾復還有宋遺風乎周公乃告邑明府吳公吳公曰予以不穀牧茲土常懼無以化誨諸人士闡幽廸後吾責也遂與周公捐金為倡周公復首捐田以助來學郡剌史張公司理程公力贊其成暨縉紳諸生咸樂從事

聚材鳩工興役於七月其規制臨孔道為門門東折而南為大門直甬道而上為堂後為祠甬道東西為號舍悉南向左為閣為橋江水如帶帆檣下上面北為亭為圓池塘蹏映竹樹蔽虧頓還南湖偉觀顏曰崇儒書院夫以廿餘年不克就者不三月告成則吳公與學使之所感人者深也諸公將涓吉祀諸先生于堂徐子吉甫持明府吳公侍御周公書及學博李公所志書院顛末走吉水謁鄒子元標為記元標懷古有志日長足短方執筆徘

徊間偶宿禪龕松風謖謖明月在天忽夢肅刺迎一儒冠者面古眉龐曰吳康齋先生予請曰伊周事業先生能否先生曰老矣惟啓沃主德尚能効力一二心喜而覺曰予方有事崇儒之委未就神交名儒豈無意乎謹為之記記曰夫道一而已矣無聖無儒語體也有聖有儒語造也孟軻氏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曰終條理則必有所以始者曰不可知則必有善信美大為之基者非聖學之正宗歟夫子詔子夏為儒提衡君子小人二語儒本為君子而復有小人儒出其間何哉聖道如天天體圓圓則不可端倪儒學如地地體方方則不無廉隅蓋常論儒至有宋盛矣其獘至摸倣形跡之似鹵莽自得之義象山氏出直指本心不假脩證足醒俗學之支離聖學至象山明矣其獘至以情識為性而放蕩禮法之場康齋氏出嚴毅方正師道自任足挽末俗之頹波逕世儒之宗聖者一曰吾心明矣跡涉有為皆足以障性而礙道一曰吾行敦矣語涉心

性未免逃儒而入佛則意之過也貎二先生之教何如哉二先生者撫產也其知則圓其行則方翊先聖而開來學功灼灼如是生其鄉不知其教可乎雖然聖其的也儒又希聖之梯也予讀禮至儒行篇其懿美未更僕數然曰自立曰特立曰獨立曰剛毅有執聖人語自立特立不一而足命儒之意槩可想見他日又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象易之恒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則立誠[illegible]者居身之珍也夫所謂立者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非禮弗履可

貧可賤可生可死而不可辱六七先生者其於聖體所見或全或微雖不能盡同然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淫不移不屈則一而已聖人者與乾坤而合德諸先生得易之恒者也恒其德洵足信今而傳後苟不恒其德惡足以共學而適道登斯堂者顧勉旃哉知欲圓而崇效天行欲方而卑法地若儒行闒茸藉口聖真徼藩籬而毀廉隅無論不足以入聖而害政害事良非淺鮮亦非諸君子重道崇儒之旨矣或曰三陸孝友二吳篤實南豐有

功六經粹然無疵獨荊國史有遺議何耶鄒子曰荊公儒而無欲者也拜相之日矢寒山以自老罷相之後托頹垣以終身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斯其人可得而磷淄耶當時爲諸人攻者惟新法耳新法之行荊國固失之驟新法之罷君實亦失之激急于罷者若以爲獘政不可一日有而令一一以爲良法公固儒而有爲者也身未執政天下譽之不加信及既執政天下毀之不加沮彼其心視毀譽如浮靄之往來太虛公又儒而自信者也六先生享有令譽如無瑕之玉公犯衆怒羣猜如百煉之金其趣捨何後先殊焉且麟經絕筆是非無憑久矣九原有作執鞭吾所忻願焉予于公又奚疑鄒縉紳樂相厥成者則瑞泉伍公龍津陳公谷南高公春江劉公養和謝公文臺吳公望坪祝公念庭周公念初聶公繼疎吳公諸生某等予昔侍諸君子同官于朝今復同棲於野諸君子慨然先哲示我周行可謂一世盛事予迂儒也於諸先生學術徒啜其糟粕亡能有所發明謹爲衍

其崖略如此憶昔登太華望金臨諸峯龍躍霄漢久矣仁賢都會于他日當齊心而來趾武法席聲欬德音增所未聞諸先生許我乎是爲記

匡山陽明先生書院記

葛使君屺瞻以邃學名儒由儀郎起拜潯陽觀察提飭綱紀吏民嚮風顧使君所殫精者在千古正學欲以此自廸廸人一日由會城歸式道州祠徘徊庭階思元公在宋爲開鑰大儒而我明文成學紹元公且昔擒逆獻俘率諸士勒石紀勲遺響猶

振林木溢地不得一薦明德景行謂何于是從潯陽南薰門下地得爽塏者名曰小庄山爲堂三中祀先生左曰講堂右曰習堂翼以號舍中爲甬道前爲門二臺以眺遠亭以昭曠五老羣峰爭逞奇于几筵間者目不暇接費不繁民役不踰時煥然一吾道壇坫矣工始于壬子秋落成于癸丑夏諸生肄業其中有晉而問新建學術事功優劣及太極良知孰爲同異使君所以剖晰其原于一者纖纖甚具復念鄒子腐儒伏首蓬蒿久于先生旨或

有所測窺走使受簡爲記予竊惟使君功在斯道千秋自有歌謠者茲役無足以盡使君而先生教行海宇豫章人家尸戶祝亦不以茲祠爲重輕使君意蓋曰豫章祖述先生學者十而九茲地豈無聞知者在祀而思思而感發興起彬彬有聞亦吾道之休使君心也嗟乎學從則效影嚮人者非真性也男兒七尺墮地天與真性烱烱不昧無凡無聖無古無今百姓既不知而仁知者又失之過總由不識自性不識自性由無真志無真志則真性

不顯真性既顯孰聖孰賢孰愚孰不肖凡所謂良知一脉直追元公立躋聖域者不可言喻矣此又使君心也或曰　上往年從祀人于新建學唯唯否否何耶予曰此難口舌爭也先生學從刻心稿形中來不以知知不以識識易曰乾之大始曰乾純乎天則不藉人力坤猶二之矣邇世膚儒未覩全潮徒向孤州野岸以一波一流謂可以盡全潮之大行者理乎或又曰新建學在格物窮理先生學似與之異何耶予曰聯翁所云窮至事物之理

豈以一身遺事物外而不之省究意蓋曰直達天德上知有幾姑假筏以爲人度夫以言識見解入者皆筏也其由筏而能舍筏與否以俟知者此聯翁意也二先生寧有異乎謹以復使君倘以爲然請勒之碑陰與同志共揚榷焉憶予丙戌年謁道州祠池蓮青青宛坐太極圖中時賦詩有乾坤負荷者誰子獨立庭階有所思之句今雖老何年一爼豆匡山有聞使君教而毅然負荷二先生之統者乎則使志之志不孤矣地不百里巍祠相望諸

人士何幸親逢其盛必有賦薪樵苍使君者願有聞焉使君名寅亮字　別號屺瞻浙江錢塘人辛丑進士

鄭溪書院記

今有人焉啼饑必與之食一不得食則斃有人焉號寒必與之衣不得衣則仆此人人所易知也倘有人語之曰人不聞道不知學必有甚于饑寒者爾知之乎則人之應之也唯唯否否惟真知學寧可饑寒而死不可不聞道而生聞道即一日千古

一息萬年不聞道即百歲亦與草木澌滅殆盡故曰逸居無教近于禽獸今人之異于禽獸止此幾希此幾希之性與天地並垂與日月並耀四時並序鬼神並吉凶上之爲聖人次之爲賢爲君子又次之爲一鄉善士皆此物也人知吾里賢哲彬彬郎一命士出而有爲孰知得于學者深哉先是永新少原余侯倡明新會于禾川諸在座者曰寧與永新兄弟之國冠帶之盟皓不得與其間衆僉謂其邑人物淳龐山川卓詭必有明德君子應時起

者乃不久而今侍御紫海龍公起公禀質清淑操行醇粹自爲令以至巡方皆以其學與士民相爲煦沫金華西泰横渠陸君子之里士民之聞學也耳根既深未易感動咸服公無間言公之學可知已會公報　命還朝乞歸日與里父老子弟游察其樸而易入也與之語學諸父老子弟聽公教指相率捐金助公剏譚學館于鄭溪之墅萬山萃聳一水縈回雅稱盛地明府某力襄其成申聞當道以爲盛事咸報可又率其子弟屬予記予謂譚學

于素所習聞之地人非溺于意念則柴于見聞其入也常難談學于鄭溪無意念見聞梏其天真其入也常易男兒戴天履地天聰天明孩而存焉爲仁由已于已取之而已先儒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已認得爲已何所不至諸君勉哉真知不聞道有甚于饑寒者在必聞道而後爲不虛生非愧耻則志不奮非默識則神不潛非困心衡慮則入不深學如大明處悖淳俗出爲藎臣入其鄉者如遊化國侍御之開來明德千萬世與金華西泰横渠

六君子流風愈久愈新徵侍御之學出與處皆一致矣

重新嶽麓書院

司理陳君某署郡篆且期年士誦民悅政餘思嶽麓先賢過化地諸名公時式臨焉柰何任其頹圮而不治恐無以繼先志開來學乃捐俸及自理贖金庀材鳩工于是祠宇前後廟堂齋舍煥然一新君思此役重恐將來者委德意于草莽走使求鄒子爲記予憶庚辰辛巳間江陵在事有

詔盡毀天下書院諸凡先聖賢遺像捆而投于江者盛服先生嚬蹙言曰禍及斯遺吾道非耶予語之曰子憂道之廢耶夫道先天地而不老後天地而獨存者凡覆載雨露日月星辰人物禮儀威儀周旋進退皆道也窮鄉委巷遼邈僻脫無一息不與道游豈以一祠宇爲與廢重輕有所待而興必無所待而廢豈道之謂歟先生曰子之言道固爾爾然人之于道仁者見曰仁知者見曰知百姓則日用不知聖賢不忍其陷于不知也故多方以誘誨提撕之凡可以使之景從而觸其真心者將無不致其情如覩人之儀溺必思引而出之安全之地然後其覺世之心始遂不然天之生聖賢也覩斯世一無足以動其心而上天生之之意孤矣予拜而服其言會予癸未起家備官掖垣奏言舊毀天下書院傷道化蔑名教非所以維風淑世

上報可而嶽麓則首報可中予歸田且廿餘年常思率二三子徘徊茲地尋朱張二先生遺跡于湮訓畧一振起焉而又以世多畏途無由親覩其盛爲歉而不知其傾頹若是倘非陳君有千古之志

即

明詔許復竟與昔時境象何殊焉君父子兄弟世以正學爲箕裘其所佩服諸儒者深且篤矣宜是典之重光也可爲吾道慶矣予又憶當議覆時予謁大宗伯語曰天下諸名書院如嶽麓白鹿嵩陽睢陽諸勝境今幸一新然所以主張斯文不可無人愚意從近郡邑年輪學博一人典其事而禮各邑有道術者如昔周允升彪德美吳德夫諸君子

輩歲率諸弟子講舞其中春秋凡二祀則斯與司
埀之永永不然吾懼莽莽長狐鼠夜嘷也亟乘時
不有山長側乎大宗伯曰子言良是會宗伯去不
果今豈無司教者得尸其事乎予弃以系之記未
讀予文必有留心世道而不負陳君今日之舉者
元某雖老於茲地猶若夢寐見之冀與諸君子一
下上其間振二先生之澤于無涯也是役也主張
于上則有觀察某公繢至太守某公協力襄成則
有二守某公別駕某公皆以斯文爲己任者例得

並書

正學書院記

靈壁卽古虹州予門人鍾叔和氏拜是邑長予折
簡曰邑與洙泗伊邇我　聖祖龍飛地涵泳聖涯
浸灌深厚而俗固質直右儒以予涥衷古行稍一
振鐸必有聞風而興者叔和懍懍不澥于職事上
下交孚聲名暢茂稍間從諸士請捐俸及鍰金闢
館羅諸士肄業其中顏曰正學書院中祀　先師
左右爲號舍諸水滙池巽峰聳峙轉東南翔文昌
閣諸士來游來泳若身覩洙泗之境而與三千七
十子游於惟盛矣雖然以正學名館得無意乎夫
正者邪之對有正則有邪今天地間何者爲邪世
儒必舉而歸之二氏二氏書具在微辭奧旨皆洞
抉性命之精柱下片言夫子猶有取焉我　聖祖
亦謂其扶翊國運助流世教非淺尠以邪目二氏
則求于教　第吾儒中千蹊萬徑有不容不辨聖
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識其真心旣得真心言皆
糟粕乃有取陳言而俎豆之若射者審的然雖億

則屢中入海筭沙徒自困憊萬物皆備于我物豈
外乎心豈內乎至一生痒心格物聅心與物猶二
之也間有懲逐末之獘曰致虛立本曰良知不知
所謂虛者卽未發之中卽天命之性非人力得而
與其間人力間而與其間窒而不靈矣所謂良知
者不落知識不墮生滅不著意念以知是知非求
者是生滅根也嗟嗟正學不明久矣非學不明以
意承之者之過也先民不作吾將疇歸乎昔夫子
生周末嘗宗堯舜憲章文武矣書論堯舜曰克明

峻德詩誦文王曰緝熙敬止大要以明明德于天
下國家爲極致天下人有一人不明其德以爲巳
之德未明也其心切故其責重一生轗𡒄厲衛曹
滕之墟皆此志也予少聞宋儒有天地立心生民
立命語未竟其旨研磨之久叨天之靈始知天地
無心以生民之命爲心天地心無所寄故不得不
舉而歸之人人非此無以爲學學非聖學無以闡
太平中庸論中和必歸之位育而至誠盡性必以
盡人物之性賛天地之化育爲極致然俯仰乾坤

今古幾人近紬繹我 聖祖御集不覺手舞足蹈
卽我夫子復生舍 聖祖孰爲祖述孰爲憲章乎
元以戎狄腥我中華天心鬱而弗暢賴我 聖祖
皇紘再整日月重新爲生民立命卽堯舜禹湯嘗
爲揖讓仁孝衛道之訓炳若日星眞萬物並育而
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視諸儒煖煖姝姝守一
家自鳴者徑庭矣學者大人之學非一身一人能
私道者天下萬世之大道非一世一家能私諸士
生生斯孳斯入孝出弟謹言愼行隨其分量所及

不忍以一念一事傷天地之和監吾明德之量實
見天壤間惟此道爲最大無有對待亦惟此學爲
最樂無有移易昔人云羨稽見堯卽几席見我
聖祖何難焉是謂正學姝不負鍾君造士德意子
久廢田畝無所用之生平于此學不敢視爲贅疣
他日策杖來聽絃歌諸士得無以正學勗我者乎
用記以俟落成年月及督工人員別有記

明新書院記

禾川佘侯嘉與邑人士黽勉明德吉郡諸縉紳先

生知學者侯皆禮而致之丁酉春予始獲偕諸長
老同盟至是日簪裾雲集歌詠盈野盛矣會罷各
充然有得謂昔輿文舘僻而不便來學請吏諸爽
塏者侯乃以舊醫宮隙地新闢公舘者分其一請
于當道當道報曰可顏曰明新書院侯意蓋曰當
茲大明盛際眞儒輩出一洗俗學而我新民獲聞
所未聞有不爭自濯磨以耀於光明者非夫也從
茲愈明愈新浸昌浸盛上遡列聖之傳邇繼劉甘
尹顏鄉先達名儒遺風處爲純儒良民出爲藎臣

彌士茲吾司牧者屬望爾新人士深意乎侯乃以
書問記鄒子鄒子茫無以應侯屬之堅鄒子非不
欲言吉學之難言久矣譚學寡見耿聞之地則惺
然聽久之瞿然顧化譚學于吉譬之海遊者歸而
詑巨海奇觀于江濱之叟叟執其河以爲常拒而
不信忘其海之大也蓋嘗論先儒誘人入道倘施
筏以渡迷津而宋儒曰體認天理致知格物明儒
曰主靜曰致良知皆欲人由筏登岸非謂筏即岸
也吾吉在宋諸儒無論我　明自新建一倡良知

傳誦十室而九叩其所謂良知不過曰知是知非
而已即有深造者曰胸中炯炯是已令而詰之曰
何以明何以新不過曰不昧良知是已嗚呼彼方
自以爲是吾謂其非則必與吾角其不入宜也不
知知是知非識而非知也炯炯不昧生而復滅也
夫懸象著明孰踰二曜而萬物新故相因生者生
化者化造物之明與新如是詩人欲形容之不可
得但曰於穆不已不已者是何物乎諸君欲自明
自新知所以明與新者又何物乎吾即欲以口語

之倘未語則無聞矣吾即欲以手示之倘未示則
無見矣夫理由色顯是假借也機由人發非真脩
也真脩者不以有人而作不以無人而輟不以獨
而隱不以顯而彰有人于此身苦寒溧望火室止
足焉雖寒有濟然所止既去寒溧依然故凡有所
假借於外於人者是望火室而熱非自明與新者
也能知萬物皆我反身而誠身承千古之緒而不
墮言識者有其人乎某且下拜心師之矣姑記以
俟知者某生平困衡學無駐足自知甚斯然生平

不敢逐隊良知影譚以眛心并以眛人聊述崖畧
知此諸君豈無俾元標之明且新者乎侯以學爲
政即明即新即新即明身且有之復指俸置學田
若干另勒碑陰茲特載其大者侯名懋衡字持國
婺源人壬辰進士

鳳池書院記

予宗兄元忠氏拜增城令過予留都衙齋譚令事
曰予曾閔閔脩其職事罔敢徼名釣譽苟利于民
即上罔知吾何傷不過棄簪紱歸耳寧損乃公心

乎予聞而壯之君令且五六年兩以計過予文江得聞君令狀大都如所自語君最喜談者泮宮遊士及書院討多士而訓之則喜見眉宇乃繪圖而示予曰斯龜峯舖遺址隙于學左有年而諸士苦肄業無所予乃捐俸而闢之計所費數百緡大都鐲羨及鍰金而諸上可所助脩者十之一耳中顏曰鳳池書院左爲敬脩軒右爲尚友軒飛甍連甍巍巍峩峩每邑人士來遊來誦咸各有攸居君之所以勉邑人士可謂詳且盡矣世之爲吏者大都

徼上意以爲的其庸者期會簿書最下則與民角利爲橐橐計如君者可謂世之循吏非耶雖然世以作士爲名高者盡教之以媒青紫爲後曰地而君顏其堂曰作聖曰斯文千古則所以期諸人士者非詞章誦讀之末青紫溫飽之圖已也蓋曰邑人士豈無擬魏科躋膴仕其人然無異草木飄風好音過耳百世之下至有入其里不知其姓名以是知學固自有真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萬世之下聞其風猶使之興起是惡可弗學哉功崇惟志

緝熙惟敬君復以崇志敬脩名軒宛然示諸生以入聖之要矣諸士勉之志非激昂之謂也先儒曰今古幾人有志敬非勉強之謂也先儒曰天地之道敬而已嗟乎志與敬豈世儒以知識情識當者可比論哉弘嘉間以學爲海內嚆矢者東越與增城東越曰致良知而增城曰隨處體認天理說者知兩持然不知知之與天理致之與體認同耶異耶夫外天理以爲良知知必不良外良知而言天理理屬于人後之學者是皆以意窺二先生之奥

者也諸生登斯堂者有能覺天理之緒餘有湛先生其人者出于其間斯不負吾家作士之意而斯地亦與有榮矣夫元氣之布濩于天壤者何地無賢必有相續于無艾者予謹拭目以竢矣落成年月及督工人氏別有紀

同仁書院記

督學劉逵可氏吉郡人也其尊人刺史公寓潛遂居潛自滇歸惟以明道爲事捐俸闢館時集同志顏曰同仁且學且教廣有書文江之濱屬鄒子爲

記鄒子蓋嘗與達可同官爽鳩氏以學訂助諠不
可辭謹爲之記曰昔夫子設教多術矣有言孝者
有言性者有言敬者其説不同獨言仁之旨不一
而足後世儒者遂以夫子之學惟仁爲宗至宋儒
輩出曰識仁曰體仁曰求仁皆兢兢遵洙泗遺矩
而不敢悖尺寸不知夫子所謂仁者欲人自得其
本心耳苟得本心侔六合通萬古千聖之心皆我
之心仁不必言不得其心曰識曰體曰求未能以
已合彼去仁之旨愈遠達可其旨在斯乎以我之

仁同于人是分我所有與之不知人自有也以人
之仁同于我是分人所有以與我不知我固有之
也以愛之理爲同仁愛仁之一端也以萬物一體
爲同仁世借一體之説而卑論儕俗者不少也然
則將何説之歸夫子曰仁者人也識仁即人人即
仁則海以内海以外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無
知愚無賢否無貴賤惡乎同惡乎不同其説嘗辨
于易書矣易之同人曰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
貞于野者無然畔援空洞無涯之謂也君子者正

也故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至同人于門于
宗于郊而一曰無咎一曰吝一曰志未得則以其
有域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
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
反無側王道正直非知仁者不足語此蓋必如是
而後可語同仁之旨登斯堂者門耶宗耶郊耶作
好作惡耶偏耶黨耶反側耶可惕然思矣楚故有
嶽麓石鼓諸院有先賢之遺蹟在焉子蓋將次第
訪之而及同仁謹書扁見勒之碑陰以當苛事

瀧江書院記

瀧江自宋歐文忠出而顯至文山先生大顯入我
明劉文介錢文肅彭王二殿撰張兼素而重光入
其鄉羣山岝㟧揷霄一水縈抱三獅雄踞江介漁
人駕艇艋入若武陵桃源不復知有人間世也者
接其人皆負氣岸腹便便譚古先事如數家珍問
其俗孝弟力田皆矜重閥閱故吉邑推禮教信義
惟是鄉最予過而美之問今昔隆替狀乃晉諸生
言曰夫爾鄉先輩名重千秋其靈倘有知乎所藉

望後學者不淺今爾爾非學之不懋則振厲者無方乃進諸父老曰夫美玉不琢不成文彩諸士爲美玉者濟濟而父老任其學不督責問督責不示之的使知所宗亦惡所稱善教思意倣古社遺意祀諸大儒其中令諸生肄業歲序祠祀其間俾知所師承可乎諸父老曰此予夙志也遂庀材鳩工不期告成事祀日冠裳濟濟郎三代威儀不加此矣諸父老曰惟先生一言記之俾後學知所嚮往鄒子謹拜手而言曰風之不振吾等之責學之不

懋則誰之責歟夫學難言矣一變而註疏再變而制義而學愈漓語以制義外有正學彼必不吾信而今諸士之至止也入必由門門必至堂堂必入室夫學亦有門有堂有室而知其入門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其堂奧也曰入室則非達天德未易語此夫子三千之徒惟恐有聞如由止升堂而未入室所稱入室僅僅一顏子顏子之學一則曰如愚一則曰卓爾愚與卓爾是何物哉蓋可以心悟不可以言傳余故曰難言也余鄉前輩多尊濂洛

七閩爲矩矱近新建一倡始知糟粕前聞不知新建所謂知蓋經兵戈搶攘百折而証之今之所謂知者特其入門端倪而所云良知猶屬對封有對封則落知識落知識則有生滅有生滅則不足以言室去新建之旨亦何遠夫以擬議影響推測爲知則又不如濂洛諸儒矩矱猶不失先聖禮傳萬一是鄉故崇禮教倘有由禮卑而遡知崇知成性存存者固予所願見而諸先輩及予屬望爾等紹述之意亦不虛矣諸佐助姓氏具別碑

黟縣天中書院記

黟故新安巖邑建館以學則自韓子夢鵬李子希士汪子宗訊定綱紀之給諫德與祝石林至而顏之曰天中書院時爲陽月節居天中又南當午午文明象祝子意在此越數年黟人士偕汪子宗訊求予記予晉汪子語之曰祝君屬望邑人士意良殷哉言人必本之聖言道必本之天天而曰中九紘八埏悉會于極予試言天義何居汪子起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曰爲物不二不二足以盡天

子曰不二者何物子試語來汪子默然乃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生與行足以盡天子曰寒暑災祥憔悴枯槁有時不行不生者天乎汪子又不能荅子乃晉汪子曰天雖言哉謂時行物生天無言可謂爲物不二天有言亦可天道非遠降臨于人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能知自視自聽可知天矣而世有戴盆望天者語以盆之上有天拒不信設有語之曰去其盆見天矣有坐井窺牖以望天者語以井牖外之天拒不信設有

人語之曰出戶越井天自廣大矣嗟乎世之學子矜莊嚴哆辨博自矜一知飾一行誇一見皆戴盆坐井居牖之流有能超然常伸首出庶物者乎諸士勉之時至豐盛矣而豐蔀豐沛誰則蔽之見斗見沬去天益遠豐之不可恃如此當磽瘠之鄉無紛華靡麗蕩其心志之道也甚易新安夙以素封聞處豐豫之地雖欲不自豐不可得也語云以約失之者鮮約要也又簡也約則濯濯皜皜無以尚之之道也直反掌耳不然聚族譚道猶墮世趣以身爲壑不知寘于叢棘兒無昂首之期即天日臨之沉埋自如子雖未與諸公面嘉諸君勃然有興故以質言進亦以見天之可畏也館成于某年某月計費金若干緡效勞樂助諸鉅姓及同志別有紀

興安岑陽書院碑記

興安故爲鎭白　肅廟時始創爲邑後先滋茲土者駢爲厲脫民苦無因浙孝豐郎侯來一振起而新之民用大悅三年議移澤宮成而復捐俸庚闢

岑陽書院後枕危巒前挹翠峰平原膴膴清流瀰瀰遶庭戶諸都講至者咸須侯明德侯意蓋曰豫章以學鳴海宇其於道也自其天性獨奈何吾邑不得耀於光明且茲地故與鵞湖相望前哲綿邈遺響猶存夫使諸士得續先儒芳躅亦吾師帥者與有榮施焉乃屬同志惇友張子道充來請記夫侯澟躬慈心深入士民口碑具在無似須術意無非欲子一言以開來學子閱侯會心集剡心指形較諸從隙光覩天日者大有徑庭子即言能加於

侯哉聖門穎悟莫若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不可得而聞即不可得而言也夫謂性天而有離於文章則文章爲粗而性天爲精道無精粗可聞者即所不可聞者在人善悟不耳顏曰卓爾曰從之末由孟曰躍如能者從之曰卓爾曰躍如者何物曰從之從者何事諸君至止於斯必有事耶無事耶有事若無事耶宜有以自得矣昔江陵爲政諸名賢祠館芟夷殆盡元某疏而請復白鹿鵞湖石鼓天真天中諸院頓還舊觀今日盛服先生

所在賓賓學子人不以爲忌諱如曏曩者

上之賜也元某得請歸農常欲秉燭末路以報

上恩而脊鈍功疎蹉跎歲月姑紀侯加意斯道如此若欲張顏樹幟别有宗趣恐成画餅他日有繼鵞湖起者始知道在無言任仁由巳天假之緣請事有日亦有相視莫逆於心者乎記以俟之異日郎侯名文煥字景愚浙孝豐人文章政事世稱名儒落成助工員役另有紀

重脩陽明先生祠記

庚寅秋予赴銓曹舟過池陽望羣峯昂霄聳壑鬱鬱青青問之則九華峯予乃躡蹻而登偕來亨指山隈爲陽明先生祠遵予遊予至祠前荆棘莽翳堂戶傾圮不可爲禮予賦詩寄慨屬秦令君新之令君唯唯會以遷去留金竢後來者而繼秦者爲蔡君君履其地慨然曰毋論先生勳賢獨宇宙間吾里先哲流風詎可令漸滅草莽間爲遂捐俸大加脩葺堂額門廡仍舊而祭有田田有志備矣令遣僧來亨者問記鄒子以鄒子故竊聞先生緒論

予執筆茫然者累日憶余幼從鄉先生遊言必曰先生心竊疑之而實嗜文清所爲讀書錄也者故心格物之學語人人殊獨於先生致良知事事物日必有錄然於先生學未嘗置念也及戌貴竹留物之間格其不正以歸於正之語有入因嘆曰往儒博物理於外先生約物理於內夫博約不同趨内外不相謀巳久約而反求諸身者端本之學也然盤桓日久知與事相持正與不正相敵因讀先生戒慎恐懼語曰戒慎恐懼是功夫不覩不聞是

本體又曰不覩不聞是功夫戒愼恐懼是本體曰合得本體是功夫做得功夫是本體恍然曰功夫卽本體本體卽功夫離本體而言功夫者是亥鑿垣墻而蘊蓬蒿也然心雖自信而於所謂本體者君猶有端倪可卽於心未有當也年華浸盛至道無聞每一念及潸然淚落遂時時反觀自訟一旦有契於先生所謂無善無惡心之體者遂躍如曰先生蓋已上達天德非庸儒所能窺測然元標從事先生之學蓋三變矣蓋嘗論先生之倡道當時

如清風披拂諸君之齊心服刑如羣鼠飲河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有謂知必鍛鍊而後良者則不慮而知之說非乎有謂必揭良能始足該括者孩提知愛知敬之說非乎夫知愛知敬者知也能愛能敬者卽良能也有謂必歸寂而之感者不知良知之體無寂感無內外而分內外寂感者是二見也有窺生機盎然日以暢愉爲得力者不知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未必非生機也夫此於先生之學皆具一體然於世亦各有裨于獨怪夫萬物一體圓融無礙之說倡而學浸以僞也夫良知理一也

而分則殊體圓也而用則方先儒之一體也合天下以成其身後儒之一體也借天下以濟其私先儒之圓神也本之方以知後儒之圓神也流於詭與隨藉口交道接禮之說無論宋薛齊七十五十百鎰皆可受矣藉口委曲行道之說轍環列國栖栖依依爲是不脫冕而行非矣藉口獵較猶可之說和光同塵爲是先簿正祭器非矣藉口中庸之說鄉愿德賊味道模稜皆所不計矣藉口泛愛衆之說孔子不必瞰亡於陽貨孟子不必示訾於王

驩矣神出鬼沒朝更夕易夫豈先生之教端使之然哉說者曰良知醒而蕩非良知蕩也贋儒蕩也蕩非良知也或曰聖賢立教各因其時當時註疏訓詁梏我性靈學者昧反身之學孳孳矻矻老而無成先生一破俗學如洪鍾之醒羣寐其羣而趨之也如百川之赴壑今流弊若茲司世道者宜易其塗轍以新學者心志于曰此非予所能測也孔孟不嘗言仁義哉流弊至於爲我兼愛則仁義亦可廢耶聖賢言語無非欲人識其本心耳本心旣

明即良知亦虛譚也而何必復爲更端曰然則先生之教卒不明耶予曰先生所謂良知者通天地亘古今徹晝夜一死生賢愚同共非推測影響之知也先生以全體爲知而世儒以推測影響爲知其去先生之教益遠矣良知本庸勿厭常而喜新良知本淡勿弔詭以博名良知本實勿慕虛而譚高子臣弟友慥慥皜皜即聖人復起能易先生教哉大學曰先致其知宋儒曰進學在致知是知非自先生倡之聖賢已先詔之矣先生之祠所至增

修而先生之旨不明則誰之憂乎予等與有責矣祠始議於予師大中丞鑑塘朱公予同年操江元冲張公二公皆當時名臣贊成於下則予同年兵憲玉峯侯君都諫文臺吳君太守滄南何君蔡君下車未幾首先茲典可謂知所重矣是爲記

歸仁書院記

湯儀部義仍以詞賦鳴一代其子伯開銳志聖學一日贄而謁予濟如也予語之曰尊公從盱江遊深有契于象外之旨顧性不受羈常托迹以遊於世世鮮有知之深者子起而紹明光大之尊公明德有光矣伯開起而言曰不肖之不敢自隕隊也實家大人耳提之力而不肖常惟學必聚友聚友必有地近搆一居業地後爲閣祀先聖其中前爲堂又前爲門凡數楹顏曰歸仁諸耆碩秀彥欲商訂疑義共式臨焉惟吾師一言語之予曰善哉子顏歸仁之義若何曰開遠以學在明德明德在親民曰親骨肉肝膽形神不分真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世之畀者相　相賊日尋干戈以傳人而

高者固執我相物而不化夫即賢且知矣天下不賢知者皆吾與也而何以岐爲此不肖之意也惟先生教之予曰斯義奧且宏非一時所能竟姑與子淺言之而子姑聽之予常受學長者長者指予曰子心慈而性多忽忽生慢慢生傲傲必至于敗乃德斁乃度遂爲世戮民而子不自知予拜而泣下曰先正以傲乃謙之反予今請事于謙長者曰孺子何易言謙也謙者若無若虛成德之稱子今欲益之以謙必始于學學方知非知非而後能自

訟自訟而後能知仁知仁則不知人爲我我爲人嘗以身爲百谷王而人之歸也誰能禦之予復拜長者徵先生言不自知迷謬至此所不矢心改玉以負先生者如日然今老矣其不負長者教道幾何渣滓未化天地懸隔此亦惟老而自知之請卽以語子子謂何伯開曰謹受教予又進伯開曰歸仁之語自吾夫子一提而孟夫子再發之以民之歸仁猶水就下獸走壙水就下者水之性也獸走壙者獸之性也惟仁是歸者民之性也學必知性

而後能盡性盡性而後能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不知性日與蛀蛀者游一膜外皆秦越矣此豈飾一知矜一行者能承之乎勉之哉伯開別予執手送之曰予初爲子喜今爲子危夫子以一少年毅然無前眞吾道賁育予能無喜然子見有學道而立于百尺竿者乎昔有一人問道老僧老僧曰子當從百尺竿頭進步其人望百尺竿弃力而升至于巔大喜曰異哉吾所見或問曰何居曰吾見吾山若培塿見長江若覆盂見人物若野馬絪縕吾身與九天之上者遊匪吾師孰道我廼須臾風起竿仆其人墜地人復問曰何見曰吾見吾山水如舊目前與遊非親則故知也吾身在平地矣雖無前者奇觀然眎龎尨狀則大相懸殊子今登高而招其望加遠得無似登百尺竿者乎願子需之時日與予言實地事此歸仁之旨也其以聞之尊公曰予兩人年相若彼此冉冉老矣木落天空棲泊何所父子間自相師友而又集以良朋眞生平奇緣切無令仁者在側笑予輩老無所歸也因

伯開請次第其語爲之記

依庸堂記

予友顧叔時歸里偕諸君子某某倡學於是闢龜山先生東林故址而搆居焉堂顏曰依庸以書抵友人鄒子爲記意鄒子能悉庸義鄒子謹按庸義有二庸恒也有久而不變之義又平也有適中之義惟中斯平惟平斯常惟常斯不變猶三光旬萬彙綏九有皆是物也易之恒卦剛上柔下震巽相與而取義于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曰

常夫抱隋珠和璧者終朝腹枵不如菽粟之一飽袞黼山龍火藻藍縷號寒不如蘊袍之蔽體也千奇萬狀惘心駭目不如一庸之悠久也雖然庸依人乎亦人依庸乎有庸可依是二之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目視耳聽手持足行自少至壯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如父子夫婦朋友兄弟友恭慈信自童穉至老死有異乎無異也無異即庸也性也聖人者順性而行者也賢人者守此性不失者也衆人者則迷此性而梏亡之者也

順性而行者不見庸之可依未嘗作而致其情也守性不失者有庸可依反身而誠者也梏之反覆者不著不察庸之體自在也夫子發憤忘食歸本下學上達下學庸之謂也或曰子思發揮中庸中有三達德九經三重諄諄詳摯一庸惡足概之曰庸斯知斯仁斯勇非庸惡足爲達庸斯通諸天下達之國家不庸惡足爲九經庸斯爲禮爲度爲文不庸惡足本諸身徵諸庶民故守約而尤悔者皆庸也曰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今諸君子皆以遂學醇儒棲遲山林者久不可謂不遯矣悔爲亦未耶曰悔者心有所係吝悔亡者毋意必固我之謂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無所疑也遯而曰肥又曰無所疑是不以知知不以識識不以見見其指深且遠元某束髮向道而疑情隱隱老而彌篤視無疑之域尚遠敢曰不悔諸君子自信而自知之謹摅愚衷爲記并系之銘以諗來學銘曰

闕閭之學　粹于龜山　淵源伊洛　吾道以南
近接周程　遠宗孔顏　流風既遠　隱怪是好

旣反中庸　大道漫漫　末路如斯　孰當大觀
緊我顧公　力肩正學　洎諸君子　奕奕先覺
東林故區　罔或不慤　顏曰依庸　如水不臬
庸之一字　義苞玄邈　精金在鑛　良玉在璞
灑掃應對　即聖即神　知者曰知　仁者曰仁
日用不知　是曰凡民　慥慥皜皜　厥惟聖人
聖徂神伏　澆樸散淳　寥寥千古　誰識其眞
憶我夫子　發憤眞脩　下學上達　不怨不尤
蔬食飲水　曲肱忘憂　浮雲富貴　性外何求

心通萬古　教垂千秋　一心一德　卒歲優游
繼孔學者　顏氏心齋　簞瓢陋巷　其樂無涯
所立卓爾　如果初亥　欲從末由　撒手玄崖
匪言可億　匪識可猜　德由天運　絕鮮安排
亦有曾氏　號曰得宗　真積力久　默識心通
一唯之下　水盡山窮　豐蔀盡徹　旭日融融
遞相傳授　忠恕為功　忠恕匪宅　吾性本庸
彼驚奇者　絕根務華　瞻彼名園　千葉萬葩
朝榮夕悴　觀者徒嗟　惟此常德　宜身宜家

窮居不損　大行不加　誰其直領　以障狂邪
標茲正宗　與衆共持　熙熙穆穆　坦坦怡怡
遊魚煦沫　棲鳥噪枝　何思何慮　不識不知
我無君誑　君無我疑　勿謂無奇　萬古如茲
登斯堂者　顧名思義　人生泡影　浮萍斯寄
匪鑱且礪　胡成偉器　從茲豎立　慎彼立志
始信先覺　呼醒聾寐　勿參以三　勿二以二
吾道平平　真如嘉穀　精光灼爍　明珠在櫝
放之六合　斂之一掬　敢告同儕　自求多福
一陽初動　天心乃復　景喆無謇　億萬交勗

覺軒記

余既拜是官都憲月林丘公特向公卿間呼余爲明鏡云詰其義曰照一照磨一磨公卿聞之大噱余因自省曰照者即吾心之覺悟也磨者即吾心之克治也仕而有學之義焉私自悔曰吾年且三十餘吾學且十餘年矣覺也果通晝夜乎克治也果終食不違乎思及此未嘗不汗流接踵又因自慶曰吾處遐荒六載功可并而依門分念時有隙

而機寒動心且譚笑之間媒孽者衆一日之內詭言踵至雖特常杜門而死生禍福藏於衽席其負良特者多矣茲行也天其閔吾學之未就而俾之有成乎遂因以告於公卿曰諸先生無哂丘先生良有見吾請以覺易鏡之名乎此部有司吾將以覺軒易之諸大夫不復哂雖然余居此官六月餘矣登堂暇每澄神反觀不能無繹覺之旨焉夫人有迷覺有似覺有大覺斯道澌之雖入玄冥邈之不越眉睫迺好奇者忽庸行無當外身以求之是

迷覺也迷覺者嘗食而忘味也似覺者相揣以意相測以識譯之雖若近似探之實非家寶是發壁鄰光非無實明終隨鄰光而生滅也大覺者如二曜麗天萬象悉涵靜而常照動而常定無動無靜乃疑於一吾願學而未之能也思　君恩之隆重念名教之隕墜爰繹其義縣之高軒冀朝夕省覽焉昔長安有斷古鏡者精彩逼人問其故則閟千百年而始見何者深藏不久則精光不發夫吾儒之學凝聚不深則覺性不顯吾願與吾軒終身從

事可也同寅二三君子過余曰子所職者磨箋簿籍已耳茲名也何居曰朗鑑高縣明燭鬚眉伊尹任天下之重不過以斯道覺斯民夫余患不覺耳余而果覺達之天下可也於吾職何有嗟乎世之剽竊口耳輒以學為迂談是猶瞽而無相無惑乎倀倀莫知所之也是為記

滁州太僕寺丞廳慎獨軒記

罔丞廳舊有慎獨軒同年友丁右武以侍御直諫左遷是官乙酉夏予以職方郎偕給諫鍾道復侍御田道徵閱兵池河予往訪右武時右武獨宿軒中覩額名拱手為右武賀曰夫人之宰割萬有者非才不達彌綸六合者非氣不充然所以有才而不為才所使有氣而不為氣所移者則學其本也以君之才氣投之艱鉅何施不究從事斯義焉是玉以琢而益潤金以鍊而愈堅予將覩君日異而歲不同矣君韙吾言而莫逆也詰予慎獨之旨余曰夫獨亦戞戞難言哉有志問學孰不曰慎獨慎獨窺其精神祇學究之常談而真知獨者未之見

也夫峩冠博帶必信必果致飭衣冠言動之間者可曰慎獨乎知道者觀之千葉繁花朝榮夕瘁是所謂本之則無如之何也夫反觀內照默坐澄心揣摩意識思慮之間者可曰慎獨乎知道者觀之萬轉流波遞興遞仆是所謂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也真知獨者天地萬物而非顯見也不覩不聞而非隱微也語獨而慎在其中語慎而獨在其中鄒軻氏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斯慎獨之旨也君以為然否右武曰余未敢遽以子之言

爲當然是軒故無記請書之與四方願學者就正焉予忘其固陋欣然書之必有豁然而啓予者

操存軒記

職方司管操廳故無額余扁之曰操存其命名之義同年袁子壽氏識之矣雖然其義固難言焉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此孔子之言而孟軻氏引之以爲養心者證也然所謂操存者非有一物規規然固而執之爲已有也在識其所以存者爲何物耳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不已者天之操存也而天固冲漠無朕爾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者文王之操存也而文王固不顯惟德爾善濂天者莫如文王詩詠之曰不顯亦臨無斁亦保善濂文王者莫如孔子觀其言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默而識之何有於我孔門之學傳得其宗者惟顏子得一善拳拳服膺正卓爾之地非所謂捧而著之心胸之間者也近世之膠膠擾擾既茫于不知所底止即有志之士徇生執有正程伯子所謂以已合彼終未有之又安能樂考安在其能操存也嗚呼弊也久矣然則道果有可操存乎曰神無方而易無體有而未嘗有也道終無可操存乎曰通晝夜之道而知體物而不可遺無而未嘗無也通於有無之間者斯知操存之義矣愚故曰操而存者是得其門而入者也不待操而自無不存者成性存存者也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厥旨淵矣嗟乎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學者必有不可奪之志而後能繹操存之旨

重脩臨汝書院增祀五賢祠記

臨汝書院故創自淳佑戊申常平使者馮公去疾祀子朱子其中已毀于火自庚申至辛巳凡兩脩元末明初兵燹之後鞠爲茂草嘉靖戊午郡守王公者冉建南湖之濵而久且圮桐城劉侯某來令是邦慨然以倡道維風爲已任請于郡太守翁公及督學蔡公觀察王公欲一新之咸報曰可侯乃筮日鳩工捐俸餘及贖鍰幾二百緡役不煩民越月告成樓祀象山草廬康齋三先生蓋仍舊三賢

祠遺意而敦請故學博李君董教事諸士來游來泳咸不勝羹牆之思已進于侯曰吾郡諸儒若象山先生學窺其大真與孟夫子相上下不可尚已草廬康齋則聞先生之風而興起者崇祀允宜顧吾郡代不乏賢以諸生睹記則有故儀部郎陳公九川初以諫南巡杖而謫既起復以詿誤戍大節泠泠始終無愧則又有故少司寇吳公悌爲名令爲名御史淸風凜凜初終一心總其學陳新建高足吳自御史即薦王泰州以倡正學懿範可步二

吳仰遡陸子雖精粗淺深不同其爲火傳一而已夫司世教者譬之射然射有的祠其圃也陸先生的而巧二吳先生望的而趨陳吳二先生則又望三吳持弓審固者並諸先生一堂令後世步而步趨而趨吾道幸甚劉侯然其言復以聞于刺史及兩使君復韙侯議而祀典告成事侯乃命諸生李某來徵記予惟斯道在天下猶元氣在人身人身有一毫委痺則不仁不仁不可以爲人諸先生吾道之元氣也作之前者慥慥皜皜繼之後者文質彬彬繩繩相繼侯之爲臨汝張元氣樹標的者遠矣蓋嘗論斯道本諸身必質諸鬼神無疑然無疑最難言自信其心而後能信天下人之心信天下人之心而後能信千萬世之心苟毫髮彷彿疑似未能灼然無疑即已且不自信而矧曰人一世且不可矧曰异世今諸先生上自觀察郡邑守相及縉紳大夫下至里巷無遺議必無疑也可知雖然孟軻氏遡道統五百餘歲而見知聞知寥寥不數人蓋其慎也語云千里得一賢若比肩然臨汝幅

員不數百里上下不數百年名儒林丘大都諸先生從淡從困衡百折來蓋淡爲德基而困則德之辨者世倘有人聞吾道而悅出以紛華隕志者乎則有諸先生芳規在

明學書院五先生祠記

明學書院予友曾直卿胡　忠曾德卿劉文光王君錫所與里人茂正其德而厚其性者也久之諸君議曰不有蒸嘗則渙不萃不有先覺後胡以觀我里文山先生以隻手丹心沐浴開闢以來宇宙

此千萬世師也次則有文忠胡公銓十年嶺表文
忠周公必大獨持斗杓沛縣顏公以身殉難此皆
人倫標表忠節煜燁宜祀諸君曰然已又有進而
言者當李唐時詞章溺人端明羅公起而力承正
學匡山一席地寔爲有宋諸大儒前茅祀宜諸君
議合遂擇日置木主其中計幅員不數十里更世
三朝五先生如泰山喬嶽有目者望而知其昂霄
聳漢信乾坤間自有至人諸瞻拜庭廡者咸咨嗟
嘆息者曰不圖今日復覩我先輩精爽洋洋在前

也祠成諸君子命孝廉胡某諸生曾某劉某請記
予嘗謂以文山先生雖祠遍海宇然倘在聖門豈
仲由所敢儷行即從祀孔孟亦禮之常迂儒又從
而繩之則學必外忠孝而後可矧先生崎嶇波濤
風浪萬死一生中於性體未嘗不呈露也難言矣
如周益國獨証心宗端明之恪守殘經如胡如顏
正氣猶生此其神必上爲日月星辰下爲川瀆河
海豈以一祠爲重輕而諸君必以是爲重者蓋曰
夫學又萬世他從君臣父子昆弟朋友爲基若五先
生有一不盡道其間乎懸祖父像于庭者拜而必
潸然泣下有不泣下者必非肖子慈孫五先生吾
里祖父也貌而感感而敬敬而思夫感所以興也
敬所以肅也思所以齊也不感則痿痺不敬則惰
慢不齊則無儀其義何則焉此諸君子意也或曰
里名賢後先班班五公恐不足以竟仰止之思曰
前之哲范已得其宗後之徵猷方新未艾天地之
數五位相得有合成變化而行鬼神吾敢以五先
生概茲地也或又曰學在明明德諸先生大者以

忠節顯吾聞天德不可爲首於義何居曰明德如
明鏡然萬象聽其自取諸先生亦偶因其所至迫
而應之其心非必以忠節顯名予來茲也諸君惟
究所謂德者何物明明德何以明實有諸已即窮
而抱獨以老達而寸心無疚其死生進退時而出
之渾然無跡是即所謂無首也諸先生遭時之難
以地以時以義不得不爾而後儒復求之深則所
謂聖人無死地者斯言爽欺人哉爲吾道害甚大
予因諸君子命敬爲述其崖畧雖然諸先生精神

洋洋上下左右若或見之乎懼駿奔執事者精神不足對越萬一而暇爲諸先生措一辭也

前雲南左布政詔贈光祿卿波石徐公前給事中尚寶司卿兼監察御史孺東徐公祠堂記

蓋信州貴溪有兩徐公其一爲滇左轄死事贈光祿卿徐公拔其一爲前給事中尚寶司卿兼監察御史徐公貞明此二公者皆人傑也光祿公少即倔起新建歸依泰州而學大明仕而學大行官左

轄覩士酋鑑之不臣也身先請纓冒鋒鏑死無尸累華有魂歸葬遐方人士至今悲之少卿公幼稟水部家學爲循良名令官給事以蹇忠諫謫既起憂東南民力漕輓之困西北水利當興胼胝畿內外者數年而未竟飲恨卒視民饑溺蓋瘁以終海內人士至今悲之元某常待罪黔竹一日有黔州士術光祿開講時聞鳥鳴問諸生聞否諸生曰聞既鳥聲息又問諸生曰不聞光祿語曰若是是以境聞不聞也元某惕然有省如侍函丈既接少宗伯孫文恭乃公所造士口公教不忘而符卿在都門時元某得接銅梁張太保張自寨上入掌大司馬曰孺東聖賢中品乎曰何曰乎覩其曉夕櫛風沐雨崎嶇泥濘蓁莽中者手不停指揮口不停晝諾而露處招提古廟饑餓者爲常乎每一見之輒心折淚下二公元某得之聞且見如此先是侍御安節吳公還朝請謚光祿公而元某謂符卿意欲爲國家闢粒食之原其功未成其志可念宜褒恤光祿謚不報符卿公贈得　旨而未行元某常念

及信州輒以世無有心人二公淹淹泉石矣天啓我邦丹陽姜公以參知來署督學政微顯彰幽下令郡邑曰吾聞死勤事者祀勞定國者祀兩徐公一爲封疆死一爲國計死又皆翛然不淄即不死宦績表表寰宇紀在太常奈何以桑梓壓此明禋報典非所以彰忠節樹來范乃捐家囊中金爲倡郡守某公邑令某公各捐金佐其成祠成命教官吳某請鄒子爲記鄒子曰公斯舉也蓋備救世之善物焉當光祿公誓欲滅賊時有守土臣利賊賂

洩軍機于鑑有備而光祿公遂物符卿公罔傳御史下獄徒步護御史已偵者至問主名諸人鳥獸散獨徐公曰聖朝無殺言臣禮　上如問請以徐貞明對人臣職在封疆則死封疆志在經綸則死經綸二公誠得死所矣回首受賂鳥獸散安在哉且光祿公丕闡師傳符卿克承家學是可以作孝可以勸忠可以愧貪鄙地下過二公祠者可以興矣或曰光祿當沉幾深謀不當輕身挑敵符卿議論鑿鑿施行未竟不知使六部雄藩至今好先潛

消光祿一死之力今畿輔粒食如東南恨無有人繼徐公志者誰之賜哉故翩翩鴻鵠暗于燕雀蹇蹇王臣短于寄人從古然矣非我黍知其誰開萬古之眛而揭吾道之軌宗敎黍知功在斯文者不可世討矣爲迎送神二章俾歌以祀

徐公迎神曲

月有光兮鳳有翔坎坎擊鼓辰之良威武不屈楚臣鄉時不我與心孔傷下與濁世掃攙搶爲國深憂討且長奠桂醑兮斟椒漿歌以迎神神稅駕雲爲車兮風爲馬靈刻刻兮其雙下

徐公送神曲

鬼在壟兮鸞嘒嘒公尸來兮燕無旣載德音兮何秩秩風鏘鏘兮鳴轄轙赤心呂呂貫天心用告虔兮禴唯祭金奏瑯瑯禮已備歌以送神神旣崇永流洪慶出無蹤唯所駕兮駛雲龍

兵部左侍郎　誥贈南京工部尚書許敬菴先生祠堂記

自東魯振鐸濟濟雲從至戰國而始有子輿氏提

仁義以懸衡字內說者推尊孟子功不在禹下嶧山絕響而漢而唐雖有董韓二子言大近理而若滅若明未能使吾夫子之道如日中天天開皇宋周程張朱陸楊夫子輩出闡繹聖眞當是時其說各不相下周之太極程伯子識仁陸子先立其大楊子發明陸子其與伊川朱張之緒稍稍分馳然由朱張而步趨者各嚴關鍵飭藩籬人無得而間之我　明功令獨揭朱子示的蓋其意若曰寧使學者有所持循不失之過無使學者馳騁高遠流

弊[illegible]旁顧朱子格物一語以隨事格物爲解未免爽內殉外之弊河東餘干確守前說至陳新會氏坐証陽春悟自然之宗天下士嚮之若赴又最後有王餘姚氏起因衡龍場悟良知之竅大旨宗陸子而雄鋒朗暢足以發舒其蘊始與朱子大相徑庭維時諸元老宿儒始聞其說而駭各著書爭之力最後有二三元夫力宗其說然其功行又足取信天下而諸所夙聞習見稍稍見詘然使皆如二三元夫功行足取信天下何說之與有顧其流至

潤畧躬行于是人羣而譁曰新學故如是而湖州許敬菴先生生餘姚後數十年始而從唐一菴先生學一菴躬行士也既而偕諸四方宗宿學先生于諸學且信且疑終而與王學又若分而馳先生自得不可得而窺然予嘗有云學無可見見之于行先生褆躬自少壯至白首確守先程郎銓部晉京兆少司馬浸浸顯矣而所至以方正齟齬歸方其齟齬也天下人忌之既而復用也天下人信之今先生沒也鄉之人羣思而祀之可見先生之真而人心之同矣或有疑先生學少滯方隅不知易之道有員而神者有方而知者先生其方而知歟不必言論一一與餘姚合然餘姚學不可無先生謂先生有功餘姚從此上追闕閩以遡鄒魯也故宜先生諸門人思先生功德剏祠祀先生以鄒子故嘗爲先生于朝又叨同志屬鄒子爲記鄒子謹述其崖畧如此然先生生平懿美善政悉未詳姑載其有關道術者如此落成歲月別有紀敬系之銘以詒來學銘曰

星聚奎明　天祚皇明　代有耆儒　應時挺生
猗歟許公　岳瀆鍾靈　巇嶬九苞　來儀于廷
筮仕水部　惟慎惟清　蔚有令聞　言司銓衡
歸依子舍　朝夕二人　權臣撼之　尼公于行
憲公五嶺　克詰戎兵　公曰往哉　豈殫遐征
雖司冏寺　跡寄如萍　量移午曹　旋領專城
刺史督學　名實益宏　特簡京兆　人慶泰亨
而急友誼　遂謝簪纓　再起再陟　持斧八閩
吏憚民安　海徼枚寧　入領廷尉　議獄惟平

南北樞垣　藉公匪輕　養深望重　爲世名卿
脩謹端嚴　日朗月澄　而公高蹈　屢疏辭榮
優游林下　葆粹含貞　門盈碁履　麟振鳳鳴
卓彼新建　良知度人　如彼舍筏　以度迷津
公懲其溺　潛心于寘　吾斯未信　匪曰吾爭
言必規矩　行必準繩　上知可知　後學可承
孜孜矻矻　寧獲我心　操存匪懈　不磷不磷
世有擽戈　寧固吾閫　吾閫既固　誰其敢攖
儒門家督　王氏忠臣　功在斯文　希蹤關閩

朝之耆蔡　世之典刑　名重東山　佇膺弓旌
云胡弗造　一夕而傾　士民無祿　王國失禎
濟濟諸子　用想德音　剏祠肖貌　茗雪之濱
言采蘋藻　朝夕薦誠　公形雖往　公澤惟新
圖書永閟　庭草時春　流風懿則　千載不泯
琢辭銘石　以昭道真　高山仰止　來者服膺

南溪蕭氏總祠記

縣泰和二十里至武山山畔田疇膴膴雲樹蓊鬱居址繡錯十餘里是爲南溪蕭氏其宗代有元夫如少師公輔翊熙朝給諫侍御郎署郡邑諸公表著者數十人卽布衣博帶士以孝友著稱者亦纍纍讀五荆騈義二傳可鏡已語云根茂實繁夫蕭之林林總總以綏綏詩書爲郡邑甲族者豈偶然哉蕭故各有祠然各祀尧舜漢三公者而始祖大承事公則未有祠昔少師及諸君子欲祀始祖議弗克就予友希高蕭大夫官曰下時語予曰予蕭乎予將有事始祖祠而何以官爲是時公以雄才偉畧當路交章推轂持鉞塞外予特謂公寓言耳

不謂公明年果拂衣歸又明年春公扁舟告予曰予徼天之幸一舉念族從者如雲祠成有日矣子爲我記予未之應也秋予訪公登公祠會闔夫氏以易魁省闈諸族衆咸集耆碩青衿雍雍循循鶬予本始堂上予闔之後爲寢室明有尊也左右有別序昭穆也中卽本始堂堂五楹又東西爲長廊又前爲門顏曰南溪蕭氏總祠規模宏壯言言翼翼後枕錫嶺面挹鶴崗武姥玉華樓岡巖岩左右回環晨夕雲物爭奇獻彩蓋天欲熾昌其祚故茲

地若爲之效靈也者亦奇矣予觴罷進諸長老言曰諸公知本始之義乎夫蕭之子孫蕃衍碩大大承事公固其本始矣夫相沿世數不知其幾諸公忽聚族有本始之思斯舉也則孰爲之本始乎予聞先正云有本也者有未始有本也者能知未始有本斯可以語本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能知未始有始斯可以言始蓋所謂未有本始也者何思何慮天然自有非作意而爲之也凡作而爲之者久必衰意而爲之者渙必散即以倡一人且

不可況聚族乎希高氏以不容已與心爲族之人倡族之人亦以不容已與心爲希高氏應自承事公迄今日直一息耳諸長老曰然復進諸青衿言曰人方强壯氣息周流血脉暢洽及稍有閒隔而壅閼隨之人之睦族也亦然夫爾宗之所以通其氣息暢其血脉則大夫之以也大夫出而流芳登中外歸而廣孝思祖考仁哉大夫無負于學矣繼大夫有作者則諸君之責也夫登斯堂也須倡所謂宗人者事亡如生孝思之意儼然如在諸君倘不心大夫之心思吾身所自始者共以培其根而達其枝脫有壅閼之患即三家市且不能理矧曰天下與國又惡所稱諸人士諸君勉矣仁天下與國自家始諸長老躍而言曰子大夫之言有當也請書之將勒之碑陰予遂退而述其語以畀大夫命其捐貲助脩及落成歲月別有紀

經德堂記

昆陽蕭公爲諸生時方假寐夢一翁白衣長髯盤空而下告以貴徵且告以居處四野曠朗松竹鬱

葱心竊喜而覺亡何以壁經中省元又踰數年令身以軍功顯蒙
上賞將賜金購隙地闢蕪芟榛符夢中所見公益神其事乃爲屋數楹後爲寶綸樓前曰經德堂負震抱兊澄江淇塘武姥雙峯縈洄聳峙居之左右者目不停披也堂成而問記同舍郎鄒子鄒子進公而語曰公家先世不治居室欲後人師其儉者而公以是名堂其有說乎公曰否家世書余獨有味於經德秉哲之旨蓋自余滌倒一經攻苦食淡

埶不售於有司貧見詘於徧讁而不敢以貧賤隕吾志焉已仰祿爲令席未溫旋奉檄監軍崎嶇山嵐瘴霧搶攘于戈旌矛而不敢以夷狄患難二吾心焉予治斯堂蓋上不敢隱

君之賜下欲使後人世守秉哲不變之義余乃揖公語曰公所謂不變者亦知水與金乎水之赴海排龍門觸三峽汨汨滔滔澒洞無涯所經者幾千百折卒不變者水之性本下也金之在鎔或方或圓或爲尊彝或爲盤盂卒不易者金之性原剛也

夫德豈異是哉可貧可賤可患難可夷狄卒不變者德之性本一也故曰君子無入不自得德者得也非外爍我也雖然是德也散之爲萬統之惟一書曰德惟一動罔不吉知一則所謂曰知曰仁曰聖曰義曰中曰和者皆一之所流也而世之論德者吾惑焉鞮內者窒外鞮外者窒內於吾夫子所謂合內外之旨若兩持然甚至援大易直內方外之說以增其解不知先儒云以敬直內內斯不直以義方外外斯不方坤之六二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夫由習而利者其得淺不習无不利者其得深淺者由人深者以天非知德者孰信之余與公同舍公常語及生平所經至欲涕泣而世方倚辦甚急其艱鉅之寄未涯也茲惓惓斯義吾知不至六二不習无不利之域不已矣余閱士紳之家父初爲兒也口不飽糠籺身不蔽裋褐居跼蓬藋及其顯也而其子口厭粱肉衣厭紈綺至以離粱爲虛舍彼豈其無所經者乎善乎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搆而韓昌黎氏訓子曰殷勤數十年始有

此屋廬夫韓氏山斗大儒豈以一居爲念者哉厥意微矣登斯堂者尚念公締造艱辛而咸有一德斯於堂構之義不虛也夫

思親軒記

西昌蕭闇夫氏顏其燕處曰思親軒過予曰道光不幸十二齡而失先石楯府君又五年而失先慈姚劉孺人蓋予先君幼授一經垂成而病遂督家政然以孝友著聞鄉里事惟府君言取衷舊令山陰祝公遴鄉有行誼者四人爲里正優以殊禮府

君與焉先府君雖棄儒而喜儒凡族子課文藝必親爲贊襄喜見顔色至子夜不休人曰得無疲乎曰此吾家箕裘不疲也族儒人人樂附君曰是夫也不于其身于其後矣臨終目道光曰孺子可教惜不親其成已目先妣曰得兒服儒衣拜墓卽死若生遂卒母恭吾邑世家先府君卒督道光學益急乃不幸又卒臨終惟瞋目曰願子爲好人吾與爾父瞑矣道光是時聞父母言泣而失聲然未知言之痛也獨抱遺經伶伶俜俜每對斯軒如吾父

母存焉嗟乎日月悠悠我思難泯願先生一言記之予進閣夫氏曰君名籍賢書尊先君亦爽然寘漠予無得過憂閣夫作而言曰夫一賢書足以報先府君進而道光心愈戚耳鄒子聞而喜曰善哉子之言也士方窮扼時則憂憂則思思則遠恒情大抵然也履富貴而不忘親者我思古得二人焉子路重茵列鼎不忘負米之情梁公式瞻白雲遙增親舍之悲此二君子者今古以爲純孝然二君子學有本原動揭海宇非屢屢以思親顯也子路

得聞聖教爲百世師梁公反周爲唐回天浴日功烈爛然倘二公者業學無足表見卽思親庸何益乎夫子曰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子不忘親乎則願愈力此學進之而事君又進之而使民不忘親卽必不忘君不敢薄其民使百世之下知石栢君有子爲名儒而融忠孝爲一致是軒與由之堂狄公之雲何先後殊耶予幸圖之閣夫起而謝曰道光不敏敢不請事先生書之用未孝思

彭澤艤舟記

予癸巳五月端陽前一日至彭澤母太安人舟泊大江相去十餘里予舟泊邑城取夫會郡丞署篆他之邑簿尉相次謁予心懼母舟埜泊欲亟得夫辭簿尉不見渠不無少望去其夫見而星散走入山自卯至午予詰無復之乃持尺牘呼尉至而厲詞詰之須臾夫集舟行予家童喜謂不厲詞則不懼不懼則夫不集而舟不行予退而深自慚悔呼尉至以好語慰勞之遣祥刑要覽一冊然予悔不能已先正云惟桑惟梓必恭敬止彭澤吾桑梓地

奈何以尉而遂忘恭敬心乎予學素以理性爲主茲詞暴氣麄恐不可令知者見也且不過謂尉可欺耳萬一尉有如陶彭澤其人者束帶以去予遂爲世僇人怒可輕視哉或曰聖賢處此何居曰聖賢寧從容以竢不忍以一事而戾中和記之以昭吾過不然與家童有喜心者何後先焉

池州競渡記

予癸巳四月廿日至池州使入城取夫有競能舟者毋太安人窺而喜予取贅酒勞之去復再至毋

心慊前勞未足予再取銀勞之舟人浸浸大喜去官舫里許亡何報舟覆予眎之人頭與波上下有抱鼓與波浮者有扳舟者各漁舟爭救得廿餘人覆者凡九人須臾起不可生矣予退而思之是予之過也夫見利而趨獲利而滿此庸人常情予以利勞之安知不動其盛滿心乎夫履盛滿而知懼者惟有道者能之彼既不能則惟有殞身而已池州守何君舊同寅出拜留酌予愁聞江上哭泣聲別去囑何君曰宜厲禁之何君曰前舟覆而後舟躍然往彼豈以是爲死所乎明日之安慶龍舟蔽江競江心三十里而返數近予舟觀而不旌蓋予恐待之有情而懼天地以無情應之也人待之無情安知天地不以有情應之乎雖然厲禁之爲民父母宜爾或曰故以是逐疫不則民罹孔棘嗟乎此俗相仍耳予之郡邑叢山複嶺多矣遂不逐疫耶此邪說宜絕之爲是

壙記

明贈承德郎南京刑部員外郎顯考雙崖公

先府君自前岫遷塟白沙在萬曆丁亥巳酉月時元標方以吏部郎請告家居庚寅夏奉
詔起原官元標以十月赴任調文選司忽奉
旨調南該部以職方請不允再以儀制請又不允奉
旨著于刑部用給事餘姚楊公文煥御史順天何公選爭之落職太保石公星言元標不當調南得嚴旨公卿愕不知所從元標懍懍天威依棲南刑者二年已推大理丞尚寶卿光祿少卿應天府丞陝西督學俱用陪者給事寧國顏公文選言某當

重用謫外任遂以癸巳報滿歸是時例得　恩典
贈府君元標知陰[illegible]裁者正銳恐從中梗進退維
谷遂以病請奉
旨准沿途調理再以乞休請部覆不允未得
旨元標遂堅臥家山矣戊戌季春妻江氏安人卒
歲九日母太安人羅氏長逝元標昏迷中蒙
恩陞南京刑部郎中旋推太僕少卿奉
旨另擬元標遂以考滿逢陞例請得贈府君承德
郎南京刑部員外郎旦夕營營惟宅兆未卜廣延

諸善堪輿者僉謂原塋大昴而露兄弟協謀遂于
巳亥仲春壬申日丑時再改塟視原穴稍而藏乾
亥山巽巳向仍之嗟乎先府君棄元標兄弟春秋
忽忽廿七年以府君沉偷名儒有子從大夫後府
君不得一沾祿養元標腐心雪涕常思得一當報
國竟府君志以賦性伉佷不諧仕途三仕三黜府
君自幼以忠勖元標謂何不孝不忠如元標擢髮
難數雖然腐儒寸心怏不以升沉易態兢兢恐負
府君庭訓或可贖不孝之愆萬一且今日得再安

府君地下者孰非國恩與
明君之賜也感今追昔系進退之悰如此

明勅贈顯妣羅氏太安人壙記

先毋羅太安人以萬曆戊戌三月十七日終正寢
元標昕夕皇皇惟大事是圖偶漕坪張氏出山圖
求售予披圖蜒蜒環滙遂捐俸易之諸形家咸以
爲善元標兄弟以巳亥六月中旬丙申日奉毋塟
嶌山前即張氏左卓溪項右朋方朱人烱鱗集鷄
犬聲相聞其鄉多龐眉古衣冠醇如也元標念邑

城去玆地百里而遙乃更徙居廿五都水田可半
日至自歲時拜掃外猶得數瞻視焉嗚呼吾毋稍
詩書通大義元標遠擯九夷人情洶洶吾毋氣不
可奪類偉丈夫及蒙　詔賜環數年憂悲挫辱毫
無芥蔕此雖素學問知義[illegible]者或未之能又性慈
見元標出語傷人輒敎戒[illegible]之生平不忍傷一
人害一物有飢寒而來訴者賙之則喜違則怒毋
氏聖善無媿古大家獨元標兄弟學行不力不能
俾毋有聞耳毋七十三月元標陞郎中得請

勑贈爲安人制曰蓋以菽爼而致親一日孰與國
恩而致親千祀乎故遡源於荻畫必徴龍於芝函
爾羅氏乃原任南京刑部廣東淸吏司署員外郎
事主事鄒元標之母心通圖史動守箴規育爾嗣
人慈而能誨爾子以直言蒙難爾無戚而怡爾子
以司諫起官爾無喜而懼惟曰其保終譽其廸吉
康今玆婍節脩名其誰非令母之敎也是用贈爾
爲安人芘言華袞雖玄扃其猶賁承之蕃秩恩也
夫以二十餘年所得奉吾母者徒以愚闇所至輒

齮挬讀
王言潸然淚下吾毋英爽無間幽明不孝餘恨或
可釋萬一云爾謹抆淚書壙内尚似名世大賢以
彰母德地在三十五都名飛鳳形壬山丙向乘亥
巳

勑贈安人賢妻江氏壙記

此吾妻江安人壙也吾妻棄予在戊戌春巳亥正
月冢　勑贈安人蓋殊恩云李獻吉誌妻左氏及
結腸篇[illegible]名擊節左氏相獻吉以戶部下獄及溥
陽對簿時事獻吉下獄未幾即蒙
孝宗敬皇帝釋放督學憲臣與御史相阨縱不直
不過罷官耳而獻吉思其妻至欲結腸又楊用脩
太史夫人寄永昌詩海内聞而酸辛夫相門冢婦
思夫戍非從夫于征者此二婦埒吾妻隻身偕予
茹荼虫蛇草露中生死難易何如也李楊二公以
雄詞高一代故兩賢妻懿芳流播宏遠予蕪思不
逮二公又秘不以語人負予妻矣北門大夫入而
徧謫呼天白矢予妻事予如死生如貧賤如夷狄

患難二十年雖移如一毫無後言予得以一意徑
行無纖毫罣懐抱又往覩南都新鐫烈女傳誣以
吾妻爲周子曰此誣妻聞而曉予曰即不誣何益
予聞其言較之古截髮短衣與夫並耕藏名者何
先後殊聖人而作即以吾妻繼國風亦無忝矣嗟
吾妻溫惠淑愼樛木之仁宜有後末年乃産三男
夭年僅四旬世之悍者妬者躁戾者髮白垂垂兒
孫濟濟豈天所與者在彼不在此故有所靳耶是
皆不可曉予毎思之輒不欲生同年羅給諫一日

曉余曰吾輩出世豈一人一事便了此生子是其言輒不敢忿及今吾妻瘗聊爲書壙中之石如此其詳具載行狀誌銘中墓在五十六都小陂飛鳳形子山午向虛左穴爲予藏骨所安人諱坤芷生嘉靖己未六月廿六殁萬曆戊戌三月初九瘗萬曆己亥十二月十八瘗之日宣揚　制詞肅將
皇命則毘陵周侯名士龍起家戊戌進士同至者署教諭事舉人楊君開泰撫州人貢士訓導施君寄廬州人縣丞唐君一恭義寧人主簿鄧君璟鄞

縣人典史阜君宗海莆田人

三節坊記

聖人作易曰順性命之理則無之不順可矣廼又曰易逆數何耶由巽自坎艮而至于坤坎陷也進之而戰則乾矣陰陽數窮萬形凋落造物幾于滅息又進之而坤坤以長養爲義天地生生之意始絪縕于不窮蓋造化之數以逆而極以逆而養以養而盛不逆則其含也不弘而其發也不光且大故逆者順之徵也夫造化且不能違況于人乎予于陽羨三節毋有徵焉三毋者其一爲御史吳公達可毋屠氏禮部主事吳君正志之祖毋也其一爲封御史湯公鍾壽毋王氏御史湯君兆京之祖毋也其一爲封知縣陳公一經毋邵氏今禮部主事陳君于庭之祖毋也皎皎冰霜天日爲昭勁節同遺慶昌奕冠緌蟬聯啓後同帝命斯皇璀璨
王綸
詔旌同陽羨彈丸地下一時幽節朋植餘芳紛映凋草木之色而岡川瀆之祥如木難拱璧騈產崑

崙之墟亦奇矣粵稽諸古有形捐而後蔑有聞者求與毋匹休者未之前聞考之載籍惟列聖繫節義可繹思焉節前三爻曰不出戶庭不出門庭曰不節之嗟悔吝種種三毋當日一死酬夫者以之後二爻曰安節吉而承上道曰甘節吉而往有尚聚順咸宜聖人無一凶詞侍御儀制今濟濟致身王家者以之蓋三毋在險中如一葦洪濤罔知攸濟聖人不得不憂其危厲諸君子在險外如霽日融嵐百卉昔春聖人不得不嘉其盛際曰上九亦

出乎險矣聖人又曰苦節不可貞嘆其道窮何耶曰此聖人嘉其盛而追憶其苦節者言也易道尚變不窮不變不變不通不通不久三母或斷髮毀形或持刃明心或頸血濺地窮矣變矣變斯通通斯久自天佑之吉無不利宜哉三母化逆爲順茹荼如飴以母道而兼父道諸君子順不忘逆徇國忘家以臣道而兼子道非深于節者不及此觀風憲臣當順境中風厲母行爲天下後世芳躅不獨徵母儀亦可勵臣節矣嗟乎吾人參天地光日月

惟此眞心耳是眞心者金石不得比堅松栢不得比固不以色奪不以聲移不以世味汨三母有目不知有色有耳不知有聲身若枯株而不知有世味默默獨全性命之精使爲偉丈夫任道履危其深造建豎不知何似吾儕覩斯坊巍峩嶺巽而趨俛而思曰日享百順得無有叢孼深慝者隱伏其間而困窮拂逆中吾性與命安在有逆而能順順而養且盛出坎而入于坤則斯坊助流風化良不淺鮮若三母弁髦生趣安有千載一楔有無何足重輕元標寧以世間語爲母頌承諸君子遠命爲記聊爲發其大致其以覺世之具有眞心者諸公名姓及落成日月另列碑陰

問津書院記

夫聖人之道無微弗暨雖俎豆遍天下一遊憇處猶切羹墻之見人心不死夫子萬古如生也即一問津處可見已玆地自元宋來代有祠久而圮明雖有祠而湫隘不稱頃侍御彭公昆仲及諸生蕭繼忠等入而舉祀事四顧愀然曰此非可以妥吾

夫子之靈謀新之詘于力以告郡太守王公太守曰此司土者責遂捐俸爲倡司李許公及郡邑佐之侍御黄公吉士適在里捐重金佐之成後爲殿祀先聖中爲堂前爲門左爲祠祀諸有功玆土而右祀諸有道鄉先生至止者顏曰問津書院歲時祀罷羣諸縉紳及弟子切磋于斯甚盛舉也走使問記吉水鄒子鄒子半生泛浪墮落迷津不知凡幾而何能有所發明以復諸君子惟是思吾夫子覺時之心甚切問津之意隱而不發而長沮以夫

子爲知津亦不言夫子何以知津子路又不究長沮何以知津許夫子乃再問桀溺溺以避人避世爲言其見去長沮遠甚夫子不得不明言吾非斯人之徒誰與則直示天下以通津而億萬世不出此彀中也夫人在葢載中乾父坤母民胞物與故曰仁者人也天下寧有孑立之聖賢哉夫既無孑立之聖賢窮而親師取友以明斯道達而濟濟師師以公此道皆吾儒分內事此彭黃諸君子之重與斯地而皆以覔吾夫子津津覺世之意也諸君

至止其思我夫子當時與子路依依棲棲不得行其志于天下一師一弟周旋不舍乃托之乎沮溺窮而無聊之情可悲也又思一片榛莽地今鬱爲文明之塲縉紳結轍吾夫子精神如聚一堂可幸也又進而思夫子于時有顯教有密教顯教如問禮問官之類是也問津一語則密教矣上接精一之傳下衍一貫之緒所謂曲而中肆而隱者也往過來續越津者不知幾許獨許夫子知津其必有所指而不可以言說意相求者可參也聚而問問

而思思而知津涂不遠舉足便是諸君子開茲堂與之意不孤矣昔魯哀公問夫子鄙諺莫衆而迷今寡人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何也夫子對舉國盡同季氏與之同辭是一國爲一人君雖盡問境內猶不免亂也夫問一也哀公問而愈迷夫子知而不迷莫迷於魯莫迷於天下可知知楚之津知天下之津可知長沮猶溪澗之水儘足自濼夫子如海濵以藏疾爲曠以含垢爲大以九圍共溺並識歸涯爲曁子嘗謂長沮接輿荷蕢三人者深知

夫子一以鳳稱一以有心嘆一以知津許長沮之知夫子可知特其道不同故不相爲謀耳茲地去黃百里許二水縈廻書臺墨池顏巷車坡遺蹟爛然在望先是耿恭簡公毎至輙徘徊不忍去欲有所刱不果久埋荒霧中一旦濯而新之非王公及彭黃諸君子爲政誰復能識其大而開來學哉王公名某字某號回溪浙江永康人辛丑進士

正宗會館記

晉吾王公爲孝廉時力肩斯道一日偕友人之赤

壁嘆曰蘇公兩賦與山川爭雄鬪奇來遊者風流蕭爽蕩人心目然吾儒有向上一事昔人謂吟風弄月二三兩兩在舞雩閒正當於此研究東山皓月寧少酸儒片席偶從左腢得地名水月溥相傳為脩玄洞外隱中曠可數十丈湖光瀲漾山色映睥與赤壁同即蘇子謂水落石出硨礰若虎豹垂蘿百尺客不能從是也先是有結菴禮佛其中者王公易之斤斧披榛為樓一祀濂溪周公及二程先生蓋曰濂溪楚產二程則產于黃陂者顏曰正

宗會館館始辛丑春落成丙辰夏諸君子來游來泳絃誦洋洋盛矣王公屬鄒子記其事予惟道無方無體從之末由未始有宗此見道語也入道者必先定其宗如人之有祖禰子孫必曰某吾宗也仁孝之心生焉周子特起舂陵開有宋道學淵源二程師周子而光大之正楚宗也太極一圖或者謂周得之彼氏辨者蜂起然予謂主靜無欲二語即千聖不能易程子識仁定性書希聖津梁亦俟之千聖不惑微但為楚正宗蓋直接堯舜孔孟之宗矣學者肯從無欲主靜識仁誠敬存之之語一凝神焉始知吾宗之所昭垂者如天如地如日如月雖欲不為孝子慈孫以振其宗不可得矣或者謂茲山以蘇氏顯洛蜀角立之指不無异同不知蘇氏亦非流連光景者比蓋其生平崎嶇瘴烟蠻雨中亦洞朗豁徹超超玄著特不欲為禮法所繩耳不知程子所謂誠敬存之之語正不須防檢不須窮索之謂蘇氏未窺程之深而角立者亦門庭之過也昔也角立于朝今而合併于黃岡屋相望

蘋藻為馨風恬波澄當一笑而俯仰人代悲滄桑之何常豈人我之無着矣登斯山者何洛何蜀天之與我本自廣大本自高明有不以身肩千萬世之正宗哉人亦有言無形者物之大祖無音者聲之大宗其子為光其孫為水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即周程蘇子同此光也同此水也吾儕與周程蘇子亦同此光也同此水也此亦萬世之一大宗也予昔同恭簡及諸寅入 朝恭簡曰此一行也獨則跬步為勞眾則瞬息而逝其

矣得朋之樂也晉吾茲舉得恭簡之意黃人士其
思以共衍火傳無令晉吾王公有獨復之嗟也

碑

澹臺祠碑

夫陶冶人羣淑世軌物孰有踰學哉學者覺也備
然罔覺者則以不學之故天不忍斯世斯民罔覺
也常生仁人君子以肩其責仁人君子眎斯世斯
民有一人不覺曰吾之責也必思範圍曲成之而
後巳伊尹欲以道覺世懷一夫內溝之恥彼非哆

言也其所覺者大也豫章中丞王公自下車守南
昌至今官二十餘年矣所至清風凛凛民則而象
之頃自塡撫來不動聲色民在春臺玉燭中者六
年一日時與諸士師弟子以所自得者諭若家人
弟子然諸士師弟子就公如冬之日不忍一時不
聞公聲欬公察其可與語也乃檄諸士師弟子曰
豫章文獻名區開其緒者實澹臺一人祠舊祔菓
側甚不稱崇先尊賢至意巡東觀察荊署廢且久
密邇宮墻宜祠祀澹臺其中以崇仰止于是檄郡

邑刱祠凡三楹後為寢室主祀澹臺中為堂前為
門廊倚以周垣言言翼翼公復慮會無資也又為
計貲年可得百餘金而歲請有道術先輩者為政
法制纖悉備具無遺諸士紳走而告曰夫公加意
斯道爾爾我輩不齊心論衷以先公盛舉者如日
于是月有會四仲則舉大會會之日諸藩臬使君
至郡邑大夫俱臨肅公主盟焉公至即矢言曰佐
不佞不足塞諸君厚望然于此學素不敢吊奇詭
出一危論駭世惑俗竊嘗覩先賢之論學曰賢賢

易色事君事親交友兢兢何許摯也理即實理事
即實事未嘗譚虛襲空以為抉千古秘藏諸友處
而敦實行出必效實用斯不負此會負意夫闡明
性體究晰淵微豈不纚纚聽聞然上達天德孔門
自顏子下不多見焉今顏氏何衆多也且吾夫子
不嘗答問仁問政問孝乎各隨其性之所近引之
未嘗執一切示初學而教之躐等不然言無極足
矣何以又言大極言圖書無文足矣何以云言之
不盡蓋無極無文所不得言也不得言者似人之

自悟耳言甚辨諸士紳恍然如從蒙霧中覩青天之劃然朗也各欣然得所欲去退而曰二十餘年在公宇下以公能君我父我今公復以正學示我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惟公有焉同志以公澤不可諠也屬鄒子碑鄒子曰公之言真吾道之著察也夫昔元某弱冠歌鹿鳴即逐隊入豫章會既入仕復偕數君子爲心膂交當時聰明才辨者何啻數百家然求可師百代者數君子外無聞焉何也彼謂虛也虛不可執也謂空也空不可搏

也湛湛長天虛空無象而四時行者行生者生人俱從行者生者游衍不能從虛空處厝一語吾耳目所習見習聞以爲虛靈夯者惟子臣弟友慥慥皜皜爲証故能飾之昭昭不能飾之冥冥惟掩王公大人一時之耳目不能欺里閭愚夫愚婦千載之真心匪我公其誰揭斯道之正鵠哉世所稱濟臺者卒未能得其解也曰行不由徑徑非小路之謂蓋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徑者如多聞多見飾一知矜一能以自誇于世之謂也濟臺學見其大一稟性靈行天下之大道故曰不由徑世慕大道者多忽小節濟臺公事必見是不忘情民隱以剖跡爲高矣惟公事乃見是不染塵情以逢迎爲驩矣廣大精微政子游所取夫子所嘉不然不託跡由徑謝絕偃室世豈無人哉此公新祠覺世之意也豫章于道雖自天性然在宋信州有鵞湖南康有鹿洞吉州有白鷺青原皆自周程朱王四夫子倡之今茲祠以公倡明于上壇坫相望居然東南鄒魯世公之澤宮亭匡阜掩映亡極矣它日火傳

之盡孰非公之賜哉公名佐字　號大蒙萬曆癸未進士浙江鄞縣人

奉政大夫吏部文選郎中雲浦孟公墓碑

夫學已以內事脩之身其德乃真脩之家與鄉其德乃信脩之天下其德乃大故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不見之行不足以爲成德而世以二三之見裔詭敗行塗飾人耳目不可以欺三尺豎兒矧曰天下後世益余自癸未入朝心素嚴師者吾師朱鑿塘先生友則王聊城洪陽外所稱

二孟先生張宮諭賦二孟行者是已孟先生荏苒
人業誌其墓而雲浦先生下世久遠在中州東務
亡由常竊自恨表弟王鉉令新安拜而屬曰此我
友也眞儒也護其圖書睎其後裔是念未幾而先
生弟以墓表見屬此予志也先生諱化鯉字汝龍
先世關中郃陽人洪武間移新安遂占籍高祖眞
曾祖聰祖倫世有隱行倫生秋號雙臺隱行具感
太史誌中贈南京戶部主事母衞氏封太安人夢
日如斗以嘉靖乙巳閏正月廿四日生先生于儒

學東長而脩偉美髯望而知爲有道人也自幼即
知虛心下問諸長者曰此誰家子必成大儒十七
補邑弟子員念人生如漚露波波一生不可爲人
西川尤先生力行古道遂就學焉讀擬學小記曰
濂洛眞傳具見今日遂歸而與里人敦行不怠諸
督學不但奇其文冠中州即行亦以爲濂洛衣鉢
應貢第一人廷試第二人入大學同郭司馬青螺
孟尚寶我疆黃宮贍愼軒莫逆最後仕而與我疆
聯軫猶窩庚辰成進士辛巳授南京戶部主事丁

雙臺公憂起補戶部主事管銀庫出權河西務公
痛革夙弊始盡付稅銀縣收支目不覩一錢惟與
士民講
聖諭六語中藉發明正學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
干過客題祠曰司農權稅潞河邊絕勝山陰取一
錢共說橐中金百鎰何如生像祀千年丙戌奉
命賑河北散賑有方全活數百萬人猶加意于善
人即布衣委巷知學者必致禮焉將還　朝改考
功主事丁衞夫人憂起補稽勳員外郎歷文選郎

中公念以人報國本自素志乘可致而復走私門
所學謂何孤立行一意所推轂必海內共以爲賢
者所擯斥必走權門屢爲關說者中涓輒請輒尼
疏起都給事張棟　上業令票旨政府封還陰陽
其詞于　上前　上遂以忤旨調外任時正當大
選先生星夜治文書完跨蹇驢歸兩都交章不平
先生意氣自如諸方面郡邑投一刺不可得津途
閉選君何遂而先生已遁去矣歸而舊弟子候于
黃河續舊盟者數百人歌聲洋洋聲振林木盛矣

初先生謁西川歸而大倡會西川曰聖學盛行于西矣乃先生謝銓事斥昔益宏以昌豈天欲以斯文柄付先生而不欲先生盡施之行事耶新建之學北地諸君子多疑而不信篤信不惑西川與荘平逌先生而三然諸君子故不能不疑新建之言而不能不信先生之人父事雙臺公衛安人聚順無違兩尊人謝世公以不得視含殮爲恨朔望必摶顙二弟曰彼代吾送終視二弟卽吾親也里遭荒歉啓雙臺公發廩濟人貧不能償者折券棄責

里中人以爲嚴師以爲慈父合家鄉國而徵諸行者如此蓋隱顯一致矣或以先生未得大行爲憾不知國之大事理財用人其巨者先生初試民部大挽貪墨之末流再試銓曹欲開拔茅之黄路亦足行矣不盡行者天也時予與先生同舍兩人各有所膽咸被逐去旣而趙高邑顧無錫鄒雲夢王淄川亦皆不竟其志予黨不能事人故不能用人惟不能隨時故不能有裨於時然使時知銓曹自有正路吾道自有正法能屈吾黨一時者官不可奪吾黨千秋者志則所被一時者小之乎云爾史臣至此宜何如嘆息焉嗟乎二程先生當宋盛時皆位不稱德今炳炳日星爲萬世師先生何必以位顯伊洛淵源千古如生可也兩臺薦公名續伊洛後而以專祠祀先生允宜先生沒萬曆廿五年正月享年五十三配龔氏封安人男一誠邑諸生娶董氏女二一適梁允濟一適王親賢皆諸生十月十三日塟於邑東函谷之北原銘曰

眞主更絃　時際一清　藹藹吉士　言司銓衡

吉士宅心　媚于天子　孤价狷潔　恥爲權使
尼于要人　并棄其身　日漸月累　山谷沉淪
皎皎我公　吾道冠冕　退則循循　進則蹇蹇
世事日非　言賦歸來　惟二三子　藉公以裁
一人振鐸　萬夫齊趕　河洛之間　藉公振響
偉矣我公　克紹二程　公其步趨　吾道丕明
不絡階級　不墮見解　獨握其要　先立其大
流風餘韻　百世之師　天未喪道　斯文在兹

鄒子願學集卷之五終

鄒子願學集卷之六

吉州鄒元標爾瞻父著
東越年弟周汝登編訂
同郡後學郭一鶚
龍遇奇校梓

行狀

明南京刑部尚書敬吾魏先生行狀

魏敬吾先生者非先儒之典刑哉儒者口則古昔稱先王鄉評官箴往往多訾議大都隕志於貧賤

厎心於寂莫人曰講學不足信非講學不足信膺儒不足信也先生苐學講學而躬行爲務昔官中大夫歲租不能供一飽怡然自若常人砥厲初仕稍被挫折自度計無復之鮮不回面易心者先生被權臣中錮廁不得復用甘守衡門不一失足公庭持已何嚴也予故曰先生儒者之典刑也先生當屬纊時呼其子士淳士清以狀托余余夙知先生不敢辭先生姓魏名時亮字 世居南昌木山里父兵相嘗爲袁州椽史守奇其才貌厚遇之會生先生見有異稟乃嘆曰有子可教惡用供刀筆之役爲遂解職事歸而訓先生先生遂用經術顯登乙卯舉人已未進士授中書舍人選吏科給事中積至戶科都給事中陞太僕寺少卿先生嘗以兵科左給事副今大學士新安許公使朝鮮却其女樂銀幣之餽故事

詔至開讀王北面使臣西向先生與許公固爭之謂天威不違顏咫尺吾何敢以一二人忝天王命王不能奪竟南面臨之時與國中人講學不能盡

解遺以明儒論學語錄國中人鏤布之嗣往者國中人咸稱昔時二天使廉而有禮其不辱

君命如此在掖垣疏幾成帙大都毗

主德匡國是節財用斥奸回覈著者虜陷石州請

上面詰大臣蓋

穆廟登極來未發一語故先生以是爲請越二日

上講罷卽問石州殘破狀講臣云不虞虜賊深入

上囁嚅唇吻間將有所商畧而中官王本者輒從旁厲聲訟罵諸臣工欺蔽先是本陰逐言官周公

怡陵公鳳儀實欲借此恫喝臣僚
上怒本目攝之本猶語刺刺不休其黨㕘覘者胕
之始息
上滋不悅而罷中外聞其事不敢發先生劾本無
人臣禮大不敬又數其不法事數條士論壯之是
時華亭與新鄭相尼舉朝俱右華亭先生亦右華
亭攻新鄭未幾新鄭再相盡逐故與己有郄者以
考功法中之先生亦在逐中人謂先生官不過四
品家無資斧何以娛朝夕而先生卜築堯峯之巔

曰吾用是老甘心焉癸未
今上親萬幾朝政一新兩京臺省交章薦之下
部議起先生南大理寺丞旋改左通政陞太僕先
蘇二卿都察院副都御史協理院事代掌京營戎
政晉工部侍郎陞南京刑部尚書先生之副憲也
不減給事時風度疏曰赦時綱領要務曰保民裕國
之謨曰法祖聖脩肆劄皆其鉅者餘悉具鈔中
上多所舉行又請
皇長子出閣講學

上大感動方命釋日竟爾中沮先生獻替稍頻同
類有不便者假讒語嗾先生先生曰余不能效力
宣猷報國家厚恩以謨謀効昇平則吾何敢後志
卒不變先生至南會當大讞力以洗冤釋滯爲己
任亡何而病熒熒之先數曰憊甚然精神凝定口
不言外事既終形神瀟灑若屍解去說者謂先生
生平力學之驗云憶余爲給事中薦先生有器宇
溫粹問學端乎恬約如處子寒素如儒生之句人
皆以爲知言既余識先生始知曩所言庶足似先

生萬一然先生之學大都以靜爲主以敬爲宗常
教學者云無感時此知常寂一敬以存之有感時
此知常照一敬以宰之便是神明其德便是戒慎
恐懼以此教人亦以此持身所至以會友講學爲
事至先生自得之深卒不能測其涯也先生生嘉
靖己丑卒萬曆辛卯享年六十三祖某父某俱以
先生貴贈通議大夫工部左侍郎祖母某氏母某
氏贈淑人配禹氏封淑人側室何氏余氏子士淳
廕國子生聘原任吏部左侍郎王公希烈孫女士

清聘御史陳君子貞女女三長適熊維持舉人熊
玠子次許聘兵部左侍郎萬公恭子次許聘御史
涂君杰子所著大儒學粹敬吾奏議行世志伊學
顏宗會禮訓三卷藏于家先生性最孝友處家庭
族黨一本于厚里中數有忤者卒不計人皆頌先
生休度懿行甚夥不知先生潛心于道萬劫種種
一切皆性中浮雲安足為先生頌哉元標嘗論
豫章縉紳往者斑斑不能殫述魏水洲某為合溪
某其最著者水洲在

肅皇朝以諫顯三諫三杖遭際良苦合溪官太常
沒十餘年不能葬今其子糊口四方又李蟠峯某
官尚書家事蕭索何先輩行之脩也先生幾水洲
之諫而無其苦同合溪之學而過其遇並蟠峯之
顯而劾其守惜天不憖遺使天未喪先生吾安窺
其所至今猶幸
天王聖明令先生再覩
天日以愧錮賢奸相於地下雖然即使先生終老
堯峯他日論世知人不以先生之遇為加損也於
先生奚憾謹狀

誌銘

明嘉議大夫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贈禮部尚書謚文潔定宇鄧公墓誌銘

夫宇宙有至道焉匪至人弗會也嘗讀子思子曰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微哉道與德而二之終之曰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至則真凝矣夫道者蹈
也與民共由之也德者得也身所獨到心所獨契
之謂也凝則形神不分聲臭俱泯與道合真古今

一息矣定宇鄧公蓋凝道乎世者也公名以讚字
汝德學者尊為定宇先生新建青崗里人青崗卜
居自成和公始和生瓊瓊習靜庵中夜半忽生蓮
花紅光燭天四鄰驚為火走撲之則紅蓮也始异
之卜者曰茲地其有至人挺生乎瓊生綬綬生富
隱德弗耀富生朗寧庶人奇欲觀之匿不就朗生
儼戊子擬首薦不果是為公父以公貴封翰林編
脩晚以伯子衡州守貴贈中憲大夫公自幼簡默
內發嘗聞編脩公與人論學輒牽衣尾其後聞由

語類夙儒而復勤學公憐其劬屑之斗室公遂習靜斗室神情益瑩出而曰心之精神謂聖千古聖賢只此一事一貫吾夫子宗旨多聞多見引人法耳門以所得者發之制秇少年未之奇也洪溪衷公驚而語曰是兒終當以學鳴天下督學敬所王公詗以聖賢心發經傳肯吾道主盟其在斯乎大奇之丁卯舉於鄉辛未舉進士第一人初江陵爲主考閱諸首卷不省而置之晚得公卷曰刊落鉛華獨存大雅業已奇公文接公儀復泠泠抑抑如

玉如金江陵神爲悚歸而伯子問相國狀公曰相國必大有爲但恐緩急弛張絃韋不佩未知所終伯子怪其語而今果驗　廷試賜一甲第三人官翰林編脩未嘗妄有交游取予茹荼忍寒童僕方啾啾敗絮中公起以殘楮當火爇指哦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初服官時如此亡何覲改元新鄭逐逐將吞吞多事公過江陵時有匡拂江陵弗善也遂移禪刹以病請江陵持不下遣子就學已聞封公病始從公請還里封公逝覲爲含斂服闋有終焉志丁丑強起至武林念大夫人未偕遂歸時龍溪王公寓西湖羅會稽張山陰兩翰撰約公對龍溪精舍龍溪曰何功公曰此體無止即以無止爲功又問曰信得良知不曰新建云萬死一生得來豈敢置疑惟是以知是知非爲良知竊恐學者妄認耳龍溪業心服已而備語試公公曰天也不做地也不做聖賢也不做龍溪曰秀才家何得如此大言海內人復以公必能光明絕學而江陵奪情後橫政愈甚羣望公出山言庶幾

有入巳卯一就列公竟不入遂還里朝夕依大夫人側諸縉紳罕覯其面惟昆弟朋友互相切究友以用世進者曰學不到舍我其誰終非天民書屏几曰天則不言而信神則不怒而威用世一番須令天地變化草木蕃始爲不負然其功實基于潛如龍不在能見能飛而在能潛倘乘雲霧上青天人窺一鱗一爪何以霖雨天下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網皆是義也客坐偶有齟齬者即省曰我未誠耶澄心半刻客竟易顏常曰我虛而人不礙我

不啻而人自化又曰從氣上起終是爭戾從性上發自爾中和其虛明若此居家臺省剗無虛日戊子特疏起纂脩不赴辛卯

詔起宮允管司業事疏辭已拜南大司成公疏云文廟之祭以元長舉其酒謂之祭酒多士之業以師氏考其成謂之司成夫孔訓莫先禮義以冒進之心其禮必不享士習莫尚恬退以躐等之身其言必不從以進之心爲退之跡旣前史所重僭居爭之實蒙讓之名亦造物所深忌將使不肖以臣爲趨滋仕路機變之巧抑俾賢者以臣爲戒掩家庭眞切之心此豈脩曠典開賢路初指乎奉

旨不允始勉奉大夫人行至則有謂公者曰南國士䟦弗馴宜嚴公至多士洗心以聽約束常示諸生曰吾非不欲求諸生愧我所無也亦欲非諸生懼我所有也願以神情與生相交勉諸生瞿然顧化曰動戚內臣且有聞先生名過而謝罪者我輩違先生約不得比爲人公自是益信曰嚴必律身始律身弗嚴誰能悅之方冀久與多士游或有補

益晉南京禮部右侍郎吏部右侍郎方大計公以天自誓卽故人親知不一顧時溫三原冡卿陳餘姚朱益都兩總憲皆海內名德同心共濟計藉出人共稱服亡何署禮部事疏請

建儲者至再忽有三王並封之

旨公疏云天不言而信由今日明日今年來年是也故信也自請冊立以來叠數奉

聖諭舉行矣然皆指

皇長子耳未嘗言待嫡也今驟而傳之人創而聽之故不勝其異至以凡人之見上窺

聖衷而以爲非情也

皇上以天自處身度聲律萬萬非以虛辭示天下但臣等竊詳

聖主立嫡之條謂有嫡立庶斯爲瀆倫非必有待也若大典一行

主器有託

皇祖在　天實所欣鑒臣等又竊聞

中宮鍾愛　元子朝夕保護不啻已出願早正春

宮猶切於億兆臣民萬萬
皇上以厚　中宮而緩　冊立或者未諒　中宮
之心乎臣又聞古之帝王將舉大事旣內决於心
矣必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無所不從而後行之蓋
有見於人心不可拂也今日金封之
旨至使人心不能釋然安在其爲順天下也且信
者國之大寶帝王所以使天下精神相通指臂相
使恃有此也
皇上卽位以來何令不信獨　建儲一事屢示屢

易人將謂　詔令可更法守可玩自是令一出而
疑隨之指臂不屬從此始矣時疏不知其幾獨澹
然公語語血誠轉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
士公復疏云昔人所稱銓鑑謂澄汰流品恭重也
如以病人充之精神不强甄別必混所傷滋大臣
又聞昔之爲吏部者多務獎恬退斥浮競益以開
廉恥之心塞速化之路臣林壑病夫耳
皇上過聽在廷諸臣言再蒙召起速化莫如臣矣
不復自量與聞銓事身範不肅將使賢者以臣爲
戒不肖者以臣爲趨庠命益甚安在其用臣爲也
不得已從公請讀疏者謂茲疏默移世軸其功甚
大方討昕夕　召一覩太平之盛亡何以大夫人
謝世過哀感疾長逝先是病宿郊寺知友强之歸
僅存殘息道路是虞乃底家正衣冠坐日奇事奇
事諸縉紳問此處見學曰不敢不勉遂端坐逝自
都門以及走卒人人無不心痛者此豈聲音笑貌
能哉守臣以聞
詔贈禮部尚書特謚文潔　賜祭葬一廕一子入

監讀書蓋殊恩云昔陸象山自幼卽悟宇宙吾心
公自少卽悟心之精神謂聖至終身日化月融精
密廣大高明篤實所與諸生語及楊少宰諸士載
佚稿者皆發前人未發世儒單瑣者不足論卽以
道自任妄以色相莊嚴去公之旨遠矣人覩公六
十猶慕一生傷母輙以公至仁純孝不知公不自
以爲孝也覩公半生林坳退然陋巷輙以爲廉靖
孤介不知公不知其爲介也人知公衾影無愧一
門藹藹以爲內行純備不知公歉然不自足也此

皆公妙明性中流行時而發之使公得大行所學以一性遏覆海宇者可限量哉常思濮時斯學侵晦遂以憲比顏子予每窺公深潛純粹曉夜端坐志疲卽當時顏子明道不知何如也夫人語及天地聖賢望而震焉公曰姑舍是與龍溪皆未竟其說以予逆之卽先天不違行地無疆之謂也卽爲仁由已不由乎人之訓也天地且不違我何必法天地仁不由人我何必師聖賢此公未竟之旨也恐非汪汪千頃波者所能窺也元某性最愚不善

下辱公心膂交最深視公輒爲心降公沒念及不自知涕之無從也嗟夫至人之生豈容易哉封公當魁而僨失之以醇德隱儒林太守公爲郡邑氷操實政老猶粹脩不怠旁諸生穆然大雅不知有兩兄貴家庭和德所醖釀者深培植者厚天之於公也篤公之於世也完世有眞心求道者公其正鵠矣公生嘉靖　年　月沒萬曆　年　月享年　十有　娶　氏封　子　娶　氏葬予　銘曰

豫章奧區　代有名儒　傳衣紹鉢　動日良知
影嚮擬議　終成管窺　惟公特起　陋彼支離
名揚于庭　當宁屬目　言戀庭闈　遽返初服
密脩靜探　惟莊惟肅　如玉在璞　如珠在匱
聖主側席　詔起東山　屢疏乞身　海宇望殷
勉酬君命　鐸振賢關　出擁皐比　入奉慈顏
言佐銓衡　言掌邦禮　惟寅惟清　世氣著洗
公爭輿論　名留殿陛　羣推德望　師師以濟
臣也有毋　疏乞柴荆　望公之起　萬有同情

遺時之否　而公不起　士悲梁萎　人歌蒿里
蕩蕩江流　誰窺涯涘　堂堂大厦　其將誰峙
猗歟我公　何忮何求　其身則隱　其神則幽
起居食息　惟道是謀　夢寐神情　與天者游
沉潛邃密　見孔于卓　繼往開來　昭明絕學
淳深粹穆　不彫不琢　一代山斗　翛然先覺
憐予孤愚　道義情眞　如輻倚轂　庶幾古人
公今往矣　淚落伶俜　每一念公　願贖百身
平康正直　光輝篤實　微言細行　皦如天日

揭辭銘公　一言匪謚　誰哉惇史　監此直筆

中憲大夫湖廣提學副使冲宇顏先生墓誌

銘

余兒時聞慈谿顏先生處伊庶人事不動聲色坐
銷逆謀私計曰是所謂攬轡澄清者非耶已赴戍
道辰沅郴桂間楚人稱後先督學必首先生余曰
三楚其蘇湖耶過清平少宗伯孫公淮海譚間必
曰予友顏公言若何余曰慈湖絕學其復興耶而
最後有掖垣小吏四明人也耳語先生里居爲細

民造福利爲後學樹赤幟事甚備至余曰古所謂
表正鄉閭者非耶乃疏先生沉抑狀時先生投閒
久與當路不通屢屢復原職致仕庚寅余再疏先
生而南調命下矣嗟嗟有賢不舉言臣之責言而
不用有司其責者方擬買舟武林訪先生函丈而
先生歿冢嗣子望以余爲先生神交知己持子友
姜給諫瑞宇公狀委余銘余以先生名儒未敢執
筆而司理吉郡劉公抑之則先生入室弟子每向
余述先生貞脩苦節精神直逼古先哲且促余再
四予不得辭先生諱鯨字應雷別號冲宇先世本
曲阜人初徙勾東再徙文溪自慶義公始慶義七
傳而生封侍御養眞公母唐氏數應瑞夢而得先
生先生自幼負文名試輒首諸生己酉舉于鄉丙
辰賜進士遷大行人辛酉授山西道監察御史甲
子推北畿督學乙丑以言事謫楚安仁尉遞遷至
湖廣提學副使復左遷山東參議陝西行太僕寺
少卿致仕歸先生官大行出使襄陵　王不媚于
禮先生以大義感動之　王卒以孝聞在臺中不

但著敢言聲而所條議俱報聞其大者如救民困
裕國儲清漕規議海運河工時弊俱見奏牘中馮
璫者京師巨猾倚定國勢爲漕政梗勢張甚先生
巡倉時廉得其狀朴殺之伊庶人潛謀不軌服室
器用僭擬乘輿而善陰持當事者短長當事者噤
不敢吐先是有上庶人不軌狀者業已奏
旨勘問而庶人結左右爲腹心盡匿其狀致其父
子支解之事益岌岌矣
肅皇帝漸有聞亦頗念之會先生巡按河南辭徐

華亭華亭曰聞部內宸濠事且急誰哉王伯安乎
先生曰此與宸濠不同宸濠能以策屈羣雄羣雄
亦樂為用伊藩雖招致人多然皆椎埋市井無賴
如狐豚葦一飽搖尾去矣可計而取也華亭曰直
指其有意乎先生曰相國能從中應言官敢愛死
以辱國華亭遂決意屬先生先生至知觀察耿公
隨卿有心計乃密謀於耿公耿公與庶人承奉王
鑾莫逆乃以秘計啊喝鑾鑾復從中應凡庶人奸
利事悉報聞而所藉為死黨者鑾以意散之殆盡

先生既間其肘腋離其黨與絕其偵詗乃疏熟數
其不軌狀
上得疏遂寘庶人鳳陽獄國除乃籍其資財充軍
賦而所挾子女悉召而散之不煩血刃危禍頓消
懽聲蓋達河洛間矣是時
上左右前與庶人腹心者垂涎府中裝乃以危言
激　上曰庶人貲財
上有也庶人子女
上有也今御史悉瓜分之寘

陛下何地
上幾為動先生亦有聞不為動賴華亭解而始定
自庶人法而請強宗斂手聽先生指揮凡詭寄欺
隱田糧為民間害者剪除殆盡夫以數十年所欲
爬刷而不足而先生一旦處之有餘則攬轡澄清
之明驗也先生兩秉學政不規規甲乙文藝惟以
明道術正風化為急務然在楚郢北纔久故楚士
慕先生郢北纔較深先生最喜闡揚節烈忠孝事
又最執汝海忠介以直言下獄幾冒不測昌言救

之沈公青霞以直言冤死塞上先生拔其子襄入
太學為忠裔勸後其子積官至二千石在中州有
黃甲乙者父官知州廉而貧甲乙幼而不能歸櫬
者二十年先生貲以鄉傳弁雄甲乙考校士常德
有狂士以文置首選矣乃廉其行復黜人有告者
曰是不可為文士地先生曰文士易得耳予終不
能以文先行有銓部欲私其父鄉賢及成國舅王
朋以賕骫法顯陵諸惡為地方蠹先生悉執法不
少挫其強毅有執類若此以故知者服先生高然

亦以此叢忌其齟齬有由然也先生之仕凡三黜矣初以發厥衛奸黜再以疎江陵遷三以左新鄭龍先生仕楚而忤楚相仕中州而忤中州相二相之嗛先生宜也後來者宜無所嗛于先生乃起廢之典徒捷徑終南獨使先生老死東海之濱又何耶執銓者猥云一人可廢國典不可廢公論已中其身不必用嗟嗟典可執也獨奈何有不盡執者執之正人而或濫及匪人則余不知其解矣元標雖未請事先生然從者述中讀所論孔孟顏曾及

原人原性諸語大都先生學以求仁爲宗以默坐澄心爲入門以踐履操脩爲見性而妙于慎獨極於默識先生既殫厥心矣而總于格格物之旨蓋之世儒以一事一物爲物而先生以通天下國家爲物爲格其力久故其悟深其悟深故其用周蓋胥論慈湖師承文安人見其直截簡易不知慈湖夜半多披衣危坐一旦性體呈露直信不二後儒卒以意識卜度承之而慈湖之旨荒矣先生至雲溪館恍然有悟格物之旨實以吾身即天下國家天下國家莫非吾身亦從困衡中入而非以意識承當之謂其與無意之旨同耶異耶世必有能知者人知先生出則所至揚芳處則閭里歌德孰知先生之學所資者深哉然余觀先生于所忽矣先生初得鄉雋報至偶聞母夫人感先生不赴宴竟徒步歸血流竟踵又丁唐母憂廬墓三年夫先生純孝人也孝則百行攸基夫始進既不以榮名忽孝思終其身又肯以世氛墮忠猷先生生平大節孝固已始基之矣宜襄王聞先生言而有感也若

先生者允可爲後學鵠其並祀于慈湖之濱也允宜子三人長子望志不凡近可嗣家學其孫曾嫁娶及先生居鄉懿行種種具諫議公狀中余謹摭先生學術并立朝之大者著于石先生所著有易學義林春秋質玉奏議文集若干卷行世銘曰

偉矣顏公　東魯苗裔　崛起文溪　蔚爲名世
峩峩豸冠　直躬正色　澄之不清　撓之不武
何物淮南　敢爾爲夭　請劒上方　氛祲全消
設甸中州　威布惠流　所去見思　所至民謳

鏗鍧南北　化行若馳　流風灕義　代有餘歸
妙契格物　千聖同宗　匪曰億度　力貫心通
返其初服　式開來學　處世若超　巋然先覺
未竟其用　不用斯全　彼佞倖者　眎公孰傳
學宗無意　前有慈湖　吁嗟我公　與古爲徒
勒予銘詞　過者式墳　一脉未泯　緜緜若存

奉訓大夫尚寶司少卿我疆孟先生墓誌銘

今東魯仁賢彬彬矣力承正學我疆孟公其最也公在同志依公如魚之於水公亡同志悲公如岳

之摧峯斯豈偶然者哉中州孟君叔龍與予于公最契叔龍業已狀公謂予當銘予不敢辭君諱秋字子成世居茌平學者稱爲我疆先生自幼凝重端淳讀詩書即通大意不爲訓詁所束縛里有宏山先生者夙志陽明學公贄而受學已已恩貢入太學庚午中京闈辛未成進士授昌黎令昌黎疲而殘于虜公一意和惠煦育與條編修城堡振文教收孤獨皆德政遺意初人或誚其迂久而曰公固大儒也上下交相信慕陞大理評事公悉心平

反覆聲大著會山海關部司缺人柄臣遴公往特須劾許公便宜行事公至因綠爲奸利者屏跡而先是溺其職者遂以蜚語傷公公揆計當調不赴乞致仕歸公之歸也與妻孺人共駕一牛車旁觀者掩口笑曰昔鎮是者黃金滿載身名俱亨今自苦如此而不得安其位廉吏安可爲也公怡然歸陋巷簞瓢若將終焉會時政更新起刑部主事積陞尚寶司少卿卒公之在都門也一以會友與學爲事所論學諸書具予刻我疆集中其最要者謂

心非血肉之謂未發不離已發謂孔門學惟志仁不論克己謂惟了自己即是聖人皆上副先儒宗傳無論世士色取行違者不敢望公一塵即號大儒履繩蹈矩而以意念爲實得力地者敢望公涯涘矣公最留心國家事世或以儒病公使得竟公所爲世必享真儒之効而公位不稱施知公之深人人扼腕雖然孔孟大聖大賢亦未得竟其志然其學照映宇宙孔孟固未嘗亡也人心不死公之學固自有在天之所以用公在彼不在此公生卒

年月及子嗣具孟君狀中不具載銘曰

嗟彼世儒　意念自持　生滅遁續　影響支離
於鑠先生　能自得師　天聰天明　廓然無知
身有準繩　行無瑕疵　政追上古　黎民退思
未竟厥志　斯文在茲　聖學有的　貽我銘辭

明朝列大夫南京光祿寺少卿涇陽顧公墓誌銘

涇陽先生系心斯世斯道者數十年一旦長逝天不可問矣元某雖未奉促膝之懽然巖岫間魚鴈

不甚沉寥擬藉公爲歲寒盟而公溘然元某豈獨一人痛哉公子淳之涉長江持大行高公存之狀來請銘予不忍辭按狀公諱憲成字叔時學者稱爲涇陽先生顧之先自將仕郎百七公始家上舍里數傳至會祖諱綽邑諸生綽生夔夔生南野公學以公貴贈戶部主事母錢氏封安人生四子公其仲也自幼沉毅異常兒讀韓文韓辨每至封公諱囁嚅不忍吐師以告封公封公召而語之曰昔韓公敎子不諱兒奈何諱學公尊敎惟謹常私書壁曰讀得孔書方是樂縱居顏巷不爲貧以自儆一日師講禘之說章公請曰夫子既不知何以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斯也惜或人未能再發夫子之蘊矣又一日講養心章公又請曰愚以寡欲莫善於養心爲主欲爲役主強則百物退聽其聰穎多類此師驚而謝曰子俱如是觀五經註脚豈虛語哉庚午補邑諸生丙子首應天試以丁封公憂未計偕庚辰登會試高等授戶部主事朝夕與魏南樂允中劉漳浦廷蘭切砥求不愧科名覩時政

紕繆忠佞倒置輒憤不能平擬書上申相國有所匡糺後覩魏劉二君書婉而當遂附名進江陵漸有聞方以語相國未幾遂謝世不然事有不可知者在江陵病傾國走羣望禱業署名公走馬立削去後江陵卒始晉吏部孜孜人才即幽隱不遺以錢大安人壽請告者三年閉門讀易春秋二經丙戌起驗封司丁亥大計會有糺何尚書起鳴者尚書疑辛大中丞自脩陰嗾諸御史諸御史遂得降級公上書詆尚書語侵內閣甚力而屬望大二臺

省與被言者各當自反其言甚公而正通國傾服當路不悅落公職判桂陽州先是蘇栁二公及莊定山俱以謫至州人士望公來如三先生式臨之執經就業者甚衆亡何轉處州李公下親民事有閱墻者曉譬之各欣然去方以此得淬厲其心志萬一而兩臺禮公以差歸公歸丁大安人憂起泉州理壬辰大計舉公廉寡欲第一尋擢考功司公至直　三王並封議起首疏倡同官爭及與大倉往覆爭者侃侃無所回互竟得寢已趨高邑南星

司計盡黜諸要人子弟姻婭公實左右之趙忽奉旨罷公疏願與同罷不報已領銓事凡公啓事與海内意所欲用者當路色沮不欲用大倉所欲用冢卿與内閣公復尼不行又欲中公以公時望攸屬不果乘公推内閣起王山陰遂削籍歸自公歸正人披靡逐者錮者如衝風之籜無寧歲矣公歸得重病者數年至甲午始甦各有劄記沉潛粹密與讀書錄相表裏問學者日衆乃與高大行景逸闢東林集同志歲有會月不紀其所最研辨者無

善無惡心之體一語曰如是則善可不爲而惡亦可横行蓋有感於世之儒者盜行者不佞閭常致書商度公曰子言救世也故自爾爾與子密證以俟异日然公之所造亦淵乎微矣嗟乎使天假公年世覩眞儒之效惡可量哉蓋嘗論非無談秋者自公經秋出世遂以爲王瞿復起握管者却步非無啓事者自公奏副出世遂以爲子瞻再生起草者屏息世非無登壇者自公東林一闢世遂以爲濂洛更甦虛驕者愧恥顧公一入銓曹衆方彈冠

逐之桂陽再入銓曹衆方引領錮之家山三起光祿堅臥不起而麓天耶人耶公雖不得盡其用然所與

天子宰相爭是非可否者皆

國本重計宗社遠猷即寤語寐語夢覺間惓惓不忘國家夫非實以身肩斯世斯道者所必不能謂公一日樹千百年計可矣彼抑公者蓋天以斯文之責付公公必不以彼易此鄒子於公有餘慨焉公之上書右沈司馬李司徒及銓曹諸事原不爲

一人一事起念又官從大夫後與山林上書者不同世遂有不深惟公者公常致書曰近從千磨百練逼出真身子來公豈可及哉公巳薨數年諸君子彬彬質有其文异世且加賴之如公弟季時國子薛君某其人者恨不起九原而肉之以爲世儀刑存存寥寥護其毛羽猶懼吾道不振而忍摧殘之耶公居家孝友可追古人平居所與友人觀磨者恂恂雍雍居然名儒軌轍爲末學計者能不熟數公軌行而一令後世有所師承焉公生嘉靖庚

戌八月卒萬曆壬子五月享年六十三配朱氏封安人處士某女子三與渟廩例生娶莫氏邑廩生某女繼娶鄭氏濬益州二守某女次與淪殤次與沐郡廩生娶唐氏翰林庶吉士某女繼娶嚴氏太學生某女女二一適王孝廉末圖馬平令某子一適太學生王世學行人存之公子孫男五柗橅俱渟出柗聘劉氏南京兵部郎中某女橅未聘枃枘柱俱沐出枃聘義與王孝廉某女枘聘琴川太學生趙某女柱未聘孫女八嫁聘皆仕族以萬曆

午　月葬於　山　向所著有藏稿劄記大學通考質言東林會約商語還經錄諮性編來梓編十餘稿行世銘曰

世運昌明　公揚于庭　世不我與　公投于林
有鳳九苞　噦噦其音　四方來儀　異地同心
匪曰好我　墜緒是尋　手挽江河　力破重陰
猗歟我公　如玉如金　不淟者行　洋洋者神
是耶非耶　吾道陸沉　我銘匪諛　天日監臨

明詔徵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瀘瀟劉公墓誌銘

安成自文莊公以學鳴海宇數十年所稱心行雙清特起紹述者吾友徵君瀘瀟是已徵君予黨所藉以鞭末路者乃溘然長逝不勝梁木之嘆仲弟上卿泣而持狀過予曰先子生而先生薦于朝沒幸先生銘于幽先子辱知不淺其無辭元某謹拜狀而相對爲世道悲者久之公諱元卿字調父初號旋宇既號瀘瀟先世爲安成南溪人世系詳狀中祖某父某任參軍以公貴封儀部主事公自幼

雄奇頡敏入塾諸師駭而遂謝去既負笈盡吾伍
君伍門業麟經者各有秘錄靳弗與公奮然曰豈
神授耶遂自出抒軸成一家言諸人皆驚詫以爲
異事然公非好也入郡爲青原遊與夫語曰昔之
青原挾妓酒人歌新聲者遠且自兩鄒公子入遂
絕響公聞而惕然有省兩公子卽僉憲汝海宮洗
汝光氏時自東魯歸嘐嘐以正學倡諸里者公入
山汝海以學嘗公公喜動于心歸而陳諸宋儒語
錄堆案盈几玩而三思爲汝海退與汝光心畏者

久之時周太守鶴臯舉諸士試公盡以所學發于
論太守大奇以爲眞儒再出不獨以科名器也入
闈遂魁西江偕其師伍君及劉侍御肇仍以學相
切砥辛未業入彀主司以其策多憤激語遂罷之
殿江陵聞而大怒下禮部以餙多士公歸而師事
三吾劉公倡學里中勃然興起甲戌不第復
以江門詩抹其引杜門不出矣而里中從遊者日
衆公于諸先輩語淺生脈深生疑乃出而謁蘭溪
徐太常黃安耿司農公于蘭溪獲稍動至聞耿氏

時提生生謂易一語欣然自信曰孟氏不云乎四
端充之足保四海吾方幸泉不流也而故遏之火
不然也而故滅之彼滅與遏者二氏之流吾所不
忍以此爲學卽以此迪人而所期復禮識仁中道
一德諸院歲有常會西鄉諸習俗得公一變堯水
諸盜得公一彌攸安兩邑爭界不輸賦者得公一
定入其鄉彬彬如也太守汪公觀風形之咏歌此
足徵公學矣公雖絕仕進乎既而強應聘出埋光
剷采冀與名賢一移世軸覩時不可爲遂飄然歸

然國子兼德者甚衆儀部疏從祀諸先大儒釐正
女直諸疏皆其鉅者然知者皆謂公具大有爲之
才使有力者盡去崖角必大有可觀惜公未竟其
用也公雖未竟其用而食公之澤者盡于邑中而
官運軍匠冊諸事利于民氓者甚鉅公性敏又諳
于典故有可裨閭閻者聞必行行必力益嘗慨世
之學者漫無實履與世膈閡是廬名相俯首冥心
鈞深致遠是墮理窟公與衆人游春風習習人皆
可親然徐而叩之淵懿粹穆人終不可得而及夫

使世儒知品自有真學有實用公其人矣或者謂
公學度世有餘于出世一路未必無疑不知以公
至性於性命之說豈不有問顧不欲深語以啓世
儒觭深之習公豈未有聞哉公最篤于倫一門以
內雍雍穆穆無可選之行合族期祠轄譜皆竟先
世所未有者至于汝海汝光掖導之功心口不負
生嘉靖甲辰三月終萬曆己酉七月享年六十六
娶某氏贈安人子某孫某葬某山某向所著有山
居草還山續草大象觀諸儒學案賢奕編六鑑舉

要國史舉凡瑕語測言思問編何莫編先正義方
禮律類要明賢宗解婁江證學大學新編行世銘
曰

安成之學　祖于文莊　公其傑特　示我周行
嗟彼世儒　索之幽冥　火燃泉達　是為公心
天地大德　曰惟生生　吾握其機　均齊治平
側身柴桒　守一為要　捧檄而往　天子有詔
見幾而作　旋賦歸來　惟二三子　藉公以裁
不競意見　不涉末學　惟規惟矩　翛然先覺
流風餘韻　百世猶師　過者必式　斯文在茲

明通議大夫太常寺卿視軒陳公墓誌銘

往余甲戌晤視軒陳公青原山公脩挺沉靜稠衆
中不聞一語間語即洞中肯窾嗣予過公里邇公
田間疋馬青衫遠睇不知為太常公留予語竟日
夜悉公神情內蘊予飄泊南北心常儀之近予獲
歸里擬起居公而公病病未幾公沒嗟嗟闡揚先
覺流韻來茲予何敢辭公諱慶字履旋名御史螺
田公五世孫侍御傳彬彬生表是為公祖父俱以

公官粵西
東宮覃恩再晉封左布政使大母羅氏母劉氏並
贈夫人公幼故貧然攻苦績學為邑諸生時華亭
徐析國督學江西拔公首諸生延為弟子師丁酉
舉鄉試庚戌成進士拜大行人陞南京戶科給事
中時言官卑者蟻附高者毛摯公性無倚毗卒不
以搏擊先仁厚疏安重地處餉道皆為國家計久
遠獨操江大臣故以邊材推玩寇不檢公始一糾
之卒中公陞公守衛輝人曰是郡衙公不耐劬而

公倭游豈弟爲守守亨會歲歉且蝗公賑濟有畧
郡獨不飢他郡見衞輝不飢且倣其法行之新汲
庠文廟及諸惠政兵載紀德尸祝貳碑是時倭憑
陵吳越間颺括爲甚浙鎭臣檄選人需全才可備
緩急者陞公浙江副使備兵温處人曰儒不習兵
而公治兵兵愈亨倭寇閩界邇龍慶貳邑時歲且
除公親冒矢石梟倭貳拾餘衆喜曰寇去諸公曰
獸擭鹿逐會有寧時乎審與諸材官計水陸險易
芻粟豈約校卒勇怯碁置星布夏倭果猝至撫臣

觀兵亦至賴公調度各軍殊死戰兵氣霆震所獲
首功戰艦奪回被虜者無筭是舉也僉謂乙卯以
來差爲東南生靈吐氣先是有蜚語戲下得倭金
若干公下令曰敢持寸金軍法從事會有自售者
公哂曰爾不愛死我敢愛金軍中聞之感泣撫臣
上功狀
上嘉公丕績
賜白金文綺超遷山東觀察使歷陞粵西左布政
公所至提綱挈紀穆如清風尋晉太常寺卿卿楹

國重臣後有官以他途儀部若屬視之公申明職
掌爭之力又脩寺誌著爲絜令侍
穆皇帝郊天賚予甚厚柄鈞衡在昕夕間公遂乞
休歸公之歸也蓋給事時所糾者親爲柄臣用前
郄脩怨嫉公歸公歸惟杜門靜証僅一往青原與
郡諸先輩訂學節予晤公之年公嘗語予曰初久
困計偕羃貞襄先生同尼之不得乞祿再躓而謁
先生曰我以先生言故困敗至此先生亦大愴送
公郊坂遲公登騎公辭不獲遂登騎先生連聲曰

履旋履旋行且爲國家大臣豈惟第又庚戌禮闈
典試爲南埜歐公洞山尹公見吾郡闈有錄者歐
曰何知曰閱其藝必洙泗鷺渚有得者衆以服尹
公錯愕尹公曰此必一巳聞老得公衆後詢尹公
公朗鑑而卜公正學亦奇矣公初號西塘晚號視
軒蓋嘗反覆公初居約而卒皭然不涅也有素履
往之象靖冦亂歷有履虎尾愬愬之象晚返初服
幽人貞吉中不自亂矣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公得
于視履者深哉近從故簏中得公與塘南王公論

學書一通曰透得性根方有下落曰若是良知作主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論夜氣也曰謂聖人通晝夜淸明則可謂衆人氣有斷絕則不可公學甚淵獨公不喜哆譚以故人罔窺公際公生正德庚午五月年七十九娶峽江鎮谿彭氏再贈夫人子一銓國子生先公五年卒娶儀部郎泉崖聶公女孫應嶽國子生即請予言襄公大事者娶廬陵顏濟令劉公則塘女埜雲龍鄉五都澤泉人形丁山癸向銘曰

桓桓太常　侍御之裔　有烈有行　鬱然名世
揚驄栢臺　端笏留京　五世臺省　後先芳名
出汲淮陽　我志何傷　士頌菁莪　民憩甘棠
特命持憲　茂著殊勳　精鏐文綺　惟天子賜
東魯象郡　公旌公牙　風霜隨馬　甘雨隨車
晉陟上卿　望隆中朝　倦翮投林　于焉逍遙
典刑既墜　悠悠彼蒼　勒言片石　用永來芳
瞻彼新阡　雲樹蓊葱　緜緜若存　澤寧有窮

故孝廉贈承德郎工部都水淸吏司主事晉

贈福建右布政白谷徐公墓誌銘

故孝廉白谷徐公年未強仕卒越嘉靖丁巳以子水部貴贈工部主事又萬曆癸卯以孫中丞貴加贈福建右布政君子曰公績學砥行困公車沒一發水部爲世顯人駿發中丞爲世名臣乃知公結爲大年蘊爲大業自有在天之報施明德者茲非戔戔取必目前者能測識也中丞舊令文江習鄒子悉公學術以石上銘見委元業不敢辭按狀公名袍字含章別號白谷先世衢州柯山人國初祖

玄德以人才從正授麗水尉領兵鎮金華遂遷蘭溪德至菊逸居士凡五世世以孝弟力田聞居士名某即公父生子四公其仲子性最敏十二爲邑諸生甲午登鄉薦計偕未幾卒公早年慕古文辭所排纘遏負名家既而悔曰彫蟲小技壯夫不爲頷頷慕尚正學當時學濂洛者矩范有章先生在不敢越步武新建說出羣喙爭鳴爲異端公幽探密証獨嗜其旨手傳習錄爲贊稱說以自廸廸人常恨不得親受業門墻稱私淑焉維時尊新建者

又高步㕮譚多遺行而公內事兩尊人志物咸備私以其躬行有得者訓子水部及猶子奉常先生朝夕娓娓水部早世今奉常爲世宿儒譚及公輙爲淚落其入者深矣年未三十例應貢更以讓其次者趙生以生食貧故督學文貞徐公標其行爲士林鵠襄敘李公時守衢延爲弟子師襄敘不以諸生禮見凡郡邑出公門牆者多爲名士去夫禔躬者蔽一隅譚悟者眇實際以觀于公內外純白何如也公常言曰儒學不失其自然而已自然者

天天即理也理本如是學亦如是故君子順天嗟乎即超新建譚說有能易公隻語乎新建高足紹興有徐公曰仁所述傳習錄皆以爲新建顏閔公雖未親聆謦欬造詣見地江左以兩徐稱然曰仁不聞其後衛其學者何若而公有水部以繼其志奉常以衍公傳中丞以宏公緒濟濟名儒海宇家傳徐氏學不以誦水部奉常中丞而咸源源本本于公火傳無盡又非曰仁可比擬矣公所著有誦餘稿意求錄五經旁註洪範圖楓山實紀仁山年譜紀仁山不仕元一節猶識其大者子二長某次即水部君孫某某中丞公問孫端亮懿愷所至風猷卓茂乞日史臣傳中丞必能爲公續儒林傳元某腐儒何能誌公萬一哉系之銘以寄仰止銘曰

天啓名閥　必開其先　慶鍾源遠　挺生名賢
名賢維何　曉彼白谷　有斐君子　如金如玉
是言必偉　是行必卓　學通自然　德行有覺
良知默契　能自得師　影響擬議　貽彼世儒
語文默象　規矩準繩　前輩流風　後學典刑

一傳水部　再傳奉常　桓桓中丞　世德愈光
宸音屢錫　未賁重泉　天日爲朗　昌以得全
赤溪之陰　是公玄室　下有眞儒　過者必式
公年不永　公學千秋　琢辭闡幽　我思悠悠

明雪蓬彭先生墓誌銘

聖人之道溥博淵涵大者明其傳開來學次者遵其行潔己敦龐其流風餘韻亦使頑懦者有所興發云安成自諸君子以理學倡人材輩出其形神灑灑獨得其趣則共推雪蓬彭公公初知公以余

友丑子開語余曰公昔爲邑諸生有聲已從鄒文
莊公學遂謝青衫然殫寘搜奇書秘籍不惜重價
售之家藏自宓軒以下幾充棟所著有華秀族譜
郡志考本朝人物表庶幾博雅君子哉而大理愼
所傳公語余曰君自幼卽能郤父私槖四十妻喪
不更娶姪國子生栢溪卒以地蹇之護其孤不遺
餘力其孝友類若此者廼余讀中丞三泉周公所
爲公誌甚悉則謂公行不隨俗退不近名似知公
最深非人所易窺也余于公不能無疑焉坐小蓬

對名山似忘世矣而好閱除目自謂汲汲否泰之
際又非荷蕢傖也禮仁賢慕高躅似親賢矣而避
匪彛若蛇蝎又與泛愛者殊科也臨終操牘别故
人諄諄講院似乎達矣然生平所獨造者不一語
以傳又何秘也公之行吾不得而名公常自稱曰
小徐詰之應曰大徐孺子小徐彭子識者謂公善
子自況夷考其行亦頗相類余終不得而定公焉
因諸君子委余銘公余取公姪孫九皋狀而銘之
公諱湘字元宗行十二系出華秀彭氏爲邑著姓
生正德丁卯六月初二沒丁亥二月念六享年八
十二子二長棨娶三舍劉氏繼上城劉氏次槃娶
朱二尹東槎女繼太守王公方南孫女女一適學
博劉君全峯男胥誠孫男三徵曾娶儒官劉峰山
女俶鼎聘二尹張肖柏女孫女一適大學生王村
齡曾孫女二將以吉期祔葬石坪盆形邑先輩三
吾劉先生性和而行潔與公相類最莫逆公沒後
余赴復眞會王先生塘南朱先生一菴王比部儆
所鄒太史四山咸咨嗟悼公之亡此可以槪公之

素矣銘曰
聖門脩身尚高潔降及後世騰口說偉哉彭公誠
躅絕如彼寘殤難羈紲山巖業兮水澄徹千秋藏
之此人傑勒余文兮名難滅可遠望兮不可涅

明潛菴李先生墓誌銘

見羅先生倡學劍江學者景從日衆至身先師事
令同志益有所慕明潛菴李君其選也余在貴竹
有寄觀我堂集余披閱之與君答問語甚具余一
通刺就正先生癸未余 賜環幸得識公面至與

余語連數日夜曰見理須徹原頭工夫不離日用
曰程伯子後之聖人達天之學也曰人生而靜以
上不容說須透此乃有歸宿曰人只是為形氣所
間克去形氣便是脩身為本便是止至善曰心性
一也形而下便是形而上曰率性之謂道順之則
天逆之則人語甚夥徐肝衡語曰先學禁甚嚴余
欲上正人心疏會病作不果今其責不在足下耶
余領之越歲吳明府安節令茲邑余折簡寄之曰
里有滅明君知之乎曰非所謂潛菴李君耶余再

四禮賓席不赴告余以邑中諸利弊業已次第舉
行矣且方需之佐吾理乙酉余有攺部之命過江
上問明府云君無恙余時方避客擬入都門即請
告與君結盟而共學焉君遂以病不起矣上自部
使郡邑下至族黨閭巷皆咨嗟涕洟曰李君亡矣
思君不得或旌其閭或扁其所常遊處或形之歌
詠痛堂堂大廈而棟宇之圮也嗟痛哉君令子庭
唯廷喻先後過余山齋傳君治命屬銘于余余不
敢辭余乃取余同年水部徐君狀而志之君諱大

昭字汝潛號潛菴自幼有巨人志從兄右齋先生
每以名儒期之既遊庠雖有聲諸生中然心鬱鬱
不樂聞吉先哲倡正學則津津向慕會越中王龍
谿寓白鹿洞君裹糧從之卒業凡三年巳蘭谿徐
公魯源行部至君復稟學二公皆大奇君乙亥李
先生歸自粵中首揭脩身為本之學公取其諸書
讀之從之遊巳察先生危病中學甚篤遡齋戒稱
門弟子遂謝去諸生君意雖超曠而行斤斤如也
丁卯歲大祲出餘粟賑族鄰而全活者甚衆有詐

竊田者公不較又有寄金者暴卒尋族子璧之又
有殺其僕者公遣人告城隍七日竟得其人抵罪
而瘞枯骨周急難無算所著有程夫子全書儒門
定脚錄事學日抄困知記畧及歲錄論學書藏于
家終之先二日猶呼二子及門人講學大都不越
與余前所語徐自題其贊有曰一點酸心千古事
春風座下更誰傳之句題畢乃呼諸子孫羅拜正
衣冠終于正寢公于生死去留間若浮雲往來大
虛蓋生平力學之驗云家為邑著姓高祖養素以

子冢孚貴累封都御史三傳爲嵩岡公郎君父以文無害爲掾曹未仕母荷塘黄氏侍御公妹公其冢嗣也配北門史氏繼娶游氏男二長廷唯邑庠生娶井氏次廷喻邑庠生娶黎氏二子皆績學愼行克繼君志女二長歸邑前廩生黄銓子某孫男三應豹應假應鶴孫女一俱廷唯出公生嘉靖乙未年三月初六卒萬曆乙酉年十二月廿五享年五十有一銘曰

汲汲而求師也卒本于脩身皇皇而仰止也宋之

伯淳有言必偉有行必眞益力學之大人非止今之逸民

布衣儲山李公墓誌銘

夫布衣而能使人與起聯屬者此豈聲音笑貌所能哉予見儲山李公其人矣公豊城人也姓李初名正巳字遠希後更庭止字某别號儲山父某母某幼習舉子業不竟去而爲江淮楚浙遊大困意豁如也歸聞盱江羅公開講乃以布衣見羅公方與諸搢紳集者數十人公躡蹻至羅公命童子取水洛洛竟登堂禮公公目攝曰世間有此鐵脊梁漢子乎禮之公不去羅公側目有所入而道韻彌深矣從姑山有一僧辟穀久望見公頂有氣如虹隱隱上騰异之以語見羅李公公語僧曰幸與俱來僧曰此當以荆逆公始至所與見羅公語載刻中論者非公悟後語一日見羅公曰四書五經是脩身爲本註脚公應曰脩身爲本又是我底註脚見羅公亦爲首肯時聞公名而禮之爲朝夕依者皖則有與樸顔京兆陽美則有史太常玉池越則

有大司成陶石簣在三君子處以十餘年之久而皖與陽美會稽藉以興起從遊者甚衆多語録另有紀益公學從盱江入不事扮飾絶諸意言色相神情直與千古晤譚者在故以一人心而能通諸君子心通諸君子心以信多士心語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公其人歟倘公而彷彿假借疑似回護即羣諸弟子賓賓而几席秦越眉面南北者多矣楊少宰周少卿贈公詩慧眼雙開金不着剛腸一副鐵難如每對一

尊頭獨點時論千古淚雙流之句此不可觀公哉

銘曰

學匪虛譚　誰會其宗　徜歟儲山　老至心融
諸方共學　六辟四通　不落言銓　丕振宗風
跡阻心覯　我思有窮　用銘玄室　以告羣公

明大學生子明甘君墓誌銘

子明名丙字子明別號琴亭太守賡平公孫封侍御若虛公仲子悉知子開介弟也先世載譜藉中與兄悉知少而失恃鞠于大母同悉知受學三吾

劉公恪尊繩檢邑方試諸儒童子明棄而趺坐青原淨室家索之歸不得大母泣曰老年望孺子青衿如望歲孺子爾爾老而失望奈何子明聞而歸試輒令嘉定人大奇其卷葢子明淨定久發為文彩映人心目實不從文章家得來為諸生督學郡邑守相器待異等偶有感憤棄而遊大學大學自祭酒司業以下大器之文潔鄒公翰撰焦公皆以為入室弟子三試棘闈俱入彀不果後知為子明卷咸大惜之子明於麟經內承家學外藉良朋所得既邃一時名流爭推轂之然君雖不遇而于三教得其奧與扶心獨往凡世儒擬議色相意識揣摩者絕不一駐足曰此學究見地所見者大惟文潔弱侯及予與大京兆劉扶生知之而一時友若劉瞿父無美諸兄弟周幼清咸尊信之它人相晤若亦不一啓齒或與之飲酒酒後耳熱始發舒其磊磈之氣已復循循如初所著有擇善篇揚扢前脩為世炯戒亦畧見一班云子明雙目神情內瑩而貌樸古其于書不深嚼其齒不止名山勝境足

跡半之於世味澹無所嘗予嘗言曰翊我老景者子明也不謂子明以訪焦先生留都遂不起嗟乎予老矣誰復知予念友之痛也君生嘉靖某年七月卒萬曆乙卯年某月享年六十娶某氏繼娶某氏子某邑庠生娶某氏塋于某處銘曰

嗟子明非今之人葢古之人世多遇而子明何奇也遇者如烟雲聚散誰復知之奇者文藻陸離月旦推高將與山川而並耀來茲世有知者其以予言為不欺

詔旌貞節喬母令狐氏墓誌銘

侍御喬君舊常以楚李衡文豫章稱得士于門人肅孝廉道光君所遴士一日持君書謁予予開書跽曰應甲不斂竊于典記者甲不佞四世來指亡慮數十百皆以詩書起家踵跡黌序賓薦而皆吾高祖母令狐氏出方吾高祖棄母時曾祖才二月喬不絕如綫乃再傳而吾祖葦六人又再三傳至甲等而幾百人夫吾母之茹辛吞蘖者匪朝夕故正嘉間以節聞兩臺及郡邑先是旌其廬優其祿差而益

聖天子嘉意窮簷苦節閼壅不得上聞繡衣使趙公始以吾高母應命　上下大宗伯議議是樹棹楔旌其門夫吾高母百年峻節完名一旦得彰徹皎日播之國史鄉乘此非　聖恩何以有此願墓中片石久虛願子勒一言以永吾　君賜罔極元標拜書及大京兆趙公狀益不勝企悚云按母益令狐偃苗裔而學士令狐綯之後耆德景雲之女也初歸喬公雯雯家中落[redacted]母至而家稍有起色

未四年而雯逝子世卿在抱匝月耳母哭之哀欲從地下者數矣鄉姬走而諭之曰夫此呱呱孤在孰非幽者所寘托乎子殉逝者則棄生者不如存生者乃所以報逝者且守孤與死節殉夫與存祀孰輕重母始解顏而一意以立孤爲節揵闗人罕窺其面有虞母盛年以它語進者輒唾曰天一而已頭可斷而能再類乎語者慚而退歲時子世卿有愛生之嗟未幾世卿且長有室矣母稍開顏曰吾夫有托矣又未幾而諸孫濟濟矣母抱而告先靈曰吾夫宗衍矣又未幾而曾孫種種有以詩書

起家者矣母一意發舒喜而可知也常召諸子孫跪于膝下訓之曰子覩萬尋之木乎其枝足以蔽牛馬其蔭足以棲數千人不知其初植根時風雨標搖霜露摧剝者艮苦未亡人之植爾等亦猶是爾等其無忘吾昔日苦可也而時培之而時灌溉之吾老人願畢矣且未亡人豈以是博名高爲闔者曰母之先有子貞及綯皆掌秘藏爲顯官其所論撰內則以貽宗範者必有非人所得而前聞者

母得于庭濡者深故節不近名謂醴無源其不然哉鄒子曰地之載物稱博且厚矣坤贊其德曰安曰貞母壯年㛈節昧昧晦晦卒以衍無疆之祚所謂安且貞應地無窮者非耶周書曰天軫地菑善用道者無害時有滄熱善用道者無盡母以含章爲道而諸孫從王事者益光且大含萬物而化光母道妻道臣道得母一人植之母益深於坤道者予乃挈涑水銘以永母之無窮生于某年某月卒于某年某月銘曰

涑之水飈風不濁淩冬不磬惟母節之濯以莫不覺涑之流堋浩無競母德之靜惟福之炳以莫不永涑之源百川匯之宜母藩螯子孫有穀詒以莫不滋洋洋　聖謨如綸如絲山可摧水可涸茲且與日月並垂千載傍轊者尚有遐思

明大中大夫雲南叅政近溪羅先生墓碑

鄒子曰予習從先生長者遊學行無足術數者不足論即有足術數者纇纇學一先生言嘐嘐自信有告曰道無盡非一家能竟輒拒而不入病在匪虛于道有窺矣謂世之人莫能窺其藩亦不欲使世之人窺其藩病在弗廣夫天之高也無弗覆也地之廣也無弗載也執一自足者道之賊也日月之明不私一隅雨露之潤不私一物不樂與人同者善之小也益自予接近溪羅先生則庶幾虛而忘我矣先生丁丑入賀予侍先生左右者月餘承先生教旨不能有所入迄今二十年先生已爲古人始知先生坐我春風中不覺于是悔且恨恨不得先生起九原而請質之今年先生孫懷智叩我

雲菴以墓碑見委予閱諸名碩臚列先生者甚詳更何能贊一語然夙侍函丈不敢辭先生姓羅名汝芳字惟德學者稱爲明德先生世爲南城人家世累善夢日而先生生幼方泣而樂方怒而笑心疑何以苦樂倏變怒笑異狀識者已驚其異長而學益進閱讀書錄云萬起萬滅之私亂吾久矣今當掃而廓清之遂矢心學薛氏學常坐危樓起一牖如孟狀左右置明鏡一止水一跏趺連旬求除所云萬起萬滅者然未奏廓清之效而受朋從之

害病大作前峯公投以傳習錄病已庚子入省大會布衣顔山農在焉先生舉前功問顔曰此制欲非體仁也先生復竟所謂體仁者曰知四端而擴充則火然泉達其勢莫禦先生恍然有契遂於稠人中稽首顔先生者四已而師事之癸卯舉於鄉甲辰舉會試先生曰吾學未信不可以仕遂歸而尋師問友周游四方者十年學旣通乃赴廷試癸丑

賜進士出身初仕太湖令陞刑部主事郎中出守寧國再守東昌陞雲南副使叅政歸先生凡幾仕矣其仕也以學爲仕學也以仕爲學期會簿書雖未嘗廢而眞誠惻怛盎然春育興利也不計一世而計久遠彰訓也不事強聒因其固有以故生而懷者若嬰兒之戀慈母去而思沒而祀者若孝子之喪考妣非可強致也元某反覆窺先生于微眞令人心折神悚非近世勦談者可比擬云山農雖以學自任乎放言矢口得過縉紳不少南刑曹業置之死地矣先生以身代爲之贖而顔得生全且

顔貧賑先生家若內庫隨取隨厭顔又喜施予隨施盡又輙隨其所請先生年已耄顔怒先生跪之榻前顔批其頰不少動嚬而怒解始起夫顔橫離口語學非有加于先生而終身事之不衰生之縲紲周之貲財事之有禮此祖父不能必之孝子慈孫而得之先生嗟乎卽此天地可格鬼神可動矧曰其地梁夫山囚楚先生鬻田往援之有誣先生者曰夫山害道宜罹于法先生曰彼以講學罹文罔予加其志不論其他夫當時以學自命者稍出

片言夫山必無死地賑先生心何如也胡宗正幼師先生矣先生聞其易有傳復不難北面宗正叅先生眞見天下善無一處不具天下人無一人不可師已耶人耶我耶物耶渾然無間誰能閡之或疑先生學博而無統大而未純者先生云大由于天機原自統博本于地命亦自純予讀斯語恍然如見先生夫不本其自統自純者爲學而以意念把捉爲統爲純嗟乎此學之所以難言矣或又疑先生學無結果不知太虛之中孰先孰後孰始孰

終彼所謂結果云者是生滅根也我且無生而又何滅我無造端而又何結果之有茫茫長夜誰其覺之予不能無恩矣蓋嘗論先生有目與人同不見人過則與人異口與人同樂道人善則與人異心與人同以衆人心爲心身與人同以衆人身爲身有官也而以百姓之肥瘠爲榮勿恤於家矣有學也而以衆人之立達爲學勿執於兒矣其尚友也時釋時玄不廢綜究一軌于大道其論著也聖訓帝典極其闡揚一根于眞性謂先生有見乎則與愚夫愚婦同體未嘗有見也上焉者得先生肩聴聞下焉者亦欣欣化育中以養以造先生非吾黨之元氣耶夫元氣周流布濩天壤間不可得而見惟觀造物生者生化者化飛者飛潛者潛動植者動植始知元氣之功大吾黨自成者成自道者道得言者忘言得意者忘意得象者忘象不事雕鑿渾然天成始知先生之功大予不得而窺先生之學矣憶濫竽掖垣會疏先生云惟道是慕功名富貴不入其心逢人必誨貴賤賢愚不知其類識者以爲知言今愧不能窺先生萬一謹列大較如左先生子二人孫八人曾孫十人懷智孜孜尚友懼隕家學先生有後矣先生生正德乙亥五月沒萬曆戊子九月塟二十八都曹坊祖壠之傍銘曰

神隱而費　力弘而毅　呼吸萬類　胎育元氣
早竭心思　晩順天成　何思何慮　斯道典刑
其心孔仁　其仁以身　周流海宇　物我皆春
濟濟多士　私謚明德　繼往開來　百世不忒

明先考雙崖府君改塟白沙墓碑

嗚呼惟我仁考卽世者十有五年矣不肖男元標叨中鄉試時方食貧乙亥春王正月權厝仁考始祖刺史公墓椅形右鷹紳先生及堪輿家過而稱吉壤不肖男竊疑北向前嶂隔江而适堂氣蔓衍數欲改卜會登第後卽貶亥步所窮處幾七年春雨秋霜翹首南望淚未嘗不涔涔下也癸未荷詔還北闕羈縻南北願莫之遂丙戌夏五月以狗馬病軀叩首天閽幸返初服丁亥春始得枚卜兹地名白沙人形首乾趾巽兆源於兗亘里不知幾

許蜿蜒而東南前仁峯崒嵂若笏若筆若走馬若騰蛟聳翠昻霄俯伏几席虔奧諸水滙爲巨浸環繞襟袖自文江折而左旋似足以妥吾仁考之靈也者虛左席爲吾母百年基尊母命也嗚呼惟我仁考孝友慈祥淹貫百家粹衷可質天日石畫可籌入面竟不得一當以顯歷歷化誨諸子弟彬彬遠近施于家政祠祀做擧夫士處崖陝潛德幽光常患表見無術不肖男以經術登甲第官禁籞不爲不遇遞以伉浪之性逢世無益既不能奉三釜

之養又不能低徊寸祿微一命使主爵撰制者光揚泉戶類仰旻天潸然欲隕雖然吾仁考拭目千古世味𩐱然不淬寧以外至者爲榮辱且不肖在夜郞時思一望丘隴不可得今得以衣冠松楸時爵椒榮無瞻雲極目之感孰非吾仁考之靈

皇上解網之恩哉不肖男如立身行道世必有握管元夫志吾仁考之大者無涯也敬百拜抆淚書于碑陰以竢

三孝友處士大叔東源公細叔龍橋公七哥

鯉洲君墓誌銘

三處士者吾大叔東源公細叔龍橋公七哥鯉洲君也大叔名濤字養源行入没在甲子年元某是時幼未知我叔父之痛也長而有知先太安人每從爐頭述往時艱辛曰先大父善貧先承德與大叔成立始得有家先承德館穀度中大叔治外先大安人治內家遂隆隆起先太安人言及泣數行下常曰得其子有成立吾心斯安大叔善謔笑爲人倜儻好謳歌一發謳坐客盡懽常與客浮白竟

背以是得病卒細叔名濟字養亨行一幼常受學先承德爲儒不竟卒然善詩歌豪氣輒發于詩中無他腸愛憎隨口盡生平具前塋誌中七哥名楫字汝通行七十八而孤以先大夫華植有成立七哥性篤孝事母及友遺腹弟卽古人不過視予第喜動眉宇與族衆無隻語傷乙酉予官白下啓先安人曰七哥歲且不利可奈何先太安人驚曰兒期之來或無恙未幾聞七哥卒合室盡哀大叔七哥先塋黃家峽細叔塋前崗予慮爲木蟻侵乃捐

倖卜楚茲地嗚呼吾益因叔兄而思吾先世孝友卽古人不過云先大夫友愛諸弟如子然性最嚴一出言諸弟事若神明今兄愛厥弟以正言退而詳語矣家有纖細事兄弟必咨諏籌度今不聞問矣妯娌有隙必自責今聽婦言矣布衣蔬食儉約今屑越矣祖先家世事必竭盡心力今若罔聞矣望子孫誦讀如農之望歲今勤惰弗計矣婚姻非華閥不通今任情矣予思先世和氣薰蒸益衍宜有今日而子孫方且自以爲能飽食五穀不知稼

穡艱難思培先人元氣者不知何心也銘叔兄益刺予心矣大叔子二銘曰

吾思我二叔有內美而不及施兮吾思我七哥抱淳朴而克自持兮孝友洽于庭闈緯有古人之遺兄偕弟兮父偕子叔偕侄金塋玉于茲兮聊慰吾之來思責子孫並獲嘉祉兮亘萬古以爲期

吳解元鋋誌銘

余寓句最後得一吳生鋋鋋幼孤鞠于伯父州守明府二公時初從桐城歸尚未知名一日試得生卷不覺擊節曰此黠第一士驟聞者不無過駭未幾竟學歸善李公蘇州馮公後先皆至首生且曰亡踰吳生壬午中鄉試第一人駭者始服益生文浸浸不作經生口吻神識時溢筆端連蹇春官不第則懸古之過也予嘗以正學勗勉生生嘗默默領之不吐一語最後訪予金陵始知生不弁髦予語聖學有圖日課有紀卽夙與生語者五經手自抄寫俱盡句諸士多有從之遊生毅然以師道自任而其弟鏞鐸及甥朱振祚咸信之深沒猶心師

之生不死所至未可量也記昔在金陵與予友蔣德夫商學于與德夫不謂然生執之堅別而致書予近悟于師旨也生性斂而潛每坐必至雞鳴書聲達旦常思及父母早喪淚沾沾下遂以嘔血卒卒時囊空如洗賴同年侍御李公助之而自薦紳知予者并知生咸爲予并世道惜生不獨予傷心也生生於年月日子一昌春銘曰

有鳥于此其文五色宜瑞王國鼓翼何之俾吾求其故而不得君豈厭塵寰

之偪仄者耶

明勅封文林郎[illegible]道御史肇峯余公墓誌銘

夫世有澤需蒼赤力扶國紀元夫則其生必有自予於大理余公卜之大理公初仕禾川予從家園習其品與政最眞去而爲御史在三秦以與中貴忤中蠱幾不起賴　上聖伸法中貴而秦人若出水火家尸戶祝侍御以丁封侍御公憂歸用望起縮計事晉大理丞念封公一坏未妥請得襄事而

以纂中石屬鄒子鄒子於公爲道義心膂交不敢辭按狀公諱安字汝泰別號肇峯世發源沱川人冠緌蟬聯祖某父某皆以隱德聞父基任英武參軍學者稱爲株源先生特祀替宗公自幼業儒具有至性束髮從參軍宦遊白下一日忽念大母意甚急束裝歸省方行而家苦盜報適與期會大母驚成疾公左右調之愈說者謂公靈機所感云巳而就婚應山令爾齋明年大理生吳夫人以病終于蔡店驛大理公方一歲公獨挈大理呱呱依棲而歸遂棄儒一意教子而督之學再娶潘母以孝事兩尊人兩尊人甍遇生忌潸然淚下處兄弟及猶子産甘處其下而所禦侮分鬪俱陰爲之地不令之知人有負國稅至二百緡者聽大理言以俸代之而請所焚券棄責者難盡紀大理以進士起家令禾川官侍御公所訓語皆如古名人故大理悉稟公指而行之稱名臣云時鑛稅搔擾海內苦中貴人在在揭竿予友人馮盱眙以隻手獨障楚氛逮公在都左右馮君無恐袖疏以請馮君閎之

一罷鑛稅二釋諸逮臣三言西北水田可開則凡言権稅皆可罷纚纚甚具馮君驚而曰不意江湖中亦有心廊廟者請得父事公疏方進而格不得上亦奇矣意不自得乃之太和爲采眞遊遇所謂不二和尚者授密諦歸意仙仙若有得也而不謂以聞侍御中蠱事憂憂而忽忽不樂遂終公之終也雖爲子也亦所以爲國也鄒子曰逆新法之興予日從斗室中當著三嘆兄從旁曰弟何念之深耶予曰此非兄所知也人之憂在小民予之憂在

士紳夫小民而有疾痛士紳可倚倚士紳而騈肩
受荼民將焉附言在耳未幾馮君出獄死大理蠱
而幾斃瑣瑣諸臣生此厲階以公洞達國體如是
惜乎不得聞于上也蓋嘗念國家養士二百餘年
流范海宇力銷氛祲以奠鞏國固國家者背有南
繁魏中丞泰有婺源余侍御楚有盱眙馮僉憲三
公皆爲予心友而馮則贄予者故予不幸嘆于它
幸而覩三君子光輔于朝即吾用也公言雖不行
聞于上有子能行公言即公用也公可無憾矣獨

念西北水田一事徐伯繼符卿言之方經紀而中
饑罷今西北有粒米如南人者未嘗不習田之嘗
墾可爲國家永久計但恐南人至地爲南人有耳
會天之下系籍即爲土著何分南北留心國家者
必不能舍此別爲籌國計也曰必有思公與徐符
卿言者予誌公而并系以同事亦公疏中吉也銘
曰

峙鼎衡門抱璞席珍穀以繩武德以潤身彬乎郁
乎數澤眞人憂切江湖三事欲陳未遂即闕正氣
弭仲起蹤玄圃脫屣埃塵桓桓大理爲國藎臣澤
霈蒼赤節著三秦行有　特恩光賁九京
龍章赫赫奕世嶙峋

墓表

南京刑部侍郎贈尚書謚文端疎山吳公墓表

蓋嘉隆間撫有疎山吳先生者篤學嗜古一德初
終不替予自入仕路側陪縉紳末議而知先生爲
一代完人云近卑棲田間野老銜先生遺狀猶令

人凜凜易名之典乆而未霑大常議謚以維風闡
幽輙首先生嗟乎日月綿邈明德愈新孰使之然
彼其醇誠渾噩結于士大夫心故也吉水鄒子元
標欽先生遺風敬題先生墓曰明名臣碩儒疎山
吳先生之墓而爲之表其遺事曰先生諱悌字思
誠別號疎山其先世蜀人自蜀徙臨豐又南豐徙
疎山代有潛德祖福臨父望皆以先生貴贈南大
理卿先生未生時盱江舊道經苦竹村忽折十里
而逃疎山而先生生識者已知先生爲非常人自

幼即凝重端雅長而聞鄉故大儒象山先生學得其宗寤寐不忘師事卓峯黄君復之白鹿與諸名賢切劘歸而道鄱湖舟幾覆坦然自如若有得也退而獨處疎山一覽亭凌高厲空穆然深思同儕竊哂笑如弗聞也者辛卯舉于鄉壬辰第進士拜樂安令以才調宣城令樂安政未幾得民和行之日車軏不得發宣城守民如子而上官則苦其亢有時貴故舊邑令欲樹碑誦功德當事屬意先生先生曰故無可紀述即有紀述而忘德罪坐令卒

不樹碑守壘而持衡索羨先生曰衡一也豈令有餘守則不足以邪正異視耳守默然撫臣無如先生何瞷先生上計考功氏則以夙負苦先生而邑民爭相戒無苦賢侯卒完夙負其他救荒美政未易更僕數不知者曰吴宣城傲吏也知者曰傲非凡吏竟以治行高等召入爲御史是時賄賂公行即重金不足以當貴人一盻而先生隻手謁貴人實不持一錢首請振風紀具奏議中會南畿試錄弗當

旨上怒甚謫罰有差且欲罷諸生制對先生抗疏不可逮先生于理已而怒解出先生而是科士鱗次蔚起爲王國楨者則先生力也奉命督鹺兩淮首表章孝經以端士趨而泰州布衣王心齋艮故陽明高足弟子然行危獨衆或異之先生屏騶從式其廬與語連日夜有契疏薦于朝欲倣吴臨川陳新會故事雖不行識者韙之

獻皇帝梓宫南附議者謂道出維揚須毁民居而後通維楫先生以心計民居卒不毁

先帝優詔褒之先生雖在事時時念母朱淑人不置請急歸癸卯再除按部中州風紀凜然如折強藩建歸德郡疏請祀伏羲與孔子同凡所搠畫不爲一世計皆裕國訏謨覺世大範俗士之所迂而避不爲先生之所孳孳討行不倦者也世方亟先生而分宜爲政先生感時不可爲遂歸矣歸而泳言適軸者二十年惟與諸名德講求實學即干旄過里不得覯先生面間常步田間農夫至爭道而趨人曰此非吴柱史耶曰柱史而垢衣敝履耶曰

垢衣敝履乃吳柱史也今相傳以爲美譚分宜敗諸炙熱者鳥獸散乃起先生于家擢太常少卿晉太僕大理二卿刑部侍郎李公爲廷尉爲司寇娓娓求生一時有疑獄株連者衆先生欲生之而沮於羣議後竟得復生比者先生遺言焉之地也諸生全者人人頂禮蓋訾論新建學述一提西江從者如雲然于先儒家法稍異矣仕則譚任任則宗伊尹軻氏曰有伊尹志則可無伊尹志篡也分宜柄政楊容城沈會稽遭禍殊烈酷戍者纍纍不能

死不能戍悄退而明志耳不知其所任者果志伊之志否耶是時論出處正獨吾吉鄒羅二太史撫吳先生三人不仕耳世以仕爲任先生以不仕爲任任孰重焉學則譚樂聖人所謂樂者自然性體非有所加而以縱情恣慾爲樂去樂旨益遠先生須中情灑然而居鄉逡巡如處子曰學以尊德性只是敦厚崇禮其與諸稱樂者異矣間有知致力者喜譚寂夫道體非有寂感先後可言語寂遺感語靜遺動身心互持動輒成礙先生曰執游氣躄息爲寂體與逝者如斯意天地懸隔嗟乎聖人復出有易斯言乎先生早事阜峯取證心齋觀摩鄒羅二先生靜諦世氛廿年幽探密證宜所學卓爾如是世皆知先生高不知先生學知先生學而未知先生之學所以邃且深非壓如世儒以名相自持也謂撫數百年象山先生後見道分明如先生者蓋藉其人矣予故備術之令異代有所考鏡焉

墓表

奉直大夫協正庶尹尚寶司少卿雪松潘公

予歸山十年髮白且老懷友一念窮且益堅屈指生平交道不少一見令人捐形剖心情曠神怡則吾友去華潘公其人哉潘公與予定交在癸未秋予初入朝公且捧檄爲溫州李去爲予留而聯榻者數日既公爲侍御以言事播遷道文江相對又數日庚寅予調南比部公亦量移至相距期年莫逆于心公從尚寶久不調聞公杜門述易予欲請潘氏易玩而老焉公遽以病卒予時時思公不勝心折而公子鯤衡至以墓表請即不請予亦有言

藏之篋笥刻公子泣血遠至予曷敢辭按狀公諱
士藻字去華學者尊爲雪松先生世爲婺源桃溪
人代有名卿曾祖鉞即森七公父濵以公貴贈尚
寶司少卿當潘氏最盛時森七公過計而徙考槃
及公生而才贈尚寶公復挈公而歸桃谿十八補
邑諸生隆慶庚午登鄉試萬曆癸未成進士授溫
州推官近時理官爲上官耳目一切逞氣倓陰險
刻忌諸同僚及各屬咸謬爲恭敬而心實憚之公
盡損其觚稜自僚長以下推心置腹事無大小不

爲踔絕駭異惟期于平所上溫州政議爲地方久
遠計甚悉諸小吏有才譽者汲引之盡力而不逮
者覆愆蓋瑕以需後圖聽獄有斁倫常者痛懲之
不少假餘即犯重辟悉心求生比是時守衞公丞
芳爲名二千石而諸郡丞以下政益有名咸公同
心之力兩臺及觀察使賢者習公學行不敢名公
爲屬不肖者即忌公亦不計曰吾道如是丁亥召
公爲福建道御史不三月以上脩省疏左遷粵照
磨公爲言官海宇期公與公自期待道政長遠亦

不以能言爲事疏溫厚懇至無大痛哭流涕語公
不能久立朝端此其故難言矣公初試銓曹諫臣
論云克己而後能格心正身而後能糾邪銓臣讀
公論者動色相賀及公得貶人人以公爲能踐斯
語公既遷惟玄惟默力前二語以自檢戢未嘗少
露怨誹態越四年召還積官至尚寶少卿自庚寅
冬予謫南外凡曾經建白落職者坐擢輙不得
吉獨公徙吏部徙符丞徙少卿輙得
吉吾黨咸相慶曰公爲碩果衆陽之階也而一陽

復剝落天其謂何公生平居家立朝所至以學爲
事常樞趨先正羅南城耿黃安李溫陵門最後爲
文潔鄧公深知即方外有一長足當心者公必叩
首頂禮曰師曰師不敢忘計偕與焦翰撰祝給諫
爲縞帶交聞友有一善足稱者必與定交以身下
之惟恐失賢者心世學者顓顓守一先生言公遇
畸人得異傳常自信質諸鬼神無疑一段秘功謂
天人不隔纖毫信者自取具載易述中德無常師
善無常主惟公有之公立朝惟埋光鏟釆調護善

類爲事海宇善類人人倚公若嬰兒依戀慈母以公慈夷厚德其凝承宜無可量年僅望七官僅五品士林聞公訃者相向短氣若名嶽之摧巨峯而百鳥之失靈鳳也悲哉然公孝慈忠實儀于鄉邦湯巽佳譔照映今古天畀公寄斯文之傳者蓋在此不在彼予不復以世語悲公矣敬摭公大槩彰之墓道令公子磨石勒辭俾過公墓者讀予文有遐思焉公諸懿行及子副嫁娶具狀中者不復列

明純孝篤學封文林郎福建道監察御史簡菴湯先生墓表

古今元夫力扶人代非獨身有之其先必有積學蘊義之士爲之砥礪其德度而匡輔其初終其所醞釀者久矣人知湯侍御風裁凜凜社稷所托而重孰知其得庭訓于尊人簡菴先生者深哉侍御延入閩予閱其注牘以爲罪貞襄再世不謂以尊人訃歸歸未幾以先生墓表見委夫樂道名儒遺軌以照耀來茲元某夙志何敢辭按狀公諱鍾壽字用道別號簡菴先生世爲全椒人以千夫長來義興則自起宗公起宗公四子伯官中都仲世莊淚千戶而叔德季中則仍宜興中生諠諠生恂恂三傳諱儒者則公父也公方八齡而孤賴節母夫人矢栢舟植公于學而爲諸生自少在諸生中即以莊嚴見憚邑有萬文恭王孚齋先生皆以學爲士林祭酒公僉得師事之執經事孚齋先生最久孚齋先生方講論倭猝至諸城中鳥獸散公聞仍講能乃散其臨難不亂如此亡何又師事周都峯王龍溪兩先生二先生皆槖新建功令者而公獨于

周先生步趨矩矱不踰周先生晝夜坐先生偕吾友叔行侍于金山寺頂者亦如之坐久出門外覩天地萬物莫非吾也者恍然有唫風弄月氣象不欲歸周先生以子舍久虛諷之歸始歸或有習王先生學者先生曰吾以不可學王先生可不失爲事王先生也者人益服先生之定先生學正有見而內行純備事節母備極歡愉節母稍不愉曉年猶請伯俞之杖節母不悅不止訓侍御君也一以學諸先生者發揮之大段在主敬上靜分別義利

曰心如六馬不敬與靜是馭六馬無銜勒也不分別義利是巨室無藩籬也居嘗闃然一室即侍御得雋報至人窺公何狀兀兀蒲團未嘗色喜自拜封侍御隆重矣而未嘗以輿馬喧赫里中有司罕窺其面訓侍御于官下猶力侍御在西臺語曰言官在孤立一意真心謀國上不比天子中不比宰臣下不比僚友相傳爲名言舉世以比成風而公獨以不比勅侍御公獨何心豈所謂比之自內有孚盈缶者耶人曰湯先生學不爲危言以此訓子

亦以此訓門弟子終其身門弟子有泣慕不置者此可徵先生學矣先生于鬼神權勢毫不置念里族有疫手一一調劑之數百指有起色人謂疫無定衡者于先生不然村有祲丘者相傳多鬼祟先生暮行塋其側視胡敬齋與鬼相倡和者不殊江陵時士苦得一青衿有勢家子竄而入邑籍諸庠士羣而訴于督學直指直指盛怒臨之曰罷之無名命諸士如欲抒文罔其請于自下以諸生無復之矣果皆中道散去獨先生與一友之金陵直指

辭色甚厲假它威恫喝之先生廷辯不屈不撓直指卒無以屈先生正議竟黜二人藉澤宮田千頃不清者且久先生出而履畝鱗然一新人謂先生有鉅才且定不知先生之學與才皆自學問中來也嗟乎世之所譙訶者惟學耳今有感服先生明先王絕學接緒來裔世不怪則迂必至逐而擯斥詬語不遺餘力周先生萬死一生出囹圄幾何時即出憲東魯又逐之歸王孚齋闇然里巷先生偕吾友叔行不難以身下之式其步趨擬其心神至

令二先生之學火傳無盡先生臨老謂侍御君曰與人爲善之念老而彌篤以故先生終其身獨處一室而不爲寂善蓋一鄉而不爲孤駁發侍御始以善善孫章縱以善善天下皆先生之善也彼謂學無益者是自甘于不善倘不自甘于不善舍學無明善路矣公生嘉靖戊戌卒萬曆丙午享年六十有九狀載公介潔恭誠光明淳懿不知人世有機械事然此皆公緒餘蓋公既與性天者游一切粹美如電拂漚浮爲而不有過而即化獨載公晚

逊于酒慕淵明康節爲善處世然淵明賦詩責子而康節子不聞其扶日轂舒世艱何如公有子爲社稷臣更復何事猶托之乎鞠蘗笠公所棘于衷者非一身一家之私難得而言公自得者誠深亦可以觀世矣鄒子謹題公墓曰明純孝篤學封侍御簡菴湯先生之墓先生益再拜命至御史誠自貴不以侍御貴矣過先生墓者曰此故節母子而孝而學行表表士林者必肅容而式焉鄒子益嘗記節母坊表貞褡墓兹復表先生墓讀者詢鄒子

有一愧辭乎子嗣嫁娶詳狀銘不具列

承德郎刑部廣東清吏司主事中岑璜先生

墓表

此予友用良先生墓也偕元某舉于鄉者郡二十人僉游胡先生門者衆多求不言而信不戒以孚則用良其人哉用良先生有子世禎爲予門人持先生狀求表夫世禎即不求吾當別紀以爲士範矧其情廹予安能辭按狀公諱驥字用良學者稱爲中岑先生世居敖城爲冉族以詩書禮樂聞邑中曾祖某祖某父礼以公貴贈文林郎文林得先生最晚而最鍾愛憐先生體薄常別貯食以待先生惡其與客異命徹去人益器之二十爲邑諸生最爲太守滄溪黄公所禮嘗黄之爲守也愛公加之膝及爲督學知公宅憂怏怏厚賻而別癸酉舉于鄉舉主廉先生貧而室于火欲有所關說先生辭曰驥不肖辱鄉舉益以孝廉進者若有所私是以廉進而以黷終某不敢舉主不悅然有竊瞯而賂君重金者至矣君辭曰某腐儒今雖室于火天

戒孔嚴不足以當君之賂請辭其人哭而去已遊河南汚池敎諭先生喜而召諸士至曰今世以河東爲吾道鼻祖不知是時有月川先生故與河東剖疇濂洛者諸士生其鄉而不紹述其學吾忝士師而不以正學相廸勉頫齦齦刺促取容則盭吾學吾不敢于是矢心與諸生約曰淺言卽庸行卽神化淺言先生自况也予友孟雲浦以學爲士林嚆矢一見與先生莫逆曰吾中州何幸得明師邑人益尊信而稱曰與道先生已陞與山尹與山楚

僻邑人謂邑如斗大不足以容名賢先生欣然而往我非牛刀割鷄所宜至則盡洗往者因陋就簡之弊首範士次範民又久之新學大抵先生絓潔如處子民默孚于文物儀度之外故若刃遊若美丸稱神君慈父子友李中丞克菴特薦公治行于朝陞順天理瀕行邑人蕭公儀尸祝之車軹不得發李順天又以愷慈著聲所蒞別淑慝洞如觀火而歸本于恕以成美掩慝爲務君子固慕公德厚即小人亦無所悍四載陞刑部廣東司主事方二

月以理順天時議珠實事奉旨外謫先生之被謫也知者曰此屬民部民部視往例亦殺言臣無單詞及君君胡不辯白先生曰小臣有罪得謫爲幸人益歎爲長者歸而勸駕者紛至先生曰吾歸已晚別築一室曰吾將老焉曉夕與諸同輩譚學外無別語大都先生之學與世之敏給辯駁者較則先生如訥如愚如鈍然起諸古大儒與先生游先生誠而敬簡而靜端而無邪視官如家視職居如明廷大儒當爲遜服故與先生處也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月計不足歲計有餘終身以爲不可及先生其人矣嗚呼世居里居官而稽視先民典刑又嘐嘐謂今人可欺過先生墓亦可以回面內熱有餘師矣予故槩著其畧以與吾黨共式焉子一人即世廕能世家學孫某公生某年某月卒某年某月娶某氏封太孺人幽靜端莊以孝慈聞與君比德並著懿行詳銘中不具載

屠節婦吳母貞裕墓表

貞裕者

上從繡衣使者請　詔旌故貞孺人屠氏夫死能赤身矢節又訓其子侍御君爲世名儒故顔其綽楔曰貞裕人稱者不以氏而曰貞裕尊之也余讀烈女傳至割鼻截髮咬指以節殉夫世未嘗不嘆曰烈則烈矣不聞其裕後何若甚至使其夫不免爲若敖餒鬼此夫以身名者也若孺人者難矣孺人蓋屠揮使爵女而適吳光祿公冢嗣贈文林公鼎未三年卒孺人孑然一身與杞梁妻三無所倚者何殊而孺人以夫靈爲倚以影爲天至十年而

侍御君逵可始生得請公宗立爲嗣庚三十餘年煦育教植侍御竟成進士奉孺人養會稽卒完名皎節與赤日輝月相暉映而吳越間賢士大夫咸播之聲歌繼彤管世世罔極豈非難哉世或有閔歔音悽然不忍其先世顚越以茂抱獨者嘗侍御未生時孺人十年中煢煢曉夜孤燈明滅艱辛憔悴之狀忍死以待所不知何人而竟得嘉魚公仲嗣爲子夫人又有守其子茂䙡箕裘蕩佚先世善物至末年落莫問關雎語者孺人日侍御君鄒翔

皇路夫世亦有䙡其子纘融者不過蠅營拮据爲祿寵計侍御君又孳孳以正學著聞孫正志又爲世偉人正志子又復鵲起孺人所以事天者固純至而天所以篤孺人祚者愈隆愈熾蓋交相助也易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惟終則吉惟吉斯裕孺人以之不然卽有子立立而未必賢且貴賢且貴未必奕世雲仍若者者豈非天哉侍御嘗私告予曰吾母外家中替而絕不以銖兩私外家治家動儉井井有條逵可立矣有齡齕者母氣稜稜不下遂息吾父子今日皆吾母甘荼茹蘖受天之賚故逵可治家一尊吾母約束有蕩而後履盈而不知滿一不敢以范家子聞而愯然成周盛時公卿士大夫濟濟砥礪羔羊素絲者皆本于內攻之助而家道尚嚴侍御君祖文肅公綱紀人倫迄于今數世藎臣貞婦後先史冊非其植根者深耶予故琢辭表貞裕墓道俾宅日紀吳世家者采焉

歐陽康節婦墓表

予門人蕭生鳴鳳篤論士也常語予內姻歐陽康母苦節狀輒爲神王一日以書介母子參軍習謁予予肅而入其人貌恂中恬與之語竟日大悅乃手諸名公序傳求表予不敢辭按狀母蓋龍泉人處士康女適歐陽欽孔欽孔卒時母年才廿五時習才兩月欲絕嫗諷曰夫死不死在兩月孤兩月孤如生卽爾夫生之年而夫所以飮恨不得盡子道者職爾是賴爾卽從夫地下老者呱呱者將誰適爲命乎母聞稍解強啖糜而謝曰母言是夫吾

身豈必一死之爲兢兢吾心死可矣早夜斂形垢容坐臥一房閫房闥外不窺左足有妨以它語告者輒唾其面而提刀以眎有事當闕白者一女奴遞相傳女奴德則再更終不令一童將命蓋不惟絜潔其身而庭以外肅如矣奉事姑惟謹以當子訓時習法以當父而鞠育保愛則母道亦極其周悉令辰佳節未嘗不嘘吁涕淚及習既長立而顔稍解享年五十五而卒人稱完節云鄧子蓋嘗論貧富之殖節者難易蓋相懸焉貧則勞勞則思善

自經營養殖外計無復之矣乃富則佚佚則思逞其臧獲未易馴也中外窺伺以爲奇貨者未易彌也而紛華綺靡洞心駭志者晨夕未易忘也此非冰心石腸從風濤中砥柱未易能也歐陽在淑以素封著習雖稍遜諸室然在它邑亦稱上駟以匹婦而能赤身託兩月之孤以不隕家聲代夫終子道父道可以爲難矣予謹題曰明貞淑歐陽孺母之墓玄堂既扃壼範猶存蘭芬可挹彤管不磨矣乃士大夫明詩書知義理委質王家有權可趨熱可炙輒不難以父母體虧辱不顧至不知節義何物過孺人墓下者當回心而壹行焉易曰恒其德貞從一而終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予表母有遐思矣

傳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平泉謚

文定陸公傳

夫宇宙信寥廓矣然必有棟世之儒出則正己處則繕性適足以照八紘憲萬禩此其人洗心藏密

不事莊嚴渾渾噩噩與天游衍天命之爲人國著蔡者是純德之守也我　明則有蘭溪文懿章公懋吉安文莊羅公欽順新建文潔鄧公以讚鄧公前輩有雲間陸公四公享年陸公近百章羅二公入桒鄧公幾六旬皆以文魁天下官詞林名絓朝請身寄丘壑清風灑灑如鳳凰翔千仞不可羈縶同出一轍學術章羅步武濂洛陸鄧二公旁通宗趣非腐儒能億度元標生也晚辱鄧公莫逆鄧公往常欲得當走雲間跪納公履問道每逢人起居

公道公慶沐　恩存問走馬郊迎鶴髮朱顔端簪
馬上仙仙乎色澤神王私喜公百歲未艾殛近有
傳公仙逝者翹首南天不啻太山之頹而又恨束
芻無從也公子大行君以傳見委夫元某擯棄于
時如隔世陳人大行君索之枯槁沉寞中其亦以
公生平未嘗以名位爲念元某遂忘其謭陋負所
聞識其小者若志公之大有國史在公名樹聲字
與吉別號平泉松江華亭人也曾祖庭訓祖蘭父
鵠號志梅俱以公貴贈尚書陸故三吳著姓以父

志梅公贅外母林遂冒林姓公洎兄弟中丞舄貴
始復陸世有隱德以孝弟力田聞當公初生母沈
夫人夢日投懷寤而生公方彌月外母抱而墜地
血涔涔被額急以灰弃裂尺縑裹之衆甚危謂不
者且眯目殛數日灰去眸子炯然射人又能行渡
危橋墮水中若有掖者得免其異如此長而時手
一經爲業家諸力作者惡而奪其經命從耕公亦
黽勉從耕爲蘆刺其足內自傷而猶私誦讀不輟
族子偶過以課業示公公方偕衆播立從播所搆

一日示族子族子驚而走頌志梅公曰吾家千里
駒公奈何不自愛惜急宜縱之學志梅公猶難之
會輸賦入城携公守舍鄰有王塾師者宿儒也公
聞其講而悅之請于志梅公就學志梅公携之塾
所着田間衣見諸學子覩其狀竊跳笑之公不爲
意志梅公請王師立試之文成王大驚而語志梅
公曰吾徒寧有若兒吾亦寧能長北面若兒公幸
自廣自是每出試輒屈其曹偶爲郡邑督學使者
首拔登庚子應天鄉試第五明年會試第一人制

策奉　御批第四擢置二甲第四選入讀中秘書
當公計偕時松守王公夢人
帝廷廷下羅而拜者種種口稱公名曰善人善人
守覺而異之召公李夫人父文學君詰公素李君
以不苟對已報至公冠守內守曰夫夫也幽贊神
明世間行亡論矣公爲吉士之明年念志梅公心
動疏歸省又三年入京故事無它授者公見分宜
無加禮謂分宜子又倨鄉衆謂公必求一言爲道
地者公復不言與講敵禮而紛紛遂欲譏公它掖

者矣張公文毅故庚子南畿舉主夙器公宜言曰
陸生戇與其臺省令之戇也不若令之拜部郎無
所容其戇也文毅意實不平聞者憚其戇又以公
議不合始授公編修公爲編修惟鍵關孤立一意
謝絕諸賓客一日偕詞林入壽分宜衆服吉公獨
靑衆問故公曰不知分宜目屬之又分宜宅盆菊
繽紛衆以事至爭相呈身取色笑公從後揖諸人
曰無壓倒陶彭澤聞者解頤里有館師初入舘受
分宜酒跪而飲者公怒髮上指語喃喃不休文端

高公曰曰乃公性發耶拊而拉公出是時詞臣多
攻靑詞爲職業公謝不爲閣臣間持一以屬公公
曰方治家報在又掌廷試卷分宜業有它屬矣公
故亂其卷分宜無所得止一日文端高公曰京察
迫矣吾儕與諸羣小落落將不利公曰彼如何辭
文端曰浮躁得無似之公大笑然分宜雖不悅亦
終不能有加于公同館有爲冢宰不禮者羣訴分
宜所分宜曰公等如林維吉閉戶寡交彼橫逆者
何施公是時偉望欝起而吳門安節袁公爲給事

有方名疏公靜正爲詞臣冠冕人以安節爲定評
公方乞省闈志梅公艱歸六年起補南國子監司
業未幾請歸闢適園若將老焉辛酉晉左春坊諭
德署南翰林院篆復改北侍讀不赴乙丑起太常
卿掌祭酒事公貞教樹軌惟畧去繁瑣所著汲古
叢語及諸訓條先定志歸于愼微國學奉以爲功
令猶好獎借愛惜人才有生閱墻兄具單詞公麾
之兄請之力公曰吾不忍覩爾手足之交相劇也
遲之兄弟各慟銘公德不忘故丞華亭子肄業國

學公獨垂靑曰以其父廉吏故議者謂公取善詳
而惇故周凡人厲夏楚張欵願不能感人十一公
感動人多于精神聆睞中今國學稱術不置戊午
晉吏部右侍郎以病請越三年起原職并敎習庶
吉士者再又兩疏辭時新鄭柄機務遇不如意事
輒三嘆曰平泉鴻飛軒舉吾甚愧之而内江趙文
肅猶心嚮公以爲得公老成人左足入朝
上亦爲感動壬申推公内閣者一
今上御極特簡者碩晉公禮部尚書疏不允公始

[illegible]然公回首去國時二十年矣陛見畀江陵首
請六卿于江陵多改容事之公亦以先輩自處席
必端言必盡江陵滋不悅而所署部務絕請託
會和虜議增歲幣事屬儀部公曰虜欲無窮國財
有限以有限塡無窮涯埶恐不繼今識者偉之禮
闈屆期公詗知江陵欲私其子而以公能塞羣望
者勃然欲歸時有進語于公者曰今非昔相公幸
稍逶迤禮闈柄軸在曉夕間且江陵意固屬公同
事公心惡其人怒而曰逭翁二十年出山爲門墻

鈞軸地耶行矣吾家廬尊無恙遂浩然請歸五疏
溫旨聽公歸公條列十事曰辨宮府抑戚倖斥貂
璫皆觸時忌江陵得之心動曰誰令乃公爲此者
擬泛 旨報公無大臣禮不獨德望如公已也傾
國人覩公歸不無失望江陵走而別公公臥床拱
而別江陵以問公繼者公舉陽羨蔣公闇林公對
林郎公丁未禮闈所舉士者江陵竟用蔣公歸臥
雲間者三十餘年與若谿公司馬居里尉薦者無
虛歲倚公爲劾重公不以疏重矣三十年間始而

有弟中丞公樹德請歸侍既而子大行君彥章請
終養
上嘉其孝特與常俸士人高而榮之又從子司功
君請南侍芳晨良夕公昇籃輿出遊先之曰天雨
公至必開霽說者謂公不但得人又得天公坐輿
間手翀矯矯咸作天際眞人想奉
特恩加少保夫米又 賜存問者三早年艱嗣以
族弟子憕爲子更名彥與晚而得大行君仁孝端
亮目覩孫曾詵詵備極人世福祉而公退然穆然

時寓招提時棲名園宴心木榻頹若行陀頭一號
無諍居士一號長水漁隱一號適園主人一號九
山山人一號大歇生所著有汲古叢語適園襍著
禪林餘藻淸暑筆譚陸學士題跋毫餘襍藏長水
日抄病榻寤言善俗眺議公約陸氏家訓公最精
于易而又熟究諸儒先語畧凡陰陽消長卦爻吉
凶必窮至極與皇極經世相表裏汲古叢語曰潛
不必在下亦有上位當潛勿用者亢不必在上亦
有下位當亢有悔者六爻虛位位虛而理實擬而

用之存乎其人此義孔精蘊論二氏禪曰絕學玄曰絕聖此爲巳學旣聖者向建立處掃除名相非謂未嘗學未嘗至聖也而可言絕學絕聖儒者曰爲道日損使未嘗學也何所絕哉眞抉二氏秘藏間論良知曰陽明感學程朱者支離故直指本體而言學者詳於講良知而於致處則畧坐入虛譚名理界中如禪家以無言遣言正欲掃除前人窠臼後來人復從公無言中作窠臼足爲王學忠臣公素無恙偶示疾遂長逝先之日所署後事字畫

遒勁大行開視之始知公死生去來眞自由者啓手足時頭尚熱遍體柔和作黃金色里人望巨犀從田間及屋角隆者二至人之生與終豈偶然者

論曰陸公棄軒冕如遺土也世高其節處林阜脩然也世羨其達不知公身依日月寧忍以高爲名而與寄丘園穆穆熙熙盍兩有事焉當嘉靖及

今上初政時寧公得志日乎公默感者良深而林居退然若谷所造者淵矣淵明田園飲酒詩曰悽悽失羣鳥日暮猶獨飛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世皆以淵明閑淡絕物散誕自居公謂其正雅操堅持苦心獨復處嗚呼公苦心獨復誰則知之鄒子謂公道淵明者正自道也夫

書平泉陸公傳後

余反覆陸公行紀而知公品格自少定矣公爲諸生食貧邑令朱公愛而周之不受傳經里中里中兒不免學者却其贄又不受夫窮延中一介必嚴奈何利達時三公能易語云觀人于微窮視其所不取于公益信譚者曰厚德淳衷使公爲相當何

如子曰公語云爲宰相者先德量次器識次材能宰相而斷斷休休用才皆其才也斯言也公于相何有顧公之屢仕屢退者憤世心切不欲枉尺直尋耳雖然孟軻氏歷聘列國以達尊自處其言曰輔世長民莫如德輔者如車之兩輪長者如物之條達翼世長養之義非必都三事履釣衡之謂也德在廟廊廟廊爲政德在山林山林爲政不論窮達人皆有事焉公都四海無瑕之譽者六十五年四海人聞公名凌競者欽冰懦葸者霆奮公之翼

世長養海宇久惡在其相不相也乾之九二見龍在田曰天下文明釋者曰雖不在上位天下已被其化人臣之或見或隱者似之漸之上九曰鴻漸于逵羽可爲儀釋者曰逵雲路也鴻于磐于干漸進于此而雲飛也人臣進退高潔不累于位爲士君子矜式者似之此二爻惟公以之太守蔡公謂公常有云陽窮于巳公以巳年生巳年終似若爲今日券契予竊謂巳屬離離文明之象又爲巽巽屬東東陽氣萌生鴻之來也始于春公之年有窮

也天下被公文明羽儀之化不可窮也吾吉故祀諸名賢諸後進有及文莊文恭二公學者予告之曰君且亡論二公學回首豫章昔時廣信貴溪分宜何等時豫章人從紅紫中爭妍二先生向一丘一壑自怡念及此不容不令人搏顙下拜問者各惕然公嘗同里得政時亡論海內不得一面公聲嚮俱㘅如神龍藏之九淵善乎乾之九二以見龍在田爲君德益德而能爲天下萬世師者即君也益言宰也又曰羽可爲儀不可亂也非不可亂也不能亂也拜附于末竟仰止無窮之思

刑部尚書鑑塘朱公傳

公名鴻謨字文甫別號鑑塘山東青州人祖朴隱父得正俱以公貴贈通議大夫刑部左侍郎五世單傳朴隱公憂之曰禱于神夜夢星如月落前楹而公生公幼方五歲母程夫人棄世公哭之哀識者知非凡兒十五補郡諸生爲文出入經史不作儒生語吾宗穎泉公督學東省得公卷心固奇之夜夢虎吐明珠在庭光輝灼天不知所謂心疑必

得偉士開卷得公又姓朱大喜公初名鴻吉遂爲更定今名挈公入衙齋朝夕討論　大進已已遇超貢業心屬公公不至後問故公曰謨終不以師愛我而奪先輩榮名公益器之庚午舉鄉試第二人辛未成進士有習公素者乞銓司而得公爲司理公至如貞女絓潔其身手稜如太阿出匣不容近覡吉郡多要臣有來干者公出其赫蹏示人要臣惕息然亦以此府怨忌不恤也訟者訴兩臺人人願得朱青天而質成爲自兩臺下不敢名公爲

吏而吉諸名德士咸私服曰公骨器泠泠相戒各邑無犯約束從公陶冶者皆爲名士取高第幾遍西江久之公亦與諸吉人相忘曰茲道義鄉也匪吉誰容吾贛丁丑大計有同僚陰蘗公者曰公執法過嚴而民苦公當路不無少動吉孝廉幾百人戍聲言曰我公濂洛中人吾吉數百年僅僅見此此而可議則吾等叩九閽爲公白寃議止卒中前議內召授公南道御史公至方兩月會江陵不奔喪杖諸言者于廷公得報杜門不飲食淚簌簌下

李夫人數使女輩晉食而公不御夫人從旁泣曰親老家貧去牛衣幾何時而忘耶公推案曰無多言死矣夫人不能難公草疏申諸言者具載疏中婉而切和而爭語語血誠讀者一字一淚勿欺而犯惟公有焉江陵欲逮公而中解以嚴　旨勤公歸公得　旨跨蹇驢出石城門闔都人相指嘆曰小民無福眞御史民也歸家尋所謂朱家庄者而隱焉手書壁曰洋水樂飢讀天下書不談天下之事康莊擊壤生聖人世願爲聖人之氓洋水康莊

郎公隱地名日與焉孝廉公子咸請斯天人關繹經史諸使者干旄至公門迓終不得一望顏色去七年　詔起故官不二月旋丁通議公憂歸又三年起補河南道御史巡按江西江西故公舊遊地士民聞公如清獻益州重臨賢者心目爲開不肖者神骨爲竦諸貪墨吏多解綬去公至孰尚風教默持大體戊巳間無歲所至賴公爲生疏請蠲積逋減窑額詞極悽楚　上特爲停寢父老謂自唐貞襄公能後不再見焉蓋貞襄公救民兵燹後民

至今尸祝之云公還朝晉光祿少卿轉太僕少卿會議與重臣忤即拂衣歸蓋重臣與臺諫邪者比而公與洪陽王公以公議規臣不入公遂歸明年　詔起大理少卿晉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巡撫應天公爲操江撫應天會倭事告急諸騷皇者多屑越帑藏爲備倭計公獨察地理要害與夫兵器朽敗者飭之諸子弟美兵者戢之不妄支一錢曰吾安能以未至之倭懲久安之蒼赤乎久之倭不來吳亦不困吳賦重多倚豪右爲窟穴公精心計與諸

長吏講求畫一法初或難之而久亦稱便公居常自語使在吳十年可使家給人足而惜乎公以遷右司寇行矣公所戢諸豪猾者皆宦族力能變白為黑謂是固無美兵者不知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小懲大戒小人之福公以一身而犯勢族公獨何心法有所必伸情有所不忍故也公既遷去即思嫉者不能有加曰清而肅公而正海忠介後一人爾公為少司寇為國守法法得公平然推公為少宰為少司馬者至再俱不用此其故難言矣戊戌

公遂卒至不能為斂大司馬岳峯蕭公及符卿益軒蔣公比部靜所劉公醵金始得具棺斂公貧矣世因有陰縱子弟多厚藏陽市貧博廉名者若公之貧豈至死而後見哉為理官六年衙舍雨注地不可足公以蓋支雨以屐涉者三年不問李夫人布衣蓬首諸臧獲弊衣垢面如入華路藍縷之鄉未嘗從宦遊也按西江歸諸尉薦者多厚幣走謝望公門書亦不省諸役冀公勞始得歸避不得公一面多與衣歸操江稱貴顯矣李夫人飲食衣服

無加平時宦愈久節愈堅公雖欲辭貧得乎公生平心儀端恪冀公為學務勿欺大庭以及屋漏無惰容公卿以及走卒無飾辭尊濂洛關閩矩矱如護要領斥世之新學如操戈入室恨不屏逐之曰此亂吾道者一日與元標譚輒動容相戒曰吾生平于此理校揭得深吾心不動久矣予無為所惑元標謹頓首受教方期宗度吾師以老而公下世矣公與人處一定交終身不忘平居未嘗談人短長聞人善輒動顏色見一才推轂不容口會試常

為趙文懿所取士文懿以國士器公文懿用公于定國本及救郭侍御密有奏記不欲以文懿顯名然文懿始信公後亦不能無疑公公沒後始有得其稿者善不近名學惟著己公其人哉馮孝廉謂公篤行似呂涇野清介似孟我疆風節似楊斛山經濟似劉忠宣為宗伯謂公朱紘疏越可謂兩兼于竊謂公學術上尊孔孟近守濂洛蓋我明慥慥大儒如公不多屈指矣鄒元標曰世知公者以晉臺一疏及公所至節惠凜凜然不知此公緒餘耳

予故畧而不論公博厚如淵屹立如山推之不求庵之不去語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所稱社稷臣醇儒公無愧矣使公得永年光日月而扶名教可勝道哉

嘉議大夫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

貞復楊公傳

公名起元字貞復學者尊爲復所先生廣東歸善人也曾祖天祺號木齋父傳芬號省齋皆以一經爲名諸生而省齋公又從湛宗伯遊公自幼聞正

學言動舉止成莊重不苟十五補諸生二十一而魁于鄉三十一而成進士入讀中秘書嘗公中省試之年會有詔釐正文體獨公文勃萃理窟海宇既爭傳頌之而討借不偶讀書白門者若而年然于諸儒學旨枘鑿不相入忽市遇建昌黎允儒與之語脗中豁然詰曰公何所得此曰吾師近溪羅子公遂與黎聯榻者半年不忍別明年成進士偶羅先生以賀捧至遂稟學焉時江陵禁嚴凡諱名理士一槩擯斥有欲中人者曰此道學先生公不難北面先生其勇可知言臣旋肇羅先生歸而公踰年拜編脩久而思曰吾師且老不親承謦欬將身訪我師乎因奉　冊封還道訪羅先生從姑山房公嘗語予曰吾坐師春風師未語予未嘗問惟覩會堂上長幼畢集融融魚魚此即唐虞太和景象予終身不能忘會有善肖像者肖先生像于室出入必奉以偕晨夕有事必稟命而行以此學化于鄉鄉從遊者衆具載黎子來粤記巳之南都之鳳陽鳳陽諸人士請公登壇公語曰窮而道明惟

我孔子達而道行惟我
高祖高祖以斯道重造乾坤而乾坤沐浴于先天化日下者不知誰之功此　高祖所以爲大也取
祖訓重譯其旨舊都人不忍別公南中翔近溪先生祠諸稟學者衆獨新安爲盛公沒後予以公影響參寥近秣陵紀聞出而知公火傳無盡矣時倡道南中有浙中敬菴許公許昔守盱江方格不與近溪先生合遂不能無疑于公衆以兩先生議矛盾從中搆擊之兩先生卒不以此少貶公蓋數典

試典成均爲少宗伯爲少宰皆所至以學與人薰陶少宗伯時覩時政日非疏以學進上曰臣得之父師者如此具全集中蓋公學直窺性宗一切支離影響之弊剷削無餘知道者望公之意也尚不知道者以公無岸异亦終不能窺公之淺深也至于疑公者謂其徒廣而不精日用與庸衆同情不知與衆同情此公之大處世儒妄自藩籬與衆隔閡正公所深閔而欲拯援者豈足知公哉公所著有孝經識仁編證學編存笥稿仕學稿皆一稟盱

江宗傳居家立朝孝友誠敬溫溫恭人惟德之隅公有為而惜乎天不憖遺使海內覩真儒之効則信乎斯道益孤矣元某雖與公同年然同朝兩不相值惟庚寅與公聯榻數宵乀 過文江聚講龍華者亦不數日然兩人脉脉心其方如先生之與盱江期在無言之表者故時思公恐千載後無能窺公萬一敬為之傳

論曰五嶺自新會開斯道之傳增城繼之及公起而不永年然由盱江而直接新會以逆溯孔孟嫡傳者舍公誰屬昔人云南海有聖人出此心同此理同信哉或者以公尊師竊議其跡不知公之尊師非當仁不讓不能如是之勇然公非尊師也尊道也嗚呼非身有諸已誰復知在三之誼此難與庸衆人道也

大理寺左少卿徤齋曾公傳

公名乾亨字于徤學者稱為徤齋先生故方伯梅臺公仲子而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見臺公弟也早年方伯公見背依少保出入惟謹廿一而舉于鄉

又廿年而借元標舉進士拜合肥令以才調休寧休寧故壯縣人多以箕簽損志而公泠泠氷操洎如也會江陵興度田役下苦束濕公不疾不徐事集民甦具汪司馬經野記中癸未以最召入為御史未匝月露章劾大司馬司馬故江陵嬖客先是安成劉御史臺自遼罷歸司馬時撫遼懼無以中江陵驛秘污安成贓私江陵手狀示諸客曰劉生爾爾而以我餙斯何為劉負我我卒不負劉客以潞公誦江陵公憤填于中久故朝官夕疏即罷且

甘之疏末云近世巧宦能爲貪毒亦能爲清潔能
附權奸亦能遵蕩平其爲貪毒附權奸甚秘而爲
清潔遵蕩平則人罔弗聞見也者縉紳相傳爲名
言是時
上親攬政有止輦夙吳縣欲禁言路自公及馮給
事始後言事降者罷斥者趾[illegible]　補海州判尋
陞權官未任晉職方主事三年改符丞晉光祿少
卿庚寅秋北虜跳梁羽書旁午　上拊髀歎問九
卿方畧僉對云互市已久人心靡玩兵馬朽鈍邊

臣故相蒙蝕非大振刷不可長恃請遴侍從中諸
才望臣往觀之乃濟報曰可而公遂得大同兼山
西道御史行事公拜命曰吾家世受國恩主憂臣
辱主辱臣死吾敢愛三尺辱刂天子命貽家學爲
逐單車按行部落所至錢穀纖細必核而材官郎
大帥歙衆議不少貸所叩列著爲幫令旃裘聞而
相戒不敢犯境上報聞
上嘉悅陞大理丞晉大理少卿公爲少卿時值京
察冢宰餘姚孫公考功高邑趙公二公精心職事

一時宵人懲汰殆盡而蠹當路者乘機出趙已而
罷公呀然曰是陰陽消長否泰相乘之機也是君
子小人進退之會治亂之階也忿而疏銓臣功弃
語侵輔臣不報同事者聊城王公汝訓南樂魏公
允貞諸曹郎聞而角起當路稍不能堪推公開府
者三不報遂乞骸骨歸卒江右旅邸公之歸也詔
撫按報公疾可起用而海宇日訏
賜環一疾不返已公者獨人耶公蚤年宕蕩計偕
歸而受學文恭羅公嘗自論初如萬馬奔馳久而

收心緝怡如馬有韁不復放逸公生平沉潛淳涵
初宗石蓮既而與海內諸君子交相切劘晚而信
西方教曰异吾儒超操者幾何而學欲徹性命之
精此其津筏焉非深知者絕口不譚聞如也公之
學卽門弟子不能窺其涯涘矣然公球嚴關鍵取
與廉家居及計偕嶒然不滓人以其廉待公公欣
然受之以少保故待公公辭不穀與人初方而嚴
既入仕路幡然曰噫非吾徒子能矯情乎居嘗憂
世急才根自天性與少保公雖怡怡而事有當詳

盡者反覆不厭少保改容受之益嘗論世學者譚
屑霏霏闊畧躬行公醇深粹穆稠衆中不輕吐单
詞然自束髮至蓋棺白大廷及幽獨行有繩檢言
無瑕疵起諸先儒與公揖讓無怍顏矣元標弱冠
舉於鄉孤立一意犖小憚之甲戌公自都歸一見
爲忘年交元標小小排績擎節不置頻年聯搨並
軫千古已附驥尾公旦夕捐形剖心卽元標時露
鋒頴亦不予逆元標遭譴來凡諸相知者時時畔
去獨公心如一曰此足抿鄉生乎予自

賜環同朝兩人俯今追昔有無窮之感一日嘆曰
子之夜郎過計者曰待江陵罷政子得歸髮鬖鬖
白老矣世間兒女口如是燕雀安知鴻鵠從古而
然予曰髮白而老不官何如公大笑又元標以吏
部郎休沐予舍里中兒故揣摩貴人意指造語進
熟公具爲予言曰夫此諓語不問知爲讒夫也予
曰公休矣吾甘心萎絕坎壈何傷寧與細人爭衡
哉今元標斸茅深山以老蛓蛓讒人貝錦罔極嗟
乎彼將謂堅可磷也白可淄也天下萬世公論可

掩隻手能蔽天而日月可蝕也庸詎知堅白有眞
日月亘萬古如新乎且此讒人者更相报更相讎
也而惜乎世之蔽蒙也愷悌君子公其人矣公墓
且宿草少保曰予于家弟篤不可無傳誰爲撮其
大槩弁傷心謠詠見知我藉其人二大氐公自傳
予安能傳公也

論曰宜廟問吾里大理李公茂奉
特勅進退百官一夕客死朝房無以爲殮公卿助
之殮歸廖公莊廷諍西昌官大理疏易儲事攖之

殿陛血肉狼籍裹瘡起謫皆邑名公卿也公奉
特勅飭邊政與李同幸而疏銓臣寃觸忌諱與廖
同憲英廟再辟廖不期年起爲名臣謚恭敏勳載
太常公竟與李皆客死淸風凜凜徒令後世頌名
儒與畀行之思嗟乎豈非天哉

文臺陳公傳

先生名履祥字光庭學者稱爲文臺先生燕州邢
門人也世以文學顯父吉山公以名士久滯靑衿
又得先生晩有奇徵異之十九爲諸生與諸少年

抑遊忽江上逢大畚歸而逝吉川公喪身爲家督
負重責拮据艮苦邑有謝西原里中祭酒來謁先
生共學先生曰日夜持籌思酬先貢未了何學爲
西原曰此正爲君竟先公事先生攝衣而之講席
聽諸君爭言喜怒未發前氣象何若君未契然意
昕昔盎恬延西原爲二弟師竟其說時而寘心時
而辨論曰諸君皆未發予愈觀愈發心神物也予
安能使之未發諸君不相下去而爲詩結詩社者
數年默契生尅之旨作易數曰生生之謂易而基

于上土爲萬物之原攜而就正焦弱侯太史太史
曰吾不能有加于子羅盱江先生且至子姑以似
之先生遲盱江月餘果至請贄而謁盱江者數伯
人盱江目覤先生而却其刺不納諸人爭笑曰君
未艾髮白公謂爾老而無成爾先生曰公意未可
測依依左右公每夜至必令先生歌歌罷公啓曰
子聖人耶神人耶先生曰我做得聖人公搖手去
曰未未如是者庚旬以爲常先生披衣旁皇廢寢
者連宵越旬公復至問如初先生曰師即聖即神

公曰惝爾而以我對先生曰師即我公命人攻席
約先生弟子稽先生又速衆所疑信者質公公嘲
曰不信所疑而疑所信豈大省從公之楊州公復
再訊曰何似先生曰不離戒慎恐懼公曰既契本
體何說戒慎先生曰亦若不得不戒慎公大笑曰
如是如是今吾爲吾喜既而耳屬先生曰陳君陳
君予守寧國時啓廸告戒時雜禪語今年來一尊
孔矩且知孔矩之無以尚更不必從它門乞靈子
爲我以報吾邦人士俾知吾學有歸先生曰諾已

而先生道日明從遊者幾遍南國人士貞復楊少
宰焦太史華語先生曰盱江得先生而道行先生
語貞復諸公曰師學得公等而尊予從旁贊曰吾
輩易地各有事顧陳先生以布衣倡學江左自泰
州無兩焉貞復曰然先生所至結會將老以畢此
學予再三促先生肩辟薦始赴公車先生過文江
者至再大言小言亡不吻合近兩人有堅晚之誓
叅不約而同者所著九經彙及各集種種不具論
其大者宅懿行自有紀述先生進子尚不知其止

也

論曰剩夫以布衣開門傳先生以布衣衍正學令明有兩陳子然可追江門正宗者必有所歸世必有知者予獨怪盱江一見以千古相托同貞復夾轂而倡師傳貞復往使盱江澤無窮者誰之力哉

盧貞父傳

夫世以師名有挾藝見知者有以吏道進者高者世道交窮卑者情相締結情盡而止又郡邑嘉延士士嚮趨若流而皆以道術鳴者羔雁盈門然多

浮慕爲名而師道虛位久矣予嘗有言曰夫人知有身而後知有學知學而後知重師匪重師也重道也非重道也誠身也嗟乎誠身者幾人哉中丞見羅李公以學爲游內祭酒前是公有遊功最鉅不幸中讒禍叵測其慕義而周旋者有朱鳴洪鳴洪死又有盧生貞父大壯是皆以死殉師卒終不替泠泠高誼薄雲霄而暎日月者曾儀部舜徵曰夫使貞父不亡者予也爲作疏貞父傳

傳曰貞父姓盧名大壯西江樵埜人也從就學遂家于衡父池母僥皆能以大義黽勉其子故貞父得從大人遊無所得旣而歸依中丞見羅李公概然曰道在是矣何事多求方公被逮下詔獄有友人朱鳴洪左右先生久而死貞父憤而欲疏公冤狀數過曾儀部謀儀部曰霆震方殷非叫闍排闥時予愛其身護師而鳴洪如存之日貞父然其言依回閩數載一日聞溫陵王山人被逮貞父往而祝山人出大者遊者并執貞父訊問得末減遞歸貞父泣而出國門曰夫此身既知不免何惜不爲

師死乎儀部慰勞之歸會公久繫疏不得白貞父聞大倉王公奉

召歸省私村因公還朝有期脫吾師阨者李公也遂裹糧候大倉于途訴而泣泣而訴李公冤甚具不載大倉爲感動曰予愛師吾亦愛吾友所不爲俯師地者如日別去未幾大倉還朝卒出公于獄而戍七閩貞父復從公于閩公所至罔弗從也者諸弟子所未竟者有貞父在而諸弟子不得盡情公者得之貞父居多十餘年間遂探審證師家難

頻仍不問一夕無恙卒公及諸同志咸爲感慟若貞父者可以爲難矣曾儀部謂鳴洪先貞父十年死若上白師究故其死也咸貞父後鳴洪十年死若下報友誼故其死也休然耶否耶

論曰昔明道謂能重師道者吾弟也廼正公涪州之行從遊安在兩生周旋劒江公死生患難不少遜避公能重師道乎亦生自重乎世之若師若弟子始而蟻聚既而鳥獸散者瑣瑣何足道哉

吉州鄒元標爾瞻父著
東越年弟周汝登繼訂
同郡後學郭一鶚
龍遇奇校梓

祭文

告諸儒文

自甲戌聞道之日迄今七禩矣其間時與時仆或得或失雖有不同然一念不昧不畏皇天可鑒戌寅入夜自課得竟昔志然間覧佛經及白沙先生諸書知有此理若無入處如欲入都下未躡足未果極兀坐直須時耳近看王陽明先生諸書訓物字爲事字意之所着處爲物格是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不肖始知有着力處一日而生有一日功課一時而學有一時功課知體不是着空此學非靜坐可待由格不正以歸於正由無不正以底於忘其所謂正此聖人能事標不敢不勉也惟冥冥相之

盧溪祭濂溪先生文

標謹祭于大宋濂溪周夫子之靈而言曰洙泗既遠聖學愈晦天啓先生獨闢草昧太極有圖無欲有誨真鑰一起頓醒狂詩河洛並出濟濟同堂達邇厥功孰與之配標志道有年苦力不逮近識此體與物無對一者爲要終身誦佩嗚呼斯道茫茫弘之有待我今不承斯文安在一念有孜靈不我賓

奠朱鑑翁師文

元標不德今歲季春有妻之喪越九日有母之喪肝腸碎裂不醒人間事有傳師訃音者元標謂師神王千占當如岡如陵拒不信既導同門曾中甫報書謂親含殮吾師果真矣元標如癡如醉無淚可揮天何降割斯文之酷耶憶元標月癸酉蒙師甄錄師愛若子弟見元標範我馳驅也忻然喜虛際時日也戚然憂是時元標初失吾父師所以愛我勗我何異吾父也元標遂戍夜郎師以骨鯁爲民兩舟相遭楊子之濵師解劍分攜泣數行下說

元標猶子也既奉詔生還與師或合或離師坐我春風貽我瓊玖古人不能得之嚴父而元標得之此豈世之門師曰弟子云者可同日語哉憶師爲吉州守時年方弱冠丰采凝峻人咸以古名臣事業待之浸浸向古近裏著已人皆以聖賢品格望之乃今觀師所造有一不酬人望者乎如冰攻蘖有寒素士不能一日堪者師母之若飴矣不知師清風遍滿海宇者二十年一日也案無滯牘有老吏所不能決者師剸決若流矣不知師攝探丸罷反側奠宗社磐石拯瘡痍袵席者難更僕數也蓋嘗觀師有琴鶴相隨高風而不欲以節顯有撥亂反正偉略而不欲以功名實見其是也萬人必往灼見其非也賁育難奪見人一善也愛之不啻口出濟人之危也拯之不愛髮膚陰德隱衷有人不及知有難一二數也蓋師生平服膺者千古大成之學術所共趨者濂洛關閩之遺矩最惡者異端而未嘗矜其知見痛懲者新學而未敢越其尺寸方今學術靡襍士

鮮正鵠方賴師以挽回元化而師竟飄然往耶嗚呼山崩川裂梁木其頹小子何依殺我其誰臨風抆淚聊寫哀辭元標大事稍襄當圖爲築墓之役以報師知師其鑒茲否耶嗚呼師之亡如日在天如水行地中元標終不以師爲亡也哀哉

奠定宇鄧先生文有序

定宇鄧先生字內醇儒也予自癸未一謁而別兩入豚豚心相期許庚寅再晤投分日篤辛卯壬辰從于白下則交日深先生不以元標爲不可教蓋

骨肉矣拜別而南有淚淚既名還山屏先生期我晤言元標矢志丘園因謝不往絫譯心交勖無月無音自去年元標迭遭大戚摧心拆骨音問稍疏意先生起居無恙忽近道先生病急者元標不信謂旬日前猶得先生手書端肅如生平未幾而淦光祿丁叅知且報訃矣元標哀傷之後無淚可揮展轉牀簀終夜不寐蓋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客有傳先生觀化時事業已齊死生幻塵世吾輩以死生爲拘拘得無爲先生悲憐乎然先生正已

物正噴薄風雲可以胎育元氣漱石梳流可以領袖善類今岩壑無光朝端失色縱不爲先生悲能不爲天下世道悲乎或曰先生少負重名白首一心乃今完璞以歸儒林咸爲盛事先生可死不知先生生前既忘名相死後何期聲稱語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夫以名相觀先生則圉方之內者也蓋嘗觀世間慕學者十而九不落支離則墮影響深潛沉毅靜證幽探有先生其人乎善譚者十而九不𠤒功利則落窠臼平心率物克孝

克友有如先生其人乎竊嘗擬先生深潛純粹似顏子方正嚴肅一團和氣似二程無不可對人言似司馬君實洞見大意似陸象山早辭紱冕似錢若水家貧晏如似羅一峯五十孺慕似老萊子化行國子似陽城嗚呼先生胡可死今竟死吾悲夫世之不祚而天之不佑人國也罕生逖而國子悲鍾期死而牙絃絕吾又悲夫同心之難再也屬襄吾母大事不能走哭先生奠之以短辭辭曰

猗維先生式如玉式如金行不愧影寢不愧衾所

可步者恂恂孝友之行不可從者泠泠萬古之心五老兮徒高宮亭兮自深吾欲以破吾琴猗維先生采江蘺餐紫芝心齊姬籙獨玩庖羲豈韋縫可玩而知即鬼神不得而窺白雲兮飛飛有淚兮沾衣吾其疇依先生鑒之

祭張陽和中允文

嗚呼世固有眉面千里亦有衽席越秦余託知先生也蓋自不知其何因昔余羈縶黔天也親友避匿形影尉零而先生手瑯玕托吾師朱先生以贈我也歷千古其並陳及余奉詔歸里先生適持節星沙之濱雖左道未獲相識也擬長安千古而爲鄰不謂羽翰差池先生遽已返其真徒令開篋笥而擬心神嗚呼世豔公者謂公掇元魁芥上第不知公抱足以酌元斗秉大鈞世才公者謂公富著述裕經綸不知公學近宗文成而上遡乎伯淳嗚呼時非龍蛇文曜沉湮士失山斗人泣鳳麟如可贖兮何啻百身元標感念疇曩千古酸辛遥望若耶新芻敬陳靈兮不爽監此明禋

祭胡廬山師文

真元氣散大化綿邈天挺吾師爲世先覺蚤眈柔翰詞場磊犖既謝雕虫潛心正學文莊文恭歸依切磋奮翮雲霄青天騖騖昭代山斗顯世濂洛陳情歸養翛然一壑棲心於無全真于嶽衡齊纚纚諸儒剿剟聖闈淵詣心印獨提見者心醉聞者沃若詔起八閩式瞻喬岳胡然一疾遽乘雙鶴夜堂帳冷真人不作深山窮谷心恫神愕元標樗櫟小材師謂可斲詔我慇懃期我恩涯頃賦歸田懼辱且數閉門內省漸歸于約師友凋殘曷勝離索敬儆些詞潸然淚落嗚呼英風不再玄咳猶昨溟涬不死神遊廣莫生耶亾耶德行有枯師其啓我見孔于卓

祭萬思默先生文

豫章之西代有名儒惟公傑特松栢貞姿樞趨石蓮能自得師齟齬權奸未竟厥施施雖未竟吾道

所宜采芩逍遥盡謝雄奇脩然自得氣歛神順收功于一世莫能窺抽繹圖書遠遡庖羲剖晰玄微心印獨持朔公大耋爲世蓍龜忽聞仙逝泰山其頹元標里中末學世目爲癡公與文深左挈右提二公並徃奪我師資孤立天壤誰知予悲薦公以酒羞公以詞公實不死天日臨兹

祭袁玉蟠官允文

天扶元化代有名儒匪無名儒而多管窺猗維先生天挺雄姿篤生湖湘能自得師直窺元始玩心

庖犧收功一源哂彼支離大言小言琳瑯並垂學成行尊德望羣推爾我論交跡阻形暌剖晰疑義迭奏塤篪我母謝世先生大慈卹死存生遺以些詞方望先生爲世蓍龜胡天不憖吾道之衰如彼瞽者倀倀莫之如彼跛者誰爲持危世道交喪中心悵而東匆難致南望神馳嗚呼身不必顧斯文在兹壽不必永萬古惟斯身有去來神無不之孰短孰長我又何悲哀素遥將我愧後時先生聞乎豈謂吾私

祭曾健齋大理文

吉運休明篤生吾兄賦性嚴凝秉氣孤清早登賢科摳趨先覺以啓以沃遂聞正學連蹇春官而博一第壯年出令政稱卓異

天子曰賢特召内臺一疏明光遥竄海隅量移樞司績奏有成羣推德望歷列卿邊釁忽開

帝曰汝才汝徃視哉以慰我懷君感特知夙夜驅馳有知必言以酬清時歸報

一人

天顔有喜債帥驕軍側目以視數奉廷推而多齟齬毅然拂袖何計投杼屈指仙帆計日而還共采芝朮並隱東山胡天不憖忽爾仙遊石城耿耿丹旐悠悠憶自接交辱兄忘年譚藝論心形骸可捐君有獨徃人匪深知影響擬議陋彼世儒君有忠猶其心孔亟并汲不食爲我心惻爲吏而循爲儒而醇如可贖兮何惜百身摛詞哭君顧影自憐君神何在眺彼旻天

承德郎雙崖府君鄉賢祠文

我里先覺代著旂常追德報功歲序蒸嘗言念我
父夙步周行茲奉 皇恩 特褒爲郎涓吉祠祀
耆碩頡頏卬瞻英爽明德馨香後先賢哲濟濟一
堂如玉如金爲龍爲光嗚呼士無顯晦作善則祥
我父隱儒身没名章被褐懷玉有韜其藏何幽弗
顯何微不光衣冠楚楚鍾鼓鏘鏘神其啓佑奕世
彌昌

先承德郎雙崖府君入鄉賢祠昭告

痛惟我父實學名儒生平偃蹇有志未施仰荷

皇恩 天寵褒貤司封請 命太史摛辭名賢俎
豆鄉有特祠茲奉父主敬祀于斯嗚呼善績厥躬
而發于兒匪兒之能我父之貽臣未報國
君有隆施臣職有缺子心則怡有湑者酤有楚其
儀千秋萬祀永言孝思

顯妣羅太安人焚黃昭告

母皆有德孰若我母慈惠溫良內外無間八十年
而猶新母皆教子孰若我母教育元標百倍勤渠
目覩數十年艱危悽愴浮沉宦蹤歷人世所未有
之艱辛元標已滿三年例得 恩命母戒勿往于
不畏朝端耽耽之權臣元標恪遵母訓潛踪不出
不謂我母仙仙乎天游而始得被此 溫綸
天語洋洋雖報母之志少申孰若早聰以奉吾母
今吾母聞乎不聞乎俯仰蒼旻有淚沾巾嗚呼知
子道之未純幸寸心之不泯母其默佑世篤忠貞

先妻江安人焚黃昭告

維妻之德溫惠慈仁偕我茹荼更僕難陳與妻同
老夙志少伸中道棄予岐路伶俜妻没一載始被

恩綸哀腸誰訴淚落沾巾幽明雖異罔非 君仁
夫雖負爾萬祈鑒歆俯仰陳跡不昧者神妻神如
在千載猶新

鄒子願學集卷之七終

鄒子願學集卷之八

吉州鄒元標爾瞻父著
東越年弟周汝登編訂
同郡後學郭一鶚
龍遇奇校梓

雜著

書明道先生語略後

明道先生之學盡識仁定性二篇考其時年二十四以是知聞道不論早暮有自少悟者有老而不

悟者在見地徹否耳或曰先生所謂以誠敬存之者與仁有異否曰先生有云誠誠此者也敬敬此者也非別有一個誠別有一個敬先生言之詳矣且先生所謂誠敬者非防檢非窮索而後儒以防檢窮索爲誠敬真白沙語云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嗟哉

書陽明先生語略後

予嘗讀傳習錄以先生之學在是書近而知先生之自得不盡在是書也蓋當時格物之說浸淫宇宙先生力排其說約之於內其後末學遂以心爲內者紛紛矣與逐外者何先後間耶且當時先生隨人立教因病設方此爲中下人說法而所接引上根人則本天津證道一語盡之學者當直信無疑可也嗟乎先生當時所造就者濟濟今吾吉豪傑岳立然未有作人如先生者予於先生不無遐思

書象山先生語略後

象山先生自少卽悟宇宙卽吾心吾心卽宇宙古人之學先立其大此可槩見然非先生刱言也軻

氏曰仁也者人也形色天性也卽先生宇宙吾心之謂先生於天人更無分別而後儒以人合天惟愈欲求合而愈離矣或曰先生一生學與元祐所見未見月異而歲不同何耶予曰聞見之學日積月累知其所有無忘其所能衆皆見其進也德性之學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卽先生未之或知也此其趣操皆殊矣或又曰先生之學人皆詆之爲禪何耶予曰此以耳食者也夫先生所誨人者孝弟

忠信所謹者庸言庸行故詆先生爲禪者非但不知禪且不知儒

書慈湖先生語略後

慈湖廓然朗徹始於扇訟一提當下直見本心可謂勇往直前矣至所闢師訓以無意該之非但有功象山方且有功聖門竊嘗聞諸儒闢爲學之要有主靜者有居敬窮理者有格物者師之傳弟若手授密藏弟之受師若頓起沉痾不知大道本無一物師不得傳之弟子弟子不得受之師一無意盡之矣彼意立我成我成而人已異人已異而議

論滋無怪乎指先生爲異端而議者紛紛也

書白沙先生語略後

予自志學聞諸先達言必稱先生取先生書讀之蓋數過矣先生論學在靜中養出端倪又曰吾學以自然爲宗予亦嘗用心于內似端倪呈露廿餘年無所得又嘗究自然爲宗之旨與先生之學似若扞格近知先生之學自得者深非言語可求也夫端倪無處無之予以端倪求之無怪乎不得其端也道本自然予有心求自然終與自然者殊也先生語云求靜之意反覆圖之未見其可若遂行之祇益動耳又曰從前欲洗安排陣先生所謂養出端倪自然爲宗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書心齋先生語略後

或問鄒子曰泰州崛起田間不事詩書一布衣何得聞斯道卓爾予曰惟不事詩書一布衣此所以得聞斯道也蓋事詩書者理義見聞纒縛胸中有大人告之以心性之學彼曰予既以知之矣以泰

州之天靈皎皎既無聞見之桎梏又以新建明師證之宜其爲天下師也竊嘗論新建有泰州猶金谿有慈湖其兩人發揮師傳亦似不殊斯道不孤德必有鄰予于兹益信或曰泰州主樂末世有猖狂自恣以爲樂體奈何予曰此非泰州之過學者之流獘也夫流獘何代無之終不可以流獘而疑其學

王夢峰先生贊

心慈而惠又確以誠瘖寐先哲遵古攸行孝孚閭

里行重鄉評逸民高蹈儒者章程謂公慥慥無愧斯名

書天下善士卷

予病臥白雲官舍彭生德卿持劉學使友善卷索書予觀德卿老成練達無能措一辭雖然予所謂友善者不同說者謂予爲一鄉善士斯友一鄉善士國與天下皆然若然則一鄉之不善者將置之度外耶予謂若果爲一鄉善士則一鄉之人皆善士也果爲一國善士則一國之人皆善士也果爲

天下善士則天下之人皆善士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無賢愚無古今一而已我輩爲善亦當無賢愚無揀擇並生並育俱立俱達熙熙皡皡即有至愚不肖者在其間亦竭力引掖獎勸相率而歸于善譬之春風弘敷百草向榮所以謂之善若然則漁樵畊牧皆吾真友不必冠冕也閭閻寢室皆吾實學不必四方也成人之善有大小則所就亦有大小苟曰吾爲善士所友者止於善士不過孑然自小自度之人一膜之中秦越同胞雖謂之惡可也奚善之有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又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此聖學脉絡必明乎善而後知予之非妄也嗟乎今志學者衆明善者寡德卿致意劉使君予之所朝夕未能者此而已其何以教我

書無涯公卷

鮀泉周公晚年別號無涯公所著有無涯傳鄉人莫測所謂以問鄒子鄒子曰大道渾然太虛而已虛生氣氣生形形生名人見其迹輒以爲有徇生

執有者道術爲天下裂上知之士則又求之無名無形無氣之始甚至糟粕仁義桁楊禮樂皦皦然曰無竟不知與執有者奚異又有憂世君子欲爲之調劑曰有則滯無則空求之有無之間不知所謂間者將安所在至聖經綸立本知化一無所倚若有所在是有倚也吾不知公之所謂無涯者果執無之見耶有倚耶無倚耶公昔受學羅太史文恭公膠庠擅籲人之譽鳴琴流愷悌之聲飄然賦歸行誼純固有柴桑風致柴桑罷官後著五柳先

生傳以見志余讀其詞神王千古因嘆柴桑蓋幾於道者往往爲其清節所掩然柴桑固不有一世又安有千載可不必論也公官與柴桑同無涯之況得無相類也雖然同不同無論莊生云以無涯徇有涯殆已公不以無涯徇有涯余又安能以有言徇無言哉他日與公騎夬莽之鳥窮汗漫之野相賖一笑而已

書胡黃溪扇

癸卯春予扁舟白鷺瑔溪胡叟同坐問曰人講學

在修德夫子首曰德之不修方才說學之不講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予聞而心喜告叟曰世儒說修德非尊德性之旨也德性曰尊高明如天一物無以尚之之謂也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修德者知無修之修則尊亦大矣

書上國勝遊卷

吳孝廉光卿舉于鄉七年計偕癸卯春始擔簦從庾嶺逾章貢望武林金焦入齊魯去社友爲之賦勝遊明珠灼爍光卿載之爲行李重鄒子告之曰今人居房闥者望天日則目爲之暘由邑井而之郡國者則神爲之曠自郡國之天下耳目肝膽非疇曩有矣予嘗謂登東山一章孟子教人開見地法門夫學雖不滯於見却以見入今世士局局然矜飾莊嚴如井竈夏蟲不可語大道者局于見也子行矣之齊魯所見者非泰山乎予嘗偕友躋其巔與培塿無異竟其宵奧深厚終身不能盡夫斯道日用庸常無蹟絕奇異終身由之不能盡亦猶是已子究所謂不能盡而無可致力者然後爲天

游也已

逍遥樓銘有序

元標拜别予師十餘年每一念及寸心如擣師非但知我且成我年入老大始知古人在三之義非虚語白髮在堂遠遊未能回首山陰道上春風如在忽師寄逍遥記一冊元標捧而讀之喜師遂學非近世譾譾者可窺而客有在坐者曰先生以講幄舊學簡在聖衷茲寓内靡寧東倭跳梁礦使四出所在方岌岌顧先生文寄情烟霞魚鳥間花木

竹石自娛聊古人江湖憂國之義不有間歟且古
之抱膝隆中畊莘版築者乃心罔不在王室也以
視先生謂何元標曰先生純孝人也聞之先生父
爲東武公博學宏辭方正廉潔士竊其餘膏輒取
上第爲大官公獨浮沉州邑間以循良聞海內士
縉至今高而惜之玆山故公樂適地先生居之若
曰見公羹墻間無之而非親非忘世也古人常於
孝子之門求忠倘王明用汲先生不乃以見公羹
墻者試其未竟萬一乎客曰知師莫若弟子子言

誠有當先生但記云陽見而氷消者然則消與不
消有別歟元標曰否否若以淸者而易濁是二之
也譬之水凝則爲氷融則爲水水與氷消與不消
寧有二哉而世儒以道心主則人心聽命不知其
所聽命者有方所歟無方所歟此非深造天德者
不能不溺其所聞而先生所謂無住而無不住無
在而無不在恢恢乎得斯道之大門下士奉爲蓍
龜敬系之銘銘曰

岩岩東武飛鎭山陰蜿蜒百里峭壁千尋誰其似
之翳我朱公名實相副穆如淸風簉仕柴桑名振
循良再刺維揚方駕趙張萬姓倚毗旋賦歸來詩
書枕籍鹿鶴裵徊爰啓後人一經授受源深流遠
根培枝茂伯也服官讜讞持平未究厥蘊克嗣家
聲仲宗伯師世之羽儀結廬玆山用永孝思兀坐
危樓其身則幽白雲莽互黃鳥相求煦以海日蕩
以長風以逍以遙萬象皆融其融維何不卽不離
如人飲水寒溫自知言寄鄒生予今而覺負笈而
來子共爾學小子聞之實獲我心奉以師保天日

如臨身未能至心則嚮往獨吉南來齊心函丈師
其啓我無疾于頑拜題蕪詞誓永名山

瀧江講義題辭

瀧江歐文忠公阡表地其地多山山嶔崎磊落盤
亘百餘里一水從虔溯歐抵瀧三獅踞瀧頭入其
境者如陟淸虛玉郤人文自文忠公至今鬱爲海
內冠兒先母羅安人玄宅今厝漕坪與瀧伊邇予
習與鄉人士遊間措書義偶有管窺得二十八章
同志諸君剞劂以傳予連遞大戚二毛蕭搔形枯

神僊不知學强商學不知書泯説書醜態畢露狂躁未改先覺長者憐予醜發予覆洗心而改取日虞淵未晚也

仁文瀧江兩書院增定藍田呂氏鄉約題辭

邑故有約而間有借公道逞胸臆者予頗厭薄之年來世事漸乖奔競相競蕩然無復先民繩檢因思子云以約失之者鮮夫約則鮮失不約則滔滔莫返寧獨鮮之云乎哉乃取古藍田約洎邑中事刻于兩書院巨細畢載與與邑人士舍其舊而新

是圖書院衿庶畢集耳目章明嚴將商略舊學與約偕行庶幾稍有維繫人或重學而輕約不知道無隱顯事無精粗約即學也程子有云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予謂茲約亦然有能實踐約語無愧衾影雖聖賢復起當與同符不即縱譚心性若數家珎一二不爲里巷子揶揄者鮮矣

仁文會約語

一先悟學以悟爲入門猶適遠者以問道爲先務適遠者苟不問道里曲折山川紆迴其不至擿埴塞塗者幾希故學必先悟然悟有不同有省悟有奮悟有透悟省悟者謂人生百年光陰轉瞬石火電光所得幾何何可不學也奮悟者思聖賢彝民原同一體蚤夜心思有爲若是而奮心生焉透悟者則神而明之實有諸已所謂不言而自得學之至也然有由言語入者有由練磨熏習而入者由言語入未必徹根由練習入則恒久不已而居安資深逢原之妙因之矣蓋嘗論省悟者如寐之得醒醒有復寐時也奮悟者如石之激火不

激則無燧也透悟者如汗之透體渾然周流無復礙礙之患矣嗟夫透悟者斯道之正宗斯人如作吾終身請事焉

一重修夫學以修爲實際今譚學者皆繁有徒無論不能化誨來學即多口之譏反增是豈人心盡無良哉則素行之不足以孚故也故學必本修孔子大聖也以子臣弟友之倫爲未能必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吾儕視孔子何如縱曰盡倫不避因沿於習俗之常而真意流益於五倫之間者實有

未盡分處故修在惇倫倫不惇是室而可無棟梁也顔子大賢也聞非禮勿視聽言動之訓輙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吾儕未必敏於顔子致飭於視聽言動之間者雖有然越於禮者常多故修又在崇禮視聽言動而可非禮是室而可無牖也伊尹任天下之重一介必慎故放君而天下人信之以其不以爲利故也吾儕以身紹明聖直接千古之緒忽一介之義則雖有掀揭之猷其誰信之慎辭受取予之節者是修之急務也夫學人修行猶

女子持身未聞女子稍不有躬而可以爲節者亦未聞學人闊略修持而可以言道者嗟夫世有克修此三者雖口不齒一字目不識一丁吾固知其得斯道之大端矣

一貫證證者證吾所謂悟而修者也夫吾所謂悟者非他卽吾之心也所謂修者非他亦吾之心也非擲自我也孔子曰知及之孟軻氏曰始條理者知之事也宋儒曰進學在致知非吾所謂悟乎孔子曰仁守之孟軻氏曰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宋儒曰行所知則光大矣非吾所謂修乎夫又非判然二事也悟者卽悟其所謂修者也以悟而證修則不沮於他岐之惑修者修其所謂悟者也以修而證悟則不涉於玄虛之弊而實合内外之道二之則不是矣昔王文成公曰不覩不聞是本體戒慎恐懼是工夫已又曰戒慎恐懼是本體不覩不聞是工夫斯語也修悟雙融非達天德者未易語此語學必透此而後可以言證

書太和卷

子嘗試之一念而和景星慶雲一念不和妖星厲鬼和者功德母也雖然和者人所自有非强其所本無也試觀赤子熙熙皡皡與造物游喜而不知喜怒而不加怒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居士之和脉赤子何如果復本體所自有耶亦取必於外而强自排釋耶復所自有者可以享帝可以事親達之邦家無怨强自排釋者一膜之外卒然觸之朝而焦火蘖而凝氷而和之旨遠矣居士謂我然否

書同心之言别劉抑之使君

予自庚寅冬得閩撫之劉公賢恨不親其人既聞
公出而奉廷對又思安得借公爲吉典刑亡何公
果拜吉州李子歸卧青螺白鷺間時得炙公聆穆
予與公年雖相若然觀公視身如處子服官如老
吏幽閒貞靜嘗自媿以爲不及公以治平第一銓
曹數請首召備交戟之選
上深居法宮未得旨而公嘗嘆曰夫不臺省不官
耶出入内外罔非王臣粉署含香盡皆時彦吾無
所擇官矣當事者熟公趣操整移水部未浹月内

召音復下咸相顧咨嗟曰胡不爲今日地鄒子曰
公品超世外而以世法觀公者淺也謂仕之義莫
備于易夬升大吉矣卒至于冥升夫至于消不富
雖夬升奚吉也素履以往似無咎矣終至于其旋
元吉至其旋元吉亦豈止無咎也易曰素履之往
獨行願也惟公今日以之吾人一念而冥卽都三
事而何厭之有一念而素升沉俯仰無之不可公
行矣鄒子自期與所以期公者千百年千萬世此
素心耳持是素心可以配天可以享帝可以事君
親可以對聖賢公勉哉無令素者久而淄也是謂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公有味愚言乎

白鷺會答問復

管窺說明明德卽說齊治均平說學卽說悅說克
復卽說歸仁說敬恕卽說無怨真正復性自然民
不能忘若忘畢竟復性未至此聖賢自考考人實
語三說卽一說第一義卽第二義第二義卽第一
義未知然否 其一

管窺格物之說古來多端常有言如人入都門東

西南北皆有路頭可入學者做得工夫片段到知
止地步實與先聖家風不殊否本可也末本可也
不必拘拘然較同說異不知然否 其二

管窺未發之中常人未必有此陽明先生有激語
夜氣幾希與夫嘑蹴不受卽未發之中竊謂常人
穿衣喫飯時時未發之中在若無未發那得巳發
除巳發亦無未發看未發不必過深過高常人箇
箇有但常人未必覺耳 其三

管窺二氏之學功行亦細密世之儒者實受其益

即欲出語著書闢彼未必心服道路各別養生家
一般存而不論可也不知然否 其四
管窺不待擇而先服膺服膺何物必待存守而後
擇請問以何存守若不先擇恐存守亦是入魔路
去 其五
管窺端倪即此不忍人之心也擴充息養睟存不
睟此真心也善觀之後先儒者一樣無兩樣同此
直達同此精密不知然否 其六
管窺反覆入身來此教學者真切語由真切而後

能識心體識心體而後能求心心體彌漫天地古
今能收能放能大能小不是儒者拘拘然以一腔
血肉為心以一腔為心如春蠶作繭為求失放與
求之義遠矣 其七
管窺調甫首尾疑體用末言人已蓋調甫從用處
得力即用即體愚謂此聖人光天化日語除人與
百姓別無已除安人與安百姓別無敬若拘拘然
守着一腔光景為性為存為敬於人溟不相涉此
後儒之失也曰至愚至賤將何為人與百姓曰一

家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一生多少在何謂無人與
百姓敬字還當體貼安字安彼此相安相樂無怨
無尤之義能到處相安相樂即謂之敬切莫錯認
善俗媚世為安為樂 其八
學在知止又在不執知止公廓為迷眼打破意見
良工苦心但愚謂善俗與超凡入聖鄉約與講學
是一樣人一樣事無精粗不知然否 其九
由龔使君言入躬行路由王先生言入正學路龔
使君請于本原處指點何狀王先生曰此處難言

愚竊謂使君問王先生答本原歷歷昭然現前猶
向別處覓本原不知然否 其十
管窺此章調甫以現前平鋪為學公廓必探至元
本汝光以當下為原本王先生云真心無內外放
不去收不來洞見真心矣不知鷺洲自來有此嘉
話否 其十一
汝光深探有見通篇不能瞞明眼座上曰但除妄
想得無作和事語乎佛氏云不斷百思想菩提作
麼長汝光復我 其十二

管窺譚國家舉錯惟當舉錯者方可言不然以吾輩爲議政言生民利病惟留心民生者可言不然忌吾輩如芒刺大都會中惟實體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二語方是本分藉口一體冐認孔仁恐未穩當 其十三

管窺謂甫實落能克達得去精神亦自歸一即欲强之以悟心性彼盖知欲立欲達即仁也强恕即仁也忠恕即一貫也愚竊謂果能克達更不必論心性矣能克能達處即是心性不必深隱 其十四

管窺歸寂收攝保聚盖各因人性所近而入若調甫則用不着譬之人有用宣洩者有用保和者學何能執一但初學由此學不致放蕩 其十五

管窺告子之學實出世宗吾輩但當存而勿論孟氏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其言自穩當 其十六

管窺良知之說遍相口傳失真予實厭聞昔年在青原有童子歌良知詩予因曰冐認良知語濫觴予輩當濯以清風超度之須臾童子歌古詩調甫曰良知當下即超度矣雖戲實摯斯語茲會譚良知語頗少予心喜嗟乎誰知不譚良知之真良知乎 其十七

管窺不住即常住千古定論 其十八

書白鷺會語後

白鷺勝會元標以病未能赴然神逆矣方楗關自訟侍御公鄆書望予意甚篤且屬以會語見貽元標乃敢續管窺荅問後以當請質諸先生言爲現在會元標言爲未來會要知面不面言不言亡間也憶三十年前在青原予與調甫汝定公廓汝光

子開齋祓盟者幾千餘人而縉紳中獨王先生少曾幾何時諸耆儒凋落獨王先生如魯靈光巋然押主所執鞭弭從者猶然吾黨數子今不無踵其後者是盼望勗哉吾黨人生墮地更有何事無以茲言爲瑱而時參研之以底于成千里得一真儒若比肩也矧吾里于道自其天性備焰焰相續侍御公功德譽騖者盍後且大哉

乾城紀遊引

予讀劉玉受先生乾城紀遊三十年山川雲物境

象宛然在目前元某以罪械而逞㬎㬎然旦夕莫
必其命而先生乘傳奉　王命以逞若樂雖殊致
然元標賴天與憨皮袋諸僂楚處頗不爲楚而先
生著作又能爲諸山川點染妙出無窮佳致元某
是時爲老頭巾所歷作擔板漢先生則浸浸乎時
以境證心時以心化境時而心境俱融非流連光
境者壯哉遊乎西南天地流光多矣雖然元某近
有言曰學問未知入處須知入處旣知入處須知
出處一知出處須知落處先生是紀入處其見良

工苦心而出處落處它日續紀再出必謂鄒生從
夜郎王走一遭亦不辜負兩人相視而笑何如

圓塘錢氏興文會條件

錢氏祠以興文名會常走予求爲諸士約予數年
未之應而諸先輩請意殷殷予愧難言然意不可
負敬書數語後有聞言而知請事世必有興者卽
或弁髦予言亦豈無一二有當予心者乎有當予
心則予言不徒矣

一文之一字最難言今業制舉義便以爲文不知
曰文不在茲是時無制義可作夫子曰文其必有
所指矣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文王之所以文
在純一不已不已者果何物乎諸生參得明始可
以言文

一士患無志所以從蓬蒿中錯過鬚眉丈夫何謂
無志擺管時思量作秀才一作秀才便軒然里閈
宴會中人之屬必赴里中些小小氣必鬪官自待
甚小如何得長進若是有志士思量我這箇身子
叅天叅地如何混過一生必不肯赴宴會必不肯

鬪小利必不計較小民無論科名卽位極人臣浩
浩坦坦無所不容又有一等自恃門第家中些小
事便欲逞客氣說是扶門面不知祖宗門面所以
大者是有好人好樣子若如此扶門面不過刻削
元氣天理昭昭何益之有

一世有興者必是陰德自己心地好若未積陰德
今日思量得志報其仇明日思量得志行其事鬼
神先已奪其魄故一門之內雍雍穆穆恐人讓人
必有賢子孫天來報之未積陰德未存心地縱詩

書滿腹如樹之無根必立瘁矣

一今世相逢動輒訴窮一窮字不知丟却了多少豪傑先輩也是如此窮如何濟濟先輩却能耐得今人耐不得學未成文未通便欲求館不知一到館主人請得一個先生來自已好歹全然不知兩目晦盲只見退不見進故聰明少年有志之士若真正苦讀予嘗譬山僧苦行修持鬼神且來獻食何況人乎不然請試之世有一心讀書而餓死者是里黨宗族皆夷狄予當受拔舌之戒

一讀書作文自有一種竅妙書有書竅文有文竅父不能傳之子兄不能傳之弟在人自悟但從熟中出參中悟悟中參一日能留心一日夜留心後塲如此三年無不過人之理覲明師聚良朋遠匪人此特其末故以語于終焉

以上五條四條立根本後一條是枝葉根盛則枝葉必茂英俊子弟留此種在識田中自然另長一格若以我為藥言也惟命以我為狂言也亦惟命文肅公輩地下有知其必不以予言為狂矣

書刻汪子手持孝經贊

孝者學也學者覺也經者徑也路也以孝為徑路天民先覺實不越此世有疑堯舜之道不盡于孝弟是惡知孝弟配天地周三光亘萬古堯舜而在今日盡孝弟寧有窮時性中只有不足故夫子曰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此是真實語或又以夫子為謙辭此不知自性又惡知夫子知性者生生世世只有此一路再無有盡萬分之一處宜君疇三復數年躬為之贊也嗟乎天下有一人不明此學果

可謂我之孝乎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正如此義

學古緒言二十五卷

（明）婁堅撰

明崇禎刻清雍正陸廷燦重修本

學古緒言二十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婁堅撰。堅字子柔、長洲人。隆慶間貢生。早從歸有光游。明史文苑傳附載有光傳中。稱其與唐時升程嘉燧號練川三老。又與時升嘉燧及李流芳號嘉定四先生。然嘉燧以依附錢謙益得名。本非端士。核其所作、與三人如蒹葭倚玉、未可同稱。三人之中、時升流芳雖均得有光之傳、而能融會師說以成一家言者、又當以堅為冠。蓋明之末造、太倉歷下餘焰猶張、公安竟陵新聲屢變、文章衰敝、莫甚斯時。堅以鄉曲儒生、獨能支拄頹瀾、延古文之一脈。其文沿溯八家、而不剿襲其面貌、和平安雅、能以真樸勝人、亦可謂永嘉之末得聞正始之音矣。王士禎居易錄嘗稱其長慶集序、以為真古文。今觀是集、大抵具有古法、不但是篇。士禎特偶舉其一也。

婁子柔先生集原序

天下萬事不可違時而文章獨不可去古今日文章之惑莫大於以科舉之作為時文而其餘記序碑銘之類輒居然自處於古夫晁董公孫之對當時所謂科舉之文也

不謂之古文可乎今之集家輒居然自處於古者謂之古文可乎在宋天聖間學者務以言語摘裂號稱時文以相夸尚獨尹師魯蘇子美穆伯長之徒學為古文匪學其辭學其道焉耳春秋未嘗學詩書

詩書未嘗學易而六經之道未始不同歸其斯以為萬世古文之宗也歟太史公史記學六經而為之者也韓氏學史遷者也歐陽氏學韓氏者也今其書具在豈嘗句句而摹之字字而襲之也哉亦學其

道焉耳故曰學古有獲如徒以其詞而已矣雖甚與之肖何獲之與有嗟乎求古學於今之世吾未嘗多見其人焉子柔婁先生其學本原歐陽氏韓氏由史遷以溯六經其詩文渟蓄淵雅無雕繪襞積之

陋無縱横怒號之習藹如也其與人乎以恕其持身簡以廉吳人知與不知咸謂之曰婁先生自其門弟子以至交友姻戚泛及兒童婦女無異詞予承乏宰嘉定與之交有飲醇之味察其行異於澹臺子

羽者尠矣信乎眞能學古者也匪學其詞學其道焉者也爲刻其詩文吳歈小草十卷學古緒言二十五卷以眎世之文多道寡而自附於古文詞者乃若編纘讐勘則其徒馬生元調巽甫之勳居多

崇禎三年春三月句章謝三賓序

婁貢士堅傳

錢謙益

堅字子柔嘉定人經明行脩學者推爲大師五十貢於春官不仕而歸其師友皆出震川之門傳道其流風遺書以教授學者師承議論在元和慶曆之間箴砭俗學抉擿蹐駁從容更僕具有條理衣冠脩然容止整暇書法妙天下風日晴美筆墨精良方欣然染翰不受廹促與唐叔達程孟陽爲練川三老暇日整巾拂撰杖屨連袂笑談風流弘長與之遊處者咸以爲先民故

老不知其爲今人也晚而學佛長齋持戒間與余輩當歌命酒亦流連不忍去子復聞生於萬年教以古學叮嚀告戒勿染指時流子柔沒漸有聞矣亂後死於兵遂無嗣傷哉

學古緒言卷之一目錄

序凡十二首

重刻元氏長慶集序
白氏長慶集序
讀史商語序
麗句集序
小字錄補序
重刻衍極序
徐氏宗譜序

論語駁異序
重較四書集註序
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石嶽先生潛語序
北海集後序代

學古緒言卷之一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一

長洲婁　堅子柔甫著

嘉定後學陸廷燦扶照重校

序凡十二首

重刻元氏長慶集序

序者叙所以作之指也葢始於子夏之序詩其後劉向以較書爲職每一編成卽爲之序文極雅馴矣左思旣賦三都自以名不甚著求序於皇甫謐自是綴文之士多有託於人以傳者皆汲汲於名而唯恐人之不吾知也至於其傳旣久刻本之存者或湯滅不可讀有繕寫而重刻之則又復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論昔賢歿爲優劣之辨卽過稱好事多設游揚之辭皆吾所不取也唐之文章至元和而極盛矣元白二氏創爲新體以相倡和各極才人之致皆以編次於穆宗朝題曰長慶集惜其傳之久而不無湯滅以僞也馬巽甫從子遊未冠卽好古文辭嘗欲募工合刻以行於

世而尤以微之之文世人知愛之者尤少乃刻自元始而以序見屬予觀微之序樂天集稱其所長可謂極備而卒未嘗求叙於白者豈自越移鄂以至於卒官之日季僅踰艾將有待而未暇歟後自爲銘墓而終亦不序其遺文何歟當白在潯陽元在通州時其寄詩往復之書固已畢見其所志矣則雖不爲之叙可也世所傳集刻於宋宣和中建安劉氏收拾於缺逸之餘功已勤矣然考唐書藝文志元氏長慶集凡一百卷又小集十卷而所與白書自叙季十六時至元和七年有詩八百餘首凡十體二十卷七年已後又二百五十首此其二十餘季之作也計其還朝至歿不知復幾百首今已雜見於集矣而古詩不過百三十餘律詩不過三百餘其三十卷又他文三十卷類次旣非其舊卷帙半減於前葢詩之亡者已不翅如其所傳則他文之不見於集者又可知也嗟夫昔之君子所以疲耗心力於言語文字之閒者葢多以不爲時用

而優游於筆硯以舒寫其感憤無聊之意故其文之多且工若是士之淺陋不學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幸而得志於有司則又自多其才以謂雖不學而可試於用反詆好古之士爲濶遠不識時務及其見於行事苟且滅裂無足怪者閒或沾沾焉欲以言語自見則皆浮游無用之辭耳夫孰知文章爲經世之大業哉如元氏者世多訾其爲人蓋摧折困頓之餘躁於求進比之樂天懸矣然吾以其言求之知其卓然有可用

於世者未嘗不爲之歎惜焉至若巽甫之用心於斯文旁搜博采苟力所及殆無一字之遺且爲考其歲月而附見當時之事不亦已勤也歟

白氏長慶集序

白氏集較刻完而巽甫復屬予序其端予曰白之所以爲文者元序之詳矣予之合刻二氏者嚮已具言其槩矣竊嘗尚論其世以謂二君子當元和長慶之閒以才力斂媲相敵相推無假不和少或二韻多至千言寔詩人次韻之所從始其於作者之指無所不窺而尤以杜子美爲宗師雖渾涵雄偉未足庶幾要爲能言其所欲言矣觀白公之所以自見其意者尤在於諷諭樂府諸篇則夫以聲調格律而論其高下者亦未爲深知之者也世徒知論公於出處之際蓋進而幾於大用者屢矣而公每徊翔容與終於乞身以行其志雖以牛李之相軋公居其閒頗不爲李所容而卒能不受其禍以是爲達人之高致而至於公之忠誠鯁亮敢於劇上而切於

論事必不能以一毫之媮阿少徇乎人者雖時見於言語文章而世能知之者鮮矣抑吾於公尤自有感也當公之退居於洛裴晉公方留守東都數與同詩酒醼遊之樂歡然無閒吾意如晉公者卽微之尚存必不以元故有纖芥於樂天也李衛公一與牛隙遂至不欲見公詩文且曰見便當愛此豈宰相之語哉蓋於是益知晉公之賢遠於人矣予又以爲非公恬於進取或以揚李之援驟見用於太和開成則會昌之世

亦或有不能自全者矣公嘗有詩云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塗中曳尾龜早退先知非徒言之實允蹈之終唐之世獨公以賢達見稱有以哉故予嘗謂士大夫若能爲公雖微之之構於裹思顯之憾於李公皆與厚善而不能爲之累而爲大臣者但當若晉公之休休毋使賢達如公而亦不免於見忌則予所以序斯文之意也萬曆丙午孟秋序

讀史商語序

崑山王駕部淑士自南都還示予讀史商語俾一畢其愚蓋君在郎署時曹務頗簡意不欲以江山之勝博奕讌遊之歡而虛耗其心力也於是日借其同志以讀史爲事自秦漢而下訖於五代之季必先求之正史而參以司馬氏之資治通鑑錯綜其說而折衷之日有記月有編其考據詳而核其持論確而平其剖梳簡而辨予既受而卒業竊喜學術久壞之日猶及見士大夫能留意經世之學爲世鍼砭而稍起瑚刹無

用剽竊無根之沉痼豈非衰晚之厚幸歟乃爲叙之曰古今之變聖人之所不能違也而史於是爲重固得失之林而法戒之所從出也史蓋莫傳於周既經秦火而其書不盡傳漢初藏於民閒者相繼復出於時老生宿儒往往亦口傳筆授若春秋一經而公羊穀梁左氏專門之學凡三家並行於世非周監二代一何文之郁郁若是盛哉遷固以降何代無史氏何國無史書至天下分爲南北而史益蹐駁然至於今而猶得論其世者固賴夫史之各有傳也是故勝國之緒餘而與王必垂紀錄前人之否臧而後嗣亟爲之叙次懼夫跡之湮而遂至於無可考耳此誠王者所以垂憲百代之深意也顧其時代漸遠卷衮浸繁即使家有其書或不暇於徧觀又况其書尤不易得也哉通鑑之書會稡衆史而更定爲紀年一編縱横貫穿一覽瞭然而學者欲知古今之變亦賴以有考矣其後儒者爭務標牓而高談性命以爲多學而識仲尼所非

吾第求得其本而萬事理矣一倡羣和至於今日益趨苟簡成敗無考於前而是非紛出於臆獨於經義更好爲新奇背經叛聖幾乎不知所云而世且日無鹽以西子識者憂之雖有資性警敏頗知涉獵古今者而其力固未暇也不過以資其談言獨其手筆而已而實無可施用用之則必至於債事益頃已微見其兆矣豈不可歎也哉予慵且駑每顧影自慙所幸不爲世用得藏其拙然數爲季少有志者言之且以爲駁

今者商語之編一出向之沉痼其有瘳乎顧復念士人之習必由科舉而程試之文必由主司安知世無大人先生傷今文敝而惕然有生心害政之憂言之於朝廷仍還經義五題之舊使其一日之力無憂於不給而考文章者必先於論策之文觀其識四六之文觀其學而經義則但以理爲權衡不必于繡其鞶帨也庶幾豪傑之士爭自奮勵濯磨爲有用之學而文詞之高雅亦可以無媿於前代不亦勸學之盛事歟則斯編也雖謂之才士之嚆矢可也

麗句集序

友人許君伯隆以博覽强記有聲江南非久矣昨歲之暮復自黃州東下示予以所纂麗句集屬爲序之蓋上溯秦漢下逮隋唐其披攬博而詮擇精問以積日力幾何而成僅數月耳微獨才敏而功專良由途之熟也故力有餘鑒之明也故緒易就如予者季踰七十則舊學已荒性就暇逸而腐毫久謝且幼之所聞蚤已成癖時

之所尚或匪同塗雖欲質疑將無召鬨歟夫四六之文濫觴於後漢而瀾倒於六朝以故實爲鋪張差得炫其浮藻以援引爲親切或未忤於稱衷代以相沿久而益敝嗟乎此武侯出師二表彭澤歸去來詞所以超然獨邁於流俗者也自後唐宋之初皆接踵前靡逮貞元中昌黎倡爲古文柳李皇甫和之而遠紹秦漢之作天聖中歐陽變其少作三蘇曾王繼之而復尋中唐之緒顧此非所論於儷偶之文也如以菁華藻

麗而已凡伯隆之所詮擇皆其尤也雖然即以四六言之韓歐諸君子之作不迴異於時之人乎予考歐之初登第也所爲投謁陳謝之篇敷華振響蓋極追尋已乃盡出於馴雅至其稱蘇氏父子能以四六述叙委曲精盡正恐此後無復能繼且以前後得相及爲幸此豈過爲譽而重自暴哉蓋於斯文有深憂焉嗟乎文之敝於前代也以浮以靡而其敝於今日也以質以庬獨四六之文猶爲去之未遠蓋其在儷偶音響

之間乎今者伯隆之編出譬之採明月於碧海鮮有類焉抽上乘於列駟無或蹶焉其爲摛華者搜材也可謂鉅且麗矣功不亦偉乎若夫溯流而窮源得兔而忘筌蹄是在善讀斯編者而已

小字錄補序

余友沈公路自頃歲積病無復當世之意若遂忘其疇昔之勤者以爲今日所須唯藥物耳而草木性偏吾疾而既偏矣豈宜力與之爭其唯作無益以悅有涯乎嘗一寄情於絲竹焉初若有適久之則又憬然悟曰此所謂益多者也欲以藥吾偏而藥之偏彌甚求其若存若亡可作可輟而聊以寄吾心者獨書而已往往客至語合以忘其病去則澹然獨居發篋陳書而婆娑其間少疲卽又置之以爲常無幾何而蟲天志成矣又未幾而纂小字錄補有向之適而無其勞徐徐于于飲啜有加而霍然可知也予以謂君之爲此編非獨以廣異聞而已凡人品之高

下與時事之得失而興亡之鑒戒亦略見其槪焉嗟乎父母之生子也甫三月而命之名年十六而又有字以尊其名自童子而漸敎之以成人之禮蓋如此也當夫乳哺孩提之日顧之復之不勝其愛憐之也而別命之小名子未有知也聞呼其名則應之以笑至於能言而唯阿能行而步趨且敎之誦詩敎之舞勺舞象愛彌深則誨彌殷而防閑之彌切夫豈獨曰吾幸有子焉而已吾父吾祖之幸有後焉而已不忍其賤

且貧也則視之以貴富其幸而遭時也則又望之譽聞彰而功烈著唯恐其一失足而陷於不義以爲父母羞斯尤君子之異於庸衆人也而爲之子者亦必思其所以報也鼎食不足以爲養公卿不足以爲榮而必且貽之令名卓然與流俗異趣而後可以無負於吾親此人子之大孝也葢自童穉而逮於衰老中間所蚤作夜休以自效於時以有傳於後未有不自命名始矣其尋常無聞與鳥獸草木同朽腐者葢不足論

也夫孰使百世而下誦其言語考其行事而想像如景星慶雲和風甘雨海涵而岳峙者乎又孰使聞其姓名則唾且罵迹其所爲如封豕如長蛇如妖狐射工猶忿忿爲當時之人怒目而切齒者乎嗟乎賤不如貴貧不如富夫非恒情也歟而及其變也富乃不如其貧貴乃不如其賤是以君子必顧名而思義也而沒沒者乃謂不能垂芳亦當遺臭一何不愛其名之甚也夫獨非人子乎哉昔者夫子之論孝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葢其所不憂有大焉者矣是可以爲孝矣若夫公路之意以爲疾吾無如之何也有憤之而已所以慰二親於地下又孰爲大乎名乎名乎可不愼乎此其所以補是錄之微旨也吾行當見子之疾雖勿藥可焉

重刻衍極序

沈行叔季甫踰冠而富有六書之學其所剖析務極於微眇上遡篆籀下逮隷分有遺必收有蓄必奇嘗得元人鄭子經衍極一編有當於心

將刻而公之同志俾以序見屬書凡五篇予得而論次其概焉首言至樸原始也而所列十三人下逮伯高君謨同稱作者疑非其倫壁藏古文豈無雜揉何知尼父緣飾爲之比子盤銘所未見也季札墓碣豈其然乎其次書要着法也而篇首諸聲意在尊元訓纂滂喜於法無當書衡較近包蒙吾不知其要也又次造書似與前二篇複采摭往籍摹擬成文設爲問荅竊比子雲又次古學觀其持論獨於北海碑記皆以作

偏剳爲此論良所服膺然實是僧懷仁高正臣始也虞歐及褚自晉而變各擅厥長未可輕議張草顔正誠務極筆勢不拘晉法而自臻其妙莆陽以飛白作草亦旭素渴筆之遺也曾見數帖筆似勁耳結字豈能望素奴僕之詶得無過歟南宋而後何足置評最後天丘衍極所由名也其論石鼓夾漈是憑刀漆之辨可垂後來若夫用筆執筆謂篆用直分用側隸乃周出是固然矣而寸以內字法在掌指寸以外字法兼肘

腕尤極分明闍帖之辨於好事家聊自廣有瘳乎鄭之此書文辭頗贍得劉之釋其用乃弘行叔以爲世人侈言博洽而問之六書茫無所解使家有是編人知書學亦可無以淺陋譏矣然而好古之士或遂欲以篆籀之文入之今隸是猶却胡床而還席地脫巾幘而冠竹皮無乃生今反古有戾同文之化乎

徐氏宗譜序

吾吳之人以文學爲世所推重士大夫仕而登朝有名聲於時者不爲少矣然至言世澤故家聚族而居即甚疏遠猶與同其休戚則邑不能數姓族不能過百人也此唯吳爲然雖世所號爲能文章者欲一見其譜牒而不可得也問之則曰世遠而湮已矣或有以鄰郡邑相識拗爲同宗則其人非貴即富終不及於賤貧往往反爲人所姍笑友人徐汝益傷之念其世之遠而族屬之繁也不早爲之譜後將遂至於湮乃以再從父原和先生之命倣蘇氏族譜而叙之加

詳集錄累世所得錫命之辭與夫碑志之文悉附於後而又以平日誦讀所得自中材而下皆可使口誦耳聞而入者上自經史而下逮於當世凡一言之合咸錄而傳之永以爲子若孫訓且以自見其志亦良可尚已蓋予嘗深思其故以謂吳人之不能聚族者非其性然習俗使之也俗之失有二曰鄙曰奢奢則不務循乎分故益肎於利鄙則不務潔乎名故轉上其宗凡貴盛之家所賴其力而與之暱者雖親兄弟或不

如僮奴也及勢去家落遭不肖子蕩然不復顧其家世容有不再傳而去爲人奴者矣嗟夫不變其俗則何族之能聚哉徐氏自中丞公父子皆以精用之年致其官歸爲當時所重後世子孫雖不甚貴顯然而詩書之澤遠矣如子所交汝益兄弟多敦行好學泊然自守家傳儒雅之風人羞綺紈之習其能使族之人不胥而奢且鄙也決矣又邑唯徐氏能行宗法故有祠堂在遺第左偏歲時嘗再合饗必以宗子主之諸父

雖耋老遠遠倍其後唯謹每歲之朝宗子者必蚤作而待事及禮成諸父必先升宗子之堂行賀歲禮然後還受宗子之賀蓋邑唯徐氏一姓能如是而已今汝益又能爲之譜以遺於後吾知徐氏之族不涣矣敬爲序其端以致欣慕之私焉且曰自徐氏而及於邑之人自一邑而及於凡吳之人庶有興乎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吾以此徵之矣

論語駁異序

夫學孔氏者必之乎論語論語之書皆聖賢所與問答平實切近之旨不可以玄遠求也生乎夫子之後而尊信其遺言以教於後世蓋孟氏其醇矣然其詞旨激昂尚有類好辯而求勝者況於近代儒者乎至束之以一家之疏導之以求用之途則已離况復駭其舛也而自爲才倖其得也而矜爲巧則彌甚其又可望於雅馴耶友人王辰玉傷之以謂紛紛之是非其卒無定乎抑自有是非之至者乎嘗試虛心而思之唯

至當之求焉凡世之好爲異者吾不暇織與之辨也必也姑極其謬悠而徐以一言駁正之庶幾盲者瞭然者覺其不復墮于廣莫之埜入於蒙棘之林而徐行於方軌之塗必矣于是偏閱諸家之言或得其解矣而世未必知也則揭而行之或妄爲解也而衆且同眩焉則辨而絕之至所自得亦時附見於篇末方具草而疾作病三季而竟以天臨殁以屬其子時敏曰此吾志之所存也以一葦而障狂瀾其克濟乎雖草剏

未成汝其問序於吾友刻而存之以俟夫真學孔氏者乎旣受其書反覆觀之喟然廢書而歎以今政教休明俊民用章而學術文章之敝乃假日趨於妄庸者何哉將孟子之所謂生心亂政殆空言歟不然則學道用世之君子其果能勿憂也歟如君之汲汲乎憂孔孟之將墜當世宜有賴焉顧其所確然自守者欲以一言自見其意而尚未克也豈不可惜哉論語之終篇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有能因是書以知君之言

亦可以得其爲人之概矣或有語其子盍櫝而藏之必俟夫能知者而後出焉殆非君之所以汲汲之意也夫德不孤必有鄰紛紛之論或於是焉定容可以厚誣當世也耶

重較四書集註序

太倉金氏續較刻四書集註而王太常敬美先生序之大氐言近世無復小學故多不得其句讀音義而嘉績之獨勤於是書也自歲壬午距今三十年所板刻漫漶而讀者或續訂其訛舛復得數條於是邑人周繼虞楓改定而重刻之來以序請予於宋之說經者得二人焉或盡廢專門之學創爲獨斷而當時遂用以取士者王介甫之新學也或頗本師承之緒自許折衷而至今行之不廢者朱元晦之集注也蓋介甫以得君顓當時之不與者衆故驟行而旋廢元晦以講學名其徒之推崇者力故孤遠而彌彰亦勢之所趨也間嘗讀王洪範傳竊以爲非苟然者思一見其全書而不可得而勝國儒者若吳

幼清金吉甫皆號爲精詣其說時與朱相出入蓋有助焉而世亦莫之講也昔者聞通儒之論以謂聖人之經宜存衆多異同之說以待讀者之自得且漢人去古尚近學有承受其說決不可盡廢當國初儒學之臣不能將順明主之德意而狃於所聞一切抹撥此與介甫之新學何異今之舉子業自當以朱傳爲宗若好古博雅之士似宜斟酌古今之間不容守其固陋而已世有讐較漢唐之遺文如金氏周氏之於是書

者予雖老矣猶願執筆而隨其後

歸太僕應試論策集序

昔人之論謂晁董公孫皆有科舉之累然則應試之文其皆不足以語於古歟予以爲苟得古人之意雖降而應試不害爲古不然即規摹秦漢要爲世俗之文耳文章自漢東京漸以衰弱迄於唐宋作者再振起之其才氣之秀傑與所自得於古豈滅賈馬二劉揚班之儔哉而或者乃謂古文之法亾於韓不知彼所謂古者何等

也蘇氏之譏陋於文而劣於識自以兒童信非過矣崐山歸熙甫先生少而邃於經術於注疏無所不讀厭薄時之文力追大雅尤好左氏太史公書平生丹鉛其芟提要鉤玄不啻數本雖繁簡少異要於先求指歸次及菁華而唐宋六氏之作則皆所沈浸而取裁也聞諸其門人吾久不讀歐蘇文輒自謂庶幾及取讀之不覺瞠乎後矣然至其得意於曾王亦不多讓焉又言吾爲舉子業信筆縱横而世多以爲奇士爲古

文辭必謹於程度不敢少自弛願其深知我者舉世僅數公而已先生嘗爲人序其文中有妄庸之譏或曰妄誠有之未必庸也先生曰予未之思耳唯庸故妄唯妄益庸聞者莫不心厭焉當是時吳之以高文稱者曰王司寇元美其始不無異同及歸自留都從其家求畫像摹爲小幅系以傳贊屬予書之蓋曰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予豈異趨久而始傷而司寇季子時爲予言公之歸也嘗讀蘇應詔諸篇顧語之曰此乃可

謂策耳吾晉楚錄文豈能及哉予以是歎服司寇晚年識益高而心益下蓋如此而世之君子或未必知之也先生之從季弟有逵非聞甫嗇梓其應試論策若干首刻而傳之而其孫昌世文休甫謂余居常服膺先生之文於今時特爲眞正又所聞於其門人者頗詳因屬爲之序夫先生之所自得於古而予之獲聞緒言畧窺見其槪者蓋古文辭非科舉之文也顧其時出緒餘以應有司之試者要自超然亦不同於流俗

人之作矣父執傅士凱張茂仁兩先生嘗見語曰吾師之論泰伯至德聖人之心無窮學者之文未有其比若其縱談理學出入於南宋諸儒會通其說而發之以汪洋超忽殆得之莊子它人莫能企而及也又曰先生少嘗就試論袁安任隗自言學未成史書未淹貫不能破的而世已爭傳誦之況其得之審諦者乎又況其他文之高雅者乎竊念予卽有論說不足以盡先生而私喜其姓名得附見于茲集則姑述宿昔所聞以復於文休庶幾以俟後之君子嘗有讀是

集而悠然會心識其與時之人異者若其終以襞積故實瑣繪語句爲工則斯文雖勿刻可也

石巖先生澹語序

老子曰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夫無味也而猶言之所謂強而名之曰道也吾夫子不云乎予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而釋氏之書亦稱默然無言是眞實不二法門然則何彌繁意彌廣其皆道之所不存歟雖然以言語文字求之卽單詞片語要爲贅耳若夫領之於心措之於躬由博而之乎約雖洋洋纚纚安在其不爲澹乎論語記孔子之荅問可謂要言不煩矣顧其詳乃在於刪述六經而要歸於平實所以爲儒者宗也君子由之上而達於道小人由之下而達於器器之所不可知不可言者道也以俟能者從焉固不容詖也此夫子無言之指也老氏之玄蓋爲尹喜著書所言皆道德之意進乎器矣不然彼獨非孔子所從問禮者耶若釋氏之

洸洋宏肆崇虛者溺之孰有者非之而儒之能通其說者至謂與易論語合然則離之而三可也合之而一可也其爲六經耶五千言耶十二部耶靡不味其腴而未始不合於澹以不言言之以無味味之門戶不分諍論不立而道乃玄同矣石巖先生之爲是編也由孔氏而之於二氏蓋舉世之能爲言者皆咀嚼而飫其膏矣然後疏其所自得以託於大方名之曰澹語而屬爲序之予以謂調五味而侑五齊斯亦味之美

已而必曰大羹玄酒云者爲其未離乎味也曰用是爽醇用是醲矣則莫若澹然一泯之於無酸醎甘苦曾莫得而名之而猶譊譊焉號易牙以羞於人者吾知先生之所必不許也

非海集後序代

自昔以文章名世而傳於後者或終老無所遇卽遇也或連蹇不得志以發其幸而進用舉世望之以爲顯融雖其人亦自謂遭時而中所蓄積果獲自效於用者不亦鮮哉豈立功與言固

不可得兼歟夫古之君子修之於身見之於行事發之爲言語文章一而已矣其君知之與之儕者能容之吾何敢負也於是焉不得已而功成君弗知也與之異而擠排之者衆也無所望於進而思有所垂於後於是乎不得已而言出豈有二哉自科舉之學興而士不必有其志言不必施於用其法屢變而屢窮薄詩賦而求之以明經以論策似也而士且日趨於苟簡以徼幸一日之遇其平居相與疲精竭思以爲之者一遇於時而皆置之於無用卽有遇人之才非登獲自見又幸爲詞學之臣者其無乃以政學乎雖遇之早矣進而窺金匱石室之藏矣其用與舍未可期也若上方嚮用而用之未盡其才乃又以中道夭閼者攬其遺文豈不深可惜哉故禮部尚書非海馮公弱冠登朝及强而貳冢宰分別賢不肖以肅吏治以佐天子惠養元元又先後數考文章登用俊良備朝廷器使世咸以爲能舉其職上方將用公於調燮而公不及

待以殁矣當公在經筵欲借講說以規切時事上自戰國下逮東漢之季爲通鑑直講一編反覆諄切其言簡而明讀之凜然庶幾繹而改乎斯日月以冀矣時朔方遼左之師東西騷動忠憤所發皆見於其書及身爲大僚而礦稅之使侵官蠹民凡所以調護其間皆詞婉意深默有回天之力焉公之不獲盡其才用也豈非天哉使公得永年上之能盡公與否所不可知其不勝世道之憂而見於論列者又當何如也某昔

薦於南省實出公門下今方爲吏東吳得公遺
集較而刻之獨惜公之早逵受知人主實深顧
不獲盡見於行事而猶託於文字以傳也若夫
序公之詩若文者則有宗伯于公之言在

學古緒言卷之一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目錄

序九十五首

緱山先生集序

錢容緯寒玉齋詩序

易經程墨文選序

吳江沈祖均選刻鈞玄錄序

二王公車義序

張伯鴻稿序

二陸讀禮草

三矦日課小引

嘉定縣均役冊序代

選刻邑學諸生經義序代

選刻邑學諸生經義後序代

武先生校士錄序代

三先生選刻經義序代

錢士孫射評序

贈王先生試禮部序

學古緒言卷之二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

序凡十五首

緱山先生集序

夫士志於當世其遇則名實加於上下一時言論風采垂之後世咸考信焉其不遇則屏居自晦已耳然中有未忘猶數詠歌先王自見其意於言表者蓋多有之若夫遭時顯名矣而徒揚其芬未茹其實乃僅僅託於語言文字以有傳於後良足悲矣嗚呼此予於王君辰玉之遺文

所爲攬涕而叙之者也予之識君自其甫冠垣然以奥邈然以遠不可得而親疎者也既而與之習悉其內行淳備平居於物無所好而獨好觀古人之書終日矻矻丹鉛其傍而識之繳而加勤學日益而意愈下其爲文章頃刻千言若江河決而日星明也少喜爲詩出入古今之間初若不拘拘而卒與之合要歸於刻露駿發非苟然也年垂壯始舉於鄉又十餘年而以進士第二人擢官編修念文肅公之老也旋上疏乞

終養奉親之暇將益究心當世之務曾未幾而病困頓數季竟以不起悲夫病革手疏告其子皆生人之大節於忠孝尤惓惓也且曰吾於古詩文能窺其藩未造其域也然詩似差勝他日發篋以屬執友某某詮擇而叙之亦吾志之所存也蓋余昔嘗語君文不當以時代論也凡人之傑然者其識高其自得者深雖卒然而吐其中所欲言必有異於流俗斯以爲可傳而已如陸宣公其文詞豈有與時之人哉而至今稱其

奏議與賈生埒何歟以公之所言皆切於匡主濟時鑿然有所不可易耳故曰文章經世之大業也而區區焉以世之先後詞之難易論者一何陋歟君慨然歎曰今之世其誰復可告以斯言者乎故余叙君之文獨惜其志在當世而不及於施用其詞或鬱紆悲憤或慷慨激昂蓋直取以寄焉進未能矯中世士大夫之習而砭其膏肓退不獲挾古聖賢人之與以爲時耳目徒負其才抗其志而泯泯以歿使人咨嗟歎息而

不能已固予所以序斯文之指也君詩文凡若干卷皆錄其大畧而已曰絨山先生者君少時頗有遊倦之志所嘗以自號也逝之益不勝悼念以謂君之才與其志行之不苟旣幸遭時而終無所效於世意今者或已游其神於大虛寥廓乎則猶有足慰者乎故以是名其集於乎其亦可悲也已

錢寄緯寒玉齋詩序

昨歲予遊京口於友人陳仲醇舟中與寄緯相

識因得覽其文意深而緒寄非斂且勤弗能也明日獲共若冲先生登眺從容夜深乃別雖去心質行非造次可盡知其超然蛻去世俗而游於埃壒之表也爲賦長句四韻五言古三十韻以寄其慨慕焉自後寄緯數過從未嘗不言詩出其詩數篇驟讀之如風雨過而晴日在軒庭開霽人也予爲言今之經義與詞賦迥然分途卽才能兼之有得於此必有妨於彼吾見其兩乖矣未見其並諧也頗疑經義屢變而彌淺是可廣售也非若詞賦似靡而源遠不可襲取也盍先爲可售而徐及於深造庶幾終有合乎蓋予嘗折臂於斯矣寄緯不以余言爲迂而低回首肯者久之別一年所聞其復不售於有司方爲悵然而寒玉齋一編至矣夫遇不遇固非人之所得爲也然彼是各一途而吾欲迫而强合之亦非力之所能及也以寄緯之勤斂而求合有司之尺度又三年希有不中程矣則吾顧與子終言詩必也博綜以濬其源深思以極其趣

毋眩於俗以需中之自得毋懸於名以俟衆之自歸持論則毋狃於時代而但諦觀其所就取裁則毋矜於華靡而務力迴其所從苟能是卽漢魏晉唐之遺音將亦時見於宋之作者而喋喋爲訟襲口耳以輕肆詆呰者或實未有窺也寄緯以爲然耶不耶吾觀昔賢之論譬文章於懸衡今子之詩固已使予服膺而俯他日功益專增益重吾首之至地夫何疑頓如余駑鈍旣拙於爭時又恧於虛名終身窮初不自悔終身

學老而無成又以是薦之客緯何也

易經程墨文選序

六經皆聖人之書易為最幽深矣揚子雲作太玄以擬之儒者譏焉然要為能知易者自漢儒之易不傳而王韓之說獨行於世逮宋程朱二氏出而學者又廢王韓不復講今之為文以應有司之求者名為推本朱氏而往往謬襲時師之曲說苟以邀一旦之遇而已然則薈稡而錄之又屬為序之其亦可以已乎曰是一代之制

而士所由以進也其言不必為傳翼也言不必翼傳而上以此取士故讀仲鳴之所詮次而其人可知也自成化弘治而迄於今文辭之在錄者可以觀世焉昔之朴直者未必是而今之蕩繢者未必非也有可者第甲乙而登進之四方之學者爭操觚而擬之又務為新特以勝之亦其宜矣然自朴而之蕩勢之所必趨也蕩極而反於樸猶挽江河而之西也今又當變矣將變而何之乎此實世道之憂已唐詩之溫許皮陸宋文之呂揚陳廖其言語非不工也當時以為儀的焉自今而讀之今昔之變將孰置是非於其間乎曰是存乎辭而不在乎傳之合與否也夫昔人之才豈反不逮今而今人之才豈皆能出乎古然而必務勝乎其前是果能有勝乎昔者雖斤斤焉有所守而不敢肆故寧不盡其才今且過求於力之所不及矣其詞彌誕其陋彌彰耳彼以為非是不足以爭時也士以是日趨於譸張譎詭而敦樸近於遲鈍平淡近於枯寂

反擯而莫之收此孔子所謂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豈不亦可懼哉往時歸熙甫先生銳意經學工力甚苦至為應試之文伸紙疾書初未嘗經意也然今之言經義者必推歸卒未有能逮也豈非積之厚者不求異而人自異之耶若夫易吾不能知也向嘗讀歐陽永叔童子問而是之既又得蘇子瞻易解蓋其說始於明允彼所自謂有易以來未之有也志乎易者其無厭王韓而以歐蘇之說參考之可焉吾與仲鳴游最習

相與論文頗數數姑以是塞其請不知仲鴞以爲然乎否也

吳江沈祖均選刻鈎玄錄序

鈎玄錄者沈子下帷修業之所輯也或曰玄之爲言幽深微眇之名也而以稱斯編何歟夫性與天道孔氏之及門者猶不得聞今之文直義疏之餘耳而烏在其玄乎若果玄也則無乃離其本歟昔人作玄以擬易舉世僅一二人知之今之業文者欲求知於人人而乃託於人所不

能知之玄又得無與希世之術謬歟予應之曰沈子之所爲輯也時之人以爲玄則從而玄之已耳夫臭腐神奇之迭變至於斯藝而極今時則又甚焉凡與於編者其人皆已售於當世既有司以爲工而天下之人亦翕然趨之不必深於撰述之旨也而其言皆有枝葉靡靡焉以爲悅於目而快於心也則宜謂之玄矣蓋昔有編詩而以極玄又玄名其或與之類歟是又不然昔之玄合一代之作者而鈎之也今之玄就一時之能者而鈎之也候人後先錯列則震澤毘陵二先生幾同揚子之玄譏矣雖然前人之作歷百年而未有能繼之者今雖五尺童子試一摻觚而衆且詫爲奇焉則今昔之異當孰處玄乎夫玄不玄非吾所能知也飲食不可無鹽梅而味嘗在鹹酸之外若此者玄耶不耶與是編者有合焉不耶易牙之調世或不嗜焉時之所爲也沈子以爲世之君子非其才不足以與於斯文而謭謭拘拘以是古非今爲者要爲無意

於當世故其所詮擇云爾必欲就斯編而詰其所以爲玄者微獨吾與沈子不能言雖其人亦不能自知之也夫如是則吾將以其不可知而名之曰玄矣

二王公車義序

予嘗謂文之工拙如百物在市肆咸有定價雖復低昂以徼售要於其常終不得而易也世乃欲以愛憎之蔽而混美惡之常不已過乎雖然工與拙則必有分矣而特不可論於進取夫士

不必短於才也雖得號爲工文辭者未能無廢也主司不必劣於識也雖得號爲有鑒裁者未能無爽也士或稱心以言有合有離上之人操程度而求之其得者十五六焉略玄黃而取之其得者十二三焉是猶有一二人者在必不得之數也如使得失眩其中而卒迫困其外於累黍未必合而天機未必動也庸可徒與人以格外之賞哉雖然其在於今則又有異焉上唯恐才士之失也見似才者而輒收之寧過而離毋

不及而合也甚且以不及之實而飾爲過之形者亦往往誤見錄焉士徼幸於洮遇則妄意以投主司之好上之人以憐才受欺而下之人以苟得長僞世亦皆知病之而其流幾於不可返矣若兩王生伯栩閑仲抑可謂不惑於流俗者也自乙未北還出僊中文示予予讀而歎曰夫二君者則誠工於文矣蓋伯栩之長在橫溢而閑仲之長在組織其程度其天機世無工徑亦知其不失尺寸也世無伯樂亦知其超逸絕塵也而不能必之於有司則豈非文之工拙誠不可以論進取乎哉然而二君之文固在也雖不能盡知其奇者亦不謂我好之而昇其直也韓退之有言吾文自謂大好人必大笑之夫如是雖或有譏二君文者容何傷乎夫以千金享敝帚者弃也見世有寶燕石者而遽疑璞玉之難售亦非待價而沽之道也余久困場屋念當遂棄去而二君以平日之雅屬令敘所爲文夫予言之不足重二君審矣抑老子曰知常曰明吾

試言其常以俟世之能知二君者焉

張伯隅稿序

予嘗論制舉之文意不必創而依於傳注法不必古而束於俳偶然而能者亦往往微見其胷中之奇讀之知爲傑然者也非好學深思需之以歲月而中有所自得則莫克以爲若夫勝人而取於人斯有不得而必者矣自學術日衰世多以貪常嗜瑣得之遂謂文固宜然易用好古而不適於時爲哉而炫奇之士則又託玄虛以

爲高爭鈎棘以爲工羣聚而姍笑曰文何必雅馴而坐令自困若此夫濬發巧心愛唾捃目從古以然而乃以區區之得失定其工拙亦過甚矣乎友人張伯隅闇而是之相與礪鏃栝羽之日久其文之豐蔚如其先司馬公而潛思苦極益進而未巳也既連擯於有司而氣益鋭功益專今伯隅既得之矣吾請以伯隅之所以得者質之伯隅往時有司之考文章也唯程度之拘故文之寙窳而萎薾者得倖進焉伯隅雖學爲

溫潤綿密而竟不能得也於是益務去其芒角以求合於時幾不能自持者比就試而掉鞅無前若鷙鳥之擊不極其力不止而會典試者與得偉異之才棄瑕求瑜苟駭於目無不收者以伯隅之宕而能法贍而能潔宜不後人而一時同舉於鄉先之者且若干人豈其文盡出伯隅右哉則是既能得之而猶有不可必也其不當較量於得失之間審矣伯隅將盡出其橐中之文以視於人人而予爲之序益言伯隅之遭而幷以解於世俗之相笑者也

二陸讀禮草序

友人陸孟祥仲鳴兄弟居憂之明年既小祥矣痛念泰初先生白首場屋不遇以殁相與茹哀績學其文日益工同社之友遂合其小試諸篇錄而授之梓孟祥文若渥洼名駒不可控制而乃能抑受銜勒仲鳴文若芙蕖出水特爲鮮妍而時雜宋人楮葉文若是其遇於時必矣顧吾不獨喜其文辭而已夫二君者之爲之也異乎

不忍讀父之書歟乃所謂如有聞其音聲者歟予猶憶侍先生酒酣慷慨叙說生平及論爲文利病皆鑿然可據暮年壯心隱隱見眉睫間也辛卯之秋携二子試留都聞人傳一題不移晷即袖其文以示迨三場皆盡夜而出予私憐其意以爲士之志於當世者豈好自苦哉其中心有所感激誠不能自巳耳既咸擯於有司開一過從則先生病欲殆矣嗟夫使二君者而狗禮之末不早自奮以畢先生之志世之訾議必有

歸矣今以其哀悲慘戚之懷一寓之於文以求合於時故能若是工也雖然二君固爲予言之矣曰吾兄弟之嘔心而爲此非徒以夸世而競名也懼吾今之未必然而功力之或未至與夫愛我者之勗我而以慰吾之心也子可無爲我一言乎因述其意以爲讀禮草叙

三侯日課小引

侯氏三少如兒駒驟風聯翩並鶩予昔有詩贈之時則長者舞象少纔九齡耳又二歲丙午而

同日補博士弟子員閭里歎羨比於河東之薛且謂璩瑒機雲猶讓一焉今將彙其所課求四方是正而謬以士安見推請爲之序夫將爲名乎吾少非壓竿晩復罷瑟衆所同去也而何名可借將以爲實乎浮洲渚者不以艨艟穿林麓者不以列驥又實之所不在矣雖然今之談經義者吾亦能言之指趣爲宗標格爲異菁藻爲華不越此三矣夫聖賢之微與經百家而傳注莫能窮也經生之帖括率三年而面目爲一變也苟徒以拾唾爲解悟學步爲矜奇不已惑乎然則何塗之從耶唯氣與辭咸謂殆庶盛氣而前則當之者辟易不必其儒雅也擇言而吐則聞之者解頤不必其諦當也此於工拙利鈍宜有合矣而或又相左何歟吾嘗試揣之必也似之而非乎其非也所以出之而易爲工其似也所以投之而易爲入斯言也其必爲達人所嫺矣抑有命焉不可得而力爭也而豈爲三侯少願之乎聊以寓衰世之感而已頃者尋繹孟氏

知言合之於世道人心而豁然以悟悚然以懼然後知吾向之未始讀孟子也何時當相與劇談此義而姑以此塞今日之請戊申冬抄通家老友某叙

嘉定縣均役册序代

嘉定於吳爲瀕海下邑沙浮而川涸常仰食於四方之稷種宜木棉然而夏秋之交或熇以枯或潦而腐加以颶風乘潮所摧折飄蕩亂無留莖而鄰壤之秔稌自如也葢某始受事而聞於

邑之人者如此及按籍而稽之田之在戶者凡一百三十萬畝而竄其役於官者歲以二十五萬畝而足士大夫之不往役者民之役而得代者貧不任役者常有八十萬畝之餘而海壖之潟鹵蘆葦之所藂生不與焉蓋自漕折以來迄於今其歲額類如此去歲庚戌御史中丞徐公某以巡撫淮治三吳閱政之鉅餽運爲先裕國之儲賦斂爲亟江以南賦最重而吳又江南之尤也向者患占田不實役使不均民之瘼矣害

且貽之國家甚非所以恤下而忠上也具疏言之於朝請依會典限田之制而酌議免役爲品官而下以次爲之等差靡不有加然後率所竄田而役其丁壯與庶民均已得旨下所部州縣盡發花詭宿蠹與之更始獨嘉定令缺前後來署事者數更易猾黠及緣爲姦利公又燭厥隱蔽行縣覆覈而某適受朝命來爲公屬吏於是勾稽剔抉復得花分詭寄之田十七萬五千餘畝各歸之於戶而定其重輕之役凡五年以請於公而行之民閒詭役之田視昔加十萬焉始之譁者終而悅服籍成刊而布之某宜敘公之德意以垂於久遠有來諗曰漕不折役不以拼年吾民不疚而徙耳今者賴天子之恩得安於田畝役之不均殆未若鄰境之亟乎應之曰爾之鄰嘗病甚而以藥石起之效在邇邑之人嘗病起而以粱肉養之利在遠而必欲湔洗腸胃漱滌五藏以見功乎吾恐秦越人之不數遇也則又曰是固然矣夫籍田而役之役各視所

當其劇易已分且歲更故均之易計畝而賦之賦不能無道其急緩或偏且日夥故均之難往者獲奉上俞旨獨漕之諸費派徵視鄰邑懸矣已又均派而別以其剩抵他所徵則已淆又或徵且輸矣而不入於司農後又責之民或用軍興加編事已而次第減免矣猶復徵之復輸之則非法或量田之腴瘠而爲之則矣而受賕骫法者高下在心長吏不能詰也壽良惠頑且滋擾凡若此者皆在事者之所宜先也亟圖之則

政之平如役矣某於是憮然未有以應也竊以以謂朝廷設官理人自州縣之長已得比於古諸侯上至中丞而綦貴矣實古連率之任也任重則德施普而所圖於民者大若概之於平也必自斛焉斗升可勿問矣位卑則痌瘝切而所圖於民者詳若鏹之在藏也一而數之即萬億自此覩矣公今既先其大者某也敢不僶勉於其詳以庶幾從公之後且一塞言者之意乎

送刻邑學諸生經義序代

予始至嘉定士或謁予而譚治河其指畫舊坊與今日疏導之宜如親至其地者且曰夫學猶是也不得其源不足以合於道不通其塞不足以適於時予聞而心異之有過從者與語移時即其中所欲言往往令人解頤古所稱南方之學得其精華信矣已問知其舉於鄉者率不能過十人私怪士之售者少也及試禮部則此十人之中其得薦者又不後於郡之人焉豈其技誠然耶抑有幸不幸耶有儒一生詣余而請曰先生亦知工與拙存乎人得與失懸乎天此不同塗而趨也能必其果相值歟世以其不相值也而獻嘲吾以其適相值也而自解皆惑矣以為得之者工耶其所以得者文具在也或舉一世而詆訾焉以為不得者拙耶是固然矣假令以其言而筆之得之者之牘或亦過而賞焉且此一文也一人焉以為工又一人焉以為拙必是與非分焉夫安知考文章者之必出於是歟吾以謂言語之工未必適用之具也要以匪是

則末由詮擇焉耳夫如是雖有幸而得不幸以失者猶未為害也士亦務吾學而已夫苟學其用於世者而不務脩其詞以求其合是亦吾罪也辭之脩矣其得與失不與吾事焉先生以為然乎否耶予曰子言類有道者疇昔之言治河殆子之徒歟故予從蔣先生次第諸生之文姑就子所見而以質於人人不敢言利鈍也有棄其本而以爭時為得計吾恐狂瀾之潰隄防汨陵谷以至於禍天下也因識其說以附於末簡

若夫邑人士之學問淵源與師帥者之造就則有二先生之言在

送剡邑學諸生經義後序代

今天下文學之士江以南爲最若東吳又江南之尤也予生長於粵雖剡苦自力常恨不得游於四方以開發其意歲乙未始獲以貲至京師浮江涉淮過齊魯之郊經塗萬里耳目所聞見日新往往聞人稱說江東山川土風之美與其賢士大夫之清華妙麗輒思一遊焉弔延陵季

子之遺而訪問六朝遺蹟且觀古今人相去遠不遠也已謁選得蘇之嘉定學訓導以行竊念予之朴鄙而爲吳士人師中不能無愧然循省所懷一朝慰之實所自幸而快意者也比至未幾奉督學陳公檄率其儕二十人試於合肥與俱往返極登臨觴詠之適中殊洒然還而諸生以次來謁雍雍愉愉進止皆可觀已從會稽趙先生後得覽觀其文辭雖所詣不同要非生於文盛之邦不克至是也而是時慈谿王公爲邑之日久矣務爲作興長育以成人士之才不槩以齊民之役折困之以故士得殫其力於藝文而趙先生素得號爲能文章胡先生又自泗州來佐之故以予之不敏而獲樂觀其成焉茲錄也自去年夏以迄於今諸生之文之工者人各採擇以見其大凡或學成而方圓合度如大匠巧運規矩之中或才美而縱逸不羈如駿馬方騁康莊之足蓋予向之想慕其地而欲一至焉者得從容與其人遊而又得循觀其文且以暇

爲之品第焉此固予所深媿而且自以爲慰者也夫吳子游之鄉也其文學淵源必卓然有異而粵之文章自唐元和柳柳州始有師法其相去固已遠矣柳之言曰文以明道非苟爲炳炳琅琅而已吾鄉學者至於今尊之不廢而予之得聞於長老者如是儻其指亦無以異乎如曰古今人不相及而務爲俗學焉唯繡其鞶帨是務則非予所望於文士之尤者也

武先生拔士錄序代

自士以剽竊爲文索意愈淺而實離屬辭愈妍而實陋王司亦能知之而誤指以爲才也反亟收之其人之得者因不復自知而世且妄推之謂是嘗勝於人而取於人矣且相與倣效以爲之及他日在事則又操是以爲衡嗟夫此昔人之所以歎謂種相承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邑故多老師宿儒凡讀書論文多得之歸太僕先生歸既觀達其才不能逮而效之者益更潤琢坐是或終困世之能捷得者遂用相詆訾謂得

失果在我不聞箎遇可以獲禽乎於是邑之少俊咸思改轍而從焉去年冬華亭王先生既北上試於禮部而溧水武先生獨留課諸生於二三月間得文若干首選而刻之謂是可與世之巧捷者並驅而爭先矣乃不以屢蹶而棄之猥屬爲之序某也質魯而意遠好古而不宜於今其何足以知之辭不敢當先生笑曰子之玉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也姑試之庸何傷竊以謂唯耕而獲獵而饗者乃可以論於稼穡之利搏擊之能耳終不敢開口而論以重爲世俗之所譁獨諸君子之塗轍更矣其必將騁驥足於康莊無疑也若夫區區之所守譬之資章甫而適越雖不悔亦不敢以進也

三先生選刻經義序 代

予爲嘉定之三年而蔣先生來自嶺右未期月胡先生自淮南渡江先後至爲諸生師其明年六月會稽趙先生應聘爲考官山西已中進士乙榜擢知桂陽州以去當是時二先生實左提

右挈數進諸生試之拔其文之尤揃俸入刻焉以致其獎借之意而率諸生來問序於予予以謂士之用世其討論古今而擘畫當世之務見諸行事而閒發爲文章以潤飾太平獨經義幾於無用然而非精研傳注之學以求合於聖賢之旨則其文多不能工而施於用者亦往往鹵莽而不得其當故經義於取士爲先且重然其體率數年而小變變而之盛則朴鄙者以華然拘牽者以超然而蕃蕪者以傑然其變而衰則

求爲麗適得靡焉求爲奇適得誕焉求爲健適得獷焉迭相勝而互相非其大凡也至於雕鏤之極樸以漸喪藻繢之過質以無餘又其鶩於得者鋭倩帖括而謂博宗者迂專事剽剝而謂獨翔者愚漸染成風識者有隱憂焉嘉定僻在吳東偏俗號簡質其人多負氣有志節而出仕於時皆能有所自樹若没没焉以媿其鄉之人者未有聞焉蓋自王文恪公時已稱其長材秀民有出於他郡邑之上者而舉業之文則全式

之先生其尤也雅自負與文恪爭鳴迨選於禮部名郎相亞今又百二十餘年矣風氣日益以開而學問獨有淵源不隨俗汩没以故變而未卽於衰雖然吾懼夫婢然者之未幾而靡也趨然者之未幾而誕以獷也夫士患不能何患莫知苟能矣而或不見知是有命焉不可得而强也士苟爲炫飾之文以競時而爭名世俗必以爲然其他日者之用於世能無苟且而冒没者希矣今諸生之文具在也其所致力於學而求

爲可知者必能自信其何如也有二先生以策勵之又從而揚其名聲於時勉之哉毋苟爲變而不虞其衰毋急於名而遂遺其實其所成就決不止於進士高第也審矣夫豈獨二先生之志抑亦吏於兹土者之光也

錢士孫射評序

友人錢士孫既撰次射評寄示予且屬爲之序予不能知射也而烏能言之顧往時見士孫與其友孫巖正巖和兄弟數聚而較射未嘗不往

觀焉射畢改弓囊矢相與追論其所以曰如此而得如此而失三人者亦未嘗不相視而笑也予又從問之則曰吾豈能爲不知者言耶卽言之君亦欣然而賞之其不可得而言者君終不能盡之也予退而思其言歎曰事固有習之而不能知者乃欲以不習知耶今夫貴人之家耳非不歆入音口非不厭五味也至問其所以宮商相宜酸醎相和者彼有惘然而已況於窶夫豎居門而大嚼閒管弦而竊歎者顧可以語此

哉天下聰明絕異之資往往用之於言語文章雖世所號爲能者童而習之逮老而好之尚不足以窺作者之用心況下此者乎然予不辭爲士孫序之者自以少即好學書每觀古人之論輒三復而思之間有古人之遺蹟輒往求觀之若飢渴然予之不能書葢天限之也若心固能通其理矣士孫之射固已得之於心應之於手豈獨天性實由積習而然宜其能言之也古之言射者如所云貫風之心去楊葉百步而百中

正如書家之言徑寸千字皆極論其妙非必盡然也唯中石沒鏃不數十步內不輕發此則誠然耳士孫以爲然乎否耶夫士孫旣以才勇用於當世摧折方張之燄立功絕域之外矣一不爲世俗所容年未及衰去士伍而佃田夫方將灌畦種樹求爲尋常無聞之人以自老特以其所自得於射者與世之所習聞者異不得已而筆之於書竊意知者見之當如孫氏兄弟之莫逆於心即不能知如予者亦必不至於疑怪其言也昔士孫未第時與二孫就試郡城於時四郡之士咸集而見其射者無不嘖嘖歎息以爲能士孫旣免歸而屢正天死履和今尚未爲時用豈士之遇合果不在於能也歟近聞士孫好種植又往往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豈其天性敏妙如易牙之於味師曠之於聲故其知之爲獨易也歟士孫或又出一編將復爲序之若予者殆所謂徒好言之實不能知之者也

贈王先生試禮部序

華亭王先生來敎嘉定三年矣歲十月當偕計上南宮與諸生別酒半有執爵而言者曰唯先生積學纘言著美名而負屈稱以淹於茲土唯吾黨從先生游由所聞知自勤勵無怠然至有司考文章凡先生之所知售者十而一豈果不合於時之程度歟大爲有司者懼士之以奇衺進也寧失才務謹守其師說是則然矣竊以爲士患不學不患其好爲異也誠學矣即有所異同要不詭於聖賢人之指則何以拘拘謭謭爲

主司患不知言不必張一目以爲羅也苟唯拘拘焉蔄蔄焉不務得士而若出於繩士以求自爲解此亦非知言者之所出也葢士皆進而妄號爲奇矣或誤以爲才而收焉已而漸厭薄之士又將退而妄託於平若又誤而收焉是士終謬爲形以應而主司直虛爲名以自解也等謬與虛耳豈可謂能得哉先生行矣將卒守其學唯在我者之信焉不虞火時乎將亦少貶而詭爲之形歟夫非獨奇者詭也雖平亦詭也是猶

鄉愿之託於中庸詭遇而獲學道者不以爲恧乎先生憮然曰吾平日相與語者謂何其棄之也懲於往而不必諧於今告於人而不必持於已不知命何以爲君子且吾不幸不蚤遇於時猶幸與二三子優游以從事於斯文也夫亦中有樂焉非獨以人之見收爲已榮也且向之妄爲奇者寧能盡有合乎吾終不敢以欺有司矣或有笑而應者曰先生愼之哉今之文帝以襲積故實爲有學以瑣緒語句爲精新此昔人之所唾也世更相與慕效之而尚莫克以爲況於守吾之學而又安所之耶則又有整冠捉衿而前者曰請觴之夫上之人謂士無實學易下之人謂上無知言難且子之言以爲世卒無有能知者激也先生之言以爲自信其是而姑有待焉正也先生今將遇矣謂世果無良有司能知言者焉吾不敢誣也於是先生起執爵而釂之曰敬受賜衆咸謂某宜敘次其言以竊比於古人之贈處遂不辭而書之

學古緒言卷之二終

學古緒言卷之三目錄

贈行序凡十一首

贈邑侯韓使君考績序

贈明府胡公改任長洲序

贈署縣事郡丞吳公還署司理序

贈長洲胡侯入覲序

卓明府奏最受秩蒙恩褒贈序

贈少府丘侯擢宰景寧序

贈申美中北上序

贈別王遜之尚寶詩序

送程孟陽遊楚詩序

贈大理朱公北上序

贈明府韓侯擢官兵部序

學古緒言卷之三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三

贈行序凡十一首

贈邑侯韓使君考績序

淄川韓侯為吾邑之期月政令肅然惕者知職邑無逋賦又二季則廢墜畢舉俗用丕變雖小人罔不革面矣報政於朝廷得受　訓辭以其官封其父母於是邑之搢紳先生思所以頌厥盛美而屬予為之敘夫侯之所施設朝堂皇而慕四境捷於風行草偃者吾固不能悉知而具陳也獨念邑之難治其賢者學道而篤於信古其不肖者鶩利而敢于扞網其倜以愿則稟上之令蹈蹐而求免其身其桀以黠則何上之微陰陽而嘗試其巧夫使信古者袖手而熟觀其所為愿樸者安居而不見其所苦雖不肖以黠鶩於利而猶知顧其害巧於何而終不敢輕有所嘗非其所施設真有以大慰人之心而能然乎哉蓋唯公平不頗務於求民之瘼不急於就一時之功而後足以與此於乎此侯之所以能

爲吾邑者鮮往者邑多賢宰然自南昌萬公而後逮今四十餘年之閒其爲邑人所思慕者則嘉禾朱公廣安熊公其尤也葢朱以清簡熊以悃愊皆仁心爲質而行之以無擾今侯又繼之雖其因時布政不必同於二公要爲邑之所庇賴均矣豈非齊土疲氓之厚幸哉雖然邑之難爲在事者凡幾變矣至於今而尤有厪侯之用心者予竊願有請也葢始者邑嘗困於稅額矣而均則之議行也尚困於兌運也而折漕之奏

下自是雖單丁下戶亦得完賦役以不至於困踣然而民不加饒俗以日偷又何歟葢嘗深思而得其故以謂人之賢者必不勝不肖之衆也其愿者必不勝桀黠之衆也且夫朝廷之寬政又必不勝里閭之薄俗也今侯已料其僞矣討自茲以往其去此而爲京朝官也尚需二三年則所深慮而亟圖之以終惠吾邑者意必先於化導乎夫以子產治鄭孔子所謂古之遺愛者而猶曰衆人之毋能食之不能敎也則未化民成俗於今之世不已迂乎葢此聖賢人之所憂而王道之所不得已也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自邑之免於漕而理人者其政不格於勢其澤易被於民以侯之賢加以課最之後則今日之所宜先者將必出於此矣語有之夫事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願侯之卒爲其難予將執筆以俟以紀侯之德政垂之無窮使後之謳吟而思慕者將有考焉矣是爲序

贈明府胡公改任長洲序

齊安胡公來爲邑之二季訟淸事簡桀黠稍戢孱懦獲安方將窮簿書之紛糅剔租賦之姦蠹孰爲病良而惠頑期梳而更之貽邑人永利而當路者嘉其治辨謂宜亟旌以勸移咨吏部改令長洲於是邑之大夫士庶咸惜公未究厥施欲叩閽留之而不可得也相與爲文辭稱道盛美以贈其行且以致夫眷戀不忍舍之情而諸生若而人尤以受公特達之知不當徇同於

衆人已也而以齒見屬爲序則請言士人之職業以質於公退而與二三子其勗焉以終其惠教之意庶幾乎在諸生亦言諸生而已竊惟朝朝廷之所以求士而士之用於世者爲其立身行已具有本末又以熟觀古今之故通變適時舉而措之可以利安元元爲我國家樹不拔之基也羅之以庠序董之以師儒將長養之使有成焉欲知其材品之高下也則試之以文章生於其心而筆之於書於以知其素所蓄積而需

將來之用或十得二三焉若今日之所以養士取士者何如也士所以待其身不過苟躐貴富之鄙夫而已上所以求於士不過幸徼科目之時文而已一旦爵命於朝而責之以事任欲使忘其身圖而專意公家之事豈可得哉吳之士號爲好踊而負氣而實不然也其偶詿於文法直一二輕躁少不更事之人若論其大凡往往狃於尋常而不自樹立騖於進取而不知本原欲求堅忍耿介不隨世汨沒者殆累數百人而

未有過也昔者君之戒其臣曰無效某人之飲酒遊山也而吳之俗至以此自喜夫飲酒遊山固未足以累賢達豈不猶賢於恣睢足欲而無所忌憚者哉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二人者之無用於世正相等也而一旦爲衆所訾垢一旦爲世所艷慕是孰當乖謬也哉昔有侍歐陽文忠怪其多言鄙俗閒事而不及於文史公曰吾嘗謫官夷陵遠地無書可讀得故牘一篋反覆觀之悉究其所以由此識日益進古之君子好用

其心蓋若此而近世仕者嗤簿書爲俗乃耗其精於聲俔學者務剽竊爲文至辱其身於蹤蹟一何陋且左也吾觀聖王之世雖其頑且讒不出於忠直猶以侯明撻記而又識之書要於欲其並生焉而今也上方謂士驁故摧抑之士又謂上戾復心非之表率之不先習尚之愈下尚何暇知學之本原耻自夸於尋常而卓然能有所樹哉堅也懷此久矣將俟公政成徐及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後一畢其愚以諗於同志而孰

意公之不終惠斯人也雖然長洲吳巖邑也四方取則焉下邑之人拭目以俟譬之赤子方去慈母之懷慈母豈遽忘之哉所以衣食其饑寒而風厲其行誼詩人之歌孔邇豈有間於去留哉若吾諸生進而古人爲師退而內顧其安勉勉焉求所以不負公之知者乃所以報也

贈署縣事郡丞吳公還署司理序

江右吳公來貳吳郡之又明年會邑長侯官陳公以入覲留內臺當道者憫瀉鹵凋瘵之氓則以輿縣屬之公遭歲之凶方屢公憂民且恃以

爲命而直指房公以行部闕理官又奪公還署其事里父老惜公之不終惠於疲氓也謁予而請序公之德政以贈其行蓋父老之言曰以吾土之瘠也力耕而常不足於食賦之繁也急鍛而或益之以蠹俗之嚚也無辜而橫罹之以獄吾儕小人病之長人者未必遽知也即知之非遲以歲月未易紓其疾苦也維公始至恒而爲爲民號而籲之公爲言於上官若恫之在身往往自歲皆凶矣幸而朝廷寬之久之遂不復征今或連二三年取盈於一旦察公之意似常留意於急緩不忍以一切求也凡民之黠者多爲械桿者輕犯刑聚羣不逞以眩上之聽而僥幸於一讞而公察之若觀火懲之若加砭柱挫直信民日歸而安其田畝庶幾其漸蘇乎而孰意公之遽去吾民也其何可無一言以識斯人之不忘乎予聞古之爲政者在時其威惠而善用之今公之惠如和風甘雨之於嘉禾將使根培

而實茂焉而其威若鋤稂莠若驅蟊螣唯恐一日留爲吾禾之害以數月之間而所施於人者已若是則予之爲里父老序之雖謂頌而無謂可也且以諗來者俾有觀焉亦公終惠斯人之意也夫

贈長洲胡侯入覲序

胡侯爲長洲三年將以上計朝于京師於是嘉定之諸生相與荷其甄陶庇覆者咸謂侯既去而不忘吾儕勸施無倦今茲行矣將躡其後而

送之江滸予受知最深其可無一言以贈予益聞侯之改長洲也有謂奪其已信之民而闕其漸漬之澤仁人君子或亦有不樂焉是固然矣顧吾海濱之俗其君子務自飭而莫肯相勗以誠其小人務自潤而莫知相怵以法以故見德易久成難豈若試之通邑大都即不遽乎久必大洽俄而聞長洲之政則已曰根莠除而嘉禾可殖也未幾則又曰脂膏遠而中飽可絕也其最後則曰隄坊完而疑駭者且胥爲頌也以長

洲劇縣而侯之治游若此非獨仁足以惠養才足以剸割而已亦曰廉靜無擾能自克於已必有予於人故舉而措之不難耳然而歲中侯毎書來必殷勤諮訪顧予拙不適時懇無以應則嘗爲毛舉細瑣以自託於不敢自外蓋在布衣之交有不必盡者而侯終不謝其迂且愚也毎感慨而策勵之何耶其所欲加惠之心無窮宜其不以蕪蕘而有遺耳昔者仲尼之門天下賢俊之所聚也其或果或達或藝皆從政之才夫子益亟稱之至問其仁而皆曰不知所稱三月不違者獨顏氏子而已耳以是知不仁之不可恒與不恒之不可爲仁一也今侯之仁施於二邑矣進而立于朝所得伸其志者非銓曹即言官耳夫是二者其責彌重則其於仁尤大且難賢不肖之分途而是非得失之相左日接於吾也見賢焉而用之其不賢則去之見可也而持之其不可則拼之此孰不謂然者而未必其果有合也必也平心而察之公聽而參之無眩於

似無牽於情無動於氣無奪於利害始乎一人而可以對於天下行乎一時而可以信於異日夫是之謂不違仁不然毎於獨則偏見耳殉於同則阿黨耳非誤於不能知即失於不自克也欲無違仁不亦鮮乎是故君子必學古以精其鑒必虛中以持其衡必厚自待以樹其基必慎所與以防其蔽力此四者故全也嗚呼世之茍以通顯爲榮者其中之媿負多矣有以斯言進且謂是病狂耳然則非胡侯其何以發予之狂

言哉既以告於諸子退而書之以爲贈

卓明府奏最受秩蒙恩褒贈序

上卽位之明季壬戌天下郡邑之長咸以述職朝正京師而吾吳之賢令用撫按重臣疏請得不行者二人一爲長洲葉侯其境四達舟車日常輳集且督撫之行臺在焉上事下輯加以過容之求稱而一以清靜簡易處之謐如也一爲吾嘉定卓侯邑東瀕海常虞跋浪上田不宜禾歲仰給於境外之糴又其俗囂訟苟力足以求

勝顛倒是非猝難得其要領侯爲之再期月以勤斂廉辨著稱既而秩滿於秋八月奉上璽書褒稱賜之秩榮及其親[illegible]見寵[illegible]士[illegible]撰文辭道盛美以攄其三季之佩服者踵相接也若黌舍三先生咸荷庇宇下亦既焜耀厥辭矣又辱使一畢其愚辭讓不獲輒略陳惠政之大凡因僭及於侯之勸學作人而上之所宜亟勉報稱者以爲贈蓋昔人之論治其言流俗之弊莫甚於犯上亡等矣而今者蚩蚩之氓自攻漕而折

幸賴我朝廷數十年休養生息之恩與良有司之調劑緩急而沃以膏澤撫以抑搔自是邑多墾熟之田人受更生之賜而惰焉忘其所自不悉於上供而顧輕耗於衣食且競騖於諍訟營窟於簿書因而相誇耀相仇怨以沒於案牘之深淵以窮於刀筆之鋩鋒一何戾哉夫非獨蚩蚩然也甘諍訟之鴆毒而蹈傾危之坎穽者比比是也是何異貧兒苦饑以貸舂積緡錢而盡捐之博徒幾何其不溝壑以斃也於此有人焉

提耳而訓之爾其勤拮据乎毋飽食以嬉乎且急病讓夸乎此則長吏之赤子吾民者如侯今日之政是也若其學於古訓已得號爲士人者而猶然不知戒焉是豈可不深長思乎請得具陳今昔之勢與吏治之難而後徐及於造士蓋嘗聞之父老嘉靖之季年邑嘗中倭矣於時僅積土爲城耳賊之慓悍勢若風雨然卒能固守使賊倦而被創以退者徒以倉有積粟可恃爲守故也自折漕至今民之逋逃者以歸地之荒

蕪者以壑下無所患苦而上亦易以撫循顧乃城無歲月之儲鄉有侈靡之習昨歲販糴少梗米價驟騰益四隣咸爲震悚而小東尤極憂惶幾於閧鬨幸而漸蘇有如頃者齊南雖非小蠢爲患而剿殘至今未息亦足慮也夫不憂空城而徒憂萑盜必無及矣竊謂憂盜起不若憂無儲懲倉卒之變未若懲積漸之媮此非齊民所能知而在事者不可不早慮也非侯之賢而孰任之非深爲桑梓計而孰肯以斯言進苟爲今日計向者偷惰苟且之習其亦可以一振刷矣而其職莫急於勸學作人是賢士之模範而名公卿之所從發跡也登於朝則爲世梁棟處於鄉則爲衆表儀夫士而以經義求之正爲其材品其學殖有可得之於文詞耳而今之人士雖浮華是炫務於爭時而已是可以爲世用乎否也故欲勸學必先明經明經必守其師說似也尤當進而求之於古以廣其識無以株守隘之無以新異汨之即如詩子衿說者益云剌學校

廢也世亂則學校不修其畱者思其散而去者則曰寧能不嗣音乎風雨思君子也當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常度如風雨之晨而雞猶不失其喈喈也古之人益有所本矣自儒者之以意說經棄古而自用而今之經義漸不難以剿說炫矣夫明經三先生之所以教也亦侯所以作新一邑之士而可推之於天下者也堅也竊謂頌侯之德政者多矣或未有及於此輒不量而一吐其狂愚儻亦有可以療宴安之鴆毒坊瀾倒之横流者乎毋曰此腐迂不適於用也而擯之則於加惠非淺尠矣非三先生而又孰爲進之

贈少府丘侯擢宰景寧序

吳郡於東南爲沃壤賦倍於他郡邑獨嘉定僻在海隅土高而瘠不宜秔稌多種木綿又夏旱秋潦之遞仍幾至不給於上供嘗神祖初幸奉有俞旨民間得輸金以代漕卹以少蘇顧其俗頗囂訟強者忮害弱者悄忿在事者懲而兩妨

也頗爲調劑以解之則過客之羆擅者又踵相接故其長吏必清節幹畧兼乃能稱塞剏於丞哉閩之上杭丘侯以諸生高等謁選來爲丞古者丞以佐令於邑之政皆得與聞而今且與簿尉分曹至專以詰除爲職直尉耳丞之名於是焉虛非獨與前代異即在國朝建官之初制固不若是輕也陵遲至此而欲責以守官非其人素知自愛加以才堪治辦弗勝也是豈可多得哉始侯甫涖官即以廉辦著稱每於日短民隩

率其徒隸以夜分巡行閭巷而所由亦懾不敢肆爲姦弊故爲邑若得倚以不患盜萏其克勤於官類若此既秩滿考功積其薦剡擢爲處州之景寧令以行於其別也予友數輩來屬爲贈言夫予向之爲丞鞅鞅不得比於令者侯今且爲眞矣以彼佐劇縣而優況永嘉所領下邑其俗又崇讓力田而鮮獄訟於臥治何有又其境東南與臨汀接壤風氣不相遠而人情易爲調不待涖事久而政聲著已逆知其易於反掌矣以予所聞侯少師事李文節公歐冶之鑄何虞缺折良樂之既必無泛駕且異日者爲人佐而優今幸得自展而寧有弗辦哉顧獨有一言欲質之於侯今之君子不嘗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乎夫所謂善事者何等也將爲朘削以充餽遺乎則小邑貧民弗給也且君亦弗屑也將以工窺覘善逢迎乎則將之人未遽爲動也若曰是在吾居官何如耳則君將出於煒然者乎抑悶悶焉已乎夫悶悶之不逮煒然也已久矣即

求以夸世炫俗亦似不易則曷若行侯之所學於文節者乎當李公在朝廷士之欲藉公以于進者不啻多口今其人皆何如而於日月固無傷也是在侯審之而已顧予數年以來衰嬾杜門不獲數聆緒言以爲恨而稱予復閒綴學弄筆乃重爲侯所歎賞數稱於人人豈腐迂之家學儻亦有合於文節之所授乎輒不辭讓吐所欲言而質之且以爲侯贈

贈申美中北上序

萬曆丁未春予友申君美中以進士試禮部程文爲主司所賞甲乙巳定發卷得君姓名矣及索第三場卷於簾外久之不能得遂相與歎息置之人皆謂君或忌而擠乎君獨曰胥史之誤容時有之吾不幸適與之會耳且得失命也早暮時也寧可厚爲人誣耶又三年庚戌君復束裝借計北上道病而還則又歎曰此豈復人所爲乎吾時尚未至故也聞者莫不韙之茲歲秋抄君行有期於是君之懿親徐元振爾常屬予

爲贈行之詞予以謂古今之變若寒暑之迭更而人情未嘗變也昔者韋賢相漢實啓玄成至唐李德裕宋韓維皆以任子進用致位宰相莫或輕之以視今日豈不去古遠哉然以李之才氣勳業尤三人中之傑然者而未免介介於科名人情之常古今一揆斯可覩矣今君之行也詞學日益富而志意不少衰其遇合必矣如予駑鈍自分爲太平之不遇人而辱與之游久益相習竊嘗窺見一二使君獲遇其所樹立於他

日當必有本末非苟然而已自君受室於徐中閒盛衰之故存歿之感爲不少矣當宗伯公之無恙也歲中僅一再至少留即別去逮老成云亡競爽繼謝而勤渠有加蓋猶以外姑存焉至於夫人之喪遺孤煢煢然後見君之不改其度不愛其力誠非世俗之君子所可及也予以是知君必能自力以顯功名於世豈肯隨世汩沒者哉然予觀文饒之爲相在太和中則困於相軋不能安其身於朝廷至會昌獨用然後勳名

日著以是知君臣之際苟不能盡其才猶弗用耳方今當國家全盛固非若唐之中葉然而否隔之勢豈獨庸庸者無所措其手足士生斯時而猶汲汲於一日之遇必非苟慕富貴而誠欲有所自見審矣則將何日哉爾常數稱君平生不妄交一人唯以著述爲事此於用世誠豫之矣獨未知他日所以得盡其才者能自必與否耳猶記初相識時君甫踰冠予已壯盛忽不自覺荏苒以老而君亦及於服政之年矣斯行也

遇合未可前期而試用咸所慫惥若予之贈行獨有慨然於太和會呂之際而已

贈別王遜之尚寶詩序

蓋閥閱種之英雖美之彥其才皆有大過乎人以故通方之論未嘗或軒輊焉夫寒士每困於無資然而憂患之玉成爲不少矣世冑每憑於有藉然而宴安之鴆毒亦多有之譬之方舟而濟拾級而登雖遲以勤何虞溺且躓哉若夫順流張帆走坂以馬十有一危能勿懼乎今吾遜

之以甫冠之季承祖父之緒人謂世德之難求也薄俗之難諧也弱齡之難立也咸爲疑之乃未幾以虔恪無惰論稱於族姻矣又未幾以精警無滯礙稱於賢士大夫矣向之羣疑化爲多譽行且涉江淮越齊魯而遊大都揖讓公卿之間雍容清華之署譬懷珠玉而走市肆必有賈胡挾重貲而識其價不翅鄉閭之譽而已於以雖美祖父不足重歟始予勸遜之勿爲經生之學宜專力於前史史之書莫要於司馬氏通鑑此治身之藥石而醫國之兪跗也逮今三年矣遜之識益明才益裕則又將進之於學道夫道非他即史之所載有險有夷有經有權而皆不詭於正無動於氣無牽於情無偏於勢不失其本心者是已吾嘗怪李文饒相業盡掩時彥有光前人卒以懻忮之私釀朋黨之禍旋至身竄困危惜乎有才如是而於道未有聞也遜之儻不以予言爲迂乎則其於讀史也彌博彌精矣吾二三子之自託於贈言叔達既序於篇首而

余復申之以見拳拳於遜之如此者知必有以大慰之也

送程孟陽遊楚詩序

孟陽以是歲冬首將爲楚遊與之善者咸謂孟陽性愛佳山水遇所快意嘗獨留經時況自吳適楚溯江而西南浮洞庭歷衡湘而返數千里之遙怪奇偉麗之觀皆平生之所未遇也又得賢主人焉從之遊豈復如兒女子眷眷焉戀不能別乎哉於是咸賦詩以贈別而屬予序之予

以爲吾黨之交或壯或衰或久或近各稱情言
之靡不見乎辭矣予又何敘焉無已則以規乎
自予方壯而獲交孟陽今衰甚矣其始蓋得之
於詩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既而愛其爲人
超然遠俗固非予之鈍頑所得而友也晚與讀
釋氏之書皆信以爲實然自是觀於身世常思
漸解纏縛而孟陽困於謀生予衰始抱予知其
莫可如何則愈益信其言雖有嬉笑不爲動也
顧吾兩人獨自有不釋然者予之疢在多岐而

神不得寧孟陽之癖在愛奇而意有偏溺蓋其
志初若甚遠顧往往心知其非而終不能割吾
兩人實自媿之其爲人之嬉笑宜也今茲之別
未知相見在何歲月每念此身各自有役誰能
解免但能澄懷觀妙即千里同風若長爲習氣
錮而畱之將嗜慾日深而天機日淺即相隨若
形影亦曷足貴哉試相與反而循其本予之疢
孟陽之癖是安從生哉多岐生於自擾而愛奇
生於自喜苟有一焉橫於胷中欲坐進此道其

可得乎蓋非獨予以潦倒廢雖孟陽之高伉絕
俗亦恐其齟齬而不相入也斯言也以贈子行
且以自勖不知復何以處我予雖不敏將唯子
言之從以慰子他日相見各得瀟然洒然庶幾
乎相與於無相與云爾

贈大理朱公非上序

檇李朱公自去下邑官南曹一出視江右學政
以能得士擢亞南光祿潔清公忠之譽播於傳
天朝俄晉大理丞丁外艱歸服除當北上需次

諸生某辱知最深以久牽小舟送之吳門從容
而言曰國家以政事責成六卿舉與密勿之謀
議者不兼是任官不尊焉至其與六卿並重者
都察院以總憲也通政司以納言也而大理寺
與列爲三夫掌邦刑而詰姦慝者大司寇職也
理官不以爲屬而獨得以駁議參聽槐棘之下
豈非聖人重民命而恤刑罰之意歟今天下獄
成而上歲得旨決者有幾至所遣恤刑之官平
反繫囚凡幾當不翅十倍之也則幾無冤民矣

顧其不麗於法而貪殘之吏馮怒搒笞以炙者何可勝計無乃加詳於疑似而顧鹵莽於無辜歟夫若此者在廷之臣不得而與知也則曰非吾責也雖有能舉其職者不能及於所不見不聞也雖然輦轂之下無辜而籲天者爲不少矣吾既聞且見之矣而不以言姑縱舍一二微罪以博寬平之名謂能舉其職乎否也且世有居是官者一以直道黜則後來者希有能繼之矣然則君子之欲行其志也如之何曰審所重輕

而以去就當之其始也務婉而爭焉其卒也無詭而隨焉若曰潔其身而汙其君信於獨而毀於同君子必不爾爲也要自有吾所得爲者矣夫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夫用人固然況於關人命之至重哉其毋以不負之心遂待天下之人而盡心焉以爲士大夫倡則必自明清畢辭而務審克之庶幾乎國家所以重任理官之意請以是爲公贈

贈明府韓侯擢官兵部序

蓋聞君子之取人也唯其果有異於庸衆而不求備乎才其人之受知者亦不以一時之知爲榮而常以中之無媿爲樂是故可以相信而不疑也淄川韓侯爲邑凡六年而擢爲兵部郎於其行也咸俟爲文辭以贈之大要頌其守官勤民六年如一日能使四境之內室廬櫛比向之舃鹵比爲膏腴若侯之賢固非一邑之所得私也某忝諸生中受知最深自以樸遬小材無足比數而侯常欲噓之既枯庶幾使有聞焉將所

以取之不在乎其才歟抑以爲士苟有以自信其幸而遭時或可終不負歟則某也願有陳於前其果以是而取焉否也某閒居讀書好觀古人之奇節偉行而尤注意於經世捄時之畧嘗以謂豪傑之士雖日不知書而能坐策成敗無一爽然則苟才矣雖不學可焉若其泥古而不知適時一旦爲事任所屬幾何而不僨哉昔者孟荀二子同時號爲大儒而一則追論唐虞三代一則曰法後王二子者豈誠有異耶夫古今

勢殊譬猶江河之不可挽而西也然而古人之所以待其身與推而用之當世者其意終不可失也是猶水之坊也以舊坊為無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患士之銳於集事而不能深惟其後者豈不自負以為一世之才儁哉彼其中之所守與學道之君子異矣唐之季世非李文饒不能輔成會昌之治今觀其才殆過於裴晉公而勛名終有媿焉亦其意之不廣也某也顧其駑鈍不敢希望於古之才儁以為得賢者而從其後

量力而處之或可以少有補於時不幸不為時用則直己守道求以不媿於心庶幾不為賢人君子之所棄如是而已矣今韓侯不以其衰廢無用而常思振其不逮將所以取之者或在是乎不然侯之聰明絕異宜不可一世豈必某之潦倒而後為無當哉侯行矣將佐尚書為我國家籌制馭四夷之策夫兵事常先機權其倏忽變動如雷霆風雨之驟至尤不可以蹈常襲故為也吾固知侯之處此不難矣昔人之言曰不求有功不得已而功成故天下安之噫嘻非某之好古而不適時孰肯為斯言非侯之虛懷樂善素有意乎其人亦何從而發其狂言哉某也年加衰道不益修自今以往雖其姓名亦不願人之知之獨於侯數年之知中不能無媿而尤欲質其所守以自樂於田野之間也於是乎言

學古緒言卷之三終

學古緒言卷之四目錄

碑記凡七首
婁塘里別建邑侯朱公生祠碑
吳淞守禦所建中丞周公去思碑文代王文肅公作
嘉定縣吳淞所新建吳侯通渠記代
修復眞際菴記
壽榮堂記
慈月菴記
曹氏北郭園居記
傳凡七首
先友朱清甫先生傳
績山子傳
新安江德宣傳
徐復貞別傳
朱節婦傳
王節婦傳
王常宗先生小傳

學古緒言卷之四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四

碑記凡七首

婁塘里別建邑侯朱公生祠碑 代

嘉邑於吳最僻以迴竟東北爲海壖尤瀉鹵磽薄穫不償勞民以疲敝剽輕鶩悍之徒輒相聚爲賊盜縱横村落閒無所忌自嘉禾朱公來蒞玆土撫循刮摩稍稍復蘇其民三年奏最擢爲南儀部郎邑人咸追思之謁大宗伯徐公請紀其德政於碑碑在治城西三里所固已鑱鉤焜燿傾動人耳目而婁塘里獨處北偏相去十里而遙里人念往時終歲拮据莫克內贍其私啼饑號寒戶相屬也而催科之吏又日經其門叫譟索食飲遠日晏方息乃鄰里復相戒唯不免其機杼雞犬以爲憂今之優游田畝父子相保以幸一日之生者緊公之賜於是鳩工聚材爲三楹肖公像其中尸而祝之而屬予爲記予家里中嘗從里父老言民所疾苦以壤地高下錯高者無所受水不宜禾其庳下則菑而不淺往

往漫爲陂池乃禾之費頌顧不若木綿之利饒貧民益甘心焉而以歲委之雨暘歲穫卽寃然有餘具酒食會閭里爲樂然莫爲卒歲之儲歲儉卽相寇敓語難夜聚曉散日操鋤犁與平民雜處耕作人畏之咸搖首縮舌噤莫敢出聲吏亦知而不能詰今天子御宇之七年吳中大祲於時主計者方急東南之賦有司奉行若束濕厄羸就斃之民而以箠楚令乃十年之秋灝海如埽幸而不飄蕩淹沒則又病疫以死公始至之日與時休息行之朞年民大和會乃搜奸剔蠹鋤其强不顧化爲民蠹賦者十數輩而吾里乃晏然以安既又行視其地喟然歎曰夫民孰不顧其父母妻子顧爲饑寒所驅則身之不逞恤吾當爲開其長利焉里中故北受海潮其東北別涯爲雙河度通之可溉田數百頃化蹠蹻爲膏腴民永以庇賴決策行之會公歸朝廷不克以爲而繼公者今廣安熊公竟成公志庶幾爲百年之利余惟公之潔廉慈惠一試於閩漳

再試於吾嘉方日益光顯究其所施設豈窮陬僻壤得而私之哉顧昔之君子如朱邑既去桐鄉猶眷焉不忘夫民之安其治也則公或尙惠顧焉況於赤子之念慈母幸得見其彷彿者何能無藉於斯因紀所以建祠之意而系之以詩

詩曰

澤國瀰瀰湖海絡絡厥田下下唯稌則宜曾是瘠土雜高以庳孰菑孰畬以卒莫治其高伊何彌望斯茅其庳伊何有泳斯鱗民亦勞止盡室嗷嗷或張之喙躑躅咆哮天降災沴歲比不登以饑以饉奮敓厥朋與孰弱是綏孰强是懲顯允我侯洵惠且明侯來自南時靡有息呴之吹之衽而席之摧之刈之援而拖之肆以教寧化其頑頑侯歸朝廷未究厥猶有來代之步武之求爰疏爰淪合于下流匪乾匪溢迄可有秋有酒流水言構之堂朱甍綺戶華煜其光維侯之像象服斯皇仰侯之德穹碑在旁

吳淞守禦所建中丞周公生祠碑文　代王文肅

公作

國家自御史臺簡命撫臣文武兼資外控四夷內轄諸夏凡若而人而兩京兆治外藩長以下咸受轄焉蓋中外臂指之勢居重馭輕故督撫中丞最爲尊官而重寄然獨南都特以糧儲務之者豈非以三吳財賦之區尤重其責故耶顧其地帶江環湖北界河淮而東瀕海兼魚鹽之利則剽敓時有鄰島嶼之奸則門戶爲虞非守文之吏可從容以簿書治也故治軍與民爲並

重予觀昔之郡守皆兼軍政得稱帥而今制獨委重於督撫如藩臬之有巡守畿輔之有備兵反若專於彈壓郡縣爲法紀之司至於兵戎不過期會之間耳五六十年以來幸當重熙累洽之運海波不驚萑蒲易撲民閒恬然幾不知有兵一旦猝有飆檣駕浪之警於以辨賊難矣頃歲中丞周公奉命巡撫江南至則按行故事深究利病歎曰凡吾所賦國之儲民之衛也兩者治則兼賴敝則俱妨今吳民勞於野士疲於伍譬之琴瑟不調意鋤者其急於下而緩於上乎殆不可以復鼓所以更張之不在今日歟夫民有不足於耕吾不能督之輸也兵有不給於餉吾不能驅之戰也必也若養苗然厚培其根而務去其蟊賊乃克有濟於是條爲方畧與民之牧士之帥矢共守之蓋三年而前之勞者安於堵垣疲者易於步伐有形弓之右饗無鴻鴈之哀鳴政成俗和朝廷方用公於治河代者將至而公以請告去吳吳之爲文辭以紀盛美者多

矣而總戎鄭君印率其屬夏君永昌謁予而請爲去思之文以勒之石以識將吏之不忘予以謂凡公之施於民者非茲文之所悉也雖其所以治軍亦未暇更僕也吾嘗聞之自公在事而不以束濕繩武吏使咸得展其材用艮楛辨而黜陟公以故卒旅之長毋敢以不肖之心鶩於其軍而拳力之士亦毋敢以不逞之氣譁於其伍凡下之所欲不謁而皆有以慰其心凡上之所驅不約而皆有以倡其勇如是而軍乃大治

史稱杜預鎮襄陽勤講武嚴戍守引水通漕公私咸利意預之學長於春秋左氏傳其經文緯武優於幹畧宜矣今公之撫吳儻亦出其武庫之緒餘乎公名孔教江西之臨川人起家萬曆庚辰進士

嘉定縣吳淞所新建吳侯通渠記代

凡吏於吳者所以修民之急有三曰賦斂也獄訟也溝渠也而嘉定東瀕海其土田薄其人多惷以嚚其地高不受江湖之潤潮汐至則盈還

則淤故於修此三者爲難然賦之通也能勤勾較乎均緩急乎則易矣訟之繁也能絕請託乎懲貪狡乎則易矣甚哉水之爲利害也嘉定之水不數疏則灌漑無所引疏之則瘠土疲民懼不勝役焉計塘浦之在四境其大者猶以百數毎歲自孟冬卽役境內之民奔走數十里外裹餱糧冒犯霜雪常至春暮乃得罷督作治者更緣爲姦利役不均或更加扶以罰作苦之今年而東明年而西以次及於四境不數年而東又告淤矣歲所興役民間之費幾於常賦外畝增十二而衆不至怨且怒者以爲猶愈於淤而無可畊以瀕於鹵也此其視旁郡邑何如哉長吏雖賢重憫斯民而勢終不得已則務講求方畧身行視慰勞之不輕以屬丞簿苟如是卽民亦歌呼趨事務爲中程罔敢怠先是境西偏多納湖水東貫治城迤北入海故有練祁之名自松江中擊於新洋夏駕今之東西流皆潮汐也積數十季來海水之入米淘港者西北至月浦又

西至馬路塘日再停淤纔通一綫耳居人至無以漑田以故其收常不給於賦今南康吳侯涖政之五月歲豐人和田收旣畢當有畚鍤之役侯旣相度兼以諮詢慨然歎曰邑所仰松江也而非邑等之所及也凡江水之所從入吾將多鑿故道而迎之未遑也吳淞戎鎮爲防海重地督撫大臣及臺使者歲一至焉而舟楫不通庸非吏責乎於是戒期鳩工測量深濶督旌怠勤方畧旣具鞭箠不煩幸值冬旱無坐靡廩食之

費無蹴氷蹋雪之勞役厇閼刀而竣向之平陸疏爲洪流農人相賀泄滂沃枯戎卒之來揚帆飛渠侯又憫其功之勤而慮其湮之易也將築爲壩以圖於永遠然而溝塍久涸人喜驟盈侯曰樂成之民慮不及遠且吾與役於積湮之後故用民力過多後有繼者數年一濬第求毋減於涸其深必殺之則力省而功倍矣遂止不復壩焉於是所城之軍若民快所未覩美侯之勤施相率來請紀厥成功以告於後來予哀嘉定

之民獨歲不免於畚鍤故具言濬渠之便利俾知勸而忘其勞焉若侯之所以施於政者其賦斂之平獄訟之簡侯既易其所難矣而況於易易者乎茲固不得而詳也侯名某江西之星子人萬曆辛丑進士

修復真際菴記

自竺乾之法東至支那其徒之能紹隆者譯梵爲華疏隱爲明所在爲大衆宣說勝妙往往致天雨花石點頭良由戒壠慧戸善本夙植非偶然矣迨菩提達摩擺落聖諦解粘釋縛直傳心印而禪學驟盛以今觀楞伽四卷性相瞭然固脗合二宗也其後禪之訾講則曰枝蔓講之詆禪則曰荒唐蓋末流自分源豈有二哉有三際師性通者自蜀宕渠來遊瞽也而善說經其渟而蓄之如水在潭注而不溢其吐而出之如絣瀉水酌而不窮七歲喪父八歲喪明十一出家明年禮峨眉雞足南登衡嶽凡歷十年所北至五臺留京師又數年反而渡江訪牛頭祖堂之

遺東浮海禮補陀落迦而還遂止吳中往來嘉定太倉閒時年未三十也善信翕然歸依願聞圓覺楞嚴法華師隨其根器而爲之說或詳或畧咸令心開予嘗贈詩云近遇西來盲講師世閒文字未曾知瀾翻千偈縱橫說嬲殺窻前弄筆兒昨歲又聞誦不可思議解脫法門通其大指將復就善知識而研究焉其精勤不懈如此先是元泰定中僧良玉者創真際菴以聚其徒在邑治之南西城臨隍地久矣居人以佛地莫

敢爲室廬鞠爲草萊咸謂師之來其當復乎庋其地廣輪可五畝故李參議之子願捨以爲施衆曰夫檀那不專於一人也與吾儕共之其可乎相與率錢九千酬其直於是凡屋之材無距而自至凡屋之工不募而自集而菴以成焉師嘗乞故王文肅公題堂額仍其舊名又屬子書懸之門且請爲之記師之言曰吾非不知吾身之幻而斯菴者又直幻之寄也顧嘗人創之已廢而人莫之居也吾自東川適來因善信之緣

而修復焉他日吾雖去此其必復爲緇流之所栖乎書以告爲吾徒者嘗何由拗今何由復以幻軀寄而以眞際名何居則知四大幻也軒楹牆壁幻也卽之則究無一眞離之則眞亦不立有實相焉以去來今爲境塵塵客務而莫窮其際以空假中爲觀法法俱捨而黙羿其眞嘗之逍遥雲水耶今之託宿蘧廬耶何者爲際何者爲眞拓而廣之吾不爲德撤而毀之吾不爲怨顧合衆人之力歷三年之勤以與吾之徒寄於此也唯其爲佛地焉而莫與之爭故也後之人能無忘眞際則菴其永存乎子乃記之曰菴之經始以歲已酉而地之闢也以明年其屋於前後者各五閒有崇庳無廣狹而左右翼又各三閒佛菩薩之像設僧之寮齋之廚亦畧具焉菴前隙地其徒以誦持之暇鋤而灌之亦可以不匱於蔬子以謂百年之廢一朝復之於吾邑佛事之盛衰亦當使後有考焉

壽榮堂記

歲丁未春婁子遊杭之西湖又至徑山皆從學佛者信宿歸而名其堂若庵曰壽榮曰歇客有過而問焉子之所謂歇者雖余能言之矣子自少壯至於今漸衰服仁義以飭其躬敦詩書以修其文汎而涉於小道以自適其意可謂已勤矣今將反之於無思無爲尚不欲揭仁義以行而奚諓諓焉以藝文爲顧子旣已遺形忘生灑然無所慕於世而猶若有羨於壽且榮者何歟婁子笑而應之曰若殆知人壽而未知天壽知

勢榮而未知義榮也夫吾生有涯而性無盡復其性者列仙不足爲其壽矣吾身可賤而道甚尊樂其道者三公不足爲其榮矣吾雖與世異趨直寄而名焉奚不可哉雖然吾之所以名吾堂者葢可得而詳也昝者先大父始卜居於此及壽八十會朝廷以元子生覃恩海內獲膺冠服之榮有司以是旌焉所不忍没也又所居在市南負庚而面申每至於夏朝之旭滿吾堂焉夕之陽滿吾墻焉不勝熇也乃於中庭及旁舍

之東西檐外種桐數株不二三年交柯布葉無風自涼及冬而葉脫林立又不礙吾暴焉夫桐榮木也或曰其植根淺而幹中空易爲風所摧多不克於壽今吾家闤闠之中垣屋四周吾自下而望其顛如出於井中況又鎮之以巨石不虞摧也庶幾其壽乎堂以是二者名焉雖性與道非吾指也刻於若之言云爾哉於是客亦輾然笑曰非其意子之淺也不獻吾疑則子之名斯堂者不著因次第其語以爲之記

慈月菴記

釋氏之書言觀世音以慈悲願力安樂衆生自無量刼前已證如來果復於今賢刼現大士身佐能仁闡化安忍而補陁落迦莊嚴道場則無礙大悲心所由演說也況又補處安養故長行密咒見於梵策多矣而七俱胝佛母心大準提陁羅尼獨以容圓與大悲埒皆未來世薄福衆生之所依怙也自非業重障深卽未能悟萬法一心其孰無意於誦持乎若夫閨房季女所見

不越於戶外所聞僅狃於目前氣非稟乎强陽巧未極於機變少能以柔和銷其陰忮未嘗不悔多生之迷悶而庶幾一日之解脫也故其志能不渝而其勤能無倦以予所聞潘母施孺人其庶乎吾吳之產而吳興潘大夫之遣也子振爲諸生有名以書來稱其母之賢而痛其不及於下壽也且曰吾母之始振也供養觀世音甚虔比生而白衣重胞其徵也又嘗捐貲造準提金像送資福院供焉而晨夕持陁羅尼靡有閒

其深信如此今不幸殁矣將捨其簪珥之遺粉慈月菴而具像設其中益吾母之手澤存焉庶可以寄吾之思慕也願爲我記之予以爲親之鬻子自孩提稍長而成人凡所得致於其子無弗用也而子幸無恙又幸無過能自立以爲親慰可必乎哉子之事親自用力用勞而養志凡所得致於其親無弗用也而親之所遭與其所享安常處順以永其天年可必乎哉然則孰爲可必者不曰惠迪吉從逆凶唯影響乎而猗有

不盡然於是又分別言之曰天定人定云爾獨佛氏以爲其必然而無爽者多生相報之業屢遷而常定者歷劫不昧之心頗爲妙圓而拘拘焉者且議其謬悠也彼蓋曰凡愚皆動乎其情情有染而墮於因因所以爲果之招聖哲唯循乎其性性不動而妙於常常所以爲果之淨信斯言也夫焉有常而不可必者乎所謂常者何也殁者存者淨信之心是已母以是爲慈焉子以是爲孝焉慈非有爲慈吾爲人親則知有慈愛而已是卽法王之慈念也孝非有爲孝吾爲人子則知有孝誠而已是卽衆生之悲仰也雖以觀世音之十力四無畏三十二應大準提之吐黑變白根器芽生卽顯卽密一諦一圓豈有加於此心哉試以論於孺人母子可信一念而通三世焉夫安知今之母非昔之報而後之子不還受今之報耶彼其言升忉利天爲母說法而豈誣也哉若孺人之淑慎且慈雖殁而生天其可也如有詰我學孔氏而言謬悠者儻亦可

無辯乎

曹氏北郭園居記

太倉治城之北去郭六里而遥有宅一區歸然村落中水縈之若帶曰杜氏之故園而曹羨吾先生之所更葺也入門爲廣除堂高而深左右庖湢具列折而東則一樓踞焉傍植玉蘭大各幾穀圍其枝皆出於檐花時照耀樓中目爲之眩樓之東蘩桂參差又襍蒔百卉爲屏春暮過之其香殆百和也徑轉得赤欄橋跨池上再折

而入雙梧交蔭一亭子最宜於暑晝不見日夜不受露獨涼風颼颼自疎枝中來耳橋左出迤邐而北行藥欄中數十步忽復得一亭亭之基累石爲坻在水中央以一木低水而度又其北甃石引流客至以濫觴別有亭北面酒闌得少憩焉躡磴而下乍見脩竹離立如人循而右漸益深容中爲楹三閒常以三伏時與公之孫申錫課文其中清虛陰森爽氣徹人肌骨蓋園之東觀於是焉窮矣公旣以養病謝事數來居於此又愛其孫俊才欲亟觀其文以娛老則又別營其西偏隙地凡爲樓爲楹爲軒者又相望而出軒背三老樹面列湖石爲小山水檻俯在西南幽夐如別境樓四面匝木僅闕左扉爲橋以通出入橋之中復爲茀亭觴咏弈博咸宜每一登樓臨牖豁然野色無所不受公來必與客俱圍棊旣罷閒一吹管度曲聲出木閒恍在山谷而申錫復與其徒伊吾隔林窓閒夜分時一燈靑熒書聲來入公耳高枕聽之此樂不復與人

共也公旣歿且葬而申錫復來讀書念其祖之平生繪爲圖而以記見屬且曰申錫年巳壯矣庶幾蚤夜兢兢以無忘先大父所以訓敕之意今且與天下之士獻其義於王可見似日瞿則恃有斯圖之在吾前也子其爲我識之子之識公也晩頗幸得遊其三世甚習蓋公時年巳踰七十又素善病里中人莫得睹其面而公之子進士君思所以娛公者數置酒召公所厚善二三丈人與談笑終日公或坐或卧欣然忘疲而予以通家子數得侍見其形癯神王而議論必依於孝悌謙卑非苟然者於乎今之世幾不復有斯人矣幾不復聞斯言矣故予爲記其園而不覺夫涕之潸然也萬曆甲午仲秋婁某記

傳　凡七首

先友朱淸甫先生傳

昔我先君以溫文篤行稱於其鄉多隱君子之交故予自垂髫巳獲侍老成人及稍長辱以小友接之距今蓋四紀餘其人皆巳凋謝先君之

歿亦垂二十年而向之髮鬖鬖侍側者不覺已頭童矣追數先友若王丈叔楚唐丈道遮宣丈仲濟丘丈子成張丈茂仁泊清甫丈此數公者或頎然嚴重或坦然恬夸中或退然而勇於為義言或吶吶然而叩之不窮行修而識明論議皆依於忠厚而確然有所不可奪非世俗之君子也幸猶及識其人聞其所以論身世之故竊嘗識之每歎世道交喪日趨浮薄正猶狂瀾橫流而前哲之遺範遂同潦水之歸壑幾無復存

者蓋不勝今昔之感焉朱先生之子若孫既屬書誌銘又列其遺事請別為之傳以垂示於後人予以謂先生窮而畸於世與俗為無町畦雖子孫豈能悉數其生平獨其不可得而招不可得而僇以藝事之精絕而强半入於酒家有欲名先生者第當以此想見其風釆譬如傳神乃在頰上三毛不然而徒拘拘焉求肖於豐顴黔晳其神弗存也憶予少時尚未能盡知先生而獨喜從之遊每往扣門必坐語移日周覽一室

之內墻壁窗牖皆古人樂性之言及再往則又別書易之庀與遊者奠若挹清泠以沃焦腑數稱薄糜不繼襦不煖謳吟猶似鐘球鳴以自況為嘗聞之張茂仁丈一日於衆中飲坐客紛呶私有訴告獨執手附耳曰吾第與君飲此何足汙吾耳耶蓋爪入於掌幾乎傷焉先生之天性耿介絕無阿比意可槩見矣閒居遲可喜可愕輒寓之於酒曰一與之同其適一與之分其塗以是樂之終身不厭也當其久病且亟予往問

焉呼入坐臥榻傍因問病中亦復飲乎微哂而應曰固知今為所困但與之昵久如形影然終不能絕也時亦濡唇焉以待盡而已昔蘇長公稱陶靖節出妙語於屬纊之餘若斯言近之矣以嬉笑謔浪而處死生之際此為何如人哉先生少而多能博涉有餘力而世或重其琱鏤幾欲一切抹摋則過矣其書工小篆及行草畫尤長於氣韻長卷小幅各有異趣不多為詩而閒一書其中所欲言悠然之味常在言外庶幾香

山擊壤之遺音焉良由胷懷灑脫有所自得於貧賤故絕不同於俗耳先生名纓清父其字家世本新安自宋建炎徙於華亭又六世而東徙故遂爲蘇州之嘉定人

贊曰邑於吳爲海鄉僻處縣東偏一隅然以風氣愿樸故多賢士大夫若先君之貧交其人尚多有足稱以予所稱諸君子者其尤也今樸且漸散非復曩時予爲朱先生傳因并列之皆賢而不試者俾後猶有考焉其人率永年王最先

逝秋宗徐公誌之又志唐及朱而三顧予少且賤亦銘丘宣兩翁茲又爲先生別傳夫人固不待文而傳乃文實因其人而足重予生也晚少而得侍先生歿且三十年而猥承論次之役一何幸歟

緱山子傳

緱山子者王太史辰玉之別號也君天資警敏又少而勤學甫習經義即已翹高明駿發度越尋常矣未幾試於有司三冠其儕而意乃夸然凡所目擊耳聞莫不歎羨以爲遠器娶於嘉定金氏文肅公鄉薦之同年友也婦兄兆登字子魚白是數求友於邑始與張君定安同硯席仲慧其字也又因張而交唐時升字叔達及予婁堅子柔旣而讀書支硎山房則與華亭陳仲醇俱皆其弱齡也君於受經之暇出入內閣見其女兄獨居小樓修黙存之道往往羣仙宵降天樂空來甘露飄灑蓋屢覩光景而不覺心動焉久之道成請於父母同往徐氏墓田以白晝化

去遠近來觀者乖宿德咸共咨嗟瞻仰若君之目覩而神往積以歲月又何如也第方誦法周孔醇思經史未遑耳君之別自爲號聊以志也當是時文肅公瑯琊弇州公相與歎日月之如流而貴盛難久居也遂築觀於城西南中堂以供龕東西二个各處一焉而署之曰恬澹殆欲躡揚許之蹤窺性命之奥而未幾文肅公迫於內召弇州亦起贊留樞雖裵徊蕭遠之運命已企羡淵明之歸來矣居久之爲歲戊子君之秋

試程文極爲主司所賞擢爲第一衆皆歎服顧以文肅公之在事也清介巳絕人而剛方又忤俗妒君之才敏文贍猶未免於覆試迨乎忌才者無瑕可蹈傷觀者公論益彰然君且因是更澹於世味矣遂留侍公朝夕圖史之暇偕其友策蹇入山每慨焉興歎思浮游塵埃之外蟬蛻汙濁之中而未能也旣而奉侍吳太夫人東還自後文肅公嘗一乞假歸省纔半歲進三使召還遂陟首揆是時也人皆稱公以清峻絕于謁

爲忠而君以恭謹防隙瑕爲彝云比歲甲午公累疏懇乞謝事歸侍母夫人昕夕得覩其壽終焉自公宅憂君內奉二親外應賓客暇而修其文章如是者又數年而中禮部試洎對大廷皆第二人臚傳之日天顏有喜顧謂侍臣曰王先生有子一時爭傳之以爲榮乃君猶不能無憾者母夫人之前逝也未幾以升儲大典奉詔馳論東南四郡而還比歸覲文肅公喜而迎慰之第對曰兒今日以後有長依膝前而已遂乞終

養云自公家居蒙恩特勅行人存問俄又召還者皆至再遠近皆所欣慕而君獨竊歎曰此殆吾父子畢命之期乎巳而君病病以鬱且瘁遂不復能起嗚呼君於學問文章自少及强不怠益勤經史而外泛覽於諸子百家殆無隙晷且丹鉛其傍以識焉誠欲有所用之非徒以炫博而已顧自早歲知名迄乎登第精力方强曾未及施用而身已疲於過客矣豈不可惜哉初予過州城讀書瑯琊蘇贅園客遇君第每一過從

往往淹留及於文字之飲以爲樂其後又久縻貢闈相去差遠不暇數相求而異時把酒論文之樂時復如昨君每文成輒以相示閒有求全即時改定蓋其虛而能受又若此猶記嘗一日雨中三過則皆自城南客舟還也罔伯留之少淹再辭不暇及三乃留明燈相對當杯而歎涉世之糾紛豈若閒居之清暇低回者久之君於讀書綴文必以古人爲師然不屑屑求肖於形模而務以豁其胸懷往往造於自得凡其寄情

翰墨者蘄乎獨創而極之於宏肆偉麗然後已雖人皆知其長才而或未悉其沉思獨所與同筆硯者能名言之耳以君之才之志使得究其所學踵在昔之儀刑為流俗之砥礪豈可量哉而年甫及衰用未少展譬猶花榮而未茹其實淵深而尚屯其膏豈獨執友之歎道窮實亦通國之傷埋玉者也予蓋嘗叙次其遺文而猶未悉其雅尚故於尚寶之請傷其進未及於施用退不獲於遂初輒別為之傳以俟後之能知君者焉

贊曰君之內行淳備人多能言之若其與人交又靡偸也困思振之殆欲為之逎也有長必纍之不啻躬之售也聞有疾藥雖珍必捐曰吾不施焉用匃也與人異同好相與往復既而洒然有諍而無佛也吾亦何以名之蓋曰古之君子而今也殆鮮其儔乎

新安江德宣傳

予嘗論新安在山谷閒其人重遷而尚氣故其才且賢者往往能自力於進取次亦能聚衣節食以致厚貲急病讓夷以然諾為名高而不然者卽逐利若鶩嗇內而張外義不捐一毫而睚眥之怨至不顧頂踵蓋多有之以予所聞若江君德宣者殆可謂允蹈其美而務遠於疵累者乎君名應選其先太末人也宋紹聖閒有汝剛者為徽州倅樂其風土因留家焉凡十五傳至君曾大父麻城令漢大父紫陽令敦相繼以詩書之業顯父禹會娶於羅有男六人而君其叔子也少嘗授經有遠志坐外家累破耗其貲兒父母愀然以生計為憂則請於父曰兒學為士固未必效也且圖大者不速成卽不怠以奮亦當數歲需也不若去而為賈視時所急而趨焉朝吾耕而夕以斂雖良農弗如於是南浮甌閩東北走齊魯之郊以逐什一之息視其貲少羸矣則又曰向吾需之急第求可以必不求為饒也求為饒則莫若三吳可以安坐而多獲焉遂定遷邑之南翔里其轉販之跡遠至薊門遼左

第持籌計算出入而已君雖起於貿易意度豁如尤好行其德族姻之以假貸告者無不應也嘗拯人於危人或終負之絕口不責其報焉所積橐金會一中盜既又燬於火而處之恬然曰吾向嘗困乏本無是金也今雖失是豈有異嚮曩之乏乎且吾積金將以遺所不知何人耶故居常毎稱損智益過二言以爲子孫戒君貌莊而色和是非之靜不形於口短長之見不藏於心嘗曰以吾容人視吾爲人容孰愈乎性尤好

書所至必以數卷自隨晚歲彌喜儒生所以資遣其子爲師友之費不少恡焉凡生十男子數撫而歎曰吾後世其有以儒顯者乎是穉是莪必有豐年今君之年六十有四矣語其叔子之瀹凡吾生平汝其以告文而不靡者一述其槪必使吾讀之而無媿庥足慰乎予於是嘉其志而爲之傳焉

賛曰以予觀士之務爲名者未有不沒沒於利也彼直以名爲餌鳥啗所謂士哉夫商逐末工執藝事人咸輕之其中有士焉係乎其志行也世衰道微吾見士而賈矣安在賈不爲士乎業之分途何足論人哉何足論人哉

徐復貞別傳

予毎讀史見其人有自負幹畧倔强不苟同於俗者輒慨然慕之非獨予然也數舉以告人亦皆咨嗟企羨問其姓名有不獲生同其時之歎顧或有一人焉負其氣不肯俯於俗則又羣起譁之是不近人情好爲名而不務出乎實者也

夫聞人稱之而喜及親見其人則反疑且駭焉豈古之道其不可行於今耶抑今之人實與古異趣宜陽浮慕之而終不可與並立於世耶予遊太倉嘗識徐君復貞聞與仲子文任游頗聞其婞直自喜而未之悉也比歿且葬錢太史受之誌而銘之予讀其詞慨然太息以爲非世俗之君子而文任復請爲論次辭不獲也君諱可久字復貞其先吳長洲人自國初東徙崑山者十世祖福孫也自後世居茜涇里弘治中割其

地建州於是又隸太倉父整老於諸生有仲曰侍御公敦侍御之子三人其嫡長曰可賢娶於太原王氏無子仲弟可達之子思任嗣焉以母氏之偏䕫其女也貲漸耗可賢既殁嗣子幾無以爲生至訟之於官君挺身爲左右之人皆曰母家貴盛雖其父兄賢者將無變及身乎君曰彼吾中表不余毒也人各自爲門户計耳語有之畏首畏尾身其餘幾且他日何以見吾父吾叔於地下嗟乎若君者豈非量彼與此真能自

奮於義者乎君少爲諸生已而去遊太學晚乃需次京師數接時貴人意頗輕之歎曰吾豈能以貲郎俛首事此輩乎竟以例授光祿寺署丞罷還其喜爲義益甚務急人之病州人蓋多能言之者昔者孔子稱不得中行必與狂狷夫進取也而目之曰狂有不爲也而目之曰狷蓋亦取節焉而已此皆果於自信不顧世俗之訾議其於中道不跳而越焉卽有類株守焉而孔子顧獨思之爲其不外飾焉故也自儒者說經誤以爲思其人將以傳吾道故孔孟之指迄於不明然則今之世有若君之勇往不懾不亦可謂之進取歟視夫依阿淟涊不復知有廉耻曾未得比鄉愿而詭自託於中行者何如哉故予爲之傳特論其大節以破世俗之論姑勿言中行而且辨其人之真僞庶幾膏肓之沉痼其有瘳乎

贊曰予聞之州人歲戊子州嘗大饑君爲粥以食城中餓者度隙地三所視道里遠近與之期

聚散先後衆以不譁其後二十年再試之野君曰維水所滙於衆之趨赴便又與期而集之往者益便第謹何乾没而已蓋終一歲乃致其事而竣距今又十年所吳中米價騰涌長吏以上束手無所措使復有如君者條上方畧必能使米不踊糴不貴民豈至若是困哉

朱節婦傳

朱節婦浙江鄞縣人姓桑氏嫁爲同縣朱某妻某遊象山以暴疾歿喪還節婦慟哭不欲生少

甦泣且言曰舅姑老矣男長者纔總角次猶乳下兒且方娠幸而復生男所以慰吾夫地下在二老人及稚子耳不可以徒死無其茹荼以養字其幼以需其成立而終身布衣蔬食以寄吾哀乎蓋又三月而遺腹子生男也數年之後少者漸壯然以生計窘艱苦萬狀各授之織弗克竟其學意未嘗不在第三男也稍長即遣從里中師受書夜歸與共一燈織且課之讀憫其勤即好言慰勉之小怠或垂涕撻之及爲諸生見

所與遊皆才俊每爲之喜輒至泣下凡三試而名未成家貧游學遠方資脯脩以爲養意嘗不自得數貽書戒之曰吾不以兒去吾側爲憂而以獲交海內之士爲樂也吾不以兒未遇爲戚戚而以吾母子獲有今日爲幸也吾雖婦人猶知男子桑弧蓬矢以射四方不意爾之若是淺也嗚呼可謂賢而有識也已節婦奉其舅逾七旬而終孝養如一日事姑張及費前後皆能當其意勗三子各以其力有所就先世遺廬偶不戒於火困彌甚然未幾能葺而完之寡居三十餘年其事老者生養死葬不以菲廢禮其撫少者有子及孫不以慈廢嚴向微母賢不能復振朱氏雖生人之所謂不幸而名永無窮意者天道之福禍或多與人情不相合而適以相成也耶

贊曰節婦之少子啓仕以文學知名前年來授經友人家始與相識嘗爲予言母氏悽然自傷其不遇貧無以爲養也予以爲若夫人所遭以

視慷慨死節難易何如也彼能是亦何羨世俗之祿養哉予於戒子書尤三復而悲之賢於世之士人遠矣非獨少而敎之書蓋其天性貞順明達固然也

王節婦傳

王節婦者姓陸氏崑山人也而嫁爲嘉定王夢鸞婦其父岩少嘗受經以故里中及鄰境多延爲童子師數往來嘉定識夢鸞知其未有子也因以女歸之嫁三年許生一男未及期而寡幾

欲以身殉既而抱嬰兒哭告翁媪新婦命薄誠無以生爲顧吾夫之所以瞑目地下而二老人之可幸不斬其嗣者獨有此兒也吾何敢先吾何敢死且仰事俯育相與拮据不猶足賴乎居久之而島夷流刦圍城人不自保以一窮嫠扶老攜幼以謀其生寧有與乎比寇退而翁媪旋相繼病殁窘益甚晝織夜績殆於不支頻仰遺秉滯穗以給饘粥亦足悲矣而子玉自幼及壯强亦能痛念母慈黽勉有無閭巷咸目爲孝子

當歲戊子旱魃爲虐傭石之儲緡錢三千節婦賴且殆矣玉夜禱於神刲股作羹以進一啜少蘇遂以復起嗟乎母以慈育子子以孝報人道信邇矣卽天道亦何嘗遠哉

論曰予昔嘗書封節婦金氏傳後自嘉靖初至萬曆之季年其從容就義而得旌者宜氏孫氏及金而三耳今王節婦家世微也而又良焉其辛苦終始大義視感憤一朝者不更難乎昨歲予友張君之嫠亦以奏上奉僉旨表閭今已年踰六十猶安享其子之養居常以明智剛決見稱於舅姑蓋家本舊族其兼有節孝固宜若王節婦特出於天性而所遭尤爲不幸詩不云乎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斯節婦之謂矣

王常宗先生小傳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元末父孝恭先生爲崑山縣學訓導因東下留家焉高皇帝混一區宇徵海內文學之士纂脩元史先生與高太史啓凡數輩同應召史成當得官翰林以疾乞歸洪

武五年魏太守觀初行鄉飲酒禮請先生爲碑文其後卒以觀得罪與高同被誅方先生之得請而歸也自號媯蜼子以見志媯陳姓也先生本陳氏之裔欲復姓而未果蜼於物卬鼻長尾雨則挂於木以尾窒鼻革命之初天下習於情瘲高皇帝方以猛糾之士大夫重足屏息以營職業不則佯狂自放庶幾於無咎焉如先生者亦可以免矣而卒罹死豈非命歟同時楊維禎以文詞名東南先生誚其文非雅作文妖一篇

以謚斥之其辭云云蓋嘉定僻在海濱其俗敦朴近厚雖嗜古勤學之士不後於旁郡邑而其人率不騖於名故世鮮有知者然學有本原或熟於典章或淡於盛衰得失之故往往不同於剽剝之學乃其以文顯於國初者先生一人而已予既求得先生之集校而藏之欲得墓誌行狀以考其生平而問之故老莫有及見者豈世遠而莫之傳耶抑當時法嚴莫敢爲之辭者耶姑識其大凡以貽後之人使禱學之士猶知有先生而已

學古緒言卷之四終

學古緒言卷之五目錄

壽序凡十三首

少師申公八十壽序
勅封廣西道監察御史淄川韓太公七十壽序
南譙費克庵先生八十壽序
鄒愚谷先生七十壽序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少司寇歸公七十壽序
壽丹陽劉心乾先生七十壽序
嚴樂山先生八十壽序
君錫徐兄七十壽序
君錫徐兄八十壽序
王慕芝先生七十壽序
徐彝山先生八十壽序
瞿君八十壽序

學古緒言卷之五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五

壽序凡十三首

少師申公八十壽序

傳稱盛王之治所尚不同而未有遺年者故以天子之尊袒割牲而躬饋酳其崇重如此今不可得見矣獨於大臣之年人主必遣使存問以示不忘而民閒之禮往往盛筐篚修文辭以頌且祝焉亦庶幾養老之道乎至古之所謂憲老乞言者遂邈焉無聞而又無如古之士追尋其

意以求髣髴於萬一爲可慨也今年仲秋上以少師申公壽八十寵賚優渥問里榮之夫公德全福備天人合符臻茲休美蔑以加矣竊不自量欲獻其所疑而乞一言以發其覆雖世俗以爲迂或亦大君子之所深許也維我肅皇御宇不次之擢不測之威幾狎至焉然豈無以一言登用始終眷注殁而不忘者乎及上之初年付託得人權不旁落綱紀畢張然而始賴其力卒不能棄其瑕焉夫事或衆人見其似一人見其眞人主斷而行之而勢之所偏重蓋有終不能盡其議者矣豈非將順易而匡救難歟人主幼冲大臣在事權太重迹太專成王猶疑周公況其爲汰者乎雖然汰可罪也功亦不可没也此非若議禮之難也而至今莫爲一言者自公之歸二十餘年矣今操柄實在上也而若其委之宮府非能一也而若或合之諍論各不相下也而若中立以持之舉天下唯名之趨而不務出於功實無乃懲前之任之者而究且至於不可

爲歟某愚且戚曰彼不與吾事可也竊謂公雖優游林泉然大臣之義必當深思極慮計所以匡反之使乾不亢而蠱可亨以圖於長久者可得畧聞其槩乎抑此升降之大機有不容輕以告語者乎昔者衛武公年踰九十猶作抑之詩以獻規我公豈獨無意歟上以報天子之寵命下以慰海內之稱道盛美者而比於懿戒且爲一發醯鷄之覆可不可也

勑封廣西道監察御史淄川韓太公七十

壽序

淄川封侍御韓太公以今歲壬子春秋七十高矣其生之辰四月二十有二日也於是吳嘉定人士相與先期致頌禱之辭祝公無疆以見數千里外慕愛之情如長公侍御未去下邑時也某之駑鈍辱國士知最深且久思所以侑燕喜之觴雖言之不文固不可以已竊嘗謂享生人之備福者躬生人之厚德者也顧修違福禍之途宜必公恒而間出於有幸不幸蓋君子之不

幸而不克備於福者爲不少矣然則其躬德厚享福履若操券而責之天者人之尤艷羨而樂道之固其宜也太公嘗一至吳矣覽觀山川宜亦樂之居無幾何務駕北還衆以爲怪不知公之來所以觀爲政於茲土也知其理平人和肅而不擾斂而能勤斯可以歸矣懷鄉閭之土風接親朋之言笑雖鼎食之奉誠不以易此也聞公家居未晨而興就田舍課耕桑日中而少休率以爲常其暇也則以象戲壺觴彌縫之又多購異方儲良藥修合以施病者如其治生樂之不倦夫習於勞如戶之樞也託於戲如弓之弛也勤於施如衛之脅也體用是康神用是恬德用是廣矣晚而偕其夫人歸依佛乘屏除腥羶以清淨爲樂處貴盛而奉養不加豐當衰晚而神守不少懈俗之所羨有而若無衆之所鶩去而若浼德積厥躬厚矣遠矣夫如是雖百齡不足爲其壽也而某也將奚以祝爲昔侍御之爲邑也垂六年所既去而民之思之至今若加新

合一邑之欲獻壽者而以祝於公何如也去不數年而持使節來視鹺釐剔利與商與民並賴合全浙三吳南至歙西至信之欲獻壽者而以祝於公何如也夫詞專而不咸咸難罄專易知也何者衆多之心一人之心是已某以布衣諸生庇於宇下上之不能以浮華麗藻顯名當世次之不能以賣聲市文誇炫流俗徒以朴直自守爲侍御所知久困矣猶望其一日之遇焉已而剝形去皮益以自放而眷念不少衰使節之

臨禮過異常書疏之枉慰藉彌篤聞其生男也漸成長也則喜見於色聞其學禪也能淡漠也則信以爲然以侍御之所以見待某之爲太公祝者可知矣以某之所以爲祝由一邑而推之凡江以南受侍御之賜者又可知矣葢不過一言而已曰攸好德之謂也如是而富壽而康寧皆公自有豈待他人之祝哉所爲頌而禱者德厚存乎人者也福履懸乎天者也天與人適相遭而出於恒賢於君子之不幸而不克備於福

者多矣自今以往固未艾也而能勿言乎若夫韡韡其華森森其玉家世之顯赫閭門之雍肅人多能言之而非謭薄之所服悉也

南譙費克庵先生八十壽序

萬曆庚戌春友人馬巽甫讀書杭之西湖上與滁之來遊者費君敦甫一見契合久之因游於滁拜克菴先生於堂上遂留其研席比歲暮歸生之言曰始吾讀醉翁亭記愛其文詞每思一至其地覽觀山川之深秀與夫朝暮晦明之變而未之暇也今幸得遊焉乃知斯文無一字虚設讀古人之文葢未易也竊意歐陽公以氣剛行方不安於朝廷來守是州幸歲物之豐登頌太平之涵煦豈誠有樂於一醉哉中必有不釋然者矣甚矣夫直已守官之難也若克菴先生踰冠舉於鄉及强選爲令建昌之政一不得志於鄰郡守棄去如敝屣當路者欲挽留之不得也假令先生得志於時遇所欲爲肯以婾阿喪其所守哉即此可以比於古人之風節矣自歸

田三十餘年先生之欲有見於世者既終老不得試少而好青烏家言則覃精竭思務盡通其說乃已其所自得常能使不知者知或時陪杖屨於溪山輙指示某處可葬也嘗試求穴之所在即人人可以意揣得之至其所不言竟莫能知也雖一家之小道不足以盡先生要其所造必精詣亦可槩見矣將先生之骯髒而不獲試其才耶抑時人之鹵莽而莫知賴其用耶今先生年躋大耋有子五人以娛侍昕夕而敦甫以

其文第五去學爲武皆有志於當世子其爲我一言以獻壽可乎予應之曰先生所言皆足以見先生之大矣卽欲後而張之其何以加此獨慨夫歐陽公之賢旣遇合矣而不幸遭讒被謗以自適其意於一亭之閒如克菴先生韜其才負其志不肯少自貶則徒以耗其精於方技而天亦錫之難老以彰好德之報然則昔之詆訾歐陽而今之媕阿取容以苟求利達者由君子觀之將孰置取舍於其閒哉敬書而進之爲一

觴侑

鄒愚谷先生七十壽序

愚谷鄒先生未艾登朝未幾歸隱築室於惠山之麓而名之曰愚公谷歲中數移家屛跡其中足以忘世而自樂也閒居以文章自娛其辭出入古今崢嶸璀燦務極偉麗之觀而止以故名聞當世士大夫行過其邑者無近遠皆思一從之遊客至輒延見其穆然之度似簡而實恭外若矜莊而中實夸易固已心醉而泉石之淸泠

歌舞之妙麗又若佐公以爲客歡是宜其至郎志反已去而不忘數數也茲歲戊午公年七十以老矣而颯鬢未改雙頰猶童望之如神仙中人也或謂如公異稟使得爲世大用其所展錯必迥異流俗而惜乎世之莫容也乃令早自放於山水雖公之達中得無有不樂乎予解之曰夫君子志於當世急生人也其用之而效雖百里之政有足慰焉其不效則三公之崇媿彌甚耳先生旣與世濶疎其視得吾志與不得吾志

等耳而豈以身世爲介介哉且古之君子蓋有以大臣重望而憂讒畏譏嘗懼以身爲禍府者幸而脫於憂患之途若白公之分司歐陽公之思潁至今誦其詩文眞若息蔭而弛擔也此豈獨達人之高致其於進退之際見之審矣豈猶夫營營者之終老而不悟歟自予得接公以來嘗竊覯其對客私語所知孰有終席危坐每至夜分巵酒臠肉曾不入口而了無倦容此豈無得而然哉夫重乎內必輕乎外卽謂公於言語

之工宮室之美而聲色之奉直取以寄焉與世俗爲無町畦可耳豈其中之所自以爲樂者哉又嘗聞之於公家世素封及既貴頗有臧無增每歲計其所入而出自公家之租經費之耗以及懿親舊好之餽遺有餘則盡以葺園廬供施捨終不留一錢近世士大夫貴即務肥其家徒爲子孫計耳若夫公之處此殆有二疏之風焉其於身世之浮榮又可知矣自今而後吾意公且虛其心於無有而與造物者游雖綺語結習尚將解免況其他乎則夫人閒之壽蓋有不足爲公祝者矣所媿不嫺於詞第書其平日之所聞而進之

侍御時君六十壽序

時侍御乾所方按部於晉中會上怒言事諸臣不能將順非訕即欺欲引繩批根一切抹撥乃坐巡視西城時失察贓賄與其曹數人同日免官而非其罪歸後屆歲戊申而年且六十矣于時龔方伯石巖張大參明初出而與敦歷中外

歸而與優游數澤既昵甚兼有姻連屆其生日相將登堂奉觴而屬以爲壽之詞見屬予雖不敏竊嘗於君之出處有感也夫昔人之論以謂臺諫之得行其志幾與宰相等顧君以能容盡下之忠臣以能言匡主之過兩者實相成而常患於不相遇何也大氐寬仁之主能容矣其臣或玩而流爲市名爲行詐感激之士能言矣其君或厭而加之誚讓或黜免蓋自古以然也自頃朝廷之上章奏紛紜以致令主上薄其言亦薄其罰且以爲雖臺諫員闕亦可勿補若其人舉無足仗者然且用一人焉而輒使兼數人之職豈以爲才固堪之乎直姑爲是名而已寧獨用人者之過哉事勢之相激使然無足怪者當君在臺中時疏數上所言皆天下大計不務爲婞直名言甚諄切而上亦弗爲忤也假令前後之言者皆若此何至令明主盡疑其臣哉顧朝廷之所薄在彼而一旦以詿誤使夫不屑爲彼者亦無以盡其用玉石不分爲可惜耳且夫

士之求用於時蓋紊百人而幸有一售也其幸
而獲售而試之果可以用者蓋又百人而不過
二三也自壯而老三四十年之間效用之早莫
又不可期也即早遇合矣其克至於耆老或十
纔得一焉今也黜之不以其罪一黜而遂至不
復振以老其人既不可多得得人焉而又不使
盡其用國家之用人可若是焉否也君既壯出
仕中間再以艱歸前後爲邑者凡四任而以課
最旋擢爲天子耳目之臣所居官廉而不劌嚴

而不殘强執而不膠以君之爲令知其所論薦
與所劾免其人之賢不肖如黑白較然也自君
歸田以來數年間時事日非長吏幾不知有小
民而惟知上官之喜怒上官見其人頰嫿即以
爲可喜或贅悍則又曰是可畏人際不敢出一
言也嗟乎君之舉錯雖不克盡行於全晉視世
之君子何如哉予既惜君之坐廢又竊以爲卽
不見黜必不樂爲俛䫉視早自晚於田間何如
哉雖然君今始下壽耳鬒髮朱顔尚如未衰之

年假令主上一旦悔前之誤嘉與士大夫更始
追用老成以爲世坊表君且與時俯仰乎哉抑
終不可一世乎哉願二公於醼酣之際聊試以
予言質之當必有不激不隨足以風勵當世而
終不爲習俗之所移者此亦迂儒之所欲亟聞
也

少司寇歸公七十壽序

予友少司寇春陽歸公以廉辨敬愼稱於朝廷
廷溫醇退讓孚於鄉黨不蘄名高而聞譽自遠

不爲崖異而人皆歎羨以爲不可及雖色溫貌
恭然中有確然瞬然者未嘗諧俗而世猶能容
之歷官中書舍人工科給事中尚寶司太僕太
常寺卿已擢爲南京通政司使今之歸也又寵
之刑部侍郎以賁其行夫以讒邪之言搖亂衆
聽人主而欲絕之出納之司蓋綦重焉以故明
目達聰之世宅揆惠疇而終以龍之納言誠以
爲非是則天下大計或有壅蔽而不通者矣而
不知者且謂喉舌之司漫無可否狃於所見聞

而不原其所從始因是而輒輕之不亦謬乎夫給事中侍御史之重亦若是焉已矣知彈劾之爲重而不知納言之職之尤重若以納言歸而姑借六卿之銜名以爲榮觀若曰姑以是重大臣之去焉耳嗟乎古之帝王所爲憂勤於上而寄之乎臣鄰若其亦可以深長思矣士方其未得志也若曰吾得一命而自效焉亦可以少補於時有聞於後果爾則誠可謂之不曠瘝不素餐者也究且百不得二三焉不皆其人之負也

有尼之使不得展者矣然則何論其爲納言乎封駁乎寵之以銜名曾不課之於進賢退不肖而徒使僵偃以歸足爲賢者慰乎不也若曰老而佚之里閭榮之是朝廷之所以寵眷舊臣使得優游於桑梓則可耳公以春首還里門未幾而屆七十初度之辰於是邑之老而獲久要者壯强而在弟子之行者并其婣聯即所厚善之世講也謂予稔知公宜爲之詞以侑獻壽之觴公少食貧幾不給於誦讀然以敏而好學一試冠其儕遂有名於黌舍未幾薦於鄉又十年而成進士唯不習吏事以爲歉然歷官皆清曹階至三品而未嘗積日瘦于句簡亦未嘗一念動於肸膋居官則家於俸入居鄉則以貸且質佐其不給里閭之間譽日騰而錙銖之耗費每鉄非獨知交所悉而已而公泊如也晏如也節食貶衣杜門却埽每手一編爲歡竟日間有交謫之經耳終無竊歎之愠容即今高臥林樊將無每懷魏闕彼達人之高致豈大臣之深衷自今

以後但以誦詩讀書望之垂髫總角對盈樽之酒或浩浩而歌澄止水之懷長欣欣而喜唱予和汝雖慭達者之數予此往彼來總是平生之故人茲樂也顔氏之子之簞瓢也豈不賢遠於人哉敬書之以爲獻壽序

壽丹陽劉心乾先生七十壽序

予昔少壯數偕友人襆被囊書航湖陟巘憩虎丘之奇石漱石湖之潜波披帷而煙雲滿席鼎筆即奐身關椅或閒與俱還亦仍留相對唯有

歲時之覲省乃獲模範之追隨以故雖遇人師多違肅括唯新安王先生金陵姚先生數承披豁每慰棲遲王以狷介方嚴姚以淹通高朗而中皆汩如成許莫逆焉最後倦遊得侍劉先生辛藥雖之俄脫欣杖屨之數陪何拘禮數都忘形骸暇即趾步相過談必移時相對及遷楚黃不忘吳苑頗深山川在望登眺緣慳之嘆予解之曰蘇公杖屨遺跡齊安士子能言縱使臨皋雪堂鞠為野田荒草而其升高望遠獨立放懷

目無一世之雄者誠足為百代所仰也及夫西遊既倦東望慨然辱以葦航來過蓬戶篝燈話舊把酒興懷慨焉於歲月之不居而情好之如昨也凡在投分爭欲攀留何圖夜談倏已晨發蓋緣予方為兒納婦而先生意在山巔水涯知不能從故去之速耳維歲之首屆其生辰先生蓋老而傳矣及門可無頌而禱乎偕我好友亦其適家念大父之遊潤州猶先生之來下邑也甫弱而獲聆謦欬及強而彌荷吹噓請與同往稱觴託於祝詞以頌云耳夫風日之佳笑談之樂蒼顏白髮既可相求忘形與年孰非吾侶藜杖堪擕緩步濁醪聊偕微酣有賞會之清言無醵集之靡費行吟多陶謝之幽深醉詞即李杜之豪宕山椒水澳竹淨花明興發而尋興盡而返若乃春暮而日方永似於圍棊最宜秋深而漏漸長正可燒燈為樂門前剝啄來談笑之老翁窻下伊吾憐誦讀之稚齒口不談中朝之黜降耳不聞長吏之追呼豈止一日可當一句行

且漸老復得漸耄室遠心邇想慕固已勤矣一觴獻壽趨陪不亦樂乎

嚴樂山先生八十壽序

壬寅歲二月二十日為嚴二丈八十生辰龔方伯汝修以虞部公之執也届期登堂獻壽而屬為之序予方在疚辭未暇為於時先君之友尚有適吾宜翁及先生二人者存焉其後每相見必曰吾衰且憊矣子可無為我一言乎既諾而逡巡不果蓋又三年始克為之則宜翁亦已厭

世獨先生存而已始虞部公年少氣銳嘗於里第之傍曰四門小學者聚其徒數人與讀書其中皆自負以爲功名可立取公既不幸早萎而數君子者亦荏苒以老無一人獲爾其志猶幸以長年見方伯君聯取科第累官至方面大臣及罷歸尚以故人子來見退讓不敢當賓主之禮蓋先生與先君子未嘗不接之而喜既别去而慨然以歎息也先生老而食貧遣其壯子孫力耕田閒而獨居城中每以其身分婢僕之勞

然常蕭然有自得之色歲時親朋社會必爲置酒飲儻濡脣而食啖不減於壯盛時尤與先君子暱甚先君之抱疾以歲丁酉自是屨不出戶外而故人來者必扶杖迎之與終日圍棊不厭至於先生非風雨爲阻殆無一日不相過也予每侍側聽其相與議論不爲高奇刻核之言而皆如布帛菽粟之切於用私以爲自今以往將無復有斯人者矣雖斯言也尚可得而屢聞乎先生生於嘉靖癸未當肅皇帝勵精之始公卿大臣謇謇諤諤其出處進退去今未百年一何其邈絕也至於民閒之習俗富者靡靡日競於奢桀黠者斷斷胥鶩於鬬諍幾不知有貴賤等威矣而世之君子方且務揚其波若以爲是固然者長此將安窮耶蓋予之所獲聞於先生者如此自先君與宣翁相繼殁老成益凋謝獨先生爲碩果至今神恬氣和步履如常其爲百歲人無疑也比邑之東偏有百歲薛翁彼田野畊叟未嘗役其心於當世於世俗一切可喜可愕

之感亦不以關其思慮則壽固宜也若先生豈非所謂天錫難老者乎且吾聞薛翁自食飲而外即晝日亦多臥如是者累年矣蓋又無先生讌遊博奕之歡焉由今而逆計其期頤之年所得不更多乎顧未知又十年而後其於世道盛衰之感當復何如也

君錫徐兄七十壽序

予嘗於閒居追數少時之交不過數人存耳而君錫先齒最長蓋先余六年以生是歲季夏值

其七十生辰將奉一觴爲壽不可無辭以先之君昔與吾儕結爲文社意亦欲有所表見於世而或以早夭或終老無所遇以世俗觀之皆士之樸樕不得志者耳然其中所自得頗能不屑於榮通醜窮以彼貴富者之所營雖其人自視爲意得或未必如吾黨之無負也以窮通推之則又信知彭殤可齊而較量於顏跖者之淺矣夫孔顏學者之師也觀孔子之所自言不過曰蔬食飲水而樂在其中如是而已至其稱顏子

亦曰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然則聖賢人之所以異於流俗蓋可見矣自宋之儒者知尊聖人而未能知聖人之所自得求其所樂似神仙之不可庶幾其尊之愈至而去之愈遠矣夫所謂學爲君子者不以其道得之而有不處焉不去焉舉凡流俗人之所重而吾能輕之夫然後可試之於用耳近世卿大夫笑狂狷之樸樕而舉歸於鄉原且以謂時有不得不然者曾不知狷之足尚而且爲鄙夫之無所不至矣若吾君錫其處身也兢兢然而接物也恂恂然聞有不善他人以爲是固然無足多怪而君已不覺怒形於色獨愕眙不敢言耳豈非孔子之所謂狷者乎予自少識君五十年之交如一日也見君或不樂輒談笑解之退而默自媿其不如以爲君雖褊狹然貌如其心若吾輩或遇可畏人安知能決然不喪其所守乎然或謂君誠心質行無他腸固宜其壽則又見童之見也市井小夫壽至八九十者世多有之夫所見僅眉睫

之間而區區焉妄以論於天人之際多見其情於道耳顧予又有感焉方君踰冠予甫成童所耳聞目見吾吳之俗視壯強時何如也自壯強至今又何如也則是年日益長而中日益不釋然也誠不若一切置之於無有夫賢不肖有當世之責者之憂也此何與我事而強取以爲喜怒耶吾願自今以往與君心志是非口忘臧否以其樂其天年豈不快哉視夫拘拘之較量不又逕庭乎哉請以是侑今日之樽酒君必欣然

臨風共酹一笑而别

君錫徐兄八十壽序

昔者夫子之答問士蓋以有耻不辱命爲先而次及於孝弟若曰士莫先於守身然或無可用於世亦未得爲完人也若夫人生之大本修之門内而可以達之天下者非孝與弟乎彼其必信必果亦異乎優浮儒怯者矣何至輕之若此則必之爲害非小也而或昧昧焉乃謂潤畧之猶賢於恭謹斯溺其指矣予少而佻輕與其儕

數爲騃雜之戲及見吾君錫兄亦時遊戲其閒輒笑曰此所謂謹厚者亦復爲之乎然而君實不數數也自後漸壯與同硯席汨汨於應舉之文君既棄人兒規亦每以補過望之於所厚講内敦其孝弟以刑於一家外修其潔廉以孚于

鄉人皆稱之爲長者君之先世有若中丞參議二公父子相繼有勲名於時再世稱邑之巨公焉君少攻苦勤學晚以不售謝去老而爲鄉祭酒人無賢不肖咸所歎羨以爲不媿斯名斯

禮者獨斯人而已而君頽恬然不屑也君既飲人以和然意所不可即時見於詞色表裏洞然雖其近之者旋亦渙然以解自君移居東城相去殆三里許每一相思彼此過從必晤語移時乃别别即君與偕南予與偕東宵至中道而返以爲常或過友人飲先後至或少遲未嘗不詣而問故此豈復少年時之徵逐已哉然彼一時似與濃此一時似與澹濃所以爲快意澹所以爲寄情也予少於兄僅六年而君之二孫皆長

於吾兄同爲諸生且復追往日之好以馳於翰墨之場而兄嫂又以遐齡將覩厥成兩家後生其欲少慰於翁媼又當何如也雖然娛目前所以爲慰娛日後無乃爲癡吾姑與兄一笑而置之唐叔達兄以中表兄弟同執友硯席其文詳贍而出之以核其意諄懇而託之以諧想兄稱觴之晨必有噴飯之樂予雖不嫺於頌禱亦以少侑夫壺觴

王慕芝先生七十壽序

墅溝王氏之世嫡有仲曰慕芝先生故贈太子
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王公之從弟也
於文肅公為父行文肅公薨之九年當歲己未
而年始七十六月二日其生之辰也於是君之
令子將及未暑雨張筵會客娛君以笑言之樂
謂余頗悉其家世來請為獻壽之文予昔未衰
每歎人生百年汲汲曾未有服壽命既不可期
而所享或豐或嗇又似有定命而非吾力所及
其幸而獲享備福以及於耄耋者初亦不自覺

而荏苒以老矣方其勤一生以貽於後不過曰
堂而構菑而穫庶其克昌也乎而後之幾此於
前亦不過曰是父某之子大父某之孫遠祖某
之裔而已計一州一邑之地四境之內某為數
百年以來遠至十餘傳者有幾又族大而蕃者
有幾其間幸而富壽康寧者又復有幾則宜乎
若人之壽自其至親遠于姻友雖所與同里閈
之人無不以為祝也祝之者如彼而若人之自
喜以為幸者又可知也顧所與其娛目前不過

孫曾而止其久而益遠則所不知何人耳然則
君子之篤於其親苟吾族也豈以遠故遺哉迺
其初固一人之身也吾以是知譜牒之於生人
重矣而舉世多忽遺焉以至於無可考者何哉
墅溝負瀕海故婁縣之東偏也自宋嘉定初割
而建邑逮弘治中城東倉以防海又割而隷焉
而王氏蓋世雄其鄉可考於譜者今十餘傳矣
江水東注而湖汐之吐吞天地鴻蒙流蕩之氣
於是焉鍾而鉅公出焉固非偶然矣孰能譜其

家世而使後之人承有考者非先生乎是舉也
信不媿於前人而且以俟後之君子吾雖未獲
一接先生而於是見其大焉或言先生幼廹孤
童弱能自立學儒之莊習佛之慈而負氣似俠
愓世似達可謂能名其為人矣而未足為先生
壽也彼直欲使所不知何人常念其始固一人
之身也而豈尋常之人也哉予猶憶昔侍文肅
公一日言聞之署州事者有訟吾族人某將下
其辭一為處分吾第應之曰事所不可知其人

則素長者而已窺公辭色似微不平編修君時已病困即曰事似宜悉其本末果誣也亟爲白之誠如訟者言亦須爲料理今日在事人見訴吾宗輒不疑其誣此不足怪也予歎以爲然而公亦首肯益公之厚於其族如此若辰玉數言尤可謂審於接物矣當公父子時有言內無喜事之宗人外無不戢之家衆其孰肯信者及夫榮盛稍謝炎凉俄變而公之同宗無不晏然信乎盛衰之際君子宜有以自持矣若先生誠尤

其卓然者也今之壽筵自君之姻友而推之凡昔所厚善孰猶若平生歡乎孰爲少替其初乎孰爲去不復顧者乎先生儻能夵然揆之不以一毫動其心此尤所以養壽命之源也雖古之得道而忘物者亦如是焉而已何上壽之不可幾乎

徐攝山先生八十壽序

攝山先生以天啓三年癸亥壽八十仲春二十六日其誕辰也吾黨之辱與厚善者圖所以侑壽觴而屬爲之序予未弱冠即獲以通家兄弟從之遊君視予十年以長有聲諸生閒久矣體龐而神王其爲文詞汪洋自恣顧屢進屢躓會詔下御史凡諸生之廩於學宫者皆得就試拔其尤是役也予亦往參焉而君竟得拔升爲太學生儕輩相謂曰宜然終不售於京兆僅以貢謁選爲縣令閩之永福君晚而自號曰攝山蓋聞此山多藥草可採而養生所以志也其爲令有古循吏風君既不求名人亦莫爲之地秩滿

不得志嘗攺官去之京師竟留友人許久之友病殁護其喪還既渡揚子遂溯江遊楚之南陲過洞庭浮沅湘蠻獠之與居然且爲留誨其子使知有文字予嘗稱支道林之目澄公以季龍爲海漚鳥君殆似之去數年二子念君不已仲往迎焉君於是歸復從平生故人遊然亦時時往來陽羨瀨水閒留連嘉山水之區固爲其門人留亦天性好遊不樂局蹐家居故也或曰君之欲采藥名山謂何而乃數數爲客子遊乎又

不知君何以自將老而不衰若此乎余應之曰夫數遊乃君之所以壽而康也而獨不聞戶樞之不蠹與且也其視都會之繁盛與蠻荊之荒遐等耳自昔學道之君子翛然而來翛然而往豈復有夷險淨穢之動其心哉唯心忘愉佛故其於土俗奉養無所不忘必曰如此而樂有不得焉則愴然以悲斯乃流俗人之戀戀耳彼所謂愉肥其體而顧近於疢者也若夫先生殆可謂衣其袵褐有狐貉之溫焉茹其藜藿有粱肉

之美焉正唯其無不忘也而後可以養生可以長年彼不能知求贏而反以得虧求長而反以得促者何可勝數久矣先生之了然於此矣不求壽乃得壽豈與夫規規焉爭得喪於尋常而中道夭閼者同乎哉君氣溫而識明聞其居官幾於不罰永福之人戴之如慈母然嘗按作姦爲豪泉所仄目者數輩悉置之法其人則又頌之曰信仁者之必有勇也特以苞苴竿牘之問不出於境終無赫赫名耳自君留楚予嘗邂逅閩人知其福州也因問亦知有永福令徐君若乎曰此吾鄰境也寧有不知又問爲邑若何曰聞之父老二百年來第一廉善令也夫以鄰之氓猶知君而上官莫能知夫安用監司爲嗟乎此時事之所以日可憂也昨歲劒南不戒至戕大臣西南苗獠輒窺戎索聞嘗語及君策之曰若安民無足憂也彼擁厚貲而後自奉必不動動即速其斃耳已而果然及春而鳥獸散西陲以寧君豈臆決而好爲大者哉在南中久見之

審矣蓋其在事外猶若此以君之識之年可比於老成壯猷而顧使終身道路白首丘園僅有吾儕數陪杖屨而聆謦欬雖足自幸感爲慨然如予潦倒粗疎將從先生求所以頤其後者庶幾乎息黥補劓而已

瞿君八十壽序

邑之西南受松江之水迤東而北入於海其故家著姓聚族而居若傅氏瞿氏黃氏皆其望也而沈爲尤著起家登朝者先後多聞人而廣信

太守公最後起予先君嘗師事焉其配恭人瞿
也公之將赴江右邀先君與其伯子同硯席而
瞿之族子亦渡江來從遊中表兄弟相得驩甚
蓋予方舞勺便已識面得稱通家兄弟者子受
君也父曰心疇翁併君使學爲士已棄而歸農
父子相繼遂以本富爲一鄉所信服比沈氏困
於泉罔翁父子彌縫其闕諸嚙沈者皆嚴重之
無後言所爲德於沈甚厚有餘幼眞以諸生廪
貴舍方有名而夭君痛其逝也思所以慰翁之

心者謀其子若孫先後補諸生而翁得優游以
壽終鄉之人由是益嚴重瞿氏歲在甲子君壽
躋八十矣屆季冬生日凡邑之懿親好友將往
稱觴焉而屬爲祝詞既數世之交且元孫又予
妹壻不可以老髦辭竊嘗謂人之生世各以其
時爲世重輕世治則輿朝之士出而展其猷爲
上下賴之比其衰也卽巖隱者常退而安輯其
鄉閭頼者以蘇弱者以立豪奪武斷之徒靡敢
以逞凡司牧者之求無職於官也所爲納約而
要歸於當亦有賴焉君既閱世久更事多於人
情物理之變遷輕重緩急之差數慮之而熟出
之以恬故人之聽受若以石投水君之條陳若
因風鼓籥上有裨於長吏下爲德於小民蓋賢
士大夫之所不能逮也優游歲晚享遐齡而受
多祉豈偶然哉以較之先公時人情彌變世態
日紛所以調劑其閒固非迂疎之所得而詳也
人或謂君悉心勞形以圖一邑之利病而塞長
吏之諮諏其利甚溥而抱鋤犁者固多所未悉

坐堂皇者或偶不皆省蓋自壯强至今公私勞
瘁常數倍他人而乃得壽康殆猶戶樞之不蠹
其苶然疲役乃其所以爲壽者歟嗟夫修短之
數豈不懸之於天唯夫不誘其天者於偶然而
樂盡其人者爲固然既醉之備五福要歸於攸
好德而已夫呼吸吐納而壽力田服穡而壽壽
等耳非人主之勢能錫之而攸好德者之宜有
此錫也區區以攝生言者陋矣

學古緒言卷之五終

學古緒言卷之六目錄

壽序凡十二首
姻家陸翁壽序
陳翁七十壽序
守齋金翁八十壽序
朱濟之兄六十壽序
張元長六十壽序
唐實甫六十壽序
勅封翰林院編修溫君暨孺人沈氏六十

壽序代
宜翁偕老壽序
誥封夫人徐太母金氏壽序
勅封太孺人淄川韓母七十壽序
西安方母鄭氏八十壽序
貞節姚母文氏六十壽序

學古緒言卷之六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六

壽序凡十二首

姻家陸翁壽序

姻家陸翁以是歲周六甲仲冬十一日其初度之辰也君之嫡孫委禽弱息宜修頌禱之詞以備一觴意欲有所敍未可以驟表弟王伯深其子壻也數語及之余以謂君之宜頌者有三生長市廛衣食於貿遷而樸茂款誠躬長者之行一也敎其子元之學爲儒受篇於黌舍所與交

皆人士之良方將振其家聲二也君年視予僅三歲以長而子已壯强孫男女若而人皆蘭敷玉潤三也余雖憖能言稱賀不當後他人猶且進之何歟誠以古之君子所欲自致於親益能養次之旨甘之奉以接親知笑言之歡苟竭其誠足矣而吾吳之俗日趨爲靡會客則爭致貴勢以爲榮張筵則務窮水陸以爲腆倡優在前賓主終日揖讓以爲禮固非衰老之所堪也夫古之人嘗以每食四簋追往悼今若五鼎則大

夫之享矣而近世民間讌會或多至百味蓋人子之不誠於獻壽爲日久矣視孔氏無違之訓何如哉奉其親以分之所不得勞其親以禮之所不堪未有若今日之無當者也君之二子將行古之道乎則必爲世俗所姍笑始且以爲必如是而安及泉諱之則亦有不安焉將亦爲世俗之後乎其親有不樂焉吾意守禮樂道之士其必不苟然矣且吾聞之驟富貴不祥夫非謂其所享有異於尋常也哉今至以吾親之年而

酒食之豐必求多於分外則無乃未處於富貴而顧奉之以致不祥之具歟元之兄弟如不惑於流俗毅召親戚故人與君共四簋之奉君必樂而安之夫樂康者所以爲壽而屑越者所以爲不祥也吾故不欲後而張之而徐進其說以前之三言爲頌而以後之云爲蔚不可乎

陳翁七十壽序

是歲七月十二日爲少泉陳翁七十生辰凡游翁父子及孫三世之交咸有獻壽之辭其婿家徐爾常徵文於予且曰必手書之先是暮春之初予嘗爲文壽宗伯夫人寫屏風數疊以獻蓋陳之請也今者爾常又欲假手焉雖篤且衰固不獲辭矣夫其承前之緒以素封聞於里閭衍後之慶以學殖訓於孫曾目不識催租之吏足不涉對簿之庭有堂之爽以招涼風有室之靚以延冬日親朋時至笑言足以繫宿昔之懷酒肴常具酬適足以寄花月之興自少至老常以歡顏笑口樂其天年豈可多得哉或者曰此殆

天歟譬之卉木雨露均也或茂以繁或悴而槁解之者曰爾何知天道栽培灌溉之或愈而以求同於雨露乎或又聞而笑之曰硜硜乎斯言也似之而非也至顏跖而窮矣人之生世其賢愚通塞之不相值常若枘方鑿圓雖有辨智莫窮其情惟天與人適相符乃可得而言耳吾嘗聞翁之爲人矣伯兄疾且病爲謁醫嘗藥如子侍父及撫其孩孤加虔以勖與同居三十年終如一日家有僦庫以屬娣之兄果折閱至不貲

置不問也外舅姑老而困子在襁褓賙其殁存且終其子之身凡此皆世俗之所難能而翁若以爲固然無足多者其他爲人緩急雖半席片言已諾無不踐也後多負之者而翁第曰可奈何久而遂若忘之今世稱篤於其親好行其德必曰此士行也孰知夫凡翁之所優類儒生之所媿乎固宜優游耋耄之年而安享子孫之養豈可謂偶然也哉庶幾乎天與人適相符矣翁之子若孫皆方以文學有名要爲翁盛德之報

亦不誣也自伯子獲解南京兆踰一紀矣比聞益自晦匿被服居處無改曩時非親且故欲一與之接而不可得其中泊然常有以自足者語有之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翁進不知有子之榮退不私其貨之藏烏乎病且爭其有聞於衛生之經歟將來之歲月以無羨無營坐而閱之屣足忘而屨帶適壽未有涯也視夫謭謭焉以尊生爲者何如哉以是爲翁壽其謂予爲知言否也

守齋金翁八十壽序

自昔言養生者每稱少思寡欲可以養壽命之原而尤謂思慮之賊人殆甚於欲夫唯學道觀妙之君子其神守內完故能漸屏二者而渾忘於無其次則貌樸而中夷不修邊幅不設機關幾無所用其心焉若此人者其於嗜欲必淺能因血氣之盛衰而爲之節故往往得全其天年以至於壽考亦其理有固然也若夫役私智以爭壽常其神日勞其欲無厭而欲以圖於久長

豈可得哉予友金伯醇之尊人曰守齋翁今年八十矣而形神不衰如六十許人夏四月四日翁生之辰也凡所與伯醇善者相率登堂上壽而屬予爲之序翁之先聚族於邑之羅溪世爲農家自其從子伯謙先生泊從孫子魚父子相繼薦於鄉而伯醇又以諸生廪於學宮於是金氏之俊少多修詩書之業爲人所稱然而皆遜遜退讓無解衣怒馬之好雖其僮奴亦化之伯醇嘗言僮某惰遣還田閒其不能衣襏襫把鋤

犁而耐勞苦者終不足侍吾於硯席閒也蓋翁之教於家類如此翁少而明農其言農事娓娓可聽然無他腸遇事無可否必罄其底裏亦不逆人之詐之也又不好爲容見其子之友或盛衣冠而往則趨而匿屏閒竊聽所言其不夸以誕也卽私以爲喜若翁不幾於少思者歟顧竊疑翁素壯健内有康膺之羸而外無門户之累終歲優游或不能自割於嗜欲且生人之大欲無過於飲食男女而伯醇又極孝養旨甘柔滑

必具夫滋味雖以養胃然譬之益火以膏火之炎也相於欲或壅之則成疾焉不虞其壅而亦不至於炎吾意翁必能知之是以若此壽也抑伯醇傷通醫方所以娛侍其親者或别有術焉可以扶衰而延年歟自今以往翁之閱世滋久其中懷泊然思慮益省嘗不與學道觀妙之君子非止愿樸夷易而已也獨羨其年加長而貌加豐欲從問所以保嗇者何如又自省壯盛時嘗有志當世不幸爲思慮之所賊今衰矣庶幾竊翁之緒餘以息黥補劓焉且幸無敗於糾紛以從翁於几杖之閒亦吾黨之所同志也

朱濟之九六十壽序

友人朱君濟之以今年秋七月廿四日爲六十生辰君之交道廣自其父行至子壻所與遊處見卽歡然忘年忘形終日飲酒談笑無倦容於是嚴翁樂山偕其酒社之友凡若干人過予屬爲文贈之夫以予之衰頽廢學而長年者顧欲得一言以壽君謂能悉其平生也且意君優游

詩酒亦欲得潦倒踈狂之言以爲樂耳君少嘗有志於當世見世無知者遂厭薄不屑中年以後一意以醉吟爲娛客至卽留與飲不問中厨之有無也肴蔬閒設相與終日對奕剝啄之聲不絕於手謝謔之言亦不絕於口已而呼盧浮白君旣自喜能食酒而客亦好與之較酒酣輒奮髯抵掌多所譏評與之善者輒正言止之君亦笑以爲愛我無怍也或以謾辭欺君君還以語客有笑其妄者終不言出自某某也其涉獵

與詑有過人之資每於酒閒稱述稗官小史往復曲折如目所覩客爲解頤焉閒居好爲五七言近體詩嘗一賦郊居多至百篇每睠邑在海濱蕪湖山之觀吾中有不適焉往往即所想像而賦之詞或夸大而近誕世嘗有知我於言外者耳蓋予所得君於三十年閒者如此予於君顧獨自有感也君之先公以布衣之俠享有良田廣宅之奉以遺於君其識賢士大夫於未遇時能使其人終身不忘抑亦可謂傑然者矣而

幾不免其身君杜門高詠彌縫之以酒絕不問家人生產雖時以口舌觸迕聞者亦終能究之不爲隙也以較於先公所享不已豐且安乎嘗試與君追數省事以來耳目所覩記中閒盛衰之變所不必言若其頹然自放不爲繩墨所束者有幾獨坐而吟羣居而醉來不迎去不送如是以終其年者有幾厚於施人而不責其報豈於待客而不留其贏如是者有幾亦可以樂而忘其老矣君每歲至仲夏即散髮不出戶客至以袒躶接之至秋中乃復衣冠令正其科頭箕踞時也予將艤小舟徂而就君與竟日飲酒賦詩因書此以進於君不知視世俗之頌禱何如也

張元長六十壽序

夫士汲汲于當世負其有可以自見也其不幸終不爲人所知未有不憤然鋏俗與世溷踈也當其少而受經終日矻矻學爲文章以干時及已老不遇并獨厭所常習儷偶之文雖聖人之

遺經亦遂棄置不以關於心者多矣若此人者其鄙淺固不足道然亦何至反沾沾焉自喜其一藝爲哉嘗怪友人張元長少而博涉於書無所不窺宜其於世俗有不合矣顧雖見擯於有司而更爲少年所推重色未嘗慍文乃益奇夫今之時文率三年而一變其始不必果有合也而驟掩前人之規其後不必果有失也而已來後生之誚矧吾元長盲於目則簡策都捐順於耳則行年俱化此屢變者何由肖其步趨而闇

與之合何用悉其才力而敷與之競哉且人之有喙獨不可以淸言雅謔極羣居之樂乎而我實苦心獨不可以默存觀妙怡燕處之神乎若曰此少而習之誠不忍棄焉則古人之言辭與日月長新不已賢於爝火之一爟乎如君胸次宜薄詞賦不爲顧難劌於童稚之小技乎予乃爲解之此殆元長之所挾以傲世而不忘一瞥憒憒者歟君蓋曰向吾欲有自見也有司者之程度未能詭而與之相遇也今吾直以爲寄也

少年人之矜尚猶能變而與之相逐也世有達觀者或因是以得予曰斯文也老而不衰能者無難知者良不易而耳食者或轉以是訴予曰夫夫也其何能合旣以自誤將復誤人爲夫此兩言者吾皆笑而領之此吾所以爲窮居之適也信心而索之衝口而吐之其聞於人泠泠然未必不如絲竹之和鳴也有會於心欣欣焉未必不如屨帶之兩適也夫世俗之患在以人爲重輕人不知而慍苟知之而汰已甚矣不勝憤焉而其與世相違亦不勝肆焉而輕以人適我矣誠知夫鄙淺者之足嗤則夫沾沾自喜者以爲果有樂乎此可也而曷足怪乎予與元長齊年而後兩月生君之生日以夏六月邑之與君善者屬爲之辭以壽焉予方辭諸君之頌禱未暇以爲不知夫沉李浮瓜之會親知滿前所以佐君之歡笑亦有以予言進者乎予兩人皆不遇以老故吾之言云爾若其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者要自有莫逆於心而非文辭之

所悉也

唐實甫六十壽序

嘉靖中邑之賢而有文名聞四方者唐道虔先生其尤也然卒困諸生晚而得郡文學以歿先生之撫其弟蓋父師兼之旣而隱於醫嗣其世業者道逑先生也文學公與先大父同時爲沈氏姑姪壻先君之少也以姊故往從公受經與道逑丈相厚善實甫道逑之猶子也又學於先君余故得聰焉道逑先生風度凝遠望而知爲

有道者每出爲人治療歸即登樓檢方書究極所疑暇則誦古詩文攬觀法書名畫以自娛樓之西堂之東卉木斐然舍後竹深水凉夏月數與知交數公避暑其中門無雜賓若年少而獲與接者予與亡友張君仲慧而已實甫再以文試有司不售先生卽令棄去仍學爲醫且授之家秉未幾君果以察脉處方積歲入之贏别買地葢其親有二弟一醫且耕一耕且讀皆去之郭外以城居蔽之兄君即又兩慰其意人以是

稱君之才且服先生之前識也向令君終爲儒儒生不得第十九而餓耳其克有是乎君之子孟博旣補諸生有子甫成人今又繼之適屆君六十生辰於是親朋之賀且祝者雜遝其門予雖衰劣自有識以來幾五十年獲交其四代固不可無一言也竊嘗以君自方少而受書如獵與漁惜此居諸勤苦二餘徒費耘鋤不成菑畬此相似一矣終焉適客當世無責匪狐奚白匪虎奚嚇雖懸巨擘無覗尺宅此相似二矣若早

自弛吾猶濡軌雖蘅與芷夫何愠喜求粟得秕能無瘢痍此不遠一矣有謇而鵝豈牧而豚有圃而樊豈市而門子曰笑言我舌欲捫此不遠二矣夫此兩相似者失之於前吾與君之所不及悔也持之於後吾與君之所得保也至於兩不能逮天之厚君吾不了如天之困余子不我嗤春花之朝秋月之夕君灌園能爲我擷蔬吾近市能爲君烹魚若夫泉甘茶白追桑苧而友玉川尤可數數也請自今爲期勿以貧且憂而

辭勿以衰且慵而免暇即相過語不及俗子言子之蒔花種樹予詁予之覯幻悟空退而教誨其子若孫使各有業焉以自立無羡乎今府之浮榮無忘乎先世之遺範庶幾乎馬少游之意以樂其天年不亦可乎

勑封翰林院編修温君暨孺人沈氏六十壽序代

士之砥行立名滑然自足者其身之不試則必有爲之拓其緒焉士之蜚聲騰實曄然有聞者

其名之顯起則必有爲之發其祥焉干霄之木不生於培塿千年之脂必鍾爲琥珀理固有然矣吳興山水之奥區也融結旁礴發爲人文隱淪材傑之彦自古多有以今所聞有隱君子曰封編修溫君者人貌而天𥘉古溫伯雪子之儔與年纔六十而其子太史長卿升玉堂之署較天祿之儲且十年於兹矣維歲冬首届初度之令辰槩齊年之嘉耦而長卿甫先已乞假暫還里門溫樹無言數焉以策族姻稱其孝慈鄉閭

羨其福履煌煌乎善頌善禱固已爛纚緗而盈卷軸矣長卿昔在南宮所薦士若而人謂余子其爲先簽揚介而徵言爲稱觴侑予聞之君本逢掖古道自將讀書談道不專章句既而考槃薖軸便悰終焉之志以及子壯登朝榮膺綸綍而處之恬然布衣徒步無改素風至於急病讓夷先人後已少以自矜逮晚加勵不於其身於其後人君之謂矣長卿在貴不驕高才能讓趾前之美擅時之譽求忠於孝爲世偉人君之貽矣在詩有之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雖有善頌何以加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雖有善禱何以加兹予又何言哉顧予老矣竊有衰世之感欲一效之夫金閨之籍世號清華眉鉅任重豈伊異人振而矜之器小忌盈政以賄成棟折將壓䏶不適時雖膏不食予泰聞政每用惴惴私門之内喜不勝懼如君之意將無同乎則又歌烝民之詩以進焉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君與孺人其善自保嗇復十餘年覩長卿以不吐不茹不侮不畏爲王國楨爲德門慶其喜樂豈日又何如也是爲序

宜翁偕老壽序

凡壽而爲之辭蓋言得於天者之厚而美君子之福履爲不偶然也又祝其勿替引之享有期顧而使閭巷之人爭傳道之以爲美談也夫然則一人之壽天下之人之壽也雖其視聽焉用

文之一言之祝百齡之壽之祝也率十年而更端不已贅乎夫情之戚跳若莛與楹不有文也夫安知戚之不同於疏耶且人之生世雖數年之間而愉怫之遷更猶寒暑之狎至者蓋多有之矣若其纂前之緒貽後之謀已為券而責之天如夏之必燠而冬之必凉此亦生人之希覯已茍親與耽卽後而張之可焉是歲仲冬屆篆川先生七十初度之辰而其配徐孺人適與齊年所與元甫厚善者屬予為祝詞余家於宜氏再世姻連女弟為先生再從子婦今其嫡孫又委禽弱息焉既慶先生之壽考而又將以發吾之情雖言之不文不可以已也猶憶往時諸長者為酒會數過飲余家時先生年未六十嘗在末座不意忽已至七十之年而予亦荏冉衰矣比見先生年加長而貌加腴意竊怪之一日從容問所飲啖朝不過白粥二盂不必其疏也飯或佐以少肉不必其醬也嘗稱味之養人以平和耳過爾耳肥必有所偏語不云乎厚味實腊

毒吾薄口腹所以安腸胃也予以是知先生之於嗜慾淡矣嗜慾淺則所求於世者輕輕故易足易足故無營其神完而氣平可以却疾可以延年矧有道者與又嘗見語云每笑兒輩譙訶稺子繩以幼儀夫士大夫師事孔子誦其遺言而發為文章以用於世矣已而旋背棄之曾不若是童子之猶知嚴其師也則若之何蓋先生之感慨深矣而責於人甚薄雖其孺子姪猶然庶幾乎恬與智交養者宜其道貌之加腴也雖然先生與孺人之所享不可謂非天民之厚幸也假令有子而不若元甫才雖欲豉衣節食以優游於田野俯仰寬然堂構無圮以安享百年之樂豈可得哉計自今以往予為先生孺人壽當不上此姑言今日之偕老而傳者已矣

誥封夫人徐太母金氏壽序

故大宗伯徐公以嘉靖二十九年庚戌起家進士為禮部屬十年守官不阿出補郡荊州而夫人始來歸嗣執筐篚逮公歿之十又七年歲復

爲庚戌夫人春秋七十高矣於是境內外之微
文詞道盛美者後先登堂因冢孫爾常奉觴上
壽而姻家陳國紀方就試春官其子開美爲索
屏偈予求叙而書之竊自惟獲交且三世平生
辱公知最深視夫人猶母也雖不文固願爲執
筆焉始公之成進士也夫人甫十齡耳然先是
已從其父湯臚公居京師望見皇居之壯麗而
習聞名公卿命婦朝賀之儀閨門之內數相與
歎羨以爲榮豈意三十餘年閒蒙國厚恩而身

受一品之封號乎方景王以愛子就藩公爲州
人力爭沙市至於下獄其後放還夫人乘肩輿
自廨宇出州之婦女百千爲羣爭以肩臂受輿
環擁不得前此其爲榮又豈止封號而已哉自
公殁至今人謂夫人於存殁盛衰之感當有不
釋然於中者予獨以爲不然夫夏之日冬之夜
此有所羸彼有所乏無足怪者喜春暘之熙和
而惡冬雪之凜烈是烏知天道哉人生壽命長
者多至百年試以四時乎分之有不及於夏者

矣況秋冬乎若夫已榮矣勢不能無顇已而顇
者復榮豈非剝後之復而一人之身之所希遘
歟今者夫人當旣老之年視聽無攺神爽肅然
爾常以孝謹娛侍恂恂之譽著於里閭夫天道
六十年而甲子一周傳所謂公矦之後必復其
始者行將在爾常矣夫人頷而樂之喜可知也
昨歲之秋夫人已抱曾孫今聞又占夢爲關雎
窈窕鳲鳩平均世所謂吉祥善事者宜駢集以
奉膝下之歡喜又可知也然則夫人於今日固

去雪霜而就青陽之候也歲時燕喜御冠帔而
撫孫曾追叙少壯之榮盛歎已往之不可留而
慶將來之未有艾也不自今始乎爾常雖少孤
覩其所與遊必求勝巳知夫人之教以下人也
績學綴文不廢晰夕知夫人之教以無怠也歲
中朋酒之會必潔以共知夫人之教以慎微也
夫人之勤施於徐氏者如是長食其報也宜矣
詩不云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以引以翼壽考
維祺以介景福請以是頌且禱其可乎

勑封太孺人淄川韓母七十壽序

上之四十年仲春淄川韓侍御奉命廵按江西過家省覲益封公之春秋七十高矣而其也嘗從士大夫之後屬樸訥之詞以侑一觴而頌萬壽焉後二歲甲寅侍御使還道經吳門邑之旄謁而餞送者踵相接也其明年孟陬又屆太孺人七十生辰於是前之往賀者將復繼之而屬爲之序竊以謂君子之孝於其親與世俗人異俗之所謂孝小者娛其晨昏時其寒燠雖其大

者亦不過邀朝廷之寵錫爲閭巷之榮觀如是而已其親而賢者也或猶有不樂焉頃者獲接侍御燕閒之談其論賢不肖之品若別白黑也若薰蕕之不可同器也其論出處之大節寧剛而折也必不肯媕阿自昧一日而偷自完於列也其論任天下之重且難雖絲之棼不難理也雖驅車於阪操舟於湍悍而不虞覆却也如是以爲父母光寵蓋義榮非勢榮也養志非養口體也其親之樂之豈猶然世俗之所艷羨哉或曰淑娩之資非所論於慷慨朝廷之義非所論於閨房子是之論其或未然歟應之曰子未聞太孺人之居常乎其相夫子也順而能安其撫侍御兄弟也慈而能均其睦於韓之宗也降而能施家之裕矣而用不爲侈子之貴矣而色不爲驕口不甘於滋味葵藿而已身不安於綺紈緒布而已此士大夫之所難而太孺人顧易之矣夫人之仰於物者輕則物之爲吾累者鮮累鮮則形安物輕則慮澹安故莫能攖其寧備物

奉之而若無有也澹故莫能汨其清五欲樂之而終無滓也譬之注水焉所以受之者深期不溢矣譬之爲室焉所以基之者固斯不傾矣萬福攸同不亦宜乎古之得道眞人所稱外身身存後身身先不可易也天下多脂韋之丈夫而曰必無恬愉之女士非吾言之過而疑吾言者之淺也然則太孺人其亦猶有望於侍御乎葢聞之君親等耳故孝者所以事君而忠者亦所以順父母也今海內又安而朝廷之上漸似有

黨人之形黨必起於爭爭必各恃其援其究至於邪正兩傷而世道受其敝是故君子與其爭而勝莫若處之以無爭無黨而俟其自伸非無爭也無其心也非無朋也無其迹與名也夫然故其勢不至於過激而其變不至於禍天下某少而受易請以易推之復之初剝之碩果也有休復之下仁焉不與之戾也進而臨君子之朋可以無不利矣又進而大壯則壯趾者與羸角者不必貞而吉矣故聖人有憂焉今者朝廷之

進退士大夫自以其意爲勝負而中肯反似出於不得不從者雖侍御之所以處此固非書生之所測知而或者慮其臨而且壯也此宜亦太孺人之所慮矣魯叔姜之深識遠慮儻可得而聞乎將天下實受其福而樂只君子福履成之又非止今日之所享而已故書之以頌而禱焉不知亦有當乎否也

西安方母鄭氏八十壽序

友人信安方孟旋以丙辰春登進士乞歸省其母夫人鄭氏吾謂孟旋其不徒以祿養爲樂而尤喜母氏之壽康優游暮年未有涯也吾又以知太夫人不徒以子之一第爲樂而尤喜其素所自許不同流俗行可以有補於時也比三年援南京兵部職方司主事將之官而是歲七月某日爲太夫人八十生辰閭門之上壽賓筵之獻酬彌禮成然後行斯時也凡浙東西能言之士及海內之知君者必且盛爲之詞而孟旋乃有意於予之一言予將何辭以頌且禱乎竊以

爲人子之孝其親雖極於無涯而必衷於內自盡朝晡之疏食冬夏之裘葛此用力與勞之所及也苟能使其親安焉則可謂之養志矣豈不亦士人之孝乎若夫冠帔以爲華鼎食以爲養已榮矣然而職業之不修聞譽之不章此夫不肖人之所忸也其親而賢者能安之乎奉之彌隆辱之彌甚耳今試以是二者號於國中非貪冒無恥之尤必前之是而後之非也然試令舉國之人士而處於此其爲不肖人者不少矣豈

非孟子所謂失其本心者乎惜也身既貴矣可以立身揚名孝於吾親矣而考其生平或下同於閭巷小夫雖少知自好者宜所不屑顧没没焉若此何歟若吾孟旋者學爲經師行爲人師實大而聲宏其已久矣今且服官守而漸進用其風度則羔羊之委蛇泚其寵光則蓼蕭之譽處也以是而娛其親夫然後冠帔足以爲榮而榮不必其冠帔也鼎食足以爲養而養不必其鼎食也夫人顧而樂之必曰向吾聞是子也與

其徒言必依於忠孝今吾幸得見之不虛矣豈不亦人子之大願哉予始識孟旋於石頭僧舍一見語合相與論蘇長公藥誦盖欣然會心焉今海內承平日久以國家磐石之安乃隱隱有惰窳之憂當由士大夫意不在公而內營其私耳故予爲獻壽之辭特以樂有賢子頌焉誠孟旋所以見屬之意亦欲使天下之愛其親者奉其冠帔鼎食而進焉皆慨然有意乎孟旋之爲人也傳稱孝者所以事君豈不信哉豈不信哉

貞節姚母文氏六十壽序

萬曆四十三年秋吳郡有得俞旨以貞節之門旌者鄉貢士姚希孟之母文氏故國子生諱汝轍之妻也又三年冬闔郡士大夫綴文賦詩往爲之壽者夫人六十之生辰也盖距洪武七年歲甲寅詔旌其門而蘇大史伯衡爲之頌者七世祖榮二之妻黃氏也至於今二百四十又二年矣一門之內婦節母慈後先相望雖家世以名德稱者或不逮焉夫士少能勤學長能勵行

或有功名於時雖官至京朝三品其得謚者鮮矣若夫節婦之旌盖人臣以身殉義而得謚者之比也以閭巷窮嫠辛勤顛頓以老而一旦蒙朝廷之寵貴豈不尤難哉於是吾邑之厚交於孟長者將撰詞以爲壽而以齒見屬乃孟長亦有意於予之一言不知其衰鈍鄙朴言之而不文也夫人之爲婦僅八年年二十有二而孀居上奉二姑下撫十月孤兒中外百罹備嘗艱辛卒鞠之至於成立早以文藝知名方壯而舉於

鄉即未進用亦足慰矣今者孟長將借其身氏文瑰又試於南宮奇文異藻豈復愛不合哉予以謂其入而盡孝者即所以爲世用也其出而盡忠者即所以爲母報也若徒曰章服以爲榮鼎食以爲養而已意者母夫人其必無樂乎此矣國家承平既久喜瑞不聞上不信其下而并廢咸福之用下數當其上而漸開私黨之門吏治日贖民生日瘁而有姧宄察有實相通容容爲務爲苟安而已以其身爲大盜積而以天下

事爲羣兒戲長此安窮欲求長治豈可得哉此者疥癬嗜膚誠無足患而倉卒無備遠近懷疑非事勢實然而其人之莫可以恃也假令孟長一旦在事果有必然之畫乎即不當其任或問焉亦有以告乎將默然而已乎即言之能無異同乎即衆咸是之能果試用乎則雖以孟長之志之才誠未可自必也豈果無足患哉予衰且迂於時務無所通曉然竊嘗觀於古今之變頗懷孟氏生心害政之憂則今日之文章是也鉤

棘以爲新誕妄以爲高塗飾以爲贍問之歐蘇曾王不知也則進而問之韓柳又進而問之賈董孟荀皆不知也而曰吾有以勝於人而取於人足矣而主司者亦遂目爲異也而亟收之以斯言也而發於政事其害可勝道哉予昔嘗爲書以告當事者而漫不省遂匿不敢出示一人茲聊復爲孟長言其概士苟志乎古必不誤而入於今苟志於忠孝必不誤而沒沒於富貴庶幾不爲黨人之蔽固乎孟長試奉一觴進母

夫人而以予言質之然乎否耶不知夫仁人孝子之大慰其親者當何如也

學古緒言卷之六終

學古緒言卷之七目録

壽序凡十一首

楊貞母顧氏九十壽序
侯太母張氏暨母陳氏雙壽序代
勑封太安人錢母顧氏七十壽序
侯母陳氏七十壽叙
龔母朱氏七十壽序
陳貞母吳氏六十壽序
李母徐氏七十壽序
朱母鄒氏七十壽序
李貞母沈氏六十壽序
陳母張氏壽序
陳任齋先生壽詩序

學古緒言卷之七目録終

學古緒言卷之七

壽序凡十一首

楊貞母顧氏九十壽序

友人楊之屏汝戢自太倉過予請爲文以壽其從叔祖母顧孺人先是歲丁酉予嘗賦詩爲孺人八十壽今忽已復十年予拙且衰窮於世久矣其姓名既不足爲交遊光寵而言語朴陋又無瓌瑋贍麗之詞可以稱道盛美者則辭不敢爲而汝戢固以請且曰凡實之不足者必求侈於文於是言之者多諛辭而當之者有媿色若吾太孺人之爲婦而貞爲母而慈聞於朝廷之上而信於閭里之人已非一日矣固不必如世俗之侈而張之也子爲頌禱之詞而已予既辭不獲竊以謂孺人之歸於楊也年僅二十有八而寡其長子以髫齓孤次猶未離乳哺而季方在娠也又數年而舅姑相繼亡益爲婦之日短而以母儀稱於楊之族姻者且五十餘年矣予未嘗識其伯仲而獲與季交見其遜遜退讓可

因以知其二昆也見三子者之克自樹立不隳其先可以知孺人之撫而教之者不媿於丈夫也以煢煢一婦人茹荼集蓼以持門戶而卒保其家以成就其子豈不誠賢已哉計孺人之辛勤憂念朝夕不遑寧處者累二十餘年而後得安其子之養其非尋常之所能堪何如也及三子旣受室自含飴弄孫之日至於今又三十年所以自慰其伶俜孤苦者何如也幸母子之相依瞻堂構之無圮追思往時之拮据以卒有今

日如痛定思痛其愴焉以悲徬徨焉以不能釋然者又何如也雖然孺人之不幸以寡譬之卉木始華或風吹雪壓而不免於摧折者此卒然而不可知也乃孺人以壯盛之年矢志自將使死者復生而生者不愧孺人能自必之也若夫藐焉三孤得不夭殤以迄於成長長而其材皆足以自立娛侍孺人於膝下能必之乎當孺人之寡居年未三十也迄今六十年間旣克成其子又獲以桑榆之景膺表宅之光寵躋耄耋而望期頤又可必之乎蓋天之錘祥於孺人已厚其稟矣而顧奪其所天雖若不可知而卒以賢明貞順食報於子孫以稱於里之人則夫天人之際亦若有默定而可期者矣即以中歲百罹非人所堪視谷風之方舟泳游何如哉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太孺人克之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孺人之子若孫勉之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百有千歲眉壽靡有害孺人與其子若孫終享之以是爲頌禱其可乎

雖予言之不文不猶賢於後而張之者乎是爲序

侯太母張氏暨母陳氏雙壽序　代

獻歲發春嘉定卓明府丞書幣來里門請爲侯給事太母張泊母氏陳兩夫人壽序蓋姑已中壽而婦亦老矣其設帨之辰皆在去年冬會給事方祇日襄事故其上壽也緩卓君之言曰侯氏詩書之業自參政公起家以來凡四世矣四方之鋪張其辭以侑壽觴者率稱其代有聞人

後將益昌二母皆壽而康子孫滿前享有備福而已顧所以致此者豈獨夫子能及志未變而聞之亦曰其無攸遂者咸以順則功耳不然東吳之俗競以侈靡相高有如婦子嘻嘻一失其節至於愛克厥威欲母慈而婦聽皆可得哉予聞而韙之是足爲二母慶矣而奚以贅爲則請言風氣之殊今昔之變以頌而禱焉庶幾卓君之意或亦給事之內致其孝誠而外效其謀猷者乎盖吾越之去吳也僅數日程而近而嘉定

又最東下邑俗故樸厚其世家大族好以禮讓相先尤知敬重賢士雖吾越人往往去爲經師久而益親比聞人言俗且漸入於浮薄冈習尚稍移能無望在事者一注意風俗以爲之倡乎始予得卓君於禮闈一見知其溫文而謦欬也比謁選得嘉定令以行予聞之喜曰彼俗之漸敝其有瘳乎抑又嘗聞之彼之賢士大夫頗能自好不没没以妨賢有司之政則又私以爲卓君賀夫所謂今昔之風氣果孰爲之哉譬之穿池淤之則潰汙不可以濯澄之則清明雖以鑑可也譬如爲墉其薄且疏也傾可俟已厚爲之基而挾之度之築之削之雖數十年如昨日有如爲邦者以此厚其下而在家者以此宜其人可以壽國可以寧親斯言也雖謂頌也而實規可焉雖謂規也而實禱可焉盖賢者之相與以有成如此今給事官省垣其所論列固吾君吾相所取衷也然而海內之人上自卿大夫下至布衣寒士咸得以評議隨其後則其所自效於

時以爲其親榮者必有以處此矣今天下承平日久中外恬然以苟安爲事又或囂陵詬誶以求快其私而身名亦且隨之若此人者獨無父母之高年多福以享其榮盛歟亦且皇皇焉懼一失足以貽其憂否耶吾固知給事賢者必不苟同於流俗而乃以此爲兩夫人頌禱儻可謂愛其人則必稱其親之所望於子若孫者以進焉亦君子之用心也

勅封太安人錢母顧氏七十壽序

自予甫壯即知海虞有錢景行先生以績學工文辭著稱而未之識也荏苒向衰識受之於崑山客舍見其在衆中穆然端凝竊私與友人歎其賢一日邂逅先生旣前揖客有問其年則應曰吾與太倉王問伯嘉定婁子柔皆同年生於是復相向而揖蓋一覿面而知其伉直爽亮翹然流俗之表惜乎遇之晚也比受之擢甲科官翰林先生年未六十也而遽不逮於祿養蓋又一紀歲在癸亥而太安人受勅封年七十老矣

於歲之春受之乞假歸省比秋八月舉一男太安人撫而樂之眠食有加其誕辰在冬十一月予友陸君孟鳧何君季穆過予而致同人之意猥以祝辭見屬予聞贈公幼孤毋卞夫人撫之曷之迄於有聞而太安人始來爲婦即能嚴事其姑且以儉勤相夫子及見受之學成而身享歲晚之榮是足爲太安人壽乎否也蓋在受之他日之效於本朝者矣士當世治即稱古昔修文章以潤太平致其君比於三代之隆上也其次則爲國家補偏救弊植立其骨幹而振竦其精神使不至於情偷亦足尚已若夫主少國疑士習靡披人鶩於利事乖其紀朋則淫德則比賞濫而罰廢邊鄙聳而將吏弛彼槁項黄馘終老山林者無論也幸而在事宜有以自樹而人趨人諾袖手傍觀已乎蓋自道喪文敝士鮮知有通經學古者而爭鶩爲虛恢僥倖一日之遇偭規矩而繘轡恍其流彌甚莫或拯之以受之高才雄文冠冕一時而名在石渠司存宮允進

可以獻丹扆之箴退可以挽波流之靡當斯時也而能不激不隨一意以明道術端步趨爲準的非獨後生之前驅實亦良士之實用也經文緯武扶夏剪夷將不在茲乎不然雖位至三公慶延萬石有不足爲太安人榮者矣予又竊有感焉士所爲用于世者吾親之身也其長養成就嘉獎拔擢以榮其親者主上之賜也然則不竭忠雖欲榮親無繇已不克孝雖欲立身揚名無繇已彼其纍纍若若蒙厚寵而陟崇階秪足

爲世所詬詈於稼夲爲忠何有哉語有之一大先登萬人屬目一人善射百夫决拾於今日三事大夫而求一先登善射闡繹聖賢人之緒即思行聖賢人之道者非受之而誰此則予所以爲太安人祝者也

侯母陳氏七十壽叙

余友侯君得一以行人三奉使其初南登衡岳最後踰嶺嶠觀於海而還人皆謂君此壯遊也而意獨惘惘於不遑將母嘗以秩滿請於朝得

移贈先公爲修職郎如其官而未及母氏也去年冬還朝會伯子以秋賦冠其經遂攜以從自吳門徂北三千里而遥士大夫之遇於塗者問君父子知夫人之壽康䠼不咨嗟歎羨以爲賀也今年夏君方需次六省而孟秋八日爲母夫人七十生辰於是邑之人士咸撰辭登堂因君介子而進獻壽之觴焉予惟侯氏家邑東南數十里外種德於農而發祥於士大叅公晚年登第由郎署攺御史臺已而副臬叅藩皆彰有名

實修職君僅以貢升於禮部給事雖早能自奮然頷揩揩於一第能無悵然於修職之不及見乎今夫人且又見其孫矣積之厚發之遲澤彌深而名彌著豈不休哉雖然苟徒以是爲祝詞不過流俗人之所豔羨未可謂知言之要也昔嘗竊聞之凡夫人之相其夫子孝養尊章念風雨之如晦而罷勉於有無者吏僕不能詳也其大者門以內無違言門以外無失禮訓其後之人能以勞爲愛其德方其識遠務急其情不靡

靡於文圖其難不沒沒於易若此者求之賢士大夫亦希矣何意閨闥之中乃有非苟知之實允蹈之者哉夫以夫人之賢達如是而家之長幼卑尊莫不漸濡稟仰肅肅焉雍雍焉夫人之樂其子若孫而優游於多福何如也抑亦天之使夫人難老而益以錫侯氏之俗祚乎是可爲頌乎否耶若夫給事之孝於其親者益自今日始矣昔賢之論謂天下事唯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而今者任事大臣反若仰鼻息於言路

何也且其言而效則身名俱榮其不效不過一去以塞責而朝廷之威重將上之挫衂疆圉之戎索若於彼無與焉則又何尠自昔官稱守言稱責謂將有以責之也凡今天下所毀訾而擊之既得之則揚揚有矜色者亦嘗反而思其責乎夫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夫欺而犯本實先撥矣然犯亦未易言也人主威福在御一震怒其臣希有不戰栗失措者竊以爲欲觀事君之不欺又當於犯顏先之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豈

非謂不能孝其親者固萬無忠君之理乎吾又以爲欲觀人子之孝其必有驗於忠君之節矣夫義之無所逃命之無可解等耳況乎君之於臣喜有賞怒有刑如是焉而不忠謂能孝於其親吾不信也請又以是爲給事贈予與姻友龔行之皆獲交其四世猶憶踰冠即肩隨修職君同文社及見給事髮毿毿補諸生而大參公之歸田也每見必慰勞其困頓且望其猶有一日之遇蓋眷眷也今給事方進用而吾兩人者皆

不過以老猥以齒長執筆而未復綢繆其語以見夫頌不忘規者蓋深念疇昔之交宜不同於流俗如此也

龔母朱氏七十壽序

予自束髮所與交者始皆以才氣相慕愛至於彌久而益信必表裏洞然清明淳篤之君子也若其外峻整而中夷易知與不知皆稱爲賢者莫如吾行之非獨予云爾凡獲與行之交者於予之言如出一口也行之之最稱於人者事其

母朱太孺人備極色養而兄弟友愛無閒言龔氏自邑未建時已從郡城東徙爲黃姑滸里人而朱之先有貴爲桂林宣撫使者嘗置墓田於邑東南頻悟寺之傍子孫至今能守之蓋皆境內之望族也予幼即從振軒先生受書長於行之一歲數入拜太孺人於牀下今追思之如一日耳忽忽不自意遽爲五十許人而太孺人安行之兒甥之養蓋其孀居亦已二十年矣閨門之內雍雍愉愉以享有康彊壽考之福豈易得

哉或曰行之經明行修而名未離於膠序親未霑於祿養於其中必有闕焉以行之之闕如知太孺人之容有不樂也解之曰夫此乃世俗人之所以養耳假令文不如行之行不如行之乃能微一日之倖以爲親榮兹固流俗之所共艷慕也而有道之士必心疑而竊笑之微獨笑之且以爲詬病焉然則行之雖未遇其中必有所自得矣筆耕亦足以爲養而豈以是動心乎哉或又曰父母之望於子者亦欲使有聞於世而

身享其榮耳雖行之能自信太孺人之未能釋然不可知也而行之能勿介介乎又解之曰有行之以爲之子可以知太孺人矣雖裋褐之温猶狐貉也雖戎菽之飽猶粱肉也而況於輕煖甘毳之奉之不乏乎哉然予竊以爲如行之者使其早得志於時功名顯於當世利澤及於斯人其賢於世之苟富貴而私其身圖者若黑白分焉所以慰太孺人者又何如哉行之姑守其道不懈於其志以俟焉豈終窮者哉其遇於時不遠矣顧以予之衰廢少獲遊於先師之門長而幸不爲行之所棄晚又申之以婚姻今兹太孺人七十生辰欲爲之辭以頌且禱而懼吾言之不能文也友人沈廷珪廷和皆嘗遣其子師事行之亦以壽序見屬因論行之家庭之樂可無藉於遇合而終有望於行之之遭以爲太孺人開八袠之榮也是爲序

陳貞母吳氏六十壽序

吾吳之俗自年六十以上率十年而一祝則必

侈爲文辭以侑萬年之觴雖閨門之内其賢素不著於外猶必序其家世想像其所以宜於家者以頌且禱焉而其辭多托於縉紳先生至或取辦於庸妄而受之者猶以爲榮今吾姻家馬君伯清與其子元調巽甫圖所以壽貞母吳孺人而屬予爲序予賤且貧其言語又不能工而不辭爲之者以謂能得貞母之實不必於侈而張之假而托之而其榮名信於里之人者庶幾於頌禱之善也貞母年二十而歸於陳歸陳七

年而不幸以寡撫其子而教之以醇謹稱於鄉里而家日以𣅀盖又三十餘年朙其課於童僕必以身為師惟儉惟勤以無忘其初可謂賢也已昔者孔子刪詩風始二南實以閨門王化所自始唯昔先王之盛非獨人倫之教明於庠序而其婦人女子皆有傅姆之助至於周衰而猶敬姜九子母師之流其所以教於家者猶古女氏之遺也今世士大夫已不篤於學況其閨內乎貴富之家既不知有女工以日流於淫侈惟

貧不能自贍者乃始力作以謀其生然如此人者率日不知書至於從一之義猶時有不媿於古而足以風厲於世以逝於後者蓋其天性然也若貞母之為婦為母何如哉且吾聞貞母薄膏粱紈綺之奉而自力於紡織意所以訓其子孫必有若帽畵均軸之喻者而特不可得聞耳如令少而知書又有傅姆者為之助豈必讓於古之人哉則雖生於貴盛之家可也今陳氏詩書之澤將日遠矣有貞母以為之內主庶幾乎

仲尼所謂季氏之婦不淫矣自今而往年彌高而德彌劭所以食其報於子孫以教於陳氏之女若婦者詎有涯哉予與貞母之子皆為馬氏婿家而巽甫又從予遊因予所謂能得其實者也然吾又聞貞母深信因果其事神甚虔不識今之為貞母壽者其亦有以敬而能遠慈而不殺之言進者乎巽甫識之其以吾前所稱為貞母頌以後所稱為貞母禱可乎否也是為序

李母徐氏七十壽序

李伯子茂初與其叔長蘅皆脩然有夷曠之致又能發為冷然清遠之文而跧伏田里以詩書為滫瀡摻履為襁褓娛侍其母徐夫人於暮齒而夫人少知書晚復歸依佛氏儉素自將儕其子之不以菲廢禮也而安焉閨門之內孝慈友愛之風藹如也是歲暮春上巳屬夫人七十生辰吾黨之獲交其子若孫者將往獻萬壽之觴而屬為之辭以侑予嘗竊歎士人之所期誠大且遠矣顧其得吾志與不得吾志似不在我若

古之人蓋有以王事不遑將其父母者豈若後世之徒以是爲親榮哉然而立身揚名人子以養志焉非貴盛之足榮而身名俱泰乃其所以養也故其得失之際盛衰之感亦恒情之所不能釋然者李氏當石桐先生時身兄其伯兄父子相繼登朝榮盛矣其身之不遇名之不彰能無憾乎及夫仲子茂才以進士膺廩常之選非獨父母兄弟之樂之也塗之人莫不歎羨爲而又不幸以天此在學道之君子猶能以天命自

解耳其若閨房之愛母子之至痛何然吾聞夫人每於痛定之餘念先生已衰矣則以蠲潔其尊罍簠簋以稱遂親知之過從者如昨也最茂初兄弟之自力於學問以慰二親者猶惓惓也既而長蘅薦於鄉少慰矣再進再躓嘗中塗得疾火上炎終夜不寐懼貽母氏憂亟返棹而夫人第曰兒幸無恙足慰我矣彼身外曷足戀戀乎夫能不以一朝之名而易其天性之樂雖士人多有愧之者矣比見長蘅體益強神益王意思豁然其所以慰母夫人者行可必也子有以養母之志而母亦樂其子之令聞豈猶夫流俗之光寵而已哉予又聞夫人之先公賢而有文其送女也授之書娓娓殆比於女誡而母族又琅邪王氏故雖少年時已能撫茂初茂才多有恩勤及受室皆崑山士族子凡以夫人之故耳今者伯子以六十之年率其兄弟子姪擎跽趨走於壽母之前備極膝下承顏之歡吾又以知李氏之世澤未有艾也卽言之不文儻亦可以

侑一觴乎若夫茂初兄弟所爲以泠然之音寫脩然之致而發歌於壽筵者必有發乎情止乎禮義者矣竊願與有聞焉

朱母鄒氏七十壽序

朱君元伯以歲丙午舉於鄉纔踰冠耳既數上春官連不得志於有司荏苒遂逾一紀常與其弟欽仲慨然思一旦之遇以祿養其親而先公萬松君竟不能待也頃者方禫除適當母孺人七十生辰於是遊其父子間者長幼若而人將

往獻萬壽之觴而屬予爲之序憶予甫成人獲侍小松先生已能知其爲賢者誦讀之暇輒往從之遊環堵之室竹樹在庭圖書在几顧予與言言皆玄遠當是時先生貧而嗜酒萬松徒以授經爲養而先生常怡然有自得之色非孺人之夅且勤敏何以承迎其意哉予以是知孺人之能爲婦也既而元伯兄弟稍長嚮學同時補諸生未幾元伯脫穎以去而欽仲益發憤足不出戶外將有以慰其親曰可俟已丙辰春元伯

北歸孺人數攬涕而慰解之且曰汝父病未革時數言兒如是已能自立矣吾豈有過望哉顧吾鄉士薄而俗汰其君子甘於黍而小人競於囂吾所喜某某兒師表也其諮而後行乎他無可罷就者兒今悼汝父第一一稟其遺訓則庶幾乎養志焉毋過自傷爲也蓋元伯嘗以是語予予又以知孺人之能爲母也予竊於世先君之歿老而傳矣吾母又及於大耋不爲不壽然自慙無以慰吾二親者非獨以貧不能養也正以犖不自力即爲人所輕愚不適時即爲俗所忌長以此貽羞於地下矣故於孺人母子獨有感焉蓋親之念其子同而子之所以慰其親者有不能自必故也夫以元伯兄弟而爲孺人子目前可以爲娛而其後正未可量豈非壽母之所樂哉徐徐于于以享有百年生人之慶無以加於此矣雖然當小松先生時人之重輕先生乃其人自爲重輕也於先生何與其在今日已有不同於昔者令元伯兄弟一旦得志於時或

求多焉或求疵焉苟無以塞其腹則不嗛無以覆其瑕則不終吾知孺人之必復有以詔也試以是質之而進一觴焉其可乎

李貞母沈氏六十壽序

予友李翰林茂才娶於崑山沈氏其先嘗三代連登進士第邑之望族也當茂才不幸而早夭孺人年未三十寡居茹荼上事翁媼下撫孤兒辛勤之日久矣又能勗其子勤學問工文章少以諸生有名凡與之遊處莫不稱其才敏捷武

而與日可俟也維歲仲春肩孺人六十生辰里中之懿親執友將捧觴爲孺人壽謂予蓋三世交而其年已老當不爲靡詞庶可播於里閈也而以壽序見屬其何敢辭蓋人有讀列女傳而獻疑者曰婦順即所以爲母儀耳而奚以區別爲予解之曰此各就所傳於古者而列之莫夫人之企羨者亦各就所遭而奉以爲訓耳假令茂才得永年必以鄉相顯名於時而孺人約束其閫內以佐之僮婢僕慎扃鑰人必當其用用

必嚴其防當不啻如今日徒以勤苦爲也方其爲婦則修婦順及其爲母則肅母儀貴盛與食貧等耳豈有加哉予獨悉石桐先生善與人交負氣慷慨傾肝膽以相親潔滫瀡以爲樂陳鼎彝閱圖書繪畫以爲歡以娛其暇日尤喜與同好者共之孺人偕其娣姒黽勉以奉其歡樂其天年豈有異茂才之貴盛而生存哉獨處勢有贍不贍耳吾固知孺人之孝養其獲報於子若孫可計日而俟矣嘗試與諸君子億之當茂才少時年甫十三吳與董宗伯聞其秀穎輒招致之日與諸名士同硯席已華有文名既而中第與庶常之選其逡逡退讓猶昨也而奪之年命也其垂裕後人而復以文章顯名當世詎不可必乎微獨孺人之食報而已將子子孫孫弗替引之以是爲孺人壽可不可也竊又思之心以境爲樂境以遇爲緣何論得失固難期即戚欣亦有分必如此而樂樂在外物不如此而亦樂樂在內心若孺人之甘淡泊而歷辛勤吾儕既

熟聞之又獲與其翁和甫交尤悉其少而娩婉迨長而不怠益勤夫女而淑婦而順加之以母而慈以德若此福履綏之詎有涯哉輒書之以授紹仲爲壽觴侑

陳母張氏壽序

予友宣君季嘉爲予言陳母張氏之賢請爲七十壽序於設帨之辰頌而祝焉其稱曰陳蓋邑之雙塘里人也母之來歸以冢婦相餘溪翁躬其勞既而與一二介婦均其分父殁無子於貲産

無所取悉歸之爲後者及仲子當爲叔父後知其舅意有屬李成夫子之議焉翁喜爲豪每勸之加慎勖三子使學爲士皆見其成立蓋爲女爲婦爲母多有足述者予以爲昔者聖王之化自身而刑家始於房闥而風行於海内非獨士大夫化之雖閭閻之女婦皆能以禮自防而勉其君子以正嫡庶之閑至或勞而無怨過而知悔者無他則禮教先之也自其少時已教之婉娩聽從矣及乎爲婦雖一貨一器一假一與靡

有私焉以示義無專制況其大者乎嗟夫禮教之廢至今日而蕩然矣情欲汨之習俗靡之自得號爲士人者然且以提得貴富爲有才還顧廉耻爲小節尚安論閭巷小夫又況於門内之女婦哉詩有之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而易之辭亦曰無攸遂在中饋女子唯無所遂也而後其父母得免於憂雖儀亦遂之爲也而能勿憂乎此父母之心也雖恐其專而已若夫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柏舟以自多焉既沮

我德賈用不售谷風以自傷焉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燕燕以送歸焉孰謂婦人女子而獨無儀也哉故若陳氏母者可謂女而士行矣以其子之季又獲交季嘉諸君之賢而咸爲之祝人之所願天必從之此好德而錫福之旨也令妻壽母優游百齡而享有遐福夫非天被之祿也歟既以語季嘉退而書之以爲序

陳任齋先生壽詩序

候官陳侯再爲令甫越有聲及蒞嘉定既期月而太公任齋先生始來侯曰親在遠吾食不甘味寢不安席然而不敢以亟也邑於吳上瘠民貧賦重訟繁未易以治向吾未知所以爲斯邑者需之且習其俗而和其民而後及於就養比太公之來也適三吳淫雨踰五旬乃止又風自西南駕湖水東下海之潮汐迎與俱溢橫所漂沒二麥無秋春種靡遺侯乃徧謁上官爲民請命還發儲庤通市糴爲賑饑弭盜之備蒿目疚

心未有已也或謂侯且無以奉寧大公雖大公亦必有不樂焉於是諸生某聞而抗言曰是何意賢者之淺乎夫士自束髮治經經之言皆教人修其身以用於世故其爲世用也施澤爲榮屯膏爲辱非獨賢令則然其親而賢也意豈異乎哉故孔子謂士窮於世則啜菽飲水盡其歡而亦足以爲孝明乎在此而不在彼也如侯之賢實自太公發之其父子之間必不同於世之君子審矣且天災時有正賴賢人君子爲民之

庇耳此者嗸嗸數百萬蔚伊誰之責哉吾意侯劇出而視事大公必屬之曰苟力可爲爾務盡其心雖劬吾不爾恤也夕入而侍側大公必迎問曰苟事有疑吾且爲若殫其慮雖老爾毋吾隱也爾之能勤民則吾食於此土而安焉他日以爾故受錫命於朝廷而榮焉計自今以往凡所以圖安斯人者譬父母之爲子謀當愈於子之自爲謀耳若夫積貯敘遷流俗之所以榮其親也偷安歲月尋常之所以愛其子也而豈所論於賢者哉某於諸生中受知特深頗能言其父子之意故聞之者莫不以爲知言昔晉袁甫以好學才辨知名然不願居臺閣職而請爲劇縣自敘答君子之欲有所表見於世如此今嘉定之縣者逋賦囂者健訟二者率難得其要領而重之以年饑於以觀侯之政必此時矣某賤且衆竊嘗卻陽鱎之迎餌乃侯不以爲迂且館顧加禮焉其將遂使敝邑爲單父乎大公今年七十有二邑之喜其來而頌盛德祝萬壽者已

焜煌卷軸矣而博士先生與賢大夫士復盛爲歌詩以進壽猥屬以前之所論序之篇首

學古緒言卷之七終

學古緒言卷之八目錄

壽序 凡十四首
壽胡侯尊甫敎菴先生詩序
溪山堂詩序
太僕申公六十壽詩序
張氏家慶詩後序
潛山先生沈君六十壽詩序
張太母顧氏七十壽詩序
勝方殷關美丈七十壽序
徐二丈潛齋先生七十壽序
封翁七十壽序代
吳母翟孺人九十壽序
王母黃孺人八十洎長君六十壽序
壽顧母周太宜人七十序
陶母許太孺人八十壽序
壽朱濟之兄六十二詩引

學古緒言卷之八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八

壽序 凡十四首

壽胡侯尊甫敎菴先生詩序

蘄春東至吳二千里而近而嘉定僻在吳東偏又百四十里而遥胡侯來爲邑之二年以歲癸丑八月移長洲去瀕海而之大都纔歷三時耳而長洲之人之頌之如吾下邑也侯始東下葢奉其二親以來逮今年春暮侯當以考績蒙恩而太公夫人亦皆康疆難老尤可喜也於是邑之以獻壽行者不以筐篚而文詞是徵濟濟蹌蹌亦不下於長洲之盛也諸生曹鈉以少雋受知乃於邑之人士爲侯所加禮而延譽者合其詩若干首屬予序焉夫君子之愛其人必本於父母頌其德必及於祚胤固詩人之指也吾聞太公少爲儒嘗有意當世之用不幸淪落以老而樂有賢子以詩書之業潤飾吏治太公之志之所求行將盡見之行事矣夫吳財賦之區亦俊乂之藪也賦重則不無積逋士多則不無貿

俗長灣之賦不知視嘉定何如要之爲邑者率十五爾催料而以其閒聽無情之詞況又加以過客之求稱曰不暇給豈若東土之政尚得專力於其所急哉而矦以數月之閒從容治辦閒譽益章語有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吾意退食燕閒大公必熟計兩邑之異同而折衷之固非儒生之所及知矣竊嘗論君子之異於流俗者厚自待而望於人者輕不求同而取於人者博骯髒者不憂其難合而輭媚者不患其易

投此子產所爲不毀鄉校而子賤之駈車於陽鱎者也夫然士雖有類俗之累吾有以待之矣庸何傷故曰鄉曲之情非所論於涖官愛憎之常非所論於取士二三子之賦詩也雖有祝詞豈能加於南山之壽松栢之茂哉則請言其所以致此者詩不云乎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夫上能以德化其民下能以飲食宴樂安其生而歸德於上此世俗以爲迂而君子之恒汲汲皇皇不忍忘夫斯民者也詩又

有之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斯以知謀不孫不足詒子不翼亦不能燕也以是頌大公夫人之所以教不可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斯以知孝子之行施於人無窮而干祿豈弟則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以是頌矦之所以孝不可乎若曰命服之榮而已蓋士大夫之遭時獲寵者爲不少矣

溪山堂詩序

士大夫閒居無營每思自放於登臨以爲樂顧

邑四境無湖山之觀往往浮舟郭外隨柳陰竹風而止焉相與陟步仞之丘極目百里而遙以發舒其意然終不得近在跬步接之几席之閒獨城南潮汐微綫波澄不流藻荇如畫居人高竹連舍於園圃特宜舟行南可五里折而東里許望之四山圍合有堂翼然則石巖方伯之溪山堂也因友人別墅而改爲之東偏爲宅一區入門水東西流遶出舍後春時繁桃夾岸漾爲錦濤公諸子讀書其中焉而茲堂別峙水西豁

逵夏涼公始伐竹穿徑以爲山鑿南之池加廣且深復引而右北合於左流以益山之高東山曲折如列屏障而西南之山澹澹焉若晴雲浮空趾入蕺筸深不可極堂臨渺瀰梅林拱之得月而幽得雪而奇距堂之北數十步渚蓮隄柳濯濯焉冉冉焉相映發以增其勝公每與客圍棊飲酒於堂中見夕陽在嶺必登眺舒嘯焉而月白即泛舟於是焉向之不可得者一旦凭几席而接之矣公未壯出仕及艾歸田楚粵之交

嶺南北之山川當極天下之奇觀矣而歸復寄情於一丘一壑夫山水之好人情所同也然唯仁智者得之性中而遊於物外故孔子稱焉吾意公之名斯堂也將必有樂乎此矣或謂士之岩居川觀自得其得而終其天年者蓋不得已而逃焉若施用於時則其端凝不動山也虛明不滓水也又何暇於外物爲哉解之曰窮通時也不榮通不醜窮性也故投閒置散棄斯人而逸其身非君子所安也然或厭寂莫以爲槁則不愈乘權藉勢瘁其躬以利天下非君子所恤也然或挾圭組以爲榮則不恬非恬非愈性乃離矣豈復知有山水哉若夫仁者智者彼視其身猶寄也而山水直寄所寄也或出或處與天下同其愉悴而於吾性初無加損故其樂全而其壽命可長此豈非公之所以志歟開歲二日爲公六十初度二三子謀繪堂爲圖又賡冉歌以獻壽爲予雖不文輙繹孔子樂壽之指以冠於篇首

太僕申公六十壽詩序

傳稱六十曰耆亦曰老之將至云爾蓋自既艾之後君子之爲世大用其尤在斯時矣今吾元渚先生當其未衰嘗乞身於朝歸侍二親皆以中壽仙去比服除而春秋甫六卜叔達爲文壽之期以腹心干城之業不亦宜乎古之人蓋有以耄耋爲時所倚重者非其勳名早著素見信於人主亦何由眷注不衰而聲施至今也哉蓋士當平世雖負經世幹略或未試用即用矣或

未究其才有能深知之者鮮矣吾安知先生不遂無意於今日乎私念吾三人者之獲交殆三十年於茲矣輒復相與賦詩道鄉曲叙疇昔以致其相慕愛之情而予竊重有感也當上之初年委政輔臣呼吸通於宫府而血脉流于寰宇奸宄自消邊鄙不聳雖微傷峻急而吏治蒸蒸有中興之象焉其後劑之以寛和乃漸入於隤靡至於今而有黷且汰無綱與紀如是而曰理安譬之負痾雖膚革充盈而常若有眩瞀瘻歷

之憂庸醫拱手坐縻廪餼或且攘臂其間妄投湯藥益以困頓縱有盧扁若非望而驚走必且譙訶及之矣竊以爲仲尼道大終於莫容用行舍藏獨許顔氏而子淵卒未嘗仕也其餘小用即小行盖有舍之而不能藏者矣方今循循者既弗克勝其任而譸張爲幻之徒又且以膏而沃火卽有知先生而薦起之能盡用其籌筴乎能旋試而速效乎叔達益慆夫有可用之才而世未有能知者故相爲憤惋而言之耳未暇論

於今日之事勢與夫當事之難也昔者夫子嘗曰智者動而樂仁者静而壽始予未得其解也其後觀於昔賢之論以謂道一仁而已智者知求至焉故動而時與之合有合焉則宜其樂矣仁者不待求焉故静而常無所爲無爲焉則宜其壽矣於是恍然悟曰此殆安仁利仁之義䟽乎今先生所求於壯盛之年乎於家邦之人者亦既動而得樂矣盍姑静焉無爲則俞俞憂患不能處而年壽長矣他日苟有用我執此以往

雖動未嘗不静也其爲樂且壽豈有涯哉將進而與昔之耄耋者比肩譸以是爲先生祝

張氏家慶詩後序

昔者讀書至洪範信以謂好德錫福若影響然其後觀於古今之變喟然歎曰凡箕子所陳皆王政也王者有作則夫好德而備福者皆其所錫也君子曰福吾不能必也吾知勉於德而已於是焉或剛克或柔克劑而歸之於平康正直盖所謂攸好德者如此中世士大夫進而蔫於

名位若不及焉退而騖於豪侈若不及焉至其脂韋俯仰以取容湛溺盈溢而不悟有能自克者鮮矣以予觀伯常先生甫壯而出仕踰艾而乞身所至不為赫赫之名而君子莫不高其守小人莫不頌其仁一旦以母老請終養田間當事者欲挽留之而不得也予以是知雖三公之貴有不足易其一日之養矣顧非其母之賢能無眷眷於子之榮進哉於是人子雖欲自盤膝下之歡而褁徊顧望進退之間果能自遂焉若

此哉吾聞太淑人既貴且老猶躬自績紡有彝敬姜之風門內化之皆習於儉勤然則伯常之得行其意繄太淑人之成之也有園在宅後先生日往獨居其中挾一奚自隨而已春秋佳日時奉版輿以遊母子蒼顏白髮相對如童兒時權也此豈可望於世俗人也哉人徒知先生遂巡退讓宜為福之所集而不知其中有介然不肯苟同者其接於人也以柔克而律於已也以剛克是故宦達可以後人而寧拙毋巧奉養常不如人而寧儉毋奢以是娛侍其親非所謂好德而備福者歟予既嘉其母子之間能自相成且竊見其閭門燕喜相與幸夫安享今日之福者其必不忘所自錫也於是敬繹洪範之指而序其後

潛山先生沈君六十壽詩序

潛山先生者友人沈君用卿方為其邑諸生師因而稱之也君今年六十矣其生之辰以中秋後五日於是忘形之交徐允懷唐時升婁堅金

兆登相與賦詩因君之偕寄以為壽咸謂堅也頗好字畫屬以筆札輒復敘而進之憶予童時識君比冠遂獲磨礲於文章鎔冶於德義嘗同栖石湖之治平僧舍裛晨露之清華醉夕陽之遐景濯以澄波皓月而焦腑俱涼醒以遠鐘羣唄而素心雙領時相與慨然有當世之志顧君璞未剖予行屢躓坐銷壯齒為可歎也昔歲丙申其遊合肥航丹陽之晴湖則月露湛於漣漪犯天門之駭浪則霜風號於澎湃陂陀羸馬遠

懷洗耳之賢漾淼危檣近毀輿王之佐毋託詩篇備存感慨已而青眼難逢素絲多愴君既賁於泮宮予乃逃於梵筴彼二三子亦復阻燕臺而長悲駿骨望海若而自分枯鱗皆太平之不遇人也君中歲抱痾經年閉戸獨有吾儕時聆謦欬然而杯酒之歡久隔過從之跡徒勤自再駕鄒衍之郊而滕理瀨還其舊及一官吳楚之徼而苜蓿且安於貧夫灊皖伯之國也而漢武之祀爲南嶽者有天柱山焉北賜盧子異時劉

據之所爭也西望齊安昔賢放逐之所栖也而誌公錫泉燦師窣堵皆在境內近咒籃筍遠擢輕舠不過一舍之程時歸百年之典亦足樂也心安斯百骸俱適體適斯宿恙全袪固其宜矣秋風漸凉壽觴斯舉吾四人者徐長君三歲唐與齊年金視予予視君猶君之於徐也追思弱齡有如昨日良壽命之足娛寧遲暮之爲歎雖千里阻修而寸心來往室邇人遐斯之謂歟予嘗寥寥妄意古人可跂而君獨踽踽實薄今人不爲或入猬而已優或去狂而猶適言易行難予憾君友今之賦詩各寫平生貴在稱情詠以爲好彼有同賞出而觀之或屬和焉

張太毋顧氏七十壽詩序

春秋時列國之君及卿大夫歲時相會同聘問未嘗不賦詩以見志而當時有識者往往以一言逆定其禍福殆無一爽者然未嘗自爲之詞也要皆出於太史所陳以觀民風者而已至於閨房之內迹尤易湮若劉向所叙列女殆多不

能詩而亦必稱詩以著其褒貶後之君子考驗行事而裒銜吟諷以想像數百年之遺恍若親見之也東漢以後文日以靡蓋皆有餘於詞而典則不能遠矣至唐宋作者始力追大雅雖其詞或難或易其指或顯或微要之非深造其域不能識其所以振起衰微之意也若夫閭巷之小夫老婦非眞有卓然可稱不經見於詞人之筆而近世多苟殉所好雖亦華然鏗然拔之實枵然也蓋吾吳獻壽之文其尤矣閒有好古之

士自編其文特置頌禱於卷末若曰此古人之所無有也聊以應俗而已以故其文獨爾雅可誦苟不能然寧爲詩其勿爲文此予向之所持論也太倉曹亢宗過余而言曰當歲甲申時夏之先人與外舅張弱冠同爲諸生始相識而先生亦以是歲廩於學官自後遂爲累世通家今外舅早歿而頓太夫人壽七十尚康彊無恙將往祝焉敢請賦詩以侑觴且爲之引以見吾儕之好古而不同於俗蓋如此也因憶予方壯時

昭服先生邀同硯席遂獲交其三世又及見亢宗少能誦長能爲文詞今三世之交皆已爲陳迹亢宗年且壯而予蓋頹然以老矣然不可得而辭也

職方殷開美文七十壽序代

職方殷公既還里第日與其徒飲酒賦詩以爲樂每遇境與意會未嘗不相求也花時扁舟出郭近則竟日遠則連日夜供具無倦容文酒之會不以涼燠辭雖過夜分非坐客莫能留終不先言別去也歸後八年爲歲庚子而公壽七十孟陬二日其生辰也邑大夫士之相慕愛者謀爲公壽而以序見屬予謂士生於時非早露鋩穎即自致於公卿則沉鬱未有聞而一旦驟以科名震耀於時俗然而魁偉卓越之士中所自負幾不可一世而卒以廢棄爲太平之不遇人者蓋不少矣獨公未弱冠而知名頗久困諸生蹭蹬而薦於鄉又十年而後成進士出爲方州牧已擢官京朝佐大司馬固畫所以鎮撫遠夔

使咸知懾於赫濯而又差次天下桀驁摯勇之士人各服其心雖旋遭讒謗未究其材用以歸而其志亦可謂少酬矣當公之未遇也人咸爲公有遲暮之歎而其氣未嘗少衰於時尚未有子又若不以嗣續爲念今之歸也且以暇日指授長子以藝文之事而忘其疲也至親朋過從則擁稚子於膝屬對如流以爲歡蓋公嘗官要地矣而甔石之儲屢空雖貧如素士而四方之以旨酒肴簌餉者又常足以待賓客夫其稟也

厚故其發之遲其得之也艱故其優游於暮年也不富而樂不以老而衰舉世人之所羡為福澤者無一不有而獨其神王氣盛猶如少壯此蓋山林寂寞之士所挾以傲貴富之人者而公獨得兼之然則繼自今以往公之益自得於詩酒以享有百年之樂正如既老出仕倦而後歸而從容以教子為樂持券而責於天其亦必不爽矣是可以侑萬年之觴否乎諸大夫士相謂曰然遂請手書而進之公夫諸君子之齒亞於

公而又少相習莫如錢德化仲輿既同歌鹿鳴又同登第者則時侍御汝健自宜有所述以揚厥盛美然皆以予言似有當於頌禱故輒撰次其語以為公壽序

徐二丈涵齋先生七十壽序

士之能世其家者不必珪組以為榮視所以為業而已士之能尊其生者不必導引以為壽視所以為適而已嘗數稱斯言以質於人而或未之信也曰世所以貴士以士能為可用耳珪組蓋所以旌也士㦯束髮受書而終老無所用於世非獨世俗所姍笑雖厥祖父之望於子若孫者豈若是焉已哉至於壽夭天或司之然而冲虛澹泊抑亦學道觀妙者之所亟也而獨區區於意之所適不乃以有身為大患歟予以謂世之嵬瑣齷齪幸而遭時者殆不少矣又安知名聲不彰爵祿不及者果無當於用哉夫既承珪組之遺脩詩書之業而見擯無所知名鮮不戚戚以自傷彼不能知將又笑以為不自量也吾

故曰觀其所自為適而已豈與夫追逐嗜好汨汨每若不及者同乎哉邑之故家其最著曰徐氏自中丞少參二公父子繼起為時名臣迨今百數十年之間子姓之業詩書而能文章者多有然而未有復為時用如曩時二公之盛者也少參之曾孫曰涵齋先生雖老於諸生無珪組以為榮而先生弗戚也曰吾知嗣吾先世之業而已既而厭薄棄去則日與里中故人為酒會以娛晚歲會之日博奕諧笑終日無倦先生獨

以齒牙脫踈不多啖肉而頗能食酒然不肯竟飲飲亦不肯竟醉毋與客縱橫決賭至夜闌不勝桮酌猶若不忍別去葢其不以困窮挫折而能自適其意以無伐其天和者如此旣壽且康不亦宜乎是歲暮春二日爲先生七十生辰諸嘗與爲酒會者將往稱觴而屬以一言爲侑予故稱其不珪組而榮不導引而壽者以頌且禱焉葢曰士遇合不可期要必有無忝於前之人者若乃桑榆之年不早自適而猶汲汲乎以外

物爲榮傾是則先生之所嗤也旣以告於諸公因次其語以爲壽序

封小莊翁七十壽序

有田一廛勤力其中俯仰皆賴以給子若孫能世守之而無替其業此足以老矣而世俗不善是也高者誦詩書號爲儒以競於時幸而得則身榮家肥爲世聞人其次服賈以居積致素封終不爲農以自勞苦然而貴盛之極衰亦隨之未富以嗇或漸而靡貧可俟也夫農霑體塗足暑雨劬勞而莫必有秋然幸而不爲里胥所困猶得長子孫飽麤糲以卒歲焉唯其黠而用事於官者更爲侵削以自潤曾未幾時而不保其室廬矣乃有悉閭閻之微隱究因革之便宜進不逢有司之怒退不失小民之心身家俱泰無忝於前之人無憂於身之後非才且賢者弗能也若吾小莊封君其近之矣世爲城南農家軒冕之榮什一之利非其好也力耕以謀生而閒則漁獵前史用益廣其識焉其行方於孝友尤

隆也其進止雍容可觀言邑之故事孰異同於今與政之得失民之利病歷歷可聽也君今年壽七十矣猶子某吾甥也以翁九日生辰告而請予爲頌禱之辭始君之尊人栖莊翁與先大父交好兩家之嫡長遂通婚姻予曾賦詩爲翁七十壽時與君皆未及强也倏忽不意便爲六十外人而君且及其父之年矣予本農也雖學爲儒走薄官於風塵意不樂而歸歸復爲農以老以是知君之生平有無羡於貴盛者矣況於

未富哉顧非君之才將見困於追呼期會何暇爲田畝之樂而君又不以其能故更求豐饒守先人之廬使子孫永爲庇焉時和年豐公無逋賦私足自給蓋君不獨以才也賢遠於人矣此其能優游以老者歟重陽令節景物高潔黃花滿籬白酒初熟親朋在坐更勸迭酬自今以往且歲歲就君而醉焉以自放於桑榆蓋老農之樂吾兩人獨能知之佁未有以易也酒酣將別於是歌以言之城之南垂柳毵毵土廣平兮宜

稼禾灣環兮揉藍誰氏之世業兮給石與甑秫以釀兮飽且酣南莊之柳其人世多壽鬷若若兮金挂斗不如樂此田畝吏不叩門兮盜不伏莽呼我隣兮聊與之飲酒

吳母翟孺人九十壽序

生人之欲將必待物而足乎物固有不可必者矣有待故不能無求不可必故患在求多樂莫大於知足而已世之王公大人其求得欲遂豈不百倍於恒人哉而汲汲每若有不足之患若夫田野之窶夫所望不過於朝夕所圖不過於尋常幸而無飢寒之憂則怏然以自樂由此而觀有餘不足者不生於外物而生於所求之廣狹也雖然人之有求固也而獨閨門之內則幾於無求何者其所職者酒漿其所勤者績紡凡戶外之事舉不能以自必故也顧其狃於貴富者亦未嘗無侈心焉唯夫處所不能自必無貴富之足狃亦無貧賤之爲累而寬然以終老此必有常見其有餘者矣以予所睹若吳母翟孺

人者其所享不已多乎然非獨其子若孫常抱不足之憾於其親也雖閭巷之人亦然曰是耋且耄者以望於綸綍之榮與烹之養不相去遠哉嗟夫彼固未足以知此也吾意孺人其必能知之矣孺人有四子皆同生其伯仲力於農而叔季皆筆耕爲養雖未有一遇然皆足以娛侍其親一樂也諸孫滿前耕而獲獵而饗後將必昌二樂也自年四十即持長齋旣享清淨之福而又植人天之果三樂也夫如是雖綸綍與養

殆不復為榮而尚何不足於中哉此非孺人其孰能知之始予弱冠即與其叔季交好以行與文相劘切叔獨行君子也屏居郊外以讀書灌園為樂舍傍有老桂二株老梅數十株花時每一過之愛其有蕭然自得之色季獨侍其母居城中奉儉勤之訓能更飭其故居而教其子又已能讀父書尤孺人所為顧之而喜者也是歲癸卯孺人壽九十高矣届設帨之辰予之友某某謀所以為頌禱之詞而以見屬予猶記少時

數過外舅家嘗一拜孺人於中堂蓋外姑之姑也長於姪七齡而今尚康强無恙方予獲交其子齒髮皆壯鋭然有四方之志而今亦荏苒衰矣既不勝今昔之感而益以知孺人之所享唯其無過求於物所以常見其有餘而形神俱泰以漸登於耄耋耳傳有之不貪為寶斯言也可以治生可以永年予於孺人徵之矣遂請書之以為壽

王母黃孺人八十洎長君六十壽序

洪範言五福攸好德居一焉之一也所以為五也彼四者懸于天而一者存乎人脩其人以致乎天有不可必焉而合焉者其常也或者以謂王公大人其福準其行事有特異於尋常者故脩違之應若景響至於田野之間閨門之內安其愿樸之分而無敢求多於造物其人亦不少矣則夫天人之際宜亦謬悠而不可致詰矣以予所聞若王母黃太孺人之壽考康寧也長君之兄弟子孫以農起家積貲至富而漸能肆力

於詩書以潤飾其先業也斯於福可謂已備矣夫豈無德而致然哉太孺人之為婦為母不可得而詳也少而相其夫子則以勤曉而訓敕其子婦與其僮奴必躬率之以儉曰家幸饒不可以溢吾分也長君以醇謹退讓稱不能如其仲積纖成鉅然吾聞王氏之產雖日加拓頗錯置於四郊至所居洋涇之傍與其老隣人共之不求兼而有也殆所謂攸好德者歟如是而富壽康寧宜矣今歲太孺人齒登於耋其生之辰在

夏而長君亦以某月某日爲甲子一周其從子伯雲甫謁予而言曰吾伯母與吾兄之壽竊思乞言以侑一觴顧不能必其核也不核雖張而大之不足以爲榮也予好古文不於其辭而於作者之旨敢以請予既不獲辭則爲序其家世福澤而本之以攸好德夫太孺人二十而生子子且壽矣尚康彊無恙福可知也長君年六十而奉其壽母子孫滿前菲不廢禮費不及奢福又可知也惟勤惟儉以力作而謹守之睦於族

黨以及於鄰之人不忮不偏歲時之問遺往來與里中父老長若平生驩也益一者脩而四者響臻五福備矣豈得謂天人之際果不可知也哉且吾又聞長君之元孫勤學殖以自廣而不屑於膏粱紈綺之習伯雲試以予言質之其亦爲然乎否也

顧母周太宜人七十壽序

昔周盛時海内寧謐百昌遂長其民安於上之德澤以仰事俯育而人有遺秉滯穗之利其士大夫進而宣力奉職退而羞其食飲以養其父母以爲樂於閨門雝雝愉愉莫如成康之世葢自文王之受祉新命其脩身刑家內有關雎之后妃而下亦有鵲巢夫人能循法度以相其夫子故若此盛也及乎季世而公父文伯之母猶諄諄以勞逸爲訓所從來遠矣我國家承平既久當正德末年識者方虞其憍窳而肅皇帝嗣興聿新大命天下又翕然一變至於今適三世則成康盛際也士生其間乘時自奮邀朝廷之

能光以爲親榮而又無賢勞之感豈非幸之尤者歟歲十一月吳江顧大夫道行先生與弟太學君道明以太宜人壽七十率子姓祝無彊焉而十有二日寔維設帨之辰於是邑之姻黨咸焜燿其祝詞以稱道盛美而余不佞適讀書里中遊先生父子間甚習有授之簡者不敢以不文辭竊惟太宜人少而寡居含辛茹苦教其子使克遂有聞於世今子孫滿前蘭茁其芽拂髦總角而朝者相踵也此人之爲太宜人慶者也

長公既仕於朝嘗乞爲南曹郎以奉太宜人朝夕已而北走齊魯南入閩粤遠在數千里外雖有弟侍太宜人以娛其老然念太宜人之恩勤不欲以祿養故久去膝下年未艾而亟自免以歸此尤太宜人之所願而樂者也然予獨自有感焉太宜人之生爲肅皇帝之二年其後恭肅公服在大僚佐天子進賢絀不肖以振起一時之治以故四十餘年之間吏治蒸蒸民生樂業雖亦有疥癬之疾發於四肢而天下安於覆盂

先帝繼之內順外威熙恬至今益太宜人之少而婉婉長而拮据迨老而優游冠帔以安享太平之福者其猶鵲巢夫人之遺也歟昔吾觀於小雅自六月以下以宣王中興而祈父之詩不免致慽於有母尸饔者何哉蓋當是時南征北伐氣象赫然而天下之不安其生已可見於言外矣何必北山陟屺而蓼莪鉼罍哉然後知成康之世之極盛而文王之德之遠也則夫太宜人之承藉世澤自少至老雖中遭荼毒而獲以垂白之年御板輿於湖山林麓之間問桑麻蔭榆柳含飴弄孫以爲歲晚之娛者雖敬姜之食報宜然與其子之賢克自樹以慰其母之心然豈非遭際之幸而適當國家之盛時哉敬書之以侑萬年之觴

陶母許太孺人八十壽序

予遊太倉友人曹周翰爲我言陶其情逸則有志行妙能爲辭章已得其文讀之又數與之接知周翰之言也信然吾觀逸則負氣慷慨似不

汲汲於世俗之貴富者顧至於得失之際似亦不能釋然於懷意頗疑之蓋予猶未悉逸則弱冠而失怙恃十年來煢煢與其祖母許太孺人相依爲命今逸則之齒逾壯矣學已成矣而不獲徼尺寸以爲太孺人榮宜其以是戚戚也余既窮於世二親之年皆望七顧以駑猥自廢而猥言澹泊中心恧焉古人有言約其身而儉其親不可以語孝嗇如是則昔之簞瓢陋巷甕牖繩樞之士幾不得爲人子矣嗟乎啜菽飲水盡

其歡此孔氏之家法也彼其人皆得聖人而爲之師其所自立有不同於尋常者雖其親亦樂而安焉其不汲汲於富貴無惑也今世之士自束髮即志於功名或不自力而廢即自力矣又不幸不得遂其志此其視聖賢人何如也而忍以自解乎然而孔子之徒自顔淵而外希有不仕者率常爲小官非必皆喜於自效或亦以貧不能養故也如逸則盛年能不懈於學問以究其志則其有聞於時不遠矣以太孺人之茹荼

拮据以育以教而使逸則克嗣其先業天之使食其報也亦不遠矣吾又聞太孺人自其未笄時已能窺佛法大義常夢觀世音大士提耳示之既歸淮里先生方辛苦治生幾廢尋繹年三十而善病旁及於悟眞衆同即性即命了無障礙今年八十矣而形神不減少壯人若太孺人者殆所謂宿植德本者歟雖逸則之不以貴富養吾知其必恬然安之也然太孺人之訓課其子若孫極恩勤矣不於其子必於其孫吾又知逸則之志之必當酬也是歲夏四月三日爲太孺人生辰凡所與逸則善若周翰輩視太孺人爲太母行者將舉萬年之觴而屬予爲之辭因數士窮於時雖其天性之愛容有不得而展者常感念二親能安予菽水之奉故樂道太孺人之懿美以慰逸則爲逸則之貧至筆耕爲養而能奉太孺人遍禮名刹以慰其皈依佛氏之心則予又愧之矣

壽朱濟之兄六十二詩引

朱濟之兄長余九年甲辰之歲六甲一周矣憶自弱冠從君游逮今三十年毋一相過君未嘗不畱予挾坐醉之以酒棋局詩卷間出以爲娛往往至宵分乃別君饒酒德予飲不過一二升而顧與之同嗜君有圃池數畝去其家不百步而近花竹斐亹尤多植巖桂花時或風雨亦必往遊焉顧予雖嗜酒而不喜列坐終讌見肴蔬甚設則歡適之味爲之漸減以故獨喜過君君既率意而留予必快意而返坐起無常列酒茗

隨所須自許得酒之意者無過余而能適余之意者無過君葢麋鹿之性然也追數自少壯至今各衰且老矣中間所以爲樂亦微與世俗異況自今以往蒼顔華髮相對蕭然生人之欲漸寡勞生之事漸稀相與遺形養性以終其百年則吾與君遊處之樂殆未可量也頃嘗爲文以壽君而又賦一二詩寫予之懷故復敘之云爾

學古緒言卷之八終

學古緒言卷之九目録

墓誌銘九五首

丘先生墓誌銘

宣仲濟先生墓誌銘

徵仕郎常德衛經歴殷君墓誌銘

徐震菴先生墓誌銘

故貴州按察司副使朱府君墓誌銘代

致朱憲副墓誌小柬附

學古緒言卷之九目録終

學古緒言卷之九

墓誌銘凡五首

丘先生墓誌銘

丘先生疾且病其所與爲執友及忘年之交日往問焉朝而往則日中還晝而往則日入還環坐臥榻前與相對如平日見其談笑於死生之際眞可謂聞道者矣先生之從弟榮爲縣主簿南越歸道死會將葬先生口占爲之志命孫麟德書示其友且曰吾雖旦暮人然爲此文自謂

於敦薄立懦其殆庶乎未殁前數日曰吾不可以終於私寢促舁就中堂問何所苦曰無苦也問何所見曰吾於神清氣定時見若童子者立於前意吾之神守將離其舍乎長與諸君子別矣各好自愛復字謂婁堅曰子柔吾平生不喜諛墓且沒齒無所樹立何足言者顧吾自兒時知嚮往迨老猶兢兢此不可不令吾後人知之子爲志其不誣已而漸革以歿於乎今而後吾黨其無以爲師矣嘉定之丘氏著自勝國時貴五公由邑之皇慶里徙今居在婁門涇之陽鄉曰服禮先生其七世孫也諱集字子成初名朱因避國姓改焉父大理寺正公諱峻登嘉靖己丑進士第大父封評事公諱鉞曾大父諱剛能拓貴五之業始以本富者也先生爲寺正公仲子兄東弟棘母張安人生而端凝幼不好弄甫六歲評事公授以詩即欣然誦不輟若已能解者八歲受宋儒小學書一編曰吾必如是不敢失尺寸也評事公既奇愛之因令乳媼私爲之

畜及讀至子婦無私貨即時獻還試固與之終不肯取稍長讀書務通大義不屑意科舉之學寺正公亦不之強也笑曰昔揚子雲口吃默而好深湛之思吾兒類是矣年十七既通易論語孟子則讀尚書毛氏詩及三禮又泛濫於濂洛關閩諸儒者之言艱時俗之言利而士大夫又往往以聲伎爲娛因著孔方傳俳優辯以刺譏之明年補諸生見其儕倚不能爲容而學宮行釋菜禮又野甚即詣博士先生上禮樂事數十

條人咸笑以爲迂乃憤發著論言周孔教人如以隄防水不可決也而世之君子乃曰聖賢人安可睎吾且爲尋常之人而已是爲吾道之異端不在緇衣黃冠而在簪裾之徒也論出人益駭且怪獨唐先生欽堯潘先生士英聞而韙之欲從唐先生受業唐辭謝數四曰子吾所畏然卒師事焉寺正公所病京師使來召先生諸父謂其少也遣兄東往焉會疾有閒兄遽歸未幾復召先生即日攜二僮冒暑馳二十日省父於

寓舍父方困頓甚見之喜且泣曰吾思生入吳門幾汝來草疏請告耳退即代爲草疏上又兩月乃得歸以憂瘁故病七日不食幾死終不令父知之歸而寺正公病日深欲及身分異諸子至析箸之日兄弟各有所請先生獨曰父爲之概寧有不平而須自言耶當是時邑多逋賦先生之鄉爲尤甚伯兄遊太學頗快意裘馬積逋至二百餘金諸父以爲兄宜獨辦先生不可卒與共之其後兄仍坐法當謫戍跳身歪不顧也

先生畀乾餱徒步代訴於監司日往返數十里經月餘監司下其詞於縣兄終不歸縣令因繫先生獄乃從獄中刻逋者主名兄不應獨坐罪以得釋方被繫時獄大疫令樓君曰吾憐丘某無辜亟出之既出夜還其鄉橋不可渡乃伏而鄰行至家即昏眩巳促具浴吾不可以垢穢入祖宗祠宇也葢其折辱病憊幾於不免而守禮不懈益虔如此嘉靖中邑四境嘗被倭先生與伯兄俱爲賊所得礪刃於頸殺人以恐喝之乃

指身所瘞藏處發以賂賊獨殷氏寡姊所寓篋中裝百金悉完而歸之人或聞而問焉先生曰吾瘞少於姊故指以爲賊捐然賊所發先生金貲再倍意不欲因以爲名耳姊後以守節當得旌爲胥吏所持先生囊空無金錢慨然嘆曰今我在也而沒賢姊之名他日何以見先人於地下卒爲經營得之寺正公清白無遺貲所分授皆先世產巳經剟又連困於賦役貧不能自存乃奉先主往依外舅周翁居焉周故太倉望族

翁鏜無男子指其所居謂先生曰里中某覬此久矣價可數倍饒吾將以為若資先生默然不應也居久之宗伯徐公請告還里第問知先生狀曰豈可令吾老友長播遷哉為買屋數間招先生還與遊處北徐公卒而先生榜其堂曰敦義示子孫勿忘徐公也先生既脫其兄於罪兄歿子衍慶復以盜用官錢當永戍律匿不敢出先生行大雨中水及於膝往求得之俾籍其田產僮奴廢以為償宗伯公又為言之於官曰此廉吏孫可念也衍慶亦得無坐嗚呼先生之貧至無以為生然其處骨肉之閒不復自顧其力而先後多賴以濟此誠篤行君子之效已自其還居邑城食貧如故然處之怡然常有以自樂雖少壯時刻厲感慨之意亦與年俱化焉素康强健飯一日臨食而嘔積成噎以歿享年八十生嘉靖甲申歿萬曆癸卯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壬寅墓在寺正公兆東數十步子男一人曰繩祖女一人嫁諸生錢珮孫男一人麟德也孫女

二人長嫁諸生周道立次未字先生嘗別自號曰寒谷子人多以稱之所著有陽春堂稿檇李小稿傳家錄挂一備忘莞程班凡二十卷藏於家常歎以為譜牒不可攷而邵望已無足憑我我聖祖之不宗姉國朝矣而時俗猶承襲謬舛一何陋也於是倣史記之文作族譜十篇先生行至方造次必依於周孔事其貧交若張先生應武唐先生之子時升新安程嘉燧及堅而四頗好言老莊及釋氏若與之異趣先生顧心喜之曰自吾得數子解釋膠滯幾於大通焉平生於嗜欲泊然獨好遊佳山水及訪古人之遺蹟窮幽抉闕往往於居人所不能知者無弗徧也圖書之暇尤喜觀三代以來鐘鼎敦匜彝琫珩璜之屬考論其制度不失秦漢諸書之以識曰吾生三代以後得觀古人之遺器可以想見其人焉於書無所不好或時親故醵會予一編不顧就問何書則啞然笑曰書無足觀者恐遂置之或遺所不知耳然尤邃於禮器及度數之學

一見即通曉可按其故試爲之程君將遷塋其父新安行山谷間念非常平犂不可先生爲口授其度旣成以試於傾仄如平地獨兩扛不能調先生曰是木之性有陰陽也以浮於水而諦觀焉更制之即安銘曰

丘在於周始封吕扶風以遷世可數力居及堆代非來中閒雜糅無復譜逵逵華胄疇逖稽豈眞有副在左戸逝傳芟門繁以昌皇慶來遷由貴五爰有裔孫勤網羅斷自七傳爲始祖斐然

十篇詔後昆吳郡之丘略可覩德修身蹇命若何雖困而亨友千古刻詩玄堂耿不磨世世子孫紹厥緒

宣仲濟先生墓誌銘

先生姓宣氏諱應楫字仲濟別號適吾子自少以勤學工文見推流輩顧其所自刻勵常以抗志篤行爲先不專於文辭久之里中人無卅老賢不肖翕然皆信之曰此古君子也旣連蹇困於諸生益務爲遜退讓磨礲圭角庶幾無忤而已終不求與俗合而獨與其同好爲社會析往還至年八十有六以壽終嗟乎世道交喪而今而後幾不復有斯人矣曾大父諱某陝西西安府同知大父諱某蜀王府典膳父諱某山東濮州判官母莊氏與伯兄某張氏姊丘氏姊皆同生先生長身玉立丰度端凝望而知爲長者其學多得之崑山歸太僕故於論議皆有根據當是時邑之宿學數公皆折行輩與交曰得益廣其見聞不專一師而與之儕者皆少俊卓犖

相謂於藝文升堂覩奧其人多遂聯翩奮飛以去而先生翩屢鎩荏苒以衰矣予甫成人即從先君子後泚筆伸紙侍先生於硯席見其枯坐湛思不輕出一語及點定出之讀之雖不能盡解知其非苟然也先生亦撫予而儕之稍長益親暱然所聞於先生往往好言先民之高節質行以相勗閒及於文十才二三而已友人張君仲慧時稱夙惠一日謂余吾不能稔知宣二丈也設督學御史鎖院給片紙令諸生默疏所識

賢者則吾必以先生應矣其爲後輩所嚮往如此先君之齒少於先生十年早歲同學晚通昏姻至其臭味相投尤莫逆於心閒居嘗嘆曰吾所與交多可稱述若乃敦孝友恥機變始終無閒然仲濟一人而已及先君殁後每一侍先生聞其追叙疇昔傷匠石之質亾而伯牙之絃絕也相與悽愴久之乃别數年之閒先友彫落殆盡而予亦從衰得白矣此其欲舉筆而欷歔不能不潸然於古今之變者也先生既擯不見用

所施不及於遠其處中外族姻之閒無一事不依於長厚有貸而無責薄來而厚往以窮歸者雖平生無半面必受而芘之以褱寓者雖造次不及識必全而歸之嘗以試事至郡城暮夜郤自媒者且遂斥去其友怪之而秘不以告也特嘗語其子若孫耳晚歲家益落矣爲二親卜宅穿窀獨身任之曰苟力所及何必煩吾兄耶其接於人温然退然其持於已凛然闇然故雖與之習者莫能詳也即未必深知之者亦能言其槩焉若其爲公正發憤所暴於衆人之耳目者友人以盜亾倡其姚友言於令必盡得其賊乃已先生雖不幸不遭時所自樹立即此可槩見矣始娶李氏婉明慧允有婦德濮州之塟自爲志祔焉詞甚酸楚繼娶沈雲南金齒衛經歷諱燿之女也兄弟爲給事御史邑望族也年十六來歸莊太夫人之殯也鮮能當之者而不少迕於辭色先生之勤施也人多負之者而未嘗一問其出入課其子數有夏楚之儆撫其女寶同

鳲鳩之均宜之宗與婚若姻之家稱其賢如出一口不媿爲先生婦矣先生以正德己卯生萬曆甲辰卒孺人之生以嘉靖辛卯其卒也以歲庚戌得年八十夫婦皆躋於大耋儷亦爲德之報歟子男四人叔季皆爲諸生女六人壻皆士族子孫男若干人而鍊慶最長已爲諸生生子某孫女壻曰瞿曰朱曰姚餘幼未字當先生之喪母夫人也已老且善病謂其長子嘉謀曰汝代吾塟其不媿吾世至是乃啓濮州之窆而合

焉其祔二親嘉謨語二弟昔吾父仲也而代兄伯今吾爲人兄顧不能耶人聞而賢之歲辛亥十一月也墓在新涇之原銘曰

昔侍先生喟焉傷時慈子嗜利禽獸無幾胡彼鄉士學賈人爲廉讓爲拙以巧觝巇畜儲殃菑遺統紈袴兒誶語鬩墻百行以虧積而能散彼何人斯繼以三歎古道今喪先生碩果以身爲隄愚者之潰賢者不支刻銘玄堂告於來茲

徵仕郎常德衛經歷殷君墓誌銘

君諱武卿字仲弘先世盧陵人其占籍吳也自宋之季年遠入我國朝歷四世往來居嘉定上海間曾大父曰幹生承事即維始定遷於今居蓋邑之稱七都殷氏者歷百八十年於此矣是生君之考登仕郎上林苑監錄事諱清娶於秦生子四人君其仲也初名申後以字行而更爲之字伯曰甫官山東按察使司照磨叔曰冲季曰坤初錄事以博達聰智好結交名聞四方雖積高貲雄於鄉之人意常在儒生用貲郎選當從大司馬東平王公於幕府詘於無貲地不得展其才用乞致仕歸益教諸子學爲儒君自少束修耻其父困於小官尤自力學問踰冠而錄事卒里中人旋中以劇役邑宰試之文稱善得罷去北遊成均會祭酒王公考選六館之士首其班而君與焉再試再蹶於京兆而同班生欲人羅龍文者貧緣獲幸於分宜氣燄張甚每語君獨不能爲我乎何用楚楚儒冠爲君遜謝之亟注選南歸未幾龍文竟坐嚴氏客誅衆聞者

莫不服君之先見焉已謁選爲長沙縣丞嘗三督餉歎曰吾官雖卑吾自待不薄何忍以民之脂膏潤吾私橐乎一歲所省耗米凡六百石其刻苦自勵如此尤能佐其長加意稽古禮文之事孔子廟春秋之祭器用缶㲉毀於祀不虔輒鑄銅易之岳麓故有禹碑亭歲久鞠爲茂草君慨然捐貲庀徒披榛立什樸斲丹艧爲之一新督學政者見而嗟歎因令發所儲穀并葺書院之廢不治者自堂及廡凡庖湢之舍靡不倍飭

仁畢而穀之嬴尚數百石悉以贍諸生君之綜理精勤他人雖馳騖從之有不能及非獨潔廉而已君既居官廉至同官有黜免貧不能歸者有卒官不能歛者嘗分俸入給之及滿考遷常德不樂復之官垂橐以歸蕭然常有以自樂時已年七十矣如是者復二十年以卒邑之人上凡獲從之游者一聞其議論之慷慨未嘗不心醉也故於君之歿咸謂壽考康寧可無復憾而相與歎老成之凋謝猶爲潸然出涕焉當君困

諸生時雖富室子槩廩如寠儒絕無鮮衣怒馬之好乃其振人之乏脫人於厄唯力是視曾不少靳惜人或負之謂君長者易與更肆其侮至貲產日益落而君第曰此妄人不足較也閒居每自適於吟詠酒鎗茗盌未嘗去側而不喜一切駁雜無益之戲獨於三代以來篆刻圖繪字畫之精工一見即能鑒別若有神解者其課子姪亦然一張一弛未嘗不依於道術惜乎君之不遇不獲究其所學雖微有表見於世世之人

亦多樂道之而終有志業未遂之憾配陳孺人南京工部屯田清吏司員外郎陳公萮榮之女十七來歸事姑嫜以孝謹接娣姒以柔和處豐約盛衰皆不慼於度雖小星庶孽靡不篤於恩孺人歿而君自爲狀甚詳其大畧如是可謂賢也已君生之年爲正德乙亥卒之年爲萬曆甲辰孺人後一年生以歲丙子先二十六年卒以歲己卯子男五人孺人出者曰邦彥邦奇邦憲側室李出者曰邦教邦奎女六人四爲孺人出

二亦李出婿曰毛紹義丘珂唐時敘丘紹祖徐繼美孫應凤孫男三人正宇正宗光禎孫女七人六歸士族一幼未字曾孫男六人三聘三省三麟三還三台三鼎曾孫女五人公既歿而仲叔季三子相繼即世伯邦彥亦老且貧語其最少弟邦憲曰及吾與爾存營二親之藏爾其勉之因卜以歲己酉十二月庚申奉其考妣合窆於沈浦洪先塋之東第二穴邦憲營塋事唯謹以閒叙次其行實來請爲銘昔君歸自長沙孑

獲聆其謦欬亦所謂嘗樂道其爲人者也故不
可以辭銘曰
聞之父老在昔嘉靖迄萬曆初凡厥服官罔不
兢兢以奉簡書雖縻亢散尚克好修後其私圖
所用爲恥靡有覬忌競於險膚吁嗟殷君仕不
休顯允有令譽我思老成爰勒佸詞媿彼鄙夫

徐震菴先生墓誌銘

吾邑之讀書談道爲經生師自任以模範者曰
唐先生道虔殷先生集卿蓋唐以踔厲感慨究

心世務爲宗而殷則覃思於宋儒理學故從之
遊者尤衆迄今尚多有存者至方嚴不苟一意
步趨其師必稱震菴先生若唐之門人獨家君
存而已躋各有師承而其交最深以久已亥秋
八月先生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又三月甲寅其
嫡孫懋仁將啓大父母之殯合葬於何家浜新
阡謂知先生者莫如家君予得問知其槩也而
以銘見屬先生諱燦字熙卿姓徐氏别自號曰
震菴其先自宋之季年始占名數於嘉定居鹽

倉里及元末徙今居與塋地相望考貞曾王考
霆曾王考經家世農也先生與其族父大綬始
自奮學爲儒族父以貢謁選爲儒官而先生廩
於黌舍獨屢試不得志以老教其子端履有聲
諸生中與博士君之子嘉言先後以御史之選
貢於京師而吾友孟祥復不幸一日暴疾以卒
無以終慰先生之意語曰是穮是蓘雖有饑饉
必有豐年徐之與其在懋仁乎先生形臞而神
清望之脩然雖盛暑必著冠亦未嘗見其裸袒

也問之其子知於閨門亦然其待族屬以行輩
不以年苟父行也雖兒童必以貌貧而不能贍
者視其力振之又能合其族之人咸有助焉蓋
有停九喪不能舉待先生而葬者矣其於交友
終如其初數同家君就試金陵家君嘗患疽先
生親視湯藥意惻然唯恐不即已而不克以試
也居恒相與語必稱古人讀書應舉非苟自營
以故雖屢擯於京兆無慍色曰吾命其有制乎
孟祥之無祿予嘗爲哀詞以慰解之且曰仲尼

之聖也而伯魚不及送其終先生雖然吾言而中不能無自傷既又哭其白首伉儷未踰年而先生病不能食遂以卒配陸孺人以富室子來歸惟勤惟儉以當於舅姑先生與相敬如賓其待子孫更嚴於先生不以恩掩義自以老年見壯子夭折後一年亦驟病卒歲戊戌也其生以丁亥得年七十有三有子五人二男三女長即端履次汝翔前夭無子女嫁毛建中沈園光陳尚絅孫男女共八人懋仁今爲邑諸生次懋倫

懋化曾孫男一未名初孟祥之以試事往來也予多與之偕兩家父子相厚善如兄弟自孟祥踰冠能持門戶先生幾絕跡城市憶曾侍先生於崑山寓舍肅如也怡怡如也其後以鄉飲賓一來城中與家君别遂不復相見每書疏往來追叙平生猶昨日也予哭孟祥猶得見先生與語久之而今已矣先生所傳師說以不轂接不獲聞而其修於身施於家庭者皆可以爲法庶幾於殷先生爲其銘孟祥之藏者唐先生之叔子時升也系曰

先生之爲二親治木也召匠人而與之食必同器其髹也肅衣冠而拜之蘄勿僞嗚呼非所謂能自致者乎

故貴州按察司副使朱府君墓誌銘代

嗚呼士負其志患不遭時爲世用既進用矣或以遲暮不暇有所爲以予所知士大夫晚達而克自樹立以有聞於世者故貴州按察司副使朱君其人也君年十八選爲諸生第一益先予

六年所自後數進數詘連蹇不得志凡三十年而貢於黌舍當今上改元御極之秋予忝較文文之役於輦轂下而君名在薦書遂中進士第釋褐爲縣令潛江晉南昌府同知改辰州入爲刑部山東司員外郎出爲福建按察司僉事晉布政使司參議已擢副外臺備兵西南數千里外未幾免歸歸又踰一紀年八十有三而卒歲丙午也以明年正月九日塟介子萊嫡孫日烱將刻墓中之石以圖於永久而奉給事劉君道

隆狀來請銘劉盖君爲令時所得士其言宜不
誣而予亦習知君矜尚名節庶幾不苟且自負
者銘不可以辭君諱某字潟甫世爲蘇州崑山
人未有顯者高祖某以通經食廪餼諸生中毎
曰吾不得志必不能齷齪爲老儒官後竟不求
仕君之考得贈文林郎某娶於宋實生君未弱
冠已工爲文辭督學御史洎守令之名能知人
者皆曰君爲茗發穎豎然顧見於壯强君益自
淬礪不少倦終以成名聞者莫不壯之初至潛

江灝民所急咸曰其田三壤棼不可理其賦積
逋亡不可誅是宜先荅邑故有軍屯又別爲漁
戶歲中輸官視民閲田十財一二貧民求售豪
右乘而邀之往往以民田約而以屯若漁剩故
多田去而賦存按籍而責之償即逃亡以免先
是令來皆銳意欲剔抉爲治而大姓持之復邊
巡中輟君獨奮曰田不清即戶益耗賦益虧是
潛爲無民而使朝廷爲無潛也吾終不以此遺
後令乃屬里宰設方略詘覈而溝封之軍還其

籍漁正其牟而民擅之田始出於是先後入貲
占田者項背相屬積金至萬餘兩而築城之役
興城潛自嘉靖庚戌始也土善崩且易越居人
靡寧君易以甓有起徙無加賦城成尚以其贏
代償逋賦若干向之不逞而譁者於是帖然以
定在官六年邑瀕於江而民不病墊役浮於賦
而民不苦徭所施設多此類其在南昌以潛之
政佐其守治及調辰州又以江西之政佐其守
治上下咸宜君溫仁以恕故入貲刺宥國士嘉

石之議務從其平練達以審故出備藩臬馭熒
撫戎之策動中其窾既及懸車力以病請而不
悦君者搆之於巡按御史遂中彈文既歸有爲
白其誣言朱某所坐非實得奉旨調用而君遂
卧不復起詛封孺人沈氏齠齔遵閔婉娩性生
孝敬備至修婦道無怠舅姑之愛之如其子也
學女事惟謹後母之視之如其出也既笄于歸
方君未第時外內交儆疾痛乘之再至欲絕孺
人內侍湯藥外戢僮奴將護百端君嘗稱吾之

克有樹立以慰二親於地下者吾妻之力也吾勤於官竿牘之問不至京師每當序遷意不無快快吾妻輒曰人負官耳官何嘗負人子竊媿歎自以爲不如嗟乎可謂淑愼明達婦人也巳從君官於潛江南昌又一至都下與君生同年先十四年以歲壬辰卒得年六十有九其葬以乙未十二月君所卜邑東五里營字圩新阡也又自爲之狀故得詳焉子男二人長懋次萊皆太學生懋巳先君歿女一人壻爲臨清州守張

文桂孫男六人懋之子爲曰炯曰煜曰焯曰焞萊之子爲曰爍曰燧孫女九人王雲鵬周爾烝吳光玉王景茂懋壻也王志堅李長椿張魯化徐夢龍萊壻也一幼未字亦懋出及君之存而曾孫男女巳六人矣嗚呼君之少壯也文章之譽滿於人口自謂功名可立致非獨其父母之信之也雖閭巷之人能知之不幸久困諸生荏苒以衰當是時雖君亦不自意復爲世用非獨人疑之且蹈藉之也而一旦連取科第以終慰其意近世士大夫或不自愛重以官肥家況君歲晩顧獨能以廉潔慈惠稱乃其才力亦誠有過人者故所至皆治辦位不滿德惜乎世之終不能盡君也予故爲之銘辭曰

士進以文趨艷葩槃槃若若龍雜蛇以官爲市吁可嗟乘藉權勢紛攫拏羅其矻矻晩起家居官自許瑜絕瑕垢吾能搔痒吾爬仕不驟顯名則遐納銘幽宮詞匪誇俾後有考其無涯

致朱憲副墓誌小柬

秋初獲侍雖不欲久恩然別歸後意未嘗不懸懸几杖側也前月得賢嗣編修書以朱憲副墓銘見屬自惟鄙陋豈宜借代宗工手筆顧又不當辭輒巳具草但來狀二首多至數千言今雖刪繁就簡然有筆無削終是蕪穢惟塵玷是懼謹錄奉呈儻得以閒涉筆點定即煩侍史別寫待其拜領中有數端求正欵開別紙以便賜覽上取漸寒伏唯倍萬珍攝不宣

一唐宋大家有合葬誌而無合葬題以婦當

從夫似可畧也獨近代不然然歸太僕亦
只從古立題故此題仍之未知亦宜俗否
一古人尊行而稱後輩爲賢取爲雅當今則
稱公至於臨文古之誌墓稱公稱君似頗
有辨非可一概朱憲副雖十年以長然實
門下士又官止四品只合稱君今亦倣古
於題稱府君而文止稱君未審妥否
一古人誌墓壻多書而子婦絕不書重女之
所歸也子婦於舅姑志中宜畧唐宋盡然

近代歸亦謹守此法至於孫曾未有書者
今謂此可從俗孫列其名曾具若而人
一朱二狀中多詳中年受侮之事非其族姻
即縣大夫也竊嘗見老蘇荅楊推官書謂
斷不宜及今恐失求文者之意但於志其
配處畧爲點綴而已又狀叙爲郎爲藩臬
時事不若爲令事精神故但檃括數語且
行文似亦當有詳畧未知合否
右四條雖無關於文字工拙聊陳所見伏候

裁定

學古緒言卷之九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目錄

墓誌銘凡七首
唐長君伯和墓誌銘
處士宣孝先墓誌銘
蕭山縣學訓導沈君墓誌銘
金伯醇墓誌銘
沈叔良墓誌銘
王君墓誌銘
羅溪唐處士墓誌銘

學古緒言卷之十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

墓誌銘凡七首

唐長君伯和墓誌銘

嘉靖中邑之賢而不試者唐先生道虔其尤也其門內之化以仁讓相先至今稱於人人有子三人而伯和為嫡長子不及識先生而獲從其季道述先生游以父事焉自年十六七時已數過其家見先生每顧諸子而與之言未嘗不名之而三子者亦未嘗不肅然唯諾惟謹其後子

年漸長每過見之無不然者蓋是時伯和已逾壯而強矣其年止四十有七而歿距今不過二十餘年之間耳嗚呼尚復有事其從父之恭而友愛其弟若斯人者乎此予所為歎息累欷而為之銘者也君諱時雍母孺人沈氏其嫡君也晚時二弟之母盧孺人已在側室矣君先仲一年生父母憐愛之特甚然君之視其弟初若不知為異母也道虔先生跧伏東海之濱而名聞四方然卒老於諸生以貢選為撫州府學訓導

又道病以卒人謂必將大發之於子君資性敏銳雖孤童能自奮厲既與仲同補邑學弟子員顧屢進不遂而家業日益落乃去城居力農田閒以謀其生而以閒績學綴文務刪中而彪外識者咸其推轂然終不爲有司所知豈非命哉其後仲以病瘍疢哭之而傷又不勝其感觸乃復攜家入居城中自是終君之世不復屑意進取於生産亦泊如也日與故人爲棊酒之會以自娛適而已當仲之病也兄弟各居南北相望

念欲朝夕視食飲醫藥即舁歸其家百計求療之所需藥物或與黄金同價必購得乃已推其心以爲幸而吾弟得生雖其身與妻子之衣食有不足顧者矣君之疾以瘵先是嘗咯血數升遂積以成疾自君再來城中始僦友人園居凡再徙乃定遷城之北偏尋得數追隨焉察其意色非復往時之精銳幾無所役其心者而一旦遘疾不起知君之深者固曰宜也君至性過人於孝友最篤而平生所遭意外卒然之變屢矣

十八而哭訓導公踰冠而哭其妻至於哭弟痛與頳并殆於不能獨生皆極生人之慘酷也又其遇事剛果而必以精諦出之非獨於學問也吾鄉之土種宜吉貝然皆隨手下種俟其菜生然後芟繁培碩君獨分畦而播之夏秋之交離立平疇若貫繩然以故其收更倍於上農然君亦坐是罷矣或有言秋露釀酒最洌每晨朝入稻畦中以布收之不難得也君獨曰不然但人取一箬挂頸垂膺貯大缶以盛而以小缶挈取

當尤多且潔試之果然君於小物其用心如此況其大者乎平生百憂攢心而又不肯偷以自逸蓋古之君子其以此而夭者多矣元妃陸氏父曰鄉進士濂年十一而失所恃舅姑憐之即迎以歸又三年而成婦俄而羸疾夭以得年僅十七所舉唯一女而女又以瞽廢何其薄祜也然而婦德備有姑老且病夫婦同侍之寢床第近在姑側晝日常寘而顧能安之於戶內之事無不怡色柔聲非終日與居者不能識其語音

也叔時尚稚撫之尤有恩繼室以郭氏同安縣令山之孫與陞孺人爲中表姊妹道述先生聞其婉嫕而聘焉自幼習聞同安之孝養其於烹飪滑甘尤精也伯和好客兼味時設而孺人終歲獨飽藜藿至客爲叔來者不待入白嫂而已爲具膳矣伯和卞急或時加誚讓夷然不屑也徐令自悔而已仲方臥病時每食必思異味非嫂之調亦不甘也病久益善怒亦不知味爲何等或怒至泛其盤盂狼藉滿地而孺人不爲怪

也必更具以進聞其食則私以爲喜不食則私以爲憂道述先生至此之於慈母李婦焉其視仲叔之子如己子也仲叔之子之視之亦如其親母也伯和既歿二子未成立家益貧孺人歸田閒晝畊夜舂與僮僕均其勞苦衰病侵尋以萬曆乙巳冬十一月卒年六十有四卽以明月辛酉穿窀而合祔焉墓在何家浜先塋直訓導公墓南數步而二子敏行敏思來請銘君生於嘉靖己亥卒於萬曆乙酉陞孺人以癸卯生己

未卒而郭孺人之生嘉靖壬寅其卒也爲萬曆乙巳男子子二人敏行敏思也女子子二人長嫁周其位者卽瞽女也次嫁諸生陸永熠嫡孫男曰懋醇敏行之言曰先君先妣之塋二十有二年矣唯是窀穸之事皆吾叔父任其勞費焉所以責諸幽者將有待而請也日者吾母之病亟矣猶呼敏行使就督學御史試曰吾數病數起兒勿憂也敏行泣不忍行謂當奉侍湯藥耳而不幸遽至於大故痛何如也吾叔父之狀吾

父母可謂具其概矣此不肖孤之所不能盡知也幸憐而賜之銘予受其狀讀之至言君方成童時父攜之登寺閣告以閣下藏兒衣所其後過之未嘗不思母泣下父歿之年以六歲小弱弟而所至必攜與俱一日不在側卽悽然而不樂平生負氣不肯屈於人及聞從父之規則忿然不平者旋靡然而反嗚呼此豈可望於世之君子哉君雖不遇於時又不克於永年然所以貽後之人者遠矣予之先大母於君母爲姑先

人少從訓導公受易比冠學成君與其仲又皆師事焉不獨講舅甥之禮故兩家往來甚密予雖既冠受室猶入拜郭氏嫂於梱内如兒童時然則非予其誰宜銘銘曰

氣之剛或罥其不長中之厚夫何艱於下壽嗟人生之不可期胡拘拘謭謭以爲疑城西之原從以二嬪依爾先人曰是唯孝友唐長君之墳

處士宣孝先墓誌銘

邑之聚族而居者其在四郊往往以姓氏稱於

所居之鄉若城居而族繁緒遠者數姓而已宣氏自邑始建已定遷東城國初編珉曰壽一生子道與道與之嫡曰文能有弟文忠少依外舅殷從徙雲南文能生孟宗孟宗生西安府同知杲始以儒顯其嫡曰廷政廷政之嫡與國州吏目希文娶於金生四子而君爲季蓋其世凡七傳矣中間時或盛衰而族常聚居堂構無改君於兄弟中獨爲孤童能攻苦自力雖不得志於諸生間居好稱述南宋以還儒者之言意度凝然若不屑意於治生者與其子嘉士先後皆授經自給然一門内外率能以勤佐儉漸拓其業晚而更營新居顧其配徐相與樂其子之養志里閭之人無不羡之者君夫婦始於艱辛終於宴樂未老而傳同年壽終其亦可以無憾於人世矣君諱光祖孝先其字當興國時已耗其先貲又不幸卒官君年纔十一耳既塟而析箸所受屋三間金五十兩而已凡娶與養皆取給焉會邑中於倭而築城之役與君謂不可以吾少

故獨使兒任之則又耗其金十之三至力不能娶則往就徐翁受室爲家日益貧學日益勤而小試數不利然終無戚容比壯始補諸生常以身兼僮奴之勞一日於風雪中拾遺金竚立以待求者有老僧號哭而來曰兒以逋賦被繫鬻婦以償而又失之天乎兒終庾死耳君驗其言實竟還金焉當是時薪厨常絕炊而君不爲動也性尤篤於孝友念母氏春秋高何有何無絕不使知之伯兄以賦役輸布京師至則法已變

矣司農較不中程下有司更徵計其直多至萬餘兩而所輸布又以在官物人莫敢貿易同役者皆惶迫無所措君上白事巡撫宋公請減價半給屯兵以當餉而責諸解戶止半償庶可辦宋從其議衆以少紓歲嘗大疫仲兄之室無不病者嫂且病殁君晨夕視兄湯藥卒以獲痊邑有人師曰殷方齋先生君少及門終身思步趨焉數稱志士不忘溝壑與其過而浮奪無寧拙而朴野其於賙人之急容人之過殆少成也嘗

試陽羨見羣賈人殊猥佪問之則遭掠不能歸也即損槖裝佐之里中兒盜斫中田廬樹二十餘株其材皆已拱及廉得之憫其貧甚貸不問也有夫婦苦繼父虐使自鬻於君父聞來訴即出券還之不責其直君以貧士積纖嗇致少贏而凡事依於寬仁長者多此類也徐孺人之父曰漢母錢氏徐翁蚤識君於兒童時故許以女及婚未幾即語君曰婦不事姑禮歟君遂與孺人歸見於廟姑與諸姒皆宜之已而衆女及男

矣而朝夕所須往往仰其十指男又善病肉餠日昏積憂勞成疾又歸哭其母疾有增焉聞君還金喜曰此於士人爲尋常事耳願脫人於困厄非細故也吾母子其得生乎夜夢純陽眞人療以丸藥遂得漸瘳而君亦夢三神人攜兒入門謂曰吾自水府取兒還汝驚喜而寤則兒已能張目視人矣君雖晚而裕饒然自此益務爲德內自宗黨外及所知靡不逮焉尤拳拳於掩骼埋胔而孺人亦追念窘乏之時更慫恿之不少

阻姑暮年喪明孺人常不去側行則扶食則進箸如撫嬰兒年躋九十無疾而終嘉士再娶踰壯未有男因爲置貳連舉三子孺人顧而樂之比長孫娶婦喜謂之曰吾年未三十病幾殆恃粥以生盛夏猶帕首今又四十餘年幸獲庇於新居冬無淒風夏違烈日常櫛髮加餐躊躇畦圃又得見新婦之婉娩也吾始意不及此因時時言昔之勞瘁以爲戒未幾而病遂以不起君素康彊無恙又善攝生少與從兄仲濟先生以

讀書談道爲樂晚而彌篤春秋佳日每過其所
善未嘗不與俱家居率終日相對比兄歿所與
爲社會者皆蒼顏白髮之叟也居常好獨遊往
返必數里以爲常一旦以哭徐孺人外若能自
遣而中不勝悼時扃戸有所簡較家人不知所
爲歿乃得其手疏處分甚悉又嘗過其舊廬拂
拭祠宇裴徊移日乃還寄臥病三日而逝殆其
神清識知大故之將及乎臨終所以訓勅其子
孫皆立身接物之大端要歸於無忝所生而已

先生二男一女長郎嘉士次吉士年十二而殤
女嫁張煒已前夭孫男三人曰兆熊麟徵兆龍
孫女一嫁張文遇歿之明年乙卯嘉士卜吉於
守信鄉南斜涇之原以九月二十七日庚子窆
自爲狀來請銘予辱交於君父子間女又嫁爲
冢孫婦其不可以辭乃敘而銘之銘曰
同年而生歲戊戌孀先六十又二日維今之冬
月初朔雖入水兮征鳥疾同年而終歲甲寅夫
子後之律凝寅紛五絲兮命莫續鼓盆之歌閲
三旬美哉輪奐誰歟發歌兮哭兮生且歿昔頌
壽兮今輓歌何者爲枯何者菀卜則食兮卓堂
開撞堅琢容聲喧歷銘以昭之安且固一善百
禳靡有災

灊山縣學訓導沈君墓誌銘

昔者夫子之論士蓋先之以有恥然後及於其
才若夫孝弟立乎大矣而未究行已之全也乃
至硜硜小夫而亦有取焉者彼誠無恥之恥也
哉而孟子亦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

無所用恥焉夫才畀於天各有定分不可强也
而行已存乎人顧所自立無不可勉也而今世
之士往往自多其才謂機變所以濟事寡廉鮮
恥而曰吾不欲爲硜硜耳嗚呼此爲士類之蠹
而已予自壯及衰所交四方之士爲不少矣有
友二人焉曰徐君錫沈君體者殆孔子之所謂
狷也然獨其所與厚善能深知之耳其他或湯
不訾省或更嗤笑之曰安用是拘拘愚不適時
者爲哉二君及予皆久困諸生以老君禮需次

學官貢於京師以歲戊申選爲潛山縣學訓導
居二年其子景曾往爲君六十壽吾輩咸賦詩
贈之予又爲序之以謂潛之天柱漢武之所祀
爲南岳也卽善病春秋佳日宜强一陟其巔而
君先已病病困甚矣明年春竟以其喪歸可痛
也已景曾卜地於東郭趙涇之原將以歲癸丑
十一月七日辛酉遷君之殯而葬焉乃具其行
狀而來丐予銘且曰凡吾先子之執皆所畏也
而尤於先生數有知我之歎是宜有辭以掩諸

幽嗚呼予尚忍銘吾友也哉君諱賓君禮其字
一字用卿世爲嘉定人其先有諱珏者以宣德
乙卯舉於鄉未有繼者君感慨自奮踰冠學成
以經明行修見稱於時里中父兄爭願得君爲
子弟師君外和而內嚴設爲科條以教學者不
肯少縱弛始或厭苦之已去而無不佩服焉咸
曰玉鄰先生實人師非獨以經也君爲文章潛
雅溫潤而初不見其自喜之色嘗試於隣郡邑
還書報其父或有見之曰可幸無咎而已及主

者第其文每署爲第一與人言呴呴若恐傷之
談笑終日而無一猥褻之語然往往令人解頤
性不耐酒飲未嘗豪而時亦至於醉醉後輒歌
太白長句甜適之味乃過於酒人也人謂君於
科第直掇之耳而連困京兆不爲愠顧曰吾豈
敢望此哉其謙退出於天性如此方成人之季
卽遊鄉校其父長者所親或請受其貲百金而
歲致其贏未幾卽耗盡君知父不能平乃前慰
曰向以中表故不意其負我也今其人已赤貧

卽急之終不能償無失吾厚不猶愈乎既而家
人不戒於火君曰此亦豈人所爲可以安於貧
矣吾其以筆耕養乎於時後先學徒多至百人
歲中餽遺甘旨多有親知常滿前父雖久病幾
欲忘其困也而君之婦張尤能以儉勤佐之稍
稍買田宅以居俯仰寬然父意有欲厚每斥所
餘以慰其意而事繼母潘尤謹君素雅飭未嘗
以私謁長吏一日以從父役於官爲令所窘君
父子具衣冠往見令於城東冀得少寬之語未

及吐值令醉甚便捉其衿與徙步亟還將據案爲文書白之上官君惶恐謝久之令亦酒醒悔而罷去君性過愼雖事旋已常竊歎曰事固有非意若此者乎自是數多病病若悸然乃杜門養痾不多與人通唯相知數人過之歡然坐語移時然絕不就人飲也君錫閒語予吾家去用卿不百步君明日可早來吾必當致之既而終辭不至君錫後往讓之君笑曰吾寧不知座無雜賓耶今吾辭君等必不我怒也如一過君不

處他人怒耶蓋君非獨多畏其孤立行一意頗然矣在潛山時有涂生鄭生以詿誤黜君知其誣力爲白之曰士可以罪黜不可以忤罪也或曰事始於贇舍奈異同何君曰吾知求其是耳庸何傷不爲和羹乃雷同耶於是聞者皆歎服以爲非世俗之君子也予謂如君既衰爲邑文學故所別白止此向令得登朝爲顯官其所自持必不爲苟同無疑也恒情一內顧其私外慴於勢白黑可倒置薰莸可同器機以應卒僥以

飾非無所不至且曰彼何與我事而强取別白爲嗚呼此其人之賢不肖何如哉君生於嘉靖辛亥八月二十日卒於萬曆辛亥正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一曾祖諱清祖諱錦考諱源源妣周氏君踰壯未嘗舉子女顧其族無從子可撫父曰吾父視汝叔源澄如親生吾兄弟同居晚年始分異今其仲子卽弟行也獨不可子撫之乎故景曾自孩提育於君夫婦長而訓之以至於成立爲諸生亦有聲生子曰欽一君攜之赴

潛山今且弱冠矣又有婿一人曰徐其女非沈也而少長於君之室同於所生焉或有問曰弟而爲子殆禮以義起乎應之曰可當其勢之窮與情之無窮而禮從出焉雖聖賢猶夫人也羣從之鮮介子也吾無如之何也而祖父之嗣之不可絕也幸有小弱弟焉則子之而已叔嫂之無服也而韓退之爲嫂服朞年當時莫或非之以嫂之撫之猶母也今之制果義起而期矣此所謂情之無窮也若君禮者處乎勢之窮則弟

而子之可也銘曰
於乎天人之際蓋多參差其臧其否其成其虧
理固然矣事或反之達人知此非我所爲其得
爲者早計不疑彼愚憒焉失於重遲其後形兒
計不及施卒以猜猜爲傷所嗤如君尚强爲孫
含飴餔而投書朝夕娛嬉族櫬之還長江渺瀰
孰爲扶護涉險若夷出郭里許異時所栖龜以
食報宅兆是宜有求於鄉好我莫違日月之良
歸骨於斯俾後有考鑴此銘詩

金伯醇墓誌銘

君諱大雅字伯醇嘉定之羅溪里人曾大父諱
璧大父諱昂父諱翯昂之季子也母劉孺人是
生君及其弟某家世以力田自贍孝謹睦族愿
朴畏法稱于鄉之人自君之世父翊生伯謙先
生資性警敏從其舅氏潘學里中所稱新菴先
生者也能自力于文辭以魁岸駿發爲主稱其
儀觀甫踰冠即舉于鄉而君以小弱弟稟承伯
兄之話言學爲沖夷綿密之文以干有司未即
售又少而明農知逢年之不數數也輒感憤游
于四方將學爲治生以素封著稱而伯兄不善
是也則詘之曰吾幸起家爲儒而獨不能接武
耶且吾子兆登已知讀父書相與觀摩不可乎
夫貨殖之去學殖也懸矣吾弟其勉之君于是
益自奮厲遂補諸生踰壯廩于黌舍五試南京
兆連不得志益自從子舉于鄉君雖未忘一遇
嘗曰吾其可以弛擔矣閒居好讀軒岐之書下
及近代諸名家一一能通其說歲嘗大祲人多

病疫凡所治輒效名播遠邇爭奉贄幣來迎由
郡邑而上至撫按重臣聞君名無不願見者既
而習其爲人廉靜君子也去後猶眷眷歲中數
致疏問然君於方技特以該通自喜有求必應
意不在厚糈故凡與之交無戚疏久近咸禮重
之曾無閒言君爲人心慈而氣和口不談人之
過曾不留人之忤即行輩不相及未嘗以稚齒
易之或臭味不相投未嘗不斂容接之人有戲
謂君毋乃爲鄉愿乎則笑應曰吾愿未嘗不狷

正恐學狂未能無蕩耳聞者咸歎服其名通焉
君平生於孝友甚篤也父母偶有疾必朝夕侍
側所投藥必徧檢方書或虔禱于神瞿然若有
告焉然後為劑以進父嘗病腹癰母積苦血崩
皆一投而愈得之孝誠類如此弟仲稍長受室
矣而一切田賦之役君獨身任之終不令弟至
公庭嘗築室溪上罄其私槖乃克成之其後析
箸母孺人欲屬之仲君終不以拮据之勞而有
悋色諸姑之嫠居者四人而三無子姪君皆迎

歸與兄嫂共晨夕以為常尤好急人之病有告
以困乏未嘗不周之時或為人貸後卒代之償
至其所覩厚尤唯力是視雖勞費不恤也予友
王辰玉稱其聞人急難奔赴僕僕痛心攢眉如
鑽膚肉豈不虛耳君之治驗多不能更僕予所
知一人者年少在官置其婦於家獨身上郡久
之病似瘵殆不復能卧其父以告予丐為之請
頗疑客舍或有私其言病狀殆近女如蠱君素
不切脈每問之詳即與藥數驗至是獨語其父

盍往診焉比察脈則曰今病在右言左何也豈
得之酒乎又問所痛苦則皆右與父所言異君
笑曰此不過兩劑即起耳但病起後當脾肺兼
補以須元氣之漸復耳已而果然君娶于周生
二女婿為徐懋仁張襲緒側室顧生三男曰兆
芳德滋兆升而二女嫁李撫之丘時傑孫男六
人君生于嘉靖丁未卒于萬曆甲辰享年五十
有八墓在城東之六都從考妣之兆而窆于東
若干步予與君交最暱且久將葬其子來乞銘

不可以辭銘曰
家世農去治生恥設設學通經進數躓有時名
晚好醫處方平戶外屨紛將迎年未耆疾之嬰
藥莫效命以傾道屢邅啓數仍嗟時命非人能
後有考在斯銘

沈叔良墓誌銘

予友沈君叔良以歲丙午病卒距今十有二年
而其子纘祖等卜以月日之具宜開君所營壽
藏以葬其魄而與周孺人合謂予少習君知之

爲深來請墓中之銘乃爲考論其世系與平生之大略而謹書之以永詔來裔維沈氏世居嘉定之清浦蓋自宋季揚州守都遠公始由汴徙濠勝國中又徙吳郡三徙而定今遷至於君凡十一傳矣都遠之嫡曰文亮生二子珪其嫡也珪叔子曰允禮生瑛及鏞鏞仲子曰軫而其嫡曰宙宙之嫡諱巖君之曾大父也嫡爲開州公諱驁次爲贈太守公諱龍皆君之大父也開州有子階及隨相繼前夭以贈太守公之仲子太

學君諱陵爲後又無子而君繼之廣信太守公諱陽之叔子也諱紹傳叔良其字君少而美秀眉目如畫師事先君子舞象之年即與予同學相善娶於崑山周氏周既舊族兄弟或城居或居城東千墩里有浮佛古刹焉地僻中有喬木聳拔糾蟠多美蔭又偕予往讀書其中君頗食酒酒酣慷慨歌呼庶幾爲時聞人寺僧亦聞而壯之數相就慰勞焉然亦善病再試京兆不利即歸葺中田廬日以課子爲樂即程試之文意

有不可輒加點定人亦無以難也君於友愛最篤事其兄及姊禮有加而意極誠懇非謬爲恭而已撫其女甥如已女視其姑子如親兄弟往往自許以急病讓夷蓋嘗爲自序一篇以示其子曰吾非欲以此欺不知我者顧父子情親不欲飾讓耳每一捉筆書所以訓誡之語輒纚纚數百言不肯休而閒爲俚歌可使耕農饁婦聞而即解以感動之閒居雖不對客必引滿酣適人見其頹然亦疑爲縱逸而莫知其心口自語

未嘗不兢兢也自以家世貴盛懼前之易湮而後之易濟也特於收拾先世之遺文與諸前子姓之繁衍不怠益勤故予之志君書其世特詳者蓋其志之所存也君有六男子曰某某某自君之疾而病長子已爲邑諸生既歿乃漸以冠婚其二尚少皆有外舅可依庶幾免於子弟之過以慰君於地下女若干人婿曰某某某壻之歲丁巳月壬寅日庚寅墓在馬陸塘某字圩之原銘曰

維君之考仲子之仲而世嫡是紹維君所後續而復續而世裔是茂城南迤東於是焉農於是焉終其北幽宮土厚水深松檜陰森像服以厥往即爾任骎子驂驒以莫不堪復啓瀰漣維百斯男

王君墓誌銘

君諱垣字維楨姓王氏世爲嘉定練祁市人考曰某妣婁氏予祖姑也生兄墨及君二男子君年十五而喪父又五年而喪母往依外舅黃翁

於淞江東未幾還與伯兄同居因從予先君受經已棄去謀爲生錙銖積之貲漸拓黃氏相君於孤弱同其艱苦而前夭無子繼室以茅生子重識重度未及見其成立而君病以歿伯甫成人仲髫齔耳萬曆歲丙申也距其生嘉靖甲辰得年五十有四卒之十有四年君二子以歲巳酉十二月庚申塟之城西夜字圩先塋西數步與黃孺人合先期來請銘曰吾父因於市廛非有巖處士之高行也其幼而自樹長而施於族姻者二孤無從悉也嘗聞其一二而私識之族有少而孤者赒其發須之長而捐金使學爲賈其折閱也輒復捐與之不爲沮吾外家黃故富室也舅氏孱不能守券其田宅僮指而求售焉卒所以酬嘗浮其直且曰耕藉田役爾備母收其舊故人或貸以給徵未及償而火往臨其喪焚券於柩前以慰其子盖先人起自孤童年不登於下壽故不肖兄弟之所能言僅若此然以吾母之娛娛而二孤終有所恃以立庸非先人

之遺乎丐爲志而銘之予不能辭也重識今爲邑諸生重度亦端靜嗜學將益昌其緒銘曰

起稈孤兮勤拮据歿留餘兮長二雛紹文書兮業爲儒本厥初兮賁幽墟

羅溪唐處士墓誌銘

去邑城東二十里而近前臨羅溪有墓曰處士唐君之藏始君之父每言他日二子葬我母以靑烏言行求善地但近在舍傍俾子孫易守母爲人所剏牧即長逝者魂魄永安矣君性至孝

又事其兄恭欲及父存慰其意旣買地而經營之尤不惜勞費已而父母相繼殁君亦坐是領且病今望之松檜鬱然水灣環若抱君兄弟皆以是歲祔東西相望蕃生以自致殁而從焉且以孝友部於後之人君其可無憾矣君諱拱字安國別自號養和君生平所與自骨肉至親洎所嘗還往罕有忤者且勤不過苦約而能施晩雖病困亦蕭然自樂養和所以志也先世家邑之鹽鐵渡自太倉州建隸爲州人其復還卜築

於溪上者君之曾大父也父諱英母朱氏生兄相及君二丈夫子君方成童已自知勤學於時邑之老宿曰方齋殷先生子義新菴潘先生士英畏齋劉先生鋒號博學好古而皆器重君旣踰冠無所知名慨然歎曰始吾以爲賈而廉不若儒而寠也今吾以爲儒而未效不若去而代其親勞也用是決意廢其學然其爲生產作業務依寛厚不屑較計錙銖娶於顧年十七來歸克以儉勤佐之夫婦嘗相儆吾與其求多於人

無寧力出於己且用而靡何異棄於地乎故其貲日拓而長者之譽亦日起尤能急人之窮其友或負官錢幾繫箠楚泣以子爲託君多方爲之贖卒令父子得相保中表有貧不能婚者貸以成禮已弗克償則詣君出一劵請酬以田君謝不受也女兄歸於沈老病無子亟迎以歸或鬭於孺人曰先姑之槖半爲所私而尚虞之乎孺人正色曰母氏有遺子女共之何與他人事耶言者爲之慚沮自與伯兄分異暇日未嘗不

追隨風雨不爲閒也兄嘗遘奇疾僮使皆有形穢之嫌而君與同臥起視醫藥須其良已乃還兄嘗使責逋於人君謂兄食指繁悉以讓之終於一無所受父晩年有所變曰爾兄弟養我即豐豈若使我豐約自適哉其各致朝晡所需母饋我然顧孺人時從其變伺所甘而進之翁輒喜爲加餐嫂孫早殁朱孺人終身依中婦兄伯强迎就養母曰吾自安新婦耳豈徒以奉養哉外舅顧翁以數遷徙喪其資君謂孺人吾其華

爾父母養爾後毋乎爾事吾二親孝不可無報也君雖不竟其學然其好爲儒益甚生二子稍長即延經明師訓課之已創別業爲高館益招里中少俊與相磨礲而孺人亦從中饋供膳羞唯謹每當子姪就試輒以輕舸尾其後市井餅相勞勉常如其家居也未幾二子皆有名諸生中癸卯伯子舉於鄉而季亦爲主司所賞閭巷咸以爲君榮而君顧益恬然視其子無驕色而後私以爲喜性食酒淡蓄温温閒以督役每歲

歲達曙雖嚴寒孺人每於中夜手調羹湯以佐其歡君嘗語客吾儕幸接杯酒相娛有口不以歌有耳不以聽歌而數取塵俗事絮聒爲者請浮大白盖其自適於酒者如此頗好遊佳山水嘗遊太湖中流遇風坐客皆震恐獨從容言曰人孰不死者以遊死不猶愈乎君自嘗其父藏而病癃垂十九年人或諷止之君坐起須人於登臨有何樂君笑應曰吾陸乘籃轝而水乘舟病其奈我何且不病者何必勝我樂也然卒以久病故年僅六十有一而卒萬曆歲丁未也其生以嘉靖丁未孺人後君四年生先君三年卒得年五十有四其葬以君歿後二年己酉月爲乙亥日爲庚申二子景亮景南壻爲吳泰徵金兆芳孫男埙孫女字朱瑜吳汝楨君臨歿屬其子曰吾平日見人諛即代爲赧汝葬我乞言而核者志吾墓及是將葬景亮兄弟匍匐奉狀來請銘予昔曾與君同遊杭州知其樂易君子也前年秋嘗爲文壽君六十具論之兹不可以辭

銘曰

行之敦質於文獨之勤開後昆誰爲之天耶人譬穠蕤豐年臻勤貞珉永有聞

學古緒言卷之十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一目錄

墓誌銘凡九首

瞿君幼貞墓誌銘
處士周君墓誌銘
徐君孺卿墓誌銘
張君秦仲墓誌銘
金母傅氏墓誌銘
龔母朱氏墓誌銘
沈兄吾先生繼室周氏墓誌銘

瞿君幼貞妻沈氏墓誌銘
巖泉上人墓誌銘

學古緒言卷之十一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一

墓誌銘凡九首

瞿君幼貞墓誌銘

予友瞿君幼貞年三十有五而夭其後八年祔於依仁鄉古江濮新塋萬曆歲丁未十二月甲寅也君諱汝誠幼貞其字曾大父某大父某父爲心齋翁諱某母黄氏生君兄弟二人伯曰某卽葬其父母而以君祔且來徵銘者也瞿氏仕宋季世子孫散居於吳其在海虞者及華亭之

上海市者皆同宗而嘉定之瞿則洪武中自上海來徙至於君十有一傳矣世居淞江東以本富君生而有異稟見父兄用服田益拓貲產奮曰吾獨不得爲士人亢其宗乎成童之年卽自知刻苦學問弱冠補邑學弟子員未有名乃遊杭州從專門經師學三年然後歸其篤志如此已就提學御史試御史果賞其文署爲諸生第一君於舉子業能揣摩他人所好髣髴爲之每當就試得旁郡縣所試高等文讀之卽曰吾知

所以與之矣已而果然屢不得志於京兆意頗怫鬱加以用工苦積成羸瘵於是將少休焉而平居非書籍無以爲娛乃曰古今成敗得失之林具在諸史讀之足以自廣今經生之文殆欲充棟而一毫無當於用吾豈能終身作蠹魚其中耶聞邑有張茂仁先生者通古今好言經世之學卽贄見而延致之與朝夕論說而君之讀史復如治舉子業勤雖點畫音聲之譌必訂而正之不獨通其義而已張深念之歎曰人性固

不可化吾欲勸君少弛尚不能豈能令吾家年少勤耶輿以諷止君而終不爲改也客或以後嗣開君言某所有好女子父爲官所急謀嫁爲人小妻以自贖方促膝語而張自外至客去問知之爲言曰君且念無貽父母憂此事正當心跡兩絕耳君卽時以其言謝客然至於藝文之事進取之際往往獨行其意故其旣病猶力疾再就有司試而卒以瘵死悲夫君事父母孝旣蹌壯每侍側色如嬰孺兒年二十以長獨持門

户使君得優游學問故事之加恭性儉素見人有鮮衣惡焉者卽代爲之慚尤不喜相徵逐爲嬉遊至聞有好讀書學古道者雖其人或與世凋疏惟恐不一當焉所以爲贄幣餽遺之費略無靳惜也君娶於沈所居鄉之望族也世多有顯者未及成子姓而君病以夭以兒之子允晉爲君後撫而教之庶幾終以慰君之意方君之讀書吳山也予遊西湖過訪焉聞君亦數至湖上否君愀然曰吾去父母而羈於此將欲有得

以爲之榮也何心復爲山水遊乎而引予至絕壁觀宋理宗所書見滄二大字且曰此先達茅公讀書處也予竊知其意爲歎息久之乃別又嘗偕試合肥還過京口會雪霽未消與同行數輩往遊江上諸山予所至必陟其巔獨君能躡屨以從因相與極論山川雄秀及六代之所經營皆弗克於大業而留爲高皇帝興王之基至一時虎臣若俞廖之巢湖常開平之采石於茲行也皆得憑而弔之而想慕其遺風餘烈予以

爲如君精悍沉深使其遭時必當以功名自表見而卒困以天爲可悲也因志其藏而銘之銘曰

材也如弓受檠學也如賈欲贏孰虧其成而力與爭耶天乎人乎又孰閼其生耶歸爾之骨從爾考妣實惟爾兄我銘以昭之俾後其有徵

處士周君墓誌銘

君諱侹字直孚姓周氏裔出汝南而別爲安成汝陽其來吳也蓋又別族於義興云或曰僕射

顗之後也世爲吳人久矣宋之南遷也金人嘗航海內犯始避之太湖爲東洞庭山人譜毀亦莫得而詳也按狀曾大父諱宗海大父諱本仁父諱灌母王生二子倬伋皆前夭君生母馬氏舉兄倩及君太湖渺漫無際波浪接天吳人多終老未嘗至而其俗以服賈視舟如平地數遊四方足跡幾無所不徧宗海偉幹飄須喜遠遊凡燕趙齊楚之爲俠者往往一見語合相與交歡所贍盡傾嘗遊西楚止於下相歎曰此南北之中也雖古稱地薄寡積聚然吾意樂之因卜居焉傳子及孫又以豪舉故貲漸耗將遂窮之君時纔八歲卽前諍曰大人筋力幸未衰且兄巳成人安知更十年兒不能佐兄治生而輕棄父祖之遺乎父爲慨然憐而撫之曰吾從汝吾從汝其後九年父巳歿君且娶而作力不足以更費於是兄弟始析箸會下相室廬又不戒於火計益窘君與婦姜氏謀盡脫其簪珥貿之得金以授伯兄聽其出入而佐以儉勤因復漸饒

至其所施於族姻中表者未嘗以菲廢禮也鄉里之猾有以抵法求援輒爲輸鍰贖之而其人卒負君且齧君君夷然曾不爲芥蔕也吳之賦重長賦者毎不勝憊而君常畢力任之必其非力所任也乃以分之人故里人無不稱君長者母馬性嚴居常少不當意毎有譙訶輒至與杖而君怡愉受之俟其氣平乃謝而退終母之世如一日蓋學問之君子媿之矣姜氏生四歲失母王又六年而父亦歿少育於外家比長祖父

憐其慧甚爲擇壻頗屬意君乃二母則相謂曰此無母兒也意難之君父故稔知姜翁卒委禽焉其嫁也舅已前歿矣服勤兩姑之間皆得其歡心姑每歎曰傷哉汝舅之不及見汝也當君之解槖中裝佐其兄力作也姜氏實勸之非獨無恡惜而已其於內治甚飭嘗語其子曰爾父過寬吾所以濟之也君嘗屬其所善代之賈舟覆還而詒曰河水迅即金亦飄流不可求也既而廉得其情欲責之償姜氏曰黨其溺而歿可奈何君乃止嗟乎若姜翁之奇其女孫不虛矣子一人曰惟正太學生也孫男二曰謙曰諤謙長洲縣學生孫女二婿爲姜紹京王斯彥君生嘉靖庚戌卒萬曆辛亥姜氏之生後一年其卒也後六年以歲己未九月五日甲申合葬於楊灣北原之新阡先期惟正奉其友葛君一龍之狀來請銘銘曰

嗟今之人兮沒於脂膏何知仁義兮其輕鴻毛雖妻與子兮不耻皋牢欲也無饜兮人乎何饕君起廢著兮陳義甚高曰予嘗困兮少不憚勞豈晚而汰兮以貲自豪病吾弗急兮焉用錢刀譬猶見溺兮拯以一舠君今歸安兮湖山周遭同穴異藏兮丹旐練綢山中故人兮爲君永號如君詒穀兮以身爲轄銘以徵之兮天命不諂

徐君孺卿墓誌銘

君諱兆佐字孺卿世爲嘉定人贈禮部尚書諱經之曾孫大父諱頫父諱現實生君頫之弟頫以仲子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太子少保學謨貴贈如其官伯子曰學禮以貲爲太醫院吏曰僎君幼孤撫而訓誨之自婚娶以迄於成立多有恩勤睍未有子然卒歸爲現後而以尚書之介子太學生兆稷嗣禮也尚書之爲禮部郎名冠其曹最爲尚書高安吳公山所器重而以守官故數忤當事者意僅得出守荊州再躓再起前後凡九遷而持中丞節撫鄖君皆隨行日侍左右委之以節目細瑣能無詿誤爲公所喜嘗以例得給事楚府耻不由經生進僅藏其冠衣不

屑御也尚書公以是愈憐愛之數稱是子也可謂恬於名利者矣自尚書旣謝事歸君以暇日課子剏別館令肄業其中廣延少年能文辭者與切磋焉絕無庸俗人慍惜意當是時吏目公益務爲豪舉賓筵歌舞之費晝夜殆不可皆計加以性喜土木歲中幾無虛月而君與兆稷輒殫力求稱以娛其暮年若唯恐其衰减者旣而鬩訟之黨起其氣甚惡開釁于僮奴而修隙於家督君身當其衝偕尚書二子奔走簿對至五

閱歲事雖得白而貲產已半傾矣君顧怡然不爲之拂鬱也居常掩關禪誦比客至與圍棊沉飲如故以是終其天年配殷孺人家世以貲雄其里有貴爲京朝官者父某母某氏年十七來歸姑李性嚴重能以婉嫕儉恭得其歡心奉侍十年餘終姑之世未嘗有忤以不懈益虔稱于族姻云男子子六人元敏元和元彝皆孺人出元爵元祿繼室韓出元慶侍妾某出而元和爲從父兆稷嗣女子子四人適王之霖者爲殷出

適張正傳殷閑之汪啓明者爲韓出孫男十一人元敏之子曰名時聞時與時元和之子曰名世娶于唐矣而早殁元慶子一元祿子二俱未名元爵未舉子撫兄子與時爲嗣孫女之適張虡厚者元敏出也適張宏緒者元和出也曾孫男一人曰楷名時子也君卒于天啓壬戌距其生嘉靖乙巳享年七十有八孺人之生後君四年以歲己酉其殁以萬曆歲丁亥蓋先君三十六年久矣元敏兄弟於苫塊中每一讀莫追念

其母之久竆也不覺哽咽拭淚相與語傷哉吾母之短命而不逮于養也非其可以緩因歷數其所以訓誨之者以告諸弟母每衣我必曰惜此然後可以常得衣每啗我必曰惜此然後可以常得食每課我讀必曰力此然後可以爲人子今徽音久隔吾耳而吾母之魄始得與吾父合也嗚呼痛哉巳卜吉壤于北十都駒字圩之原以父殁之十二月甲申奉考妣合窆焉而踵門丐予爲之銘嗟乎君始以孤童爲從父所撫

而得還奉考妣祀及太學君連舉子不育君仲子實嗣之棣華之鄂楷如此哉其可思也已銘曰

始之孚有翼而鷇已能哺還定厥家翼我者之瘠于尾畢逋一彼一此以歸安于壚爰銘斯藏永爲後模

張君綦仲墓誌銘

邑之南翔里益有兩張氏族大以蕃其長老享素封之奉而少後能自力於詩書當肅皇帝時

歲以進士起家其一爲南京兵部車駕司員外郎張公懋其一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兵部右侍郎公諱任先後登朝有名聲於時而再以進士躋美終於禮部儀制司主事者侍郎公之子諱其廉兩家叙族屬爲同宗皆郡伯之後自關中徙吳又自吳洞庭徙婁江東而譜闕無可考故不得而詳也侍郎嘗爲嚴州守而父以子貴受封歿又贈山西布政使司左布政諱子愛生二子嫡曰省次卽侍郎省之嫡曰其威生四子君其仲也諱燮隆字綦仲來爲儀制後僅六年所而以塟儀部之明年辛亥病瘵而歿歿後十年辛酉而遺孤景部年且弱冠矣始克奉其母命啓君之殯祔於沙浦原侍郎公賜塋之右謂予儀部之執友而君所與習也請爲之銘君長身玉立蹐循退讓言若不出口而中懷坦然略去世俗之城府凡儀部之友皆愛其爲人而樂與之交爲儀部自少年時卽鋭意於績學緩文以財賄委之一二家幹而留管鑰於閤中一

無所問中外皆稱徐安人之才而嚴憚之君以垂壯之年侍安人朝夕毋出入不敢輒有詰詞其恭且愼如是以故安人亦宜之比母歿君已前逝貲產一空而堂構亦漸不可支矣猶賴所與儀部善者數公皆官京師憐君之孤爲力言於主者仍得以胄子讀書國子監庶幾慰儀部及君於地下可悲也已君生萬曆戊寅五月歿於辛亥六月享年僅三十有四其塟以天啓元年二月十七日始君生五歲而父早夭母茹辛

苦憔顇猶得以撫其孤者幸有儀部君也而卒以紹其緒殆天之所以報歟君娶崑山金氏安人之中表也生一男二女男即儀部壻爲李賓之侯兆賜皆仕族子蓋予嘗怪東吳之俗尚貴盛矣無論衆所不與多朝榮夕萎即其人賢者頗爲鄉閭所稱而身歿之後能芘及子若孫者幾何曾不若田夫野老乃得長子孫持門戶遠或數十傳而近可百年無一旦盛衰之感者彼惟無氣燄以灼人其能久延無足怪也若侍郎

公父子登朝又其爲人皆恂恂如處子而遽斬其祚天可問乎今其宗人雖賢愚榮枯之不同不猶然數百年之張氏哉儀部昔嘗與予言吾儕書生獨患不能自奮耳幸無大過可無憂不祀也予頗爲論其不然當其留京師嘗一舉子矣比歿同時諸賢所爲幼孤計何如也而卒以綦仲傳人道雖邇不幾於天道之茫茫與然予又聞車駕之族蕃衍如昨而其後人亦不振豈榮盛同造物所忌耶抑吾吳士薄而其俗頹汰以浮誕不可以久耶銘曰

有翼而生之乃續而承之甫嚴事乎宗祊俄相從於九京今之奉盈兮巳齒胄而得名何嗟乎無遺金之滿籝懸子幽宮兮勒此銘

金母傅氏墓誌銘

昔伯謙金先生以開朗伉直知名於時所交皆一時才俊喜以文酒自豪雖甑石儋儲而肴蔌常具內娛二親外洽朋好則令妻之贊助居多及不幸蚤世爰啓令子兆登以篤行工文章克

嗣其業屢不得志於春官而聞譽益遠堂搆翼然族姻咸睦則慈母之躬儉與勞又實先之蓋德而能勤愛而能肅夫人於是賢遠於人矣父爲傅翁某其母瞿也世居吳淞江東以本富從兄遜菴達博綜好論說古今去其鄉從崑山歸太僕游始以儒自奮數往來妹家與先生情好日暱而兆登亦自少好聞舅氏之言故夫人之事其兄者至衰晚不少衰焉兆登之稱曰吾母之爲女也母瞿之教不勸而習女事無暇日其

為婦也大母潘之賢且能也卞不少容惜纖如鉅而未嘗有忤焉其為母也課吾以誦習教吾女兄弟以紉縫烹飪皆不以愛故弛及先君見背家無留貲歲有責逋母慨然曰予其身自督耕以佐汝之急以無妨汝之學且以寬予之憂思乎凡留田間數歲而後還城居然其朝夕治生常如前時逮老而猶如壯盛蓋天性然也又曰吾母之勤敏而儉約兆登不能具言也言其一二以少概見焉當先君時今首揆太原王公

與其弟督學公一日以薄暮猝至中廚蕭然先君患無以供客母曰第出與對弈少需之即刲羊治具咄嗟而豐膳辦蓋其敏多此類也兆登雖無以為養然力能奉老母歡而一布衣必百澣一絮被必數被食不過肉一二臠而已兆登時勸之重味或對之泣而更以衣被進母曰吾舌自不求甘旨體自不安輕煖耳於汝何尤然至親故交際曾不以菲廢禮而尤急於賑窮恤匱苟力所及未嘗不為之盡也此豈徒苟以儉

嗇為哉蓋兆登之每言其母夫人者如此及歿且塟調堅也習聞之而屬之志且銘也又以前之言為蒲堅辱與夫人之子游如兄弟又少而獲侍伯謙先生其可以不文辭猶憶先大父嘗言昔者吾客江東與傅氏之老善歲時囑其媪以賓禮延爾大母見乳母抱女孫侍歸而稱其端正有相福德人也今其夫若子皆為時名人而大母之言信矣以今觀夫人之所享一何非薄也雖然君子之所謂福在乎身心俱泰外無

所羨而中無不足則夫人實當之矣雖貴盛之家或不逮焉且孔子不云乎啜菽飲水盡其歡如夫人母子之間可謂盡歡矣夫奉滫瀡美衣服以為孝者此在人子宜然耳若其親能却而不御不求豐於口體以閨門之懿而庶幾於恭儉之君子其福德又何如哉夫人之卒以己酉秋八月距其生癸巳享年七十有八塟之日以冬十月癸酉與伯謙先生合先是歲甲申銘先生之墓者太原公也先生既歿而兆登舉二男

四女長男曰德開次曰德衍長女嫁太倉曹鈉次字崑山朱元禎又次字龔孫玹皆名族一未字銘曰

治城迤東江湖所宗土衍而豐其蕰芃芃維大子之宮曰時之良於是焉藏卜無咎殃福來穰穰斯子孫其昌嗟俗之傲乃逸乃恣衣犓食攜旣傳而勤以訓於來裔

龔母朱氏墓誌銘

萬曆歲癸丑冬十二月甲申龔氏兄弟欽仕欽

佐將啓先公之窆而以母夫人朱氏祔來屬以銘且曰辱在婚姻雖復不肖孤言之子固能知吾母者其不可以辭謹按朱故望族世居邑東南三十里勝國時有宜撫使存仁者捐基田於釋氏之宮以春秋作佛事而聚其族人焉至於今不廢夫人朱翁梁季女也年十九而嫁龔先生其諱世忠也龔於邑尤顯著嘉靖初以工部侍郎乞致仕贈其父祖皆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者伯祖考諱曰弘也其著於吳自宋司封郎平江軍副節度使識都官員外郎宗元桐廬令程祠部員外郎況父子孫曾四世皆爲聞人焉夫人雖歸於貴族然自舅姑時已困賦役家日落矣至先生徒以筆耕養又連不得志於京兆困彌甚夫人佐以儉勤晨昏之奉二親安之旣而工部之後以少年舉進士閭門之內咸謂龔氏其復興乎而先生僅踰艾以歿夫人顧影煢煢於時長君之學成矣久而未售夫人慰勉之曰兒勿憂也良農能稼豈能爲穡乎其

後廩於學宮且聚徒授經貧服修以養母然以屢進屢蹶意不無感憤而夫人終未嘗戚戚也雖貧不以菲而廢禮雖老不以衰而倦勤自族姻下逮婢僕無不宜焉歲戊申長孫用廣以垂髫補諸生夫人撫之而色喜後三年子女既歸事夫人嘗以歲首往朝焉因前白自兒童相見倏忽垂五十年媿無以稱於門墻幸又得入拜於堂上女稱且愚懼不足以娛侍食寢可奈何乃夫人所以應之者語溫而色愉退而私喜福

德殆未有艾也今年春長君以從弟試禮部託之以子方攜用廣讀書其家未幾而夫人疾作席不暇暖歸而奔丞醫藥卒以不效臨終神識恬然連稱佛號右脇而逝三月十八日也距其生嘉靖丙申十月十日享年七十有八二子欽仕欽佐也一女嫁朱日進不幸早寡孫男四人欽仕之子曰用廣用圖用厚欽佐之子曰用章曾孫女一人用廣出也墓在城南鱗字圩先塋之左銘曰

不兼珍以爲羞而羹藜兮有餘味不雜珮以爲華而衣縞兮有餘賁此士人所難而壽母兮乃克以自慰維尊與慈兮曷其有既銘以昭之兮匪瑀匪繪

沈見吾先生繼室周氏墓誌銘

鄉貢進士沈君紹儁偕從子憲祖卜以萬曆癸丑二月八日奉其繼母周孺人之殯祔於青浦港見吾先生之新阡而自爲狀來請銘且曰不肖生十齡而先妣見背今垂四十年所自成童至於娶婦長子孫孺人之恩勤備矣不肖有弟而早夭伯兄之才也庶幾當有以報而又不克於終養不肖踰壯舉於鄉未及邀升斗之祿以養父母而數年之間相繼以殁痛可言耶凡厚與吾二世交者莫如子久且暱相顧各已衰白矣而追思少年時硯席間事尚在目前孺人始來相吾先人撫三穉子其後及見孫曾閨門之內肅肅雝雝子固能知之不待吾之言而詳也然則非子其誰宜銘予既不獲辭因憶沈君鄉

薦時已不勝遲暮之感幸有得焉以爲二親榮何如也一日先生來訪先君語次慨然曰頃與婦言自爾歸我向所同享者吾鄉界浜之水也今日吾兒得雋朔望之潮也潮有盈縮不足恃常使能通舟給溉田足矣吾時侍側聞之私歎其賢以謂世之小丈夫雖其可以語此者固已少矣先生之友獨先君爲丱角交然而歲中握手談笑亦不數數然也門無雜賓出則就家塾問諸孫課業入則共孺人話豐歉商有無以豫

爲一歲之儲偶然欲飲則以一壺相勸意欣欣如也予嘗授經其家閒數日先生輒謂二子汝母方爲治殽今巳在中饋矣日暮肴蔌雜陳必潔以旨予以是知先生之安孺人而孺人之謹庀其門內者迨歲時晚而未嘗怠也方其尚强二子未受家秉則有勤斂整肅之稱晚而優游享之譙訶之聲不出於中堂婢僕無不稱其仁者凡舉三女子皆歸爲士人妻丘大道吳承讚張文選其壻也丘氏女嫁十餘年而不孕則爲

之置貳且曰婦人何患乎無子患不能容耳苟爲而夫之子者孰非而子耶及先生旣殁伯子繼之所以慰勉其諸孫有深識遠慮之言蓋其明達知大體得之天性也先生之塋二子爲營壽藏焉兄弟之所以奉養者視先生存日有加素强且耐酒然自再哭伯子而神巳頓矣卒然病痛醫藥禱祠皆不及於效而殁歲在辛亥六月二十六日也享年六十有八兒吾先生諱某老於鄉校邑宰重其人毎以賓禮接之伯子紹儼季子紹僖今之從季子後而塟孺人者孫男女十有三人曾孫男女十有一人亦足以慰於地下矣銘曰

邑之東偏地曰麋浦爰有周宗聚而野處翁名媪姓婉嫕焉乳生以闕逢與執徐伍歸以重光協洽其所嗣執箧筐孤童是撫其季早世伯仲楚楚暗孫及曾彌衍其緒夫子之藏有先而祖膴膴者原於江之滸其後五年往祔若斧仲也塋之祭以孫主勤銘京堂以告無疵

瞿君幼眞妻沈氏墓誌銘

萬曆歲丁未冬余嘗銘瞿君幼眞之藏而悲之時君殁巳八年矣其婦沈與同年生以歲壬子某月從君地下而塟以某月日嗣子允晉復來徵予銘嗚呼生人之不幸未有若嫠居之婦也而所處之豐約殊焉幸無衣食之憂而安子婦之養完身與名其亦可以瞑矣乃本其家世而系之銘其辭曰

吳江濱東趨百里海若吐吞勢渺瀰居人聚族

世雖美勝國至今推沈氏有牧揚州著厥始於宋之南自汴徙介子五世墳麓嗣維篪大耋多孫子列官臺省何蕿蕿叔子之季兩孫峙長君名學配秦姒是爲碩人之考妣少而宜家得良士瞿瞿嘏嘏就文史早暮不休以療疚其年未及於三紀從子名晉奉禮祀已冠受室丹爲嘉抑搔疴癢滑瀡嚌養於下供節七耕子長成盍往矣同衾幾何昨日耳豈如同穴無窮已納銘幽宮永無圮貽爾後人多受祉

巖泉上人墓誌銘

自釋迦授記已有正像末法之分其徒演之曰教理行果之全也上也次猶以行稱果弗逮矣又其次則教理存焉耳或曰此以無爲法也就使差別不應至是然則世衰道微有定於數時之窮也理將安寄夏商之末寄在湯武春秋其衰寄在仲尼世微聖人理未嘗亡若賢不賢各有攸識嗟乎寧獨釋氏實鮮其人傷今之儒爲叛彌甚釋雖妙悟仍受具戒苟有律師聖人之徒是猶不得中行思狂及狷志不能高守猶足尚有誓學佛彼天窮民衣食於是稗販如來予解之曰胡不自量彼之高者儒也則無其最下劣於儒爲常有能食不肉飲不酒貨不殖色不邇雖於教未析於心未了其殆庶乎無輕議彼若邑西隱僧如可其人解則未也行有足多於其窆也銘以賁之幽辭曰

酉隱之興始勝國治城西偏稍迤北有僧悅公嗣圓通泰定之元肇厥域廣袤百畝民閒廬彼

樂於遷我卜食經營七年績乃成像設有嚴宮翼翼中間小圮頃一新其歲於今踰二百誰爲葺者存仁師如可承之更加飭傾然而長愿以勤人稱薛師孫氏嫡生於已未逝甲寅十五祝髮臘卅一度修安養開前縈按以精盧觀鼻白東偏傑閣貯法寶募者師乎施者德三年坐關能象徒示疾將遷彌僧泊乃勅其孫瑩所儲飯僧塑像爾其亟問復有羸將何爲盡供斤削塗泥役凡有爲法靡不空賴此提撕善知識我作

銘詩娓俗儒臨分涕淚霑胷臆

學古緒言卷之十一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二目録

墓表凡一首

奉訓大夫　淮王左長史何公墓表

行狀凡三首

鄉貢進士曹君行狀

禮部儀制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張君行畧

隱君子沈公路行狀

學古緒言卷之十二目録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二

墓表凡一首

奉訓大夫　淮王左長史何公墓表

嗚呼天下固未嘗無材也而常患於擿不得用即用矣而人未必知之深也又患不獲盡其才若其志節不立媕阿苟且以自失其身且重負天下者即有材何為以予所聞若常熟何大夫其才其志節皆宜為世大用而卒困於資格以老豈非當事者之責而士君子所深為之惜者

歟公諱某字子宣父曰湖廣布政使司都事贈文林郎浙江平陽縣知縣諱墨生公兄弟五人嫡長曰鉦其母王也再娶周連舉四子而公為長次曰鎮曰錞曰鉉平陽之父煇大父釆曾大父海海之季弟世學為士譜藏其家而燬焉故自海而上距宋靖康南還凡數傳皆不得而詳也獨宗人之老猶能言裔出東海自別於廬江而已公兄弟皆少而力學意在當世不專於浮華甫壯貢於鄉顧久困禮部平生自負其才謂功名可立致即終不遇寧跧伏田里豈能碌碌隨流俗人汩沒耶及弟鎮登進士第慨然歎曰吾今而後殆亦可小試乎遂謁選為令溫州之平陽其地東並海於溫之屬最僻遠而瘠其民多去之永嘉瑞安佃而耕比公為之三年流離漸復二邑之民更視為樂土如異日平陽之人也及公既去後之為永嘉者歸以告其里之人如此蓋公自踰冠讀書任陽田舍拾兄所棄汙邪而墾之其獲滿車則仍以歸兄而更受其瘠

瘠又復穰故其為巖邑而治辦能若此平陽之輸或遠在都境及他衛所涉江即沉艘踰嶺即摧輈公乃議折而益之羨被利其贏比享其逸人咸便之全鄉衛者介甌閩之交去邑南幾二百里湯信國公所設以備倭也久而備弛戍卒病於暴露瘁有警無足恃於是條便宜築二石堡屹然為一重鎮使後之為邑者卒能繕完則猶信國之遠慮乎其他負鹽關市之征廢則修之或不足於額則轉移補之有勸之鑿空以佐

縣官者謝弗爲也而贖之錢稅之羨悉以供解
省府費未嘗私以自潤焉益公既明而執於計
事至孰利孰害靡不究極於豪釐而又本之以
廉法出之以練達斡之以精勤以故規畫一定
若操券而收責役興而費易支功成而民不勞
能使旋至而立有效每若此及朝　京師以課
最蒙白金之錫當得美官而當事者終不能盡
其用僅遷南京錦衣衛經歷以閒散靡之公至
樂其江山之勝意泊如也已又遷　淮王左長

史遂乞致仕歸而以圖史自娛數與親故共爲
酬觴而已尤好爲弟若子揚扢古今以寄其感
概如是者又二十餘年以歿予生也晚恨不獲
從公遊聽其議論以開發其中之所窺老而無
所用於世幸爲太平之不遇人而撫時感事常
思得當世之偉人以身任天下之重舉動光明
卓犖劃去世俗之媕阿一切出於奉公守法而
又有如何公者若而人以爲之佐其於久安長
治庶有賴乎獨惜夫有材矣能不失其身矣既

試之而效而卒不使極其才之所至然則必媕
阿苟且與俗同其波流者而顧與之共功也豈
不可惜也哉予既獲論次其概竊以謂公之爲
平陽獨凰浦碶之役最大而碑記頗能詳之輒
采而叅之於表其畧曰平陽之南有江橫亘江
之南又多大谿南北相貫穿則亦名曰東江西
江凡溪水之來滙者三十六源溉田可四十萬
畝獨患閩之山犬牙錯潮出其閒若與之鬪鬪
即濤愈壯而谿水尚不能敵湧而壞民田者鹵

也在宋端拱始築碶三峯嘉定中又移築凰浦
民賴其利元末兵起碶廢　本朝自永樂迄嘉
靖里父老凡四叩　闕卒未果復當歲丁丑公
以白備兵使者龔公遂與定築碶之議經營凡
八閱月而工畢是役也公謂用土不如石恃隄
不如楗止碶下流不如并碶上流完皆與衆異
議夫籠土石而投之石固易止而立也楗者下
石而上土水之來者阻石而留石以爲之閾也
水之去者汨土而利土以爲之戶也并備上流

則無虞於蟻穴蓋旣成而後人知其完焉計用工三萬有奇用金四千兩有奇而取之四十萬畝者不過稅民畝四釐而已公之子三人伯世滋撫其弟鎛之子也已而舉仲子允澄叔子允泓其能備述公之稱於鄉閭見於政事而謁予請表其墓者允泓也

行狀九三首

鄉貢進士曹君行狀

君姓曹氏諱凝武字昭服其先河南人自宋南渡移家常熟之福山元末以避兵又徙沙谿里分東西二族以居逮　國朝弘治中建太倉州割其地隸焉因遂為州人君裔出於東累傳積困於貧弱君之大父雲南按察使司副使公諱某始起家嘉靖己丑進士得贈其父諱某為大常博士未幾以御史糺汪尚書鋐状於　廷謫為隨州判官稍遷至憲副有名

世宗朝生子幾人而公之考諱某為嫡長弱冠舉於鄉距憲副之登第才九年耳後又六年而

生君君垂壯以國子生中南京兆秋試其明年憲副公病亟日夜望君北還比至屬以諸稱叔乃卒君少而孝友當憲副時大母顧恭人樂居谿上而父又善病晨昏之奉不能數數往來君每攜婦王往侍其側恭人甚安之前母顧孺人早歿未葬夜為盜所發君聞馳往撫其尸哭之慟手為易衣衾不以屬侍婢也歲癸酉計偕中途忽心動即戒僕從南還已而母唐孺人訃至驚仆於地起哭而馳馬蹶傷右肱劇甚不為止及歸居喪毀瘠然每見太公淚交於睫而已太公早衰羸閒居多伏枕又苦不成寐君常在左右視食飲唯謹時共談言以適其意大公雖心樂之數顧而言吾以疾故不能卒所業念汝服勤孝之末也養志孝之大也吾將覺去汝買山以居遠不過一日程音問數相通如在吾目前耳汝其勗之毋以吾故廢學君是以得徧交知名之士修其文章然甘鮮之餽不絕於途花朝月夕數艤舟追隨湖山閒以慈孝稱於人人云

初憲副公注意睦族謂范文正公義田士大夫家有田十頃便皆得為而世顧希有惜吾力之未逮也屬君父子籍其族屬之貧者歲時廩給之當是時西族蓋有比部公芸於憲副為從子年已垂暮矣顧族之人有違言往往東愬於君君既為之調停乃使還受成於比部族人以是咸歸心焉平生於師友誼最篤少受經王先生某生為買田以贍之歿為之殮比葬也上自其父母下逮於子凡三世焉友人周某者夫婦相

繼歿先後為歸骨於土閔其子撫之尤有恩伯子之師周君某少與君同硯席以故延之家塾病瘵久殆不能起君流涕撫之曰即有不諱老親弱子後死者之責也不待君言歿後所以賑恤其家而勗其遺孤讀父之書如一日也比試於有司舍伯子而力為推挽常先於伯子曰吾兒少非所急也丙戌冬北上顧君成忠遘癘困臥寓舍相去十里而遥君每晨必挾醫往診之既而疾有加遂留共相守歿為具棺衾以殯發其橐裝而徧計於同鄉及其同榜之厚誼者積所賻封識之歸以遺其父玄朴先生辭不受則請為卜兆且曰傷哉貧也吾父吾母尚久暴露今與兒而三矣即又為營三穴而仍納其金先生歎曰君行古人之事我何敢固辭顧更留之他日以畀吾孫克紹益君所心許以女妻之者也遂偕其一姊來相依以居後四年擇壻嫁之裝奩甚具益君之好行其德衆之不倦類如此矣君性剛不能容人之過然初未嘗求多於

人或負之亦不與較也至其成人之美急人之厄解人之紛詆而為白之鬱而為伸之苟力所及能不爲流俗顧慮而終不自為功以市恩關嬖也郡邑之政將欲其心於大姓以君通家年少語次及之君言耳目所及猶恐未真況暖昧乎令驚謝此長者之言遂寢不發里人每於春秋二試具舟及馬兼程報捷以邀厚犒或有往而不返其徒疑殺之者某也訟之官且誣服矣州守偶過君頗自矜攄發從容對曰正欲白其

寃顧不敢耳此鄰家子得甚非能殺人者且不與某同出奈何以不同入生乎其人竟以得釋崑山之賢令聶侯以廉能著稱深知君特敬禮之有某豪者妻妒以治縣鐵梗雛孕妾腦而殺之夫懼計誣其讐而厚賄鄰里爲之證聶密以問君君先已盡得其實即爲白之人無知者獨曾以語伯子慨然歎治獄之難也益嘗題壁云人有慾則無剛吾以不貪爲寶躬自厚則遠怨吾其强恕而行即此可以想見君之爲人矣居

常好讀書嘗手自抄寫至盈篋笥又頗喜法書及三代彝鼎琫璲璜玦之屬時出而玩之以爲燕居之娛然人有舟車重載而遊士大夫間者亦不數與之接也大公既以抱痾斷往還君又性簡亢不能與世俯仰杜門端居父子若自爲師友所與游處最習者曰潘省菴先生某以直諒見重予雖晚與之接大公及君一見喜其坦易而許爲入室之賓一日延潘及予入其書室笑語從容出所愛花甆觴爲酒數行手滌而貯

之匣因爲予言昔嘗於酒次有所玩弄此翁意不懌抵之地而毀焉吾色不爲動知其欲以此諷也復笑而語潘今日知不復然矣潘亦笑應曰前事吾幾欲忘之若兩君子者而豈流俗人之交也哉顧懸何人亦辱奬以三益今老矣執筆而序次其概所媿言之不文耳君娶於瑯琊王氏溫州推官諱一誠之女而魏恭簡公之外孫也於司馬司寇二公爲再從姪孫幼時嘗受詩及孔孟之書於恭簡夫人婉嫕淑愼稱其家

兒伯子之言曰吾父吾母眞能以德相成矣孰有夫事父母婦事舅姑兩無間然者乎吾父之嗃也婦女之得至中堂獨有歲時饋奠及歸寧耳居常聞有羣而山游及禱於佛老之宮而尼媼巫嫗之狎至者未嘗不極口唾罵也母笑而言自分吾家必無此事何用預他人事爲若孺人者古所稱淸心玉映蓋庶幾焉男子子五人申錫孺人之出也肇錫之母王居厚之母郭思恭之母章而最少詡亦郭出女子子三人長嫁

張際陽者孺人出次嫁顧公紹陸日升者俱章
出君生於嘉靖癸卯卒於萬曆丁酉孺人先一
年壬寅生亦先一年丙申卒享年皆五十有五
其塟也以泰昌庚申冬十一月某日墓在鄧尉
山臨深區某字圩將塟君之諸子洎嫡孫謂君
與予善知之實深故因伯子先所叙次來請爲
行狀將藉手以乞銘焉

禮部儀制清吏司署郎中事主事張君行畧

君諱某字伯隅世爲蘇州嘉定人以譜亡不能
詳所始或曰宋之南遷自關中徙吳洞庭又自
洞庭來徙蓋鄖伯之後云通議大夫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贈兵部左侍郎諱某者君之考也杭
州錢唐主簿封嚴州府知府贈山西布政使司
左布政使諱某者大父也以孫貴得贈官如其
子諱某者曾大父也妣楊氏按察使楊公諱某
之孫女再封安人恭人贈夫人凡三世皆受二
品　誥邑里榮之君少勤學能文詞未冠補諸
生踰壯舉於鄉未幾成進士歷官武學教授國
子監助教兵部車駕司主事嘗受　命爲湖廣
考官還晉禮部儀制司署郎中事而不幸以天
君之再試南宮也今庶子馮公爲分考官擢冠
其經釋褐當選爲州乞假南還予聞語君曰士
仕於時唯盡力州縣可以驟行其志使利澤及
於斯人顧君癯甚如簿書鞅掌何君歎曰吾豈
敢苟冐其責而貧官負民耶亦請就閒散耳始
爲武學進諸生勗以韜鈐之學且曰鮮衣怒馬

所以快意適自輕也苞苴竿牘所以媚人實侮
之也皆宜恥不爲已遷國子士以文求益者一
經點定無不意滿去聞語之曰人以貲郎待若
若必怒且懟曾不知浮薄文士之不足效也則
謂之何再遷尚書曹在駕部時一意捜訪幹略
奇士以佐主者又爲規條減省歲所例供絶不
以脂膏自潤胥吏奸弊無所容然皆服君之介
無後言其在儀曹會　楚藩有告　王非眞
先王子事曖昧且　王立已三十年不容輕發

而左侍郎郭公楚人也少年時微有所聞於里巷驟信受之欲以身任其事君力爭不可其後郭公竟坐免歸蘇州守以考試失士心士羣譟隨之執政聞而怒將引繩批根盡得其主名而寘之法君從容言誠法當如是但恐坐者既多即無辜濫及當亦不少意遂稍解而郭侍郎驟得太守所自列諸生名尤恚甚屬君具以上聞君窺侍郎意堅未可遽奪乃趣吏亟具牘而抱牘白言奏已前具倉卒不可增今首從皆已服

辜茍罪而疑不若盡縱弛之以彰　朝廷作士之寬郭亦領之獄得無濫君爲人溫文清謹中雖兢兢自克初不爲崖異以激人人望之皆以爲退然者然遇事有可否必力持之不肯爲茍同與人交常依於厚人有以緩急告茍力所及未嘗不爲之盡也其還自楚聞也自言於考文章極詳且慎不敢忘爲舉子時比歿而　京朝同官稱其守官每若此雖不獲詳亦可少見其概矣君譽聞孚於上下而一旦移疾乞歸南當

事者擬以吏部郎處之方待命寓舍以閒草故人何侍御行狀至夜分乃寢將曙呼治書小史索飲語漸不可了未幾瞑矣君之疾得之火焚其和當未遇時見君於衆中嘗有不自得之色意其急欲有所表見故然耳及既登用有自京師來者言君近狀常若有不釋然豈性固然歟不然平生故人强半不遇以老尚能日尋笑言之歡如君者豈有不足哉且君於進退恬然又方叙遷知君非熱中無疑也君生長貴介然性

謙讓其言吶吶然如不出口常折節下人始爲童子侍郎公欲歛之儉則授以掾史筆故牘紙使書其背為藁草習字畫比長凡所讀子史百氏之書皆撮其要手書之積成裒其不擇紙筆乃愈於寒士與之遊者皆稱其敏而能勤富而能約每嗟歎以為難君眉目娟秀體孱然羸也然意所獨往不副其所期不止侍郎公卒官西粤君以省覲往而不及於含斂哀毀匍匐幾不能生既免喪益刻苦自奮多招延友生與共硯

席硫硫不少休一日謂予與君年踰壯盛而名未成又皆顧影孑然此兩者孰急予笑應曰古來賢士多寂莫而眼前販夫傭豎其不幸以無子終者殆十不一二也吾意欲先其多者而君獨曰吾儕何辜乃虞斬其祀乎不早努力即年不待人此吾憂也相與往復久之低回以别乃君竟以三四年間連取科第以去而年亦且强矣於是又皇皇焉以亂嗣爲憂而無幾何又果得男子以慰其意方謂君自茲以往唯優游以須其子之成立耳而乃以未衰之年棄三歲孤童以歿豈君之始願則然哉君平日於嗜好泊然或時牢騷不平即逃之酒人以自遣故終其身閨房無婉孌之昵邸舍唯僮僕相親易簀之夕孤燈熒然圖史在列予是以傷君之意而爲之愴焉以悲也君既歿前所拔君於禮闈者馮公洎君之友數人議留其子而獨以喪歸念修塗暑濕非嬰兒所堪也而後一歲所子又夭折豈所謂天者固不可以人事知耶如君謙恭靜

默人未有忤者而獨迕於天耶豈君之自詭必得者固造物之所甚忌耶當侍郎公在山東臬時楊夫人與女四人皆燔歿而君獨賴乳媪得排墻以出意天將以是留其亂耶而乃止於其躬耶君之配封安人徐氏爲大宗伯公女嘗一舉子不育今唯一女嫁太倉州諸生曹居厚其母益徐安人之媵也爲之後者從兄之仲子龔隆奉母安人命來請叙君行事之大畧俟塋有期而告於當代之名公以責君於永永龔隆已有子夫非君之孫也歟哉而安人亦嘗抱從孫景明自乳襁至今十餘年撫而教之恩有加焉即前往迎君之喪從兄其羽之第二孫也君生於嘉靖　年　月　日卒於萬曆　年　月　日得年僅四十有　其塋在城南沙浦原爲侍郎公洎夫人　賜塋之塋而祔君於其左歲己酉三月友人婁某述

隱君子沈公路行狀

吳郡之東南瀕海而邑者曰嘉定邑之東南渡

江聚族以居者曰清浦而居人又謂之江東多故家著姓若沈氏其尤也自　孝廟初迄於今其兄弟族子先後登　朝者皆有聲當時而門内之懿行又多以節孝旌於　朝其垂裕於後之人久矣若子所及交而悉其平生能以好古篤學無殞家聲者則公路其人也而不幸年僅始衰羸疾困之又不克成子姓以歿此尤笛人之毎致慨於天道者也君諱弘正公路其字迺其先世之可考者曰宋揚州守都遠公君之十

二世祖也始東遷爲吳郡人家於郡之烏鵲橋巳又徙嘉定之清浦七傳而思善公以好爲德聞於　朝廷得　詔以旌義表閭生三子其仲曰輔與婦瞿以篤孝聞於　朝廷得　詔表其閭曰雙孝子四人季曰修職郎縣生子燔有大夫子二仲諱應元是生君之考大學君諱昌德字叔懷少丁家難攻苦勤學既讀且耕以起其家以娛其親比哭母陸孺人念翁未衰而鰥居日夜臥誰爲搔背痒者以閒請爲置箆翁喜而

諾娶於潘舉小弱弟昌國盖少後君而生也稍長叔與從子同學撫如兄弟相曷如友朋今之經紀其喪撫孤若姪調族姻而貽之安凡所以慰君於九原者日可瞑矣君少而頴異讀書過目不忘華亭唐太史父之中表也一見器之撫而歎曰是可踵子武也年十六補諸生即以該博自期尤喜聚書經義之隙次第繙閱必竟其緖然後更端遍及馬班冠之年以文戰少不利鬱鬱成疾然日夕一編手不停披父叔慰令少

弛則對曰無憂也兒非此將何以療吾疾乎既而遭喪内外釁起君曰吾將以三自反當之夷然不與較而學亦不爲少輟垂壯遭母朱孺人喪方侍湯藥時形瘁於醫禱神頓於憂思幾與母俱殆比歿而哭之哀藥與粥糜閒漸以得蘇時方卜居海上聞有甚而欲茸心者則又數日盡還吾桑梓乎既畢窀穸遂渡黄浦來邑城卜築於東偏數與其賢者接風物之佳花朝月夕有酒與茗既並陳笑言與歌曲閒發性不食酒

而好客甚往往至於夜分君平生於交道尤篤
也雖所甚暱必以莊中有可否直吐之否則嘿
然終不為浮游也客聞其博雅多自遠方來未
嘗以疾辭從容晤言或至浹旬終無倦色每歎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彼不能知徒謂君此好為
名耳豈不相去遠哉君既自負其才以為幸得
告可以少見於世故始而用之該博比抱病則
以暇寄之於林麓一亭之搆一池之鑿樹而花
者樓而眺者淵渟而以濯以舟者不惜罄其儲

以快意中之豁然視夫持籌而會計孳孳然以
務益其帑者不胥壞乎哉或有誚君一何不顧
其後君直等之於焦鵰鷗鼠而已予嘗觀君之
藏書矣自經史百家而下至於稗官野史之編
板而傳者筆而秘者有不見不聞耳苟力所及
何異渴饑若夫象犀珠玉之玩雖亦藏以為
說此寄也非其好也閒嘗以語我自踰強望衰
以來所未忘情者獨書耳吾撫姊之子名之曰
穀似始生而鞠育焉少長而訓課焉亦已為諸

生矣可以讀此矣吾日望之有同祖弟弘執弘
穉焉如以世嫡生子即吾子也日可俟焉能讀
即讀之不能讀則謹藏之以俟其勿令散逸焉
此吾志也非數世之交而孰與言之予聞斯言
為之酸楚三歎君既抱沉痾無復當世之志讀
書之暇頗多著述若蟲天志小字錄枕中草諸
編已行於世久矣別有牧蕘書兎罝野談印錄
續枕中草箧藏以俟後人惜也君之敏而好學
而甫壯即困於病不獲竟其學又未嘗少見之

行事而遽以羸瘵促其天年此予所為抆淚而敘
次之以乞銘於當代之名公者也初沈之先自
郡城東遷瀕海以居其家於北者有給事公昭
御史公灼先後起家進士仕於弘治正德兩朝
從兄弟也而君其裔孫家於南者為族子廣信
守公諱陽以嘉靖庚戌進士宰邑治辦有聲擢
侍御史升朝矣而隆慶初僅終於郡守先君之
師而某也甫丱即獲侍焉有從子紹僖於君為
叔父薦於鄉仕於朝官至兵部郎先君數月卒

君之少也父黨咸謂觵茁其芽苕發可期而一疾纏綿年止及衰嗚呼天乎何厚其禀而嗇其施乎君之自隣境還而定遷也先後來爲邑者皆以疾困不能旅謁然莫不慕其賢與通書問且揭德振華以表閭焉當是時大臣有疏薦巖穴之材者如茅斯拔而君獨恬然高尚不爲起也人尤以是稱之比葬而君之從父昌國副子穀似叙次其世系行實屬爲撰次以乞銘其墓君之歿以天啓丁卯九月晦距其生萬曆戊寅

八月十二日享年五十其配李鄉貢涵全君之女也先君一年卒別自有狀穀似娶於顧生男駿發駿惠駿聲女一人卜以是歲冬十二月日合祔於江灣新阡去考妣之昭若干步而通家婁堅爲之狀以乞銘其墓

學古緒言卷之十二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三目錄

祭文凡十三首

祭徐大宗伯文

又

又代

又代

合祭王大司寇文

又

祭董大宗伯文代王

祭潘司空文代

祭王奉常文

祭檇李馮封公文代

祭檇李朱太公文

祭侯大參父子文

祭曹養吾先生文

學古緒言卷之十三目錄終

祭文九十三首

祭徐大宗伯文

年月日門下通家子婁某沈某謹以炙鷄絮酒敬祭于故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太子少保徐公之靈嗚呼單閼之歲公壽七旬距其懸車八閱冬春於時獻頌自遠來臻焜燿厥詞紛紛綸綸凡公勛名巨細畢陳今之哭公畧而不論感公深眷憤彼衆猶存歿之懷能不少伸當罷觀察

徙歸中鐵賁于丘園振宣文物稚愚而頑一見心折悉索襪蕪喜爲樀歈身退名高俄復脂轄聖神嗣興起公藩臬十餘年間晉司喉舌抗疏乞身不受汙衊迨歸里門遂斷請謁爲方外遊黃冠白髮月明之宵花發之朝或乘籃轝或棹輕舠顧謂童子促具酒肴偕我同人于焉逍遙二三後少每每見招侑以清歌有顏若蕣酒既深只醉客聲囂公或愀然叙說勤勞曰此畏途以笑爲刀痛定思痛淋乃賊膠貫不如感此理甚昭既脫於絓弛我冠帶人爲不恰中實大快將知耄及豈不夙戒恒舞酣歌猶賢噤齘公之達生數聞斯語何圖梓桑盛兹蜂蠆褎嶽及之有加無瘥蚩蚩之氓公又冞怪始邑之瘠困於征輸自貶爲折痒者復蘇荒草野田徧爲黍稌瑣尾流離乃聚室廬起之膏肓報曾弗圖痏疥之疾銜爲剝膚孰導狂瀾莫可支吾儉人之幸士類之吁豈公一身翻覆榮枯堅也疎狂學爲詩章有唱俾和勤盈縹緗湖山之麓古寺禪房

經綸之暇風雨聯牀察其愚欵謂無他腸可保終始實唯子良言猶在耳如何可忘儼之昔癥有意進取辱公甄收言庇其字借我齒牙與我規矩藏焉修焉公子我侶扶摇九萬數嘗見許兩家衰翁少而習公眷念在昔忘其顯融自公歸田杖屨相從時於酒間慰其畸窮幸各健飯孰否孰通音聲琅然聽若發蒙公今奄忽有識其恫矧於受賜他人莫同天不可問曷喻我衷豈厭混濁避其囂訟騎箕上昇帝庭寶宮俯視

下土蠅蚋薨薨我陳斯詞酹以一卮寧爲公哀聊叙我私匪私於公世道之悲報德以怨豺狼狐狸俟彼天定後當可知嗚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人亦有言蓋棺論定何獨於公疑謗未靖嗟世之人喜儇而輕或矯爲狂風節自命畫餅啜饑兮蛇宿病舍彼昭昭唯宴是偵載鬼負塗聞者易聽攷公生平靡不足證十年曹郎守官則勁不撓於權一麾旋迸屛焉恥躬以捍百姓

黜歸田間厥聲益敻至今南荆甘棠蔽芾豈伊梓桑而不知敬固宜同升勛名日競莫知公賢覆謂公佞柄臣既傾目公捷徑寃哉斯言睊目羣瞪嗚呼哀哉當公在朝不問家乘僮之蚩蚩或竊爲横遂鬨於鄉一呼百應有胃而言公施實盛若罔聞知彌訐彌紐海壖瘠磽慨於物生稻則匪宜而税是併號呼籲天永賴寬政孰爲之先維公錫慶嗚呼哀哉公壯自期庶幾汲鄭曉亦自咍覗日趙孟不圖吠聲遽掩共行令子繼祖白日冉嗔受重者孫煢煢伶俜季子兩甥實同枝葉嗚呼哀哉公神在天俯視曹曹猶蚊虻未堪梟獍莸既當枯垢亦同淨吳山之西峯巒綿亘賜域芊芊土膏泉瑩維暮之春卜吉而揣考妣則違子婦相並嗚呼哀哉吾儕侍公學焉就正入珍一臠偶沾殘賸公顧瞬顧留連觴詠曰古文詞燦然緯經唐宋諸賢六經胎孕今之詞人妄生譏評斥遠姬姜昵近嫫嫫謬種相承口舌難勝猶望後生無售昏鏡旁及老壯

是詮是訂尤切憲章綜述列聖其言曰新有告必罄飫所未聞沃醉俾醒嗚呼已矣復誰韶令祖道一觴陳詞而謝髣髴見公几筵來凭嗚呼哀哉尚饗

又代

嗚呼天之生才實俾輔世既啓元良爰錫之配國之登賢實由詢事既積勛庸爰晉之位自古以然道喪乃戾履方則危蒞於軟媚於惟明靈獨能不愧未壯登朝簪筆入侍帝重絲綸命掌

其制繫國大典曰我與祀由司馬曹爲郎祠祭
稽古禮文大祝無秘肅穆壽宮天子虔毖厥詞
煌煌以薦珪幣時長春官風稜獨厲謂公曰能
屬之代對將請于朝酬其勞勩公不詭隨權奸
內忌出守于荊快其睚眦政平民和不煩而治
江漢之間號稱茂異帝子于藩爭民所利少給
市租大忤其意閹人搆患逮公囚繫萬衆塞塗
追挽其轂叔子去思至今墮淚既歸志出世不
忍棄有詔起家遭讒復躓論定乃升迴翔楚地

節鎮未幾刑官入貳超遷秩宗章服三賜始明
于刑棐彝率乂既曰降典寅清是寄禮刑一物
唯公克遂及耆而歸脫身晁韈先朝所垂二氏
所記有造必窮有餘必識葢公於學特爲精詣
故所居官有遌無避當其屹然獨持大義如遼
庶人爲汰匪詩主爻在齊懷刃欲剚公之抗辭
不撓者氣壽陵既卜奸或潛伺譎譎訛訛衆咸
愕眙公折其萌以紓國計雖履虎尾了不爲惴
凡所執持多如此類不同流俗脂韋矜智迄終
天年必行其志列上太常將錫公謚公未嘗亡
譬猶委蛻我之識公實從初試慕公牧楚願學
爲吏公亦不鄙待以國器今之仗節遄聞公逝
俯仰今昔能不酸鼻公真大臣後來孰嗣我懷
明靈緘詞以酹嗚呼哀哉尚饗

又代

維萬曆年月日宗伯官保徐公以疾卒先是邑
之黠而譎者恭公僮客羣而囂焉不思公之嘗
有大德於斯人也其東偏瀕海而居者某某懷

憤懣不平之日久矣於公歿後明年月日祭以
特牲請於能言爲文而告公之靈曰嗚呼公之
爲德於鄉兮紛其賴以全活也彼狂奔而羣吠
兮何若斯之乖剌也豈寃抑之莫伸兮將貪夫
之好爲訐也咸攘袂而大詢兮吾不堪此蠆與
蠍也謂左右其實虹兮隔九閽而不得達也吹
吹者何可盡信兮竊恐夫當路之不察也公之
再起凡十年兮由牧伯而朝列也兩公子其實
從兮無他子弟使齧刲也祿奇贏以牟利兮固

無厭者之沒沒也豈强貸而倍收兮亦維時政之騷屑也嗟瘠土之寡入兮恬不慮夫澤竭也夫孰以告司農兮俾得改而折也維田賦之三等兮固則壤於前哲也彼墮窳之積蠹兮乃猾胥之窟穴也曰均下賦於上中兮吏亦偷以補其拙也慱莫之省憂兮踵行此弊轍也公乎爲萆以代訴兮監司聞而感頞也遂欣欣以漸蘇兮庶不浚夫膏血也苟良心之不泯兮如飽饑而止渴也曾不若畏壘之尸祝兮忍乃爲此桀

黠也吾儕蟣耕以太息兮中壹鬱其若結也疾黨人之滅公兮身處卑而不能關說也公有大賜於吾土兮竊不忍其抹擸也維海壖之斥鹵兮凡蠲課其干舒也既灝漭而不可漉兮猶責洪波以飛雪也茲大海之吐吞兮亦怍人之回斡也彼稅盈以償詘兮實賂公而施設也吾既獨私此惠兮不覺夫哭公而嗚咽也人情誠不可以一概兮胡衆口之反爲齧也公固施而不責報兮吾哀夫俗之薄以劣也胃陳辭而奠酒兮髣髴乎公之來歆也尚饗

合祭王大司寇文

嗚呼公之文章行於天下擬漢及秦鼓吹騷雅四部煌煌世多習者公之出處凡幾迴翔亦既初服不辭繡裳爲介爲通孰知公常公之偉度如海則涵公之勤施如雨則昪不以文掩十猶二三始與以來奕葉相望蘭茁其芽誕必道上凡民有知靡不瞻仰公今仙遊其又奚憾將厭世氛還于恬淡綠竹之期於茲當驗某等辱在

門墻或故或新不鄙而棄於誼則均武之先子昔同馳駈槩乎弱息以吹以噓不幸短命彌惜其殂晚更知我潦倒麁疎今世寶鮮宜謂爲迂時升猴子嗜古而拙公謂莫知子羽我刷從我秣陵我文子閱含咀英華匪日伊月堅也拜公在弱而蒙造試京兆言憫其窮于館于穀他山爲攻自公于告靡日不從醉以明月煦以和風臨別之音提耳則空燧誦公文于冠之年蚤失所恃有痛莫宣庶幾一言貴之九泉不謂獲請

數奉周旋承公之訃飲泣漣漣公來自天爲世造福命之不延寧爲公哭哲人云亡百身奚贖言叙其私以薦一卮彷彿見公笑而辭之尚饗

又

嗚呼公之返眞歲閲五期久殯未祖以需日時生爲正卿殁得賜葬維是郵典有畀無讓公昔遺言從先大夫飛其嗣人我遵汝辜予乃上疏具陳哀誠隱君之賜義不敢承天子口啓國有故常汝其勿辭往治爾喪爰用復上賜域之左

於是焉藏魂魄以妥方公壯歲有意馳驅旣遭家難十年茹荼先皇之初沉冤昭雪恩重身輕言牅其聾曉彌道民貢于丘闈再蒙恩澤復就籠樊未幾乞歸此身吾有夜壑舟遷倏忽生肘唯是宿穸公志則存庶幾地下永奉晨昏考公生平凡再彊起義兼尊親臣臣子子吾儕後生咸以文行遊公之門叨陪觴詠往者哭公人寫其哀許與之分於今永懷何以祖行隻鷄絮酒陳詞侑之公乎知否嗚呼尚饗

祭董大宗伯文代王

嗚呼維昔江漢篤生元良旣膺寶曆有弛必張公對大廷廣川頡頏含腴採華厥嗣煌煌典司綸綍在帝之旁晚躋春卿寅清是將勛名旣著俄卷而藏用啓後人奮翼翔翔匪榮其私賁國未央凡茲盛美史乘則詳我所感戢情結於腸自昔稚齒學爲文章氣盛才拙莫知披猖先子之故側聞大方棄瑕錄瑜目以珪璋齒牙餘論許紹青箱黽勉十年始東於鄉再獻再刖乃忝

周行時公元孫問學日彰指心相期不同尋常累受國恩曷哉勿忘猶憶少時辱公稱揚知已之感於是焉償何圖大故匍匐奔喪疾疢繼之瘉不可強公今已矣我實倀倀客歲之冬公以一疏翩然東下止我中堂鶴髮朱顏其容蹌蹌終日匡坐閒舉一觴每至夜分吐論洋洋謂當百年彌壽而康胡忽厭世白雲徜徉公雖早退其施不長爲國菁楨實棟實梁唯是樗櫟於用無當疇劇而側徒不徬徨元孫之歸身瞻道昌

令之繼起彪炳詞場或出或處咸爲國光公收其全歿有餘慶我之哭公黙而自傷拜瞻遺像衮衣繡裳尚如平生音徽孔明陳詞寫衷薦此椒漿嗚呼尚饗

祭潘司空文 代

嗚呼大臣殉國匪才之難袖手在傍哆咨來千争献所疑蝟磔矢攢慨然任之力排衆讙浩生詭趙實爲心寒國是以定民獲少安豈伊識明有慮必殫河流湯湯久遲禹迹自北迤南蕩漾

莫測避之而遷荒哉賈策回河北流徒費工役其在於今勢尤異昔自引而潛兼賴其力合淮以輸歲虞激射巋然園陵憂在肘腋天子曰噫疇稱厥職有言公能俾往厎績公來行視講求實詳增卑倍薄允賴隄防不迮以感少殺其狂彌東彌遠水性之常下流既滌輓運爲駃騾詘復信奏功明堂民免爲魚室廬相望一時之利壐書煌煌公今云歿淮壖不忘嗚呼哀哉昔我先子嘗忝名藩公以臺臣歸賁丘園許與之分

夙聞話言暨歲壬午鎩羽獲鶩籖揚而前公循吾昆始識公顏飄髯如戟目以通方朂以學殖曰今之人誰不外飾子之易夸前脩所亟爰命女孫許字弱息終始之誼維是姻戚自余在疚迨今數年中遭舛互有痛莫宣區區之懷日省予愆猶望後來無忝於先稚愚失學快意所便况慭義方孤犢多牽我是愧公毋用憂懸長君宦遊厄於豪右公論在人使由猶售何圖倉皇還哭公柩嗚呼哀哉老成既謝時事亦更病淮

而號泗上之垠謂當改圖役豈易興易變則通毋毀公成令公而存別有支穿寧固而恢毋躁而輕維公諸子家學是承公則已矣尚有典刑嗚呼尚饗

祭王奉常文

嗚呼公之學問淵源文章煒燁驂哲昆而齊驅譬蘭苕之集翠猶汲古以修綆益遠擷六代之菁華而近以濟南爲庖鄙公之斂於治辦長於師帥紹前烈而彌承譬鏌邪之發硎猶張弓而

先檝蓋終焉入閩之模範而始定魏國之家乘凡公生平在二三椽筆固已勒堅珉垂汗簡而琅琅炳炳寧獨海內所共瞻仰將傳信於後世而莫不想見其山之高行之景維堅與表稱愚無知不獲侍公於生前聽其議論之時厲覩其丰儀之峻整而奉以為師猶幸與公之諸子遊處而庶幾於私淑者五六年於茲公居家庭內和而外莊凡所以訓敕其子必依於醇謹鑒於盛衰斤斤乎刻發畫虎之喻而告以門地之不

足恃者其言尤諄復而可思此雖長公之敘述亹亹或有未悉而洵美象賢時為吾黨而闡繹緒言輒抆涕而歔欷嗚呼哀哉公位不滿其才年不滿其德固將貽厥後人以未艾之福乃四子競爽又弱二焉伯兮叔兮皆以恭敬溫文欲並轡於康莊而遽脫其轅獨仲也若發穎豎方有聲場屋而季亦逡逡退讓抱未琱之璞一塤一篪猶足備九奏於咸英以和鳴國家之盛而無負於式穀若公之明悟既能了無罣礙於去來而何戀乎浮生如轉轂剡其卓然不可磨滅者又已灼灼在人耳目乎丹旐翩而靈輀既駕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奠酒漿以陳詞徒悵恨於百身之莫贖嗚呼哀哉尚饗

祭檇李馮封公文代

嗚呼世稱人子所為親榮曰高其門有進於此匪直榮觀令德之溫乃厥考心所用自慰亦在後昆珪璋特達爰有名位出為世珍疇莚其條疇導其流水木本源維子之為實父之貽以克

有開吁嗟我公含和養醇賁於丘園賈既弗售是啓賢嗣甚秀而文擢第禮闈褒然舉首矯矯高騫公顧樂之吾幸有子可遠世紛巖觀川遊佐以觴詠聊樂我員疾革之言我老牖下清時逸民孰屈而信孰殁而存唯吾子賢某少習公與之遊處真若飲醇兩附令子科第之末以自濯薰唯余家嚴覩公兄弟情好素敦謂當百年皓然兩翁鶴氅綸巾胡忽厭世棄其親朋曾不少延我別而來拜公堂上維暮之春迨承公訃

自秋涉冬彌曠九旬乃克緘辭以抒悰素薦江之芹我實愧公公能鑒余簿領爲煩嗚呼尚饗

祭檇李朱太公文

嗚呼楩柟豫章其高千尺其大數十圍而任爲棟梁則必不生於尋丈之蹊而步仞之岡其於人也亦然非甚盛德則孰爲厚其積而開厥後之人繩繩乎德彌劭而名彌昌於唯我公含貞葆素蹈義履仁凡所施之閭里而被之膠庠卽未展其生平而在卑能施在約能裕蔚然盛德

之光公有象賢世其家學蚤播聲華晚就閒散其所抑而未試試而不苟一禀承乎公之義方爰啓孫枝蘭茁其芽並擅國香而仲遂以明經起家始出宰乎南漳仍移敎于此邦爲氷蘗爲鸑鷟固已名被八闔而聲冠三吳豈非公之所厚積不售於躬而盡以貽諸後人使紹述而闡揚也哉某以沉淪廢棄樗散飄落之才辱公哲孫時與從容於議論文章蓋未嘗不忠公之所以訓勅之者庶幾乎陳大丘荀令君之不亡且言公年已八十餘而神明不衰如少壯人一旦遺形委蛻而遊於無何有之鄉公又何憾於人世所爲公悼者仁君之勳業向歎掌於簿書而李孟之學殖未獲騁於康莊要於克自樹立以酬公之所未償則譬猶深山大澤之産干霄拂雲靡不飽雨露而厭風霜異日者之爲棟爲梁也審矣明靈有知其尚欣然而來舉余之觴也耶

祭侯大參父子文

嗚呼昔歲作噩公以踰耋之年示疾而辭世回

顧諸子環列孫曾岐嶷夷然於啓手足之際人皆謂之優遊諸福亦云咸備於時長君雖未忘於揚名撫賢嗣而自慰痛定之餘以稔聞青烏家言行將求乎福地歷數年而得之阻日時之未利年六甲而甫周抱沉疴而遽逝後又五年而子也登朝奉簸書而三使陟衡嶽之嵯峩觀嶺海之嶔嶬歸而煌煌乎綸綍之來賁已乃擢官給諫言歸覲省奉觴於王母及母氏之前蓋

一臺而一老既壽且康猶如甫衰之歲於是諏日庀工將以日躔星紀之次啓公與長君之殯歸於玄堂以永安於百千禩邑之白衣冠而送者將踵接於城闉非頹且老也且奔舟而前相率拜於墓道之隧其等咸辱交於數世託里閭之末契輒以生芻絮酒徃酹而告以祖道之祭藎江自西來泖自南下渺瀰而來滙以奠逝者之魄以宜爾子孫於世世若公父子之稱於鄉之人與永有貽於來裔有銘有碣非可塈於造次之陳饋嗚呼尚饗

祭曹養吾先生文

戊子之歲始獲升堂以通家子拜公於床形臞神王骨聳顔蒼心與貌古靜默而方晩實闢道寡營執我公始望七杜門滅迹軒車來過輙辭以疾唯平生親笑言促膝何圖新知亦許入室觴詠餘閒圍棊彌日性不食酒僅能濡口座客滿前分曹列偶予承其顔滑以灃滲山肴谿蔌辛酸畢取叫一飲一石匪升與斗公笑而云有子無負川遊巖觀吾意所安於焉卜築永以盤桓言釆于麓言釣于干春花秋月歲暮雪寒短歌長謡興至必彈生人多欲紛紜馳逐獨以素飭早脫桎梏少舉於鄉公車奏牘三獻莫知遽懐其璞乃託計然用展心曲既積高貲好施奚顯賢尉繼之有聲場屋屢上春官珠掩魚目公憫其勤慰諭諄復子之榮親豈必章服維爾好修緊我多福況於後來森其蘭玉達哉斯言老氏止足如公之賢弗試而𣳘養痾林樊以樂天

年是當百歲胡不少延賓夢斯覺周也蘧然自弱而耄一彈指間以神爲馬駕而上仙遊彼帝庭俯視八埏某託末契見其四世公子吾兄公我父事我朝我夕我館我餼不以沉淪遂見鄙棄今茲南遊公計忽至臨觴潸然起而攬涕典刑是傷匪私其意將日之良期月而葳踐而陳辭薦以酒漿髣髴見公來舉我觴尚饗

學古緒言卷之十三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四目錄

祭文凡十四首

祭朱通政文 聞計
又 代王
祭朱西宗文
祭沈中丞太素文
祭王稽勲同伯文
祭博士何原錫文
祭張儀部無隅文
又
祭宣適吾先生文
合祭殷職方無美文
告張二丈文
祭沈見吾先生文
祭徐攝山先生文
祭龔方伯汝修文

學古緒言卷之十四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四

祭文凡十四首

祭朱通政文 聞計

嗚呼守道通方實難其全孰有備美體方用圓感恩知巳各繫其逢孰是契合情深道隆於維明靈宅衷蹈峻清而能容廣而能愼其取於人寧鈍無銛其責於人以鉅掩纖嗚呼豈無淸節於物多傷廉也勿劌其道大光豈無厚施或私其恩形骸之內古道斯敦巳之凋敝如人病羸公曰食之藥石何爲賦從其穣令獨其頌如氷之潔如春之溫禮厥耆碩拔厥俊髦不罰而治化發與饕去後之思至今如新庻幾節鎮復來拊循日月以須未慰饑渴一朝奪之天乎降割嗚呼哀哉公始按士拔我衆中以言信行日就磨礱猶憶行春仙舟共載德音泠泠是培是溉公旣佪翔予日偃蹇書疏每勤勗以歲晚皆公北上期會吳門促膝笑談自晨及昏信宿而別賦詩言懷務道之合匪俗之乖洎乎再起茲秋

爲期時暑方虐後到而疑旣謁門庭旋枉軒車
公來惠招辭謝以書請俟畢試饮餞高論以酒
彌縫解其勞困老親傳言促以遄歸公方病脾
臨發依依留書閣人具告之故曾未經旬俄而
承訃嗚呼哀哉公之屢擢每官于南我至都下
謁見者三白門橋東石頭城外數聆話言繼以
歎慨何圖斯遊僅一覿面痛結於腸有淚如霰
嗚呼哀哉公之名德鬱爲世望賢者所歸雖愚
無謫才用未展命不其延所不可問蒼蒼者天

旣畀之厚胡奪之速匪天不仁抑民無祿將世
之汙卒以莫伸寧喪國寶毋混於珉自古潔清
幾人富壽彼鄙而頑福澤多有曾是力田欲勝
逢年以德爲券豈曰誠賢養之不終有伯與季
志之不爾象賢維嗣我哀斯人爲公大慟國撓
棟梁士失麟鳳嗚呼哀哉不訾之恩匪利與名
在奬其進以古爲程相知之深匪才與藝在信
其衷雖窮不墜恩不能報知不能爾我則內懟
公不我尤立不易方用不違時古道逝矣能不
悲思嗚呼哀哉尚饗

又代王

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或異圓方而同酌斟匪迹
之諧其中則忱維公清峻岸氛莫侵挺然特立
如松出林潦倒維子與俗浮沉有喙三尺自比
於瘖中間相去寧尺與尋泉流高山何有踦涔
鳳輝五采何有翠禽云胡契合奄古信今公念
我甚我媿公深自今已矣此意誰諶嗚呼哀哉
淸而能容是謂道大嗟彼鄙夫譬猶牙儈觖肥

幾何身名俱敗其或好修又不勝隘唯名之尸
唯物之蠹公嚴自律待人不然仕非爲貧吾義
毋督奈何衆人望以聖賢世儒齷齪行以名擅
及試於用拘攣不前至於友朋意氣莫宣公雖
逡逡遇事慨焉公赴留都道經於吳扁舟東下
一過吾廬于時屏跡田間掃除公以籃筍就我
踟躕促膝之談衷曲是輸旣別而歎此眞丈夫
公方嚮用不棄慵踈曾是蓬藋足音來娛自今
以往孰慰窮途嗚呼哀哉公始爲邑於閩之漳

理成獲譴厥譽彌彰公來識面鄰邑相望維吾先子謂公循良已擢儀曹改考功郎視學江右卿寺俄翔病免家居用韜其光以納言起將鎮一方而年止服政官止五品未展欲爲賚志以殞士失依歸國喪膚敏凡厥庶民罔不悲憤況於深交涙何可忍嗚呼哀哉我之哭公國士之知友道日喪化爲魃魍無與爲質痛結肝脾擷蔬薦酒踞而陳詞髣髴見公如田間時至公操履洎其設施後有作者徵於口碑未敢以誄有

涕漣洏嗚呼哀哉尚饗

祭朱西宗文

昝歲之冬郡邑朝正道出於吳舟車縱橫我歎於座思通政公客曰傷哉善人之窮比聞公嗣復已短命疑信半之知其善病今果然矣天可問耶蕭艾敷榮蘭蕙其芽白公云歿凡再晤君食貧而痒有感無欣性又狷甚不取一介我爲之顰如何可嗟火之鑠金醫窮莫救人之好修人胡不谷叶又嗚呼哀哉維君履方稟於儒行其

中泊然又依禪定將蛻汙濁上生天畎抑冉爲人遂師浮屠我在門墻爲世所擯守其顓愚匪俗之殉倏而哀白報德何時唯是骯髒無懟見知公昝之官實攜兀孫我時方舟時接話言舞象之年頭角已露翹首天衢非久横騖彼蒼茫茫人定則勝如聲與響有召必應慰太夫人洎君之發日可俟矣其又奚悲所可痛者公廉不劌位不滿德中道傾逝意君接武又憊於貧儕仰不支妨其躬身將人所享不係其行或世之

哀天亦醜正吾不敢信徵於來茲眉睫之近何足致疑生蒭絮酒酹而寫哀靈如鑒予髣髴其來嗚呼哀哉尚饗

祭沈中丞太素文

嗚呼顯晦之分以俗觀之其途天壤唯有道者處顯而恭在晦而廣公之辱交棄彼脂韋儕我骯髒昝在水部歸於其鄉東下海隅邑有茂宰臭味實同語次及余出其試卷宵歎於座晨禮其廬伯氏之嫡屬以石攻與共三餘毋一晤言

何以當公有迂且疎匪朝伊夕有唱必和俄奉
簡書自省而臬督學關中別我西征我笑而言
今之在事有權無銜君以銜往復恐才難或不
中程還書詫我彼有傑然鷄羣之鶴匪鑑則明
土固易知玉也犖犖予既嬰讞以此媿公書問
不數猶蒙記憶碑本是貽慰其寂莫先君之葬
公移齊藩書來賻俱我不敢承感其誠念賦贈
干旟入當獨坐出即擁戎爰贊中樞已果授鉞
作鎮大梁旟纛徐徐未幾移疾累疏得代歸臥

東山我欲扁舟布袍往覲信宿而還何圖計聞
驚愕問故有涕潸潸楞伽之麓湖水所滙形勢
回環往營壽藏陸遊平莽木宿澄灣神遊其閒
一去不返邈不再攀嗚呼哀哉人之知公早以
文戰名動帝京晚而登用將由內臺陟爲孤卿
所莫能知氣剛局方屹然不傾有度有識有惠
有威爲時重輕未究於用未躋於壽騎箕而升
嗚呼哀哉公答方壯求友山澤而得顧翁昨歲
乞身聞而私喜儻可比蹤而今已矣平生之好

於是焉窮靈輀旣駕丹旐翩翩往即爾宮我有
生芻以侑哀誄一寫予衷嗚呼尚饗

祭王稽勳同伯文

嗚呼昨歲仲冬書來招余曰病漸深肉去存膚
日啜幾何枵腹如壺及今相見有懷欲輸仲醇
南來余自東徂同日而晤言笑晏如爲信宿留
與同朝晡臨分悵然冀春而蘇庶幾勿藥息慮
自扶已得還報筆墨模糊有增無損勢難枝梧
母氏未塟痛不及圖外憂門戶內憐妻孥以此

瞑目其將能乎感念百端攢刺病軀疾高下治
求腴得枯倉皇再來卒以號呼嗚呼哀哉予始
識君歲爲丙子相與周旋後又一紀君之將翔
省覲留邸余時鎩翮放于山水迨官雖鳩歸以
哀毀方憖攻玉每爲倒屣燕閒所聞洞見底裏
扁舟石湖欲以兄事余謂不然向嘗竊鄙所貴
友朋豈滅昆弟苟爲斯名倫止四矣君益慨然
曰子吾砥乃延授經非山有梓模範謂何實愧
斯恥余衷杜門君出旋弭時一過從迹遠心邇

頃歲金閶夜燈同觴君見吾儕其色有喜宵分之譚佐以卅卮君談甚豪或臧或否旣別咨嗟誰歟可擬氣雄神王必多受祉而官止五品年僅踰耆耳於戲哀哉如君伉爽迹於疏脫及乎精詳靡有轇轕或疑其深城府過設有信其衷肝膽俱裂鬱勃者氣而文特夯豁堅凝者志而用殊活淡早擅科名晚見抹撥常思得當爲世肅括奮不顧身要與俗別汶汶以完寧察察以缺所爲痛者貴志而歿嗚呼哀哉君之令子亟

思表見改紘更張泉以規瑱君謂丈夫何塗不衘父子之間當有獨見世猶忌之莫借以便疑嶷諸孫行看豹變其嫡而長王母所脊君別其名以著繼絲孝慈之風施及來彥爰兆復始譬猶集霰旣以慰君且勸爲善曰余哭君即以此侑君其聆之歆此薄薦嗚呼尚饗

祭博士何原錫文

嗚呼昨歲春暮君過吾廬痛念先公曾不少須語我瘖投邂逅其徒要以西邁自潞歸蒲所不能從東垤菰蘆度幾靑衫還爲親娛旣而謁選得官新都歲晏來歸氷雪長途馬鞍之陽引領歸路何圖入門涕淚滔滔令徒骨立胂巳先徂執手慰君誠非可乎劬勞之報盍塋而虞君旣別去予躡步趨輕舟俄發悵望踟躕欣聞令子若發頭角凡百俊髦莫或枝梧慨我遲暮方此將鶵春雨之淫逮於夏初且曠跣問況乃舟車令弟卧來驚起嗟吁繼以泣下几然喪吾嗚呼哀哉予始啞君於彼甫餘行則接袂揭也同鑪

高秋涼風欲忘客居後在暨陽又數相於君攜愛子曰勤茁畬笑言之歡不棄散樗別來耿耿舜懷潤疎自君之北予歸龔除追念舊好今也則無嗚呼哀哉君之行誼稱於里閭君之詞學遠爲範模百未一展賚志黃壚天不可問尤在賢愚彼倜而駛終老膏腴此賢而瘁不及霜顱俟其旣定夫豈終誣維坦與箎將起詩書我陳哀些託好生芻髣髴見君儵然清臞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儀部無偶文

昔歲戊子就試金陵遊處之暱無同寢與予適病瘧欲歸未能君頗矜奮喜於得朋迨乎鍛羽意憤不勝顧我恬然悔且自憎予曰有命非人所覬君今雖壯我又加四況各終鮮又艱循嗣試觀生人萬不一貴顧影而算百幾一二姑置所難而思其易予曰不然天匪瞢瞢苟無大戾寧剪吾宗唯是遇合如帆待風無風而前艛楫之功其後三歲君舉于鄉再試南宮天路翱翔

未幾銜命祗役大邦楚之多材考厥文章還而見語所獲過當今之憂念乃在蒸嘗予笑而應毋勞遑遑予恃艛楫驅則高張天道可信必有餘慶我迂且頑世宜共棄至今單孑天若同忌子之熱中當無不遂別又四年君既抱子書來欣然易憂以喜造物於君亦云厚矣改官而向益計所便有未釋然卒難自遣一心爲掐百變爲箭如蝟之攢而不克見爲膂幾何縕火實多首尾惴惴以焚其和嗚呼哀哉旅櫬南歸稚子獨留羣公之處風土不侔欲令成長歸解母憂母泣而望賈涕難收人或謂母有美誰併室邇心邇何虞且修時其饋問通其綢繆唯力之視匪人之尤孤孩相倚如木石投年似爲與終焉見休以此慰君含笑泉壤我辱君知憐其就僻宇下之庇譬景罔兩哭陳斯詞追叙曠曩奠藻與蘋庶其來享嗚呼哀哉

又

昔承君訃驚顧相悼潸焉涕零甫乎喪還拊棺

長號痛不勝情所用爲慰唯是孺子可望長成何辜於天本既槁矣復折其萌其悼君者曰既踵武再振家聲厚畀之才顧奪其年天胡可憑晚錫之嗣殆斬其祚抑又瞢瞢或解之曰世道缺陷鮮受其龐如君世胄能以文起不保一嬰予角去齒從古以然有乎有偏仁必壽乎且有後乎兼享令名宇宙大矣古今邈矣萬不一并天人之際譬有物焉欲知重輕往來取衷人者權也天司其衡有進於此曰是宿業如景隨形

唯聞道者解彼釋粘俱忘愛憎過眼空花何貴何賤孰殤孰彭如飲而醉沃以清泠既醒無詑吉日辰良吉歸窀穸適歲新正唯予二人夙昔之好情均弟兄悲極而思曾此幻化而足牵縈嗟君生存憂瘁半之以畀一生死而復然瑰魄私恨永結幽冥敬陳薄奠縱言大通以祖其行靈乎聽只形閉九原神遊入紘嗚呼哀哉尚饗

祭宣適吾先生文

嗚呼憶始髫齔已識公顏偉然長身屹立如山

及稍有知得公之心如淵斯渟衆所酌斟就之而溫樂易君子飲人以和莫測涯涘至激於義譬渴與饑仁者之勇凜不可移公富詞學傍輩推讓屢獻而刖有舟無檝行道爲惻公乃恬然曰世我棄吾駕可旋偕我同人賁於丘園且留其餘遺子若孫公饒酒德飲可數斗晚以病止幾不入口凡所自割大率類此所以嚼然不汙泥滓居常語我更事以來政俗之變頹波莫回闕文借馬酌泉鞭蒲誰復嗣者覆訶我迂子其識之長此安極匃語移時相對太息公既厭世世益好夸欲聞斯言尚可得耶昔我先子臭味實同歲亦奮若先公而終我有女弟歸公叔子翁媼共憐二十年矣爰有二甥漸露頭角何以慰公勗使勤學嗚呼人之老成鄉之典刑一朝奪之能不涕零清酒一壺往告于虔髣髴見公來凭几筵嗚呼尚饗

合祭殷嶬方無美文

嗚呼維昔識公皆以稱齒先人之交逮于頑鄙

未有聞知公顧之喜此汗血駒一日千里雖則內懸矜奮伊始於時公名在遠猶邇明月暗投按劒相眎乃會其徒我鍔爾砥爰及後生令奏其技曰予厚集汝誠摩壘再鼓而麾蹲甲注矢何以佐之有酒孔旨公命爲文或臥或起口吐厥詞然後伸紙誦之琅琅聽之靡靡感而爲瀾瀾而爲綺亦既老成雜以譎詭何有愚蒙乃爲創屣知公用心始獨如是車在馬前斯之謂矣公雖食貧而性豪侈好爲酒會必豐以美謔浪

歌呼歸於有斐自公未出泊遭萋菲三十年間如一日耳咸謂康彊尚多受祉臥病浹旬遽捐牀第嗚呼哀哉堅老逢衣曾不媿恥恃公之知或不在此兆登滌剷困於韉弭黃金臺邊壯心欲爲公於吳英口授經史凡在師門受恩無比自以少壯佩服知巳推挽後先增釋惡毀今其漸衰未獲出否以是媿公有淚如泚嗚呼哀哉公才過人自謂踈弛大德之閑不踰尺咫官至大夫家猶寒士口多微辭或疑爲詆善善之長

十倍所嘗恥爲鄉愿同於惡紫至其坦懷洞見底裏亦曰虛中錄及歎啓有急而告屛病同倚有耄而賢貧病加禮人之云亡孰蹈斯軌鄉邦之嗟其何能已如或吹毛索公疵痏我不敢知後有君子奠而告哀匪以爲誄嗚呼哀哉尚饗

告張二丈文

維歲戊申冬十二月張二丈茂仁先生歿期年矣先是通家子某等於訃之夕往哭焉癸之日往視竁焉及淸明又展禮其墓而獨未克爲文以告之猶憶先生閒居每得吾輩詩輙粘壁間坐臥諷之其後相見蹋先生之論莫不快然意滿蓋先生之於文終身好之老而不倦如此方其未病也聞予作壽榮堂記一日晨來叩門索觀讀竟三歎以爲翛然得古作者之意巳呼孟陽來共談笑竟日乃別不意其遽病以歿也雖先生平日之所以告語者不止於文字今墓有宿草矣安可無一言以寫予哀乎其詞曰嗚呼我少未冠獲交令子側聞話言誨以讀史歷代

之編如貨在市以待求者紛綸錯肩過鑑紀年本於左氏如絲在機事經人緯縱橫貫穿究厥終始謂可用世世莫能以帥臣悍驕從古以然宋懲五季徐收其權遂至于今四阤戈鋋謂秦毒痡有朔而傳匪郡匪縣孰使安全蘭陵大儒曰法後王知時達變不主故常近代儒者畫餅爲帳不顧饑众好爲荒唐先生之論期於實效豈若拘拘方枘圓鑿至其談經實探窔奧孔孟昭然揭不自劬而以虛慨妄相爲鶩日月中天

何有螢爝所謂文章以道爲程古之作者才與
識并西漢典重其音鏗鍧在唐維韓源本六經
柳克幾之如月長庚廬陵鳴宋實開大聲爰有
眉山傑然高掌王旣峻潔曾亦渟泓其所自得
各極晶瑩彼不能知以時代評自宋之南庸淺
偎輕漸矯爲豪駈雅而傖以剽爲博以蔓爲菁
吁可怪也實肓後生誰歟好古允有師承今其
往矣孰告孰聆予賤且衰有志未能衆世階痴
如何可勝先生之壯好言老聃摧剛爲柔寧鈍

毋銛晚悟空寂復歸瞿曇南能之宗庋其可恭
巳而見語尼父吾師靡所不有佛老何爲論語
一書童而習之豈唯莫由且莫能窺淡而不厭
老之希夷克巳而仁佛之毘尼吁嗟先生允蹈
斯言毋當尊晳杳然黙存有臧無否吾道自尊
及乎謌講不務衆譁貌之芼芼若混渭涇所莫
能眩其識之明中之兢兢若重愛憎所不可奪
其執之恒學志其大文抉其精而知之深者獨
二三友朋予之告哀實悼老成後有命世斯言
其微嗚呼哀哉

祭沈見吾先生文

嗚呼先人之執存者數公自少迨老唯公實同
二年以長前歿七年州隔幾何行復周旋我念
疇昔兼悼老成匍匐往臨有涕沾纓昔我先君
師事廣信獲交仲季有舉無愜旣困章縫幸各
有子復令頡頏勗以經史公子競爽豈如我頑
戉驕戉癲偎同伏跧諸孫駪駪其氣如虹曾是
璞玉而以石攻昔之侍公我髮垂肩翰墨餘暇

毋厲賓筵今之侍公我髮其華杖几多　相顧
興嗟昨歲長至屏居一室時勤書疏求公微疾
聞其減差眠食如常謂當百齡永享安康公孫
生男於玆仲春丞賀克闓迎笑諄諄何圖奄忽
厭世仙遊訃聞鄉邑傷徂客舟四十餘年記猶
昨日風俗之隮漸漓其貿唯公子孫允蹈孝友
尚有典刑以詔于後貴公泉壤可券來玆哀我
父友酹而陳詞平生之分非言可殫庶其來聆
鑒予辛酸嗚呼尚饗

祭徐攝山先生文

嗚呼公少以詞學有名諸生中之無競色又奚矜人皆稱之喜慍不形晚升於學終困一經選爲縣令廉惠著稱資格爲拘去之蠻荆滯淹頗久歸耕其朋性非食酒不歡深更晝需肉味佐飯則恒餻餅及糜宵坐焉憑伎筵絲竹有召必赓暑雨之晨花月之船翁爲祭酒笑而不觥夜不扶杖翛然一燈行泥淖中丁丁屐聲彼有蹣跚羨翁體輕翁曰否否吾藥爲餳白朮 老飢

术與苓緺懷攝山藥草蒙生欲往求乎 長未能別未旬日有言吾兄脾氣不宜頗傍將迎往問而信土不勝形容則瘁矣言清且明竟以造然奪我範型嗚呼哀哉我嗟世道樸散淳瀉其驚於機平地嶕嶢其矜於飾售邸以堯或有誠之爾迹於恌以臆爲權以舌爲刀有靣而詐或背而嗷此又叵測匪吾黨交翁今仙去遊於汶冢下視塵俗蝶胥蟪蜩蹤昔所安亦同氷銷維鳳維梟維蘭維蕭自視等耳其分則遲古云論定終焉不淆我懷其人望風長號倬彼崑瑣詎曰堂坳翁去何之聆此大招嗚呼哀哉

祭龔方伯汝脩文

嗚呼公之卧痾距其卷懷垂二十年時方踰強形神俱王早賦歸田性喜賓客分曹博奕飲以觥船少長咸集醉而歌呼迭奏管絃或時閒居卷袟紛披手不停編始乎孔氏泛覽百家亦玄亦穪去之田野於彼城南爲山聯綿木樹周遭輕舟容與山堂巽然豈唯夏秋追凉可 雪淨

花妍四時遊觀於邑爲最至則忘旋也 風痺不良於行籃轝俞俞自須爽塏脾氣不宜有坐無眠屢往問訊形憊神朗了無戚顏未幾承訃感念疇昔攬涕漣漣嗚呼哀哉昔我先子獲交虞部若兄弟焉變起倉卒有友數人不媿重泉公視猶父先子之歿三哭几筵當其生存彼此過從執禮甚虔予少五齡童而肩隨今亦華顛彼速其成稍知佔畢自以無前日擊贋風其業詩書其人市塵後此一紀當復如何將遂天淵

如公幼孤能發自奮無墜其先此衆所悉吾於槐舊獨窺公賢其所脫畧小小自強蓋氣之偏獻歲二日賦詩爲壽公老而傳維此一觴易祝以與嗚呼蒼天哀哉尚饗

學古緒言卷之十四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五目錄

祭文凡十五首

合祭李參議茂實文

祭王伯栩文

祭徐孺旭文

祭王亭伯二兄文

祭侯官陳封公文

祭王使君達宇先生文

祭王編修辰玉文

又

又

祭參政張公文

祭張烈愍文

祭侯給諫輿觀文

合祭須贈公文

祭沈廷和員外文

祭瞿翁文

學古緒言卷之十五目錄終

祭文凡十五首

合祭李參議茂實文

嗚呼自昔悲憤究論天人莫如梆子雖激而眞禍福賢愚分塗以出其適相符十不得一是信然矣古今豈殊執表論影非迂卽誣如君之賢而以客死所得於天年又止此芨涉之辛簿書之勤自夏及秋勞形與神人或謂君過於峻潔直木井井先伐而竭爲此言者殆於或彼不

能知何損秋毫吾儕知君不勝盡傷夫　以贍責報茲茲死生大矣胡見之小寘心以觀孰壽孰天嗚呼哀哉君之讜言著於諫垣積與時迕旋出參藩令君而壽竟所施設誰與等倫爲世魁傑君之令聞浹於鄕閭瘠土窮民爰賴以蘇九里之潤已各滿望逆計後來其又奚量而天奪之速志業未就徒令有識痛心疾首嗚呼哀哉君實善交能愛而親各隨其分侃侃誾誾色溫以恭與物多可涇渭之明實輕鬼瑣識明以斂視人無前貶損之意毎下仁賢如吾六人始以文狎莫逆者心情好日洽昔歲丁亥爲會而盟期共切磋不苟爲名藝文之暇酒酣氣振薄雲干霄靡有緇磷君騁驥足高步康莊數年以來或顯或藏自君使還休於里第握手之歡疇昔無異猶憶江干流連飲餞別君一年而以哭奠嗚呼哀哉君之嗣子孝友天植一步一趨先民遺則自承凶問久絕水漿迫乎啜粥廬屛柱黃篤行若斯克昌君後吾儕念君欲竭　陋行

方智圓則幾乎全九原可作必謂曰兮　君六齡眉目娟好哲兄是依成立可保天之報施所不敢論君雖蚤世不沒者存蘋藻之薦以洩其哀臨觴一慟肝腸爲摧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伯栩文

嗚呼君之文章勁悍峭拔魁然劃然見者驚怛胡以回翔健翮屢鎩匪術於辭而矜于法君之幹局不激不阿斂以應猝靜以鎭譁匿藏鏌邪剸割如何晚就冷官日月耗磨君于交接飲人

以醇其中之夷而色之温孰久而疎孰遠而親宜福之遐僊蹁五旬天可問邪人可憑耶恢奇見擯嵬瑣乃升驥服鹽車駑馬是乘栽不必培覆何必傾嗚呼哀哉始君謁選人為憫焉木第而試俗所棄捐吾儕聞之獨謂不然雖未獲展猶執陶甄唯敎學半老更精研況彼谿山可眺可沿維歲之春蕙蘭斯馨屠岡復嶺吐花寘寘彼茁者茶紫茸熒熒何以瀹之山泉泠泠庶幾見分植我戶庭瀉我瓢勺我醉旋醒兮　已矣

腸斷涕零嗚呼哀哉毋憾過君枯墓左　香幽酒冽竹暗花明雜以嘯詠肝膽俱傾平則如歸歡極平生如何茲來哭對銘旌嗚呼哀哉君之連蹇生人之瘁于君何有修短不貳日之未瞑我知其意母氏在殯不克襄事疇歸其喪從母于墳維太保公泊編修君終焉孤寡尚賴殷勤慰君九原代戚以欣我陳斯詞以侑蘋芹髣髴見君凭几而聞嗚呼尚饗

祭徐孺旭文

嗚呼君生之辰歲在癸丑先公宦達既三年後自童及强伊吾寢牖筆札丹靑兼出人右長身偲偲性頗食酒時陳珍羞求此良友歌呼獻酬咸謂甚口凡四十年福履則厚僮客之豪爰召羣䓸彼垠蚩蚩役猾來誘一呼而羅千百其耦射影吠聲夫何不有君於斯時不震不忸出還其鋒四服泥首入承公嘗其厥灑滲旋遭大故茹哀蒙垢衆方犲狠巳為不齕或盍之亟恣所踐蹂自春徂秋對簿糺紛哀與憤并介關難叩

心焉鬱結執刺孰炙厥肯伊何門則亡壯鬼瞰其室主人出走病不踰日樞聲有响焭然遺孤與季相守晝哭逮夜傷哉老母謂天膏之卅年所受亦既優游疇爲之佑謂天俾豐乃奪其壽晩遘閔凶曾是焉取造物杳冥奚憑而剖君雖有文令將覆瓿貴介遇君君瞋目否海壖瘠鹵巨室雖久松栢之生不於部婁理或然耶君則何負凡我締交亦孔之舊忽焉承訃失足與手勢極而反後當復茂或溉而培矢以無苟有酒

盜樽佐以餌粿髣髴來歆酌此大斗嗚呼哀哉
尚饗

祭王亭伯二兄文

嗚呼昔歲戊子擔笈仁里子來惠顧託好伊始時奉常公抱痾牀笫晨昏之奉與仲臥起外應賓朋公聞色喜迨於大故擗不勝毀子賈不售都門宿留冬孟來旋緇塵滿袖匪人我嗤亦自知匪子獨見憐書來帶甪期以明春切磋相究不謂頑鄙乃同味臭既獲周旋弟畜猶兄白杏

徂秋伊吾窻間舐筆伸紙兢吐其妍嘗其會心或丹或鉛佐之酒肴賓吉且鮮我醉歌呼顧子塊然謂我嗜古發其藏弆商敦周彝鐏罍觶觚晉唐以來圖書之譜心開目明得所未睹子遊金閶邀與偕徉我止於栖子臥其傍歡然笑語此樂難量何圖未幾二豎膏肓我始憐子善病少康暑月露坐揮汗如漿獨屏於廡燈下相望素秋方肅會客中堂子席當戶闔扉以藏子之文弱難恃醫藥猶憶病時驚其瘦削慨儗謂予

兒母兒誰豈不自珍疾不可却白子訃聞心焉如焚芳蘭既摧其芽復芬子之遺腹今已締婚後十餘年績學綴文大業之遂以慰子魂子今永歸先司馬原靈如有知聽我斯言朋友之誼誓以永敦嗚呼哀哉尚饗

祭侯官陳封公文

嗚呼公昔至吳觀俗海濱其垠搰搰其士遑遑誰歟涖之漸變嚚嚚公有令子實牧斯人公來之年吳人病潦九雨一晴彌望浩浩湖水西溢

禾也爲藻海波逆湧飄忽若掃龍畝不分塍則有表民之顛泉攜幼扶老或言厥壤邑多岡阜薄少可收尚給升斗公白上官爲民疾首高田無濡歲不宿粮當其裏陵步例何有一視之仁緊我父母歡聲載塗黃童白叟公聞色喜可幸無負以此養志豈伊瀡滫既而遄歸慨然三歎吾雖不售當得閒散首蓿堆盤亦足衎衎及侯課最擢爲御史公笑拂衣吾可已矣彈劾之聲播於人耳方按江右飛語驟起姻連之故指爲

瘖痡既歸里門侍奉多祉非歲初夏公病扶几
項項德音脫屣塵滓嗚呼哀哉某老書生以拙
見憐先慈之喪枉奠几筵感深欲報有愳而專
某也斷斷毋苟諮詢眉壽之祝賁及於親禮重
鄉飲首延爲賓相與惜公綆長短汲其唯既醉
五福鱗襲何圖承訃當歲甫集遽茲永夏紱詞
南極白雲英英山幽水清風馬雲車翱翔蓬瀛
下視紛吺讋羶與腥公其唾之來舉一觴嗚呼
尙饗

祭王使君達宇先生文

維公淹雅之度包蒙鄙而能容凝定之衷當造
次而不擾其所施於從政之大者遠莫能詳而
小試於育才之日者久而彌著躁而接其色詞
如坐春風如飲醇醪不覺夫體融而心醉徐而
窺其蘊藉如中流楫如隤岸防柢見其氣定而
神閒凡皆吾黨之得於親承所不能僂指數而
可以一二見其槩者也當公之未去下邑也會
多士之郡試或召侮而衆囂此於法爲犯上曰

某某其煽搖謂曖昧之難明告當事以寀調與
其濫而枉誣無寧幸而獲徼向微仁人之一言
豈無誤註於科條及公之登第春官也有鋑膚
之通神嘗誣役以巾士獄久淹而未決曾莫分
於臧否値督學之來涖潛賄屬乎胥吏坐緣事
以遁降復數年而得理儻師師其如公何鼠輩
得而爲市夫此二者前有恃則幸無濫後失庇
則旋見傷兩生蓋得於傍觀嘗私論其所以而
今日之所爲痛悼於哲人也自公入官奭鴇出

守閩粵中閒雖書問濶疎然而賢嗣之褎然於
京兆元孫之斐然於黌校皆竊以驗積善之多
慶宜福未有艾也何圖一疾而解官涉期而承
訃用未盡其才德未食其報豈天人之際容未
盡符而修短之數或果前定耶所媿壤地相隔
僅百里而遲而匍匐往救顧獨後於知交生蒭
告誠俄已迫於窀穸蓋兩生之困頓衰遲寶抱
大慼於中而廢幾宴漠之我鑒者恃有平日之
知也猶記癸卯之冬合餞之夜公醉偲俄不辭

杯斝欲別誠難酒盡須貰猶非日耳忽此徂謝陳詞侑觴有淚如瀉嗚呼哀哉

祭王緝修辰玉文

嗚呼士鶩於華靡有根荄剪刻綃絲綴之枯楷我思古人求友於今洵美君子實慰我心含咀仁義周孔爲師根之沃矣播厥芳蘂其遇之晚棍於多口疑者漸信璞玉斯剖其登於朝有文俶奇不躓而丞罔玻瑕疵其歸就養穆焉孝誠將老其才以爲國楨其疾之痼而卒以天天可

問耶行道有摽君之無年民之無祿何予之豊而奪之速父哭愛子子失慈父抑又何言私門之釁仲尼大聖不諧其伉非我所爲其又奚懵孟軻之賢臧氏與讒彼嘵嘵者豈足爲嫌又其甚者爭名若儈射影吹毛詫棘爲檜世道交喪末流日壯孰恥不爲欲以身郭嗚呼自予獲交於今廿年惟是朴直君則我憐千里之思促膝之談旬月之別信宿之淹相見而笑臨分而懊中閒興懷筆豈能道予竊於世實鶩且慵君欲振之若于其躬毋辭京尹輒爲慨然惜也斯人縫掖華顛況皺子嗣及衰猶獨盍廣其途屢勸書牘予謝不可君譙且疑已聞生男喜而色飛嗚呼朋友道喪貌而不衷獨君於我戚欣與同君之抱痾有加無瘳凡我家人咸爲之憂日夕以冀如秋旱苗數日闕問顧我忉忉訃至之夕我泗洗瀾攪涕還坐相對辛酸雖吾痛君婦女莫知道義之戚豈忘吾私臨歿之音似託以子有如不盡生者媿焉徃奠一觴侑惟蔬果詞以

告哀庶其來歆嗚呼哀哉尚饗

又

嗚呼君之雄文博學蒐六藝而總百家始冠秋賦於京兆或混玉石而羣譁洎乎皐相告老元成廼家擢南宮而臚額對大廷以揚葩於是向之懷疑久乃帖服化猜忌而爲咨嗟君之篤行坦中友一鄉而論千古不知者以爲矯矯華胄矜才謗而峻城府知之者以爲温温恭人剛柔剛而泯茹吐若其居常心口相勞嘿然深念蘊

然圖報一則曰父母老矣門地之高其何可恃盖兢兢乎爰始於客位之醮再則曰恩寵極矣如天之施其何可忘益勉勉焉自勗以移忠之孝此雖朝夕伊邇莫能識夫中之所存而庶幾於莫逆者於君之亡每不勝夫國寶之悼然則世之惜君徒以才與時迮名由晚成年弗克永道未獲亨與哲人之不試而同慨而孰知深衷之怦怦即號爲能知之者覙夫羣猜聚訕之徒要未足爲徑庭也某等始終之誼秪以文行相

關周旋術藝之藪高論皇王以還有骫骳而契合執脂韋以躋攀君旣捐我各已衰顔淚未乾於宿草魄未莫於西山青烏之書誕設而不可信君未即埊懼夫言之或中而以瞢瞢者貽後之患然乎否耶松檜蒼蒼流水灣灣其必從先公先夫人以徜徉於其間耶臨陳詞而薦酒神髣髴兮左右嗚呼尚饗

又

嗚呼自君之歿於今十有八年矣而骨肉始歸於土非緩也當文肅公遷殯而西凡知君者咸謂孝思之依依何異生存之處華屋如必別爲之兆域非所以慰之於冥冥也因遂從公之柩而西於爲聆山寺之曉鐘覺塵寰之宵夢或從公而生天或踵前之芳躅儻可臆決於冥冥乎而青烏之書不無異同則遲迴而未果固人子之至情耳曁乎歲月屢經疑懷漸豁益嘗始基於西山之崇峻已復穆卜於東渚之渟泓纍纍焉依先世之故域鬱鬱乎啓今日之新阡庶孝

誠之積虔禱而有符卽明靈之託骫骨而永安者矣予與君投分實深有懷欲吐昔嘗濡翰託之陳饋文益四言韻逾五十亦旣憑棲惻之音寫痛悼之懐矣別又賦五言律十首慨世道之變喪寄懐思於無窮焉迨乎遷座而西邁復有輓歌以導行凡七言二韻十首則皆導之以遺逝而極之於無生即欲別爲之詞其亦何加於此頃辱賢嗣請爲君傳文不求工意在微實與於執紼亦復何言猶憶辛丑北歸枉莫先子喜

予得雄盡出以視撫而見語當有難弟未幾而殤始悟君指此舉復聞君疾憑几聞之欣然此乃賢嗣豈有術耶不爽如是予今送君歸安窀穸輒吐所知以訓夙昔君家尚實朗朗英特孫以出之有容無窄使於四方所至前席曰是寧馨足徵世澤里閭稱之無間疏戚前史之航既披且繹門內雍雍庭前翼翼孫枝蘭玉佛其佔畢以是慰君匪聞而覿如君超超已遁僊籍凡予所陳爰告無斁嗚呼尚饗

祭叅政張公文

嗚呼人或謂公吐濁吸清形羸神王胡不百齡公嘗語我頗受其正較短與長乃俗之情予昔善病頗學養生既而大寤孰爲殤彭所貴聞道空無所縈心之已了又安問形相視而笑如日銷冰今之哭公有叩莫膺嗚呼哀哉士窮而老絕意榮名時復感慨水火妄爭豈少庸鰲爲國股肱如公清真不至公卿始爲州牧迨叅藩屏歷試中外慎獄與刑所見於世藹乎仁聲不激不隨以廉自程人飲其和莫識觚稜意所鄙薄徇苟蠅營不露色辭默焉內懲萬石之慎三閭之醒永以詒穀施及孫曾尤敦儉素代綺以緒食不兼味躬於珎烹自乞終養侍母猶嬰後園之遊觥從以觴盍踰一紀爰啓先塋頃方禪除欣接友朋讌樂以酒屢及深更獨居高樓遊目郊坰布衣徒步或擕野僧彼不能識問此孰傖俄而鼓盆悲不自勝火炎痰壅失其所馮曾未兩月溘然相仍死生旦暮非公所驚將從羽流

翱翔玉京抑生人天歸依佛乘公既厭世詎有不能雲繖翠軿恍其將迎公乎歸來一酹予觥嗚呼尚饗

祭張烈愍文

嗚呼昨歲凶問至吳吾黨相顧驚愕愴悼相與痛其所遭而壯其守死以謂斯人之端靜愿恪宜可圖於遠大而乃死於盜耶豈天遠不可問而人事每紛出於適然都不足憑而弔耶嘗試以季脩之才之行而論其平生所遭天固厚之

矣其又孰爲之捷耶君少工文辭爲儕輩所推讓迨踰壯而僅獲升於學徒見賞於國子先生而曾不得比於遺時之俊造況乃履方蹈軌穆乎其度肅乎其容有爲之推莫爲之娟而僅以牧凋瘵於遐方又束於選人之常調㳽官三年其民戴之爲慈父其士奉之爲人師而同官皆稱爲不矜不伐之君子又嘗兼領鄰邑所至皆頌其惠慈比歿官而相率肖像祀之於廟若斯人者其文其行其吏治亦既爲當世所稱矣始

而屢躓於棘闈猶曰未遇其人也及乎受官於荒裔猶曰彼拘於格也至爲上官所知將移治壯縣使展其用而廣其施以爲寵爲光而驟歿於戎燹之羣剽豈所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者非耶抑生之不辰或別有命焉者將天亦弗之掾而人固莫能拗耶不然無乃用之未盡其才需之莫遘其會非殺身成仁之是蹈終無以昭激烈而警憒眊耶今者羣公疏請主上憫惜贈官錫謚名滿中朝而遠播戎徼雖生前之掩抑

而無窮之炳燿何如也視夫享榮名於朝著身未歿而貽羣誚者何如哉曾得與相較焉不也某以世講辱交君每東候仲父或來外家旨酒清言毎共歡笑尤以同困諸生數譚藝文繼之感慨實相期於久要當君之西賦詩贈行君還書覼縷示我峨嵋遊記屬爲叙之緘報未幾而君以殉節歿矣慭吾生之無狀徒優游以及耄悲君之遭重君之操何異芝蘭見鋤而蕭艾是脊耶及靈輀之東還奠一觴以抒懷髣髴乎明

靈之來歆嗚呼哀哉

祭侯給諫吳觀文

嗚呼天之生才以嗣其先而昌其後譬之農劭是穮是蔉廼宣廼畝如君茬頴點筆成文氣陵儕耦陽羨之遊髮纔覆額已薄林守旋廩學官再試京兆其璞斯剖當大參公脫於縶維頗娛詩酒通家年少獲與賓筵以升侑斗毎蒙顧君捧觴而前醉以玉友自公僊去君試南宮屢困未偶晚得一第使於四方風塵疾首梯山航海

頻年道塗葢亦云久已擢諫垣感遇攄忠九關
是叩竟以罷歸遽嬰沉痼纔得下壽慈母在堂
養不克終豈勝遺疚嗚呼哀哉邑之在吳瀕海
而東頗為才藪始宋嘉定逮乎今日賢達多有
季廸常宗鳴於興朝詞人之右弘正以來風氣
彌開不踬而丞君三鳳竊亦既和鳴仲不終鳴
伯登南宮受官而旋獲侍灊濟叔之詞源厚積
而流昆侖之派以是慰君殁而不亡其又何負
予好為詞未獲受延第堪覆瓿晚而得雄以童

受知僅吹劒首羨君蘭蓀又茁其芽洵也積厚
予媿非莊今之哭惠坎其擊缶嗚呼尚饗

合祭須贈公文

嗚呼俗騖於利爭炫其儇未厭溪壑禍不踵旋
或厚為藏擬儉以慳施不及親為盜積焉孰如
公恬見利不前退亦無恐飽食安眠孰如公仁
能殖能捐予以行德令聞昭宣爰啓後人麗藻
翩翩積思藝文學日貫穿公殁未幾文戰登先
再進再捷摩壘高搴乃言於朝卜葬是虔凡受
公施請為墓田既得吉卜衆口歡然視其子孫
福澤綿延祟酒于觴實其豆籩以奠以祖甯甸
華顛距公之殁今已十年人情如此實維公賢
公之懿美礱石以鑱鬱鬱葱葱歸安新阡其後
之昌福善者天吾儕視公年或亞肩或友公子
同操槧鉛自頃承役各有所專傷時偷薄為公
涕漣陳詞酹酒告于几筵嗚呼公乎庶幾得全
尚饗

祭沈廷和員外文

嗚呼萬曆之季歲在作噩予哭伯兄迄今廿年
君官郎署受命于廷昨歲云暮陳饋見呼晤言
深更厭厭之飲酎酒如昨有酬無停春暮為期
歸自浙西偕我友朋彼此過從歡然道故爰濯
塵纓何圖南還困于風露至妨將迎謂當勿藥
醫師束手遂不能興嗚呼哀哉君素珎攝室無
內嬖以嬰鏁稱甫艾服官由文學遷擁國子生
聞譽之著擢祿冢宰廉辦有聲遂陟武庫旋歌
皇華傳車是乘諭浙東西念此夙夜遽還郊坰

抵家而病作聞延醫調當旋乎再往訊焉驟而增劇大命以傾嗚呼哀哉予昔垂髫甫學弄筆未受拼撇時廣信公傳車轔轔還自朝正撫予而喜顧語先子氣朗神清吾之二稱一長一少與同受經迄今追思毋慭淪落中心怦怦豎乎金玉硯席之好迭唱與賡皆託以予玉也不攻藍乎出青君之南還季留北雍有文雲蒸諸孫濟濟已露頭角佔畢囊螢直需時耳千里足下行且計程如君康彊尚堪煩劇宜觀厥成厚與

之福而嗇其年天固難憑抑亦分定與角去齒造物忌盈嗚呼哀哉予之憒廢志不帥氣慵與拙并晩而生男課之藝文黽勉筆耕督學之試幸而甄收得試留京蔬蔌之奠與于執爵世講之情嗚呼哀哉尚饗

祭瞿翁文

嗚呼憶甫成人從我先君讀書沈氏維廣信公以疾免歸迄於不起俗薄而嚚羣聚詯詯族姻坐累翁沈外家鄉人重之奠之敢指寧唯莫指片言一出衆口同是予雖稱愚見其屹然私心爲喜時翁正強其逮於今忽又三紀習俗之壞縱有老成亦靡足恃蓋俯仰閒日渫日漓孰知底止翁今厭世翱翔冢廓脫去塵滓子孫滿前撫曾及玄覆何憾只自我不見踰一年所室遠心邇公昔入城曾未席暖即來娓娓謂我父祖再世長厚君又踵美云何尼窮況復單子吾猶及竢予謝不敏實忝前人天道邈矣毋一相對凄然而別予顏爲泚雖老而強食噉兼人百齡

可擬不圖茲秋胛受肝刑驟減其旨人或負翁意不能平欲出其否曾是蚩蚩而能使悛病或由此項聞屬纊神識恬然談笑生炙殆聞道歟豈今之人能涉涯涘翁起孤童里有長年曰避此予是當素封以好行德稱於邑里斯言果酬富壽且康高有福祉跡其爲人質直以方不爲骫骳我獻其誠爾破其械以是沒齒昔長邑賦斂役於官前後見禮毋倏便宜詳厥可否以芘桑梓天之報翁在翁後人其無窾呰予有女甥

歸于曾孫夙夜㴩灑亦既抱子慰之目前庶幾
葛藟四世之交衰年之感寄此哀誄嗚呼尚饗

學古緒言卷之十五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六目錄

祭文凡十六首

祭瞿翁父子文
祭繆翁文
祭曹昭服文
再祭昭服文
祭何蝽吾先生文
祭楊伯蕃文
祭曹周翰文
合祭王逸季文
祭宣文文
祭程翁文
祭沈叔良文
祭徐孺穀文
祭馬伯清文
祭唐叔美文
祭鄭閑孟文
祭秦翁魯齋文

目終

祭文凡十六首

祭瞿翁父子文

丁未十一月甲寅瞿翁心晦洎黃孺人歸于窀穸其子幼眞祔焉通家某不獲與於執紼先數日爲文而告之侑以瓣香束帛以祖其行詞曰

嗚呼躋耋而壽踰壯而夭雖年之懸同歸宅兆子姓滿前有曾有玄父母之福子亦與焉儒者每言維福與禍視人否臧其應無左理則然矣

事或多愆當適相遭化塗成姸達人齊之等於一吷合不爲欣乖不爲欬如翁父子所遭異矣論其生平寧有疵呰我聞內典同分別業同則相於別則異涉乍似河漢久乃夢覺響固從聲景亦可貌人之生世各隨其緣所以一門自爲天淵爰陳斯辭以達幽冥歿而有知庶其我聽言念女甥追惟舊好窆不臨穴心焉若擣所以惄然曰自陽復屏居內觀方禁于足翁媼之藏史氏則銘幼眞不泯予言其徵吉日辰良往與俯覸庶幾後人其永無極嗚呼尚饗

祭繆翁文

嗚呼世之隱德多以晦湮其克有聞在後之人子之用譽榮顯非眞以文以行自其賤貧如翁之賢不列儒紳少受家秉代其二昆曰親是娛厥井乃辛兄以筆耕我服穡勤性尤靜默酒不濡脣面目清冷人望而畯旣用本富親以樂欣里閭之猾其口實囂搆其家讎公庭齗齗翁辭蹶蹵爲親者辯竟以末疾積十五春裹足一室

不知城闉瀹茗設醴洽其族姻叙說平生道故與新逮乎易簀德與年臻於乎世道交喪散樸澆淳如翁好修能不沉淪實由令子績學摛芬騏驥未騁桃李何言後進是推先達是援贄幣之來日盈其門人曰是翁有子長君不以祿養而以道尊視彼夸毗邈然屈伸我之愚鹵趾伏海濱嚮往之誠負笈扣關昔聞從父數稱其文旣從受經亟挹雅馴會其茹荼未獲傾困時日之良翁歸窀窆祖筵之設曰藻與蘋侑以蕪辭

髣髴蒿焄嗚呼哀哉尚饗

祭曹昭服文

嗚呼朋友道喪貌而不心猶幸古道及見於今我從君遊未能一紀十年之長事以兄禮我之鈍頑屢陟而蹟憫其不遭且勖且慰曰子親老貧無以養號慵以恬胡忍自放毋聞斯言面熱發赤抑首斬鉛庶幾學殖世方好竽我瑟是工以方內圓宜途之窮有知我者借以齒牙令彼不知錄瑜棄瑕君聞而喜繼以太息容華未衰

無聊塗澤首夏揚舲遊彼舊都書疏之勤無間修途謂我數摧宜舒其氣鳳凰臺隅佳麗之地飲酒賦詩以狎彼姝神融累釋文孰子如我之還札有媿其意我雖競時時或我棄既試而還急省吾親舟過城下以書自陳已聞病疽其勢顛劇醫藥是求未能對客我遲其行彼斥而惡須疾之平就展心曲令子書來報我彌留倉皇而往哭君牀頭嗚呼哀哉自我于役君過吾廬問餽之厚爰及妻孥仍念遊子窘于資斧實知子貧有臨無拒爾如沓飛於彼天衢雖老執殳爲子前驅續又得書有寵而夭姚變其雛且以娛老居常謂予平生所嗜三代以來圖書彝器秘不示人慮或予奪唯子能知當爲予設飲以旨酒有肴有蔌出其甗罍錯磁與玉嗜古而癖終皮不宜有俟其隙幾喪獲全嗚呼哀哉人琴俱亡何嗟及矣誰爲吾質嗳其泣矣人或謂君迹同夸毗我知君心寧激莫隨倏成古今幾乎腸絕眷言諸孤穆令念切嗚呼哀哉尚饗

再祭昭服文

嗚呼兄之旨酒飲我嘉肴饋我敘說生平而留連光景者歲中不知凡幾而今已矣念所嗜之如昨而音容邈若山河魂怔怔其何理吾邑之產土實多宜歲率云暮可以薦庖黃鷄豚黍歷冬而肥既割未燖白鹽塗之是宿三日堅凝其脂其味孔嘉接壤所希亦有市肆剸剔豚蹄漉潘以柔宿火以臑糅骨與觔食則用醢草實之屬有芋而香其又一種花落乃生夜寒天清浹

旬屢霜厥實始丗乃剝乃嘗膚雎玉雪比於稻梁每一餉兄四物是將兄乃召客陳厥脯漿或蔬或肴厠於大房客既醉飽兄以樂康猶憶語予新居既成歲晏來過別館是寧信宿之樂豈減弟兄日月幾何遽隔幽明兄歿杪秋遠茲陽生時物既具愴焉傷情已不獲對嚼於一室又不忍哭奠於兩楹是用緘詞寫悰與物俱往託僮客以告誠且以視君之穉子孀子之保母使謹視其食飲以慰兄於冥冥嗚呼哀哉尚饗

祭何嵣吾先生文

嗚呼唯翁鉛槧之業夙擅於一鄉模範之譽遠聞於四境日月其逝倬壯齒之不恒蚤夜以思竭良工而求撒玉韞匱而莫沽驥伏櫪兮焉騁豈枘與鑿之卒齟齬歟胡人與天之不合并也驟而接之頎然其貌莊者頍令人意斂而自肅徐而聽之悠然其味長者潛使人神怡而自領學雖紹乎程朱悟欲幾於庖郢何圖衰晚獲奉周旋數共笑言靡不雋永既別而歸往予且省雖眠食之甚乖俄衿裾之復整自後間隔縱瞻對其日疎時一過從挹音吝於食頃及夫定遷城西坐揖煙景或寄懷於篇章或晤言於既著謂當百齡相期一艇悵長君既垂翅於遠游而元孫亦斷汲於修綆翁遽上仙棄我而瞑當窮冬而訃聞噎憑心而悽哽嗟洪鐘之絕撞又焉用此寸莛唯在亡之同歸徒西望而延頸灑一觴而告君亦何異於五鼎苾苾者之不可知兮孰酩酊兮孰醒嗚呼哀哉尚饗

祭楊伯蘅文

嗚呼昨歲冬暮緘書往訊還言病狀羸困日進言念二甥年甫齠齔君疾以痰庶猶再圖顧余衰慵未遑數問客有來東悼其短命驚問何時三旬在殯予豈恝然平生之分唯是縶齒出不踰境自冬涉春殆於一瞚幽明驟乖有淚旋拭嗚呼哀哉予之獲交蓋已逾強逮今廿年世味都忘君病半之數過相羊始以目眚視不能詳既而若眩其神彷徨豈謂予衰蓬鬢飄霜君猶

鬒髮乃臨其喪嗚呼百年同盡孰短孰長孰榮孰瘁孰晦孰明(叶芒)君之從父人稱長者有季温温可謂端雅是皆可憑撫孤恤寡須其成立慰君地下當君生存或言多藏洎乎蓋棺若已經掠(叶亮)是不可知亦不足仰君嘗謂我言輒有當酹而以告其可無愴嗚呼尚饗

祭曹周翰文

嗚呼歲行在子君試京兆再接再礪抽思若攬二監娉之咄嗟儥賣文入於闈傳觀異藻惜乎

中輟衆所同惋歸而屏居謝其舊好歌呼叫號與疾俱老奄然而蜕殆猶振槁嗚呼哀哉君少有文大父驕憐負其才氣自以無前人或側目曾不爲悛意有獨愿所膽畢宜予嘗謂君貌匪俗姸然且並鶩求多於天犯此二患胡以童顛君笑而答病不易痊快心而促拂意而延較量所得容詎相懸豈能恬愉栖遲永年卒以燋悅與世長捐於乎哀哉雖予斯言未爲知子百齡俄頃其猶寄耳短何必非長何必是譬之病狂笑啼孰使欣或攢眉慼有見齒以道觀俗亦猶此矣凡俗所趨於道多呰呻吟以生含笑而殁逆旅之悲得歸爲喜於乎哀哉我初識君年已踰壯從先公遊俾和而倡三世之交容或佚宕才拙氣孱有挫靡愴吾道自窮吾懷自曠君不鄙遺數問無恙蓋已卅年念此悢悢一慟之悲如何可忘君之二子鵬翼方張胡不少需遽此淪喪君所知者門內克讓發爲文詞蹈乎哲匠若其邃延審於周防不吐不茹治亂以相在遠

稔聞慰予無量前之悵焉於是焉儥嗚呼哀哉尚饗

合祭王逸季文

嗚呼子之詟緘踔厲宜紹其家業而遽沉菀以逝耶子之甥偉端重宜優游永年而顧以短折貽母兄之痛耶子之緘書委幣幾傾東南之彦方將肅括砥礪以克有聞而徒令承訃之日涕淫淫之若霰耶嗚呼哀哉玉蘭堂前曾敷揑雪苜夏清陰廣除延月曲房藏春塵筵互綴湘簾

霏微桃笙對設間以瓊瑰圖書羅列賓朋之來談言如屑九華鐙明羞珍獻洌觥籌蜎飛酒深耳熱醉即頹然微酣激烈當今身名不隨俱滅爰有從遊清才稚齒近集里閭遠致百里抗顏爲師授以經史每課其文然膏繼晷涉筆點定或臧或否務追陰絕寧與時詭哳吻裂鼻每稱椰子藝文餘暇侑以芳吉蛾眉曼睩雜遝澤只聞於吳中一時之美何圖年未壯而齒髮早衰疾既病而魂招不來昔之綱軒危砌翳蠨蛸而

封綠苔耳目玩好以授兄之子而鎬不忍開嗚呼修短貴賤自古而莫知其然何獨於子而僂傖纏綿所可惜者厚之畀而奪之年其砣砣於丹鉛者特于祿之蹄筌凡所自負百不一展而并無撰述之可傳蓋方志於功名而未暇於立言所以吾黨之知之者不覺其潸漣而不能使不知者知也是子之所飲恨於重泉撫几筵而一慟髣髴乎音容之在前嗚呼哀哉尚饗

祭宣丈文

維靈神清氣爽貌溫行潔起於孤童克自振拔二兄翼之有撤有摧學成未售其志彌決朝斯夕斯匪饑伊渴卒困諸生抱璞以冗曰幸有子可嗣吾業脫屣去之又孰于闕春朝之花秋夕之月所與彷徉三數黃髮層氷非寒恃裘與褐出則負瓠歸或見踐赫曦非炎不袒而葛晨露未晞夕日半沒醉不及酡飽不由饕笑言當歌杖屨爲嬉是宜百齡何有耄耋孺人齊年先翁云歿翁後月餘一何倉猝嘗曰孺人未強先恭

今此羸然如酒吾蘖吾於養生殆得其訣古稱難老言豈虛設翁所知人天乎未達有不可知定於荒忽釋氏曰緣乃窮始未頗樂如何匪餒而札跞厭人肝匪殺而活比聞翁亡頗覩鬼物素行則那豈亦有罰識神去來見空則澈空非墮無如湯沃雪凡予所陳不以情怛靈乎聽之何生何滅嗚呼尚饗

祭程翁文

新安程翁蘭石既歿之八年其子先歸營窆兆

明年歲甲午月丁丑日庚申率其弟啓翁之殯
而還塟焉子之所善友人忘年而交者丘某張
某相與如兄弟者唐某婁某莫以酒肴爲文而
告之曰嗟程之先厥望安定廣平江東世爲著
姓旣遷篁墩後先輝暎堂構墳塋稍湮復晟支
分派衍所在而蕃其最後遷長翰始祖自晉以
來代四十五後又六傳爲君之父君少而孤煢
煢髫齔靡瞻靡依或撫或擠旣長而東依於其
姑沉毅以斂殫慮厥圖晚而漸饒遍報有德雖

則無恩懿親是邱君勤一生克紹其世垂範後
昆詳傳與志吾儕重君知之特深聞諸其子識
又刱爲宗譜網羅舊聞討族而給鋟板遽焚無
俾他族假託棼棼祖父所貽迄今如新手自綴
葺嗣世之迹别有札記忠壯公墳木號龍角前
志則云或冐族姓妄有指陳君從父老聽其剖
分時未有知不出一言後始攬諸燦然具存感
泣而書傳子若孫自以客遊不獲載主琢木如

重爰識數語言簡意長備極酸楚故山之植長
松百尺或施斧斤曾莫之惜將出私錢丐之勿
析竟不能奪每用心惻君疾旣病言及歸骨唯
祖之依所不可必盖君之心永懷故土匪土則
懷恐墜令緒君有賢嗣謹識不忘寧殯以待不
速其藏旣買墓田有儔倡狂訟而獲伸復來具
裝奉君之柩道出於杭閒或登陸車船具良必
誠必信無敢怠遑新阡相望負山邐迤鬱何纍
纍高曾祖妣於是焉埋可無憾矣酹以告之靈

平至喜尚饗

祭沈叔良文

嗚呼去年之冬數與君晤擕其二子方舟西泝
虎丘林麓風高日暮同遊其間裵徊相顧君疲
不前憑檻而踞我逐少年東西横騖還憩舟中
挑燈道故君曰病脾積久而瘉飲不及酣啜不
及飫其何以支侵尋爲懼已留崑山氷雪寒沍
相去二里南東其寓令子實來曰遲于步往即
與談餓又别去自後濶踈有懷莫吐曾未期月

而以哭赴嗚呼哀哉予始舞象就君家塾先君爲師實課誦讀君少一年翩翩相逐兄弟塤篪視我猶柷中年淪落俱脫其轡我遊四方君田是服開一過從我慚君顯倏焉以衰君病我獨方謂頹齡舊歡可續而君已矣百身奚贖嗚呼哀哉君之悍强十倍尋常尤饒酒德一飲百觴晚生六男分出姬姜女又加二螽斯未央何圖一朝環哭惟堂君之自叙其言孔臧雖有好友誰復能詳令子未冠已遊膠庠所念諸孫早達

義方婚姻之好能撫而匡庶幾不墜以永其慶予慵且鈍於世無當苟可以效其何敢忘痛結於腸淚盈於眶酹而以告髣髴在傍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孺穀文

吁嗟孺穀君之俊爽敏給宜有聞於當世而竟困尼以天耶君之坦易謙降宜終享於晚歲而乃令垂白老親淚爲枯而心若擣煢煢稚子未知舉家之驚號而孩笑於襁褓嗚呼哀哉不知者謂君才地既高意復邁往而克自力於文藻捽臂詩酒之場高視埃壒之表迴巳往之歲月計所得之非少其知者以爲少遭閔凶中年多故父殁兄繼當邑犬之孽吠傷邪躬之難保及夫衆喙已定物論漸平追思先秩宗之造福桑梓雖蚩蚩無知若或爲之家至而戶曉君方將與從子爾常尋緒業於縹囊驊逸足於長道而年甫及强髮白過半蓋貌若腴而中已槁昔在庚子秋賦玉戚剖而足仍刖頗不勝其嗟卑而

歎老去歲傷伯姊之嫠居念遺孤之在遠悽然歎曰吾猶有望其在茲秋實思杜門畢力探討而今已矣遂慷慨假斐扶護儀部君旅櫬觸冒暑濕歸巳潦倒復乃力疾南征迄於失意悄悄自秋徂冬形瘦削而目瞿神惚恍而有掉何圖上元燈火猶邀歡於杯斝曾未涉旬而遽巳匍匐寢門咸失聲於冊旐所幸二雛母慈足恃爾常之賢門戶有寄雖薄俗其何可知意無復昔時之狂狡君其瞑目否耶儻可信之於蒼昊臨

棺一慟陳詞寫哀靈乎有知其來歆予之清醥
嗚呼哀哉尚饗

祭馬伯清文

嗚呼人之相知十九貴同不同而合蓋信其衷余以淵疎落落無成衆所姍笑獨謂寡營君慎且勤曾無暇日又孰知之庶幾無逸往歲之春來哭先人寫哀於文備極酸辛迨乎秋中君病幾殆見託以子幸昜無恙大兒邁往未知所裁不早挫折處與俗乖少者始誦實稱且驕所憂

毋兒有愛無勞旣而漸差親朋相謂病根未除宜厚自愛君雖頷之意終不回積瘁成瘽忽焉以摧嗚呼哀哉君病在肝脾氣莫勝加以腎消水不上升嘗語吾徒雖圖久長日月其除亦思樂康舍後隙地行闢爲軒數集我友相與話言已乃鳩工爰築爰削壘石穿池一時並作形神俱疲積不能支小至之日手書見貽告我不樂猶明且清僅再踰夕大命以傾子爲謁醫醫言脉絕流涕視之遂不能訣嗚呼哀哉如予衰晚志業日頹不復勵鈍寧望將來中所自矢向受君託藥石之言敢忘如昨嗚呼哀哉桂蘭芬芬誰歟其馥木石粼粼誰歟其漱徃莫一巵君其來歆幽明雖隔不隔者心嗚呼尚饗

祭唐叔美文

嗚呼子之先公隱於方技行潔貌莊遠利若臟與先人交終始不貳先人溫溫篤於慈惠有求莫違要歸於義或峻或廣實兩無媿子少警敏來遊于門十年以長視我如弟是諮是詢匪朝

伊昏游居之樂世講彌敦弱冠而孤貧不自給乃耕于野左鋤右笈有憐其困相濡以濕賴其呴吹率以有立世故靡常盛者忽衰昔之赫曦變爲流澌子實憫焉庶其報之一飯不忘自古若斯力有弗愛何避於嫌寧吾不寒暑吾不炎雖莫能助吾意則懸以是知子薄俗可砭俗之日偷乘人於危因以爲利寧傷笑嗤孰有如子疇昔之思惟余衰慵誰數過從何日不見足音其跫疏食菜羹不辭我饔匏樵稱子喜見於容

今茲孟秋我疾在髀唯藥之珍以佐其匕維蔬之茸以充其筐洎乎良已握手相慰憐我少羸不足於味笑謂養心何憂於胃未幾君病得之飽餐于往語之胃寬即安可勿藥也且遠杯盤少焉思食曰髀之蘇從其所嗜必勿拘拘一飯魚羹漸增以殂豈子定命乃由於茲惜之悼之理莫可推則有是疑曷旣其悲子有羣從以相二兒日月之良歸骨先塋子之嫠孤相依以生凡此素交應不忍忘所未可必各有肺腸維子

之誼誰獨無良予貧且老豈能自保昔欲有效尚纏懷抱顧子知我或非草草唯是一觴與淚俱傾髣髴見子愴焉以聆吾詞有盡吾恨難平

嗚呼尚饗

祭鄭閒孟文

嗚呼維歲之初于往叩門君聞曳屐貌頳色溫君病水涸不勝火焚告以靜息百慮逡巡先屏宿好遂謝所親塊然獨居以寧其神君雖首肯曰我未能歸依釋氏庶幾我振爲寫大乘灑塵沃根疾高下治徒此聲呻奄然病革遂脫垢氛

嗚呼哀哉君匪食貧而拙治生麴櫱之好醉可無醒毎攜愛弟如篪與塤當其意適頹倒玉賔淸言爲侑譬猶入珍性旣嗜古尤矜時文巳擯於俗自此芳蓀彼幸而售要爲液樠前後作者豈其遽伋予笑而言此道如蘋妄澗羊耳蒭狗之倫又如啗蘗寤豈云云終不我信爲之益勤以俟予雲知其所存不多爲詩文贍以溫其於哀誄娓娓千言而今巳矣賷恨典墳平生友愛

撫弟有恩何圖嫡長歿無負薪顧謂穉子以嗣而昆朝夕大父則猶元孫嗚呼哀哉嗟予衰老困於暑煩踰月而平硯枯穎兒逌茲冬首潤回焦脣乃克伸紙寫此悲辛一告几筵霣涕霑巾

嗚呼哀哉

祭秦翁曾齋文

嗚呼君之未疾來叩予門揖之入座從容話言顧問粘壁是何遺文告以釋氏誌公其人嘗拈偈語警發沉昏歌十二時往復諄諄誦畢而歎

覺路可臻乞我一紙比於陶甄既諷且恩庶窺其藩幸得闖入豁然逢原自後别去曾未再旬聞其臥痾往問所嬰非有痛苦幸不鞶呻謂當勿藥漸起毯毯何圖承訃憮我酸辛君素簡静不遂世氛加以晚歲釋典是親當遂解縛徜徉埏垠予所悼者俗罕其倫擇地而蹈稱情而云中所不可吶吶逡逡人之好我若飲以醇或見所畏却步逡巡機事機心君實惡焉如此人者而不久存嗟嗟百齡譬於朝暾有不亡者修短曷論嗚呼哀哉我有稚子極荷殷勤朝書夕詩勗以有聞迨茲成童援筆繽紛君愛其藝未及於黃季之饋莫愴矣蒿焄嗚呼尚饗

學古緒言卷之十六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七目録

祭文九十六首

祭徐汝廉文

祭沈廷望文

祭沈翁守愚文

祭浦雲從表弟文

祭唐君朗文

祭張植之文

祭陸翁文

祭孫賓甫文

祭沈公路文

鄉賢祠祭歸司寇文

祭王太夫人文

又代

祭王母魏淑人文

祭王夫人文

祭徐太母金夫人文

合祭王太常夫人文

目終

、祭文九十六首

祭徐汝廉文

嗚呼汝廉君之自負不羈與同時之咨嗟歎羨者而止於斯耶當其年甫成童一出就試與儕輩相角逐於詞場即爲考文章者所知自後與郡諸生羣試又輙凌厲出其上而稱最於一時顧小騁而大躓者何居自屢挫于京兆而前日之羣譽强半轉而爲羣疑縱有爲之推挽未免長歎而深惟盖二十餘年閒境外之相從受業者先後脫羈紲而長嘶而君且摅頊不前顧影自傷其栖遲已足令交遊惘惘況於卒然而永別豈不悲哉或謂君少喜沉飲比其衰也已漸不似異時之過當今者一飯而臥臥而痰氣上壅忽忽若罔聞知以迄於不可療治非酒之流生禍而誰歟是殆徒爲追悼而未之深思者君母老子少自頊失意久不覩其沉飲或者傷吾道窮中有不自釋然遂不覺其神守之離耶一旦駭其驟折而曰飲酒之積疲得無厚誣而未之能窺耶是用陳詞酹酒以寫吾黨之悲以釋不知者之瑕疵髣髴君之愾焉竊歎而一酹陳饋之庖也嗚呼哀哉

祭沈廷埜文

嗚呼憶甫成人與君周旋藝文之場君少予三歲兩家尊人尚抑首硯席與少收於桑榆之末光老驥悲鳴不忘千里兒駒齧蹶驟風自喜及君仲季皆以稚齒一當伯樂目爲騄耳于服鹽車君困鞭箠及幾立年後先以起豹隱深霧雖漸成於文章斛號涸轍徒求活於升斗敝帚自珍荆璞未剖而侵尋以俱衰惱所遭之不偶嘗延子家塾遣其子姪北面受經歲維乙巳令追季冬君挐輕舟先過鹿城于思自弛强而後行既抵寓舍頗困將迎日入醉酒擁被書騰竊而問君一燈熒熒口誦手披宵分未停雖默自媿意躭沈寘于悟世諦之皆空聆禪宗以自滌君謂此生之不虛鼓將竭而彌激卻後二年同遊

僧寺忽喟然以歎意有未忘何能相從於枯寂於時達者張翁言人世紛紛豈足把翫未若以清暇自娛庶幾乎衰晩之適予亦從傍贊歎爲得而君慨然毅然不覺面熱而發赤何圖去春君方就試覲病遄歸奄至不諱媿恨哀號傷其宿贅噴血數升肌肉糜潰逮乎首秋余哭慈母閱數月閒墳起若塿長至往省摹帷疾首音聲琅然尚幸無咎時我兩家僶俛襄事月日之吉卜告無二嗟予煢煢殊不勝瘁夜夢有言君殆

難支其去莖日旬五日期他年之藏子作銘詩歲暮相見髣髴如斯果以誌託予愕且悲今茲仲春君以朔卒距喪之行纔及半月予匍匐於東倉歸聞訃而僂咽豈神者之先告若相就而訣別曾以君之才優氣鋭乃豈如予之孏廢而卒困不售賁志以歿意天實爲之無所容其人力嗚呼予之知君賢於他人遇事警敏曾不逡巡過而知悔尤難其倫頃聞易簀遺令諄諄雖情所鍾易憐爲瞋豈愎而頑能涉其津束生蒭以往奠陳交情之終始儻逝者之來聆謂斯言其知己嗚呼哀哉

祭沈翁守愚文

嗚呼世道交喪日以呰窳朝也而市士也而賈射利抵巇爲鼠爲虎謂儇實才唯拙是侮夫孰有名不聞於公卿跡不出乎環堵取少而不求其贏食貧而不憂其窶滿於人耳者多長者之稱而覊其後人者蹈儒生之矩如翁生平蓋自託於黃公綺叟殆不知有珪組而刻於區區之

財■乎吾二人者庶幾因翁之子幸一覩其眉宇豈意翁雖種德而曾未獲於升斗子方養志而遽茹荼以泣兩吾儕懿德之好尚阻於摳衣能不爲之低回而酸楚然而春秋耋耋多歷年所子孫滿前將高門戶翁之寬鄙敦薄中所自許者或有能撰次其概使人知閭巷布衣猶有恥同流俗而可與尚論於古爰陳斯言以薦清醑蓋感深於貴富之不足羨而未若賤貧之爲愈嗚呼尚饗

祭浦雲從表弟文

嗚呼昨歲長夏我攜群兒就試鄰邑久淹未期適君來訪慰我渴饑寓舍之隔自東徂西我未及往君又遄歸悵惘實深阻於赫曦當其晤語頗爲君疑聞曾渡海出入涉瀰危檣巨浪不廢酒卮君素豪健何遽淸羸爲別已久重聽幾時君曰久如甚矣吾衰一別半歲莫往莫來我納子婦君抱孫嬉慰懷等耳吾顏不支客來自州相謂曰噫城南有喪殆子所私再問而信有淚

交頤君精方脈寧失調治修短命耳詎人所爲憶君壯盛自負不羈文不吾售奮於戎麾射既命中策又恢奇遂冠其儕咸謂爲宜或有謂君文弱如斯坐籌可耳騎射何爲君聞翻然曰吾業醫而以武進無乃乖違輒又棄去自娛以詩游於酒人感慨淋漓有子工文儕輩所推方將慰君遠追崦嵫嗚呼哀哉君之先世當憲宗時有隱君子博涉工詞長吏亟稱和靖吾師嘉靖初年助教繼之仕雖不達鴻羽爲儀邑之有乘先後實賓維予大母洎君先慈姑姪之親兩姓埙篪跡遠心邇跂予懷思云胡一疾遂以長辭予自春首疽發於脾徐需其潰而不謁醫迨今踰月乃臨穗帷山河邈若泣涕漣而何以慰君君有佳兒嗚呼哀哉

祭唐君朗文

嗚呼子於閨門孝友克修子於閭里醇謹無偷少而爲學覃思力搜每一屬文腎腸畢鏤其所悟解摽指於辭卒以善病志弗克酬廿年家督

靡瘁不匄父老而逸弟弱而庥職思其故維子之由自春徂夏病臥若鄭婦子乍起躬乎鬱攸曾未及旬去昭即幽嗚呼哀哉子之尊人於昨麥秋偕其所善再爲北遊一歲爲期必不久留吾生江南朔易非憂宜高與凉蒸濕爲仇三子送之泊於吳州二三老友亦其夷猶謂君喜睡蝶夢悠悠桃笙夏爽氈毳冬裯豈獨無恙宿疾應瘳書來相慰行覓南舟春夏之間還車再遒已出都門七旬阻修朝夕以須神鬼是謀繇之

不臧心煩語憂子之無祿命也何尤所未瞑者父母白頭遺以二稚如泥中鱗所不能堪兼痛與愁聞之釋氏妄業分投子受其毒閻門康休以是爲侑咒貥其穌嗚呼尚饗

祭張植之文

嗚呼嗟人生之在世譬草木之衰榮或霜露兮來瘁乍曄曄而遽零或歲寒兮後凋曾不改於青青豈造物乎不均乃一栽而一傾彼百卉其何知同感召于有情盖所受之分定孰有定而能更蘭固不可以爲蕭兮豈朝菌而可以爲冥靈吁嗟植之生而秀穎如光風之汎蘭英然而沉痾驟纒中道以夭如疾風之掃枯莖徒使垂白老人哭其死而撫其嬰天其可問耶夫孰爲之致詰于冥冥雖然子之俯仰喆昆是憑子之志業寧馨是承椰生肘兮委蛻而遊其何足介介於死生吾黨託里閭之末契嗟已久阻于合并當悼念之方新旋祖道而奠楹痛斯人而斯疾雖聖賢猶委之于命又孰悍而能與之爭嗚

呼子其聞斯言也耶將含笑而舉子之觴尚饗

祭陸翁文

嗚呼昝歲庚戌翁方下壽予爲祝詞往侑朋酒頗言頹脩恣腹與尸笑譚之歡僅需升斗肴蔌無多匪乏灑淅通人所嗟生生之厚飣餖相誇爲日已久里閭之觀於實何有知翁父子或不予答翁素壯强未覺其衰剡又坦蕩不藏瑕疵伯仲之年奚翅過之何圖一疾驟傷於脾匕筯漸違積以枯羸予頃往問客邪可治退而私喜得汗當夷曾未再晨遽焉長辭嗚呼哀哉將無形充而神實槁抑亦外愉而中戚慓亦有牢騷戚戚以老終窶且貧而獲壽考如翁所享已不爲少歿而有知游於物表予竊於世行方才拙每以朴忠供彼讒舌知者之憐憎者之蘗豕塗鬼車恥於自列頑雲瘴霧終焉冰雪所傷弱息未拜王舅何圖倉皇羅此僝僽況我隤齡浸以耽瞀老馬爲駒不顧其後日月幾何人唯求舊念翁元孫學當日就毋令優游鞶帨之繡維瓊

維璧視好與肉爲蕕爲薰愼味與臭以此慰翁允也堂搆釃酒於壺瀹蔬於豆酹而告焉庶其不謬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賓甫文

嗚呼人之禀受或得其醇視表如裏洞然天眞及試以事氣或不振若其警斂邁乎等倫自許無前曾不逡巡鋭極而纖匪德之鄰誰其兼之才與質副坦乎其夷綽乎其裕有如斯人洵美無度宜命之長而享之飽胡以不辰罹此乖互

嗚呼哀哉子之嚴君宦遊汝陰往侍朝夕以慰其心有事帝京於河之滸亡其維楫脫乎淋滲一病幾殆久乃治任還見其父困於衆醫有贖我懵雖枉莫伸賫彼眈眈嫉此猜猜亦日流藥以歪埃塵心焉若焚積以苦辛奄捐旅舍遂掩荒墳嗚呼子之安和如日斯春子之諧合如樂就均況復堂堂偉貌長身其形與神皆不當夭而二親在堂悵深烏烏孤嫠相傷集于荼蓼天道茲茲豈復可曉吾儕獲交或壯或衰情好之敦三世於茲乍驚遠訃若夢而疑仲叔之還舘焉傷悲逮今歲晏始奠一卮魂而有知其無不之髣髴見君聽此哀詞嗚呼尚饗

祭沈公路文

嗚呼宇宙之大古今之變極乎無涯泯乎莫可端倪自生民以來無智與愚莫能必者其分莫能窮者其數夫孰相忘於耦奇若其譚笑於欻生之旦莫泯去來輕得喪不以累乎靈臺而直與之爲遷遁是謂生人之大竆而達者蓋或庶

幾於乎此子所以悼公路之不永而歎其中之豁然以夷昔者君嘗停居於鄰邑矣已而思邑之俗樸以愿也還卜築于城東偏意頗安之客至與從容笑語亦數及於商榷古今以爲樂往往遂及於杯匜其暇也啓緘發書矻矻於百家之編而手不停披偶一暴下失血已甚而疾作頗難調治然淸言與汎覽不爲少減日以羸瘠而迄於不能支顧其談笑於欻生之際猶故也未幾遂委頓長逝若蟬蛻然曾不眩瞀於去來

之岐君於未歿前數日筆授嗣子遺命處分諦當以情分而遞及允矣咸宜乃猶爲不相悉者所嫐吾知君之翔翔寥廓視猶蟣蠓之過耳而何足爲嗟咨君遺命踰四旬又九而窆既卜吉將乞銘以賁幽宮而以行狀見屬所媿予之不嫺於詞靈輀將駕寄悲悼於一觴有涕洟之漣洏嗚呼哀哉

鄉賢祠祭歸司寇文

嗚呼古之所稱祀於鄉者特鄉之人追思其揄

身接物有名聲於當時而可以垂訓於後來則祀之非必聞之朝廷秩祀於學宮者重且遠也故當事者輒任之不過曰歿而可祭於社云耳以嘉定僻在海隅而今者一時之並祀前有大宗伯徐公後有少司寇歸公豈徒以名位之崇重爲鄉閭之所羣趨哉蓋德在於人之心前而倡之其勢難其澤厚後又得人焉而維之俾勿壞若慈父之護其赤子且使傍郡邑皆信以爲然而莫或忌且撓之而朝廷之遠之重以爲是

固然也如徒曰司寇公之潔廉恭愼爲鄉閭所重而已則當今聖明在御政教聿新改革之際不有若二公者長在帝左右將安賴哉此尤一時崇祀之深衷也嗚呼尚饗

祭王太夫人文

嗚呼在昔有言國命勝人壽命勝祿於太夫人天實命之膺是多福人之生世榮不均領寒必踰燠此既難論差數之懸不皆戩穀閨門愉愉俯仰無虞何如育鞠厥後之昌以德爲光何如

蹉伏自少而衰耄耋是躋何如短促朝廷清明海內烝烝何如畜擾維此數端命懸於天家以爲祝得一猶幸況於彼著全畀所欲於太夫人攷其始終復何不足尤於暮年一出一歸爲天所篤歲在單閼逐子東回臥不安褥有詔累起久虛首揆以待來復懇辭再三使車旁午言脂其轂黃髮皤皤曰母之將而力是勠宜國威靈旋定根本功垂帛竹乃乞病身奉母而還急流有洑歸未寧只朝野諰諰兒朓於腹公則有母

赤子何依翹首瞻矚公既報國母則反眞上昇仙籙升聞於朝皇華三賁天寵加渥凡世年餘祿養爲榮不翬以顯綸綍煌煌被於難老緊母所獨匪天私人國則有命寄在鈞軸一時之功百年之遭天意攸屬某等樗櫟散材匪桃與李門墻之辱或以衰拙或以稚愚皆蒙齒錄壽母之故及其梓桑尤深佩服維月之陽日時之良窀穸既卜乃助執紼乃陳祖筵酹而以告曰太夫人百福來臻實命之淑嗚呼尚饗

又代

嗚呼梱內之懿多閱莫宜爰論族姓德門慶延木則含珠亦以媚川自非聖善疇啓大賢福履綏之宜享其全既貴既壽佑之者天凡世所述莫能舍旃我頌壽母功冐率土保衛之出餞在當宁盍母是將而來相予濯濯皇靈靡有不撫蠢茲島夷乃敢或侮是用出師以遏徂莒彼懼來歸母顯于武道傍紛紛孰任可訏暨乎師旋人安其宇外既寧只時事孰巨唯是啓賢未離保姆帝眷維萃猶與再乳有題而直每逢其怒誰回主心翻然無阻濟濟講筵凝承弼輔既覲天日言歸其室母閒加飡以是報國公曰無涯將殫吾力日昔纏綿竟以移疾乃御而還帝用憫恤都門衆置去不可尼祝母萬年行當再入迨還梓桑老稚塡溢板輿綵衣里閭動色匪母康寧公不成行維公回斡彰天子明岐嶷青宮入出內廷雖則鯨鯢鰭鬣不驚繄母之壽以迄有成歸未幾時奄與世辭帝聞咨嗟三使追隨

匪以爲榮用報厥施某也奉使便道還慰拜瞻几筵公號毀頓卜日之良重泉永閟執紼有期匍匐往祭我笞陳詞門墻餘芘今之祖行更告而酹嗟太夫人功在一世孰使壽康時乃天意嗚呼尚饗

祭王母魏淑人文

嗚呼笞恭簡公被仁服義世號儒宗著名卿寺於時瑯琊父顯子繼門地之崇姻好是締於唯淑人及笄而字曰公從孫夙稱婉懸長公雄才

少而踔厲蚤歌鹿鳴纔冠出仕閨門肅雍煌煌冠帔上順尊章庀其家事患難是同辛苦攸萃明珠去懐小星垂惠爰求窈窕實勞寤寐藹玉森然鬱爲國器鳲鳩恩均有喜無忮先皇之初隆恩下賁司寇奉常分鑣並駛末疾纏綿遂分牀第封號頻加藥物爲餌孰侍公行實生伯季孰無母憐彌勤省視當公云亡伯已擢第斐然之文競快人意頃年紛披謗同兒戲不謂風聞乃挂吏議外内洶洶莫知所自不怖不疑撫其

兄弟唯淑人賢以克免戾丈夫實難矧於中饋調當久延覩厥昌熾衰與疾并倏焉厭世啓手足時與平日異肌肉更生神識無滯是曰考終其又奚嘳嗚呼哀哉某也愚蒙拜公蚤歲晚交賢嗣共傾肺腑洎乎冢孫攻玉謬寄許聞悉唁執手苦塊子之哀號幾絶於地雖則率誠匪慈曷致酹酒陳詞髣髴來莅嗚呼哀哉尚饗

祭王夫人文

維聖立極聿宣内職好逑是克亦有元臣佐其經綸令德作嬪於太原公能孝能忠一代所宗夫人配之處高用卑福履永綏幼而夙惠德兼其藝逮老弗替族黨熙熙僮客夔夔内外具宜公寛以栗有相於室所其無逸始爲宫僚翟茀以朝雖貴曷驕公忤於權謝事歸田亦無書焉維舅維姑奉其朝晡以効爲娛洎乎大拜覲耄而德其尤匪懈公之一出宇内寧謐終焉愛日公之既還版輿東山樂每在顔孰分其勞孰遂其高夫人則劭方將逸老舒厥懐抱以莫慓慓

爲歡幾何疾疢是罹若車下坡夫人之生女而國楨以就公名夫人之逝留其和劑以視後嗇仕而顯融閫内是同秪繫其逢孰如夫人其德甚與不媿絲綸某通家猾齒近託仁里夙聞懿美長君高朗不遺鹵莽唯道之廣我之大母覘夫人壽不啻出口於討之閒攬涕而云殆去爲神夫人之德與其福澤固天所畜既收其全還歸於天名以永傳人孰不欬欬可瞋矣聽此哀誄嗚呼尚饗

祭徐太母金夫人文

嗚呼維暮之春雜遝稱觴壽母有懌冠帔煌煌頌禱之詞爛乎篇章予時在疚阻于登堂顧慙穢蕪亦黯縑緗巳闕眠食少乖其常屢進屢退與還康彊何圖二豎遂跧膏肓逮茲初旬婺掩其芒嗚呼哀哉予昔未冠獲侍宗伯亟賞其文許以犒翮篋發其蒙巳頻相闊洎公歸田數叅末席風花之朝雪月之夕有倡俾和無歡不極酒肴旨豐時親釜鬲公嘗私語稱其明識張夫

人苗儒可匹敵公既仙遊長君繼夭撫茲元孫譬猶集蓼次君承顏又奪之早穉孫二孤蘭摧蓮槁二女之歸門地崢嶸或殲其良子姓不成成子姓矣則實其生夫人之壽徐宗實寧若其中心毋懷怦怦所自慰者含飴弄曾元孫既壯日有令名事賢友仁嗣厥家聲從公地下目其可瞑嗚呼哀哉予繇且怠實負公知骯髒之性亦匪諧時猶幸不遇長與世遺如其遇合豈能餖醽公嘗謂我人多而歎始終可保非子而誰實謹識之矢以無違我哭夫人能不涕洟憶曾覲居闕門與言始陳世誼次及家門視我猶子吾兒猶孫令人感歎維德之溫音聲琅琅猶在耳根而今已矣母儀則存嗚呼哀哉稔聞居常虔奉釋尊今之遺令餕以桑門况我戒殺敢用鷄豚薦其清酤侑唯芳蓀有抱愚欸沒存永敦嗚呼尚饗

合祭王太常夫人文

嗚呼壽母於茲年躋大耋萬壽之觴未及于闕

維仲北還暗投明月方侯歲寒前悅之設爰飾厥詞比於一吷何圖仙遊遽辭塵紲嗚呼哀哉家世貴盛由侍御始其後益昌孫猶趾美儲祥德門篤生芳芷洎乎于歸作配杞梓一門之中輝暎朱紫白日晝昏禍不移晷豈意閨房能靜而理未幾叩閽盡滌疢痗奉常肅衰一病不起其後三年又哭伯氏悲哉煢嫠撫厥諸子玉樹倏摧痛心竭髓二十年間叔姪齊軌旣歌鹿鳴猶未執雉母雖喪明而色常喜視則瞎然心可

無累謂當百齡永享多祉微痾纏綿以没其齒嗚呼哀哉當其盛年有愉有悲慶今弔伏以愼爲夷迄歲之晏榮頳閒之榮也能惺頳也能支此其大者婦順母儀至於細行亦靡有虧一飲一食必躬必諮幼事歸化潔其樽匜以燕嘉賓不知爲疲旣相夫子母兄具宜惟孝惟恭不問其私晚以寡母督課佳兒我膽我怠汝友汝師今其稚孫髮纔覆眉早以文筆見稱於時可以瞑矣其又奚吝閫門痛悼恩斯勤斯嗚呼哀哉

某等或因投分託於玫玉永夏涼風窮冬膏燭沃以露芽醉以芳醪談蕜之暇飫聞肅穆或忝世講以子弟畜獲接鶺鴒實慙野鶩少壯之交俄已衰禿緬懷昔遊近若昏旭今茲承訃有涕濡服釃酒盈卮侑以蘋蘩跽而陳詞寫我哀曲嗚呼尚饗

學古緒言卷之十七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八目錄

祭文九十七首

祭張太淑人文

祭殷宜人李氏文

祭王先生配某孺人文

祭侯太夫人文

祭張淑人文

祭陳母文

祭宜母沈孺人文

祭何配凌孺人文

祭龔大母文

祭宜大母文

祭歸太孺人文

祭曹配王孺人文

又代

祭唐嫂文

祭凌孺人文

祭沈母周孺人文

祭吳氏妹文

學古緒言卷之十八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八

祭文 凡十七首

祭張太淑人文

嗚呼子之於親如影隨形所以養志立身揚名有如坎窞莫展平生顚痒相依愴難爲情資適逢世養以鼎烹峙屺緬懷或妨合并孰是宦達爲親遺榮孰是壽康慰子寤興豈也未衰耆也如嬰五福云備百行彌烝剖其而分列孫與曾以勞爲訓旣明且清長君之仕廉敬有聲晉參藩牧母留不行還以督漕過家奉寧臬使之擢旣下於廷再疏終養肝肺畢傾天高聽卑有叩必應帝若曰兪嘉爾孝誠爾後起家子憲其澄孝以事君舍此孰登殆又十年以珍從軒然後厭世若蛻而瞑某等獲以鄉曲飫聞德馨憶自壯歲迄今頹齡人言門內如古受欒僮客無譁統綺不矜有避奚擾有讓奚爭室唯晝績鋼絕宵羹以此爲訓繼繼承承壽母之施施於雲仍酹而以告髣髴來聆嗚呼尚饗

祭殷宜人李氏文

邑之違者久詘晚伸曰職方君君之好客以文醉酒自其食貧既首且多無使罍恥寔維宜人昔在陋巷下惟一室中堂延賓其又數楹棲栖接連棞內之垣客至爲具咄嗟而辦聲不外聞花月晶熒風雨淒清飲必夜分粟儲於餅酒湛於罇佐以炙燔膾珥是脫井臼是操不鞏以呻夫子之貴年已服政始霑朝恩夷陵政清助成其廉靡求家溫職方要地外內蕲然贓不及關

歸自京師皮置冠帔依然綦巾有女而夭窮寃之來用啓後昆食指稍增貧猶寒士不辭辛勤少而拮据逮老不渝貴賤爲論令妻壽母在昔何戚在今何欣北泝黃河南浮長江還老閭門逾六望七白頭偕老寵賁絲綸溙圖鼓盆可無憾矣言返其真某等交於職方或後或先情好維均疛煩中饋讙浪歌呼幾歷冬春昔之童稚今皆壯强况於等倫宜人之歿感念昔遊愴焉傷魂職方道廣有容無拒論議日新吾儕頑鄙才不能逮秖以道親巨源之婦竊覘墉穿復何所云今其已矣歿而有知一聆斯言

祭王先生配某孺人文

凡生人之福澤視所履而可考然或收名於人間或縱心於物表故雖食貧而不爲癯無年而不爲夭若夫閨門之良實唯窮寃人制義矣唯從一之足寶我無儀矣等厥聲於若嗚白非集多福以優游必且目彼蓍其幽眇覘昔賢擬之於分途謂夫合焉者之固少唯其責報於日前

如調饑之求飽所以一不合而紛呶是惡知夫天道壺徐俟於將來信耶耶其可保伊孺人之婉嫕始綦巾而衣縞紛拮据於育鞠嘗辛苦於集蓼使夫子之畢力於斯文不以謀生而縈繞巳令子之岐嶷露頭角於幼小勤枲麻於夜分聽誦習之了了候明婷之摧殘况夜臺之無曉曠窀穸於久遠庶獲申夫烏烏既一命之自天痛呼天而有摽脫冠佩於南曹歸而視其宅兆得日時之具良適司至兮伯趙蝎附棺之信誠

曾莫解於隔穴之慄慄惟小子之辱在門墻邈師承之難紹懷裀內之上行惣所遭其顛倒乃今知榮瘁之何常貴寘心於本標陳生蓼於祖筵望飄颻之丹旐愧陳詞兮穢蕪不足以答夫人之美好

祭侯太夫人文

天之生人其施各異赫然榮觀或不永世亦或長年貧病交累其閒幾何數者畢遂於惟夫人母以子貴旣壽而康靡所不備匪天有私乃德

之致維我孝宗德澤如春在漢爲文在宋則仁民之庇賴歲將百旬夫人之生及茲昌辰柔德婉嫕嬪於德門篤生觀察慈訓實勤雖則曉達大播厥聲數歷內外激濁揚清朱輪繡軛所至將迎昔歲參藩封章是膺繼鎮荆襄歲月再更斑衣之樂象服之榮況復諸孫玉樹階庭吁嗟夫人目可瞑矣某也通家稚愚無似辱觀察公猶子之視益念亡者以及其子某託末契亦不余鄙先君之喪緘辭以誄殆數百言言言雪涕

維太夫人實大母行神明不衰眠食如壯有來自南忽傳彤喪疇生熙朝疇啓賢嗣疇壽期頤疇萃百順祟酒於觴侑之以詞靈兮歸來庶或聽之

祭張淑人文

吁嗟乎淑人之婉嫕佐學殖於鷄鳴垂三十而之官溯大江以揚舲歷湘郢之二州賁章服以瓊瑩皮巾箱而弗御仍布衣之紋荆巳進秩於西曹欣爲德兮祥刑信獄貨兮非寶樂夫子之

明清由寺郡而再遷屢濯乎彭蠡之孤撐瞻慈顏之在遠悵歲月之崢嶸遂乞身而娛侍慰戲綵於頹齡荷朝命之俞俞遲長憲於陳情奉晨昏兮歲晚更迭進兮珍烹從後園之板輿雙垂白兮却行又數年而違養乍禫除而驟零雖所享之非饒在物理兮已贏撫諸孫兮十餘人又芽茁乎寧馨亮歿存兮定命茲貞順之所憑去夫子而彳亍陟穴㓗之珠庭倘君蒿其猶接何遽隔乎幽瞑蒸蕙肴兮奠桂酒魂髣髴其來聆

嗚呼尚饗

祭陳母文

嗚呼子之榮親實唯祿養雖或素封一命爲上
娟於儒生執丼自放藿食藜羹能不慺愴人之
有子授以詩書謂當奮飛騄玹亭衢赫然榮觀
考翼攸圖曾是房闥覞同土苴我友陳仲少而
攻文含英茹華振厥芳芬將展徙翮干霄薄雲
夢適帝所神語諄諄爾求多福其洽隱淪覺而
占之以白二親設貴而促孰與長貧兒之汲汲

桂伐膏焚父曰兪哉盍行爾意母曰亟哉爾勿
再計脫其逢衣衣彼芰製菽水之懽今十餘歲
旣不求仕其學彌邃朋來自遠奔走書幣大公
樂之入崇闈内母亦驩然謂賢冠帔撫子而言
丘園爾責我榮孔多所飽仁義使爾若君朝榮
夕悴豈如歲寒松栢凌厲維仲之賢母以不匱
維母之慈仲獲自遂方圖百年若曾養志痲疾
纏綿忽焉厭世嗚呼哀哉母始來歸嗣執巾罍
夫子壯年再茁蘭芝少而病脾罕御肉糜不勝
胃寒時觸一厄春首寒疑沴氣乘羸一臥累旬
醫藥莫治六甲之周不及者朞哀哀二子鷄骨
崩摧白髮衰翁飲泣齊眉嗚呼哀哉某等遊於
令子或弟或兄臭味則同愧其才名聞母之疾
心焉怦怦遠於承訃不覺沾纓匍匐陳詞薦以
殽蒸所知母心能遺世榮靈乎聽之一舉我觴
嗚呼哀哉尚饗

祭宣母沈孺人文

嗚呼不肖哭母旣禫且除訃來自東妹哭其姑

先妣之壼有賀在閈自春及秋百日而徂孺人
今夏享年與俱其後四月奄棄諸孤兩家奉母
以壽爲娛洎乎遘閔亦略相如所不同者吾母
未瘉眠食差安利於走趨孺人久病臥起須扶
若不肖者獨身枝梧況艱於嗣晚乃抱鶵孺人
之子凡四丈夫諸孫森然蘭茁瓊敷幸而壽康
顚後多虞不幸沉痼形顇神愉彼此較量何能
無殊至於宜家族姻咸孚爲婦爲母克有令譽
女也士行殆儷其美吾衰且驚寃変亟圖慰我

考妣奠此幽墟寧有多賢匪亟而徐時日之良
其不躊躕迎告夫子後人所諷苴音凡此在殯各
有寧居爰陳斯言以侑清酤菲不廢禮庶其鑒
于尚饗

祭何配淩孺人文

惟靈毓慶德門作配儒者以授易名如中山觟
備順與慈有莊無冶娛侍尊章茂膺純嘏姑婦
白頭肯燈同𣸸行則珍從依依膝下殁踰祥矣
悲猶昨也曾未及禫索焉以寡嗚呼哀哉人謂

夫子淹雅通方懷瑾莫售有識所傷文子文孫
麗藻煌煌譬猶能稼而穡未償日月以須未幾
竟亡嗚呼養何必祿腥聞非薌榮不在勢惡稔
爲殃豈如逡逡閭里所臧燕及門內樂壽且康
頃者西歸漸迅帆張馳書得報乃以遺喪云見
夫子喪冠縗裳嗚呼哀哉孺人之終無疾而逝
既殯既櫛骨肉環侍合掌西方寞若坐寐悲戀
則忘殆於脫屣吾儕之交厚知三世長公之廣
令子之粹趾美惟孫其器犀利久已醉心匪伊

交臂具聞音欬庶幾錫類既爲鴻妻其又奚嘐
崇酒于觴告而以酹髣髴雲軿從空來蒞嗚呼
尚饗

祭龔大母文

於戲昔歲辛亥月宿於斗爰遣弱女爲元孫婦
言登其堂入而拜母溫然色飼慰勞孔厚何圖
昏姻維耦維舊側聆德音拱立以久還語室人
宜康而壽女之歸寧夜侍座右太母之儕奚翅
出口憶始垂髫獲在師門歲時問訊常値朝曒

母起撫我捉衿與言愛子相攜覩猶弟昆五十
年來感愴殁存昔之茗華化爲陳根吾顏日凋
有鬢若晃剜於身外又何足論世貴砥礪乃棄
璵璠長君學殖篤於本源其訓後生以身爲藩
未遇知者栖遲林樊維菽與水盡歡晨昏何以
佐之亦有炙燔子曰家貧養母則那母曰子才
吾榮已多方期百年樂此天和漸見諸孫自奮
觀摩吾甥英英文筆懸河高桅大艑浪颼盤渦
母不能待倏隨逝波嗚呼哀哉豈無鼎食鼓鐘

於前祿之豐矣等於聚蹇豈無冠帔雜珮珠蠙躬之華矣每以心痛縞衣疏食歸依金仙含笑往生彼有大年某辱門墻繼以姻連相知之深莫如我先維孝友慈一門備焉如是足矣莫問於天嗚呼尚饗

祭宜大母文

嗚呼生年之永幾於大耋詩稱難老相其良人齊德與齒尤世所少令子克家堂構聿新先宗是紹嶷嶷二孫俱露頭角將振其蒸吁可嘆矣

是為厥世遊於物表母始垂壯一病傷脾恃粥焉飽四十餘年有儉而勤無擗而標豈非天乎壽考且寧長我乳抱唯予季妹為從子婦視鬒及皓每聞誦言誰無室家希此翁媼潘楊之睦元孫委禽復託姻婭今茲孟陬以弱息嬪羞厥栗棗方圓晨昏問燠與寒辨齏與虀歡顏幾何犨呻繼之易簀以縞嗚呼哀哉女之稱恩內則未閑念此慄慄鷄鳴交儆賓勸話言比於荼蓼長恐隨俗浸潭華靡子豈能保禮始閨門謹於燕私弓撒箭嫱苟不能然以妄為常水濡火燎母所驰懷吉凶由人辨之在蚤敬陳斯詞爰有蒸蘋以侑清醑靈乎聽之庶其居歆響像瞟眇嗚呼尚饗

祭歸太孺人文

嗚呼人子所難祿逮其親幸而遭時違昏與晨陟屺之感甚於食貧去其里閈遠道侁侁母子眷戀能不含辛如太孺人三子遼遼長君登朝寵責絲綸當其使還星軺在門母安其鄉子不

能飧謂其友生我之駿奔庶幾獲請出擁朱輪母曰無然蒙國厚恩唯有補衮爾力是陳兄也養志弟服其勤壽母康彊不鞸以呻維仲維季不減元昆就列幾何復使宗藩提抱呱呱襄以佩巾慈顏有喜撫此麒麟秩以名峻卿寺嶙峋子且下壽母踰八旬歡焉侍奉疢疾俄臻生榮其養疾視其祥天假之合以慰歿存是曰仙遊指窮於薪異彼沉綿塈舟永淪況聞清齋久斷腥葷行歸安養遠離垢氛既備者福不昧者因

嗚呼尚饗

祭曹配王孺人文

嗚呼維州著姓曹與王併北自海虞西分古婁是通婚姻情好綢繆孺人之歸内則孔修事其尊嫜色愉以柔琴瑟切調如漆膠投既長令子俯仰優游屏居一室爰謝紛紜嶷嶷稚孫露角與頭弱不好弄學爲箕裘母所驕憐失輦與愁俄抱沉痾有加無瘳荏苒踰歲日月其遒比聞眠食尚可夸猶不請涉旬遽至彌留嗚呼哀哉

我始内交夫子是求遂接長君更唱迭酬自慙薄伎實與命仇同𥝩玉石概不見收毎爲我言曷解母憂庶幾杜門極力冥搜自母之疾醫藥是謀娛侍朝夕匪躬弗羞間一對客神采煙浮遽遘閔凶籲天悠悠嗚呼哀哉承訃之日匍匐往救親朋在堂追憶舊遊彼相人者其言實讐數既定矣孰益孰哀子孫滿前哀衣絰繆有孺子慕肝腸若抽我陳斯辭於彼繐幃以慰令子靈乎知否嗚呼尚饗

又 代三句一韻

唯我宗兄晩乃登第以亢吾宗吾纔一紀稚騃無知亦謂顯融盡其仲女年則倍予夙修婦功其歸於曹婉婉以聽允矣肅雍自後五年夫子獲解奏書南宮有兒嶷嶷出就外傅則爲龙熊驥絆其足駒亦屢蹶嗟將未逢俯仰辛勤凡卅年餘卒以慖憶聆聲乘之一命未沾望六以終嗚呼哀哉閨門之懿如裘斯襲美也實充在室而女既歸而婦母道兼隆友愛之性篤於其兄

振乏與窮庶幾士行誰敕述者有管曰彤於乎哀哉昔少司馬元昆後先起家於東大宗綿綿雖未九列毎紹家風靈實自出有子有孫其後必崇比聞兩稚長方舞象豁然心胸既誦五經左鮑騷賦旁及史公少者十齡其所誦習必兄之從盧雖奄逝所遺於後玉樹丰茸况也夫子志在千里必試其庸長郎學成又三年殖文場之雄慰爾九泉可以歿矣天豈夢夢嗚呼哀哉尚饗

祭唐嫂文

昔伯和兄視我先君恩猶父子師弟之誼舅甥之親蓋其名耳我始八齡入拜嫂氏迎饋我粱其貌溫然其儀肅然匪傲而莊追數至今四十餘年我巳衰白中間兩家靡所不同維休與戚嫂之臥病於夏增加有孫受室喜爲開顔眠食如常庶其廸吉維仲之冬伯子來告吾病頗危我西過昆曾未信宿訃音倏臨嗚呼哀哉伯和剛方嫂以柔劑外内無瑕至其爲母愛而能勞

子女無婾曾不惜老又未食報而奪之年天厚畀之又復嗇之孰知其然歿後一月日時具良成禮而祔我將爲銘納之玄堂以永其譽維是平生中表之分倍于常情俯仰今昔抆淚陳詞以祖其行嗚呼哀哉

祭凌孺人文

嗚呼昔歲丁酉予時踰强老驥垂耳將辭服箱有謂楊君夫夫善藏盍與朝夕修其文章君乃延予館于山房如豹隱霧如隼含質何以佐之維酒與漿誰其尸之有美孟姜王父司馬仗鉞南方宿衛之旅父冠其行允文允武世業是昌婉娩令儀言歸於楊琴瑟靜好娣也袂良熊夢未叶小星煌煌雙珠在掌炯然夜光撫而樂之實篤其慶夫子有書其視茲茲賴此内助杜門相羊一病奪之灑淚承睫予頃艤舟於彼金閶或以喪告曰臘未央日且六旬一水非長曠隔如何倏焉載陽有媿匍匐彌深感傷維殯之遷仲月既望淺土是依舅姑之傍乃克陳詞薦厥嘉芳䰟乎歸安神遊八荒嗚呼尚饗

祭沈母周孺人文

昔修嫜之來歸當歲行之癸未相中饋于沉痾承和顔以抑畏自遂事于箠筐踰二紀而勤勤遭家難之披猖集衆嚚之如蜩從遠宦于楚南攢百憂以成瘁歸田園之久蕪曾醫藥之能濟熙春陽以幾何旋雪霜而霜隕嗚呼哀哉維夫子之好客每過從之狎至傾百壺以爲歡必卜夜而同醉匪尸饔兮有人將鬱長而爲罟娴機

杼之常盈課僮奴以羣肄夫孰怠而嬉嬉咸相戒以惴惴年向衰而彌勤報未食而奄逝嗚呼哀哉惟鳴鳩之平均撫幼穉于一視逮呻吟之有加曾莫懷夫忮忌有就養而無方脫簪珥于旣匱尤誠信于附身固瞑目而足慰嗚呼哀哉某等辱夫子之素交數醉酒以把臂感今昔以興懷爲潸焉而出涕肅肴俎而陳辭庶髣髴其來莅嗚呼尚饗

祭吳氏妹文

嗚呼予生終鮮女弟三人長者早夭已十八春維仲及季二皆食貧嗟我不遇老於諸生食指爲累欲贍不能每以疚心不安寢興妹雖逾衰尚耐艱辛早作夜休夏汗冬龜衣粗食惡終歲長勤其始歸吳纔十四齡有室有堂有萊有替婿弱宗强詎容久寧棄之來遷一廢百湮歲無豐儉日須斗升男子之逸婦女之蠻積貧爲給積瘁焉勝壯子離居莫侍其親少者稚頑未遂婚姻昨歲維夏兄嫂是因曰予朝晡安然甕飧力之所出薄少可贏餓遘非意鬱與勞并疾痛來乘日以淩兢血之耗矣遂傷其筋廢於牀第日吟且呻藥物靡效妨其躬身嗚呼哀哉疾之漸亟從容與言貧病之軀何愛生存唯是窀穸無忘其源往從舅姑瘞不十旬此有兄在庶幾可瞑迨歿而視有稚煢煢時夜過半殯卜以申頗虞晝昏濕雲屯屯或有雷電震驚其魂旣含且殮長子來奔巳而葢棺目光如星豈有憾乎未可以泯嗚呼哀哉自秋涉冬日月沄沄忽巳

卒哭有殯未墳[illegible]一念及此吾所任所不敢專時日宜詢夫子之計一何邃迴四壁蕭然有嫗晨昏誰歛陳饋鼠迹絕塵吾雖惙患殆於罔聞惻焉傷心五內若焚具以告汝有淚俱傾匪我不信實應且憯嗚呼痛哉尚饗

學古緒言卷之十八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九目錄

祭文凡十一首

祭龔母徐孺人文
祭宣配丘孺人文
祭徐配吳孺人文
祭時母馬孺人文
祭宣氏妹文
祭執丈傅先生文
祭殷職方公文代
祭瞿幼眞文
祭沈祖均文
祭吳起龍文
祭吳氏姊三娘文

哀辭凡四首

友人徐孟祥哀詞有引
方孟成姊張氏哀辭
王尚寶元妃李安人哀辭
王伯深配陸氏哀辭

目終

學古緒言卷之十九

祭文凡十一首

祭龔母徐孺人文

惟靈婉娩之資順聽自將遄也而賢佐厥筐筥夫子于藩去國而抗南踰嶺嶠殿彼海邦誰歟侍之有美季姜逮乎解組曰歸吳昌有鶵二鶵洎兄翱翔室喪其嫡陪祀于祊亦既弄孫挾冊方洋夫子之疾臥起一廂飲啜猶昨步履微妨晝娛墳籍夜飲壺觴所不落莫孺人在傍樂此燕譽年甫異粻短檠共爐不遠晨光嗚呼哀哉匍匐往唁知其素彊女之及笄爲具奩裝宿昔所侍僅留空囊屢恚而歎二豎膏肓痛不可忍猝以披猖嗚呼哀哉人之生世如何可量雖有修短不繫否臧少侍君子宦於其鄉子又生孫世業青箱赫赫高門潭潭中唐兼珍而食刺繡爲裳所享多矣豈必壽康其末能瞑夫子皇皇然自乖分移居東堂唯酒與棊忘日之長魂兮有知其勿永傷世講之誼薦其苾芳奠而以告

庶其來饗嗚呼哀哉

祭宣配丘孺人文

嗚呼閨門之譽婉嫕夙稱生自望族歸於貴英嗣執筐篚以奉嘗蒸吉婿堂上有如嬌嬰翁也而慈無譙訶聲媼之嚴兮謂順而聽子未有男進以琇瑩十年之內舉三寧馨撫之如一罔不受撫伯也齒胄是爲吾甥亦旣抱子頭角崢嶸日侍大母煖所調羹可幸成長以慰頹齡何圖一疾童稚涕零嗚呼哀哉予之老誇三世將迎

有女而房未辨執器王姑憐之有蒔必聆無非無儀實愈才能母亦謂然不詡不勝而今已矣有渙雲膺城之西南墓出於汀水勢環繞樹色靖寘將告夫子以古之經必母久淹青燈長熒薄陳果蔬以侑酥醴彷彿來歆靈車翠屏嗚呼哀哉尚饗

祭徐配吳孺人文

嗚呼孺人之歸嗣執筐篚逮事王姑曲承音旨顧而樂之婉娩可喜稱其家兒夙知大體夫人晚年女之伊邇饋問之勤如同臥起旣壽而終銜哀備禮窀穸有待愴焉塵几雖撫二女長甫及笄嘗舉一男送以悲啼久病而瘵醫何能爲相爲歎息所實傷脾血枯巾淯殆不可支經旬絕粒抆淚長辭嗚呼哀哉內則孔閑夫子亟稱逮下之恩中外同聲閨房穆如迭進小星爰有驥子舞勺含英如金在鎔如弓受檠母之臥病躬禱必誠歿而有知庶幾目瞑嗚呼哀哉孺人之家貴極簪纓三世而上實秉國成有孝有德

嗣起崢嶸洎乎世父亦邦之楨先公勳奇僅升於賢其文與行允也令名嗚呼哀哉古稱士女必本家世生於貴門歸也服媚雖奪之男無忝錫類命之不長有報其痒所不能忘雖此兩穉有父之慈豈無快婿風馬雲軿去此疚贅聊陳一觴以告而酹嗚呼哀哉尚饗

祭時母馬孺人文

嗚呼閨房之內嬿婉之私其幸不幸銖兩毫釐生而分定邈其遠而微或耦貴得侍房帷如江

之汜濺沬流澌借以風雨滙爲沼池鬱彼嘉木
下茁新荑始華韡韡既實離離吁嗟孺人生實
似之少侍光祿潔其盤匜恭愼且惠朝夕允宜
是生鶺鴒幼不好嬉稍長績學漸騁厥詞方圖
養志以慰母慈云何一疾遽不能支醫藥罔效
痛結肝脾光祿之殯卜筮未期偕其元妃後先
穗帷從之地下如平生時嗚呼哀哉吾儕之交
再世追隨年多已老次亦踰耆若其少者姻婭
差池爰薦籩豋以侑一卮髣髴雲車來聽陳辭

嗚呼哀哉

祭宣氏妹文

嗚呼予之同生兄姊早殤兩弟不育三妹相將
憶我甫齔長者扶牀仲後一甲歲臨予方季同
予寅丙火其煌各歸舊族獨有文章先君疾革
管妹驟亡秘不敢洩忍淚盈睫仲僅踰衰貧病
交戕幼子侍側我躬其喪今又哭季痛何可當
妹生二子章逢蹁躚足慰目前而命不長豈其
頹耶貧則何妨我父逾老母更壽康妹未及耆
一病莫禳如予漭倒能不摧傷豈彼昏昏舉止
倀倀人之所鄙而天謂良耶豈其淑愼蚤暮皇
皇人之所喜而天實靡常耶抑或脩短禀受異
量而痡未必厄沃未必穰耶嗚呼蓋聚散者形
骸斯欣戚分於在亡不昧者神明故賢達冥於
短長夫安知存者之不爲有限而逝者之不爲
無疆耶夫安知衆所羨者之無幾何而獨契者
之未渠央耶苟長逝者而聞吾斯言語其本光
則風馬雲車翺翔乎寥廓而稅駕於無何有之

鄉也必矣嗚呼尚饗

祭執友傅先生文

嗚呼憶甫釋愚以通家子出拜於坐公揖之起
退問先君烱然者誰曰士凱兄伯父事之博學
多聞此世偉人聆其謦欬庶幾斯文已漸知學
識張二丈叩其淵源與同鄉往張嘗語我昔與
士凱同在師門各厚自待維歸先生精於文律
抉微棄陳闖入其室獨吾士凱不專於詞意在
經世才傑爲師我時豁然若撤其覆若發之蹤

而示之猷自後公來信宿予舍每至宵淡豪飲
悲咤戲謂先人且可還卧留爾阿戎我唱伊和
俯仰幾河倏忽卅年今其已矣有淚潸然於乎
哀哉先生於學善論前史擺脫拘攣視猶稊稗
不學無術乃俗之陋以是涖官不買奚售謂事
之幾繫於忽微有黙而合或慧以違匪識之長
孰知其趣世有斯人胡令不遇嗚呼哀哉公之
感憤每思一試自負其才而不得志骨論蒙莊
以悁爲達謂與世忘一何乖刺嬾公之元孫頗

世其學或時詞之汝非卓犖榮名可淡進取雖
忘胡今之人有弛無張我聞斯言殊爲心惻世
終莫知況乃日昃公以潤迂廢其先貲晚歲食
貧中益自悲然而聰明不減於舊飲啖兼人庶
幾上壽顧其體肥氣不能充行立久妨以殁元
貂嗚呼哀哉雖然子且下壽而哭其父有曾有
玄身爲高祖世所未聞公獨享有雖人之竆夭
則何負所可悲者才出於人學邃於古愛不於
貧而官止師儒不登朝廷不可民社老於竆經

世之肯學割竊無根臆仕厚祿以高其門人以
相方爲公與璧何石之瑜而玉之瑕彼不知也
曷足怪焉凡世所收篤種相傳譬如蘭艾臭味
迴殊艾之盈腰蘭固宜鋤百圍之木不任棟樑
千金之璧不琢珪璋此世之羞公乎奚憾我陳
斯詞申於明闇嗚呼尚饗

祭殷職方公文代

公方舞象黙筆成文長者試之占對紛紜其後
三年補弟子員督學馮公目以絕羣實兄事予

情好兩敦於時宿儒有唐有殷泊潘先生篤行
多聞引爲小友權英擷芬數擯有司氣爲益振
逮歌鹿鳴九抵白門南宮之役三詘始信乃淵
大江牧彼州人乃佐戎樞論厥武臣請託既絕
謗議實繁蒼蠅黙璧千古同冤歸而橐空如諸
生貧老又加二以殁元身公既晚達又被毀言
始不及旭後不逮曛何才之高而命之屯顧所
自樹巳足不泯況留其餘以庇後人我所悼者
欲吐復吞貴不忘賤此道久湮公正發憤亦巳

沉淪誰於貧交白頭彌親誰復侃直分别猶薰於乎已矣能不悲辛嗟我望九亦既眊惛五十餘年時事日新公又前逝將孰與論吾儕老矣最吾子孫與公之子尚其還淳老淚欲枯奠此一尊存歿之感寸心若焚嗚呼尚饗

祭瞿幼眞文

子之端靜而斂宜克有就以聞於世而竟中道以殞耶子之提鉛握槧避喧就閒蚤夜孜孜以求合於有司之程準而其討論墳典存援拾今

人之棄餘以剖擊俗學之駁踳蓋細極於蟲魚草木而博通於點畫偏旁庶幾乎覽而密積吾觀其氣和色溫若醉人以醇醪而不少露夫畦畛然而其志甚厲其神甚緊苟可以極才力之所至又若秋天之鷹隼顧能勤一生於偕塗而不能脫鹽車之羈紲豈其決性命以饕貴富而未免爲達者之所哂蓋以立身揚名乃孝之大雖亦知自全於恬俞而中有所獨慼彼不知者謂子欲朱丹其轂以爲親榮而更使垂白老人哭愛子之夭折而痛結於腸腎曾不聞學疏人也脩短命也假令子棄人世之榮名學方外之導引未必能回已定之命縱復優游以終老而志業未遂名聲不彰亦何取於壽考而泯泯耶吾三人或忘年與交或少而相習或締交伊始而皆自謂能知子之心能悉子之隱今之哭子蓋不能忘情於三號而實知夫火傳之無盡然則子之再來人間以究竟其所欲爲也允矣敬陳辭而奠觴淚洗瀾其不能忍嗚呼尚饗

祭沈祖均文

嗚呼去歲之冬就試於郡君卧寓舍屢走問訊起而對餐言語諄諄曰疾所由得之鬱忿木班火燔肺受其病予實憂疑且告之慎君雖傫然意猶矜奮談及蕪文抉摘瑕纇予笑而言此何足論死生大矣菀枯一瞬愛其皮毛腎腸爲狗子必不然盍以靜鎮首肯予言是有定分吾力與爭彼不吾近其若之何狂走以債於將詞場爭礪鋒刃慨焉曰歸寧靈之轄幸而得痊吾學

益進不幸病廢吾子是訓後身身存斯言可信旣別而歸窮冬伏枕遣問增損口授以應予書不來憂心日甚陽羨之遊予懷僂僂詢君親朋彌亂方寸有加無瘳漸妨食飲還過於毘陵聞在殯中腸若摘有淚如迸君而蚤夭信矣其命性剛而明才敏而篤一言之過其吏無吝一得之長亦取自潤比喪耗動旣溢愈濬吁嗟巳矣能不悲慼君之舉從握瑜懷瑾爰及從遊咸受縶靭還以所聞授君之徒君所未酬後當克振吾哀而迂有鬙其鬢同心幾何俗之所擯與君久要庶不緇磷匍匐哭君拊心憑櫬嗚呼哀哉

祭吳起龍文

嗚呼予昔垂髫謁外舅徐侍坐中堂時方聚徒授經其中少長紛如君之昆季濟濟曳裾入敘姊弟則予外姑自是識面數其譴條巳結爲社同獵與漁情分日深君尤勤渠泊遊膠庠得陪步趨予糜鄰境歸卽相於笑言之接恭酒之娛逮乎歲晚有曜無疏予別諸生倦於脩塗君遅家貲贍於蓄畬際晷之暇彼此相呼我姻君鄰三人與俱恭之虐矣酒亦酣且俄別二日方擬相挈郊之訃來君去斯須嗚呼哀哉君巳三子或勤以勖或儋以愉少亦馴謹無敢昏逾以待寡母慰君黃壚嗚呼尚饗

祭吳氏姑三娘文

於乎維昔歲首先人見背煢煢靡依痛沉五內姑之哭兄幾同兒輩巳拭淚痕慰我苦由逮踰百日形亦癯悴念厥老姑僶勉還憩秋暑向闌來看吾妹信宿卽別強要不遂期以杪秋重來相對何圖一疾纏綿增憊病得之所而傷於胃我就問時勸以無懟姑亦領之非不自愛吾疾已深寧當復瘥而母而妻吾向所賴今當長辭能不介介及乎彌留終以不憒嗚呼哀哉父之同生兄伯女弟伯旣早夭白首唯二姑少吾父實惟一紀春萎冬謝乃同茲歲於乎哀哉姑不知書而性明慧每與之言輒了大義問我往來死生之際爲言幻緣悉如目瞀或冤或親或喜

或恚捏目所成何足挂礙姑曰實然我所歎喟自始來歸舅已前逝辛勤事姑衣食毋匱未衰而寡鞠此諸稚三男兩女各已婚配長孫成人且見孫婚吾勤一生無慙吳氏奈此老姑翻令掩淚此如可忍含笑入地有家而貧乃命之値將逸而殞其又誰歔嗚呼哀哉姑念兄嫂歳必再至其留旬月拮据不廢予時勸姑宜少自逸晏起早眠胡復勞勩姑曰吾來食飲爾饋幸有餘閒肯怠吾事吾之家居吾炊吾洎吾日不給

而瑕於寐今其已矣徒霣涕泗諸子哀哀能不百倍於乎哀哉又念哀姪未有領嗣曰父入旬終不求伎兄亦踰耄敦行不貳寧有單傳而斬其裔爾之居喪愼勿過毀言猶在耳每爲心悸憶姑臨終屠宰爲戒市脯擷蔬以薦而酹靈其我歆知必不昧於乎哀哉尚饗

哀辭凡四首

友人徐孟祥哀詞有引

予友徐孟祥別三日而或以訃至余愕且疑亟往問所知遇其僕於塗問之信焉歿之時前食頃猶爲其子說書課家僮有所葺理俄入内而凭欄咯咯似呼痛者再舁至牀而絕痛哉孟祥之父母老矣以彼其才氣不早奮於時以爲親榮當必晚達無疑也而竟以天歿尚可知耶雖年之不永與志之不獲展平日與孟祥言頗似聞道者顧安能無戀戀於其親耶然而孟祥之長子已踰冠成立足以娛侍大父母不異孟祥生時後二三年績學綴文以畢其父之志而爲

二老人慰者知必不遠矣故予爲之辭如韓之哀歐陽生者以解其父母之哀悲且以慰孟祥於地下云

秉諒直兮氣方剛忳壹鬱兮年踰強脫臨車兮馳康莊逝將駕兮驟且僵豈良樂兮終莫當使騏驥兮隕路傷策駑駘兮追翱翔委銜勒兮私自傷善之慶兮惡之殃吾欲問兮天茫茫彼莞枯兮與彭殤譬遵途兮各有方或脂牽兮登羊腸犯陽侯兮戒舟航塗所出兮難周防柤莫施

兮債其廂賤且夭兮命之常魂魄依兮父母傷目可瞑兮後則良代子養兮壽者康駟羽翮兮修文章所未展兮於焉償昔與子兮泝大江于嘯歌兮子傷皇日臨深兮永以懲曾倏忽兮臨其喪子事親兮能勿悲孰短命兮可使長窮泉閉兮隔幽明知莫逆兮如平生

方孟成婦張氏哀辭

方孟成甫踰冠將娶於張張之大父別駕公一日與予語及之以生嘗從遊知之必深也予因爲言孟成外溫內朗學日益而功加勤公聞而色喜張吾鄰也通家往來聞甚先是予妻見吾數稱孟成輒曰鄰家有女殊秀慧盍爲聯二姓之好乎予雖頷之而未暇及其後竟成婚姻焉孟成以其弟故困於雀鼠至無以爲家來依婦翁翁媼皆愛其爲人然爲諸生十年不獲一試京兆徒以獄訟縻之也去歲辛亥別其婦讀書虎丘山中及冬而還試復不利開歲即又別去夏秋以爲期未幾婦病聞一歸視即復惘惘出

門孟成所買新居去予舍僅幾數十步未定遷而以盛夏亟旬曲顧雖數謁醫藥終不效則數謂父母其以兒還乎移居之後意乃恬然而孟成不勝內顧復觸暑暫歸留十日而行已畢京兆三試會督學戒諸生毋得遽歸既而疾駛四日以昏夜宿闗外明晨遂不及於訣僅得視含斂而已嗚呼痛哉孟成嘗爲予言婦之疾得之火鬱而上炎予曰豈爲未成子姓乎曰不然以弘文之蹇耳窺其意儻幸而有一日之遇何必身自舉子哉其始疾作有妖夢焉問之不肯言孟成亦曰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吾懼夫不幸而踐也亦置不復問其後凡所以告孟成者皆徵引其端或傷及於他人迨歿而後知其皆訣也歿之前一日泣而戒其稚女曰善事若父而已至其言嘗爲羹以療孟成疾尤酸楚可念既歿而孟成之諸弟無不稱其孝睦可謂賢也已予故爲哀辭以慰之于地下且以解孟成之悲思沉痾中人兮醫難爲良湯藥少閒兮左右去傷

指其臂痕兮問此何剏宜不能如兮今告子詳昔子之癘兮食絕於吭實迫且悲兮默焉以禱刲臂爲羹兮試與子嘗幸而下咽兮饘粥與漿出肉於潘兮納腊於囊終不以告兮後莫我明叶芒發篋覩此兮覆謂不臧嗚呼倉皇迫切兮爲此固當匿跡柱口兮意尤難量孰有女婦兮丈夫深藏天奪婉娩兮如何可忘嗟人之生兮禍福茲茲天也而淑兮壽也而任有惡其生兮有悼其亡豈以臧否兮而分彰殤其間相反兮乃

足相方昔之刲臂兮今爲斷腸不聞鼓盆兮古有蒙莊彼豈寡恩兮誠悟其常苟爲若淑兮促乃爲長如其隱卤兮壽彌不祥亮逝者之無憾兮柰何乎哭放而過傷

王尚寶元妃李安人哀辭

太原王遜之娶於崑山李氏今中丞公之女孫而太史君之女也嘗從官京師然未受封而稱曰安人者從尚寶爲京朝六品而稱之也來歸八年屢遘閔卤連舉三男子今年夏還哭子而頓醫藥未效既又免身彌不能支迨其疾而病也嘉定之通家某某數詣其進退以爲憂喜閒二三日則往問遜之李氏姊及聞生男喜且慰曰可無虞矣孰意其增劇以至斯耶悲夫安人之始爲婦年及笄耳進止有常度不妄言笑家人無不宜之居王舅之喪戚而無違禮明年文肅公葬山崩梁壞而遜之不震不撓聞譽日起顧其內事久茀不治既而外內肅然人皆曰安人實賢且能以佐之也或以語太史君則謝曰

孺子何足以當之吾爲父知其於婉娩聽從或庶幾焉比歿遜之書來辭極酸楚至云身賴以康家賴以庇聲不出于梱而臧獲各循其職疾已瀕於殆而語言感中其寂神識恬然無戀與怖有類聞道者而竟天其年造物寘茲其又何可知耶殁未幾而仲子痘愈尚寶當以使事之江右吾儕相謂弔與賀不可兼再踰月而始克往莫爲之辭以哀之且以解遜之之悲詞曰

稟清淑兮閑嫕訓外則溫兮中彌濬生華胄兮

歸高門惟夙慧兮遠驕客逮事舅兮驟見背茹辛酸兮佐厥胤㓜泰山其復隤兮傷之人兮爲彼震嗟梱內兮糾紛試亂絲於芒刃旣大事之克襄盖盈耳兮休聞雖夫子之蕺爽兮賴夫人兮坐鎮樂欣欣兮所知彼蠢蠢兮奚噎泣呱呱兮蜂珍秋之中兮再孕望國門而北泝兮尚纍纍之符信已使車其南還兮飭藩封之虞殯擾明珠兮掌中等朝華於彼蕣淚涔涔其盈眶兮魂怔怔而欲殉又一舉而得雄兮謂可療乎疚

疚竟形神兮兩憊埋塵土兮玉潤淼西江兮旅次覺總帷於方寸靈之歸兮安養陟蓮臺兮崇峻神逍遥兮無方睇金容而不瞚何脩短兮足云去塵勞之若焮留結想於人閒乃宿緣之定分誠靈心兮永湛已相忘於喜愠無噭噭而怛化兮斯達人之委順

王伯深配陸氏哀辭

表弟王伯深之妻陸氏年十六來歸歸十有八年以歲癸丑四月病殁予徃唁焉姑哭之慟以子所聞平日之孝於其姑也信自伯深之弟及婦皆痛不自勝盖其和柔惠淑爲娣而娣爲姒而姒宜於家之人也又信始歸之歲姑嘗命出見予色温而貌莊舉止合度意其爲福德人也已而漸聞其賢久之伯深不以予之衰鈍數相過從容問所以勸學之道於是聞其賢益熟嘗生男不育意惘惘不自得頗邇舉女性又篤於慈愛推乾就濕體日益頓歲中臥痾者常十三伯深憂焉予慰之曰此無天法也婦德如是體

貌又如是而乃虞短折耶比者每見伯深必曰吾婦殆不能起以爲憂數遣問訊云少閒矣當疾有加幾絕粒漸喜日啜粥三四盂矣一旦忽以訃至吾妻女皆錯愕失聲雖予亦自怪向之所謂福德人者而驟至於是然則人之資性容止其皆不足信乎可痛也已乃叙其疇昔所聞而爲之辭以哀之詞曰

士貧而娶兮賴其儉勤所以爲養兮瘁骨與筋其不能然兮柰此食貧或給於養兮毋患斷斷

盛飾而居兮曠於晨昏夫子之過兮閭里日聞吁嗟淑媛兮匪鷙而仁父母憐之兮室無閒言歸不逮舅兮恪共明禋漪瀾之滑兮靡閒夕昕既以奉毋兮燕及嘉賓毋之戒齋兮閒停壺殯莫奉毋歡兮有獻於緡弱而善病兮不耐苦辛斂於女紅兮手不去紉猶以倫補兮無復衣巾誰訶不聞兮其怒以顰姑爲一言兮改顏爲溫蓋孝誠之天植兮豈勉强而由人凡今日之深痛兮固在昔而已云嗟予言之不中兮殆禍福

之不可以理論唯孤女之嬋嬋兮恃大母之加恩不數年而及笄兮庶以慰眷眷之幽魂

學古緒言卷之十九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目錄

呈凡八首

修復南水關呈詞

乞祀朱熊王三公於名宦呈詞

覆勘同呈

通學諸生上撫按保留胡明府公呈

乞改正泒𦕈呈詞

公舉節孝張母王氏呈詞

請入殷方齋先生鄉賢呈詞

下先生助喪呈詞

雜著丹四首

答問性

尊經閣夜話述

辨米讀

論筆二則

說二首

沈彥深字說

朱季方字說

疏三首
資善禪寺改建山門并蓋一堂二廡募緣疏
東林圓照寺募緣疏
東林敎寺觀音殿募緣疏代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

呈凡八首

修復南水關呈詞

呈爲懇恩酌採羣言修復水關以裨學政事竊惟人文關乎風土氣運係于作興照得南城水門舊在黌舍巳向因衆稱巽水之秀改闢迤東而迎然於卦氣有符實則巒頭未合雖其說各有所主若至是則必無非大氐濵海之鄕凡潮汐吐吞總謂之去故其流注之勢必江湖滙合斯謂之來試就治城論其地脉則必以東北爲

去西南爲來明矣舊關直受之於南何必爲巽新門縱據得其吉却轉而東譬近舍稻粱之養遠求珍異以適口求而不得餒且相隨況巳在巽西氣本相接辰居巽右禍亦須防雖陰陽家爲渺茫非耳目昭然較著顧當其改闢於始亦謬謂張網可幸得魚及其覺悟於終豈容以懲噎而遂廢食不及今明臺之兼聽將終虞巳事之難更此諸生之所蚤暮以講求飢渴以延企

者也又去歲秋試之先曾具呈言新鑿西水達於韓祁者若橋梁爲碍舟楫不通將坐視清流漸成填淤已奉處分未獲訖工并乞查會前呈一時並舉實爲便益須至呈者

乞祀朱熊王三公於名宦呈詞

呈爲遺愛在人宜隆秩祀以著不忘以埀有永事竊念吏治必稱循良親民莫如州縣况東南繫財賦所出於催科兼撫字尤難幸遇其人能無追思於沒世雖紀其績未若崇祀於將來照

得前知嘉定縣事歷官南京禮部吏部郎江西按察司提學僉事南京大理寺丞通政司參議嘉興朱公諱廷益其自閩移吳之日當政猛民殘之餘吏以急斂下和民以屢侵多疲公仁且潔又簡而寛絕不自潤以脂膏唯有人沐以潔濂邑之歲因漕糧以土瘠不宜稻也則爲請於主者仍得改輸以銀邑之額設官布以賦綾可紓民也則爲言於監司因得漸弛其課至於徵斂有法則創爲板冊連票雖愚民不至於倍輸

又慮風俗漸奢則倡以節食菲衣雖富室亦遵於雅化與䢖布通賓主之禮際而人知老老賢賢與庠縫申名教之防閑而士用邌邌稟稟總之以遠略而瘠己以瘠己而肥民萬姓頌之同一辭三年紀之如一日也繼其後者廣安熊公諱宗耀官戶部郎早卒承寛仁之緒撫瘵息之民以爲政似不難以見德實非易初至不求殊異無取名要譽之爲猶久孚以悃誠有淪肌浹髓之惠所以人蒙其賜尤在天凡其逢在任久

歷七年連歲曾無一稔方流離之乍復成寄命於綾征乃殿最之攸關似考成於通賦公恤民之瘼唯己之辜雖奪其俸者屢加然不爲動者自若旣申折漕之請特嚴投櫃之防務令納者絕無絲毫加贈而收者不至萬一賠償又以惡草不除則嘉禾不殖始剪打行之兇摧繼絕訪行之中傷大約虛懷待人時或寄之以耳目然實心求可人亦效之以肺肝廉不爲名寛不廢猛人士頌其質行黎庶戴其深仁顧惟二公或

已陟爲卿貳或久遷爲省郎未究厥施遽促其筭獨此荒瘠最被恩施昔賢有云後世子孫思我不如桐鄉之人思我緬思二公在官之年所以爲一方之謀者不異父祖之計安子孫以故二公沒齒之後所以繫一方之思者亦猶子孫之追念父祖考之祀典允矣具宜惜其後人未聞趾美接壤西吳而近者僅嫡孫名繫於膠庠曠隔東川而遠者斷遺孤音問於修阻若不及今而申請或恐稍久而莫詳顧欲由下以遞申

或恐支移之寢閣豈如自上而批發不虞胥吏之稽留又故本學教諭累遷國子監助教博士監丞南京戶部員外郎致仕婺源王公諱廷舉端方其行篤實其衷謂行本而文華當分急緩若華繁而本撥倍切甄陶貧乏者數賑其寒飢僝弱者尤力爲擁護因良牧之加禮燕閒輒有獻規每輿論之寃伸緘秘何曾出口再當偕計而北上直云袁拙而南還世人之邊幅不修賢者之坦懷彌著以故改官冑監祭酒亟稱其賢

已而進秩戶曹同官咸重其守至於移病懇求致仕蓋由考滿不能治裝行李蕭然遺貲窘極實乃昔賢之清操豈止叔世之人師泰二令而齊名信一時之絕盛況蓋棺久已論定而闔邑靡不心儀焉使此邦士人寄懷思於俎豆後來賢達興慨慕於宮墻有此連名具呈伏乞准勘申詳並祀名宦須至呈者

覆勘回呈

云云竊思官守至重也材品固以時升降而其

論必先於儒生卿投至公也評議亦以時重輕而其究必定於輿論照得前知嘉定縣事朱熊二公及掌教諭事王公先後僅十年之內望重皆一時之尤有身處於脂膏而冰蘗不移其操有食貧於苜蓿而苞苴無動其心朱以寬簡著稱嘗微行村落之間野人初不知爲長吏也而熊自遠方後來規隨咸戴其寧壹熊以悃愊終譽尤特嚴錙銖之禁私家幾不知有官耗也而王與同時相善獻替每畢其見聞士民追思今

昔如一或曰此三公皆宜大用而竟以不永其年世之喪道歟民之無祿歟不然而何天奪之遽又曰此三公皆宜有後而未聞能世其業夭不可問歟善不必福歟不然而何後嗣之衰夫詩詠民不能忘君子之有斐茲其人矣傳稱沒而可祭神明之及交以教德也今上自大夫下逮士庶無不皆稱其賢則及春而礿至秋而嘗允宜並祀於學近歲儒生之論間有涉於阿私以故師帥之尊或多夸於褒閎前所瀆聽頗及

其子姓之殄瘁可以無疑於過譽而今所覆詳尤恐夫歲月之曠隔不能無憂於廢禮人如此其表表也而不獲祀將來復誰可當言如此其諄諄也而不足行自後復誰可信伏乞俯垂照察亟賜申詳

通學諸生上撫按保留胡明府公呈

呈為疲民扁瘵懇留廉能有司以終惠愛事竊惟旌別者上之大柄所以察吏而振怠情竊之風恬恃者下之至情所以籲天而願借慈仁之牧本縣東瀕大海西咽澄江沙瘠故不宜禾未免仰隣封而足食木綿尤不耐雨偶一經霪潦而就荒加以俗偷而訟日譎紛紛求勝於譸張況復區分而賦日遠往往交通爲蠹膽向因松江壅爲平陸故每歲之河工譬猶通咽開膈近以官布入於考成則昔賢之閭澤轉爲擢髓抽筋以物力土產而論於全吳之邑則嘉定爲最僻最敝以調停設處而責於宦吳之人則嘉定爲最劇最煩胡知縣自三十九年二月到任迄

今二年先除豪悍不逞之羣克繼惫刁黠無情之宿蠹值歲收之屢儉撫字多方處賦額之加徵催科不擾勵操則四知是畏中懷獨潔之冰心訊獄則兩造無冤庭有久虛之肺石十萬家倚爲慈母六百里欽若神君驟聞調繁不勝却顧在長吏則絕其有緒之成勞如絲方纏而斷繭在小民則奪其調饑之待哺如炊欲熟而絕薪雖地方重臣意在磨礪不暇顧於一隅而梓桑私計念切斯哀能無迫於上訴亦知已奉念

旨誠難自異於盾矛猶望更煩部咨未必遽乖
於竽瑟矧在長洲以瓜期得代繼組者自當別
有循良而在嘉定以棠蔭方隆怙恩者詎忍失
其覆芘若長洲以得賢爲幸則嘉定以失怙爲
悲幸屬栟幪莅鈞惘惻且下邑頃年之故事有
調繁瀕發而復留如祁門唐知縣改調嘉定往
逕舟車既宿留於彼上莅官月日且刻期於此
那而竟惘攀轅再䞋奏剡是知一時回天之力
全在台臺而三年河潤之施更自今日有此激

切連名具呈

乞改正派剩呈詞

呈爲懇恩分豁額徵名色以釐積誤以釋羣疑
事竊照邑賦之得請永折也實由地磽苦旱乏
米而每虞缺兌故也歲輸之獨多派剩也又因
已減復徵所餘以抵充別項故也自巡撫周文
襄公剏立平米加耗每石編銀五錢以蘇東南
之重困至萬曆初下邑猶困於兌軍累題折兌
幸得永折奉旨蠲免輕賫席木板過江修河等
銀每石約計減編四分據經賦册凡係奉文蠲
除無得仍五錢計筭向已頒行遵守止因廿三
年院題閤郡全荒部覆與徵折銀本縣遂亦一
例混編五錢賦册所云府胥之罔上則曰片段
易於徵解縣胥之誑人則曰高下全在府胥可
謂明如日星矣而迄今未蒙仍前改正故派剩
視隣境積久相懸雖用抵練兵均徭里甲等項
原非擅增然何必獨浮羨餘之數使閱册者駭
其過多又且曲爲抵充之名使輸銀者疑若可

緩況此一方病糴之衆雖幸免兌軍其如萬姓
糴價之高已不翅數倍所蒙不貲之大惠未紓
終歲之私憂萬一事有朦朧中飽者易售其詐
儻或時當倉猝在事者莫展其籌將曰均五錢
也何彼皆少賸此特多餘均一剩也何此獨踰
千且至及萬雖有喙三尺列狀百通亦無由得
白矣其在今日合無遵照經賦册開奉旨蠲免
輕齎蓆木板銀仍不派徵而應徵練兵均徭里
甲仍照原編驗派不名抵補則羣疑頓釋而税

額允釐矣至於修河過江二項亦爲漕艘而設
旣僉永折自當並蠲而猶然編派不常亦於經
賦未合乞照三十六年事例并賜查豁尤爲諦
當有此連名具呈

公舉節孝張母王氏呈詞

呈爲公舉節孝懇恩勘詳以章婦順以光旌典
以勵壺範事本學增廣生員張婁孫有母王氏
守節四十齡行年六十歲家本世祿歸於宦門
其夫生員某其舅隱君子某而福建按察使司

副使某之孫婦也夫因力學成羸疾以無男再
娶每客遊於鄰境遠疾甚而家居僅閱歲除俄
遽身歿婦之撫其先後兩女飲泣而血繼之奉
其內外二親食貧而身瘁矣旣凜乎嚴冰槃之
操又允矣持門戶之才黽勉有無其襄事於城
南新壠辛勤朝夕終就養於燬後敝廬舅好讀
史書每以古人自許及其商家事數稱新婦其
優婁孫以伯兄次男來爲之嗣而母以婦姿訓
子早見其成女各有歸孫亦漸長雖日前似足
慰意而身外未獲榮名昔歲甲申有賢父母樵
李朱公其人擊節亟稱其美謂夫有文且賢而
妻自矢立節以賢節齊名爲奬勵益閭里相傳
爲美談迄今歲月已深允於褒揚爲當矧江南
四郡久闕驄馬之巡行而下邑衡門蓽室龍章
之來貴伏乞照例發勘轉詳具題寵光幸及於
生前風勵奚止於境內有此云云

請入殷方齋先生鄉賢呈詞

呈爲崇祀鄉賢以勵風教事切照本縣已故淮

安府學訓導殷公諱子義天資醇篤行誼端方
其學無所不窺而特先其大於人無所不誨而
躬率以嚴折衷朱陸之異同直接孔孟之窔奧
平生尤篤於孝友逮老不私於貨財曲承後母
之歡顏盡讓稱弟以遺產自少即能戒色絕無
孌童季女之私終身未嘗失言唯以質疑解惑
爲樂一經大冶多爲名世之人老作廣文徒抱
專門之學耽此下邑篤生醇儒唯有崇祀於宮
牆庶幾增輝於俎豆自萬曆八年十二年再經

通學具呈蒙督學批勘而子孫儒素既無貴盛
之攀援人士咨嗟長慮輝光之泯没近者明臺
纂脩邑志已於人物志中撰次小傳伏乞粘連
申詳有此連名具呈

下先生助資呈詞

中犢樂易糸行清醇雅志功名曾不登於下第
曉官閒散竟莫展於殁身自來此邦樂育多士
入其陶鑄將無躍冶之金受其磨礱即是輝山
之玉不脩俗儒之邊幅自標良士之丰儀對甬

丈於席間均霑時雨庇廣輪於宇下如坐春風
方幸奉以周旋何圖嬰茲沉痾到官未及周歲
卧病乃積數旬有加無瘳積治不效彌留之際
欲斂未能一官獨冷於廣文十口僅餬於微祿
既老成之凋謝兼孤寡之伶俜衆所傷相爲
賓涕盤併空於苜蓿櫬難返於梓桑痛此附身
尚衾皇而稱貸況乎復上將暴露以何期獨有
相率而籲哀庶幾驟聞而垂憫施恩乍寒之骨
一慰長往之魂儻蒙破格之隆施乃是及門之
厚望有此連名具呈

雜著凡四首

荅問性一首

予既偶爲之說曰告子之言生之謂性孟子蓋
未嘗置辨也特謂生不同則性亦不同非若白
同而均謂之白耳物生有心動而必之乎欲人
生有心動而必止乎理此人物之性之辨也人
之未純乎理者有以蔽之非其初也故曰性善
也或曰子言則既辨矣孔子之言性相近也其

謂之何予乃復以告子之說應焉夫饑而求食
寒而求衣性也人固有食必列鼎者矣乃或以
一簞告飽人固有衣必重裘者矣乃或以挾纊
爲溫不無小殊故言相近或曰然則烏在性之
善乎曰夫物類攫拏而食牝牡之合每不知有
父子矣人然乎哉人之入於禽獸者世多有之
然不足以累性也此非予私言也雖孟子固以
耳目口鼻之欲歸之性矣以命自制則入自賢
門不知命而浸淫焉以梏其性則入自禽門宋

儒之宗孟子好爲淺眇之談而未究其實徒令孟子自相矛盾耳予故合而論之使性善與相近之說畧無異同彼以食色爲非性者無論未足屈告子也獨不思反與孟子戾乎譬猶葉公之好龍其於論性外矣

尊經閣夜話述

明府齊安胡公以今仲春政事之暇來過黌舍與邑文學三先生同登尊經閣謂堅雖濶迂頗好藝文而宜君嘉士通曉世務皆可與言從容

使畢其愚至漏盡二鼓公既豈弟飲人以和兩生亦不自疎外寧言不中倫不敢負公之下問也與之言文則謙對曰六經而下百家之文意非全粹詞多造微孟之醇荀揚之大醇小疵聖人之徒歟西漢渾雄樸茂東京漸靡而弱六朝之俳偶唐初猶存韓乃力振柳與竝驅長慶以降其細已甚宋沿末流歐始反正王曾維佐三蘇並擅長公其尤南渡迄今未見其比滕國推虞昭代稱宋皆號博綜尤謹程度惜理學得之於超乘未能也後有作者自謂遠紹然多採華忘實求新得陳外若恢奇中乏雋永向之典刑不無異軌即有識眞徂於時代矯以爾雅力不能回矣肅皇之季頗標同異和者既非其儕苟希贊借排者或非其敵秖益揶揄其或識高才健衆非獨是雖快爽絕倫而率易爲異加以好譁名理誤落曰窠瑜不匿瑕亦其宜也若夫允蹈成規務遠俗尚得意象表標旨目前語全鑄今法乃自古則吾吳歸氏視唐宋皇甫張泰其

不多讓矣與言詩騷則又對曰騷人之致風雅之遺也彼既自極瑰異今乃妄訾合離漁父卜居云何作俑詩三百篇辨四始於前漢十九首擅五言於後旨趣自符音調自別然則李杜何必非漢梅歐豈盡非唐同源異派自古以然異曲同工於今豈病哉且今之外合中離譬巳陳之芻狗昔之音移調改乃嗣響之宮商遺文具在精鑒何疑與之言字畫則又對曰此小技耳然而不精研則心與法不相入何由通微不積

習則手與心不相應何由造妙師法須高骨力須重已識其源雖師心而暗合强摹其迹縱肖貌而實乖王會稽善學篆籀者也顔平原善學羲獻者也晉帖傳者要爲不可思議唐帖有贋有臨其眞者固難髣髴也宋元名蹟幸獲覩眞蘇則沉著之中乃見姸姿米則逸宕之外自覺淹通蔡叠而媚人巧已極黃秀而勁自得爲多吳興小楷深穩多姿行草自是入能氣韻不無近俗然後之繼作未見其倫日以邁宋相也舉

肥矣語未畢而公爲解頤撫掌引滿連釂若吹竹彈絲以爲侑也已又詢及時事見其逡巡俾勿辭讓嗟乎桑梓之邦實同欣戚父母孔邇孰不贍依顧良家習也緩急勢也凡爲下邑有二難焉民貧故逋賦此催科之難也俗媮故多訟此聽斷之難也二者請以醫喩訟之多客邪之有餘也攻之爲差易賦之逋元氣之不足也補之爲尤難雖然差易矣慮或爲之媒焉絕其媒則客邪無從入雖勿攻可也旣難矣慮更爲之

蠹焉去其蠹則眞氣不重傷雖勿補可也今者案牘無壅請託不行聽其講解則弱猶可支懲其罔誣則奸不得肆媒已絕矣邪且散矣信乎有餘之症療之無難矣獨此不足者匪由凶荒而患爲蠹者不勝奸數譬之負戴見其能勝忍更加重乎良民之日額可憫也譬之飲食見其可欲寧知饕足乎頑民之日饕可恨也況於中飽之徒利在行賄自非束濕之政勢必受賕不忍於猾胥之數輩而忍於人爲刀已爲肉之小

民非情矣不忍於宿逋之數區而忍於不累官官不病國之良民非計矣即使壤地不無肥瘠徵收合有急緩斗則之輕重不已分乎復熟之抵補今安歸乎且彼之積欠者不皆區內之圩田豈無本上田也而收入下區者乎又民之侻倖者不必曩日之敝民豈無本上區也而效尤下戶者乎若論賦額合冬與春夏秋而畫一徵之自是其分此則勢必難齊即欲權宜先冬之孟仲季而一切急之徐酌其餘豈容力有不及

沃田之肥瘠所在而殊無下區之名者豈皆上田歟歲之收穫換壞而異無下區之逋者豈皆倍入歟試觀逾年會計之差未有不費營求而得其費彌益足知其所入必不貲其利彌增足知其爲弊必更甚此爲取諸常稅之外乎抑即取諸常稅之內乎舞文而得賂者十三行賄而得緩者十七此十分之緩旣入於奸則十分之急必屬於良矣有愛民之實心圖乎政之實效者忍不去此蠹乎去蠹如何未役之毋使以求

得也既役之無使以佐售也所慮狡猾之徒每集黨以羣訴則易爲所動胥吏之口必巧發而多端則易爲所欺往年梨行經賦一冊若能先究根源次尋脉絡修復青由之廢杜絕呈報之訛雖有神奸亦當照膽此非明公而孰望乎公於是憮然歎息洞然照知欲採蒭蕘見之行事兩生亦相顧私語始談藝文終於政術正猶曲終奏雅神融意暢區區說耳誠不足爲比矣臨分授簡令識其詳雖次第一時之言或少文率爾之陋要歸於臬公之虛受贊公之廉平而已

歲在壬子述

辨米書

曹周翰出示大父公所藏米卷予雖不知書觀其雲山煙樹走筆而成縈紆蓊鬱之致超然脫去蹊徑知爲真蹟無疑也展卷至後題輒語周翰此元暉筆耳曾之一跋蓋題元章他書好事者裝池時誤綴其後匏庵先生未暇深考因定以爲元章予旣憑筆蹟臆斷其非又按元章本

傳終於徽宗朝其年僅四十有九而此題距紹興乙卯蓋三十年矣又他本供御爲元暉所鑒定者皆在紹興中其壽至八十餘與所云老境者適相合夫筆墨之辨世已不能知獨恃歲月可據而乃失之於匏翁題識可弗愼歟又考蔡肇所撰元暉墓銘卒之歲爲崇寧則其必非父蹟又不待辨而瞭然矣

論筆二則

閩鄰境有好事者極喜佳筆毫必紫鋒必長直

必須一酬白金三四錢少亦一二錢友人或過而譽其好事即指二三爲贈筆工之與相習者嘗攜過予而求試即以爲贈予辭不受而聊一試焉笑語之曰用此筆材分而爲四豈不趂手且耐久哉則對曰即果佳渠不屑用亦不肯多蓄矣蓋人之輕財而重筆有如此亦大逵於情矣自後予偶屬他工用紫毫製一筆大如棗核長可一寸五分小即蠅頭細字大即方四五寸既極隨手又久而不乏可喜也然俗工例不肯

用紫毫作心往往白裏紫衫外紫則悅目中白即省料故耳又非獨此也趂手而耐久於用筆者有兩便而求售者或一妨書此以發一笑

製筆之妙在使人作字時手忘其筆而已宋時筆工稱宣城諸葛然蘇黃之論似微不同東坡於諸葛之外頗稱程奕及吳說父子且謂散卓筆非諸葛不能製自餘筆鋒譬如著鹽曲蟮作字有觔無骨而山谷極稱吳無至無心散卓且云試使人提筆去紙數寸欲左右皆能如意則諸葛敗矣似又以懸腕枕几而分非筆之通論也今之筆師如王道彰茅瑞彰先後擅名於時王已歿矣有子能繼之其一茅瑞也予欲以蘇黃所論詰之輒試其筆爲作懸腕書茅之子曰道生亦知名

說二首

沈彥深字說

從予遊者沈生宏祖來請更其字且曰幸有以誨而畐焉予因字以彥深而告之曰子知所以

爲深者乎山深而虎豹變淵深而蛟龍蟠玉剖而珍珠緼而升德產精微而光華絢爛物固有之若夫刑仁講讓綱舉目張澤被羣生而威振殊俗此則朝廷之深仁厚德也不有海內之彥士而孰與共其功顧士何以能自效於世若此哉其器誠深以閎也不深不足以爲宏矣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夫士穆乎其容坦乎其度天下沐其施如和風甘雨仰其德如景星慶雲豈若僉壬小夫爲機變設城府而深阻不

可測乎哉彼其學則聚之深問則辨之深究居而仁行資深而逢源爵祿不入其心而功名不出於意若唐虞之羣后德讓寧可以淺近窺耶自三代以降世莫不有忠貞之臣旣厥心愼厥事其視險膚殆若仇讐此其人皆可謂深識遠慮者矣若乃抵巇鬬捷踢施陰設雖亦能僞定一時而終無以大慰天下此則姦雄之譎詭曾足比於聖賢之淵深乎今吾子妙齡勤學深造以道在子勉之而已性之所近能矯之使勿偏

乎習之所染能絕之使勿涉乎見謂是也而能求其不可毋肯以沃薪乎見謂非也而能求其可毋洗以索瘢乎同乎己者能勿暱乎異乎己者能勿訾乎羣而欲得也獨能求之於其所不取羣而欲趨也獨能求之於其所不由德之能勿見其爲德之形遠之能勿開其騖遠之釁苟力此數者斯於深也幾乎將見山暉川媚以應雲龍風虎之會他日所自效於世必非淺尠也已

朱季方字說

易之六十四卦其初入物而已入者其初兩畫而已震之初則猶乾也純之斯爲乾五變而一不變復也其悔之變而巽則爲益焉巽之初則猶坤也純之斯爲坤五變而一不變姤也其悔之變而震則爲恒焉益之與恒聖人嘗爲之辭曰遷善改過而立不易方矣此何取於雷風哉夫天地之化雷動風散雨潤日烜各專其功焉然而日也雨也其用以形形故時有所偏油然沛然則朝暉匿影杲杲出日則霡霂謝潤獨雷

與風也不然雷擊而風勢益張風行而雷聲益遠不相悖而相與爲助夫非以神用故耶蓋吾觀聖人之憂旣濟與所以圖未濟者而後知益恒之用大矣善而遷焉過而改焉如是而立焉其何易方之有要所以取諸震巽者不震則不能以動不巽則不能以入含是而求可久之道庸有益乎昔夫子稱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然則世之志於求益者不恒其德

道無由矣聖人猶恐夫恒之者之誤也而曰利貞曰不易方於乎盡之矣聖人化於恒者也賢人君子守之者也中人則望而趨焉其反是者所謂愚不肖而羞之稆也長洲朱君以其名某來求字予旣字之曰季方而申告之以恒君之資溫愼以斂非弃逸於方者也勿易之而已求所以勿易者必伏而思曰無或溺而不振歟無或剽而不畱歟如是焉而益弘矣今世之小夫市人皆有別號以謬爲尊吾又願君之勿循其俗

也又別爲之字曰益之可也

疏三首

資善禪寺改建山門并蓋一堂二廡募緣

疏

蓋聞六度以檀施爲首衆生以福田爲因但捐積累之贏即破慳貪之障治城東南有資善禪寺者僧道林之所修復也覓遺趾於汙萊邈矣異時之締構易嘉名於棟宇儼然今日之熏修然而像設雖嚴中唐尙虧於甓甋軒楹粗具四周未備於垣墉凢屨杖之來過咸咨嗟而興歎頃者石巖方伯因疾減瘥每共裵徊謂當告於淨信庶多植於勝因手札一行施金伊始予忝支許之分爰疏給孤之緣在昔釋尊乞食曾訶羅漢心不均平逮茲末法有緣凡施比丘等無差別若論多生果報募有爲募施有爲施俱依入識田中究歸三輪體空與本無與受亦無受同超十方界外或曰均福田也所願憐貧賑匱修道補橋何必莊嚴佛土不知均檀施也縱復

片瓦一椽束薪斗粟即爲趨向佛乘在未信者以爲此愚夫愚婦之所眩也昭昭而背之冥冥而徵之難以冀矣其知之者以爲此善人信人之所依也愛而能割之求而能應之不亦美乎勿輕一念之隨喜可醒歷刦之愚癡勤幻生而多聚幻財溺幻貨而規貽幻裔何苦以身爲牛馬直須彈指悟空華由有爲而入無爲唯此第一方便因始覺而還本覺遂窮無量法門

東林圓照寺募緣疏

邑之東十有八里有東林圓照寺爲勑自宋紹定三年庚寅其請於朝得賜額者僧有謙也元季燬於兵燹僧時習偕其徒思修結茅以居募於檀那稍稍修復而以舊額請洪武元年戊申也距其始建蓋百四十年矣思修之徒又數傳而如權者卒其業然後殿閣像設及禪誦之處咸以一新迄今百餘年來未有能繼日就頹圮有盲道人金士成奉母菴居專修淨土而禪僧明本來共昕夕相與發心重建二殿前供四天

王像後供觀世音菩薩像獨虛其中緩而有待比工畢而道人旋化去明本自矢必新正殿以報佛恩將復從善信募焉有爲貽書見屬盍爲之疏以助勝緣其可乎予惟天下承平日久江南告窳波流物力耗於輕浮嚚訟爭於桀黠即有禁止猶然怙終唯有迴向佛乘庶幾掃除宿垢夫布袍豈如文繡被體還同疏食定讓甘肥充腸何異莫若移爲喜捨之用正堪結此清淨之緣乃至怨毒相仍猶然積聚無厭子孫之福

分定身家之需幾何巳若沒齒勞心況供傷人笑口何中機總爲矛戟眼底事盡是鍼砭普勸捐貲一爲捐偈見聞易解遠近爭趨

佛說人生總宿緣乞兒爭得富兒憐苦遭冰雪飢啼暖巳忘披裘忍凍眠

日日傭奴昔昔君可能宵旦正平分浮生信得還同夢富貴青天一抹雲

老人垂白戀殘年一種兒孫幾種憐及到臨分齊放却從他鏹藏落誰邊

饑寒也解多生業富厚都忘此去緣今日大慈香火院幾人先法破慳錢

東林教寺觀音殿募緣疏代

竊惟性無生滅資六度以出迷塗法有廢興報四恩而新梵刹是以寶光同放灌國土於微塵宗教流通演法音於淨域業無勝而不積緣有導而彌昇者矣東林教寺者國初僧時習之所建也楊涇縈紆而出其東練祁渺瀰而亘其北去治城一十八里邇刱始二百餘年正殿嵬峩

則能仁迦陀之相好斯嚴阿閦邏逸則大悲薩埵之手眼具備毘尼開士因循昔振其犍椎悲業文人多棲遲挂其巾褸焉歲月迭遷榱桷崩褱住山爲之惆悵飛錫過而咨嗟於是寺僧某等悼像法之陵夸謁檀那而廣募風幡夭矯覩表而生捨施之心法鼓鏗訇聞聲而破慳貪之障[illegible]非易茈將經始於一隅庶[illegible]以漸尋用告成於七衆謂觀世音菩薩西方補處東土導師悲仰下同於衆生慈力上同於諸佛自

在成就現爲種種之身無畏圓通普徧聞聞之德昔文殊揀選方便特標妙解於耳根示末劫求捨塵勞必獲想澄於覺海圓財何愛佛乘同歸但悟二空便超五濁某蚕緣科第曾奮跡於宰官晚憩林樊已息緣爲居士緇衣作伴頻繙貝葉之文緗宇棲玄恍覩曇華之瑞欣逢盛事其託勝因鹿苑鷄林等是調根之會竹園金地增脩正信之緣苟在家而出家誰與火宅由財施而法施茲爲漸門謹疏

卷終

[seal]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一目錄

書牘 凡八首

上督學王御史

與陳明府論水災

論上下匯 代

與姚比部

與繆當時太史

寄黃貞甫膳部

答陳四游侍御

與文文起太史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一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一

書牘九八首

上督學王御史書

堅聞之上之貴於天下爲能脩其身以效之當世也其身之脩矣而人不我知功利不及於人此爲世負士若夫進而苟以榮其身退而無以逭其責此爲士負天下故士與其負在我寧負在人答周之衰王迹熄而霸圖興然而列國之臣若齊管晏晉趙武叔向魯季孫行父衛蘧鄭

僑之倫所以告於其君應對於四鄰諸侯而行之於其國者猶依倣先王之禮法雖至於戰陣之際猶能不以逞志而黷武蓋傳不絕書焉及秦霸西戎楚覇荊蠻遂以蕩然無復顧忌戰國之季士之言仁義尊孔氏不苟以求用退而著書傳之其徒以有聞於後世孟荀氏而已耳所不爲揣摩捭闔沒沒於榮利者幾何人哉顧二子之書亦自不同孟子稱堯舜而舉世以爲濶遠荀卿言法後王而秦以郡縣天下至於今不

可改也蓋孟子見其本原而荀卿審於事勢所從言之異耳實非有不同也由漢迄今所施設迭變而要有不得變者人品之光明卓犖也故賢者之用於世雖學術有醇疵才器有大小皆不失爲君子據其議論以考其行事而鮮有不合其上幾於中行而次亦得與於狂狷也自士習浸淫於鄉愿而孔光張禹以柔佞移漢祚鄙夫之無所不至其禍豈減於亂臣賊子哉蓋至於宋而儒學日益盛其徒因曰相與講明聖人

之道也而元祐紹聖間洛蜀朔黨相詆告若仇讐者皆一時之名賢卒於小人伺其釁以肆其螫毒而宋遂以不振可勝歎哉今者天下理安士氣矜奮固宜無孔張之鄙而矜奮之極容或以鄉愿之似而伏抵巇之機腹中之鱗甲紙上之戈矛亦足慮也所以折其萌而息其爭在正學者之趨而已所以正其趨在辨其孰狂孰狷孰爲鄉愿而已所以能知其人在知言而已今天下之言詖淫邪遁爲不少矣士之已登用者

其言見於條奏之疏而甫求進者其言見於應舉之文此一人也今日之詞場人士方不勝其效尤而他日之奏疏天下又不勝其指摘則其故可知也是在考文章者而已矣夫今之經義蓋倣古明經之遺也然已一稟於制非彼答之各有師承矣則但求無戾於經可也繡其鞶帨何爲哉況更與之戾哉夫變積故實爲有學瑣續語句爲精新俗人謂是文章之病也而今且務以此相高其文率三年而一變又每變而人

自爲言儳而翕然宗之未幾而又羣去之曾不若詞賦之傳遠也而況可擬於經世之學哉且言而當固無數變之理也理不可易而强爲枝蔓以求售勢不至於盡拂其經不止也祖宗朝初場題止五道蓋不欲士之專於經義而徒以耗磨其日力也其意遠矣近世之號爲能文章者以空虛無實之學而爲詭舛動說之詞古今之變得失之林遠近之所習見習聞未有考也不過以僥倖主司之見收耳而主司者亦未免

誤以爲才而收之此徒悅乎言之有異而不責其悖於聖人之經也文既如是則其心術行誼可知矣讀其文而輕儇纖靡者也則知其人必薄以浮讀其文而恢詭譎怪者也則知其人必僻以悍如此人者而一日得志於天下其施於政事何如哉一倡羣和囂囂然咸自以爲豪傑之徒迂孟子之濶遠而不循其經稱荀卿之達變而未知其術不爲狂不爲狷敢於爲機變而無所用恥尊其名而卑其實弱其中而張其外

不知天下其何賴於若人哉獎而進之在主司爲眩於其文無負士也擢而用之在朝廷爲循乎其資無負士也士雖有薄富貴志功名者而平生所學固未必可用也用之而靡效曷足怪哉則無乃士之負天下亦所以造就之甄別之者或有未盡乎是故求治必先於得人知人必先於知言言之邪正顧所樹之標所拔其尤何如耳養之以學校考之於文章試之以政事所以分別士類之才不才而進退之責顧不兹重

歟執事者亦嘗以黌舍之學術朝野之政俗合於今日之文章而觀之乎負在上乎抑在士乎得無有兩失其當而徒使世道受其敝者歟孟子所云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有可以亟爲之計否歟堅也雖衰且昏塞自分終無所效於當世而猶思所以教育其子弟竊願有聞焉傳所爲較刻四書集注序一篇謄繕寫塵覽亦足以概見寧身受其負而不欲負天下者蓋如此冒昧干凟尊嚴不勝惶悚之至

與陳明府論水災書

前月初旬邑中大雨異常兩日夜積水高二尺餘此以盆盎貯中庭而測知之者也比之去歲凡五旬之雨而反高數寸亦可怪矣晴後大費車戽乃得漸退雨時望晴既晴而水未退又畏日溝塍間若貯沸湯焉禾猶可無恙而吉貝已十耗六七矣幸半月晴農家尚有生色而項者連四五日微雨幾遂爛盡豈去歲之荒未足方鄰境而今使偏受其殃耶大氐種禾必極旱潦方爲災而其災易見種吉貝即入秋滿望多穫而每憂朔望前後颶風乘潮雜以風雨掃地盡矣幸而免此但數陰數雨亦漸至糜爛縱有薄收非蛀即黃不過旬日便成十分荒歉此則瘠土不宜禾貧民不肯種禾之通害也其又有不可解者吉貝偏宜高鄉然邑四境本東高於西而此番水災反西殺於東此豈天實爲之歟今雖欲使上官聞之猶不可得況九閽乎所賴有臺下爲福星僕得於新故緩急加意調停緩一

分即民間受再倍之賜伏想仁人之用心必有以處此矣蓋萬戶嗷嗷實翹首而望旌旆之還故輙爲代訴其可憫如此毋曰書生不識時務而嗤笑以爲迂則幸甚幸甚

論上下區書　代

不佞弟某某獲從籲俊之後齒於昆弟之列又桑梓多幸屈大賢於百里伏承下車未幾政聲翔洽潔清之操虛湛之衷通敏之才精勤之力將盡抉遞年之積蠹一蘇久困之疲氓甚盛德

也嘗蒙下問所以爲政之大端不佞弟皆愚不更事未嘗深思其當何敢率爾冐陳至其閒之素熟病之已久而不容不言言之而自信其匪私者則今日上下區之說也凡言治吳之難者曰賦額之煩重而催科難也民俗之刁訐而聽訟難也胥史之巧猾而去姦難也夫俗誠健訟其尤者挾虛以倖勝十二三焉不則飾小以爲大十五六焉其含寃而求伸者十亦一二焉頼明公以公平聽之而又不骫法以徇之無不各

服其心而去則訟且自此衰息矣至吏胥之舞文不過託於賦獄兩端今獄期於如律吏將無緣爲奸獨其在賦役者銖積寸累枝分派別聰明不可以聽決也必求之案牘而案牘塡委雖生長於鄉而素習其事者猶無從窮其窟穴然竊以爲明公之窮之無難曰清曰勤曰嚴此三者足以勝之矣故輒言其大略而明公試垂察焉夫賦額之有高下也爲官民田也非爲上下區也何謂官田田屬於公而民爲之耕如佃戶

之輸租故其則重自周文襄公以加耗均之又以金花銀官布寬之而民少甦矣然猶有重額極貧之名也故豪猾得從而上下焉嘉靖中崑山顧文康公在政府因從中下其事而是時郡守王公始裒益官民田盡攤之輕則爲斗不過三而止無復向之重至八斗者矣此蓋行之闔郡者也而敝邑之賢宰爲昆陽李公力遏浮議以三斗均焉此非一時諸公強所不可均而爲是一切之法也蓋爲每區皆有官民田從八斗

而減之至於三無不受其惠也則無不可以均也其意以謂均爲一而示之衆庶雖中才猶可以治多爲則而寄之吏胥雖賢者未必能平此其慮之深遠而利民之大者也行之既久官無所變更民無所覬倖衆所同是而安焉自倭夺之創殘而田多抛荒也於是槩縣各區凡田自三斗而下至於一斗五升蕩自一斗而下至於三升又各有荒熟米之分焉此載在經賦册可考也不云輕者荒者皆在六區而重者熟者皆

在餘三十六區也上下區之名始於吳淞江之小咽而巡撫翁公之少爲通融也時則六區固蒙其利而各區亦以爲宜迨巡撫海公專意三吳水利吳淞復通而起科亦還其故矣若巡江林之爲奏請也非其專職而講之不詳也動於膚愬而察之不明也導之入於榛莽而曰凡田皆然則豈獨六區云爾哉然亦知定額不可減他賦不可加而姑以人丁抵補終爲舛錯戶部駁之宜也於時縣丞包某至以此獲罪去則是

非較然矣然彼六區竟因之獲利矣向之三斗者又減而爲二斗八升五合矣是彼之蹶薄者積荒者與各區同而三斗者獨得減也猶壑之欲長此安窮至於今五六年之間則賦之不均民之公憤有不可勝言者矣蓋敝邑爲吳下邑濱海瘠鹵雖富戶之貲其最上者亦僅當他邑之中然在今日之爲政有官可不煩而民可無擾者其便二焉一則漕折之得請而永也歲免於貴糴之倍費也一則糧長之以排年充也歲

免於編審之百蠹也譬之若織然其經已善矣長民者從而善緯焉可得美錦而惜乎敝民之欲毀之也其敝多端可略而舉彼誠計曰賄賂之費一可得拖欠之利十卽有欲振刷而例征之者先爲頑梗以嘗焉無巳則雇貧無賴者而代受笞箠焉又不然則以逃亡而恐動其上之人焉吏之猾者又爲之言曰此曹逋負終不得盡償又糧之定額十可緩二急上區之人使輸十則當餘其二爲彼六區代輸焉於計便不然

課而殿咎歸於官於是雖賢者亦或忍心而爲之矣況又有動於欲者乎頃年六區之糧官既爲減三而輸七七之中而征八是爲七八五十六蓋常有四分餘之逋也緩急之間彼六區之蠹害各區者何如哉古人有言用其一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此不過以緩急言非能盡蠲而除之亦非有橫增而賦之也彼又計以爲弊久必窮則又告於官而請以復熟之田補夫所謂復熟云者久荒而召墾之者也使向以其

糧攤之各區則今之熟宜從其加攤者而輕之不然而爲久緩不征也則田之荒者各有區今各就其區而征之申於上官而別儲之以備緩急他日可以無借庫矣彼六區自食其田而乃使槩縣之復熟從而代爲輸糧政之不平莫甚於此此端一開儻一旦有卒然不可知之費攤若按必曰取之復熟田而足耳又使復熟升科而至於三十則彼六區將復詣張而求助於各區矣是豈可不爲之慮哉且其斂之民而爲賄

賂之費者銀或畝三釐或畝五釐此何爲者也又其訟於官而幸得售其奸也必於新故交代之際道塗倉卒之間未嘗有一言及於槩縣之公議而吏書輒爲之申詳此又何爲者也伏唯明公以父母之心子視槩縣之民至乎也以不忍人之政而付之鄉較以採評議至虛也故不佞弟亦得究極其獘蘊而以聞於左右以贊助於萬一若曰我上區戶也而自爲私則不佞弟之自處亦未有同於流俗而況爲偏私之說以欺其父母哉然猶有慮者今日之別白此無難也而將來之奸頑逋負不可知則請脩鐵板册長单而行之使一覽了然又征科之法必多逋者先及而次及於其少則那移遷延皆不可得彼六區之糧亦可以無虞矣嗟乎李公之爲循良百年來首推而奸民猶竊議之安知不復詆長单爲不可行也哉是又在明公以至明燭之而已矣

與姚比部書

一自門下楚還奉書獲報已聞移疾樂志里門竊欲獻疑會先慈病困侍閒未暇遠秋而遘閔今小祥矣門下清節直氣世人知之有如此中相知之特深否楚之役人所憚往而門下請之京師之筆牘人所同受門下謝絕之而又不欲暴之然則非固與人異而自有不得同者正古君子之道也私以爲門下居曹資深若有知者則漸移他曹而上宜也如其孤立無援必且出爲監司方今吏道漸汙門下以直躬彈壓之不

爲峭刻而使人人黙知媿畏以造福於地方今正其時如是而猶不合丘園未晚也儻或逆揣而豫去之曰吾既恬於榮進奈何投足末流此於身名泰矣而有違孔氏行義之旨方今致主之術或未可必行而澤民之功猶得隨分少展故願門下之早出以爲斯世砥柱斯人霖雨其毋曰凡生所言皆吾所悉吾自有獨見以處於此則幸甚幸甚

與繆當時太史書

昨歲仲夏滯淹貴理學博楊君自少通家友舊一見即問諸公子盛稱績學工文皆當踵武殊恩靚面因賦奉懐一篇題扇求寄已蒙垂訪適遊君山失此良晤明日將往荅則已還郊居矣拙詩落句遂成虛語悵惘如何柴明府過推眷愛接待有加禮然衷劣自安其分不過於歲時一再謁而已年衍子少未能捹半歲所一赴儀曹實由舐犢非少鷄肋也兒纔十齡孔孟外已盡讀易詩書若禮記春秋則未免鈎玄提要矣知與不知臧笑其迂既以自誤仍誤兒耶因思少壯時虛耗歲月於硯席所媿學古未能失在未曾迂不少悔也今世詞學於枝葉似有餘然醇雅或鮮其人力挽末流非大力如仁兄者而誰望耶竊意摸古者既未識本源師心者又輕佰規矩當今之時有能倡爲歐陽氏之學庶幾導而之淳乎歐答李詡第二書殆千古定論而世或反訕之況易童子問又忤俗之尤者乎文人好奇自古而然顧如歐公薄嬖積瑚繪而矯

之以醇學韓而全不學其造語用字同時若王若曾若蘇皆其卓絕者而未有不然也乃知古今人之別古以其神今以其貌此炫飾於售承懸矣雖妄談及此極不自量然以質所疑於仁兄或未爲過乎前在暨陽曾上書督學公極論此事平平無奇耳然頗似識眞輒一舉之非量而後入也文多不暇錄呈大要本之孟氏知言而已每歎少讀其書晩始有悟益七篇中之最關繫世道者尤在此數言也南宋儒者雖極尊

孔孟然乃有尊之過而反入於腐迂蓋未與之契者爲不少矣譬如畫家傳神自古及今莫不稱顧愷之必有能妙悟頰上三毛者斯不同俗工耳決非雷同一辭者之爲知之也裒劣比讀孔孟徃徃於不求妙解中覺程朱之未合非求與之異也不異乃異耳未知何時得促膝劇談一豁胸中之疑唯有翹企而已友人顧蕭服宇民服者文康公季子之子也與之交三十年矣行醇謹而文緜麗明月闇投屢遭按劒以貢赴

禮部闈兩試卷皆翰林諸公定其甲乙以私揣之天下雖大宿學中或未之能先也今將貝其文求正於門下而竊以一言先容驥老而志千里得當伯樂必自此始矣試一論觀其文毋曰此腐迂某生之友也而一槩相量則幸甚幸甚書所惓惓再賦一詩奉寄又寫暨陽雜輿之二并發一粲皆顧之所屬也率爾狂僭唯察之恕之

寄黃貞甫儀部書

春仲辱惠書知酬接爲煩已占道體之康勝矣所浼極荷慨諾信矣君子之樂於成人之美也異甫以爲傳東還遂留待秋涼聒聞每言人士其宗爲世津梁無乃過疾高觀察公才敏識超又以淸操出之與人相調二十餘年未見此臨可矣初到欲移疾或由上下與遷未必相安竊以孔子徵較望之今似小定足慰瞻仰揚淸激濁行復見之其在斯乎昨歲公舉名宦三賢近在三十年間而遠有昔賢之風敝邑之人咸

切追思顧督學公意似有可否初已批行連呈而玆者復嫌類申欲各由報將疑舉者之非公乎則其歿已久其後甚微私何從生即疑之自可密諭所由體訪不必始從其合而後乃貴之分也將謂三公先後相望未容一時乃爾多賢踵本無可疑且人之賢不肖雖各性生亦由熏染蓋有小人而密邇賢者則惡不敢肆君子而牽制匪人則譽有不終以今揆昔豈不瞭然不

然則熊王兩君子之相信相成此古人之事而今之君子之所深冴也如或明知非私而僅允其一姑緩其二銓曹以此用人尚貽崔亮資格之譏況於没世論定之君子而乃欲姑待獨不虞敝邑之逝者既與俱徃而喪者難俟河清失今不竝行有幸而章徹有不幸而湮淪夫人生同德而不同遇誠多有之其殁而繫人之思乃復有幸不幸焉若此者乎此宜亦高明之所深慨也故復覼縷上陳并錄原呈及覆勘冊呈塵

覽不審觀察公猶可委曲從容而得之暬學乎幸甚幸甚不則一體姑遲而有待何如伏望酌其可而更爲留神不宜

荅陳四游侍御

曩歲奉奠先贈公之文得於怱遽殊以未極鄙思爲媿不腆之儀豈勝内靦重棠哀貰加以還荅彌益汗顏褒劣之别寳今已年於兹矣以非上之資構一小樓於舍後隙地偃仰其中亦自有少味既自分褒遲樸野無可自炫雖一學博尚不欲忝豈敢有意外之望乎獨少聞長者之論讀古人文字頗與時尚異趣亦何敢造次爲人言之耶先公巳即安窀穸畢㝠家言雖誠有之頗誰爲識眞者獨有彼蒼福善或能偶中冀勿輕信與同之論也閣下造福下邑知與不知咸所佩服而重爲黨人所拼公論久而自定今其時矣又念朝廷方召還福清公却恐又因而次且耳然聞此老以虵擔自娛則地方類薦一疏其不忘情於閣下決矣先皇短祚中外憂疑

中人不無可虞外廷未知所仗此豈志士高卧之日乎承示及賢循或有似蘇明允少時敵度必有自露其頭角者以深愛爲厚望所以蹔時埋没未可知也豚兒巳粗知弄筆然未欲令試於有司更俟一二年當不爲晚叔達蹔非遊還巳久矣辰玉兄集序不過述平生聽言一寄殁後酸楚何足爲文其葬遺命祔而遷之必欲再卜曾一經營旋又奪於衆口想只在早晚決計得丞有雋才令譽到官後數奉使遠行此歸久

稽報命頃且獨身北上矣仲醇兄集乍刊行性嬾目昏未暇寓目至如蕪穢紙費猶懸劉於災木扇頭清音諷詠再三恍如獲侍輙亦呈五言題扇一首以供噱噱尊伻來速發裁報殊未能悉旣闕欵待又不成牘惶悚惶悚

與文文起太史書

昨歲承珠玉之貺旋奉一緘陳謝未有以報也所屬寫圓覺經文殊問一章雖已完納衰年眼昏兼以素不便分稟書再寫終未愜意慚悚慚

悚自聞臚傳之報知與不知咸爲欣欣名德之後一也令聞久播二也淹蹇大發三也尤在人晉以王孝若相期伏想令姊夫人正在京邸歡忭又當何如耶聞十年前濟川師風雨舟中之夢相纏兩驗一何奇耶此適足以彰數之前定而達人處世正不須一毫計較尤其章章者也兒子得程文三首讀之僕久與此別疾讀再過語語駭心動魄眞是奇觀廷對一篇至今未得寓目雖然此猶吐奇舒憤之文也自今以往一言必正論一行必成法當自此始耳吾吳先達之文如王文恪嘉靖初勸學一篇雖古人何以遠過而擬觚者妄目爲無奇吾嘗爲秦爲漢耳嗟乎此蘇文忠少而欲爲賈陸晩而且較正陸奏議以進者也二公之文豈有一毫相似而其意自相懸合如此此可以槩古文之脉正不在詞采炫飾之間而已東漢六朝之文至韓柳而一振唐末五代之文至歐蘇曾王而一振今讀其文雖此數公者亦各自爲詞未嘗相襲世乃

有謂古文之法亾於韓者彼不知也曷足怪乎獨怪夫耳而目之者輙因而肆其猖狂耳凡爲文章但意高識遠而味長古今一而已矣其有不同者遣辭布格之間耳仁兄積學綴文之日久何待鄙言正慮初在詞垣或恐爲時尚所奪耳輙不自量而覼縷及之勿駭其唐突也近聞之淑士云仁兄爲吳苑先賢傳已有刻本而未蒙頒示并附以爲請不宜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一　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二目錄

書牘凡十三首

答錢受之太史

寄申美中司理

寄姚孟長太史

與黃貞甫學憲

寄胡仁常明府

答方孟旋

答吳與王君書

答張季修書

與王慶長

與殷辟非書

寄扎勸殷丈保嗇

貽邑學二師書

與唐四兄叔達書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二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二

書牘凡十三首

答錢受之太史

某老矣少時獲聞長者之教略知古文詞不當以時代論高下顧才駑氣弱又久困諸生役尋頹廢非獨無成徒深空虛妄誕之愧自於文游中得仁兄其才力其趣向實可與古之作者竝驅進而不止寧獨推虛憍謬迷之鋒而已故敢輙效其所聞竊比於抔土勺水寧有不自量而輙薄宋文憲者乎若論該博詳贍自南宋至今實無其儷顧追尋淵源所自似猶爲正叔元晦所縛未能無滯碍於理學而直追西漢洎唐貞元元和宋慶曆嘉祐之超卓也黃柳之集嘗一寓目焉僕向之所聞於經學推金仁山吳臨川兩先生特爲諦當者歸太僕之緒論也然歸之文詞豈便是仁兄準的哉特其學問必尊經其述撰必推西漢及韓歐蘇曾之自得雖以俟百世之君子要爲不可易也僕才不能爲時又不

暇以爲得一人焉可以追蹤古人正如時方多事而幸有一傑出世人之才則人之所仰望而責成者宜何如也立功立言等耳一以濟時一以維世雖非其人并無其責區區之企慕賢於流俗人遠矣其亦可以語此否乎輙又覼縷再及其必爲仁兄之所許又可知也當仁兄之受誣或有言宜亟歸以俟其自定此事外不解事人之淺見也彼分較者取卷以呈猶不之覺況主司之怨遽受成者乎以彼分較猶得從容進

退況爲他人所牽累者乎至於今始歸侍太夫人即先後兩無可訾議矣顧僕之及此言實贅也而猶爲一言及者無他聞之道路皆云出於中傷雖衆口一詞尤望高明泊然勿以攖其寧則釋氏所云願檀越安隱在彼亦復無他者也頃者孟陽長郎以昏暮告行而曰已具舟清晨即發怱遽奉牋固非昏眊之所及矣顧使仁兄先之又辱法施鄭重懇惻實無已無已漸近炎蒸瞻對或在秋中雖怱遽函封似亦可當一夕晤言也

寄申美中司理

自昨歲旌旆南征此中米價湧貴民間嗷嗷洶洶幾有嘯聚之虞幸及秋轉販者舳艫相接旣而歲登非獨賴以全活而已國家三大喪相繼中外憂惶有同杞人俄而旋定無疆曆服此足徵矣但恐臺省之間囂陵訐詐習以成風而州縣之政積偸成窳監司而上彈劾幾何未足深懲有識者咸以民窮爲憂緬想江右民風吏治

爲南方第一而門下學紹青箱節比素絲官爲郡僚責專審克實門下闢通之脉也始於一郡播於四方爲德甚遠視彼優游省署而歲時撫事或未免仰屋竊歎者何如也友人周君以服除補官貴爲掌教南安不過旬月倖便可得遷所望借之羽翰俾得優叙其爲感激豈有涯哉此君文筆敏給器度坦夷年甫及艾用無不宜少與從容便見底裏故敢一爲先容耳伏想德星所臨數及鄰境此地蘇文忠少嘗遊焉覽而

南遷非歸復再經過南安有學記刻石虔州有贈士人孫志舉詩及題鬱孤臺等篇過吉州有清都臺三大字又嘗寫海外天慶觀乳泉賦過盧陵爲曾安止作秧馬歌刻石聞其石今尚留曾氏處此數種似皆可榻得以語所在縣令必能致之他日東還可當百朋之錫也此中寒雨自季冬十八日至今屢雪入臘且三白矣聞周將治行率爾緘上記室不宣

寄姚孟長太史

僕於世味久已泊然而每聞故知之捷非獨色喜且爲之躍然慨然豈誠以一日之榮進哉亦爲其人有可自見於世與碌碌者不同且世亦必有賴焉耳若乃孟長之捷既可內慰慈顏行且上翺旌典刋名已早著年已及强過此則爲蹉跎矣憶昨相過覧所貽書還爲相識數稱之以爲丈夫處世若畏首畏尾苟以自完猥云明哲保身者亦足羞矣已聞膺厰常之選則又喜曰斯人也他日當以經術經世務且以文章回

雅道決不苟爲諧俗而已久欲奉書一罄鄙懷未遑也竊以爲兄之志於斯道亦已久矣猶恐向縻應舉未免博涉爲優今拘館程仍以華腴相尚則力追前代之深醇一掃今人之儇薄不在此時乎第當出其緒餘以趨時適變而已僕童子時讀蘇長公上梅直講書未之識也及壯因歐公須讓此人之語始尋繹得之其後讀韓歐曾王之文一一窺其高處進而求之賈董鼂劉又知遺詞布格雖各隨其時而其爲卓然偉

然一也如歐少時步趨唐末五代今見於外集者何其麗以靡也既登第乃一意爲古文詞而當時之文遂爲一變本朝諸公其始爲南宋理學所縛雖有博贍終不能高其後厭理學者趨六朝頗工於詞喜恢奇者稱秦漢更流爲詭吾吳之文王文恪陸貞山蓋爾雅之宗也至歸太僕始弃時人之詭舛絕不以時代爲高下謂唐宋高文不減西漢非眞知古文者其持論必不能若是之適俗也譬之相馬略其玄黃取其俊

逸苟為不然誠未見其能古也此非吾孟長而
誰望哉今在館中知未免為應俗文字俟三年
之後力追大雅未晚耳語多未可以書悉他日
南還省覲或可從容為半日談適須儀部家有
非上人率爾附一緘意在傾倒不覺絮聒亮之
亮之

與黃貞甫學憲

久不至西湖日仁丈暫還里門便擬扁舟一叩
宿留雲岫堂中眺湖山之明秀聆談言之斐亹

淨洗菰蘆塵垢而因循未能果者非獨嬾性固
然實由家無壯子弟頹齡穉齒依依不能為再
旬別耳閒居每念天下泰寧物力全盛而東奚
小蠢遂不勝其蹂躪譬如人生豢養太過小有
疢疾便不能支又如舊族強盛來久一朝勢去
漸以衰落此由養生適以戕生倚勢以兆失勢
故也今日之事但上有體國之大臣不植黨不
營私無以諭諛而妨才俊無以賄賂而養豺狼
國是定則黑白不相淆吏治清則民生不彫瘵

頃論此必無奕而力此絕無望寧復有救乎是
宜仁丈之脫屣而賦歸田也雖然有能深知而
重任之豈可終以高蹈為明哲哉昨歲東西創
殘實可深慮幸而蕩平譬猶壯大驟病非有藥
物能療之恃元氣尚可支耳今尚可不一懲而
易轍乎民心即天心也人怨即天怒也若背公
營私者日偷以自肥不知身之當為魚肉而人
且刀几我也念此實久一為仁丈悉之以當晤
言巽甫去留已不辱命餘續布

寄胡仁常明府

溽暑得書俄復臘盡翹企之深與感佩之至眞
與日俱積雖已附一緘為報竊有欲效於左右
而未暇悉也自昔仁人君子志存乎當世必不
榮通醜窮審矣然則何以言得志不得志也蓋
在乎用之則天下蒙其利不用則斯人受其病
云耳若一身之否泰何論焉亦曾有以齊安羈
客為明公言之者乎雪堂居士其才其識其所
論列與見之為郡者至今令人慨慕而當時人

主又深知之一爲異已者所嫉至於下獄流貶豈非人情所難堪乎然獨能夸然處之誠胸中度世與孔子所稱得之不以其道而不去者合也今明公之進用雖少淹乎將未幾而郎署內之卿寺外之藩臬郡牧其得吾志不遠矣所恨獨不得在言路發舒感憤爲世鍼砭然今之朝士頗聞有植黨之嫌識時務者亦不願爲此何者同則曰甚一日異則必不相安於進退兩無當也不審高明以爲然乎否耶衷劣不勝舐犢

於舍後隙地搆二丈許藏書之室未免稱貸而佐費茲幸歲豐然方碌碌償逋即欲賦詩奉寄亦未遑及至於札示一卷聞之沈生云曾囑友人製卷然迄今未見擲來俟其一到當於來歲淸和圖之也李長蘅行呵凍附布區區幷以爲候嚴寒伏唯倍萬珍攝不宜

答方孟旋

日承再枉雖從容話言未敢造次扳留亦知仁兄之不以我爲簡也及長蘅來別與相知數人共集僧舍出示手書因言仁兄亦已長齋乃始大悔知之晚也夫以千里故人不爲市脯沽酒猶可以不能酬酢自解乃至失不爲具伊蒲之饌非仁兄其孰能寛之昨及一緘捧誦愧悚何已謂有誠而譽則不肖已爽謂過情相借則又兄所不爲或者愛而忘其醜乎不肖少爲舉業所縻終於孤陋兩無所效幸而所交事兄事者二三君子於古人學問文章頗有承傳不似近代諸名公鹵莽幸亦竊聞其略而熱心一片喜

爲友朋言之輾相告語庶幾不墜長慮非徒無益而先違老氏睢睢盱盱之戒乃有謬見許可如仁兄者乎不敢當不敢當仁兄茲役上則玉堂次亦蘭省贍對未期然僕以爲士人有意當世唯長吏之澤最速最渥儻亦不以薄書爲勞乎得在吾吳鄰郡或容幅巾野服握手葉舟而非所敢望也幸因仁兄獲以一言爲屏岡翁壽限於格律語焉不詳顧其父子之行之文差可槩見矣書生習氣語輙傷時贈別一章尤爲胡

亂凡見所與必無荊棘或可令見然亦望慎之秘之有贈長蘅五言題扇他日一相見京邸即索觀之亦見不肖之待長蘅非淺鮮矣長蘅所付絹潤而少短須囑裝潢工人綴黃絹於上下玉池內既宜懸挂且於稱賀尤妥也使到後方取絹歸若非雨中具草未免使者空還今幸賒一日以待晚船早食後即得應命未能巧遲何如拙速想見掀髯一笑耳

荅吳興王君書

僕鈍且衰已絕意當世之名兼酷信釋氏毋恨知聞之晚漸益泊然乃蒙不鄙惠書鄭重且拜珠玉大既若翹首雲霞而傾耳韶濩也慚感何已何已憶自少壯至今凡讀書爲文皆不能與時俯仰以遂成其名雖小夫豎子之能捷得者猶媿不若況於名公才士之未必果合者乎顧竊有聞於宿學其言雖近俗而頗與古人合聊一爲陳之僕嘗舉東漢文勝六朝六朝勝唐人以問又問古文之法何以曰以於韓唐人之詩何以曰無五言古語未卒而其人啞然笑曰子爲疑我而問乎抑果有不釋然者乎此殆譬語耳試多取古人之文與近代文雜而讀之其若飲醇若食蜜者必古之卓然者也其若餔糟若嚼臘者必古之靡靡者也不然則今也且非獨文也夫宋人以議論爲詩誠不盡合於古至其高者意趣超妙筆力雄秀要自迥絕未可輕議今乃欲以贋漢唐而訾眞唐宋容足患乎僕自聞此快論中頗了了然才既不逮人又不姿自

力於學迄於無所成立此者百念灰冷不恨無成且更恨爲娚亦都麼矣衰年遘閔病復乘之何心及此姑述所聞以爲報耳若雨十首田野僕拙之音聊用發笑而已至於字畫非曰能之但以嗜好既久庶幾識與蘇長公論書寄子由五言殆盡其理此在高明可以頓悟漸入也目昔不辨作小字又方伏枕聞有風便彊起口占想蒙垂亮

荅張季脩書

兄昔別去爲萬里之行毎一念及輙念唐宋以夷獠雜居之地困苦遷人賢者不幸時或遭之耳其於初試猶知憫惜尚不令遠去其鄉也而今者名爲聽之掣籤已陋甚矣況實寄之胥史誰不知者雖公無取舛又蔑公及其遷轉一以資格爲叙徃徃賢且能而見屈庸且濁而獲升蓋明知之而不復顧者多矣聞兄在彼知而欲援者多有忤而欲擠者不無誠寡不勝衆顧好之者之氣力淺而怒之者之機械深亦那可以常理論總之自有命在兄雖在遠亦頗聞吾吳近歲吏治民俗乎猝有小警孰可仗者幸楚蜀來者或遥聞風采或已睹設施下邑新政庶幾惠人解而更張意在茲乎譬病暍之人沃以清冷又似痿痹已久蹶然忽起喜可知已兄所謂能不同憂者失在父兄不能訓子弟自有以取之豈意披裂至此彼悍然而圖報復者猶可知也宿然而爭骨者其謂之何乃外敵方罵而內釁復深撫而用之者既眛於長算何而乘之者

又跡於大悖里閭傳爲談笑親知莫能解紛唯有涕泣之道自西遠來詩之言閱墻禦侮彼豈不聞顧出於骨肉至親倍足感動耳來札言彼中秋多而泉洌又以善釀之法試之而酒不能佳何歟豈麴有不宜乎不然則暄寒之地氣或相懸耳向嘗欲按東坡酒經雜麴與蘖以粥爲投一一按其法而試之儻可爲發興乎又未知在彼所釀用麴用丸子若麴也則醇於何取此中貴酒家如祝如張問之醇皆茫然不能言也歲取給於釀乎耳兄豈亦嘗識之乎向者朱提之句慮兄過於清苦或不便於同官詎意與文之相成如是若兄之攝鄰邑篆亦已聞之彼豈盡如與文耶美人蕉曾於吳江識之然非其花時也荔支蜀種或異閩讀蔡譜即閩亦夐懸計得書後兄已嘗廿久矣承惠蜀葛賢者之貽誠當服之無斁況遠地土物尤所足珍多謝多謝令子尚未及晤聞其留伴孟夙養痾俟愈與俱還貞季脩兒也殘歲若不東下來春必西往見

之若其資敏而筆翅已窺見一班日益又可知已孟陽尚留潞州友人官廨一緘乃郎已領訖俟有風便當寄示見及書叔達子魚汝廉各爲道相念矣適作書連爲客所嬲多不相屬盡四紙至筆倦而止

與王慶長

自聞令子遊庠便宜遣賀并候聖善起居唯一僮差知書亦差解事不可去左右遂逡巡且俟謁廟後雖曾見全案又不識令子之名今乞并

示其字小試爲發軔之始於世家不足重輕之努力接武正在今日矣聖善撫孫如子屬望殊殷未即有以慰之雖得失早晩有數實恐乎日工夫未即能精進又未知師範何人近來此道轉衰然嚴重之與寬縱如白黑迥懸想不至誤耳尤望叱名於聖善前委曲道及也新書細葛聊以申賀惟幸笑存聞已爲司寇公建祠不審擇吉何日奉安像設此誠輿人公舉一鄉盛事然鄙意終不喜過爾彫飾第如郡城范莊祠宇

非獨易辦抑亦可久且所重本不在此不審與何人商量務出雅道勝人多多許也臨期當同二三友人瞻仰拜謁不宣

與殷辟非書

比有所聞於道路言足下所與狎者或非其人頗有燕僻廢學之憂叔達子魚輩欲同詣諍之庶幾翻然俟謂少年偶一失脚吾輩愛之既深宜相爲護其短寄以一書規切如辟非聰明豈有不聽受者諸君便以見委將發而會聞卜吉

行納徵禮當俟過此而後及之今則不容緩矣先公踰衰而舉長君踰下壽而舉足下毎見其憐念之極自言老翁譽兒將來應不隕家聲恨不獲見其成立耳已聞其命名且遂爲之字足下顧名思義儻有先見其侃而爲之防者乎夫既往何足咎丈夫貴自新耳吞刀刮腸飲灰洗胃是在今日矣若以習氣難除請獻對症一方不過痛念先公而已雖有緘砭何以加此僕嘗論人生少而寡過多得之稟受若過而能改彌

難其人辟如本無酒德雖終身不濡脣有何足異如其居常五斗一石偶有過差便斷杯勺如此等人豈非豪傑人之稱之并其前日之瑕皆爲瑜矣僕又嘗言習氣之病寧失於狂如好游狹邪是毋失於貪如注物決賭是夫此兩者豈有優劣顧病狂尚可療病貪不可治經見已多不容不具陳非謂開一端以成足下之過也今日所望正在無非無辟庶足慰先公於地下耳二扇寫納向曾以小楷題極精小扇今尚存否此先公命寫勿入他人之手囑囑

寄札勸殷丈保嗇

孟陽昨見過云丈丈垂聽鄙言便思斷慾保嗇安享晚年淡泊優閒之福今之丈人行年踰七十老而不衰如丈丈者有幾自非好古近道之君子亦烏能無所牽制挫有餘之形氣悟無爲之閒適者哉然以茂仁仲與兩丈皆年未滿七而或已鰥居十年唯寄情緗籍或遂謝絕閨內止用米汁自娛此皆所與少同志長同學者也今遂與二老而三又同恬曠之味則丈丈之遂能決然吾逆知其必無難也某雖向衰少於丈丈尚二十四齡而鬚鬢半蒼早卧晏起兀然一室如苦行僧此其不能非直守禮實愛身也而非不欲也顧輒以此言進者無乃與性不能飲憎人銜杯者類歟竊嘗思之以爲某未衰而衰之徵十見其七丈丈猶強而強之實亦減其一則耳之於聽少不逮前故也又竊以謂雖一不如前而不失爲強此可以調攝復也蓋五臟之虛實各有驗於形耳屬腎若丈丈者獨腎一藏微傷而餘四者固未嘗虧也何者以飲食起居無異平時故足徵耳非若他人衰老同時俱病而潰不可收者則又嘗私驗之矣比者丈丈自江陰還晤僮一月別耳而耳病似全巳私謂仲與丈若自後復不逮今則致病了然巳數日不晤而仲與丈見語君言殆不誣以數日之汰遂幾衰其一月之嗇可懼也以一月之嗇能使七十老人頓還其一藏之虧然則宜何如自愛耶

又嘗謂丈夫之可以娛老者三喜讀書長於吟詠一也能飲醇賴以陶寫二也有二子皆慧可以授所業三也此三者可以奪彼一矣而又有一宜過討家貧子少尚當以百年看其成立老氏有言慈固能勇若如此則閨房之內尚當有脫簪進規者況於學古近道與彼二老同其少壯而獨以既老之年顧不能自割於愛我者之規乎誠不勝惓惓又慮面談不悉故敢復以書贊決

貽邑學二師書

昨承傳示邦君之命欲俾以藐文之事與昆季周旋此非獨不敢辭而已某於諸生中蒙眷待有加實倍倫等去冬先人病亟既拜珍藥不幸大故又賻奠猥及蓋於一體培植之中又竊抱知己之感長慮駑鈍終無以報更荷不遺仍有此命然竊有中所不自安者侍聞或值他友不獲面質輒以書問今科塲文字與經術漸不相關某雖頗好古書而絕非時文當行舍竽挾瑟既以自誤美芹獻曝或復誤人此所不安一也又方居憂苴經菅屨公庭豈敢趨蹌儒冠逢掖私心實懷慙恧此所不安二也兼以吝止朴野語言戇狂以侍君子或多愆尤又自省生平迂疎有愛有憎雖萬無召謗之事豈必無見疑之人此又所疑阻不安三也伏惟師長知我愛我求為具陳感激之私且斟酌疏數之閒使上不負歸依至心下不為進退無據幸甚幸甚

與唐四兄叔達書

不肖自成童時聞之先大父言汝父少卽勤苦自力於學問師以不煩吾既多長者之交家僮不足於役薪水之勞皆汝祖母親之而父憐其母往往分誦習之功助之汲每讀至夜分一燈熒熒母對之績相與勞苦或時至泣下其後學漸成以明經為學者師俯仰資焉又十餘年不肖漸壯而先君亦已衰矣大父又言而父之養我可謂已勤然而觀其意時有不足於中者冀有所得以為父母榮也此誠人子之心耳吾自

分所享已過豐豈更有望哉所以爲爾父惜者其平生志行宜有聞於時而名不出於鄉閭不能不爲介介也及不肖屢進而見擯家君又數稱時命以慰之又見所與遊者或父行或其同儕非名公卿即懷寶遁世之士皆服仁義而稱詩書若與時之人異者則又私以爲喜或時慨然曰而能養我如我養而祖獨而未有子嗣續謂何且爾後哀欲如我今日豈可得哉不肖乃爲解之曰大人勿憂此亦命也已而先君終不

獲抱孫以歿歿二年圖改卜宅兆葬未有期而不肖舉一男於是祔葬之意乃決竊念先君於事父母盡其孝於事伯兄盡其恭於視其姊若姪盡其友愛無一椽數畝之承藉而辛勤至老以卒有宅一區有田百畝以詒不肖堅又啓之以詩書之業疾未病時友人之子若孫求贖其先所賣田數十畝慨然還之所得金盡以分姊姪及諸女可謂盡其慈因謂堅曰唯我爲父兄可作如此處分知吾兒必與我意合也未幾而病以至於大故哀哉痛哉伏惟知先君之深能名先君之爲人者莫如吾兄且居常數稱唐先生有子非兄銘之而誰也既狀其大畧又具述先祖先父平日相與告語之意以見先君之的然不媿於古人者果不必其施於用也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二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三目錄

雜銘凡二首
友人朱叔子手製筆筩寄上韓大理請爲
之銘
丁叔保夢覺軒銘
贊凡九首
歙江君洎配羅畫像贊
題畫魁星贊
題大士贊

楊裕州像贊
葛實甫像贊有引
洞庭張君像贊
吳宜仲小像贊
羅谿王翁畫像贊
殷先生畫像贊
題跋凡十六首
跋蘇文忠墨蹟
跋張氏聖教序
記蘇長公二別號
書四十二章經後
題手書遺教經後
書乎淮夔及碑文後題
爲友人寫韓送王含序因題其後
書敬姜論勞逸後
題草書杜詩後
題手書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後
寫蘇長公秋陽松醪二賦後跋

手書蘇長公問養生後題
書雜錄唐宋諸家論文簡牘後
題手書東坡文後
草書東坡五七言各一首因題其後
手書東方客難篇後題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三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三

雜銘凡二首

友人朱叔子手製筆筩寄上韓大理請爲之銘

猗管城子或含或濡卷舒隨時黙不求試試即霞舉乃見其奇用之書獄其所平反審克無疵用之彈壓朝廷以肅靡有詭隨晉而宅揆獨可使清傾可使夸我之察廉如彼秋毫心正岢欹朝考夜庀退而即安必慎其儀整冠危坐淵無

博山屏遠伎帷乃有野老爲子考室巧若工倕截彼竹根刻爲觚稜瑩若琉璃又爲之圓貌一丈夫坦腹委虵殆有道者若營四海邈焉深思所思伊何賞不酬勞少恩見譏用而不效世所抹撥媿無能爲我銘斯筩寄慨橐筆鼓腎且持彼美人兮碩大且儼子是之貽

丁叔保夢覺軒銘

傭奴也而夢爲君富人也而夢爲僕晝夜迭有分而孰爲此反覆夢果妄耶覺果眞耶形之拘拘乃遺其神神何爲者無晝無夜無寤無寐而命物之化別夢於覺夢也冥冥悟覺亦夢覺乃惺惺衆所共營吾能勿爭衆所同去吾能勿怖以我夢空破我寤執寤亦非眞執亦不立是爲大寤廓其保護

贊凡九首

歙江君泊配羅畫像贊

士也而徒爲賈夫巳爭尋常辨良苦矣而不失爲士者匪利之沒而義以爲祖也女也而行爲

士夫巳稱詩書訓箴呰矣而不失爲婦者匪剛之乘而柔以爲砥也去夫黃山白嶽鴻鵠之所控搏而遊於五茸三泖蛟龍之所屈蟠族黨稱之里閭信之謂范在陶謂光配鸞不知者以爲譽而其知者以爲平世之考槃

題畫魁星贊

予得於瑯琊王氏見所藏星宿畫僞蓋草唐人蹟也世俗所畵魁星於帝車之十魁杓七星及文星戴匡六星玄武天廟六星一無所肖不知

始於何時疑俗工爲之耳顧於緻文之士有易
焉因爲之贊
列星之降咸陟於皇有吉有凶垂象之常凶維
險賊吉則易良或屈枳棘或登巖廊率以文售
庶幾德將有播其惡在貴愈狂有流其膏雖甲
日章天耶人耶一否一臧匪已之求而星是禳
從文之炫而實靡當其所爲慶鮮不爲殃

題大士贊

寂然宴坐而坐攝大千熾然說法而一念不遷

豈不獨無而彼獨然泉出於山放爲瀦漣壅爲
汙瀆本一清泉凡夫本覺諸佛匪懸從寐而覺
既覺而圓尚無始卒豈有偏全我聞斯語於大
覺仙唯熏唯脩則幾乎賢

楊裕州像贊

吁嗟乎楊公是能以經術起家俾後有承而前
有光燦然而暐暐者其早達之文章肅然而治
辨者其歷試之弛張令之儼然在圖日光炯炯
而神采揚揚者孰爲渝而孰不亾至於用之未
盡其才年之未滿其志自昔賢而每歎吾何從
而問之於彼蒼

葛賓甫像贊 有引

洞庭葛賓甫往歲浮舟東下於友人席上一見
語令知其爲讀書自喜人也居常見伯兄震甫
以能詩稱於人人即亦學爲詩當其得意似不
肯多讓然予頗疑其貌須髯耆張眉睫間常有
精悍之色必不徒以漁父老也君嘗客徐州從
蕭碭間豪儁遊遂慨然有志當世思自奮於功

名爲國家干城禦侮之臣而未有當也會其所
親有客居余邑者間歲必一來來即數相過從
因乞爲像贊葢予嘗自謂生長瀉鹵之鄉每思
放浪於湖山而君更去其浩渺之觀汩汩焉若
不能少自逸者此若不可曉然其實一也譬夫
抱幽憂之疾則企羨游仙甘麴蘗之味則不堪
枯寂其於內不足而不能無羨乎外等耳曷足
怪焉贊曰
子之家山水奇絕殆與人世隔子之平生以詩

人自命豈與庸庸者而爲役顧乃舍舟楫於江南而悉風塵於淮北蓋吾覩子之貌而得子之心寧有多髭而赤頰瞥然若有所自喜而肯以自暇逸爲適者乎

洞庭張君像贊

貌莊而色腴蒼然兮飄鬚吾以窺其廉隅殆當世之通儒耶而玉也終韞褐也晏如自託於山澤之臞假令其早歲獲售豈肯局促效轅下駒爲顧安得快風活水一觴一詠駕幾舸而揚十

幅之蒲於春秋佳日長嘯傲於五湖

吳宜仲小像贊

澹然而蕭疎其山澤之臞乎而日若有所營蓋託於藝事以自娛乎嘗試與之言筆墨之適手拏俱忘至其與物肖也曾不遺錙銖殆其觀物也審而與之遇者在意匠之初乎若夫與世興趣而屢空晏如儻亦可得而摹乎

羅谿王翁畫像贊 有引

王翁家治城東南數里外族之人皆聚居焉遂稱於邑曰楊涇王氏以農起家比於素封羣從子姓又以詩書之業潤色之翁爲人坦然長者邑有賦役嘗先衆人任其劇前後爲邑者凡賦之事必諮焉有相與競者每屬與其議雖未嘗一一別白是非然以不苟爲利終不至召譁取怨也蓋非獨篤於族姻而已是歲秋杪人以翁壽七十屆其生之日多往獻壽焉而其婿家朱君獨先期致翁畫像請爲之贊予以謂富壽康寧福已備矣身好爲德而開其後之人咸思奮

於經術殆未有艾也秋爽正新釀秫以爲酒魚蟹以爲饈嗅黄菊之幽芬接親朋之情話生人之樂復何以加此贊曰

龎眉飄髯有類山澤之臞者其貌之謖謖耶般容守口每羞里閭之俠者其中之罷罷耶有詩與書不忘鉏耰既富且壽所寶儉慈其知者曰此其爲腹不爲目者耶而不知者猶以爲容容之福

殷先生畫像贊

吾始識先生於旣強雖坎壈是纏而神采孔揚往往以文而吐其芒得酒而託於狂波濤翻於脣吻而雲霞爛乎縑緗彼舐筆而貌之者烏能彷彿其中之所藏洎乎始衰乃仕於時有來自京師言其貌不加老獨色若降而畢氣若降而夸殆將圖迴天下於掌上而退守其雌然名日高矣而衆莫與親官屢進矣而歸猶食貧向之挾文酒而自雄者出之以感慨而益振若此人者必能使後世想見其風神目燗燗而顏蒼蒼

置其崁冠纁裳而布袍幅巾不知者其以爲山澤之遺民耶

題跋九十六首

跋蘇文忠墨蹟

坡公書肉豐而骨勁態濃而意淡藏巧於拙特爲秀偉公詩有云守駿莫如跛茲言其所自得於書者如此此卷爲非歸時答謝書予所見公遺蹟獨楚頌帖用筆與此相類彼似少縱而此則穩重皆可想見純綿裹鐵也今爲辰玉太史收藏惜卷首脫數行屬予補之公書自不容輕補特以此書極文章之妙致得展卷即一誦公全文亦大快也今世之重公文又十倍於翰墨至其悟解處或似好事家多不辨公書眞贋抑又何耶末段然則則字葢公名之誤今裝潢跡分明非筆誤也

跋張氏聖教序

吳江張巽度重裝其大父某公所藏聖教序帖寄示王辰玉及予屬跋其後予性就書於古人

筆意微有窺然不能以紙墨辨高下如好事家也此帖傳世頗有院本之目獨黃長睿以爲皆逸少極蹟韻故自高後人學之不能至耳竊意右軍書必變化多奇渾淪不露不應勁峭一律乃爾正如百衲由乞假而成安知其中不無唐初名筆耶提搦旣久欲得完好如新者要爲未易予少時曾見唐二丈道逑所藏是未斷碑佳本後歸王奉常今亦不能憶矣頃又見丘五丈子成藏本其挫衄牽掣處幾同眞蹟惜殘闕不

全周覽此本亦不多讓異度其寶藏之至於字畫之妙的爲唐以前書須辰玉一抉其秘非予所能知也

記蘇長公二別號

東坡此書古淡遒勁雖知好公書者未必能識也予嘗見別本及士大夫家摸入石者要當以此本爲真正又紙尾有東坡居士老泉山人印蓋公自黃還朝既哀而思其丘壟去作此書不遠兩別號殆相繼於元豐元祐之間也當時如

宗室令畤嘗從公爲潁州倅亦札記及此而南渡後雖馬端臨之博猶以老泉爲明允別號至本朝楊升菴其該洽爲一代所推亦仍其誤故并識之使覽者有考焉

書四十二章經後

此經之來東土也或曰此小乘教也迦葉摩騰竺法蘭恐人之未必信受而姑以易知者先之也予讀之再三以正思惟求之竊以謂斯言似之而非也釋迦之教固有權有實有漸有頓謂此四十二章者靡所不該可也讀之者見其數數於持戒離欲而以意小之也佛不言無脩無證乎又不言方便門如化寶聚云云乎儒者之言仁義同於布帛菽粟老氏之言人人能知人人莫能行皆此類也夫道豈真有大小哉友人楊汝戢作放生亭於其州城之西數聚善信而爲會焉予以爲卽放生卽大乘菩薩之因也故書此以貽之而并識予之所以讀是經者未知其果能不謬焉否也

題手書遺教經後

右遺教經共二千三百七十八字佛滅度時垂訓弟子之所說也觀其首持戒次節所受次除睡眠次制瞋恚次滅憍慢次絕諂曲次少欲知足次離閙精進次不忘念次脩習諸定次增益智慧而終之丁寧於戲論放逸雖略說法要而五大部之旨不過是矣無頓漸無大小乘住是法者則聲聞緣覺之所證也無所住而生其心者摩訶薩之知幻卽離離幻卽覺而如來之因

地法行也如吾孔子刪述六經渾浩淵深矣而論語足以蔽其旨學佛者舍是而譚禪悟譬儒之蔑四端五常也終戲論耳圓通寺僧以素卷乞書此經將以是爲莊嚴佛土乎則弄沙成塔等是宿因如將直求之身心乎則始乎珎重木又終乎無放逸已矣僧名文福類不徒爲道人之名者故書畢又以是告之且願凡我展誦者雖白衣亦皆作是觀可也萬曆乙巳九月望敬題

書平淮夷雅及碑文後題

予昔未更名前不記何年爲叔美寫柳州平淮夷雅筆稚不足存叔美乃裝爲卷綴繭紙其前再以乞書因爲作小草錄韓碑文此文典重簡質得大體雖旋仆於元和然李義山詩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願書萬本誦萬過口角流沫右手胝而蘇長公亦有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之句則公碑之毀不毀固不足爲公文重輕也先友張二丈茂仁每言入蔡擒元濟皆李愬之功而碑不詳非紀功之體俾後於何考且失師武臣心非公文之至者予以謂文之繁簡自有體裁公叙愬功一則曰釋賊將用其策戰有功又曰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雪夜半到蔡破其門何嘗不歸重於愬若加詳則公之序不曰一二臣同乎又不曰既還奏羣臣請紀聖功被之金石乎詩又不云唯天子明唯斷乃成乎且愬之勳名國史有傳家廟有碑何慮不詳詳之此碑非體也昔太

史公作史記以屈賈合傳至班漢書始具載治安諸疏蓋子長以爲不書不虞其旨之無傳也况此碑本爲天子平蔡作寧不重專斷而顧戰功之詳乎若曰帥臣之功由天子之斷也是宜詳不詳則當時之所以平蔡者不著以是論公斯文吾又奚暇與之辨哉

爲友人寫韓送王含序因題其後

世之稱韓文以怪怪奇奇吾尤重其大雅卓然獨不牽於流俗蘇長公云文起八代之衰以此

耳而憒憒者乃曰古文之法亾於韓不知其所謂亾者何等也此誠兒童之見所謂蚍蜉撼大樹者惜也貽禍聾瞽自弘治至今能知誦法公文不隨時代爲高下者賴吾吳二三名公乃至邇年凡操筆爲舉業者人人以古文自命彌不勝鄙倍矣予爲平仲録此文爲其能言所以學孔氏之意眞孟荀之儔也視區區焉以闢佛老重公文者不有間乎平仲之鄉先達有歸太僕熙甫其門人弟子之稱述或不盡泯泯平仲其必不以斯言爲狂妄耳

書敬姜論勞逸後

子魚致薌册屬書國語季敬姜論勞逸一篇意在諭遜順之謀以撫敬事之子耳予嘗慨道喪世衰父兄之教不過於文詞子弟之率不過於科名未有以禮法爲重者非獨稍長而然也自出就外傅亦知有不帛襦袴乎有檟楚以收其威乎孔子所謂欲速成而非求益者比比是也雖有嚴父接僃幾能出諸袖中而誦其言不遺者乎予嘗欲與同人擇古禮之易行者及本朝會典之所明禁者躬先之以訓于家顧以衰晚舉子舐犢爲慙猶幸食貧布衣疏食冀得免於恬心溢志而於禮終未有聞也所以訓勑之寧見誚於樸野毋取懵於儇薄如是而已顧安可必耶若夫慈柔愛之道而不失雍睦之軌彼蓋能以身爲教者此尤未易以庶幾也書畢識之以見余兩人之志之同耳

題草書杜詩後

自唐殷姚選唐詩宋嚴氏以禪爲喻至高氏之

品彙出而世漸不識詩之有眞皆皮相耳以故於子美之詩且有優劣之論蓋律體之自創絶句之怪奇其入選者希矣如此非獨不知杜且不知漢魏況三百篇哉此猶均屈氏騷也而不無置論於卜居漁父者耳予以爲苟出於傑然翹然則雖宋與漢唐作者何異若苟以形似而已吾未見其果有合也元微之詩云杜甫天材頗絶倫每尋詩卷似情親憐渠直道當時語不

著心源傍古人可謂眞知之矣而韓昌黎猶有蚍蜉之誚則尤高出於其上矣雨窻爲李爲與司農作草書因借以此質之不知亦有合焉否也

題手書蘇長公前後赤壁賦後

友人有致二卷乞書前後赤壁賦者展卷見畫罔巳不樂既而思之此二賦誠謫仙人語豈容俗工便知若後賦不畫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乃悟今世畫手葢未嘗讀賦者爲不少矣至舟中

畵一人若僧者似謂同遊果是元公此又不足怪也又嘗見他書有謂坡公誤以赤鼻爲赤壁者非也公別有書賦後約二百言是元豐六年秋題首言黃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色如丹傳云曹公敗處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曹公敗歸由華容路今赤壁少西對岸卽華容鎭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葢公既借曹公以發妙論猶後賦鶴與道士云爾豈必求核而不知者遽謂公未暇考所見殆與此畫手同信知癡人前决不可說夢也

寫蘇長公秋陽松醪二賦後跋

信筆作草書素盡又及於楮覺筆墨氣韻便爾有分非楮不逮素也聞之郡中善裝潢一老人自嘉靖中倭夷入犯後絕無佳紙其言殆不妄今吳俗雖趨於靡工巧或有加於前而絕無注意於紙者可見俗之所騖於文字筆札獨草草不能精諦矣東坡諸賦世人知有前後赤壁皮相者猶或呰之能言秋陽者有幾矧於松醪耶

記公小簡有手書此賦寄人子弟云以發少年妙思又有書賦後云予與吳傳正爲世外之遊將赴中山贈子張遇易水供堂墨一丸而別始予嘗作洞庭春色賦傳正獨愛重之求予親書一本近又作中山松醪賦不減前作而傳正尚未見乃取李氏澄心堂紙杭州程奕鼠鬚筆及其所贈易水供堂墨錄本以授其甥歐陽思仲使面授傳正且祝深藏之云云公之遺蹟或尚留人間或巳化爲塵土所不可知而斯文之傳

固無窮期也予好公詩文前後所書甚多雖字畫不足珍或託於公文而俱永然意尤在世人能得之於語言蹊徑之外何必區區求之字畫哉

手書蘇長公問養生後題

竊嘗妄論六經之外文之譚理而達者無如莊子論事而達者無如國策後之作者能兼攝二書之勝無如蘇長公自韓昌黎振累代之衰力去浮蔓以爲恠奇然其句琢字鍊猶在虛實之

間至歐學韓而益暢之并去雕刻而務出於平易又一變焉長公後出與歐同出於用虛而筆力豪橫倏忽變化後有作者無以復變亦無復能逮矣予既節錄諸家之書又錄公此文以見公之所謂辭達葢如此也

書雜錄唐宋諸家論文節續後

予自中年後頗知好古讀古人之文知其所自得皆高雅不同於流俗又證以所聞於長者乃知近世所號爲古文詞直以應俗而已未可言文也凡爲此者失不能識眞故耳比因靜之兄致繭紙索書爲節略唐宋諸君子所以論及於文字者分眞行草大小錯出雜錄數條以應之知靜之必愛其所論不復計予書之工拙耳

題手書東坡文後

東坡公之文人知其不鉤棘而奇不繩削而合華然浩然爲古今文人雄豪逸宕之宗至其悠然以長淵然以邃可想見公之胸次坦洞夸曠必非世俗之君子所可幾者他人未必能知之

也故予爲子魚錄此數篇各有深意初欲錄東臯子傳後題較酒經似更有味然愛其韻語又簡而曲折盡意故不能捨也若東臯篇自當寫置坐右髣髴日侍公於酒間耳

草書東坡五七言各一首因題其後

世之論古文者謂法亾於韓而予以爲賈馬之後獨韓最高雅如進學解數荅客難解嘲而爲之然皆不擬其詞格而命意尤醇雅眞儒者之文也至其詩尤不宜於俗讀調張籍一篇雖有

輩可幾於聰明矣宋人之詩高者固多有如蘇長公發妙趣於橫逸謔浪蓋不拘拘爲漢魏晉唐而卒與之合乃曰此直宋詩耳詩何以議論爲此與兒童之見何異予喜字畫多寫唐宋人詩文以應來索者蓋數以此語告之

手書東方客難篇後題

歲辛丑季夏雨涼如秋方枯坐憂歲聊以筆硯可親無風燥日炙之乖漫寫東方荅客難篇蓋自曼倩創爲此文而解嘲荅賓戲達旨應閒之

篇紛紛繼作然獨子雲可以追配崔班而下不無靡矣至唐韓退之始變其音節而爲之體氣高妙非東漢以後可得而同也而世俗瑣瑣猶以時代論古人之文亦陋甚矣予書此文蓋重其始然殊其詞旨如所謂脩學敏行及自得云庶幾能知道者至客之設難止援蘇張而曰澤及後世蓋輕世肆志之旨有在言之外矣此雖揚子之廣肆或未必與之齊也

學古緒言卷二十三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四目錄

題跋凡十九首

爲人寫赤壁賦後題
書揭鉢圖後
書東坡孔北海贊後跋
又
題熥圖主人秦心卿書卷後
弇州公手札後題
書金氏世德後

書封節婦金氏傳後
書除夜元日唱酬詩後
書吳光啓摹刻太原遺蹟後
書贈戴元瑞
同辰玉編修和東坡殺戒詩後題
書贈張二丈詩後
題手書壽榮堂記卷後
題弘宇先生影荅魍魅詩遺蹟卷
爲筆工姚亘之題筆譜

申太夫人壽詩卷後題
胡明府長安詩草題辭
高三谷見六十壽詩引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四目錄終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四

題跋九十九首

為人寫赤壁賦後題

東坡此賦予嘗見雙鉤郭塡本淳古無沓拖筆蓋得意書也恨不獲覩眞蹟耳未幾或以勸石亦自可喜不逮摹本遠矣頃有以素卷索書念眞者在前欲肖彌遠不若自爲書應之間有似摹倣者記憶在心手適與俱也此文與世俗與者二字自注者一塗竄作浮信是句中有眼共

適作食蓋用釋氏書聲是耳之食色是眼之食味長不可與適等也又更字下注平不注則讀者必且謂意同復字矣以長公雄文意到筆隨何嘗作如此推敲識此即於讀古文詞庶不草草然非獨此也有好爲高論者其失與此異而其妄尤不可不拈出爲狂率之戒公之謫居豈遂能無動於中傷之徒此賦篇終借水月發端以暢所欲言固騷人之亞曰也其誤以赤鼻爲赤壁或亦故爲錯謬以避譏歟不然以公博洽

未應於平生數過及久羈之地猶未識曹公爽師逃竄處也又賦乃騷類往往寓近於遠借淺爲深此賦卒章正其本指首援曹國於周終於一毫莫取入生有盡長江無窮首尾相應而近有好爲高論者皆末設爲蛇足立論爲腐迂若然則此賦雖不作可也未知結撰安論文章後生誤信將墮迷茫誠不可以不辯

書揭鉢圖後

頃過崑山憶昔所與俱來者强半已非其故況

客中之舊好乎獨於王以寧兄得其從容閒又攜示仇實父揭鉢圖茲臨李伯時本也然譬猶未識其人偶覩畫像而妄言肖否其孰信之所據吳沈二跋耳而文定首言五代人所繪即非摹李沈又及於着色即非白描豈裴濆之或誤歟余昔於京口識新安丁南羽見其畫佛像老筆紛披於簡潛中出奇古歎曰此其爲學吳道子者歟比歸又於友人沈公路處得見羅漢渡海圖一卷變幻百出莫可端倪而纖細妍妙極於毫髮則又歎曰不知李龍眠更當何如凡余所未獲見而彷彿焉者其持論毋如此以寧兄試别以示識者不知於鄙言亦有取焉不也郎據所稱此繪賓伽羅故事當必有考而釋典或載賓伽羅此云青目蓋論主之一人亦不詳其爲波旬也當更於翻譯名義一編求之幸爲獻疑誠所未暇耳

書東坡孔北海贊後跋

東坡之爲此贊蓋其未衰之年而潁濵歸自嶺

南則爲管幼安贊皆有慕乎其人而託之文詞以自見也二公少以侃直不阿見猜然長公不愼數以言語忤人而次公不然崇寧僉人直以黨籍錮之耳世之鄙夫麤知議論古今者妄謂北海之死固所自取雖其才略亦豈足辦操先生於斯時自救且不暇而謂能誅之可乎篇末言方操害公惜無復魯國男子皆非實語悼公之深而傷時之無復斯人耳讀此文者勿如癡人之聽說夢可也

又

余喜讀東坡文以爲世俗之步趨古人者皆傀孟之學孫叔敖耳公爲韓廟碑言其文起八代之衰自宋至今有識者莫不服膺近始爲掇拾雕績者所汩亂靡然從之殆若教夸人之鴃舌而笑諸夏之爲陳人也予喜韓蘇之文誦讀之暇手書卷帙者數數矣至其詩多有獨創而高奇不無信筆而率易然性所偏嗜亦時諷於口爲訾我而當者嘗敗容謝之不復與評論然中

心之好終不爲衰減也獨時之輕詆妄目以今而不古所不能爲洗滌胃腸徒付之竊歎而已此本爲老友陳士遠寫既題其後矣世或有與我同好者又當以一言告之如其萬斛泉源不擇地可出者聽其評論可也

題嬾園主人秦心卿畫卷後

嬾固非世間法所宜至於藝事益有精思積習而終不能造其微者其可能人之力也所不可能天之分也昔聞書畫家特於神品之外別標逸品吾雖未能知然亦未敢遽論也意其超然脫去繩墨而默與之合則逸者耶若曰更有加於聖不可知之域則過矣此余平日之持論也頃年欲倩心卿而嬾復似之未能相求於嬾園然聞其嬾而妙得畫趣意其爲品之逸者歟不知直以嬾故工耶抑百凡皆嬾而獨此擅場者亦復以習慣遇之耶輒因鄒李兩君子而質之彼不有秘焉則吾必有合矣

弇州公手札後題

淑士兪憲將之浙江臬致此卷屬爲之跋蓋其先公子晉先生與何伯可勳同年登第而司寇公以未到部前寓書京邸歲己丑夏六月也書詞自首至尾皆信筆直掃而覼縷盡意可想見公之孝友慈愛於言外矣揣以今日物情必且迂迴婉曲以爲獎爲勸豈能於忽遽中吐露諄懇乃爾耶若子晉甫之守官嘗見其爲刑部郎時平反手筆凡數十紙如衡之平如燭之明眞能使老吏懾服而愚民不冤惜乎蓋世未究其

用然即此可以無負公之拳拳矣某方弱冠即獲侍公既壯辱與公子姪同研席雖不遭時不我棄也尤忝司勛忘形之交恨無生者不媿之報執筆豈勝汗顏

書金氏世德後

昔吾嘗聞之長者以爲人之所重正在才耳苟爲無才將無木强之人乃以德稱乎予竊疑其不然夫所謂才者德之見乎其用也非假巧捷給之謂也匪才幾無以見德而德不足則才之

爲累求爲尋常人而不可得矣予友金子魚叙次曾大父而下三世之懿德不備載銘墓之文而特紀其友愛大節卓然異於流俗者至豫石先生穆然魁然既以有聞於時矣而不幸齎志以天子魚以爲其才無可表見而其德皆足以昭示來裔書以示後之人俾知紹聞焉固不必後爲之辭也當秋田翁假其伯兄以長賦抵罪不顧閨房之私而潛鬻其橐金以償也知有吾兄而已豈復爲食指計哉及逸齋翁釋之謂吾爲家督而不能庇兩弱弟苟吾有餘力即吾有餘媿矣於是獨身役於官幾盡亡其產此其於友愛皆若饑食渴飲然根於天性動乎至情而不自知其然所以爲異於流俗者也跡不離乎田畝名不動乎公卿而隱然以篤行爲有識者之所重斯所謂不爵而貴者耶雖其子若孫能以詩書發跡然豫石先生之後幸有子魚而亦不過以老竊以爲富貴榮名乃天之間有厚於斯人非其所操以爲福禍也如使人人而按其

行事以究論其所享不合者常十九矣賢者恒自愛而不求其多不肖者務足欲而不顧其後以俗觀之豈非不肖者之計工而賢者爲獨拙哉是有命焉非人之所能爲也蓋自德下衰德若近於無才而才不必皆出於德吾見夫世之所稱德者僅小德而自矜才者乃不才之尤也故夫天人之際知其爲命而俟之聖賢之徒也意其由我而强之才僞之失足斯狂悖而已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知窮通之有命則夫

等骨肉於吳越較得喪於豪釐者豈其無才壽常人猶且恥之矣嗚呼人孰無兄弟乎孰能愛其兄若弟而至不顧其身與其妻子者乎苟金氏之後人世世常知有斯德乎雖才不逮人可也

書封節婦金氏傳後

昔者嘗怪劉向爲列女傳自有虞至漢文之世上下三千年閒而僅止百人然且及於孽嬖法戒兼焉何其書之略也又其所列爲節義若魯

闕嬰梁高行陳少寡者不過二三人蓋脩編之缺軼而湮滅無聞者爲不少矣即不然意者非其人實難或亦秉風表宅者之弗及圖敷以予所聞於境內若嘉靖中宜孫兩節婦相要約以立節從容就死有烈丈夫之風尤所謂卓然者未幾同時疏上詔旌其門至今灼灼在人耳目也今又得封瑗妻金氏於前之烈不少讓焉邑人以爲榮且曰幸生平時士大夫未聞有伏節死義者而僅得見之於單門少婦咸庶幾其不泯泯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豈不信哉傳稱婦之嫁瑗瑗已病瘵既而歸寧即私語其母封郎如有不諱兒再見無期矣比歿將遂絕水漿以身殉舅姑強之食乃食久之閒甃有期意常在同穴也因問姑當爲幾室見姑若不領者至暮邀至其卧內與語良久及別去遂自經死世嘗謂婦死貞臣死忠義等耳而不知婦爲尤難夫士大夫委身殉主以名義自許不同尋常一也名遂身榮圖報萬一易爲感激二也事迫勢危匪

異人任計無復之三也若爲婦者刑耳劓鼻猶可以誓仰事俯育猶可以報閼門而言方績而歎猶可以訓死何爲者其不得已而死必若陰瑜妻苟斯不免耳吾以爲若前後三節婦皆計其所處之難而早自引決者也其於殉義若寒而衣若饑而食出於自然非獨輕生亦豈有意爲名節者哉以今聖明久道方隅晏然士生其時雖以諫諍死職下者幸亦無其人焉而感慨節烈之氣時一見於嫠婦此誠世道所繫而在

事者所宜亟圖也有如節婦而朝廷不及旌是謂蔑彝倫而墜敎典其何以示於閭里而傳於久遠使後之視今不知高行之永淪而徒慨郵典之或漏豈不可惜也哉

書除夜元日唱詶詩後

公路之欲有見於當世人知之其外莊而中伉頗不宜於流俗人亦知之少壯時績學綴文必求合乎先民之程度人未必能知也近歲病痺閒居意不自得或寄情於音樂以少解其牢騷

然非其好也至其論古人之文以快然滿志爲高讀古人之書以雜然並陳爲樂希有能知之者矣顧性旣豪舉又不屑意治生加以醫藥百須貲產漸落處之夸然杜門以一編自娛遂將進而與古之賢達爲友有能知之者誰乎予旣與通家託契雖以伉直簡率往往拂忤於俗而君獨若有意乎其人也數相與倡詶凡余手書君積而成卷又綴烏絲於卷尾予昨呈除夜元旦二詩君亦有還示喜其胸懷日益灑落有以自樂也而語旣警拔押韻尤奇險輒復次其韻焉而君卽送卷屬寫此四篇且識其歲月故并及予之倡能知君者如此

書吳光啓摹刻太原遺蹟後

王文肅公書小楷淸整秀勁大可徑寸者尤骨重脉和特爲合作尺牘多信筆爲行草初不注意求工閒居喜爲後學指摘經義忽遽出之自然遒勁有峻拔之氣蓋於光啓尤數數也然不肎對人捉筆相去尋丈閒但見迅疾如飛而多

造於道美學憲公書未獲多見而所覩皆華潤充悅殊有姿態卽此可以得其槪矣編脩君天授旣俊工力日深小自指頂而上至徑可二寸皆極娟好更饒風骨又大而四五寸拈古人佳句或爲人題齋閣牌額大至尺餘皆不煩繩削而趣溢出更假之年直可追躡北宋名蹟方之元人欲分雅俗以俟後來其何敢譽光啓以懿親夙好能謹藏之又能摹刻以廣其傳不私爲一家之秘尤爲足尚豈止好學喜事而已

書贈戴元瑞

予頃以衰嬾足跡不數過城闉唯花時乃一踏郊原晝出而暮還以爲常如南鄉里多平生素交兼有古刹閒寮之遊觀而歲不再往即往亦未嘗久淹況其人之幽居而逃名若戴元瑞者又何從而識之友人徐克勤過余而亟稱焉曰是常感異夢不竟學以干時頗以古詩文自娛又好遊佳山水所至輙淹留忘反蓋與予之癖癖者異趣而乃有意於予之一言豈其博涉好

奇耳目所及有神往而即心醉者乎顧余則何以得此君家本新安東來憩南翔荒江寂寞猶且爲之滯淹今去而遊金陵江山之雄秀古今興亡之遺跡騷人墨客之憑弔皆足縻君而助其悲歌感慨也是且忘其故鄉而何舊遊之足戀予雖欲識面其又可與乎姑書此爲贈以當晤言而已楚之黃有許君伯降嗜學而工文予之所獲交也昨歲亦有所屬碌碌未暇以應君盍往從之遊且爲謝不敏焉非久當有以復也

同辰玉編脩和東坡殺戒詩後題

予自和此詩不三歲已從蓮池老比丘受不殺戒是歲夏末舉一男辰玉病漸增聞之而喜先是嘗勸予再納婢笑而不應茲又謂曰亟宜求乳母予唯唯而已至冬首遂設齋供告於佛菩薩像誓不復近內逮明年歲暮兒痘脫痂君雖病困聞之喜甚嘗對予以指畫几曰吾昔謂君迂而近腐今不腐亦不迂矣蓋君之病得之連喪子旣悲且鬱火上攻瘵日壅而不知者厚誣

以漁色可歎也適爲公振先生錄此三詩因識其末或有展覧信斯言之不誣其必不同流俗人之毀譽矣

書贈張二丈詩後

右詩爲先友張二丈茂仁賦先生年甫及耆耳後又十六年而逝今犬馬齒且六十有八矣追念疇昔相從豈勝慨歎先生之學尤長於讀史其論古文辭以西漢及唐宋作首爲宗師少嘗受業於歸太僕故持論特爲真正不規規求肖

其口吻形模而自然超妙者爲合作其所一切抹摋皆世之高名人也予與其子仲慧及表兄唐叔達蓋數聞而深信之此卷爲麻城梅公振先生書天啓元年四月廿八日也

題手書壽榮堂記卷後

予遊杭時尚未有男而室人方震同行者各有祈於天竺予雖入舟即巳蔬食止酒然但瞻仰再拜默以證空爲禱而巳是歲又六月子復聞生今巳踰十齡可示以斯文矣文成後嘗手書

一通揭之于堂今且紙敝墨渝因斷鋸杳塗以鉛粉再寫易之而龔甥儉化欲乞舊本以去余知不足存也乃復爲書此卷憶自爲此記錢二丈仲與最先見徃爲張二丈茂仁稱之未幾張特來索觀讀再過欣然歎賞留話至暮乃別此兩先生皆年逾七十而矻矻復皆毅年而予亦垂老矣所稱學佛者一爲雲棲蓮池和尚一爲徑山慈音禪伯慈音吳江人也始以藝文交好旋以禪悅久要聞其尚健而自度尚能入山或可得一慰斯懷耳

題弘宇先生影荅魍魎詩遺蹟卷

自予舞勺而學塗鴉君與先子同硯席而仲叔皆在門墻視予蓋九年以長乃折行輩而許接武於摛華惜也屢困場屋歲晚而僅得爲諸生師比其歸也乃見窘於雀角鼠牙向之嘩嘩其英者不圖蹭蹬而鈍於侭沙嗟嗟人固有幸不幸時安在剛方之必不如柔和夫推舟於陸涉川以車世固無是理太行之折軸而衝風之壞

檣其又何耶景荅魍魎篇以佽奇寫其偪仄凜凜有英氣而豈與草木同毀折者哉必且鏟厥塊壘陟彼巔崖無魍魎無景亦無荅揮斥八極而遊之乎無何有斯大夢覺矣

爲筆工姚元之題筆譜

少時見友人作字毋用新筆輒於書燈上微燎其穎然後濡墨予誚之曰君殆爲趙文敏所誤趙之云右軍書蘭亭是用巳退筆蓋見其藏鋒斂鍔而意其或然非定論也不然夫豈不知鋒

藏畫中是用筆秘密藏顧於守郡勝會賦詩題叙而反欲以退筆見長耶鋒藏畫中正逸少之自喜詞翰兩擅者也如趙云云幾於埋沒右軍用筆矣且使後人求全筆工將令如元之葦當於何處生活

中太夫人壽詩卷後題

大雅之既醉說者以為備五福焉夫愛其人頌其德而祝之萬年宜也然唯孝子能廣其善於天下使人有士君子之行而莫不享太平之福

蓋其始君子以錫厥庶民而究也天下所同願於君子亦若或錫之詩人之指與箕子所稱汝則錫之福者何異有若少師申公之侍太夫人可謂備福矣即欲珥飾蕪詞以侑萬年之觴譬如稱海岳之崇深有能盡其形容者乎顧獨自有感也夫公之焦思極慮回斡元氣在上之初年迨踰一紀而始乞其盡瘁之身奉太夫人以歸君臣之際始終之恩禮以視今日何如哉進欲效於匡弼而宮府未能盡同退欲完其身名而去猶或難自必雖綸綍為榮鼎食為養中必有不樂者矣將德之與福亦異乎所遭而公固適際其盛歟竊以為如公處此必能轉移明主於時日之間而非他人之所及知者惜乎不使天下之見之也

胡明府長安詩草題辭

昔嘗論詩以為得其在語言之外者而追琢加焉可也若規規焉以求合於古其形彌近去之彌遠矣斯言也誠與時異趣未必其有合也頃

侍明府胡公聞其議論不自意海濱斂啓而所見頗與通人合其幸不見笑於大方矣及請長安諸篇尤洒然異之夫古之君子有晚獲一第而齷齪曠蕩之感若不能自持至今為有識者所竊笑豈所謂歡娛之詞信難為工歟抑垂老氣衰卒然而吐其中之所欲言固不覺其隨歎如公季甫壯盛所自期甚遠其於一時之得失蓋已輕矣感時撫事而自託於登高能賦非明發之懷則患難之情也非寓言於靜好則起興

於嚶鳴也至其他流連光景之詞皆可想見賀次之超然非苟而已也且吾聞士大夫白首都門毎苦困於塵鞅況於偕計之日釋褐之初曾幾何時乃能以翰墨之清麗寫性情之悠遊有若斯乎宋玉有言口多微詞學於師也今世詞賦之學絕無師承獨敏者能之意者亦受之天歟蓋始吾得公於政事信其爲豈弟君子庶幾政成人和桀驁者無求逞於嚚訟詐援者無中飽於脂膏鳴琴而治之於是焉與學校育人材

使之忘矜佩之悠悠頌楊舟之泛泛豈不盛哉乃今也又得之於詩夫誦詩可以達於政得意可以忘於言故不適當世之用者佔畢徒勤無當於誦也不窺作者之指者屬詞徒工無當於詩也某雖不敏以是二者而信於公儻亦所謂頌而無諂者歟

高三谷兄六十壽詩引

三谷高君者少承弓冶之遺樂志田畝頃避萑蒲之警託跡市廛貨環堵以安居收餼石而麤給所與厚善半是衰慵毎良晤之從容佐清言以醇醲相得驩甚殆無間然維歲仲冬適周六甲與之偕老欣有令妻早同拮据之勤晚共優閒之適爰申頌禱往侑壺觴夫樂貴得之乎心不繫身之所享心貴足乎其分不由境之所緣今君無饑寒以累心有旨甘以供客委順而已唯目前之爲娛達生者乎何身外之足慮朋簪合康爵陳餅花無謝於春英窻月猶同於秋影予雖止酒性喜啜茶既厭厭於永漏咸衎衎於

長筵還聞閒居亦饒樂事肅矣齊眉之案敬接孟光凄然擁髻之音頗憐樊嫕弄機杼於纖手有布如紈羞脯醢於衰顏其匙流滑逸我以老誠有味乎言之求多於天非所望於君也遨賡珠玉連冠裁蕪賦者六人吟成七字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四　終

題跋凡十七首
題歸母壽詩後
書張季修遊峨眉山記後
題草書叔達鴈字詩後
書程孟陽詩後
書徐汝廉一題六義後題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六
汪杲叔篆刻題辭
自題草書卷後

胡禹聲篆刻題辭
題手書金山詩後
書募緣造經册
爲募緣僧題疏簿
題無隱師卷
題月印師刺血寫報恩經後
題西域僧左吉古魯卷
題汪杲叔印式後
題手書陶詩册子後
有字爲非子者戲題其後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五目錄終

題跋 凡十七首

題歸母壽詩後

右詩凡同賦者皆平日所與厚善不以告儀人故詩止於此予魚調予齒長屬識其後蓋大母之食貧而能甘其勞以勗子之學既貴而無改其度以成子之名雖士人猶難之非獨閨門之範而已其見於頌且祝者固已焜燿厥詞竊以謂後言之未若稱其槪者之尤簡而核也若長

君給諫以孝友恭儉刑於家之人外內無閒言至其依依於大母固不以名位之通顯而易其朝夕之養也徒以有仲叔在於法不當請告於私可以自慰蓋曰吾一寒士今之爲吾親榮者非朝廷之恩寵施於無窮也哉其必將以守官竭節養太母之志也憶昨北上過余爲別言吾若幸而得請備官藩臬奉母而行則秦之西楚之南猶吾庭左也語畢因低回黯然蓋其篤於孝若此顧頃者同官寥寥勢未可以請耳然太母春秋雖高尚康强如始衰之年君即去左右無憂也方今朝廷清明士大夫咸知矜名尚氣然或本伉直也而反類於同本寛平也而時出於詐本一事也而兩人共之是其同乎已者非其異乎已者議論不務求其當而多出於私意此於天下之勢已若趨於可憂他日有竭忠盡言不求異亦不尚同是惟無言言則必天下所未覩其倪衆人所未得其平者也此非君而誰望哉夫如是則立乎朝廷不猶愈於日侍太母

之側乎哉是之謂忠君傳曰孝者所以事君也子之竭力臣之致身道一而已爲人臣而内顧其私與爲子而好貨財私妻子等耳故竊以知君之深期君之遠者因是而一畢其愚若夫不識時宜不原物情妄言之而冀賢者之或然之此野夫之常曷足怪乎

書張季脩遊峨眉山記後

君子之得其志也功施於當時而名聞於後世蓋莫不勞精神疲筋力以圖之固甚瘁也而巾

有慕焉恒若翹首跂足以俟者雖巖觀川遊追勝槩滌煩襟有不足動其心矣及夫事過而追思之孰害其成孰攻其瑕若酧中得醒然後知爲憂患之途不如優游田里之爲適也於是有逃名匿影謂百年爲瞬息希服餌以長生於是有攝心安禪謂形骸之虛幻皈禪悅以證悟此又流俗人之所姗笑而儒者之所不道也若然則婆娑小官有舟車以代步涉登眺絶域指求雪而洗炎蒸極幽遐之大觀無尸素之內熱孰

有如吾季脩之斯遊者乎雖然山川之勝人共領畧而趣或迥殊耳目所窮境即平分而中有獨賞如季脩者雖一丘一壑可也而文詞又足以發之其簡潔也足以發深思其詳核也足以告後來迴環諷誦恍若置身百里之巔而極目萬里之境矣君固形神俱遠而予亦神遊其間不在斯文乎余與君少同志長同不遇境而君宦遊巴蜀余跧伏菰蘆似不同矣然而君有紀游之篇必屬其子以見示意其胸懷之果有合歟輒爲序而歸之

題草書叔達鴈字詩後

唐叔達表兄聞時人多賦鴈字詩有會於心率然命筆三四日間得詩二十四首大氐或廻典於二祉即轉入於六書或取材於字畫即囘眆於鴈羣此亦作者所同也然而用事過多則犠神未必能流屬思過苦則釆色何由克稱巧既易織而難雅質又多類而少腴非意寘何先何以極於變化非力饒格外何以妙於合離若此

詩可謂備之矣而高處尤在千四百言之多意到筆無不隨五十六字之中篇終法無不合怪奇翅忽響亮昴藏不同體物之拘牽直侶寓言之縱恣必非他人之所能及也從子敏恭字伯安紹世業於軒岐託雅尚於點畫予既屢以診視爲煩渠亦邀以揮灑爲報爰以小草錄一通貽之若非承爲家藏即當公之好事云爾

書程孟陽詩後

孟陽少喜爲詩於古人之遺編無所不窺而尤

愛少陵之作其在於今嘗稱李獻吉雖規規摹擬而才氣實非餘人所及也甫冠即弃去經生之學而一意讀古詩文久之豁然上自漢魏下逮北宋諸作者靡不窮其所詣至蘇長公往往或斅其體或次其韻若將與之竝驚者比壯且衰其爲七言近體以清切深穩爲主葢得之劉隨州爲多若曰杜之雄渾逆宕當令獨立千古善學者正不當求肖於皮毛至其神情所注反或去之遠也家本新安少而遊吳所交江以南

知名之士邂逅語合不以別久近爲親疏性又嗜古書畫即非力所及一經於目能爲人具言其所以妙顧以不善治生數輕去其家有能知其詩文兼重其爲人者要與之俱未嘗不從也然足跡所至僅北踰汴渡河至濟西浮江至武昌而已君平生不欲輕刻其詩以示於人至人有欲得其詩或爲手錄百千言或取諸腹笥頃刻誦數十篇無倦色當其在濟也乃肯彙次其近作刻以應人之求兼還寄其所知予得而讀

之所師法不必同同歸於自得而已近世之論非拘拘步趨求面目之相肖即苟爲新異抉摘句字爲悟解如是而已答予嘗聞長者之論凡爲詩若文貴在能識眞耳苟眞也則無古無今有正有奇道一而已矣唐之詩人固多卓然名家而尤以李杜竝稱一或較其優劣輒貽譏於不自量以此知昌黎非獨高文雖其詩間或過於豪放亦不當輕議之也彼有所自得焉耳若北宋諸作者通經學古皆可謂言語妙天下至

所自得於詩亦豈尋常之瑣細所可幾及而世乃目之爲靡爲卑不知其所謂卑且靡者何等也屈原變詩爲騷自我作古而或者猶執九歌九章以訾卜居漁父彼不知也曷足怪乎譬之味焉如其衆口同嗜即伯牙之調也譬之藥焉如其百疾俱療即盧扁之劑也假令庸醫處方族庖挾七而曰我伯牙我盧扁也將嘔噦僵仆日相尋焉尚何望於適口却疾哉如孟陽之詩叔達論之詳矣而書來亦屬以一言予以爲可

無贅也則書其自少至今相與共商此道者以塞其請且以示兩家子弟苟有志焉求之於是編有餘師矣

書徐汝廉一題六義後 題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昔人論魏晉時書至謂結體之變亦非後世所及蓋其心手相應巧運法外誠有然者嘗以是求之文辭唯詩歌多有之就一象一事而窮工極微篇各臻妙然實迭出於衆能者之手非一人所能辦也雖李太白杜子美之豪蕩揮霍多

至于言若其一題數十篇或古或今要必各有所指與倡和之作異矣唯今之制舉義不然昔日之神奇固今日之臭腐也轉相追逐月異而歲不同以故夸者務多連篇異構以自見其有餘然不過寘易首尾別施面目非眞能變也友人徐汝廉爲此題七篇每讀一篇若不復有諸篇者出奇無窮幾無一意相襲當汝廉注思爲文時或以離之雙美合之兩傷而又不忍捐其一愛也故爲是變亟以盡其中之所欲言此與書法之變何異然以汝廉之才如此世未有能知之者所以自託於斯題也歟顧其文辭縱逸蕭散向既戾於拘攣而今復遠於鉤棘或謂盍少貶焉豈猶以世之知汝廉與否固在汝廉也耶揜之篋中偶逸其一刻而傳之人人庶幾有同好焉

汪杲叔篆刻題辭

予不能作篆及八分書而意乃篤好每覽史籀石鼓皇象國山二刻以謂晉唐名書皆得此意

所以爲工惜縑素之傳日以湮滅無由得覩鐵畫銀鉤獨幸此二刻時代加遠而猶可想見古人之遺也間有示予漢人印章或金或玉往往見其字法俯仰顧盼與二刻絕相類蓋其出於荒塚野田爲好事者之所篋藏而傳玩亦已多矣顧其屢變屢下寖遠於古自頃百餘季之內世之留意於篆刻者不少獨新安何震長卿上窺漢氏下逮勝國靡所不考遡其師法得於吾吳文壽承先生而精詣過之矣所未及於漢者

於古澹簡遠猶有間耳今年春始識汪君杲叔家本富人愛奇成癖盡耗其貲獨以此道自喜高處殆不減漢而間亦雜出於時之所尚予戲問之曰君既能摹漢矣而終不能不爲今何耶則啞然笑應曰始吾之學之以寄吾意也故一意唯漢人是師意所獨愜有嗤爲拙弗顧也今者吾貧且衣食其中吾知求合於衆目而已不必於愜吾意也衆且說之即未必合也吾惡得而不然衆且譁之即果有合也吾惡得而復然

此吾之所以不能純乎漢也予則又語之凡衆之所爲喜而譽憎而誹生於其人之心目耶抑其其在口耳之間耶如其心與目也子患不能爲漢安問其他如爲其出口入耳也人嘗論衆寡耶抑論其知不知耶其始也知者之口不能勝不知者卒也不知者之和終不能勝知者子姑守子之自信焉舍此而欲爲子之衣食謀吾恐夫衆之誹譽不以子之技而以子之所黜有制自今以往將有譏子之不純乎漢者則如之

何若予者蓋所謂不能篆與八分而獨好石鼓國山之刻畫者也又以爲漢氏之摹印與此二刻合者也子且以爲知之耶其不知之也耶

自題草書卷後

草書不難於放縱而難於簡澹逸少書見於閣帖者宜其爲百代所宗也獨張懷瓘之論小異此與文皇過貶子敬或皆未足全憑耳伯高藏眞相繼以狂草名世張書不多見所見或多贋本米元章以伯英虎丘帖謂本伯高差可髣髴

素之自叙雖姿態縱逸而法度森然比之晉人獨少韻耳米論眞書微不滿於顏柳挑踢即此可以論草書矣自魯直極推揚少師往往以奴書爲誚而晉唐典刑未免掃地宋人之草唯薛道祖謹守前規元章臨本時露本色蓋草書之法自是幾不傳於世矣今人薄解怒張便自號爲顛素人亦以是稱之如覗京兆筆力非不矯矯求之伯高藏眞尚多乖少合況於晉人之遠韻乎予少而好書尤耽於草頗從淳化太清窺

見古人之慨然慢刻本止存形模絕無神采平生見蘇米真迹雖率意之筆亦自灑然世人遂欲以趙吳興壓之此似是而非吳興勝場當在小楷其最合作亦非若今世所傳石本也然此三君子者特多真行未覩其草草書獨藏真題曹娥絹本後小字運筆如遊絲最為奇蹟又見逸少十月廿七數行乃知古今人不相及若經塵刻此或謂唐人雙鉤則不可知要必非後之君子所辦耳予自獲覩此尤喜作草書時於題

扇得數行合而不知者往往索真不得乃及於行又次及於草殊可笑也今日偶書此卷雖筆不逮意亦差賢於世俗之豪放矣因卷有餘紙信筆錫題

胡禹聲篆刻題辭

新安胡禹聲工於篆刻而為賈人遊數東至海濱嘗為予言何翁長卿其所從受學也自頃季好事多收漢人印意至摹刻而傳之視勝國吾子衍諸人所見不啻數倍矣長卿晚年益精其法殆無遺憾其始盡得之吾吳文助教壽承文之篆刻學漢淳古而自出新意盡掃國初以來師承模範長卿學之凡刻白文一稟於漢而朱文則間用近代所尚務為奇詭然予嘗問何非獨刀法精詣於繆篆尤不苟也每遇其難至累日參考加以覃思必無一畫不愜於中所獨知然後刻之蓋雖一藝之工其用心勤力必非人所及知類如此矣世之苟售欺於一時而不顧識者之笑者豈少哉禹聲既領悟師傳予將從

客叩其所得於何者必有異焉而未暇也

題手書金山詩後

昨歲庚戌仲秋之初侍御韓公以視鹺還朝某與二三子追送京口期晤金山因得先渡為信宿留上高臺臨絕壁緬想舊遊有如昨日於時秋暑未退相與露頂跣足裵回浮圖之側招遠風而散煩歊驚濤暮颷涼雨晨飛嘯霧明霞之變危檣短艓之過目之所接心為慢然散步回廊讀欹壁詩或謂新安方君四篇差為贍麗然

未極性情之致也歸舟笑言小閒各賦七字句數亦如之將刻石送寺僧而未暇也倏忽便巳歲餘念日月之逍邁知頹暮其幾何因楷書繭紙一本奉寄侍御公留爲他年故事云爾辛亥重陽日題

書募緣造經册

今年春浮屠悟凡來自天合國清謁予而言將造經數十函載之還山終老持誦以莊嚴佛事非得善信檀施則弗克以爲有兆焉告以吾緣

在茲所以來也今者日捧一函行於道塗顧未有遇焉聞子儒也而託於禪請爲我一言以先之予應之曰予之師爲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且得無言乎苟爲之徒且得無誦而講乎其言教理行果與儒之言文行忠信一也然吾嘗怪儒生誦法孔氏而夷考其行蓋求與之合者鮮矣豈非以身世爲之累而名利爲之誘哉唯尒浮屠去其父母妻子凡生人之所重若蔑如也是宜守其師說獨愈於儒生而吾求其人乃亦未可多得者何歟或其始之所由入信未具而輕闖其藩乎今子之稱也非少而髡中歲始有慕焉信其空幻之說以爲實然故決然捨去生人之所重則可謂巳信矣信既具而不由十二部經入恐其途之無從也子從深山來無所望於世而唯經是求人之聞之有不捐所愛以爲施乎然令得之於文句而不能契之於身心將與俗之儒無異巳捨其所甚重而或逐逐焉於其所不足戀則無乃捐髓腦而獲爪髮歟吾知

其必不出於此矣夫國清智者之所創也彼蓋以判教爲宗般舟三昧爲證傳之其徒自灌頂而後深於義學者代有人焉吾不知今之與子爲侶者有能紹明焉否耶歸而求之以持誦爲入門可也既與之言遂書以授之

爲募緣僧題疏簿

人生百年朝晡所需纔米一升歲不過三石許而足也設有富人能捨百石爲施足以贍三十人矣若有父子再世至於百年凡所贍給蓋三

千餘人之多天下大矣富家厚積不爲少矣輕財厚施以此一人推之何可縷數所活困乏下至操瓢乞丐之流不可訾省則其爲福德豈可量哉況以供赤髭白足使梵唄之聲日滿人耳喜捨之德日熏人心凡佛氏所稱淨土及妙莊嚴世界曾有一言句之非眞諦實相歟然而世之居高享厚謗佛毀祖而滅無因果者爲不少矣則以溺於有相忘其宿植業日深而根日劖故也盍試於鐘梵聲中思積於無用遺所不知

等歸於空因於光明藏內捐我所贏濟人所乏不足樂乎則法報化三身同於一實去來今三際總是眞空即以證檀波羅蜜可也

題無隱師卷

若直以晦堂長老與山谷居士問答一段謂是無隱則法師今日開堂演說脩多羅了義經從教塵尾盡落不識有隱與不若猶未也自向世尊拈花微笑處領取正恐茫然墮在此老雲霧中後來棒喝法門與維摩默然同一罏錘點化不少如何三玄五要還從口授竊聽盜法元屬耳聞恰又似觀世音圓通今實不欲更以語言相質却有一句商量直心是道場可是無隱大意不

題月印師刺血寫報恩經後

學佛者多以苦行作佛事若刺血寫經其尤也非大願力非深心慈豈能積成卷袠使人於一展誦閒知皮肉髓腦盡屬可捐陽歟空華總無足戀於區區百齡俄頃見歷歷三身顯現豈不

死生俄同蟬蛻而譽誹等是蛙鳴乎一字即五大乘一念即萬億刼雖欲以言語讚歎亦了不可得矣

題西域僧左吉古魯卷

釋氏末法有教理而無行果然行亦多有之其不成果者以心未了故也予嘗疑捐篤沙門不知視此中何如又不知達磨東來以後五家禪宗彼亦或聞其說否自漢至今度流沙而東者代不乏人其自震旦而往宜奘一人而已世尊

拈花迦葉心領彼土自有正傳于七百則葛藤或不須耳吾東土以講誦作佛事而西域純以呪力加持皆未知於明心見性何如頃者左吉師餅錫至吳獲與之接惜其爲漢音不甚了了無從而得其詳也但聞其國人皆慈心不喜鬬爭而四國服從無敢抗者豈釋種宿緣已畢於流離之屠戮乎唐史言中天竺兵精最強四國皆臣之而右衛長史王玄策借兵吐蕃泥婆與連戰三日俘其王阿羅那順以歸史氏之言或

亦非誣豈今昔之習固有殊歟并識之以俟卓識

題汪杲叔印式後

予嘗竊歎生平百世之下而得與古人接者經史之外獨有鐘鼎所鑄碑碣所刻之遺文然而秦漢以來之僅存者欲一覩其遺固已鮮矣況其精神之寓於紙墨者乎獨公私印章尚有存者而唐宋迄今多不能高古自刊行印藪一編而好事者益多收藏古印或玉或金木湮土蝕之遺往往出於人間其篤好而極力追倣之者歙之汪君杲叔其尤也然亦間爲時俗所娚則出纖妍工巧以投其好蓋時有之譬如士人好古博學而未免爲應俗之文誠有不得已焉耳友人李長蘅論此極當然而杲叔貧甚藉以餬其口焉決不應違時乃爾予是以嘉其好古念其困甚而又爲之解也

有字爲非予者戲題其卷後

諸君子之言非予美矣而閑駁更請題其後夫

事之入於非者畢不欲其在我也事之出於我者又鮮能知其爲非也汪君之以非予自命貴其能知之也苟能知非則雖無予可也予且無也而非安從生雖然吾試言其近者是非之相形理之所是衆之所同與也而自謂是者則其非必多矣理之所非衆之所同去也而自謂非者則其是亦必多矣蓋君子之所貴於自知者如此

題手書陶詩册子後

陶詩所以妙絶古今正在胸中超然非聞道者決不能爲此語也區區以文字求之抑末矣如唐世詩人最多獨推李杜豈止才力豪健凌跨一代而已蓋二公之所自負讀其詩可以想見焉唐以詩取士其較量工拙直在句字之間不復見其人之性情失詩之本來矣世人以詞格論詩正如以形模論書若然則王著當在蘇米之上耶龔石巖方伯致素册索書爲錄陶詩因題數語以質之

學古緒言卷之二十五　終